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3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集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张有福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8



男孩和M夫人

(《小英雄》插图
Л．若尔特科维
奇作 1929)



客厅中的一幕

(《斯捷潘奇科沃的人
们》插图 B.米拉舍
夫斯基作 1935)

目　录

小英雄

（摘自不知名者的回忆录）

我当时快满十一周岁。7月份，我被送往莫斯科近郊乡间一位名叫特——夫的亲戚家里去做客。那时，他家到了五十来位客人，可能还要多些……我现在记不清了，那时也没有数过。喧闹而欢快。好像这就是那种一开头就不打算收场的喜庆的节日。好像我们的主人发过誓要尽快把他巨大的家产挥霍一空才肯罢休，而且不久前这种猜测果真得到了应验，也就是说，家产已荡得精光，一文不剩，片瓦无存。时时刻刻都有新来的客人，加以莫斯科近在眼前，举步可及。因此，即使有人离去，也不过是换来另外一批客人而已。节日般欢乐的日子照常进行。嬉戏花样翻新，娱乐层出不穷。他们成群结队，有时乘马在郊外遨游；有时则徒步去松林或河边闲逛；要不就去田野上吃午餐；否则就在家里的大凉台上用晚膳，凉台上摆着三排珍贵的奇花异卉，它们让夜晚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袭人香气；我们的女宾们本来就全都如花似玉，在凉台上辉煌灯光的映照下更显得妩媚动人，何况由于白天游乐的种种印象，她们容光焕发，明眸流盼，相互巧言应对，从而响起阵阵银铃般清脆的笑声；还有各种舞蹈、音乐会、歌唱演出等等；要是

天公不作美，人们就来表演活人画[1]，编撰字谜等；少不了举办家庭剧院的演出，也不乏那些巧嘴利舌、会说故事以及善讲俏皮话逗人捧腹的角色。

有那么几个人锋芒毕露，出人头地。不用说，诽谤中伤、流言飞语也随之而大行其道，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世界就难以存在，千百万人就会像苍蝇一样烦闷致死。但是，由于我当时只不过十一岁，我完全为别的事情所迷恋，就没有留意那些搬弄是非的人物，即使是注意到了点点滴滴，那也不是全部，某些事是到后来才不由得回想起来的。当时投射到我那双童稚无邪眼睛里来的，只不过是整个景象光辉璨灿的一个侧面，这就是大家那种共同的兴高采烈，那种纸醉金迷，那种喧嚣热闹——所有这一切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我当时是如此感到震惊，以致我最初一段时日完全不知所措，我小小的脑瓜儿被弄得晕头转向。

不过，我现在说的，都是我十一岁时的情况，而且，当然，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只不过是个小孩子而已。那些漂亮女子们中的好多人在抚爱我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要问一下我的年岁。可是——多么奇怪！——有某种我所莫名其妙的感受控制了我；有某种我全然陌生的东西触动我的心簌簌作响。不知怎的，这颗心有时像一团火在燃烧，怦怦地猛跳，仿佛它受到了惊吓，我的脸也往往突然涌现出一阵红晕。有时我真有些为我享有孩子的各种特殊待遇而感到羞愧，甚至感到屈辱。有时，仿佛惊骇完全控制住了我，于是我就躲到一个人们不会发现我的随便什么地方，好像要喘一口气，并重新想起某种此前我以为记得很清楚而如今却突然忘得一干二净的东西，而不想起来

---

① 化装成名画中的人物进行表演。

我则无法露面，而且无论如何也不得安生。

最后，我好像觉得，我对大家隐瞒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我永远不会向任何人吐露，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小小年纪的人，讲出来会羞惭得落泪的。不久，我虽然置身于生活旋涡之中，却也有了某种孤独感。在那里还有一些别的孩子，但是，他们这些孩子——要么比我小得多，要么又比我大得多；何况，那时我也顾不及他们。当然，如果我不是处于那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或许我也不会有事的。在所有那些漂亮女士们的眼里，我只不过还是一个尚未定性的小家伙。因此，她们有时喜欢拿我来抚爱一番，而还可以如同对待小玩偶一样，与之开开心，玩一玩。特别是她们之中的一位，长着一头蓬松浓密的金发，她很迷人，她那头金发我日后再没有遇到过，而且，想必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了；正是这位女士，似乎她发誓要让我不得安宁。使我局促不安、却能使她大开其心的，是我们周围响起的哄然大笑，这笑声是她无休无止连连引发的，因为她总是用她那些过分的、不计后果的乖常行为来逗弄我。显然，这使她感到了极大的乐趣。在女子寄宿学校里，她的女友们大概会管她叫小学生的。她漂亮得不同凡响，在她的美貌中流露着某种东西，第一眼看去就让人目光缭乱。自然，她不像那些小巧、羞涩的金发女郎，也不像那些白净得如同绒毛，柔弱得如同小白鼠的姑娘们，或者牧师的女儿们。她身材不高，体态略微胖些，但是脸庞线条秀丽、细腻俊俏。在这张脸上，有某种如同闪电般光彩照人的东西，而且，就她整个人来说，——无异于一团火，生趣盎然，活脱敏捷，轻盈麻利。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仿佛向外迸射着星星之火；它们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因而我永远舍不得用这般炯炯有神的蔚蓝色的眼睛去换取哪怕

是胜似安达鲁西亚[①] 女子最黑的眸子的漆黑的眼睛，何况，我的这位金发女郎，说实在的，抵得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在诗里歌颂过的那个黑发女子，岂止歌颂，而且还在十分优美的诗里以整个卡斯提利亚[②] 起誓说，只要能让他用手指尖碰一下他那位黑发美人的大披肩，那么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③] 不妨再补充的是，我的那位美人是世上所有美人中最欢乐的一个，是最能无所顾忌开怀大笑的女子，尽管她已经结婚五年，却仍然像一个小孩子那样顽皮。欢笑总挂在她鲜艳的双唇上，她那樱唇鲜艳得犹如清晨带露珠的玫瑰，它迎着第一束阳光刚刚绽开自己鲜红芬芳的花蕾，上面大颗清凉的露珠依然晶莹剔透。

我现在还记得，我到来的第二天，正赶上家庭剧团有一场演出。真正可以说，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连一个空位子都没有了；由于我不巧耽误了时间，只好站着看演出。但是，引人入胜的表演越来越吸引我，不住地牵着我往前移动，于是我不知不觉就挤到了最前面的几排，并且终于在那里用肘支在一位女士座椅的椅背上看了起来。这位女士正是我的那位金发美人；不过当时我们还不相识。不知怎么搞的，我偶然发现了一副非常圆润、十分迷人的肩膀，丰满而且洁净得如同牛乳纯白

---

① 西班牙南部的一个省。

② 西班牙的一个省。

③ 1830—1840 年间，在俄国浪漫主义诗歌和戏剧中，西班牙成了时髦题目。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讽刺那种对西班牙异国风情的迷恋，可能是指“新诗人”伊·帕纳耶夫的一首讽刺模拟诗《小夜曲》。——俄编注
伊·帕纳耶夫（1812—1862），俄国作家。他写过许多小说，并曾以“新诗人”为笔名写过讽刺模拟诗，其中有讽刺浪漫主义《小夜曲》的打油诗。

色的泡沫，尽管在我当时看来，无论看哪一样绝对都没有什么不同：看漂亮的女人肩膀，或者看坐在前排那位可尊敬的夫人用来掩盖她白发的、系着火红缎带的包发小帽，可是我仍然出神地欣赏着那好看的肩膀。在金发美人旁边坐着一位韶光已逝的老姑娘，正如我日后观察到的，她是属于那样的一类妇女，她们总是尽可能与年轻、漂亮的女子们坐在一起，而且专挑那些不喜欢轰走青年男子的女子们。不过，这不是我刻意要说的；只见这个老处女看到我出神的目光，便侧身转向金发美人，哧哧地笑着，对她耳语了几句。邻坐的金发美人陡然转过身来，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那火一样的目光在昏暗中瞄着我闪亮了一下，其亮度如此强烈，以致我猝不及防，迎着她的目光颤抖了一下，仿佛受到了烧灼。我的美女莞尔一笑。

“您喜欢他们的表演吗?”她狡黠而嘲讽地看了看我的眼睛，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同时，仍然带着某种惊诧看着她。显然，我的惊诧也使她感到高兴。

“可是，您怎么站着呢？这样——您会累的；难道您没有找到座位?”

“正是这样，没有座位。”我回答道。这一次吸引我注意的，与其说是美人迸射着星火的眼睛，不如说是她对我的关切之情，于是我高兴得不得了，以为终于碰到了那么一颗善良的心，可以向它倾诉我的苦衷了。“我已经找过啦，所有的座位都有人坐着，”我又补充说，仿佛在向她诉苦，位子全都占光了。

“过来，”她反应极快地说道，她能对一切快速做出决定，正如同无论什么样的怪诞主意都能够那样快速地在她乖觉的头脑里闪现一样，“过来，到我这里来，就坐在我的膝盖上好

啦。”

“坐在膝盖上？……”我重复说道。我被弄得进退两难。

我已经讲过，我所处的这种特殊受宠的地位早已深深地使我感到屈辱和羞愧。而这次，这种受宠的特权，仿佛是在被取笑，实为别的种种特权不可比拟，它太出格了。何况我一向就是一个腼腆而胆小的小男孩儿，如今在这些妇女们面前就不知怎的特别胆怯起来，因此，我狼狈至极。

“嗯，不错，坐在膝盖上！为什么你不愿意坐到我膝上来呢?”她坚持说，同时开始笑得越来越厉害，最后简直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或许她是为自己的异想天开而开怀大笑，要不就是为我的窘迫而大开其心。不过，这可正是她求之不得的。

我一下就涨红了脸并且很难为情地四下张望，寻觅一条退路——好溜到什么地方去；但她早已防着我的这一着，抢先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恰恰是不让我离去，接着就把我的那只手往她的身边拉。突然，完全出人意料，也使我大为惊愕的是，她把我的手竟然攥紧在她那顽皮的、热乎乎的手指里，并且开始往疼里掰我的手指，我疼得如此厉害，以至我竭尽全力才忍住没有叫喊起来，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脸上却露出了极其可笑的怪相。除此之外，使我感到极其惊讶、迷惑，甚至大为恐惧的是，我知道了，居然还有如此荒谬可笑和如此凶狠厉害的女士，她们同小男孩儿们说些无聊的话，而且还无缘无故地当众把人家弄得疼痛难忍。大概，我脸上的倒霉相反映出了我的困惑，因为这个调皮鬼越发像一个疯子似的盯着我的眼睛哈哈大笑；与此同时，她更加使劲地掰、捏我的遭殃的手指。她高兴得忘乎所以，因为她终于得心应手地尽情愚弄一个可怜的小男孩儿，使其狼狈不堪。我陷入了绝境。首先，我已经羞得脸热耳烫，因为差不多周围的人全都回过头来看我们，一些人不明

白是怎么一回事，另一些人则随之发出笑声，他们立即明白，这是那位美人在玩她的什么恶作剧。其次，我由于很想喊出声来而非常害怕，因为她之所以死命地掰我的手指，正是由于我坚持不喊出声来；可是，我呢，如同斯巴达人[1] 一样，决意要强忍疼痛，生怕我的喊叫声会掀起一场纷乱，要是那样一来，真不知我会有怎样一种结果。在完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最后我只好与之争斗，于是竭力想挣脱她把手抽回来；但是，我这位女暴君远比我力气大。我终于忍受不住疼痛，尖叫了一声，——这正是她所企盼的！她蓦地一下子丢开我，并且转过身去，装得若无其事，仿佛并非是她搞的恶作剧，而是别的什么人，活像一个调皮的小学生，当老师刚一转过身去，他就已经来得及给他邻座的孩子使坏，对某一个幼小而没有什么力气的孩子狠狠拧上一把，或者用手指用力弹他，使劲撞击他一下，用胳膊肘推他一下，然后，立即扭转身躯，正襟危坐，一头扎进书本里，开始死啃烂背起他的功课来；于是，那位愤怒的教师先生就大上其当，——如同鹞鹰一样扑向发出响声的地方。

但是，我很走运，此刻大家的注意力正被吸引到我们这家主人的精彩表演上去了，他在台上演出的斯克里布[2] 的某一出喜剧中扮演主角。全场观众热烈鼓掌；借着这种喝彩声，我从那排座位里溜了出来，跑到大厅最远的一端，跑到另一边的一个角落里，躲在一根柱子后面，并从那里恐惧地张望那位狡诈的美人坐的地方。她用手帕掩着她的樱唇，仍然在笑个不

① 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以坚强著称。

② 19世纪40年代，法国喜剧作家奥·斯克里布（1791—1861）的轻松喜歌剧在俄国很流行。

停。她很长时间还不住地扭转头来，向各个角落张望，看我在什么地方，——大概，她很遗憾，我们这场狂妄怪诞的较量结束得太快了，她又在琢磨再搞怎样的恶作剧才好。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相识，自这一晚上起，她就已经不再离开我寸步。她毫无节制地而且厚着脸皮追迫我，成了我的压迫者和虐待者。她对我所玩把戏的全部可笑之处就在于，她自称她爱我爱得都没有魂了，并且当着大家的面出我的洋相，不用说，对于我这个直心肠的腼腆的男孩子来说，这一切都使我难过和懊丧得要哭鼻子，因此，有几次我都处于如此严重和紧急的境地，以至我准备同我所崇拜的这位狡诈的美人争斗一番。我那天真幼稚的窘迫相，我那绝望惆怅的苦恼感，仿佛越发鼓舞着她虐待我到底。她毫无怜悯之心，而我则不晓得——能躲开她藏到什么地方去才好。在我们周围爆发的哄堂大笑，是她最善于策划的，而这又只能激发她去干新一轮的淘气勾当。但是，人们终于觉得，她的玩笑开得多少有点过分。而且，说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对待像我这样一个孩子的做法有失分寸。

不过，这是固有的性格：就她本身多方面来说，她是一个娇宠惯了的女人。我后来曾听说，最娇惯放纵她的莫过她自己的丈夫；她丈夫是一个很胖、很矮又很红润的男子；他十分富有，而且十分干练，起码从其外表看来，他是一个风风火火、忙忙碌碌、闲不住的人物，他从来不能够在一个地方待上两个小时。他每天都离开我们乘车到莫斯科去，有时甚至要去两次。据他自己说，他去莫斯科全都是为了处理种种事务。在他的那副滑稽可笑、却又总是一本正经的面容上，其表情的欢快和善良是罕见的。他不只对他的妻子宠爱到成为一种嗜好，甚至到了可怜兮兮的地步，——而且他简直把她当成偶像来顶礼

膜拜。

无论什么事情他都随她的意愿办理。男男女女的朋友她有很多。首先，很少有人不喜爱她；其次，——作为一个轻浮的女子，她在选择自己的朋友方面也从来不太挑剔，尽管从根本上说，她的性格要严肃得多，并不能根据我现在所讲的那样予以判断。但是，在她众多的女友之中，她最喜爱并且有别于众人而特殊对待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是她的一位远亲，如今她也在我们所交往的圈子里。她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温情脉脉的、微妙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在两种完全相互对立的性格相遇时产生的，其中一种性格显得比较严峻、深沉，较之另一种性格也比较纯真，于是另一种性格的人就以一种崇高的恭顺和一种高尚的情感作出自我评价，并以这种情怀钟爱备至地屈从于对方，觉得对方各方面都胜似自己，而且将对方的友谊看做一种幸福珍藏于自己的内心。于是，这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人之间就开始有了那种温情脉脉的和情操高尚的微妙的关系：一方是钟爱与尽情宽恕，另一方则是钟爱与敬重，而这种敬重之情甚至达到了某种畏惧的程度，以至担心自己如此高度珍重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甚至带着忌妒与渴望，希冀在生活中一步一步地与对方的心贴得越来越紧密。这两位女友虽然是同龄人，但是，她们之间，包括美貌在内，一切的一切都存在不可估量的差异。M夫人也很漂亮，但是在其美貌之中具有某种特质，使她有别于那伙漂亮女子们；在她的脸上有那么一种神情，它能一下子就博得大家好感，或者，不如说，能使遇到她的人产生一种高尚的好感。是有这种幸福的人物的。在她的附近，任何一个人不知为什么都会变得更好、更随便、也更温和一些，然而她那双热情似火、充满活力的忧郁的大眼睛，看上去却是有点怯懦和不安，仿佛时刻都在害怕某

种敌意和威胁，而这种奇异的怯懦有时以如此郁闷的神态掩盖着她恬静的、温顺的、酷似意大利圣母画像的明朗的面容，以至一看到她，自己也会忧伤起来，仿佛自己或亲人遇上了哀愁似的。这张苍白、瘦削的面孔透过一种清秀、端正、无可挑剔的线条美以及深怀愁情而不外形于色的凄然的严峻表情，还常常显现出童真般开朗的面貌，——也就是，不久前那种轻易信赖别人的年龄时的模样，也许就是享有天真幸福时的样子；那种娴静的，但却怯生生的、捉摸不定的微笑——所有这一切都如此强烈地打动人，使人不知不觉地对这个女子产生同情，以至于在每个人的心田里不由得滋长着一种甜蜜的、热烈的关切之情，这种关切之情还在远处就大声疾呼为她辩护，与她陌路相逢就把她视为亲人。但是这位美人不知为何沉默寡言、不露心迹，尽管当有人需要获得同情的时候，当然没有谁比她更会关心人、更会爱护人的了。有那么一些女子，她们无异于生活中的女看护。在她们面前可以任何事情都不必隐瞒，起码无需讳言心灵上的任何痛楚与创伤。谁如果蒙受苦痛，那么就大胆地并且满怀希望地去找她们，而且不必担心会成为她们的负担，因为我们之中很少有人知道，有些女子的胸怀会有多少无穷无尽的容忍一切的爱心、怜悯和宽容。在这些纯洁的心胸中珍藏着许多同情、安慰和希望，尽管她们的心灵也常常受到创伤，因为它要更多地去爱，更多地去忧伤，只不过在它那里，创伤被小心地掩盖了起来，使之避开好奇的目光而已，因为深深的创伤往往总是秘而不宣、隐埋心底的。无论创伤有多么深，无论创伤溃烂化脓到何种程度，无论创伤散发什么样的臭气，她们都不会畏惧退缩；凡是去找她们的人，就都值得受到她们的爱护；更何况她们仿佛是为了建立功勋才降生到人世来

的呢……[1] M夫人身材修长、柔弱而匀称，但略显纤细。她的动作不知怎的是变化不定的，有时缓慢、平稳而且甚至还有点矜持，有时却又孩子般快捷，与此同时，在她的姿态中却又流露出某种怯懦的谦逊，某种仿佛提心吊胆而又孤苦无助的神态，然而又不求助于他人，不祈求保护。

我已经交代过，那位狡诈的金发美女使用各种不值得称道的苛求办法让我出丑，伤害我，非把我刺得出血才肯罢手。但是，对此我还有一种隐秘的、怪诞的、愚蠢的原因，我把它深藏心底，为此我如同一个守财奴小老头儿般地簌簌发抖；那就是仰着头，躲在某个隐蔽、昏暗的角落里，独自面对面看着她，完全避开狡诈的蓝眼睛女子折磨人、取笑人的目光所及的地方；一想到这件事，我甚至窘迫、羞惭以至害怕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一句话，我已经坠入了情网，也就是说，这只能算是我胡说八道：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却又为什么在我周围所有的人物中，只有一个人能引起我的注意呢？尽管我当时根本谈不上去观赏女士们并去同她们结识，但是为什么我却喜欢不错神地用眼睛盯着她看呢？这种事情通常是在晚间发生的，那时，往往是因为阴雨连绵，大家困在屋子里出不去，我孤零零一个人躲藏在大厅的某个角落里，漫无目标地东张西望，除此之外，绝对不知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因为除了那些捉弄我的女士们以外，很少有谁同我说话，每逢这样的夜晚我会烦闷得无法忍受。于是我就仔细观察我周围那些人物，倾听他们的谈话，而他们说了些什么，又往往一句也听不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M夫人恬静安闲的目光、温顺的微笑以及妩

---

[1] 据有的研究者（如尤·特尼亚诺夫）认为，此处在文体上与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中谈论俄国妇女及其使命的文字有联系。

媚动人的面容（因为这是她呀），天晓得为什么，就把我着了魔似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于是，这种奇异的、捉摸不定的然而却又是不可思议的甜蜜印象，磨灭不了地抓住了我。往往一连整整几个小时我仿佛无法从她身上移开我的目光；她的每种姿态，她的一举一动都牢牢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她那圆润的、银铃般清脆但又稍稍低沉的嗓音发出的每个字我都仔细聆听，——多么奇怪的事呀！——而且，从我的所有这些观察中，与我的胆怯而又甜蜜的印象一起，竟然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我仿佛在探索某种秘密……

最使我感到痛苦的莫过于当着M夫人的面对我的取笑了。对我的这种种取笑以及拿我寻开心的做法，在我看来，甚至是对我的侮辱。而且，有时候，遇到M夫人也不由自主参与的针对我的哄堂大笑时，我痛苦得无法自制，绝望地逃脱这些虐待我的女狂人们，跑到我的楼上去，独自在那里度过一天之中剩下的时间，不敢再次在大厅里露面。不过，当时连我自己也既不懂得自己的羞惭，也不理解什么叫做激动；我内心中的全部感受都是无意识的。我同M夫人差不多连两句话都没有说过，当然也无意要去这样做。但是，有一次傍晚时分，在我最难以忍受的一天过去之后，散步时我落在众人后面，我非常疲倦，就穿过花园往家里走。这时，在一条僻静的林阴小道旁的一条长凳上看见了M夫人。她独自一人孤孤单单地坐在那里，仿佛是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她的头垂在胸前，两手机械地翻弄着她的手帕。她是如此出神地想她的心事，以至我走到她跟前她都没有听见。

一看到我，她迅速地从凳子上站起来，我看到，她同时扭过脸去匆忙用手帕擦她的眼睛。她在哭泣。擦干了眼泪，她对我淡淡一笑，就同我一道往家里走去。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们

那时谈了些什么；但是，她时不时地用种种借口把我支开：要么是请我去为她采摘一朵花，要么是求我去看看谁在邻近的林阴道上骑马走过。而每当我离开她的时刻，她就立刻又把手帕举向她的双眼，去揩拭她忍不住滚滚流下的泪水，那泪水总也不肯离开她，总在她的心里一再积聚，总是不断从她可怜的眼睛里簌簌地流淌出来。我明白，显然，我很碍她的事，因为她非常频繁地把我支开，而且她自己也已经看出，我已经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了，可是她就是忍不住要流泪，这就更加使我为她难过。此刻我恨自己恨得要死，咒骂自己笨拙，不会见机行事，然而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巧妙地脱身，并且又不显露自己已经发现她的伤心，却只是一味地陪伴她走下去，怀着一种忧郁、困惑、甚至恐惧的心情，完全不知所措，简直根本找不到一句话来勉强维持我们之间本已枯燥无味的谈话。

这次偶然相遇使我非常吃惊，整个晚上我都以急切的好奇心暗暗地不停用眼睛追踪着她的一举一动。但是竟然有两次在我观察她的时刻，同她的眼睛不期而遇，而且在第二次看见我时，她对我微微一笑。这也是她整个晚上唯一的一次微笑。愁云还没有从她的脸上消失，她的脸色现在显得十分苍白。整个晚上她都同一个上了年纪的夫人平静地谈话，这位夫人是一个很厉害的、爱争吵的老太婆，没有人喜欢她，因为她总爱暗中刺探他人隐私并且散布流言飞语，但是人们又都怕她，还不得不尽量去讨好她，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

晚上十点左右，M 夫人的丈夫回来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在目不转睛地观察她，专注地盯着她愁云满布的面孔；如今，在她的丈夫意外地走进来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全身颤抖了一下，而她的脸，本来就已经显得非常苍白，也突然变得比手帕还白。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连别人都看出来了：我从

旁听到众人的只言片语，并从中多少领悟到可怜的M夫人的日子过得完全不舒心。据说，她的丈夫忌妒成性，如同那个黑人一样[1]，他的忌妒并非由于爱情，而是出自他的自尊心。首先，他是一个西欧化了的人物，一个现代化的人，有那么一些新思想的表露，并以自己的这类思想而沽名钓誉。从外表看，他有一头黑发，体态特别壮实，身材高大，蓄着西欧式的连鬓胡，一张扬扬自得、红润的脸庞，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他就是这样一位无可挑剔的、具有绅士派头的先生。人们都称他为聪明人。在有些圈子里的人就是这样来称呼一类特殊的人物，这种人靠他人养肥自己，自己什么事也不干，而且也不想去干，这种人由于长期懒惰和无所事事，在他心窝里并没有心，而只有一块肥肉。常常可以从这种人的口里听说，他们之所以无事可做是由于某种非常错综复杂和充满敌意的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环境“困扰他们的天才”，因此，他们“叫人看起来伤心”。这些已经成了他们这种人非常通行的漂亮辞令，他们的 mot d'ordre[2]，他们的通行口令和口号，而他们这些饱食终日、脑满肠肥的家伙们时时处处、喋喋不休总爱挂在嘴上的这种漂亮辞令，早已令人厌烦，无异于众所周知的骗人把戏和空谈。再说，他们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找到他们该做的事（何况，他们从来也没有去找过），而这些爱好玩乐者中间的某些人，却指望别人都认为他们胸腔里并非没有心而只是一块肥肉，相反，有的是某种非常非常深奥的东西，至于究竟是什么，——那么，甚至连第一流的外科医生也是无言以对的，当

---

① 指莎士比亚的笔下人物奥瑟罗，他是同名悲剧的主人公，因忌妒杀死爱妻。

② 法文：口头禅。

然，无言以对也只不过出于照顾面子的考虑而已。这些先生们借以在世上招摇撞骗的，就在于他们竭尽本能去粗鲁地嘲弄别人，进行浅薄无聊的指摘以及极端的狂妄自大。由于他们除了没完没了地挑剔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反复地加以指摘之外无事可做，也由于在他们身上善良的情感正如同在牡蛎身上的那么多，他们也就不难靠着那样一些防身手段同人们相当审慎地共处。他们因此而十分自负。比如说，他们深信，差不多全世界都在为他们服徭役；全世界也不过是他们储用的牡蛎罢了；除了他们之外，所有的人只不过是一些傻瓜蛋；每一个人都像一枚橙子或者一块海绵，他们只要需要就来榨取其汁液；他们是主宰一切的主人，而万物的这种大可称赞的秩序之形成，正是有赖于他们这些非常聪明和颇具特色的人物。在如此极端骄傲自满中他们不能设想自己有半点缺陷。他们很像世俗生活中那类骗子、那种天生的答尔丢夫与福斯塔夫①，他们竭尽其欺诈之能事，以至最终他们本人也都确信事情原本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们活在世上就理当欺诈；他们常常竭力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是正直的人，于是最终连他们自己本人也都确信，仿佛他们确确实实是正直的人，而他们的欺诈行为也就成了正直的事。他们从来不做诉诸良知的内心裁判，也从来没有作高尚的自我评价：他们太肥胖了，干不了别的什么事。在他们看来，占据第一位的，而且永远是压倒一切的，就是他们的那个

① 答尔丢夫（亦译达尔杜弗）是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同名喜剧（亦译《伪君子》）中的人物；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1564—1616）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等剧作中的人物。

极其珍贵的个人，就是他们的莫洛赫和巴尔①，他们那个卓越非凡的自我。在他们看来，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统统只不过是一面辉煌的镜子，这面镜子之所以造成也只为了我的这位神灵无休无止地对着它欣赏自我，而在他背后，他看不见有任何别的人和物；在他自我欣赏一番之后，也就不难理解，他把世上的一切全都看得丑陋不堪了。对待一切事物他们都有现成的词语，而且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是最时髦的词语。甚至也就是他们自己来促使这种时髦的形成，毫无根据地到处散布那种他们闻得出可以从中捞到好处的思想。他们正好拥有这种嗅觉来闻出如此时髦的词语，并且先于别人将其据为己有，因此，仿佛这词语最早是出自他们之口。他们特意汇集了自己众多的词语用来宣扬他们对人类的深切同情，用来规范何者才是最正确的和为理性证实了的慈善行为，最后，他们还以此无休无止地抨击浪漫主义，也就是说，往往是抨击那些美和真的事物，实际上构成这些事物的每一个原子比他们这类软体动物全部都要珍贵得多。他们粗鲁无知，辨认不出处于还不稳定、过渡状态和尚未成形的真理，并且排斥一切尚未成熟、尚未稳定和仍在蹒跚起步的事物。作为养尊处优的人，他们一生都在寻欢作乐中度过，一切都享用现成的，自己从不动手，什么事也不做，根本不知道不论什么事做起来有多么艰难，因此，稍稍有那么一丁点儿不惬意的什么东西触及他那脑满肠肥的情感，就是天大的祸事；为此他永不宽恕，永记不忘，而且必得报复而后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的这位主人公不过是一只大得

① 莫洛赫是古代闪族人的太阳神，享受以人作为祭品的祭祀；巴尔是腓尼基和叙利亚人的太阳神、雷电之神，后来又成为战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写的《冬天里记的夏天印象》里用巴尔的形象来象征压迫人的资产阶级文明。

不能再大、塞满各种箴言、时髦词语和杂色标签的皮囊而已。

然而，M先生却也有其特色，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他是说俏皮话的能手，能说会道的饶舌，在各种客厅里，总有一圈人围在他的周围。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个晚上，他特别成功地获得了好印象。他一个人左右着话题；他情绪饱满，喜形于色，不知为什么事而兴高采烈，从而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到了他的身上。但是，M夫人却一直像一个病人似的待在那里；她的脸色显得非常忧郁，以至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到，刚刚不久前我所看到的泪水马上又要在她长长的睫毛上闪闪欲滴了。我已经说过，这一切使我感到震惊和极端诧异。我怀着一种奇异的好奇心离开，整夜我都梦见M先生，而在此以前我是很少做这种怪异的梦的。

第二天清晨，我被唤去演练活人画剧，在剧中我担任一个角色。活人画剧、话剧、随后是舞会——所有这些活动都要在一个晚上进行，而且预定在五天之后的家庭节日时演出——庆祝主人家小女儿的生日。这个节日的庆祝活动差不多是临时确定的，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的还有从莫斯科和周围别墅赶来的上百位客人，因此嘈杂、繁忙和慌乱就不言而喻了。排练，或者不如说是试装，安排在清晨这个时间是很不适宜的，因为我们的导演，著名的艺术家P先生要赶到城里去购置道具，在节日前做好最后的一切准备工作，因此时间很紧迫；这位P先生是这家主人的朋友和客人，出于对主人的友谊，他才同意编撰活人画剧，同时负责指导我们排练。这幕活人画剧表演的是中世纪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剧名是：《城堡的女主人和她的少年侍从》。

我同M夫人碰巧在一起排练，这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局促不安。我总觉得，她立即就会从我的眼神清楚看出从昨天起

就在我的脑海里产生的种种想法、疑虑和猜测。何况，我还总是感到，我仿佛不该在昨天碰见她流泪，有碍她发泄苦情，这是我的过失，因此她不由得该以白眼对我，如同看待一个目睹她秘密的讨人嫌的人和不邀自来、插足她阴私的家伙。好在事情没有出多大的麻烦就过去了：人们都根本没有注意我。她呢，似乎也根本没有心思顾及我和排练的事：她失魂落魄，愁云满面，阴郁而心事重重；显然，有某种重大的令她担心的事困扰着她。我的角色排练刚一结束，我就立即跑去换装，并于十分钟后来到通往花园的凉台上。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间，M夫人也从另一扇门出来走在凉台上，可巧迎着我们，她的那位扬扬自得的丈夫也出现了，他是从花园里返回来的，——他刚刚把一大群女士们送到花园里，并亲手把她们交给一个无所事事的 cavalier servant① 陪伴。看得出来，丈夫与妻子是不期而遇的。不知为什么，M 夫人突然窘迫不安起来，在她那有些不耐烦的举止中流露出一种轻微的懊丧神色。丈夫原本悠闲地吹着口哨，一曲咏叹调正从他口里发出来，同时一路上还意味深长地把他的连鬓胡弄好，此时突然与他的妻子相遇，他就紧紧皱了一下眉头，并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据我现在记得的情况，打量她的目光绝对是一种严酷拷问者的目光。

“您要到花园里去吗？”他注意到妻子的手里拿着一把伞和一本书，就发问道。

“不是去花园，是到小树林里去。”她回答道，脸上微微泛起红晕。

“您一个人去吗？”

“同他一起去……”M 夫人指着我脱口而出，“早晨我是

---

① 法文：殷勤的男伴。

一个人出来散步的，”她又补充说道。她说话的声音迟疑而不平稳，很像人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撒谎时的语气。

“嗯……我刚刚把一大群人送到那边去了。她们正聚集在花亭里为H先生送行。他要离开这里，这您是知道的……在奥德萨他有点麻烦事……您的那位表妹（他指的就是那位金发女郎）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差不多要哭，哭笑同时发生，你搞不清她是哭还是笑。不过，她对我说过，您为什么事生H先生的气，因此您就没有去为他送行。当然，这不过是胡说八道，对吧？”

“她在开玩笑。”M夫人回答说，说着走下凉台的台阶。

“那么，这就是每日陪伴您的 cavalier servant？”M先生轻蔑地撇撇嘴，并用他的长柄眼镜瞄了我一眼，然后补充说道。

“是小随从！”我叫喊道。我对他的长柄眼镜和他的嘲讽很生气，直冲冲地对着他的脸哈哈大笑，一蹦就跳下凉台的三个台阶……

“一路愉快！”M先生喃喃说道，随即走开了。

不用说，从M夫人把我指给她丈夫看的那一刻起，我就立即走到了她的跟前，而且让人看起来仿佛在一小时前她已经邀我前来，并且仿佛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都陪着她在早晨外出散步。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表现得那么窘迫不安，那么手足无措，而当她决定要借助她的一个小小的谎言来掩饰时，她脑子里究竟想的是什么？为什么她不直截了当地说她是独自一人去散步？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看她才好；但是，忍不住诧异之心的驱使，我还是很天真地开始平静地瞅她的脸；然而，她却依然是一个小时以前排练活人画剧时的那种神态，她既没有觉察到我在窥探她，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无言的询问。仍然是那样一种痛苦的忧心忡忡的表情，只不过这种表

情在她的脸上、在她的激动不安中、在她的步态中比当时表露得更明显、更深沉罢了。她急匆匆地在往某一个地方走去，越来越加快步伐，回顾花园这边，不安地向每一条林阴道、向每一条林间小径张望。我也随着期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突然在我们身后响起了马蹄声，这是一大队骑在马上的男女骑手，他们是在为突然离开我们而去的 H 先生送行。

在女士们中间有我的那位金发美人，M 先生曾向我们提到她抹眼泪哭泣的事。不过，此刻却如同她往常那样，像一个孩子似的哈哈大笑，骑在一匹枣红马上疾驰。H 先生赶到我们身边后，只摘下了自己的帽子致意，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同 M 夫人说一句话。这大队人马很快就消失得没有踪影了。我瞥了一眼 M 夫人，惊愕得差一点儿没有尖叫起来：她站立在那里，脸色白得如同一方手帕，大颗大颗的泪珠夺眶而出。我们俩的目光偶然相遇；M 夫人突然双颊涨得通红，登时转过头去，她的脸上再明白不过地掠过了既是不安又是懊丧的表情。我成了一个碍事的人，处境还不如昨天，——这是再明白无误的事，可是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突然，M 夫人仿佛猜出了我进退两难的处境，于是打开了她双手捧着的那本书，又涨红了脸，显然在尽量避免看我，好像此刻刚刚猛然想起来一样，对我说道：

“哎呀！原来这本书是第 2 册，我拿错啦；请你给我把第 1 册拿来吧。”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我所扮演的角色已经结束了，只是不能用更直接的办法把我赶走罢了。

我拿着她的书跑开，并没有再回到她的身边。那本要我去拿的第 1 册书整个早晨安然无恙地放在桌子上它原来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却变得神不守舍，我的心一直跳着，仿佛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惊恐之中。我竭尽全力避免与 M 夫人相遇，然而却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张望那位扬扬自得的 M 先生，仿佛觉得，现在在他的身上必定会有某种特别的表现。如今我根本不明白，当时在我那种滑稽可笑的好奇心中究竟蕴藏着什么；我只记得，我当时对那天早晨我所不期而遇的一切都感到有某种奇异的惊诧。但是，我要度过的这一天才刚刚开始，对我来说，这一天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意外事情。

这一天很早就用过了午餐。早已决定大家都去参加乡间举办的一次庆祝节日的晚会，这是一次到邻村去的欢快的出行，因此需要有一点儿准备的时间。三天之前我已经在幻想着这次出游，期待着无穷无尽的欢乐。午餐后，差不多大家全都聚集在凉台上喝咖啡。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众人的后面也挤了出来，并且躲在三排椅子的后边。好奇心引诱着我，但是与此同时，我无论如何不想让 M 夫人看见我。可是，巧就巧在我藏身的地方正离追逼我的那位金发美女不远。这一次在她身上出现了奇迹，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她倍加秀丽。我简直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才会出现的，原因何在；不过，这样的奇迹发生在妇女们的身上甚至并不少见。这时，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位新的客人，一个身材修长、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刚刚从莫斯科来，他是我们的金发美女的倾心爱慕者，他的到来仿佛是特意取代已经离去的 H 先生；关于这位 H 先生，人们议论说，他也狂热地爱上了我们的金发美女。说到新来的客人与金发美女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同她早已如同莎士比亚《无事生非》一剧

中培尼狄克同贝特丽丝那样一种关系了[1]。简言之，这一天，我们那位金发美女大获成功。她开的玩笑和她侃的闲篇非常优雅，非常天真可信，也有非常可原宥的失言；她如此娇媚，如此自命不凡，在大家一致的兴高采烈气氛中她确信自己一直处在某种特殊的崇拜之中。为之惊异并很赏识她的听众围成的圈子总是紧紧追随她的左右，不离不散，她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迷人。她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具有诱惑力，都很稀奇而富于新意，都被倾听入耳，都被交口相传，她的每一个玩笑，她的每一次乖张行为都不是徒劳无功的。似乎没有人曾经料到她会如此风趣，如此艳丽，如此聪慧。她的所有优秀品质平时都埋没在她日常恣意的胡闹中，埋没在她几乎达到小丑程度的、不可救药的嬉戏取乐之中；她的优秀品质很少有谁发现过，即使有谁曾经看到，也并不相信，因此，她现在所获得的如此不同寻常的成功，就引起大家一致的又惊异又热烈的窃窃私语。

不过，对她获得这一成功起促进作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相当微妙的情况，起码不能不考虑到 M 夫人的丈夫在那时所扮演的角色。这位喜欢捉弄人的女子已经拿定主意（需要补充一点：这差不多迎合了大家共同的取乐要求，至少是满足了所有年轻人的寻开心的愿望），要残酷不留情地向 M 夫人的丈夫发起攻击，这是由众多原因促成的，大概在她看来是些非常重要的原因。她同 M 夫人的丈夫短兵相接、唇枪舌剑地交起锋来，她的话竭尽其俏皮、取笑、挖苦之能事，她说得圆滑至极而无懈可击，诡谲、含蓄至极而不露破绽，而且全都击中要害，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会让对方抓住把柄进行反击，于是她的受害

---

[1] 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中，培尼狄克与贝特丽丝这两个人物唇枪舌剑的交锋背后隐匿着各自对对方的爱慕之情。

者只好在徒劳无益的挣扎中精疲力竭，陷入狂怒和极其可笑的走投无路的绝境。

我并不确切知道，但这次乖张之举好像是预谋好了的，而并非心血来潮的即兴而为。还在吃午饭的时候，这场殊死的搏斗就已经开始了。我说是“殊死的”，是因为M先生并没有很快就缴械投降。他需要聚精会神，使出浑身解数，动用他全部俏皮话，他所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免遭到惨败，无可挽回地蒙耻受辱。战事是在全体观战者和参战者持续不断的和抑制不住的笑声中进行的。至少可以说，今天的M先生与昨天的M先生大不相同。可以看得出，M夫人好几次想竭力制止她那轻举妄动的朋友，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也想让那个妒忌成性的丈夫穿上一件最可笑的、小丑的服装，可以设想，也就是要让他穿上扮演蓝胡子[①] 的服装；根据极大的可能性判断，根据我的记忆来判断，最后，还根据我自己刚好在活人画剧中扮演的那一角色来判断，她就是要这样做。

这件事是突然发生的，发生得极其荒谬可笑，完全出人意料。那时，我没有料到会遭厄运，而且甚至还把不久前我的谨慎提防完全置诸脑后，我仿佛故意似的，正好站在显眼的地方。蓦地，我被推到了前台，成为M先生不共戴天的仇敌和当然的对手，因为我似乎是没命地爱上了他的妻子，对此我的那位残暴的捉弄者赌咒发誓加以证明，她甚至说她掌握了证据，比如说吧，今天在树林里，她看见……

但是，趁她还没有来得及说完，我就在对我来说最致命的关头打断了她。这一要紧的时刻是伤天害理地策划好的，是背信弃义地准备好收场，准备好有一个滑稽的煞尾，于是就如此

① 法国作家皮罗（1628—1703）同名童话中的人物。

精巧地做出非常可笑的安排，使得大家对这最坏的一项乖张举止如同放礼炮般地爆发出一连串无论如何也制止不住的哄堂大笑。尽管就在当时我也领悟到，受嘲弄的最令人懊丧的角色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然而，我仍然非常窘迫，感到愤怒和惊慌，以至热泪盈眶，怀着满腔的懊丧与绝望，羞愧地喘息着，冲过两排座椅走到前边去，径直对着捉弄我的那个女暴君，用伴着啜泣而断断续续的愤恨声音喊道：

"难道您不害臊……竟然高声大嚷……当着全体女士们的面……说这种恶劣的……谎话?! ……您简直像一个小女孩儿……当着所有这些男人的面……他们该会说些什么呢? ……您——这么大的一个女人……一个出了嫁的女子! ……"

不过，我未能把话说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鼓掌声。我的这种意外的出奇行动引发了真正的 furore①。我那幼稚的姿态，我的那些泪水，而主要的，我那种仿佛站出来为 M 先生辩护的做法，——如此种种都惹得大家大笑不已，其可笑程度，甚至现在只要回想起来，我自己也不由得感到太滑稽了……我当时慌张得差不多丧魂失魄，心急火燎，双手捂住脸就往外冲，在门口撞掉了正在进门的一个仆人手里端着的托盘，一溜烟飞快地跑上楼去躲进自己的房间。进门时我拔出插在门外的钥匙，并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我这样做得很对，因为紧随我之后，人们就追了上来。工夫不大，女士们中间最漂亮的一大群人就围在了我的房间的门外。我听到了她们清脆的笑声，急速的说话声和流畅响亮的嗓音；她们如同一群燕子一般唧唧啾啾，众口齐声叫嚷在一起。她们大家，无一例外地都恳

① 意大利文：热烈喝彩。

切地请求我哪怕把门只打开一小会儿；她们还赌咒发誓说，不会对我有些许恶意，她们只想把我浑身上下狠狠亲吻个够。但是，……还有什么比这新一轮的威胁更叫人害怕的呢？这时我躲在我房间里，把脸埋在枕头里，羞得满脸火辣辣的，我不但没有开门，甚至也没有答话。她们仍然继续敲了一阵子门，并久久地恳请我开门，但是我无动于衷，充耳不闻，全然是一个十一岁孩子的劲头。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一切都公开了，一切都暴露无遗了，我那样拼死珍惜并隐匿的一切全都……我将蒙受终身的奇耻大辱！……说真的，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我如此担惊害怕，究竟我有什么东西好隐瞒的；可是，要知道，毕竟我是为某件事而胆战心惊，而为了这某件事的暴露我还如同叶片一样一直在吓得簌簌发抖。在此刻之前，只有一点我还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对是错，是光彩还是耻辱，值得赞许还是不值得赞许？如今呢，在痛苦和深受折磨的烦恼中我终于知道，这件事是荒唐的而且也是可耻的！与此同时，我也本能地感觉到，这样的一种判定既不是真实的，又是极残忍的，而且也是粗鲁的；但是我已被打得一败涂地，我已经陷入绝境；我的意识似乎已经停顿，变得混乱不堪；我对上述的判定既不能抗拒不从，甚至也无力予以认真思考：我头脑昏昏然；我只觉得，我的心被人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刺伤了，而且我淹没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泪水之中。我被激怒了；我心中沸腾着愤恨和憎恶，这种憎恶之情是我此前从未感受过的，因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样严重的痛苦、伤害和委屈；这一切确确实实是事实，丝毫没有任何夸大之处。在我这个小孩子身上粗暴地触动了我第一次出现的、还没有经验的、尚未成形的情感，过早地让我的第一次出现的、芬芳馨郁的、童贞的羞涩

受到揭露和玷污，而且我的首次出现的、或许可能还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富于美感的印象也遭到了嘲弄。当然，那些嘲弄我的人们知道得并不很多，也没有在我的痛苦中预感到什么。有一种蕴藏内心的东西已经半露端倪，但是，对于它，直到此刻我自己还没有理清楚，就不知为什么又搅得混乱不堪。我在苦恼与绝望中继续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我的身上一阵阵地发热，又一阵阵地发抖。折磨我的是两个问题：那个可恶至极的金发美女今天在小树林中究竟看见了我和 M 夫人之间的什么事呢？再说，第二个问题：如今我又能怎样、用什么样的目光、采用何种方式去面对 M 夫人，而不至于在她跟前一下子就羞愧和绝望至死呢？

院落里传来的异乎寻常的喧嚷声终于把我从半昏迷的状态中惊醒。我起身下床走到窗口，满院子都是马车、坐骑和忙忙碌碌的仆人们。原来，他们要出门了；有一些客人已经骑在马上；另外一些客人也都分别乘坐在马车里……这时我才想起早已定好的出游，接着我的心里就逐渐不安起来；我开始专注地在院子里张望我的那匹小马；但是，我的那匹德国马不在院子里，——这么说，人们把我给忘了。我再无法忍耐，就急忙跑下楼去，早已不再考虑什么与人们不愉快的会面，不再去想我前不久所蒙受的什么羞耻了……

等待着我的是一个严酷可怕的消息。这一次出游既没有我可骑的马，马车上也没有我的座位：所有的座位都被占光，所有的马匹也都各有其主，我则只好让别人去出游了。

受到这新一轮痛苦的打击，我在门阶上停下了脚步，悲伤地望着长长的一串轿式马车、两轮轻便马车、四轮马车，然而在所有这些车子里竟没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可给我坐；再看那些盛装的女客们，她们骑着的马匹正焦躁不安显炫着矫健的身

姿。

一位准备骑马出游的男客人不知为什么来迟了。大家只等着他到来就要出发。他的马站在门前，嚼着马勒，用蹄子刨着地面，由于惊吓不时地抖动着躯体，站直后腿立起身来。两个马夫小心翼翼地抓住它系嚼子的缰绳，而且提心吊胆地站开一点，保持着相当距离。

事实是，发生了一种极其令人沮丧的情况，使我无法出行。除了又新来了一批客人并都纷纷占据了车子上的座位，分别各自获得马骑外，剩下来的只有两匹马，但是它们都生了病，其中的一匹就是我的德国马。并非我一个人是这一情况的受害者：原来，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位新来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客人也没有马骑。为了不至于产生什么不愉快，我们的主人不得不采用万不得已的办法：把他那匹野性未驯、尚未骑熟的公马拿出来让客人骑，不过为了良心上过得去，他又补充说，它是绝对不能骑的，由于它野性未驯，早已打算把它卖掉，当然，如果找得到买主的话。尽管这么提醒，客人还是宣称，他骑马骑得不错，只要能出游，他骑什么马都无所谓。于是我们的主人不再言语，但是现在我却觉得，有某种捉摸不定而又狡黠的笑掠过了他的双唇。在等候着自诩骑术高超的客人出来，主人自己也不急于乘在自己的马上，而是焦急地搓着双手，还不时地向门口张望。甚至有某种类似的东西也感染了牵着那匹公马的两个马夫，他俩差一点儿要高傲地透不过气来了，他们觉得自己看守着这么好的一匹马在众人面前真露脸，瞧着吧，这匹公马随随便便不问好歹就会使人死于非命的。有某种与他们老爷狡黠的讥笑极其相似的东西在他们的眼神里闪现了出来。由于期待，他们也瞪大眼睛盯着大胆的来客会从那儿出来的那扇门。再说，那匹公马本身的表现也仿佛是早已同它的主人以及

那两个马夫合谋好了似的：它也露出骄傲和不可一世的样子，好像感觉到有那么几十双好奇的眼睛注视着它，因而也好像为自己不体面的名声而在众人面前大显其傲气，无异于一个不可救药的浪子为自己的罪恶勾当而感到自豪。倒像是它向那位敢于来冒犯它独立不羁的勇敢的来客发起挑战一样。

这位勇敢的来客终于出场了。因为让大家久候，有点不好意思，他匆匆忙忙地，一边往手上戴手套，一边连路也不太看地往前走去，走下门阶，只是在要伸手去抓那匹已经等了很久的公马的鬃毛时，他才抬起眼睛，但是，突然间他却迟疑不前，因为这时公马野性大发地跳起，后腿直立，被吓坏了的众人也都发出警告的叫嚷。年轻的客人向后退去，困惑地看着那匹大发野性的公马，只见它如同叶片一样地颤抖着，发狠地打着响鼻，凶恶地转动着充血的眼睛，不时地蹲下后腿抬起前腿，仿佛要带着两个马夫腾空而去。霎时间，年轻的客人完全不知如何是好；随后，由于稍稍的迟疑而略微涨红了脸，抬起眼睛向周围扫了一眼并望了望被吓坏了的女士们。

"一匹十分优良的马！"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从各方面看，骑着它一定会很愉快的，不过……不过，您知道吗？我嘛，我是不出游的了。"他向我们的主人绽开一个开朗坦诚的微笑，做出他的决定，这一微笑与他那张善良而聪慧的面庞很相称。

"我可以向您发誓说，终归我认为您是一位很出色的骑手，"拥有这匹无法骑乘的马的主人回答说，同时热忱地、甚至感激地与这位新来的客人握手，"正因为您一下子就认出，您要与之打交道的，是怎样一头野性十足的牲畜，"他又郑重地补充说，"不瞒您说，我在骠骑兵部队曾经服役二十三年，可是承蒙它的恩赐，我还是有幸被它摔在地上三次，也就是

说，我骑它几次，被它摔下几次。……这头白吃草料的畜生。坦克列德呀，我的朋友，这儿的人你都不喜欢；看来，你的骑手是某位伊利亚·穆罗梅茨[1]，可是他现在还一动不动地坐在卡拉恰罗沃村，而且正等着你老得掉光牙齿呢。嗯，把它牵走！别再让它吓人啦！把它牵出来不过是白费力气而已。”他结束他的话说道，同时得意扬扬地搓着他的两手。

应该指出的是，这匹名叫坦克列德的马只是白白让他饲养着，而没有带给他些许好处；此外，这位老骠骑兵善于采购马匹的好名声也都败坏在它的身上，他为这头白吃草料的无用畜生曾支付过难以置信的高价，拉它出来也只不过显示一下它的优美姿态……终归马的主人现在喜不自胜，因为他的坦克列德毕竟没有丧失它应有的身份，居然让另一位骑手甘拜下风，从而又为自己赢得新的不可言喻的荣誉。

“怎么，您不想去啦?”那位金发美女叫喊了起来，她非常需要她的 cavalier servant 这次能够陪她一起去出游。“难道您胆怯了吗?”

“当真是胆怯啦!”年轻人回答说。

“您是认真说的吗?”

“瞧您说的，难道您想要我摔死不成?”

“那么，请您赶快骑我的马吧：请别担心，它很温顺。我们不会耽搁的；眨眼的工夫就会重新备好鞍鞯的！让我来试试您那匹马；坦克列德总不会永远表现不礼貌的吧。”

说干就干！这位喜欢调皮的美女从自己的马鞍上一下子跳了下来，并且还在说着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就已经站在了我们跟前。

---

① 俄罗斯壮士歌中的勇士。

“如果您以为坦克列德会允许把您那副可恶的鞍鞯放在它背上的话，那么您可就是太不了解它了！何况我也决不会让您去摔个筋断骨折；要是这样，就太遗憾啦！”我们那位主人说道，同时故意装腔作势，在这种内心非常得意的时刻，根据他向来的习惯，总要给他的言语附加一种本来就已经够装模作样的而且十分熟练的、急剧的、甚至粗鲁的意味，这样一来，他认为能显示出他这个好心肠的人和老兵的风度，而且也应该能博得女士们的青睐。这是他的奇思妙想之一，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他喜爱的一个花招。

“喂，爱哭鼻子的小娃娃，你不想来试试吗？你可是非常想去的呀。”这位勇敢的女骑手一看到我，就朝坦克列德点了一下头，挑逗着对我说——其所以这样说，只不过为了没有白白从她的马上跳下来空走了一趟，既然我自己疏忽大意让她撞上了，那她岂能饶过我而不说几句带刺的话呢。

“你大概不会是这样的人，如同……嗯，有什么好说的，你是一个有名气的英雄人物，而且耻于表现懦弱；尤其是当大家都在看着你的时候，你这个漂亮的小随从。”她又补充了几句，还匆匆朝M夫人瞟了一眼，后者乘坐的马车正好停在距离门阶最近的地方。

当这位漂亮的女骑士来到我们跟前并打算要骑坦克列德这匹马的时候，一种憎恨和报复的情绪涌上了我的心头……但是，我说不出，在这位爱捉弄人的女子突然发出如此意外的挑战时，我是如何感受的。当我捕捉到她瞟向M夫人的目光时，仿佛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刹那间我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是的，那只不过仅仅是在刹那间，甚至比刹那间还要短促，犹如火药爆炸时的一闪；或者说，刹那间忘乎所以，我现在突然恢复过来的精神使我感到激奋，以至于让我突然想要一

下子完全彻底把我所有的仇敌一扫而光，当众报复他们，清算他们强加于我的一切，现在就让他们看看我是怎样一个人；或者说，在此刻有什么人通过魔力教会了我中世纪历史的知识，可是在这以前我对中世纪历史是一无所知的，于是在我昏乱迷惘的脑海里竟然浮现出骑士竞技场面，显贵、英雄、美人、荣耀与胜利者等等景象；在我的耳中响起了宫廷承宣官的喇叭声、佩剑相击的叮当声、人群中发出的欢呼声与鼓掌声，而在所有这欢叫声中夹杂着一颗担惊受怕的心的怯生生的呼喊，正是这呼喊比荣耀和胜利更甜蜜地慰藉着我那高傲的心灵，——我现在也说不清，那时是否在我的头脑里当真出现过所有这种种胡思乱想，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是否当时只是预感到行将冒出和无可避免的胡思乱想，不过，我当时听到，我的丧钟已经敲响。我的心一下子跳了上来，颤抖了一下，我如今已经不记得，我怎么一跳就蹦下了门阶并出现在坦克列德的跟前。

“您以为我会害怕的吗?”我鲁莽而高傲地大喊了一声，由于头脑发热而眼前模糊不清，激动得喘不上气来，脸烧得发红，滚烫的泪水流满两颊。“您就瞧着好啦!”紧接着我就用手抓住坦克列德的鬃毛，一只脚插在马镫里，这时人们还都来不及采取些行动来阻止我；就在这一瞬间，坦克列德后腿直立起来，猛地扬起它的头，用力一跳，从两个惊呆了的马夫手中挣脱出来，如同一阵疾风一样飞奔而去，众人只剩下惊叹和尖叫的份儿了。

只有天晓得，我是怎样在马的全速飞驰之间把我的另一条腿跨过马背的；同样让我弄不清楚的是，怎么我就没有丢掉缰绳。坦克列德驮着我跃过栅栏门，陡然向右转，顺着篱笆墙胡乱跑去，根本不管是否有路。只是在这一时刻，我才听见我身后五十多个嗓子发出的呼喊声，而这种呼喊声却在我几乎要停

止跳动的心中激发出如此得意和骄傲的情感，以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童年生活中的这一疯狂时刻。我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上，使我昏昏沉沉，淹没并制住了我的恐惧。我已经忘乎所以了。的确，现在即便想起这件事情来，总觉得这一切仿佛是或真的是一种骑士的行为。

不过，我的这种骑士行为开始与结束加起来也只不过是瞬间的事，甚至比瞬间还短暂，否则我这位骑士可就要倒霉啦。而且至今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得救的。骑马嘛，我当时还是可以的：别人曾经教过我骑马。但是我那匹德国马与其说是一匹坐骑，倒不如说与一只绵羊相似。不用说，如果坦克列德得空的话，它就会把我摔到地上；但是，它只跑了五十来步，就突然被路上的一块大石头吓坏了，随即急忙往后边一退。它在飞速行进中蓦地转身，正所谓，贸然转了一个非常非常陡的弯，以至于给我留下了至今我都无法解答的问题：我当时怎么竟然没有如同一只皮球一样从马鞍上滚落下来，抛出三俄丈[①] 远，摔得粉身碎骨，而坦克列德做出那样陡的转弯竟然也没有扭坏它的腿。它向后朝门口奔去，狂暴地摇摆着它的头，拼命左蹦右跳，疯狂得如同醉酒一样，胡乱把腿踢向空中，每一次跳跃都想要把我从它背上甩下去，好像我就是跳到它背上去的一只猛虎，而且还把利齿和尖爪刺进了它背上的肉里。再有一瞬间——我就会从它的背上被飞也似的抛出去了，我差不多已经要掉下来了；但是，就在这一刻，已经有几个骑马的人飞奔过来救我。其中有两人堵住了通往田野的道路；另外的两个人跑得距离我非常非常之近，差不多都要挤压住我的腿，他们从坦克列德的两侧依靠自己马匹的肋部进行夹击，并抓住了坦克列德

---

①　一俄丈等于二点一三四米。

的缰绳。几秒钟之后，我们已经回到了门阶跟前。

人们把我从马上抱下来，这时我的脸色苍白，口里也只有一口气了。我浑身还抖个不停，好像一根小小的草梗在风中颤动，坦克列德也一样，它站在那里，全身都往后缩，仿佛四只蹄子都踩进了地里，一动也不动；它鼻孔通红，冒着热气，呼呼地喘息着，全身还像叶片一样在微微抽搐颤动，立在那里发呆，仿佛由于没有惩罚我这个小孩子的胆大妄为而受到侮辱、而为此生气。这时我的周围响起了阵阵慌乱、惊愕、担心的叫嚷声。

在这一时刻，我的迷惘的目光与 M 夫人的目光相遇，她面无血色，显得十分焦急不安，于是——我不会忘记这一瞬间——霎时间我的脸像火烧一样热辣辣的，涌上了一阵红晕，涨得通红；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啦，但是为自己这种感触而局促不安和惊慌失措，我怯生生地把目光投向地面。但是我的这种目光被人们看到了，被大家觉察出来并被他们暗中发现了。于是大家的眼睛全都朝着 M 夫人望去，接着，由于全然没有料到会惹得全体在场人们的注意，M 夫人自己突然如同一个孩子一样羞红了脸，这完全是出自于某种不由自主的、稚气的情感，这时，尽管很笨拙，她还是尽量用笑声来勉强掩饰她的脸红……

所有这一切情况，在旁观者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但是，正在这一时刻，一种稚气十足而又出人意外的怪异举动把我从人们的哄堂大笑中解救了出来，赋予我这次冒险行动以特殊的色彩。这场乱子的肇事者，那位迄今为止一直是我死敌的女子、捉弄我的美人，突然朝我奔来，拥抱我，亲吻我。想当初，当她瞥了一眼 M 夫人，然后向我挑衅的时候她根本不相信她的眼睛会看见我竟敢于应战。当我在骑上坦克列德飞奔的时候，

她差一点儿没有因为害怕和良心的谴责而断气死去；这时，当这一切已经结束，而且特别是，当她同别的人们一样捕捉到我投向M夫人的目光、我的窘态、我突然羞红的脸；而且当她终于凭借自己轻狂脑瓜儿中浪漫主义情趣在这一时刻萌生某种新颖的、隐秘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想法时，——总之，现在，当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她因为我的“骑士行为”而如此欣喜若狂，禁不住向我扑了过来，把我紧紧搂在她的胸前，深受感动，为我感到自豪和高兴。过了一会儿，她向聚集在我俩周围的所有人抬起她那稚气十足而又神色凛然的俊俏脸庞，那脸上还闪闪颤动着两颗小小的泪珠，她用从来未曾有过的严肃庄重的声音指着我说道：“Mais c'est très sérieux, messieurs, ne riez pas!”① ——然而她竟然没有发现大家像着了魔似的站在她的面前，欣赏着她那得意扬扬的喜悦之情。她的这种出人意外的、迅捷的举动，她的这副严肃认真的脸庞，她的这种纯朴的天真无邪，她的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里饱含着迄今为止无人料到的发自内心的热泪，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她身上意想不到的离奇的事，因此，人们站在她面前都受到她的目光、快速而热烈的话语和姿态的震慑，仿佛受到电击一样。好像没有人能够把视线从她的身上移开，大家都怕错过她神采飞扬的面孔上这罕见的时刻。甚至连我们的主人也都涨红了脸，红得如同郁金香一样，人们都肯定说，仿佛听到他后来承认，他“至感羞愧”的是，他当时几乎在那片刻时间爱上了他的这位十分漂亮的女客。这样一来，不用说，我就成了骑士，成了英雄。

① 法文：但是，这是非常严肃的，先生们，请不要笑。

“德洛热！托根堡！”[1]周围响起了喊声。

接着又是一阵鼓掌。

“好样儿的，我们的下一代！”主人补充说了一句。

“但是，他得去，他一定得同我们一起去！”我的那位美人喊叫起来，“我们能给他找到、而且一定应该给他找到一个座位。他得坐在我身边，就坐在我的膝上……不对，不对！我说错啦！……”她赶忙改正她的话，哈哈大笑起来，而且一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她就再也无力制止她的笑声了。但是，她一边笑着，一边温情地抚摸着我的手，竭力对我表示亲切，免得我感到屈辱。

“一定得让他去！一定得让他去！”有几个人也附和着说，“他应该去，他已经为自己争得了一席座位。”

接着，转眼间事情就妥善解决了。那位原先曾让我同金发美女结识的老姑娘经不住全体年轻人纷纷请求，让她待在家里，把她的位子让给我，尽管她极其懊丧，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她面带笑意，暗自却气得发狠。老姑娘经常尾随左右的她的保护人、过去是我的仇敌而刚才成为我朋友的这个女子，此时还对老姑娘叫嚷说，她很羡慕老姑娘，说她自己也很高兴同她留在家里的，因为马上就要下雨，我们全都会淋得透湿，一边说着，一边已经骑在她那匹性急的马上，像小孩子似的哈哈笑着奔跑起来。

她预言要下雨的事果真应验了。一小时过后，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们的这次出游也随之泡了汤。大家只得一连几个小时在乡间的茅屋里等待大雨过去，在雨后湿漉漉的时刻返

① 分别是席勒（1759—1805）叙事谣曲《手套》和《骑士托根堡》中的人物。

家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时我冷得发抖。正当我们就要准备动身时，M 夫人走到我跟前，她见我只穿着一件开领的短上衣，感到很惊异。我回答她说，我没有来得及带雨衣。她拿出一枚别针，把我衬衣的领子翻起来用别针别得高一点儿，并从她的颈上取下她的那条鲜红色薄纱巾围在我的脖子上，免得我的喉咙着凉。这一切她都做得很匆忙，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向她表示感谢。

但是，我们回家后，我却在小客厅里找到了她；她正同那位金发美女以及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坐在一起，他就是那个今晨不敢骑坦克列德反而博得骑马师美誉的人。我上前致谢并送还纱巾。在经历了这次冒险行动之后，我仿佛感到心里很愧疚；现在我只想尽快躲到楼上，好在那里有时间把一切事情都仔细认真地思考和判断一番。当我送还纱巾时，我的脸照例又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

"我敢打赌，他原本非常想把纱巾给自己留下来的，"年轻男子笑着说道，"从眼睛的表情看得出来，他舍不得同您的纱巾分手呢。"

"是这样，正是这样！"金发美女附和着说道，"好样的！哎呀呀！……"她脱口而出，明显地表示遗憾，并摇摇头，然而看到 M 夫人严肃的目光后，她适时地住口不再说下去，M 夫人不想让玩笑开得太过分。

我赶忙退了出来。

"瞧你，也真是的！"这个爱挑逗人的女子说道，她在另一间房子里赶上我，并友善地抓起我的两只手。"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那条围巾，那么你干脆就不要还她就是了。你就说，你把它不知放到什么地方，事情也就了结啦。你可真是的！连这种事都不会干！真是乖得可笑！"

于是，她用一只手指轻轻地捅了一下我的下巴颏儿，她笑我的脸如同罂粟花儿一样红了起来：

“要知道，我现在是你的朋友，——对吧？我们之间的敌对状态已经结束，是吧？是，还是不是？”

我笑了起来，并默默地握紧她的手指。

“嗯，这就对啦！……为什么你现在这么苍白，而且还在颤抖？你着凉了吗？”

“是的，我有点不舒服。”

“哎呀，可怜的小家伙！这是由于感受太强烈啦！你知道吗？不要等晚餐了，你最好去睡觉，睡上一夜就会好的。我们走吧。”

她把我领到楼上去，对我照看得没完没了。留下我一个人脱衣服的时候，她跑下楼去给我取茶，并且亲自给我端来，那时我已经躺下。她还给我带来一床暖和的被子。所有这些对我的看护和关怀使我十分惊讶和感动，要不就是一整天的感受、出游、发烧等等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情绪；分手的时候，我如同拥抱一个最温存亲切的朋友一样，如同拥抱一个最亲近知己的朋友一样，紧紧地而且热烈地拥抱了她，于是，所有的感受一下子就又涌向我已经松弛下来的心；我依偎在她的胸前，差一点没有哭起来。她觉察到了我的这种强烈的兴奋之情，于是，似乎我的这位爱淘气的美人自己也多少有点感动了……

“你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孩子，”她用她那双温和的眼睛看着我低声说道，“请你不要生我的气，好吗？你不会再生我的气了，是吧？”

总之，我们成了最亲密、最忠诚的朋友。

当我一觉睡醒的时候，时间还很早，不过，灿烂的阳光已经洒满了我的屋子。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身体完全康复，而且

精神也十分饱满，仿佛昨天没有发过烧似的，不但如此，现在反而觉得，自己有不可言状的高兴。我回想起昨天的事，于是我觉得，如果此刻我能够像昨天一样与我的新朋友、与我们的金发美人相拥抱，那么我会献出我全部的幸福；但是，此时还很早，人们仍在睡梦之中。我很快把衣服穿好，下楼走到花园里，并从花园向小树林走去。我悄悄地钻进树木浓密的地方，那里树脂的气味很强烈，投向那里的阳光显得十分喜人，仿佛它能够从这里、那里随意穿透茂密的树叶而感到高兴。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不知不觉之中我越走越远，终于从小树林的另一端出来，走到了莫斯科河的河边。它在山下流过，在前面大约有二百步远。在河的对岸，人们正在割草。我出神地看了起来，看那整排整排锋利的长柄大镰刀随着割草人的每次挥动，齐整地闪出亮光，然后，紧接着如同火蛇一样，突然又消失了，仿佛躲到了什么地方；看那一大堆一大堆浓密的被从根部割下的青草飞到一边，码在又直又长的田垄上。我已经不记得我在那里默默地观看了多长时间，当听到小树林中距离我大约二十步远的地方、在一条靠近通往主人家住宅大道的一条林间小路上马的响鼻声和它用蹄子不耐烦地刨地的声音时，我蓦地惊醒过来。我不清楚，是骑马人刚一驶来并把马停下我就听到了呢，还是声响早已传到了我耳朵里，却只是轻轻振动耳膜而没有打断我的种种遐想。我怀着好奇之感走进小树林，只走了几步，就听到了说得很快却又很低的说话声。我又往前走得更靠近一点儿，小心谨慎地把紧靠林间小路边上最前面灌木丛的枝条拨开，一看就惊得我往后一跳：在我的眼中闪现出那件我很熟悉的白色连衣裙，在我的心中回荡着一个女子的柔和声音，像音乐一样悦耳。原来这是 M 夫人。她站在骑在马上的一个男子的旁边，

那个男子对她正匆忙地说着话；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认出这个男子就是H先生，也就是还在昨天早晨就已经离去的那个年轻人，而M先生还曾张罗着为他送行。那时人们还说，他要到非常遥远的俄罗斯南方某个地方去。因此，当我看见他这么早就又在我们这里，并且独自一人还同M夫人在一起时，我感到非常吃惊。

M夫人兴奋而且激动，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她的面颊上还闪烁着泪花。那个年轻的男子从马鞍上俯身拿着她的一只手并亲吻着。我所看到的，是他俩告别的那一时刻。他们似乎相当匆忙。最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封已经封好了的信，递给M夫人，用一只臂膀搂抱住M夫人，还像原先那样没有下马，长时间使劲地亲吻着她。过了一会儿，他把马一击就如同箭一般地从我身边飞驰而去了。M夫人有几秒钟时间目送他远去，然后忧郁而心事重重地往回家的路上走。但是，才在林间小道上走了几步，突然仿佛清醒过来一样，又匆匆拨开灌木丛，穿过小树林向前走去。

我走在她的身后，为我所看到的一切深感慌乱和诧异。我的心仿佛受到惊骇一样跳得很厉害。我好像处于一种麻木不仁和晕头转向的状态；我的思绪都凌乱无序了；不过，我还记得，当时不知为什么我非常难过，简直难过至极。透过碧绿的树木，她的白色连衣裙在我前面时隐时现。我机械地跟在她后面，不让她在我眼前消失，可是又提心吊胆怕被她发现。她终于走出小树林来到通往花园的小路。略等片刻，我也走出了小树林；但是，我惊异不置的是，我发现小路的红色沙地上有一封封好的信，我一看就认出，——这正是十分钟前递到M夫人手里的那一封。

我把它捡起来：信封的两面都是空白，没有写姓名地址；

信封看上去并不大，但却又厚又重，好像里面有三页或者更多的信纸。

这封信是怎么一回事？无疑，它该会说明全部秘密之所在。或许，这封信中讲的，是H先生在短暂、匆忙幽会中想要讲而未能讲出的话。他甚至连马都没有下……他是急着要走呢，或者，可能，在告别的时刻，他怕不能自持，——真是天晓得……

我站住了，没有走上通往花园的小路，把这封信扔在小路最显眼的地方，并目不转睛地望着它，我估计M夫人发现她丢了信，会回转身来找它。但是大约等了四分钟，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就又捡起我拾到的东西，放进我的口袋，放开脚步追赶M夫人。到了花园里我才赶上她，她正走在那条大的林阴道上；她迈着快捷、匆忙的步子直接往家里走，但是心事重重地低头看着地面。我不知道此时我该怎么办。走上前去把信交给她？但是，这样做无异于告诉她说，我一切都知道，我看到了一切。我只要一开口，我就会露馅儿。那么，以后我还怎么与她见面呢？她还会怎样看我呢？……我一直在期待着她猛然想起，发现她丢了信，从原路回转来找它。那时，我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把信丢在大路上，她就可以拾到它。但却不是这样！我们这时已经来到住宅跟前；大家已经看见她了……

这天早晨，仿佛故意与人为难似的，差不多大家都起得很早，因为还在昨天，由于出游不顺利，大家就又策划了我不知道的一次新的出游。大家已经做好出发的准备，现在正聚在凉台上吃着早饭。为了不让人们看见我同M夫人同时来到，我拖延了大约十分钟，绕过花园，从另一边向住房走去，比M夫人迟到很多。她在凉台上来来回回地踱着步，脸色显得苍白而惊慌，两只手臂交叉放在胸前，根据这一切情况看来，显然

她在自我振作起来，并强行压制自己心头痛苦而绝望的烦恼，这种烦恼表露在她的眼神中、她的步态中、她的一举一动中。有时她走下台阶在花坛之间朝花园方向走上几步；她的眼睛急切地、贪婪地、甚至不加掩饰地在小道的沙土地上和凉台的地板上寻找着什么东西。毫无疑问：她突然发现她丢了东西，而且似乎以为，她把那封信丢在这所住房附近的什么地方，——不错，肯定是这样，她对此是确信无疑的！

有一个人，随后，还有别人，都相继发现，她脸色苍白，心绪烦乱。大家纷纷询问她的健康情况，纷纷对她表示遗憾和怜惜；她得用玩笑应付过去，面带笑意，装出一副欢快的样子。偶尔她向站在凉台一端的丈夫望上几眼，后者正在同两位女士谈着话；与此同时，这个可怜的女人又像第一个晚上，她丈夫来到时，那样颤抖和发窘。我将手伸进口袋并紧紧地捏着那封信，站在远离大家的地方，祈求着命运帮忙，让 M 夫人看见我。我很想，哪怕用我的眼神给她一点儿鼓舞，让她放心下来；我也想顺便偷偷地对她说点儿什么。但是，当她偶然望了我一眼的时候，我却浑身颤抖了一下，随即垂下了眼睛。

我看出了她在受着折磨，我没有看错。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一秘密一无所知，除了我自己亲眼目睹和现在所讲述的情况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种关系，可能并不像初看起来所可能设想的那种样子。或许，那一亲吻，是告别的亲吻，或许，那一亲吻，是最后的一次，是为她对自己的宁静和名誉做出了牺牲而赏给她的微不足道的回报。H 先生离去了；他或许永远地撇下她走了。最后，还有在我手里的这封信，——可是，谁又知道它里边说些什么呢？如何来判断，谁又能去责难呢？再说，无可置疑的是，这一秘密一旦突然被揭露，那将会是她的一场大灾难，是她生活中的晴天霹雳。我现在还记得

她那一时刻的脸色：简直再也不能继续忍受痛苦了。感觉到，明白无误地知道，确信无疑，如同等待着受刑一样挨着时间，再过一刻钟，再过一分钟，一切的一切就要暴露无遗；那封信总会被谁发现，被谁捡去了；那封信上没有注明收、发信的人，人们会把它拆开，那时……那时又将如何呢？有哪种精神上的折磨比她所面临的还要更可怕呢？她如今是在她未来的众多法官之间来回走动着。霎时间，他们那些笑脸相迎和阿谀奉承的面容就将变得严厉和无情。她将在他们的脸上看到嘲笑、愤怒和冷酷无情的蔑视，而随后，她所面临的，就是她余生的永无尽头的、黑沉沉的长夜……不错，当时我并没有如同我现在所想的那样理解所有这一切情况。当时我只能猜测和预感到她的某种危险，并为我甚至还不明白就里的那种危险感到心痛而已。但是，不管在她那隐秘的事情背后究竟蕴藏着什么，——但是在我亲眼目睹了的、以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她的那些痛苦至极的时刻就足以抵偿许许多多东西，如果说有什么需要抵偿的话。

这时响起了呼唤人们动身去出游的欢快叫嚷声；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忙碌起来；四面八方都传来活跃欢快的说话声和笑声。两分钟后，凉台上已空无一人。M 夫人终因觉得自己身体欠佳而放弃了这次出游。谢天谢地，大家都忙于出发的事，也就无暇用问寒问暖的关切话语来烦她了。留在家里的人并不多。M 夫人的丈夫对 M 夫人说了几句话；她回答说，今天她就会恢复健康的，让他放心好啦，她没有必要卧床，她要到花园里去，独自一人……同我在一起……紧接着瞥了我一眼。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到幸福的了！我高兴得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我俩就走在去花园的路上。

她沿着不久前从小树林返回时走过的那几条林阴道和小路

走去，本能地想着自己原先走过的路，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盯着地面，根本不答理我，或许她已经忘记我是同她走在一起的。

但是，当我们差不多已经走到我拾到那封信的地方，并且也是路的尽头时，M 夫人突然停步不前，她用少气无力、愁苦迟滞的声音说，她觉得不舒服，她要回去。但是，当她走到花园的栅栏前面时，她又停下了脚步，她想了片刻时间；她的双唇上露出了绝望的苦笑，接着，浑身显得疲惫无力和备受折磨的样子，她终于决定不顾一切，听天由命，默默地返回到刚刚走过的路上，甚至也忘记给我打招呼……

我痛苦得心都要碎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向前走着，或者不如说，我带领她来到一小时前我听到马蹄声和听到他们俩谈话声音的地方。在这里，在靠近枝叶茂盛的榆树近旁，有一条整块石头凿成的长凳，长凳周围缠绕着常春藤，生长着野生的茉莉和蔷薇。（在这整片小树林里点缀着许多小桥、亭阁、山洞等等引人入胜的景物。）M 夫人坐在石凳上，无意识地瞥了一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奇异景色。过了一会儿，她打开书，一动不动地盯着它看，既不翻书页，也不往下读，几乎也没有意识到她在干什么。已经是上午九点半钟，太阳高高升起，在我们上空的蔚蓝、深邃的天际灿烂夺目地运行，仿佛在它自身的火焰里熔化着。割草的人们已经向前推进得很远很远：从我们这边河岸上只能勉强看到他们。他们身后连绵不断、没有尽头的垄上是割下来倒伏着的草，随着习习微风，这些青草的芬芳气味有时传到了我们这边。在我们身边还有一场永不停歇的音乐会，演奏音乐会的，是那些“也不

种，也不收"[1]、却如同鼓动它们羽翼的空气一样自由自在的飞鸟。仿佛在这一时刻，每一朵小花，每一根最不起眼的草茎，在散发着供祭祀用的馨香，对它的造物主说："父哇，我多么欢愉和幸福哇！……"

我瞥了一眼这位可怜的女子，只有她独自一人在这里，在这全部是欢乐的生活当中，却如同是一具僵尸：她的睫毛上一动不动地挂着因心疼欲绝而流出来的两大颗泪珠。我有力量能让这颗可怜的、已经死去的心灵得到复活，只是我还不知道要怎样做，怎样迈出第一步。我很为难。我上百次地想突然跑到她跟前去，然而，每一次，都有某种不可遏制的情感将我死死地禁锢在原地不动，而且每一次我的脸都要火一样地发烧。

突然之间，一个十分美妙的念头照亮了我的心。办法终于找到了，我仿佛得到新生。

"让我来给您采一束花来吧！"我用一种非常欢快的声音说，令M夫人蓦地抬起了她的头，并且凝神看了看我。

"你去采吧。"她终于用微弱的声音开口说道，略略露出了一点儿笑意，接着又马上把她的头垂到书本上了。

"说不准，他们也要到这里来割草，到那时就没有花可采啦！"我叫嚷道，同时高高兴兴地跑开去采花。

很快我就采撷了一束花，这花束普普通通，显得很寒碜。如果拿到房间里去，那会让人感到不好意思的；不过，当我采摘它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欢快呀！野蔷薇和野茉莉是就地采撷到的。我知道，在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处黑麦已经成熟了的田地。我就跑到那里去摘矢车菊。我把矢车菊和长长的黑麦麦

---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穗混杂在一起，黑麦麦穗我挑选的是看起来最金黄、最壮实的。就在这里，不太远的地方，我还碰巧找到了整整一大簇勿忘我花，于是我的花束就开始充实起来了。接着，在田野里又找到了蓝色的风铃草花和野石竹花，而黄色的睡莲，则是我跑到紧靠河水的岸边采来的。最后，当我已经快要回到原地的时候，顺路到小树林去了一小会儿，好在那里弄一些鲜绿色的掌状槭树叶片，并用它们把花束包裹起来，偶然，我又碰见一大片蝴蝶花，十分幸运的是，蝴蝶花附近茂密葱翠的草丛中藏着一朵小小的紫罗兰花，它散发着芬芳的香气，花瓣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花束终于采成了。我用细长的草捻成绳，并用它把花束扎起来；我又小心翼翼地把那封信插在花束里，用花朵把它掩盖起来，——但是，只要赏脸，哪怕对我的花束稍微留意一下，就很容易发现那封信。

我捧着这束花向 M 夫人走去。

在路上，我觉得信放得太显眼；就把它重新藏得深些。向 M 夫人走近时，我再一次把信往花束深处插，最后，差不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突然把信更深地往花束里插进，以便从外面看上去信的痕迹一点儿也不见了。我的两颊烧得如同一团火。我真想用双手把脸掩盖住并立即跑开，可是，她瞥了一眼我的花束，其神色仿佛完全忘记我是去为她采花来着。她机械地、差不多连正眼也不屑一顾似的把手伸出来拿走了我献上的花，只是顺手就把它放到石凳上，倒像我把花递给她就是为了让她随便搁在一边似的，接着她又埋头看她的书，好像看得很入神的样子。由于未获成功，我几乎要哭起来。“但愿我的花束就放在她身边才好，”我这样想着，“但愿她不会把这束花忘得一干二净！”我在不远处的草地上躺下身来，头枕在右手臂上，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不过，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

她，我在期待着……

大约过了十分钟，我觉得，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突然之间，一件极其幸运的意外的事帮了我的大忙。

这就是，飞来一只金黄色的大蜜蜂，它是乘着一阵和煦的微风飞来给我带来好运的。它先在我头顶嗡嗡叫个不停，随后又朝M夫人那里飞去。M夫人用手挥了一两次，想把它轰走，可是蜜蜂却像有意惹人更烦心似的，总不飞开。M夫人终于抓起了我的那束花，并用它在自己面前挥动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藏在花里的那封信掉出来，落在M夫人打开的书上。我浑身战栗了一下。她有一小会儿惊奇得哑口无言，看看信封，又看看拿在她手里的花束，仿佛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蓦地她涨红了脸，一下子奋激起来并瞥了我一眼。但是我已经截获了她投来的目光，于是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假装睡着了；这种时刻，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面对面看她的。我的心紧缩起来，突突地跳着，就像一只小鸟被村里的鬈发顽童抓在手里一样。我不记得我闭着眼睛躺了有多长时间；大约两三分钟。我终于大着胆子睁开眼睛。M夫人正贪婪地读着信，从她两颊上的红晕，从她泪花闪闪的眼睛，从她容光焕发的面孔，以及她面孔上每根线条都颤动着的喜悦之情，我不难猜出，这封信是她的幸福所在，看得出，她的烦恼、痛苦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折磨人的甜蜜感涌上我的心头，我再也难装模作样下去……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时刻！

突然，距离我们还很远的地方传来了喊声：

“M夫人！Nathalie！Nathalie！①”

---

① 法文：娜塔莉！娜塔莉！

M夫人没有回答，只是很快地从石凳上起身，走到我跟前，俯下她的身子。我感觉到，她正在凝视着我的脸。我的眼睫毛开始颤动起来，但是忍住没有睁开眼睛。我竭力保持住呼吸的平稳与均匀，但是，心却慌乱地怦怦跳着，使我感到喘不过气来。她呼出的炽热气息使我的脸颊发烫；她越来越近地凑向我的脸，仿佛在探究它一样。终于，她的亲吻和她的眼泪落在我的手上，落在我那只放在胸前的手上。她亲吻了它两次。

"Nathalie! Nathalie! 你在哪里?"又一次传来了喊声。这一次喊声已经离我们很近。

"就来!"M夫人用自己圆润而又银铃般清脆的声音说道，但是她的声音却由于哽咽变得低沉、颤抖，而且低得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听到它，"我就来!"

霎时间，我的心终于不再受我的控制，仿佛将它全部的血液都送到了我的脸上。也就正在这一瞬间，一个快捷、滚烫的亲吻灼热地印在我的双唇上。我轻轻地惊叫了一声，随即睁开眼睛，但是，昨天她借给我用的那条轻薄纱巾立即落在我眼睛上，——仿佛是她想以此来为我遮挡阳光。我只听到她匆忙离开的沙沙脚步声。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

我从自己眼睛上扯下她的围巾并亲吻起来，高兴得忘乎所以；几分钟间我乐得像一个疯子！……我有点透不过气来，两只胳膊肘支在草地上，无意识地、一动不动地放眼向前面望去；望着周围有田地点缀着的斑斓小冈丘；望着弯弯曲曲环绕那些冈丘远远流去的那条小河，就目力所及，它又蜿蜒流过新的一些冈丘和村庄，那些冈丘和村庄在耀眼的阳光下点点斑斑地闪烁着；望着远处影影绰绰、如同在炽热的天空尽头冒着烟似的蓝蓝的森林；望着、望着，于是，这幅如画一般的景色引发的肃穆、恬静的气氛，这种甜蜜的沉寂，渐渐地平息了我激

荡不安的心潮。我开始感到轻松起来，呼吸也顺畅些了……但是我的整个心灵不知为什么仍然处于沉闷而又惬意的惆怅之中，好像领悟到了什么，又仿佛有了某种预感。我那颗惊悸不安的心仿佛胆怯而欢快地猜测出某种东西，由于企盼而微微地战栗着……接着，我胸膛突然激荡起来，开始疼痛，仿佛有什么东西刺穿了它，于是，泪水，甜蜜的泪水，就夺眶而出。我用双手捂住了脸，全身像小小的草茎一样颤抖着，不可抗拒地沉浸于我心灵前所未有的领悟和我心窍破天荒第一次的开通，沉浸于我天性还处于蒙昧状态中的首次觉醒……我最早的童年时期随着这一刻的来临结束了。

…………

两小时后，当我返回到屋里时，就没有再找到 M 夫人：由于要处理某种突然发生的事，她随丈夫到莫斯科去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同她见过面。

舅舅的梦

（莫尔达索夫城志书片断）

第一章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莫斯卡列娃当然是莫尔达索夫城的第一夫人，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她那副神态，仿佛无求于任何人，而恰恰相反，所有的人却有求于她。不错，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喜欢她，更有甚者，很多人从心眼儿里憎恶她；不过大家都惧怕她，而这一点却正是她所需要的。这种需要就已经是一种手腕高超的标志了。比如说吧，为什么，她，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明明喜欢搬弄是非，喜欢得要死，而且如果头天晚上不打听到点儿什么新鲜事儿，就整宿不得入睡。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她偏偏善于摆出这样一种姿态，就是让你看上去，你连想也想不到，正是这位声名显赫的夫人恰恰是世界上或者起码是莫尔达索夫城天字第一号拨弄是非的能手呢？相反，种种流言飞语在她面前都应当销声匿迹；那些散布流言飞语的人们在她面前都该像小学生见到老师那样脸红和颤抖；至于谈话，不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最高尚的话题。比如说吧，她知晓莫尔达索夫城某某人极富轰动效应的重大丑事秘闻。这样的事，如果她在适当的场合讲出来，并且如果像她一向善于做的那样，将它们如此这般加以证实，那么就会在莫尔达索夫城引起一场震动，其威力无异于里斯本发生的

那次大地震[1]；与此同时，她却对这些丑事秘闻守口如瓶，除非是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讲，而且也不是随便讲，仅仅只讲给她那些最最亲密的女友们听。即使如此，她也只是吓唬一下，暗示一下，说她是深知内情的，而且她喜欢最好让某位先生或者女士长期处于恐惧之中，而不一下子置于死地。这才是智慧，这才是手腕！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总是以她的无可挑剔的 comme il faut[2] 卓尔不群，大家都拿她的这种 comme il faut 当做自己的样板。就其 comme il faut来说，在莫尔达索夫城没有哪个女子可以与她匹敌。比如说吧，她善于用一句什么话就把她的竞争对手击败，折磨至死，彻底消灭，这我们都是见证人；与此同时，她却又摆出一副姿态，好像她并没有觉察到自己竟说出这么一句话。而众所周知，这样的一种特点，已经是最上流的社会才有的了。总而言之，在玩弄这种种把戏上，她可是远远胜过皮涅蒂[3]本人。她交往很广。很多来访过莫尔达索夫城的人离开时都对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款待欣喜异常，而且甚至日后还同她书信往来，保持联系。有的人甚至给她写了诗，而她也骄傲地常把写给她的诗拿给众人看。有一个外来的文学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题词说是献给她的，并在她的招待晚会上朗读，获得了极佳的效果。一位德国学者专程从他德国的卡尔斯鲁厄来到莫尔达索夫城研究我省特有的一种长着犄角的蠕虫，还为这种蠕虫撰写了四卷四开本的专著；甚至连这位学者也为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热情接待和殷勤好客而陶醉，因此，一直到现在都从他

---

① 发生于 1755 年的里斯本地震毁掉城市的三分之一，有三万多居民死亡。——俄编注

② 法文：善于自持。

③ 意大利 18 世纪的魔术师，在欧洲颇负盛名。——俄编注

那遥远的卡尔斯鲁厄本土与她保持着既有礼貌而又合乎道德的书信往来。在某些方面，人们甚至拿玛丽娅与拿破仑相比较。不用说，这是她的那些仇敌开的玩笑，更多是为了丑化她，而并非当真那样认为。不过，在承认这种类比有些古怪的同时，我还斗胆提出一个天真的问题：请问当拿破仑爬得已经太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头脑发涨、忘乎所以了呢？旧王朝的维护者们认为这是由于拿破仑不仅不是出身王室，而且甚至也不是名门 gentilhomme[①] 的后裔；唯其如此，很自然，他终于为他自己的显赫高位吓坏了，从而才想到自己本应占有的真正位置。尽管这种猜测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俏皮话，它提醒人们记起古老法国宫廷的辉煌时日，不过现在让我大胆补充提一个问题：为什么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却从不头脑发涨、忘乎所以，而且永远能够在莫尔达索夫城保持她第一夫人的地位呢？比如说吧，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情况，当众口一词地说："嗯，在如今这种极其艰难复杂的处境中，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将怎样应付呢？"但是，这种极其复杂艰难的处境临头了，也过去了，又有什么呢，结果万事大吉！一切都依然如故，顺顺当当，甚至情况比先前还要好得多。比如说吧，大家现在还记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丈夫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②] 由于自己的无能和迟钝，激起前来视察的钦差大人的愤怒而被解职。大家都以为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会要垂头丧气，会低三下四，到处求情、央恳，一句话，她再不会展翅飞翔了。结果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很明白，无论如何求情也于事无补，于是她圆圆满满把自己的

① 法文：贵族。
② 玛丽娅的丈夫莫斯卡列夫的名字和父名。

事办好，这样就丝毫无损她在社交界的影响，而她的府第仍然继续被公认是莫尔达索夫城的第一府第。检察官夫人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安季波娃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死敌，虽然表面上是她的朋友，此时已在鼓噪自己的胜利了。可当人们看到很难使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感到窘迫不安，大家才恍然大悟，她的关系盘根错节，远远超出人们原先的预料。

既然说到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丈夫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就让我们把他的情况说上几句吧。首先，这是一个气宇不凡、身材伟岸的男子，甚至还是个恪守规矩、严于律己的人；不过到紧要关头却手足无措，茫然失态，不知如何是好。他威风凛凛，特别是系上白领带参加各种命名日庆祝宴会的时候。但是所有他的这种堂堂仪表，可惜只存在于他开口讲话之前。只要他一开口，那么，很抱歉，就只好把耳朵堵死，不要听他讲话才好。他与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根本就不般配；这是公众一致的意见。就连他能取得他现在的职位也仅仅是依靠他夫人出色的才干。按照我的偏颇的看法，他早就该到菜园子里去干轰麻雀的营生了。只有在那里，仅仅只在菜园子里他才能够给他的同胞们做出点儿毋庸置疑的真正有益的事。于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就出色地这样办了，她把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送到距离莫尔达索夫城三俄里的一个近郊乡下，她在那里拥有一百二十个农奴。顺便提一下，这就是她用以体面地支撑她那个府第高贵气派的全部产业、全部资财了。大家都很清楚，她之所以原先把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留在自己身边，其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当时还在职，还拿一份薪俸，而且……还有其他一些收入。一旦没有这些薪俸和收入，那么，因为他的无能和毫无用处，就立即被打发走了。大家为此都称赞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见解的明晰和性格的果断。阿凡纳西·马特

韦伊奇在乡下生活得很开心。我曾经顺路去看过他，并在他那里相当愉快地度过整整一小时。他一条一条地试着戴他那些白色领带，亲手擦他的皮靴，这倒不是因为他穷困，而仅仅是由于他热爱这门艺术，他喜欢他的皮靴保持着闪闪的亮光；他每日要饮三次茶，还非常喜欢上澡堂，不用说，他生活得很惬意。一年半之前我们这里发生的那桩丑闻，还记忆犹新吧？那是涉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与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夫妇独生女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的丑事。济娜伊达，毋庸置辩，是一个美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她已经二十三岁了，至今尚未出嫁。在她至今未嫁的众说纷纭的种种原因之中，有一条被流言飞语认定是主要的，那就是一年半之前济娜[1] 同县里的一个教书匠有过暧昧关系，这种传闻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平息下来。迄今为止人们还在议论着济娜写的一封情书，并且还说，这封情书似乎还在莫尔达索夫城中传阅。但是请问：究竟有谁看见过这封情书呢？如果这封情书曾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后来下落又如何呢？大家全都听说过这封情书，可是从来没有谁见过。起码我没有遇见过亲眼看到过这封情书的人。如若您就此事向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暗示一下，她简直不懂你在说些什么。现在您不妨设想一下，的确发生过那种事，而且济娜也当真写过一封情书（我甚至在想，事情必定是这样的），那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手腕可够巧妙啦！那样一件难堪丢脸的事竟被她抹了个干净！不留一点儿痕迹，不动声色！如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这种下流诽谤已经不屑一顾；与此同时，或许只有天晓得，为了挽救她独生女不容玷污的名誉，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怎样干的。而济娜之所以

---

① 济娜伊达的小名。

尚未出嫁，事情是明摆着的：这里能有什么好的未婚夫供人选择呢？要出嫁，济娜只能够嫁一个实权在握的王子之类。您可曾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样一个美人中的美人吗？不错，她很高傲，太高傲啦。据说，莫兹格利亚科夫正在求亲，但是未必能够成婚。莫兹格利亚科夫何许人也？不错，他年轻，长相也过得去，花花公子，拥有一百五十名没有抵押出去的农奴，彼得堡人。但是，要知道，首先，他头脑有点不正常。一个轻浮的人，一个多嘴多舌的家伙，装在脑袋里的是某些最新潮的思想！那一百五十名农奴又算得了什么呢？特别是这一百五十名农奴又掌握在满脑子新潮的人手里。这桩婚事是成不了的。

承蒙读者厚爱，现在读到的一切，是我出于感动在五个月之前写成的。我得承认，我对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多少有点偏爱。我原本很想为这位杰出的女士写一点儿类似赞美词之类的东西，并以与友人通信的形式将一切描述出来，就像从前那美好但幸亏已不复返的时光里《北方蜜蜂》[①]以及其他一些期刊所登载的戏谑书信一样。但由于我没有任何朋友，此外对文学又有一种天生的胆怯，写的东西也就作为文学试笔和闲暇时愉快而平静的消遣纪念搁置在书桌抽屉里。五个月之后，莫尔达索夫城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意外事件：这天一大早，K公爵进得城来，并且下榻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府里。K公爵这次莅临的种种后果是不可胜数的。虽然公爵在莫尔达索夫城仅仅停留了三天，但是短暂的三天给人留下的回忆却是致命性的和难以磨灭的。我不妨说得更进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公爵在我们城市引起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用说，讲

① 《北方蜜蜂》（1825—1864）的“杂拌儿”栏目中发表的杂文大多采用书信体形式。——俄编注

述这场大变化是莫尔达索夫城纪事中意义最重大的篇章。就是这一篇章，我经过犹豫不决和某些考虑之后，最终还是打定主意予以文学加工，并把它奉献给最受尊敬的公众来评判。我的这部小说中包含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及其全家在莫尔达索夫城的发迹起家、荣誉兴盛以至最终激动人心的衰落的引人入胜的全部史实①：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一主题是诱人的，值得去写。当然，首先需要解释一下：K公爵进得城来并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府上下榻，究竟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为此，当然也应该把K公爵本人交代几句。我会这样做的。何况这位人物的经历对于我们整个故事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

① 此处颇具讥诮意味地与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的盛衰记》（1837）相呼应。

第 二 章

我就从这位 K 公爵原是个糟老头子开始吧。你只需看看他，就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想法：他顷刻之间就会瘫倒在地，可见他衰老到何种程度，或者不如说，他已经老朽不堪了。在莫尔达索夫城，人们提到这位爵爷时，总会讲出非常非常怪诞的、最具奇幻色彩的逸事来。人们甚至还说，这个小老头儿神经已经不正常了。众人觉得特别奇怪的是，作为一个拥有四千之众农奴的地主，作为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人，如若他愿意，他本可在省里享有他相当重要的影响，可是他却隐遁在自己辉煌壮丽的庄园里，成了一名完全足不出户的隐士。大约在六年或者七年之前吧，当这位爵爷来访莫尔达索夫城的时候，很多人认识了他，并且都确信，他那时绝对忍受不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也全然不像是一个隐士。下面要谈到的，就是我所能了解到的有关他的确实可靠的情况：

当年自己年轻的时候，不过这可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这位爵爷光耀夺目地投入到生活里来，过起优游闲适、为所欲为的日子，追蜂逐蝶，还有几次到国外去居住，咏唱各种浪漫曲，讲语义双关的俏皮话，然而他却从来也没有显露出什么智力卓越超群之处。不用说，他早已把他的全部家产荡尽，到了老

年，他才突然发现，他几乎一文不名。有人建议他回到他的那个乡下去，因为那个农村已经开始被公开拍卖了。他启程前往，并来到莫尔达索夫城，在这里一住就是整整六个月之久。他非常喜欢这省城的生活，在六个月之中，他继续他那逍遥浪荡的生活，同省城的小姐们干出种种暧昧的勾当，于是也就把仅剩的钱财全部花光，真所谓囊空如洗了。加之他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当然，不用说，不能不带有某些特殊的爵爷的派头。这在莫尔达索夫城可是被当做上流社会固有特性的，因此，不但未被人引为缺憾，甚至反倒产生了很大效应。特别是那些女士们，她们由于有了自己的如此可爱的坐上客而经常处于极大的欣愉之中。存留下来的有趣的回忆是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吧，人们常常讲述说，这位爵爷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来装束打扮，好像他是若干个碎块拼凑而成的。没有人知道，何时何地他竟然破碎成这等模样。他戴假发、假须、假连鬓胡，甚至假短尖胡子。总之，直到最末一根毫毛，全都是假的，全都是贴上去的，全都是顶好看的黑色；他每天都要涂粉搽胭脂。人们说，他是用某种弹簧把脸上皱纹拉平的，而这种弹簧装置却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暗藏在他的假发里。人们还说，他穿着一件紧身靠，因为他少了一根肋骨，是在意大利一次寻欢猎艳时跳窗户不慎摔断的。他跛着左腿；人们又断言这条腿是假的，而真腿则是在巴黎的另一次猎艳奇遇中让人家给打折的，为此才给他安装了一条特制的软木假腿。不过，人们信口开河的事还少吗？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的右眼是玻璃制品，尽管制作非常精巧。牙齿也都是拼合而成的，有真有假。他要花上整天的时间用各种专卖的特制水洗浴，喷洒香水，涂抹香膏。不过人们还都记得，这位爵爷那时已经开始明显地衰老，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地唠叨。看来他走运的日子已经到了尽

头。大家都知道，他早就囊空如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他的一个近亲，一个长期侨居在巴黎的老朽不堪的老太太与世长辞。本来无论如何也无望从她那里获得遗产的，可巧，正好在老太太逝世一个月前，她的合法继承人却先她入土。于是我们这位爵爷完全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她的合法继承人。一处拥有四千名农奴的富丽堂皇的庄园，距离莫尔达索夫城正好是六十俄里，都全部归他一人所有。他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去彼得堡把自己的这些事务办妥当。我们那些女士为了给自己的客人饯行，捐资举办了一席非常丰盛的午宴。大家现在还记得，在这最后一次午宴上，我们这位爵爷令人迷醉地兴高采烈，说些双关的俏皮话，开玩笑，讲述最不同凡响的奇闻趣事，他还允诺尽快返回杜哈诺沃（他新得到的庄园)，并且许下诺言，只要他一回来，就将连续不断地举办各种节庆盛会、野餐会、舞会、焰火晚会等等。在他离去的整整一年里，女士们都十分焦急地企盼着她们这位可亲可爱的小老头儿，经常议论着他答应举办的那种种欢庆聚会。在期待中甚至还举办了出访杜哈诺沃庄园的活动。那里有一处贵族老爷古老的宅子和花园。园子里有修剪成雄狮形态的金合欢树；有人工堆砌而成的座座山丘；有多处池塘，其中漂荡着饰有木雕的土耳其吹笛人的小船；有各样凉亭；有各式游廊展厅；有供游乐享用的种种花样翻新的设施。

我们的爵爷终于回来了，但是令大家深为惊异和大失所望的是，他甚至没有顺路到莫尔达索夫城来一趟，在他的杜哈诺沃一住下来，便过起了十足的隐士生活。流传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不过从此时开始公爵的历史就变得云山雾罩、虚幻难测了。首先，人们都在说，公爵在彼得堡办的事并不顺当，有那么几个他的亲属，即他未来的继承人，以他痴呆为由，想寻

求对他施行某种监护，这大概是担心他又会把所有财产都挥霍干净。更有甚者，另有一些人补充说，那些未来的继承人甚至打算把他关进疯人院。但是，他的某个亲属，一位显赫的贵族老爷，仿佛出面替他说了话。他明白无误地向其余亲属证实说，这个可怜的公爵早已是一个半死不活和半真半假的人，大约不要太久整个人会死掉，那时用不着关入疯人院，家产也都会留给他们的。请让我再重复说一句：人们信口开河的事还少吗？特别是在我们莫尔达索夫城这样一座城市。据人们说，上述一切情况把公爵吓得要死，以至他的性格完全改变，并且一度竟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有几个莫尔达索夫城的人受好奇心驱使，曾驱车前去向他祝贺，但是要么根本就没有被接见，要么是受到了不正常的、十分奇特的接待。公爵甚至连自己过去的老相识都视同路人。人们断定说，他也并不想认他们。省长也去拜访过他。

省长带回来的消息是，公爵的确多少有点神智不清；随后，每当想起这次出访杜哈诺沃，省长总是露出满脸不快的表情。女士们都大声表示她们的愤慨。最后，人们终于探听到一桩至关紧要的事，那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控制住了公爵，天晓得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随同公爵一起从彼得堡回来；她身着一件印花布的连衣裙，手里总拿着一串钥匙；公爵像一个听话的小孩子一样，对她百依百顺，没有她的认可决不敢越雷池一步；她甚至还亲自动手给他洗澡；如同宠小孩子似的哄他，抱他，逗他；最后，正是她挡回了所有来看望他的人，特别是回绝了那些来访的亲戚们，他们为了刺探情况本已开始往杜哈诺沃进军了。在莫尔达索夫城里有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女士们，都纷纷议论公爵和那个女人之间不明不白的关系。还有人拾遗

补缺地说，除了上述种种情况之外，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还掌管着公爵的全部财产，对此她拥有无限权利并且独断专行；她对管家、奴仆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各项收入都要经她的手；不过，她将庄园管理得很好，因此农民们都庆幸自己交上了好运。至于说到公爵本人，那么打听到的情况是，他的日子几乎整天都是在修饰打扮中打发掉的，什么试戴各种假发呀，试穿各种燕尾服呀等等；其余的时间他就同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一起度过，同她玩纸牌，用纸牌占卜，他偶尔也骑上那匹温顺的英国种母马出去散步，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必定乘坐一辆篷车伴随他出游，因为公爵之所以乘马外出游逛，更多是为了卖弄自己，实际上他在马鞍上连坐都坐不稳。有时候人们也能看见他徒步外出，这时他身穿大衣，头戴一顶宽檐草帽，颈上系着一条女士们用的粉色围巾，右眼里夹着那颗玻璃假眼球，左手上提着一只草编的篮子用来采摘蘑菇、野花、矢车菊；那位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嘛，在这种时候也总是与他相随，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特意安排的仆人和一辆轻便马车，这都是为了防备万一。每当农民遇到他，就闪身站到路旁，脱帽，深深躬身致敬并问候说："你好，公爵大人！"公爵立即拿自己的长柄眼镜对准他，和蔼可亲地朝他点头亲切地对他说："Bonjour, mon ami, bonjour!"[1]反正诸如此类的种种说法在莫尔达索夫城不胫而走。人们对公爵无论如何都不能忘怀：毕竟他住得近在咫尺啊！突然有那么一个早晨，传闻说这位爵爷，一个隐居不出的人，一个大怪人，亲自驾临莫尔达索夫城，并且下榻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府上。可想而知，这传闻会引起多么普遍

---

① 法文："你好，我的朋友，你好！"

的惊异！惊慌和兴奋之情没完没了。大家都期待着能得到进一步说明，大家都奔走询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一些人则准备驾车去拜访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家都觉得公爵来访是千古奇事。女士们相互传递便条，便条在城里可说是满天飞，她们还都准备登门造访，还都派出女仆和丈夫打听消息。大家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公爵为什么不在别的什么人家里，却偏偏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府里下榻？比所有人都更加懊恼的，无过于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安季波娃了，因为，说起来公爵还算是她的一门远房亲戚呢。不过，我们要想让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答，就非得到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府上去不可，同时也敬请厚爱作者的读者一同前去。不错，现在还刚刚是早晨十点钟，但我相信，她不会拒绝接待她亲近的朋友们的。起码，她必定会接待我们的。

第 三 章

早晨十点钟。我们坐在位于博利绍伊大街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宅子里，并且正好是在女主人每逢庄重场合称为自己沙龙的那间房子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也有她自己的太太客厅。在这间被称为沙龙的房间里，地板漆得相当好，墙上贴的订购来的壁纸也满不错。颇为笨拙的家具多半是涂着红色油漆。房内有壁炉，壁炉上面是镜子，镜子前面摆着座钟，座钟上饰有那么一个品位不高的爱神像。窗户之间的墙壁上还有两面镜子，上面的镜套都已及时取下。在这两面镜子前，也有两座钟分别摆在小桌上。后墙根前安放着一架很出色的钢琴，这是专为济娜订购来的：济娜是一位女音乐家。在燃着炉火的壁炉旁散摆着几把安乐椅，尽可能摆得随便而富于诗情画意；安乐椅之间是小桌子。在房间的另一端摆着又一张桌子，一幅耀眼的白色桌布覆在上面；桌子上的银茶炊滚开的水正噗噗冒气，旁边整齐摆放着一套精致优美的茶具。照看茶炊和动手斟茶的事全由一位女士负责，她就是以远亲身份寄居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家中的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贾布洛娃。让我就这位女士交代几句。她是一个寡妇，年龄在三十以外，黑发女子，脸色鲜嫩，有一双活泼动人的深褐色眼睛。

总的来说，模样长得不错。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妇女，动不动就喜欢开怀大笑，颇有心计，不用说，也是个搬弄是非的能手，并能巧妙安排自己那些不大的事务。她有两个正在某地上学的孩子。她很想再找一个丈夫。她处事保持一种独立不羁的态度。已故的丈夫是个军官。此刻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正坐在壁炉旁，她的情绪极佳，穿着一件鲜绿色的很得体的连衣裙。她对公爵的到来高兴得要死，后者此时正在楼上进行他的装束打扮。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兴得甚至不想竭力掩饰她的欣喜之情了。在她面前有一个年轻人正搔首弄姿地显摆着自己，还活灵活现地讲着什么。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极想讨女听众们的欢心。这个年轻人二十五岁。他的风度本来可以说是不错的，不过他动辄欣喜若狂，而又过分追求幽默感，太爱说俏皮话。他衣着很考究，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长相也不难看。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他；他就是那个颇有希望的求婚者莫兹格利亚科夫先生。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自己觉得，这个年轻人的头脑多少有些空虚，但对他的接待还是非常好的。他正在追求她的女儿济娜。据他说，他爱济娜已经爱得发疯了。他不时地转向济娜，竭力想用他的各种俏皮话和他的欢乐博得她唇上的一个微笑。可是济娜对他显然很冷淡，漫不经心。此刻她正站在钢琴旁边，用自己纤细的手指翻弄一本日历。她属于这样一类女人，她们只要在社交场合一露面，就会使满座为之惊异和倾倒。她漂亮到了极点：高挑的身材，一头黑油油的秀发，一双美妙的、几乎是乌黑的眼睛，体态匀称优美，胸部丰满，令人叹为观止。她的双肩和两臂具有古希腊罗马雕像那样的端庄和秀丽，她的小腿令人迷醉，她的步态有如王后那样雍容大方。今天她略显苍白；唯其如此，才衬托出她那有着惊人之美的丰润红唇，红唇之间小巧可爱的洁白牙齿，

齐齐整整，如同串在一起的珍珠一样闪闪发光，您只要对它们瞥上一眼，就将三天也梦寐难忘。她的表情端庄冷峻。莫兹格利亚科夫先生仿佛害怕她那凝神注视的目光；起码，每当他朝她瞥上一眼，就会感到不太自在。她的举止表现出傲气和随便。她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色细纱连衣裙；白色对她非常适合，不过无论什么色调对她总是适合的。在她的一个纤细的手指上套着一个用某人的头发编成的指环，就其颜色来看，显然不是用她妈妈的头发编成的；莫兹格利亚科夫从来也不敢问她：这是谁的头发？这天早晨，济娜似乎特别寡言少语，甚至有些忧郁，仿佛有什么心事。然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却准备无休止地说下去，虽然她有时也用某种特殊的、疑虑的目光瞅瞅女儿，但这也不过是偷窥一下罢了，好像她也有点怕女儿。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①]，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唧唧喳喳地说道，"我高兴得都要爬出窗户向所有的人、向每一个过路的人大声叫喊了。更不用说您比答应的日子提前了两个星期，给我们，也就是说给我和济娜来了个意外惊喜；这是不言自明的！我高兴得要死，因为您把这位可爱的公爵带来了。您可知道，我是多么喜欢这个可爱的小老头儿啊！不过，不，不！您不会理解我！你们这些年轻人，无论我怎么说，要你们相信，你们也不会理解我为什么会欣喜若狂！你们知道吗，在过去的那些年月，也就是六年以前，济娜，你还记得吗，那时他对于我来说，是怎样一个人吗？不过，我倒是忘了：你并不记得，你那时正在姑妈家……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都不会相信的：我当时是他的引

---

① 莫兹格利亚科夫的名字和父名。

路人、姐妹、母亲！他如同一个小孩子一样顺从我！在我们的关系中有过那种天真的、柔情脉脉的和使人高尚的东西；甚至类似田园诗的某种东西……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叫它才好！这就是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怀着感激之情记得我的这个家，ce pauvre prince![1]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可知道，或许您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正是您救了他！这六年来我想到他总是很痛心。您不会相信：我甚至做梦都梦见他。据说，那个害人的女妖精施魔法迷住了他，毁了他。但是您却终于从她的魔法下把他解救出来！不，应当利用这次机会使他完全彻底地获救！不过，现在请您再给我讲一遍，所有这一切您是怎样得手的呢？请您把您与他相遇的全部情景仔细描述一番。前不久我匆忙中只顾听些主要的事实，可是要知道，所有这些细节，这些细枝末节，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精髓呢！我非常喜欢详情细节，甚至遇到最重要的情况，我首先注意的也是细节……再说……他现在还忙着修饰打扮呢……”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再说也还是我曾经说过的那些了！”莫兹格利亚科夫欣然紧接着回答说，其实他心甘情愿哪怕再讲上十次，这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我驾车走了整整一夜，不用说，整整一夜我都没有睡觉。您可以设想，我是多么急于赶路哇！”他转向济娜补充说道，“总之，为了赶路，在各个驿站我大喊大叫，破口大骂，要他们给我马，甚至不惜要蛮发狠；如果把这一切写成书予以出版，将是最新潮的一整部长诗呢！不过，言归正传！早晨六点整我的车驶进最后一个驿站，伊基舍沃。我冷得全身发抖，但也没有心思去进屋暖和暖和，就大声叫喊：‘备马！’我把那个抱着婴儿喂奶的驿站长女

① 法文：这位可怜的公爵！

人给吓坏了。现在说不准她的奶水可能也给我吓回去了……日出的景观是迷人的。您知道，寒冷的雪粉红光映照，银光闪烁[①]但是我一切都顾不上；总之，拼命赶我的路！马是我抢来的，从一个六品文官手里夺过来的，为此差一点儿挑起一场决斗。人们告诉我说，一刻钟前，有一位公爵驾着自己的马车从这个驿站驶出去了，他是在这里过的夜。我似听不听地乘上车，仿佛挣脱了缰绳，一路飞奔起来。就如同诗人费特在一首哀歌中所写的那样。正好在离城九俄里处，在朝斯韦托泽尔斯克荒原拐弯的地方，我看见发生了一桩惊人的事。一辆大型轿式旅行马车侧着倒在路上，车夫和两个仆人呆站在马车前不知该怎么办，而从翻倒的马车里传出撕心裂肺的呼喊和号叫。我本想打马从旁边驶过去算啦：你就躺你的去吧；我又不是这个教区的人！但是仁慈之心占了上风，正如海涅所表达的那样，这种仁慈之心处处都要插上一杠子[②]。于是我就停了下来。我，我的仆人谢苗，车夫，他也有一副俄罗斯人的好心肠，一齐赶忙上前去帮忙，就这样，六个人终于把马车扶了起来，让它立稳了，不错，马车是没有脚的，因为它是安装在滑雪板上的。帮忙的还有拉木柴进城的一些农民，他们都拿了我赏给他们的酒钱。我想：肯定这就是那位公爵！我一看：我的上帝！可不正是他本人嘛！正是加夫里拉公爵！真是巧遇！我朝他喊道：'公爵！舅舅！'当然，他第一眼几乎没有认出我来；不过，再一看……他差不多就认出我来了。然而，我得向您承认，他现在未必就清楚我是何许人也，仿佛把我当成了别的什

① 此处以及紧接着提到的俄国诗人阿·阿·费特（1820—1892）的哀歌，其实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中的诗句，莫兹格利亚科夫显然是记错了。——俄编注

② 此处引用德国诗人海涅（1797—1856）的话，但不准确。

么人，并不看做是他的亲戚。七年前我曾在彼得堡见过他；嗯，自然啦，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可我却记得他，他使我感到惊讶。可他哪里还记得我呢！我自我介绍了一番；他高兴得不得了，拥抱着我。与此同时，他全身由于受惊和哭泣还在不停地发抖，真的，他是在哭泣，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如此这般一讲，终于说服他坐到我的车上来，哪怕顺路到莫尔达索夫城待上一天，养养神、歇歇脚也好。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告诉我说，他正要去斯韦托泽尔斯克荒原的小修道院，去那里拜访他所敬仰的修士司祭。他说，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我们的亲戚中有谁没听说过她呢？去年就是她用掸子把我从杜哈诺沃庄园赶走的。——他说，这位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收到了一封信，信里讲她在莫斯科的什么人病危。我不知道是她的父亲还是女儿，究竟是谁我毫无兴趣弄明白。也许是父亲和女儿同时都病了，说不准还得再加上一个，就是连她那个在酿酒业工作的侄子也病了……总之，她很狼狈，不得不丢下她的公爵十来天赶去莫斯科，以她的莅临为首都添光。公爵闲待在家里一天、两天，不停地试戴各种假发，在脸上涂抹油脂香膏，给胡子上油膏，用纸牌（或许甚至用豆子）占卜。可是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不在身边，日子过得就没有劲！于是他吩咐套马，他要驱车到斯韦托泽尔斯克荒原的小修道院去。家里有人害怕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就大胆挺身而出加以劝阻。但是公爵坚持要去。昨天午饭后出发，在伊基舍夫驿站过的夜，一大早又从驿站起程，接着就在去找米萨伊尔修士司祭的那条路的拐弯处，连人带车差一点儿翻进沟里。我将他救起，劝说他顺路造访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备受尊敬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他说您是他所见过的最迷人的一位女士。于是我们现在

就到了这里，公爵如今还在楼上，他的贴身男仆正帮助着装打扮呢。这个男仆他并没有忘记带在身边，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忘记带着他的，因为他宁愿去死也不肯毫无准备地，或说毫不修饰地去见女士们……瞧，这就是全部经过！Eine allerliehste Geschichte![1]”

“济娜，他可是个幽默大师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听完叫喊道，“瞧他讲得多么动听啊！不过，保尔[2]，请听我说，还有一个问题：请您给我好好说一说您同公爵是什么亲戚关系！您是叫他舅舅的吧？”

“真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可不知道同他是怎样的一种亲戚关系，没准儿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甚至远得不能再远。这丝毫怪不得我，罪过全在阿格拉娅·米哈伊洛芙娜姨妈身上。阿格拉娅·米哈伊洛芙娜整天除了掰着手指数她的亲戚外，就无事可做了。就是她去年夏天赶我出门到杜哈诺沃庄园去找公爵的。让她自己去一趟才好呢！我只是那样脱口而出叫了一声舅舅而已，他也就那么答应了。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亲戚关系，至少到今天还是这样……”

“不过，我还要再重说一遍，只有上帝才让您灵机一动把公爵直接带到我这里来！我一想到他要是落到别的什么人手里，而不是到我这里来，这个可怜的人将会怎样，我就心惊肉跳。在这里人们肯定会你争我夺，把他撕得粉碎，还不把他活活吞掉嘛！人们还不如同冲向一座金矿、冲向金沙矿场一样向他扑去，眼看着会把他剥个精光！您设想不到，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里全是多么贪婪、多么下流和多么阴险的小人

---

① 德文：绝妙的故事。

② 莫兹格利亚科夫的名字帕维尔的爱称。

哪！……”

“哎哟，我的上帝，不把他带到您这里来，还能把他送给谁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看您说的！”寡妇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一边斟着茶一边接着话茬儿说道，“您想，总不能把他领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家里去吧？”

“可是，这么长时间他怎么还没有出屋呢？这简直有点奇怪。”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焦急不安地从位子上起身说道。

“您是说舅舅吗？是的，我想，他穿衣着装还得花上五个小时呢！何况，他一点儿记性都没有，或许早已忘记是在您这里做客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要知道，他可是一个极端古怪的人！”

“哎呀，行啦，您都说些什么呀！”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问题不是说什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要知道，他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混合体，不是一个活人。您是六年前见过他，而我是一个钟头前见到他的。要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了！他不过是人们记忆中的那个人而已；简直是人们忘记把他安葬入土了！他的眼睛是镶嵌上去的，腿是软木制成的，全身都装着发条，连他说话也是靠发条开动呢！”

“我的上帝，您是一个多么调皮的人哪，我怎么能听信您的话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装出一副严厉的模样叫嚷道，“难道您，年轻人，作为他的亲戚，这样来议论一位可尊敬的可爱老人就不害臊！更不要说他是无与伦比的善良了，”接着她的声音又装出一种动人的情调来，“您可别忘了，这么说吧，这可是我们贵族仅存的一线命脉。我的朋友，mon ami[1]！我明

① 法文：我的朋友。

白，您这么调皮、浮躁，就是因为您经常谈个没完的那些新潮思想在作怪。但是，我的上帝呀！我自己不也是有您那些新潮思想嘛！我清楚，您的出发点是高尚和正直的。我觉得，在这种新潮思想中甚至有某种崇高的成分；不过，这一切并不影响我，这么说吧，并不影响我发现事物率真的和实际的一面。我阅世较深，懂得的事比您多，而且说到底我还是个做母亲的人，您还很稚嫩！他是一个小老头儿，因此在您看来他很可笑！更有甚者，上次您甚至还说打算解放您的农民，给他们自由；还说应当为时代做点儿什么贡献，所有这一切全都是读那个莎士比亚太多了的缘故！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请您相信，您的那位莎士比亚早已过时了，如果能让他复活，就是使尽他全部的智慧，对我们现今的生活也还是一窍不通。如果我们当代社会中还有什么称得上是骑士风度和恢宏气派的话，那正是在社会的上层才可以找到。公爵即使穷困潦倒，也不失其为公爵；公爵哪怕身居陋室，也无异于置身宫阙！就拿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丈夫来说吧，他倒是差一点儿没有给自己建造起一座宫殿来，然而他终归也只不过是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丈夫罢了，仅此而已！再就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本人来说，哪怕她贴身套上五十件钟式裙子，她还不就是她吗，丝毫也不能因之而增色。您多少也是社会上层的一位代表，因为您出身于上层。我自以为我也并非处于上层社会之外，辱没自己门第的孩子不是好孩子！不过，您会比我更好地理解这个道理的，mon cher Paul①，您会把您那位莎士比亚丢在脑后的；我可以给您预言。我确信您现在这样也不是当真的，只不过赶赶时髦而已。不过，我可是唠叨得够多了。请您

① 法文：我亲爱的保尔。

在这儿待一会儿，mon cher Paul，我得上楼看看公爵是怎么回事。或许他需要些什么呢，而我的那些用人们哪……”

一想起自己的那些用人，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赶忙走出了房间。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似乎很高兴，那个花枝招展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终归没有把公爵弄到手。要知道，她可总是要人相信，她和公爵沾亲。现在她该气破肚皮了！”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说道，但是发现没有人理睬，便瞧了瞧济娜和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接着借故有事走出房间。不过，她立即就给自己取得了补偿，她立在门边开始偷听。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马上转向济娜。他激动得要死，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您不是在生我的气吧？”他以一种怯生生的和恳求的模样说道。

“生您的气？为了什么？”济娜答话说，脸略微红了一下，朝他抬起了她那双美妙动人的眼睛。

“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就因为我来得早了！我忍耐不住，我不能够再等上两个星期……我连做梦都梦见您。我飞驰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知道我的命运……可是您却在皱眉，您却在生气！难道现在我还不能知道一点儿肯定的意见吗？”

济娜的确皱紧了双眉。

“我已经在等您提这件事，”济娜回答说，重新垂下了眼睛，她的声音是坚定而严峻的，中间有一种懊恼的成分。“由于这种等待使我心情沉重，越是快点把这件事解决掉就越好。您又在要求，也就是说，您又在请求得到一个答复。那么好吧，我将重复我对您的回答，因为我的答复还同过去一样：请

您等待！我再向您重复说一遍，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因此不能够应允做您的妻子。这是不能强求的，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过，为了使您能够平静下来，我可以补充一句，我还没有彻底拒绝您。还要请您注意：现在我还给您留有圆满解决此事的希望，我之所以这样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迁就了您的急躁和不安。我再说一遍，我想要保持我做出自己决定的完全自由，而且，如果我最终将对您说，我不同意，那么那时您也不应该责怪我，说我曾经给过您希望。就是这样，请您要明白这一点。”

“可这算怎么一回事呢，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呢！”莫兹格利亚科夫以一种抱怨的声调叫喊道，“难道这叫希望！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难道我能够从您的这些话里获得一点儿什么希望吗？”

“请您记好我对您说过的话，从中随便得出什么结论。随您的便！我再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我现在还没有拒绝您，我只是说：请您等待。不过，我再给您重复一句，我保留拒绝您的充分权利，如果我想要这样做的话。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还要指出一点：如果您为了提早取得答复而在预定期限之前来，以便采用迂回战术，寄希望于别人给您说情，比如说想借助于我妈妈来施加影响，那么您的这种打算就大错特错了。那时我就将直截了当地回绝您，您听见没有？而现在——够啦，并且请您不到时候别再就此事向我提一个字。”

这一段话讲得很冷淡，很坚定，一气呵成，仿佛事先背熟了一样。保尔先生感到自己吃了败仗。这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返回了房间。差不多同时，贾布洛娃[①] 太太紧随她之

① 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的姓。

后也回到房间里来。

“济娜，公爵可能马上就会下楼来！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请您再沏点儿新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时甚至有点激动。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已经派人来打听消息了。她的安妞特卡跑到厨房里问来问去。现在她不免要火冒三丈了！”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一边向茶炊奔去，一边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跟我有什么相干！”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朝贾布洛娃太太扭过头去回答说，“好像我对您那位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在想什么感兴趣似的。请您相信，我不会派任何人到她的厨房里探听什么。而且我感到惊奇，惊奇得不得了，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认为我是这位可怜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仇敌呢？而且不是您一个人，全城所有的人为什么都这样认为呢？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可得靠您说句公道话了。您对我们两个人都很熟悉，嗯，为什么我会是她的仇敌呢？为了争第一？可是我对这个第一并不在乎。就让这第一是她的，就让她是第一好啦！我首先就会跑去祝贺她的第一。而且，说到底这是不公平的。我要站出来替她说话，我理应站出来替她说话！人家都在诽谤她。为什么你们大家都攻击她呢？她年轻并且喜欢打扮，就是为了这个吗？是不是呢？但是，照我看，爱打扮要比别的什么好得多，就拿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来说吧，她呀，她爱的东西连说你都说不出口。就因为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在家里坐不住，总喜欢出门做客，东家串西家串吗？但是，我的上帝！她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然啦，对她来说，比如打开一本书看看或者做点儿别的什么事，哪怕继续两分钟都极其困难。她还常常卖弄风骚，从窗口向大街上来往行人送她的媚眼。为什么人们还总是要她相信她很漂亮？而实际上她除了脸

白一点儿以外就一无可取。她跳舞时滑稽可笑，这我同意！可是，人们却为什么偏偏要她相信，她跳波利卡舞跳得很不错呢？她的头饰和帽子简直不堪入目。那么她的过错何在呢？就在于上帝没有给她高品味，相反却给了她软耳根。如果你让她相信，把糖果包装纸别在头发上很好看，那她也会这样做的。她是个拨弄是非的女人，不过这也是本地司空见惯的事：在这里又有谁不搬弄是非呢？那个长着连鬓胡子的苏希洛夫常常去找她，早晨去找，晚上也去找，甚至几乎连夜里也上门去找她。哎呀，我的上帝！有什么好说呢，她的丈夫玩牌玩到早晨五点钟！何况我们这里还有那么多的坏榜样！最后，或许，这也不过是诽谤而已。总之，我永远、永远会站出来替她说好话！……但是，我的上帝！这不是公爵来啦！这是他，是他呀！我认出是他！从一千个人之中我也能够认得他！我终于见到您啦，mon prince①。”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边扑向走进屋来的公爵，一边叫嚷道。

① 法文：我的公爵。

第 四 章

如果您只是扫了一眼，乍一看根本不会认为公爵是个老人。可是您只要就近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真是一个满身装着弹簧的死人。为了把这具木乃伊装裹成一个青年人，一切的技艺手段都用尽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假发，假连鬓胡，假胡髭以及假短尖胡子，一律超乎寻常地乌黑，遮盖住了半个脸庞。面孔非常巧妙地涂上了香粉和胭脂，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皱纹。皱纹跑到哪里去了呢，不得而知。他衣着十分入时，仿佛挣脱了时装图片跑下来的。他穿着一件常礼服，或者说是类似常礼服的什么东西，真的，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服装，只知道非常时髦和现代化，专为上午去做客用的。手套、领带、背心、衬衣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切都崭新得耀眼夺目，又极雅致。公爵略微有些跛脚，但是跛得很巧妙，仿佛这也是时髦的要求。在他那玻璃假眼球上又戴着玻璃镜片。公爵浑身一股浓郁的香水气味。他说话的时候，仿佛特别要拖长某些词，或许这是由于年迈而底气不足，或许是满嘴的假牙所致，或许是显示他十足的神气。有些音他发得非同寻常地柔美动听，特别爱重读“э”（“埃”）这个字母。他总把“я а”（“哑啊”）说成“яээ”（“哑埃埃”），好显得柔美一些。他的举止随随便便，这

是他一生过惯花花公子生活养成的。不过，要说过去那种花花公子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什么，那也不过是无意识的东西，而且是不很明晰的回忆，是衰亡而一去不复返的古风。呜呼！这种古风可不是任何美容术、紧身衣靠、香料制造商、理发师等等能够恢复的呀。因此，如果我们事先承认这个小老头儿不是已经昏聩不堪，就是早没了记性，因而常常语无伦次，车轱辘话转来转去，甚至说的尽是弥天大谎，那么我们就会更好地对付他了。同他说话，需要有点能耐。不过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自己是满有信心的，因此一见到公爵，她那兴高采烈的劲儿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您可是一丁点儿也没有变样啊！”她抓住客人的双手，把他安置在一把舒适的安乐椅里坐好，同时叫喊道，“公爵，请坐，请坐！六年，整整有六年我们没有见面了。这段时间里，没有通过一次信，甚至连片言只语也都没有交换过！啊，公爵，你可是有愧于我呀！我多么怨恨您哪，mon cher prince! 不过，还是喝茶吧，喝茶吧！哎呀，我的上帝！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斟茶！”

“谢谢，谢——谢，得——罪——啦！”公爵口齿含混不清地说道（我们忘记交代一下，公爵是有些口齿不清，不过这也好像是为了时髦），“得——罪——啦！您想，还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想过，一——定——得到这里来，”公爵补充说道，同时举起长柄眼镜扫视房间。“不过人们恐吓我说：这里发生霍——乱——啦。”

“公爵，没有那回事，我们这里没发生霍乱。”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道。

“舅舅，这里牲畜发生过疫病！”为了想显示一下自己，莫兹格利亚科夫插嘴说。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随即用严厉的

目光瞅了他一眼。

"嗯，不错，发生了牲畜大批死亡，瘟——疫，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动身。对了，我的亲爱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您丈夫怎么样？还在他的检——察部门供职吗？"

"不——是的，公爵，"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多少有点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的丈夫不是检——察——官……"

"我敢打赌，舅舅弄错了，并且把您当成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安季波娃啦！"机灵的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嚷道。但是他立即就醒悟过来，并且发现不用他解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就已经十分难堪了。

"嗯，不错，不错，是叫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且——而且……（我总是常常忘事！）嗯，不错，是姓安季波芙娜[1]，正是安季——波芙娜。"公爵肯定地说道。

"公爵，不——是——的，您可是错得太离谱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苦笑着说道，"我根本不是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且我承认，我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您竟然会认不出我来！公爵，您让我吃惊！我是您的老朋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莫斯卡列娃。公爵，您记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吗？……"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倒是瞧瞧哇！我正是以——为，您哪，是那个（她叫什么来着）——嗯，不错！是那个安娜·瓦西莉耶芙娜……C'est délicieux[2]！这么说，我没有去那里。我的朋友，我原先以为你是要——带——我到

① 此处是公爵的口误，应为安季波娃。后面还有说错名字的地方。
② 法文：这真妙不可言！

这位安娜·玛特韦耶芙娜家里去的呢。C'est charmant[①]！不过，我常有这样的事发生……我经常就到了不是原本要去的地方。我一般来说，都很满意，永远满意，不管出了什么事都如此。那么，您不是娜斯塔西娅·瓦——西莉耶芙娜了？这真——有——趣……”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公爵，我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呀！噢，您可是对不住我呀！竟然会忘记自己最好的、最好的朋友！”

“嗯，不错，最——好——的朋友……pardon，pardon！[②]”公爵言语不清地说道，同时瞧着济娜。

“这是我的女儿，济娜。公爵，你们还不认识。在××年，您还记得吗？您在这里做客的时候，她那时正好不在家。”

“这是您的女儿！Charmant，charmant！”公爵喃喃地说道，举着长柄眼镜贪婪地瞅着济娜。“Mais quelle beauté！[③]”公爵低声说，显然他很惊讶。

“公爵，请用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有意把公爵的注意力吸引到站在他面前手捧茶盘的小厮身上来。公爵拿起茶碗并注视起那个脸庞红润的圆滚滚的小男孩儿来。

“啊——啊——，这是您的小男孩儿？”公爵说道，“多么漂——亮——的一个小男孩儿啊！……而——且——也——一定很……规矩吧？”

“可是，公爵，”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赶忙打断公爵的话说道，“我听说发生了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故！我得承认，我

---

① 法文：这真太迷人了！
② 法文：对不起，对不起！
③ 法文：可是，是怎样的一个美人哪！

当时吓得魂不附体……您没有碰伤吧？您可要小心呢！千万不能疏忽大意呀……”

“车翻啦！车翻啦！车夫把车给弄翻啦！”公爵一反常态亢奋地叫嚷道，“我当时已经在想，这是世界的末日来临了，或者是类似的事发生啦。我承认，我可吓坏了，圣徒啊，饶恕我吧！我都魂不附体了！没有料到，没有料——到！根本没——有——料到！这一切都是我的车夫费——奥——菲——尔的过错！我可是全都指望你了，我的朋友：你给处理一下，好好调查一番。我——确——信，他有意谋——害——我。”

“舅舅，好吧，好吧！”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道，“一切我都会调查清楚！不过，舅舅，您听我说！为了今天这样的日子，请您饶恕了他吧，怎么样？您以为如何？”

“我决不饶恕！我确信，他有意谋害我！不只是他，还有我留在家里的那个拉夫连季。请你们想想看：要知道，这是鼓吹什么新思想呢！他身上出现了对着干、不顺从的东西……总之：一个十足的共产分子！我已经害怕与他见面了。”

“哎呀，公爵，您说得对极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喊出声来，“您大概不会相信，我本人也因为这些卑鄙小人大受其苦呢！请您想想看：我现在已经换掉了两个用人。不用说，他们真是蠢笨无比，闹得我从早到晚与他们打交道，被他们折腾得精疲力竭。公爵，您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多么蠢笨！”

“嗯，不错！嗯，不错！不过，我得向您承认，我倒是甚至喜欢仆人笨一点儿，”公爵说，他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喜欢别人卑躬屈膝地听他唠叨。“这对仆人来说是合宜的，这甚至是他的优点所在：心地纯正但有些愚笨。当然啦，这只是就某些场——合而言。这样他更显得气——派——些，脸上也会露出某种庄——重的——神情；总之，会显得有点教养。对于

一个人来说，我首先要求他的是教——养。我有一个捷——连——季。你可还记得，我的朋友，我的那个捷——连——季？我只瞅了他一眼，这第一眼就决定了他的用场。我对他说：你是块看门的料！他蠢笨得世——间——罕——见呢！傻头傻脑，一窍不通！可是却显得多么有——气——派——呀，多么庄——重——啊！他的喉结是浅粉色的，是那么好看！嗯，要知道这样好的喉结配上白色的领带，再全副盛装打扮起来，能产生不凡的效果。我打心里喜欢上他了。有一次我盯着他看，都看得出神了；他肯定正在撰写学位论文呢，瞧他那种庄重的神态啊！总而言之，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儿，简直是一只喂养肥胖的雄性火鸡。对于一个用人来说是十分 comme il faut！……”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副欣喜陶醉的样子，开怀哈哈大笑，甚至用可爱的小手拍起巴掌来。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也由衷地附和着，因为舅舅使他很开心。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也哈哈笑了起来。甚至连济娜也微微一笑。

“公爵，您是多么幽默，多么快乐，多么机敏哪！”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声感叹道，“您有多么可贵的善于观察到最细微、最可笑特征的才能啊！……这还是在绝迹社交界、整整五年闭门不出之后！您真是一位大天才呀！公爵，您最好能从事写作！您最好能成为第二个冯维辛、格利鲍耶陀夫[①]、果戈理等人！……”

“嗯，是的，嗯，是的！”满心欢喜的公爵说，“我可以成

---

① 丹·伊·冯维辛（1745—1792），俄国作家，著有讽刺剧《纨袴少年》等；亚·谢·格利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作家，著有诗体喜剧《智慧的痛苦》等。

为他们的第二……而且，您可知道，过去我机敏异常。我甚至还为剧院编写过轻——松——喜——歌——剧呢……其中有一些妙——不——可——言的讽刺唱段！不过，这出轻松喜歌剧却从来没有上演过……”

“哎呀，如果能拿来拜读一下该多么好哇！济娜，你瞧，现在正赶上时候啦！我们正准备组建一个剧团。公爵，这是为了举办一次爱国捐献活动，救助伤兵① ……把您的轻松喜歌剧拿来演出该有多好哇！”

“当然啦！我甚至准备重新把它写出来……不过，我早把它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还记得其中有两三处俏皮的双关语。说得是那样美妙，以至于（于是公爵亲吻了一下自己的手）……而且，总的来说，我在国——外——的时候，赢得了人们真——正——的 fu——ro——re。我还记得拜伦勋爵，我们之间有过亲密的交——往②。他在维也纳会议③ 上跳波兰克拉科维克舞，跳得美妙极了。”

“舅舅，你是说拜伦勋爵？哪有这种事，舅舅，不会吧？”

“嗯，不错，拜伦勋爵。不过，也可能并不是拜伦勋爵，而是另外的一个什么人。是的，肯定不是拜伦勋爵，而是一个波兰人！我现在完全记起来了。而且这个波兰人还非常——

①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处提及克里米亚战争的话，由此可见，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 1854 年至 1856 年间。——俄编注（“伤兵”指该次战争中的伤兵。）

② 公爵说的有关轻松喜歌剧以及此处提及拜伦的话，是借用果戈理《钦差大臣》中赫列斯塔科夫的台词加以发挥的。赫列斯塔科夫说，他同许多作家见面，并与普希金过从甚密等。——俄编注

③ 欧洲联军战胜拿破仑后，于 1814 年 9 月至 1815 年 6 月举行了维也纳会议。

奇——特：他曾经冒充是一个伯爵，后来得知，他原来不过是个厨师而已。不过，他只是跳波兰克拉科维克舞跳得美——妙——极了，而且最终还把腿给摔断了。当时我还就此事写了诗：

我们那位波——兰佬
克拉科维克舞跳得好……

下面……下面，接下去我可就记不太清了……

一旦他跳断了腿，
舞也就随着停止。”

“嗯，舅舅，真是这样吗？”莫兹格利亚科夫惊呼道。他显得越来越兴奋。

“我的朋友，好像是这样，”舅舅回答说，“或者是类——似的情况。不过，也可能并不是这样，只是诗写得很成功……一般来说，有一些事情我不记得了。这都由于我杂事缠身。”

“不过，公爵，请您讲讲，闭门不出的那段时间都忙些什么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饶有兴趣地问道，“我时常想到您，mon cher prinee，所以关于这一点，这次我急不可耐地非常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问我忙些什么来着？嗯，一般来说，您可知道，很多事——情——要做。有时候是休息；有的时候，您可知道，是走来走去，要想象许许多多的事……”

“舅舅，您一定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吧？”

“我的亲爱的，是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我有时候想象出

一些东西，随后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异。当我在卡杜耶夫的时候……可是，A propos[①]！好像你曾经做过卡杜耶夫的副省长吧？”

“舅舅，指我吗？没有那么回事，这是从何说起呀！”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叫喊道。

“我的朋友，你想想看！可我却一直把你当做副省长了，而且我还想：他这是怎么搞的，仿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你可知道，那人有一副那么好的面孔，看上去很威——严，很聪明。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而且在各种场合都要写——诗。从侧面看，他多少有点像扑克牌上红方块的国王头像……”

“公爵，不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打断他的话说，“公爵，我敢发誓，您这样生活下去会把自己毁掉的！五年时间闭门不出，孤身独处，什么人也见不到，什么事也听不见！公爵，您可是个毁掉了的人哪！对您一片忠心的人，无论您问哪一个，他都会说，您毁掉了自己！”

“难道真是这样的吗？”公爵喊道。

“请您相信我；我是作为您的一个朋友，作为您的姐妹，才对您说的！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对我来说，您很珍贵，是因为对我来说，过去的记忆很神圣！表面一套背后又一套，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不行，您得从根本上改变您的生活，不然的话，您会生病的，您会衰竭，您会死去的……”

“哎呀，我的上帝！难道我会那样快地死掉吗？”吃惊不已的公爵叫嚷道，“瞧瞧看，您还真猜对了：痔疮把我折磨得要死，特别是某个时期以来……一旦这病发作，那么，一般来

---

① 法文：顺便提一下。

说，在这种情况下，其症状简直奇——怪——极——了（让我给您把这些症状极其详尽地描述一番）……首先……”

“舅舅，这个请您下一次再说好啦，”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紧接公爵的话说道，“现在，咱们是不是该动身了呢？”

“好吧！那就下次再说吧。或许，这个听起来并不很有趣。我现在在想……但是，毕竟这是一种非常奇异的病。有各种有趣的细节可说……我的朋友，你要提醒我一下，晚上我给你详细讲一讲其中的一件……”

“但是，公爵，请您听我说，您何妨在国外试着治疗一下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又一次打断公爵的话说道。

“在国外！好的，好的！我必定要到国外去一趟。我记得，20年代，当我还在国外的时候，那里欢乐到——了——极——点。我差一点儿娶了一个法国女子，一个子爵夫人。当时我爱她爱得非常非常深，甚至不惜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不过，娶她为妻的可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是多么奇怪的一次意外事件哪：我同她分手才只不过两个小时，而那个人，那个德国男爵，就取得了胜利；后来，那个德国人还在疯人院待了一阵子。”

“不过，cher prince，我说的是您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健康。在国外有那么好的医生……而且，除此之外，改变一下生活就是很有好处的！您应该坚决离开您那个杜哈诺沃庄园，哪怕只是暂时离开一下也好嘛。”

“一——定——要——这样做！我早已拿定了主意，您要知道，我打算去进行——水——疗。”

“进行水疗？”

“是进行水疗。我已经——水——疗——过一次了。那时我正在温泉。在那里有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太太，我已经不记得

她姓什么，不过只记得她是一个很富有诗意的女子，大约有七十岁左右。伴随她的还有她的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儿，这女儿是寡妇，眼睛患有白内障。她也几乎能够出口成诗。后来，她——出——了一件不幸的事：她一怒之下打死了她的女仆，并且为此受过审问。就是这母女俩异想天开给我进行水疗。说实在的，我当时并没有什么病；嗯，她们却缠着我不放：'你就治治吧，治治吧！'出于礼貌，我就开始喝起矿泉水来；我想：我的确会感到轻快得多的。我喝呀——喝呀——喝呀——喝呀，喝掉了整个瀑布，您可知道，这种水疗法的确是一种有益于身体的疗法，而且对我的健康大有好处，因此，可以说，如果我不是终于得了病，那么请你们相信，我原会非常健康的……"

"舅舅，这是一个十分公允的结论！舅舅，请您告诉我，您学过逻辑学吗？"

"我的上帝！您提些什么样的问题呀！"感到难堪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严厉地指责说。

"我的朋友，我学过的，不过那可是非常久远的事了。我甚至还在德国学过哲学呢，整门课程都通过啦，只不过当时就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我得向你们承认……你们说的那些病可把我给吓坏啦，弄得我……浑身不自在。不过，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但是，您要到哪里去呢，公爵？"十分惊讶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喊道。

"我马上就来，就来……我只是去把我的一个新想法记录下来……au revoir① ..."

---

① 法文：再见。

“这人够意思吧?”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喊叫一句，哈哈大笑起来。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忍无可忍了。

“我不明白，简直不明白，您笑什么呢!”她开始发火说，“讥笑一个受尊敬的可爱的老人，讥笑一个亲戚，利用他天使般的善良，对他的每一句话都要取笑!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为您感到脸红!那么，请您讲一讲，您认为，他有什么可笑之处?我不觉得他有任何可笑的地方。”

“就拿他认不出人来，就拿他有时胡言乱语，难道不可笑吗?”

“但那是他那种可怕生活的后果，在凶神恶煞般妖婆监视下五年监禁生活的可怕后果。他甚至连我都没有认出来;这个，您自己就是见证人。这么说吧，这简直就是现身说法，再好不过的明证!应该坚决地拯救他!我之所以建议他出国，就是希望他或许可以借此摆脱那个……女贩子!”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知道吗?应该让他结婚!”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叫喊道。

“您又来啦!莫兹格利亚科夫先生，您竟然说出这种话，您真是不可救药了!”

“不，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这一次我可是说得十分认真的!为什么不让他结婚呢?这也是一个主意嘛!C'est une idée comme une autre[①]!请您告诉我，这会对他有什么坏处呢?相反，在他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只会拯救他!根据法律，他还是可以结婚的。首先，他将摆脱那个奸诈的刁妇(请原谅我这种用词)。其次，而且是主要的，您试想如果他选

① 法文:这个主意并不比别的主意差。

中一个姑娘，要是一个寡妇就更好，选中一个很可爱的、善良的、聪慧的、温柔的，而主要是要一个贫苦的，这样她就将看护他，如同是他的女儿一样，而且，她还明白，其所以把她称为妻子，是对她做了一件善事，是施恩于她。有那么一个可亲可爱的，有那么一个真诚而高尚的活生生的人将形影不离地陪伴在他的左右，取代那个……刁婆，对他不是要好得多吗？不言而喻，要选的那个女子应该是俊美的，因为舅舅到现在为止还是喜爱漂亮的女人。您发现没有，他是怎样地瞅着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的呀？”

“可是，您在哪里才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未婚妻呢？”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问道。她一直毫不松懈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话既然说到这里，只要您愿意，那么您也就可以！请允许我问一下：您怎么就不能做公爵的未婚妻呢？首先，您很俊美，其次，您是寡妇，第三，您很高尚，第四，您贫苦（因为您的确不很富有），第五，您是一位非常明智的女士，由此可见，您将会爱他，把他捧在您的手心里，把原先那个控制他的女人赶出门去，带着他到国外去，您将喂他吃碎小麦粥和糖果，所有这一切您将做到他离开这浮生如梦的世界那一刻为止。这将在一年之后，也许在两个半月之后。那时您就将是一位公爵夫人，遗孀，富婆，而且为了奖赏您的果断，您就再嫁给一位侯爵或者军需总长！C'est joli[①]，不是这样的吗？”

“哦，我的上帝！如若他只要向我求婚的话，那么，或许，我只是出于感激之情，也会爱上他这个小宝贝的！”贾布洛娃太太感叹道，她那双富于表情的乌黑的眼睛也闪耀出光彩。“只不过，这都是胡言乱语罢了！”

---

① 法文：这很美满。

“胡言乱语？您愿意这不是什么胡言乱语吗？那么您就好好求求我，如果您今天不能成为他的未婚妻，那么，随后您就砍掉我的一个手指头！没有再比说服舅舅和引诱他上钩更轻而易举的事了！他对一切事都总是说：‘嗯，好的，嗯，好的！’这您自己也是听到了的。我们就让他在不知不觉之中结婚。就是说，瞒着他让他结婚；要知道，这是为了他好，请您就慈悲为怀吧！……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有备无患，您不妨好好打扮起来！”

莫兹格利亚科夫先生的欣喜之情甚至变成了一种狂热。至于贾布洛娃太太，尽管她精于算计，居然也馋涎欲滴了。

“不用您说我也知道，我今天样子挺邋遢的，”贾布洛娃太太回答说，“我完全疏懒了，不再经心自己的事，早就不再有什么想望。于是就变成这么一个格里布西耶太太之类的人物……怎么，我现在就真的像厨娘一样了吗？”

在他俩谈话的这段时间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神色坐在那里。如果我说，她是带着某种惊恐，还似乎有点慌张，在听着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奇特建议，那么我是不会说错的……她终于回过神来。

“即便说，这一切都挺好，不过这全都是一派胡言，荒诞无稽，而且，主要的是，完全不合时宜。”她截然打断莫兹格利亚科夫的话说道。

“最仁慈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请问，为什么是一派胡言和不合时宜的呢？”

“原因很多，而主要是因为，你们这是在我的家里，而公爵又是我的客人，而且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忘记尊重我的这个家。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把您的话不看做是别的什么，只当成是笑话而已。啊，谢天谢地！这不是公爵来啦！”

“我来啦!”公爵一边走进屋里一边喊道，“真叫人吃惊，cher ami，今天我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想法呀。而有时候，或许你不会相信，这各色各样的想法仿佛根本就不存在。我就那么自顾自地白白坐上一整天。”

“舅舅，这大概是因为您今天翻了车的缘故。您的神经因此受到了震动，于是……”

“我的朋友，我自己也是将这件事归之于翻车的缘故，并且发现，这一意外事件甚至还是大有益处的呢；因此，我已经决定要宽恕我的车夫费奥菲——尔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并没有要谋害我；你怎么看？何况不久前给他把胡子剃掉时，他已经受到了惩罚。”

“舅舅，给他把胡子剃掉啦！可是他的胡子却差不多有德国那么大呢？”

“嗯，不错，差不多是有德国那么大。我的朋友，一般来说，你的结——论——没有错，你很公正。不过这胡子是假的。想想看，发生了多么意外的事：人家突然给我寄来一份价目表。我又从国外收到寄来的非常出色的车夫用的和老爷用的假胡——子，同样还有连鬓胡，短尖胡子和口髭等等，而且质——量最优，价格也适中。我想，那么好吧，我就来订购一套胡——子，哪怕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货色呢？于是我就订购了车夫的胡子，的确，这胡子真是好得令人赞叹不已！但是，原来费奥菲尔自己的胡子非常浓密，几乎比假胡子还丰满两倍。不言而喻，困惑就产生啦：是不是该把他的胡子剃掉，或者退回寄来的假胡子，还让他留着他那真胡子呢？我想了又想，最终还是决定让他戴假胡子。”

“舅舅，这大概是因为艺术高于自然吧！”

“就是这个缘故。不过，在给他剃去胡子时，他是多么痛

苦哇！仿佛失去了胡子，他就不再有前途似的……然而，我的亲爱的，我们是不是该动身了呢?"

"舅舅，随时都可以动身。"

"不过，公爵，我希望您只去访问省长一个人!"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激动地说，"公爵，您现在是我的人，而这一整天您都是属于我这个家的。当然，关于这里社交界的情况，我什么都不会对您说的。或许，您想去看望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对此也无权扫您的兴：何况我满有把握相信，时间将做出它的决断。但是只请您牢记一点，这一整天我都是您的女主人、姐妹、乳娘、保姆，而且，我承认，我在为您提心吊胆呢，公爵！您不知道，不，您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呢，起码，不到一定时候您是不会知道的！……"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都包在我身上啦。我怎样答应过您，都将一切照办。"莫兹格利亚科夫说道。

"您哪，您是个轻浮的人！都包在您身上！公爵，我等您回来吃午饭。我们的午饭吃得很早。而且我感到惋惜，我的丈夫这一次正好在乡下！不然，他见到您会感到多么高兴啊！他是那样地尊敬您，那样实心实意地爱您!"

"您的丈夫？而您居然还有丈夫?"公爵问道。

"哎呀，我的上帝！公爵，您多么健忘啊！您可是完完全全，干净彻底地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啦！我的丈夫，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难道您就记不得他了吗？他如今在乡下，不过您以前看见过他岂止上千次。公爵，您记得吗：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

"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在乡下，想想看，mais c'est délicieux！那么说，您也有丈夫？然而，这可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啊！这可真是和一出轻松喜歌剧一模一样：丈夫走进门，

妻子却去……等一等，瞧我，往下就不记得了！只是，妻子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好像是去了图拉或者是去了雅罗斯拉夫什么的，总之，这出戏非常好笑。”①

“舅舅，说的是丈夫走进门，妻子却去特维里城。”莫兹格利亚科夫提示说。

“嗯，嗯！是啊，是啊！我的朋友，我感谢你，正是去特维里城，charmant，charmant！因此，说起来挺顺口的呢。我的亲爱的，你总能说得押上韵！倒是我记得：往雅罗斯拉夫或者往科斯特罗马去了，不过，反正妻子也奔什么地方去了就是！Charmant，charmant！不过，我有点忘啦，开始的时候说什么来着……对啦！我的朋友，那么我们就动身吧。Au revoir，madame，adieu，ma charmante demoiselle.②”公爵补充说，同时转向济娜并亲吻自己的手指。

“公爵，吃午饭，吃午饭！别忘记快点儿回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随后喊道。

---

① 《丈夫走进门，妻子却去特维里城》是1848年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上演的一出轻松喜歌剧。——俄编注

② 法文：再见，我的太太；再会，迷人的小姐。

第五章

“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您最好到厨房去看一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送走公爵后说道，“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这个坏蛋尼基特卡必定会把午饭给弄糟的！我确信他已经喝醉啦……”

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乖乖地起身就走。临离开房间的时候，她怀疑地瞅瞅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从而发现她身上出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激动。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先不去监视那个坏蛋尼基特卡，而是去了大厅，穿过大厅沿走廊走进自己的房间，又从自己的房间进入一间类似贮藏室似的阴暗小屋。这间小屋里放着一些箱子，挂着一些衣物，网兜里还放着全家没有洗的脏内衣。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踮起脚尖走近上了锁的门，屏声息气，弯下身子，从锁眼里窥视，并偷听屋里说些什么。这门是此刻济娜和她妈妈所在的那间房子的三扇门中的一扇，它总锁着，并且是钉死了的。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认为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有点狡猾，不过却是个非常浮躁的女人。当然，她有时也想到，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不会斯斯文文和客客气气的，她会偷听的。但是，此刻，莫斯卡列娃夫人是如此着忙和激动，甚至都

忘记采取某些预防措施了。她在一把安乐椅里坐好，并意味深长地瞅着济娜。济娜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的这种目光，于是无名的不快的忧郁压上她的心头。

"济娜！"

济娜缓慢地向母亲扭过自己苍白的脸，抬起她那双沉思着的乌黑眼睛。

"济娜，我想同你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济娜完全转过身来面对自己的母亲，双手交叠在一起，站在那里等她妈妈说话。在她的脸上是一种惆怅和讥诮的表情，不过她竭力掩饰着。

"济娜，我想问问你，今天您觉得这个莫兹格利亚科夫怎么样？"

"您早已知道我对他的看法。"济娜不怎么乐意地回答说。

"是的，mon enfant[①]；不过，我觉得，他那种……讨人欢心的做法纠缠个没完没了，太让人受不了啦。"

"他说他爱上了我，因此无休止的纠缠是情有可原的。"

"奇怪！先前你可不是如此……乐意原谅他的。相反，每当我一提起他的时候，你总是攻击他。"

"奇怪的是，还有一点，您过去总是袒护他，并一定想要我嫁给他，可是现在，您却第一个出来攻击他。"

"差不多就是这样。济娜，我不否认：我原想你能看得上莫兹格利亚科夫。看见你无休止的忧郁，你的痛苦，我都非常难受；你的忧郁和痛苦我是能够理解的（不管你对我怎么想），而且你的忧郁和痛苦折磨着我，使我夜不能寐。最后，我确定，只有在你的生活中来一个重大的改变才能够拯救你！这个

① 法文：我的孩子。

改变就应该是出嫁。我们并不富裕，因而也不能够，比如说吧，到国外去。本地的那些蠢驴们都感到惊讶的是，你都二十三岁了，却还没有出嫁，于是就给你编造出种种奇闻轶事来。难道你要我把你嫁给本地的顾问官员或者我们那个司法稽查官伊万·伊万诺维奇吗？这里能有你的丈夫吗？当然，莫兹格利亚科夫虚有其表，但他毕竟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强。他出身名门，他有亲朋故旧，他有一百五十名农奴；这总比靠歪门邪道，靠贪污受贿，靠天晓得什么样的冒险勾当来生活好些；因此，我才把我的目光投向了他。但是，我向你发誓，我对他可是从来也没有过真正的好感。我确信，是至高无上的神曾经提醒过我这样做的。而现在，如若是天赐良机呢——哦！你还没有答应了他，这该有多么好哇！济娜，你今天对他说得不肯定吧？”

“妈妈，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干吗要兜圈子呢？”济娜生气地说道。

“济娜，兜圈子，兜圈子！你竟对你的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我算个什么东西！你早已就不相信你的母亲啦！你早就把我看成是你的敌人，而不把我看成是你的母亲了。”

“唉，妈妈，行啦！我们用得着为一句话拌嘴吗？难道我们俩相互还不了解吗？我觉得早已了解啦！”

“我的孩子，不过你在伤害我！你不相信，为了安排你的命运，我准备坚决去做一切能做的事情，什么事情我都准备去干！”

济娜讥消地、并以一种懊丧的表情瞥了一眼母亲。

“为了安排好我的命运，您不是想要把我嫁给那个公爵吧？”济娜面带一种奇特的微笑问道。

“关于这件事我可是只字未提，不过，既然话已说到这里，

那我不妨说，如果你竟然能够嫁给公爵，那么，那将是你的幸福，而不是狂妄之举……”

“可我认为，这简直是胡言乱语！”济娜激愤地叫喊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妈妈，我还觉得，您有太多的诗兴和诗的灵感，您是一位女诗人，您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女诗人；这里的人们也都这样称呼您。您总不断有花样翻新的各种方案出台。不管这些方案多么不可行，如何荒诞不经，您都不会止步不前。我早就预感到，当公爵还在这里坐着的时候，您的头脑里已经在盘算着这件事了。当那个莫兹格利亚科夫逗笑取乐说什么应该让老头儿结婚的时候，我就从您的脸上看出了您的全部想法。我敢打赌，您现在心里想的也是这件事，而且现在也是以这种思想来企图获得我的同感。但是，您为我设计的这些无休止的方案已开始让我厌烦得要死，已开始在折磨我，因此，请您对此事不要再提一个字，妈妈，您听见了吗？——别再提一个字，而且，我还希望，您要牢牢记住这一点！”济娜愤怒得喘不过气来。

“济娜，你是个孩子，——一个受了刺激的、病态的孩子！”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以一种很动感情的、含着眼泪的哭声回答说，“你同我讲话很不尊重，你还在伤害我。任何一个母亲都忍受不了我每天从你身上受到的气！然而你受了刺激，你在病中，你很痛苦，可是，我是母亲，而且首先是一个基督徒。我应当忍耐和宽恕。但是，济娜，只说一句话：如果说我的确有意于这门亲事，那为什么你却要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呢？我看，莫兹格利亚科夫从来也没有说过比刚才说的更聪明的话；刚才他有根有据地说，必须让公爵结婚；当然不是娶那个邋遢货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这话他说过头啦。”

“妈妈，您请听我说！请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问这个

只是出于好奇，或者另有意图呢？”

“我只是想问：为什么你觉得这事是胡说八道的呢？”

“啊，多么令人懊丧呀！真是命运不济！”济娜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脚叫喊道，“如果您现在还不晓得为什么的话，那么我告诉您：且不说别的种种荒诞无稽之处，只说要利用老头儿神智不清，然后蒙哄他，嫁给他这个残废，以便偷光他的钱财，再后就每日每时盼望他死去，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胡说八道，而且更糟糕，这非常下流，非常卑鄙，妈妈，我甚至都要祝贺您有这种想法了！”

冷场了片刻。

“济娜！你还记得两年以前的事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突然问道。

济娜颤抖了一下。

“妈妈！”济娜以一种严厉的口吻说道，“你曾经庄严地答应过我永远不再提这件事。”

“我的孩子，可是现在我庄严地请求你，求你允许我只破一次例，这诺言我可是一直在信守着。济娜！现在到了咱们娘儿俩彻底掏心窝子说说话的时候了。这两年来的沉默不语是非常可怕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啦！我准备跪下求你，求你让我说出来。济娜，你听着：你亲生的母亲双膝跪地恳求你！与此同时，我向你发出庄严的誓言，一个宠爱自己女儿的、不幸的母亲的誓言，这就是，任何时候，不管有什么借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甚至哪怕是为了拯救我自己的性命，我也不会再提这件事啦。现在我要提这件事，也将是最后的一次，现在提它，是非常必要的！”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期望这番话能获得充分的效果。

“您请说吧。”济娜说道。她的脸明显地变得煞白。

“济娜，我感谢你。两年前，有一个教师常常来看望你已故的小弟米佳……”

“可是，妈妈，为什么您说话要如此庄重地开头呢！干吗还要搬弄这一套辞令，干吗还要说得那么详尽？要知道，这些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令人感到沉痛的，并且也是我们俩都再清楚不过的。”济娜带着某种愤怒的厌恶心情，打断了妈妈的话。

“我的孩子，就因为我作为你的母亲，现在不得不在你的面前证实自己行为的无可指摘！就因为我想对这件事的全部完全从另一种角度看一看，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错误角度。最后，是为了让你能够较好地理解我由此做出的结论。我的孩子，你不要以为我在想玩弄你的那颗心！不是的，济娜，你会在我身上发现一个真正的母亲，而且，或许你会跪倒在我的脚旁，跪倒在你刚才还称我为一个下流卑鄙女人的脚旁，泪流满面地，自己主动地，来请求和解；而这种和解你却长时间地、至今仍然高傲地拒之于千里之外。济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一切从头讲起的缘故；否则我就只好闭口不语了！”

“您请往下讲吧。”济娜重复道。她从心眼儿里诅咒她妈妈这种玩弄辞令的要求。

“济娜，那么我就继续往下说：这个县立学校的教师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可是他却给你留下了一个我完全不能理解的印象。我当时太寄希望于你的理智，你的高贵的骄傲，而主要是他的渺小而微不足道（因为应该和盘托出嘛）。因此，对你们之间会有什么事，我哪怕是一点儿怀疑都没有产生。可是，突然你却跑来找我，并且坚决宣称要嫁给他！济娜！这无异于一把匕首捅到了我心上！我尖叫了一声，当即失去知觉。但是……这一切你都记得！理所当然，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动用我

的所有权利，也就是你把它称之为独断专行的东西。你想想看：那样一个孩子，一个在教堂里供职的执事的儿子，一个月只拿十二个卢布工薪的人，能写几行歪诗的家伙，那些歪诗人家出于怜悯之情才给他发表在《读书文库》[①]上，而且他这人也只会谈论那个该死的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居然要做你的丈夫，居然要做济娜伊达·莫斯卡列娃的丈夫！要是弗洛里安[②]作品中的人物和他写的那些牧童和牧女们，倒是很够格！济娜，原谅我这样说，一想起这件事，我就不由得要发火！我当时就回绝了他，但是任何权力却不能够阻止你。你父亲，不用说，只会眨巴眼睛，甚至不明白我对他说的是什么。你仍然继续同这个孩子来往，甚至幽会，但最可怕的是你居然同他开始信件往来。传闻顿时飞遍了全城。人们开始含沙射影地挖苦我；人们已经在幸灾乐祸，已经在大肆鼓吹高奏凯歌了。可是，突然间我的一切预言却极其辉煌地一一得以实现。你们不知为什么吵翻了脸；他原本就是个配不上你的……孩子（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人！），而且他还威胁你，要把你给他写的那些信在全城传播。在这种威胁下，你满怀愤激，怒不可遏，就扇了他一记耳光。是的，济娜，连这一情况我也知道！我一切的一切都知道！这个倒霉的家伙当天就把你的一封信拿给坏蛋扎乌申看，一小时后，这封信就落到了我的死敌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手里。当天晚上，这个疯子，悔恨交加，愚蠢地企图服毒自尽。总之，爆发出可怕已极

① 1834—1865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月刊，19 世纪 30 年代在俄国销路最广。——俄编注

② 弗洛里安·让·皮埃尔（1755—1794），法国作家，写有寓言、长篇小说和具有田园诗意的各种作品，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有俄译本。

的丑闻！那个邋遢女人娜斯塔西娅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跑来找我，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你那封信在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手里已经整整一个小时；再过两个小时，你的耻辱就将全城皆知！我强忍着才没有当场晕厥过去。济娜，你给了我多么沉重的打击呀。那个无耻的娜斯塔西娅，那个女恶棍，向我勒索二百个银卢布，赌咒发誓说，她可以把信拿回来。于是，我亲自穿着便鞋，踩着雪，跑到犹太佬布姆什泰因那里，当掉我的宝石项圈。那是我那恪守教规、行为端正的母亲留下的纪念物！两个小时后，那封信就到了我的手里。信是娜斯塔西娅偷来的。她撬开了放信的首饰盒，于是你的名誉保住了，证据已经消失！但是，那可怕的一天你是让我在多么焦虑不安中度过的呀！第二天，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我头上有了几丝白发。济娜！你自己现在也已对这个小孩子的行为作出了判断。你现在自己也同意，而且，或许还会带着一丝苦笑，说你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是太不明智了。可是，从那时起，我的孩子，你就承受起痛苦，你就折磨着自己；你不能够把他置诸脑后，或者不如说，不是忘不掉他，毕竟他永远也配不上你，而是忘记不了你过去那种对幸福的憧憬。这个倒霉的家伙如今已经濒临死亡；据说，他患着肺病，而你这善良的天使，不想在他还活在人世的时候嫁人，好不再伤他的心，因为他直到现在还因忌妒而受折磨，虽然我深信他从来也没有用真正的、崇高的感情爱过你！我知道，他听说莫兹格利亚科夫在追求你之后，就一再暗中探听，派人摸情况，询问来询问去。我的孩子，你怜惜他，我猜透了你的心思，而且上帝知道，有多少苦涩的泪水浸湿了我的枕头哇！……”

“妈妈，请您别再说下去了！”济娜以不可名状的忧郁打断母亲的话说道，“您的枕头在这里倒很派得上用场呢，”济娜挖

苦地补充说，“难道不能不唱高调、不故弄玄虚吗？”

“济娜，你不相信我！我的孩子，你不要用敌意的目光看我！这两年来，我的眼泪从来没有干过，但是我向你隐瞒了我的落泪，而且我向你发誓，这段时间我自己在很多方面也有了改变！我早已明白了你的情感，不过我懊悔，只是现在我才清楚你的郁闷是如此深沉。我把你对他的这种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看成是那个该诅咒的莎士比亚所引发的浪漫主义；这个莎士比亚在人家不需要他的地方却要故意插上一手。我的孩子，能为此而责怪我吗？有哪一个母亲能因为我当时的惧怕，因为我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因为我当时裁决的严厉而指摘我呢？但是，现在，现在，在看到你两年以来一直在痛苦中受熬煎的情况以后，我理解，并且也珍视你的情感。你要相信，我已经理解了你，或许，远远超过了你对你自己的理解程度。我确信，你所爱的并非是他，并非是那个不正常的小男孩儿，而是自己金光灿灿的幻想，而是自己丧失了的幸福，而是自己崇高的理想。我自己也曾经爱过，或许爱得比你还要强烈。我自己也经受过痛苦的折磨；我自己也有过崇高的理想。因此，现在有谁能够出来指摘我，首先，你能够站出来指摘我，就因为我觉得你与公爵的结合是在你当前境遇中最需要和最能拯救你的办法吗？”

济娜惊异地听完了这整套的长篇大论，而且再清楚不过地知道，妈妈从来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使用这样的口吻说话。但是，这篇宏论的最后的出人意料的结论却使她大为吃惊。

“那么说，您当真决定要把我嫁给那个公爵了？”济娜叫喊说，她不但惊愕地，而且几乎是恐惧地盯着自己的母亲。“那么说，这已经不只是一种幻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方案，而是您坚定不移的意图了？那么说，我猜得没有错？那么……那

么……我的这种出嫁，在我当前所处的境遇中，又怎么能够拯救我，并且又是最需要的呢？那么……那么……这一切与您刚才大说特说的那件事，也就是同过去发生的那件事，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妈妈，我简直不明白您的意思！”

“而我也感到惊讶，mon ange[①]，怎么会不理解这一切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喊道，现在她兴奋起来了。“首先，只说一点你就明白了，从此你将进入另一种社会，到另一种世界去！从此你将永远离开这个令人厌恶的小城市；这个城市对你来说充满着可怕的回忆；这个城市对你来说既没有礼遇，也没有朋友；在这个城市里人们散布你的流言飞语；在这个城市里，由于你的美丽，那些好喊喊喳喳叫个不停的饶舌妇憎恶你。你甚至可以在这个春季就到国外去，去意大利，去瑞士，去西班牙；济娜，到西班牙去，那里有爱尔汗布拉宫[②]，那里有瓜达尔基维尔河[③]，可不是咱们这里连名称都不好听的、令人厌恶的河沟……”

“不过，妈妈，请听我说，您这样说来说去，好像我已经出嫁，或者，起码公爵已经向我求婚了？”

“我的天使，这一点你就不用操心了，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不过让我继续说下去。我已经说了第一点，现在再说第二点：我的孩子，我理解，如果你竟然答应莫兹格利亚科夫的求婚，那你将会多么厌恶和反感……”

“就是不用您说我也知道，我永远不会做他的妻子的！”济娜情绪激动地回答说，同时她的眼睛也闪闪发出亮光。

---

① 法文：我的天使。

② 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末摩尔王朝晚期的宫殿群，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城东郊。

③ 位于西班牙西南部，长达五百六十公里，注入大西洋加的斯湾。

“我的朋友，如果你能知道我是多么理解你对他的反感就好了！最可怕的是，在神的祭坛前向你并不爱的人赌咒发誓说你爱他！最可怕的是，你甚至委身于你连尊重他都谈不上的人！可是他却要求得到你的爱情；他为此才要娶你，当你拒绝了他的时候，我从他看你的眼神里了解到这一点。何苦要装模作样呢！二十五年来，我自己就经受着这一切。你父亲毁了我。可以说，他断送了我的整个青春，你又有多少次看到我为此而流淌眼泪呀！……”

“爸爸在乡下，请您别提他好吧。”济娜回答说。

“我知道，你永远是他的袒护者。啊，济娜！当我出于利害考虑曾想让你与莫兹格利亚科夫结婚的时候，我当时的心都紧缩成一团了。而你同公爵就没有什么可做假的啦。理所当然，你是不能够爱他的……不会付出你的爱情的，而且他本人要求得到这种爱情也是力所不能及的……”

“我的上帝，多么荒诞的话呀！但是，请您相信我，您从一开始，你在第一点上，在主要的方面，就大错特错了！您要知道，我可不愿不明不白地牺牲我自己！您要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出嫁，不论嫁谁都不想，我将永远不嫁人！两年来您总是责备我不出嫁。那么，怎么办呢？您只得迁就这种情况啦。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如此而已！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济诺奇卡[①]，我的心肝，看在上帝的分上，没有听我把话说完，你先别发火！而且，真的，一个多么不冷静的头脑哇！你让我说说我的看法，你就会立即同意我的观点的。公爵再活上一年，顶多两年，而且，照我看，与其当老处女，不如做年轻的寡妇好，且不去说，他一死，你呀——就是一位

① 济娜的爱称。

公爵夫人，富有，独立不羁，拥有不受婚姻约束的自由之身！我的朋友，或许，你会蔑视所有这一切精明的利害算计，算计着他的死！但我是母亲，又有哪个母亲能因为我的这种远见卓识来谴责我呢？最后，我的善良天使，如果你到现在为止还在怜惜那个孩子，怜惜到如此程度，甚至不愿意在他还活在人世时出嫁（如同我所猜测的那样），那么，你不妨想想，只要你一嫁给公爵，你会使他一下子恢复生气，会使他高兴起来！如果他哪怕还有一丝健全的思想的话，那么，他当然会理解，忌妒公爵是不适宜的，是可笑的；他会理解，你之所以出嫁，是出于利害的算计，出于必要。最后，他会理解……也就是说，我只想说，只要公爵一死，你就可以愿意嫁谁就嫁谁……”

“显而易见，就是这么一回事：嫁给公爵，把他掠夺一光，并且指望着他死掉，随后就嫁给自己的情人。您算计得可真精明啊！您想要诱惑我，让我……妈妈，我理解您，非常理解您！您无论如何也忍不住要显示您高尚的情感，甚至在干坏事的时候也不例外。您最好直截了当、简单明白地说：‘济娜，这很卑鄙，但却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你就同意干吧！’这样做起码要坦率得多。”

“但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你非要从这一种角度看问题，从欺骗呀、阴谋呀、自私自利呀等等方面来看问题呢？你认为我的算计是卑鄙下流，是一种欺骗？可是，上帝作证，这里有什么欺骗，有什么卑鄙下流可言呢？你不妨照镜子看看自己：你是那样的秀美，为你甚至可以献出一个王国！可是，你却突然，你这样一位美女，将自己最好的年华牺牲给一个老头子！你如同一颗耀眼的美丽星星，在天际照亮他的垂暮之年；你如同一株碧绿的常春藤，攀附在他的风烛残年之上。你就是你，可不是那种刺人的荨麻，不是那个下贱的女人。那个女人用魔

法镇住了他，贪婪地敲他的骨，吸他的髓！难道他的钱财、他的爵位能够比你还珍贵？这哪里谈得上欺骗和卑鄙下流？济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要是嫁给一个废人，那钱财总还是钱财。妈妈，无论目的如何，欺骗终归是欺骗。”

“正好相反，我的朋友，恰恰相反！我的孩子，甚至可以站得高一点，甚至可以从基督教义的观点来看待！你自己有一次，因为什么事而生气，暴跳如雷，曾经对我说，你想去做一名女护士。那时你心里受着痛苦的折磨，变得冷酷起来。你当时说（我晓得这个），你的心已经不能够再去爱了。如果你不再相信爱情的话，那么就把你的情感转到另外一种更加崇高的事情上去，并且要如同稚气的幼童一样，以自己全部的信念和圣洁真诚地转移你的情感，那么，上帝将会赐福于你。公爵这个老人也遭受过痛苦，他也是不幸的，人家都驱赶他；我认识他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总对他怀有那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一种爱，当时就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似的。你就做他的朋友吧，你就做他的女儿吧，哪怕就说是做他的玩偶吧，如果要把话说透的话！但是，你要温暖他的心，而且你要做的这件事，是为了上帝，是在行善！他很可笑，别管它。他是个半死不活的人，你就怜悯他吧，因为你是一个女基督徒哇！要强制自己，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功勋。在我们看来，在医院里包扎伤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呼吸染有病菌的空气是令人厌恶的。但是，却有那么一些上帝的天使干着这种事，并为自己的这种使命而感谢上帝。这对你那颗受了伤害的心就是一剂良药，去劳作，去建立功勋，那样你就会治愈你的创伤。这哪里有什么自私，哪里有什么卑鄙可言？不过，你不相信我！或许你在想，我说义务哇，功勋哪之类的话，不过装样子骗人罢

啦。你不能够理解，像我这样一个社交场上追求浮华的女人还会有什么心肠、情感和做人的规矩？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不要相信好啦，你尽管凌辱你的母亲好啦，但是，你得同意，她的话是明智的，是治病救人的。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些话的人不是我，而是别人；你不妨闭上你的眼睛，转身面对墙角，设想一下，给你说话的是某种隐秘的声音……使你困惑不解的，主要是尽说些钱财的事，仿佛说的这一切都不过是某种交易？那么，如果钱财对你来说是可憎的东西，最终你就与它决绝好啦！只留下你所必需的，而其余一切都散给穷苦的人好了。比如说，哪怕就帮帮他，那个不幸的孩子，那濒临死亡的孩子。"

"他不会接受任何帮助的。"济娜低声说道，仿佛她在自言自语。

"他不会接受，但是他的母亲会接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得意扬扬地回答说，"她会背着他悄悄接受。半年前，你曾把姑妈给你的礼物，你的那副耳环，卖掉来资助她；这事我是知道的。我知道，老太婆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在给别人洗衣服。"

"他很快就不再需要资助了！"

"这个我也知道，我清楚你暗示的是什么，"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紧接着说道，此时有一种灵感，一种真正的灵感使她脑子开了窍，"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据说他患的是肺病，活不了多久了。这是谁说的呢？最近，我特意向卡利斯特·斯坦尼斯拉维奇打听过他的情况。济娜，我之所以关心他，就因为我是个好心肠的人。卡利斯特·斯坦尼斯拉维奇回答我说，他的病当然很危险，不过到现在为止他仍然确信，可怜的孩子患的不是肺病，而是他的胸部机能有相当严重的失调现象。不信你就自己去问。他确有把握地告诉我说，如果把他置于另外

一种环境中，特别是如果改变气候条件和他的心情，那么病人会恢复健康的。他告诉我说，在西班牙，——这个我以前就听说过，甚至在书上也读到过，——在西班牙有那么一个很不寻常的岛屿，好像是马拉加[①]，总之岛名与一种葡萄酒的品牌相似，在那地方，不只是胸部的各种疾病，甚至真正的肺病只靠气候也是能完全治愈的。他还说，有些人专门到那里去进行治疗，当然，到那里去的清一色是些达官贵人，或者甚至还有一些商人，只不过是一些非常富有的商人。不过，只那一座神奇迷人的爱尔汗布拉宫，那些香桃木，那些柠檬，那些骑在自家骡子身上的西班牙妇女，就够引人入胜的了！单只这些就足以给一个富于诗人天资的人留下非凡的印象了。你以为，他不会接受你的资助，不会为了这样的旅行而接受你的钱财？如果你怜惜他，那么你可以瞒着他！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蒙哄也是情有可原的。给他以希望，最后，答应把自己的爱情给他；对他说，一旦你寡居，你就会嫁给他。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高尚的方式讲述出来。济娜，你的母亲不会教给你不高尚的东西；你将要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他的生命，因此，——怎样做都是允许的！你会用希望之光使他复活；他自己会开始关注起自己的健康来，要进行治疗，听从医生的话。他为了幸福将努力活下来。如果他果真得以恢复健康，那么，即使你不嫁给他，终归他已经恢复健康，终归是你拯救了他，使他得以复活！最后，可以用怜悯的态度看待他！或许，命运教会他做人并使他向好的方面改变，而且，如果他将来只要能配得上你，那么，好吧，只要你一旦寡居，你就嫁给他。那时，你将

---

① 西班牙南部省份马拉加并非岛屿，此处书中人物将马拉加与地中海中气候温和的岛屿马略卡混为一谈。——俄编注

富有，你将独立不羁。你把他治愈以后，可以为他在社会上谋得地位和前程。那时你同他的婚姻将比现在与他结合更能使人谅解，而现在他却是不堪其任的。如果你现在竟然会决心采取如此狂妄的行动，那么等候你们俩的又将会是什么呢？众人普遍对你们的蔑视，贫困，揪小孩子们的耳朵（因为这同他的职务有连带关系），共同捧读莎士比亚，永无尽期地在这座莫尔达索夫城里待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他的近在眼前的、必不可免的病故。反之，如果你让他活下来，就是你使他为了有益的生活，为了行善事而复活；你宽恕了他，就是你让他崇拜你。他要为自己的卑劣行为而痛心疾首，而你为他开拓了新的生活，宽恕了他，就是给了他希望，就是使他获得了他内心的宁静。他可以去担任公职，可以步入仕途。最后，即使他不能恢复健康，那么他死去也将作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与你和解了的人而死在你的怀抱中，因为在这种时刻，你自己可能在他身边，他将作为确信你在爱着他并得到你的宽恕的人而死在香桃木和柠檬树的阴影里，死在异国他乡蔚蓝色的天空下！啊，济娜！所有这一切都由你来定夺！所有的好处都在你的一边。不过，这一切都得靠与公爵结婚。”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把话说完了。接着是一阵相当长时间的沉默。济娜处于不可名状的激动之中。

我们不准备描述济娜此时此刻的情感。我们不可能猜测这种情感的方方面面。但是，看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找到了通往她心灵的真正途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知道此时女儿的心思，于是摆出种种可能，并一一地解剖，最终她猜出自己迈上了一条正确的途径。她粗暴地触及济娜内心深处的痛楚。根据她习以为常的手段，她自然也免不了要显示一番她高尚的情感。这种情感当然并未把济娜迷惑住。“有什么必要

一定要她相信我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想道，“只要能迫使她想问题就行啦！只要能巧妙地暗示出我不能直截了当说的话就行啦！”她是这样盘算的，而且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效果业已产生。济娜贪婪地听了她说的话。她的两颊烧得通红，胸脯激动地起伏着。

“妈妈，请听我说，”她终于下决心开口说话了，尽管她面颊上突然出现的苍白清楚地表明，她下这种决心是多么不易。“妈妈，请您听我说……”

可恰巧在这时，从前厅里传来了突然发生的喧闹声和询问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尖锐刺耳的喊叫声。这声音使济娜要说的话戛然而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唉呀，我的上帝！”她叫喊道，“鬼使神差让这个嘁嘁喳喳的饶舌妇，上校的婆娘跑来啦！要知道，两周前我几乎是把她赶出门的呀！”她差不多是绝望地补充说道，“不过……不过现在不能不接待她！不能不接待！她肯定带来什么新闻，否则她是不敢登门的。济娜，这很重要！我应该知道……现在什么消息都不应该忽视！我多么感谢您的来访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面奔向走进屋的女客人，一面叫喊起来，“尊贵的索菲娅·彼特罗芙娜，您怎么突然想起我来啦？多么令人高兴的意外惊喜呀！”

济娜从房子里跑了出去。

第六章

上校夫人索菲娅·彼特罗芙娜·法尔普欣娜，只是在精神上像唧唧喳喳的喜鹊，在体格上则更像麻雀。这是一位瘦小的五十岁的女士，长着一双锐利机敏的小眼睛，脸上布满了雀斑和黄斑。支撑在她那两条麻雀般细小健壮的腿上的，是一副干瘪的身架，架子上穿着一件深色丝质连衣裙，总是窸窣响个不停，因为上校夫人连两秒钟都不能够安静下来。她是一个凶狠的、喜欢报复的、专爱搬弄是非的女人。她为自己是一位上校夫人而高兴得发狂。但是同她的丈夫，退役的上校，却常常打得不可开交，甚至抓破他的脸。此外，早晨她要喝上四杯伏特加酒，晚上也照样喝这么多。她憎恶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安季波娃到了疯狂的地步，因为上一星期后者从自己家里把她赶出了门；她同样憎恶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帕斯库金娜，因为在她被逐一事中，后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到您这里来只待一小会儿，mon ange，”她嘁嘁喳喳叫道，“我其实坐下也是白坐。我只是顺路来说一下，咱们这里出了多么稀奇古怪的事。就因为那个公爵，全城简直都发疯

啦！我们这里那些狡诈的家伙——vous comprenez[①]！——都在寻找他，想把他抓到手，你争我夺把他拖走，用香槟酒灌他。您甚至都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可是您怎么把他从这里放走了呢？您知道吗，他现在是在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呢？”

“在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喊叫起来，猛地从座位上欠了一下身。“可是他原本只去省长家的，随后或许还会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家去一下，而且时间也不会长！”

“嗯，好个‘时间也不会长’。您现在还逮得住他吗？他在省长家里没有遇见省长，然后就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家里去了，并答应在她家里吃午饭。可是现在，那个娜塔什卡[②]却不走开，在午餐前非要把公爵拖到自己屋里吃早点不行。瞧，这就是您的那位公爵呀！”

“怎么着……莫兹格利亚科夫呢？他可是满口答应过的呀……”

“还提您那位莫兹格利亚科夫呢！您那位受人夸奖的……连他也同他们一齐去了！您就等着瞧吧，如果把他拖到桌旁玩起牌，他又会输光的，就像他去年输光了一样！他们也会把公爵拖到牌桌上，如同剥菩提树皮一样，把他剥个精光的。她，那个娜塔什卡，散布关于您的坏话呢！她大声叫喊说，您在勾引公爵，嗯，说什么……为了某种目的，——vous comprenez？她还亲自向公爵本人说这件事。公爵当然什么也不明白，如同一个受气包一般坐在那里，不论人家说什么，他只会一味地

① 法文：您是清楚的。
② 此处是娜塔莉娅的卑称。

说：‘嗯，是的！嗯，是的！’可是，娜塔什卡自己，就是她本人哪！亲自把她的索尼卡领了出来。您想想，都十五岁的姑娘啦，却还穿着短小的连衣裙！您怎能想象得到，连膝盖都遮不住……还派人把那个孤女玛什卡找来，玛什卡也穿一件短小的连衣裙，还盖不到膝盖[①]。我用长柄眼镜看……她们头上都戴着插有羽毛的小红帽，我可不知道这表示什么意思！接着就让这两个凤头麦鸡在钢琴伴奏下为公爵跳哥萨克舞！哼，您知道公爵这人的毛病吧？他看得失魂落魄的，一再说：‘啊，体态，体态！’他用长柄眼镜盯着她俩看，而她俩，这两只喜鹊，竭尽卖弄风骚之能事！满脸通红，腿呀，扭过来扭过去，扭个不停，就这样搞起了蒙普列济尔[②]，好不到哪儿去，如此而已！呸！这也算是舞蹈！我本人曾经跳过披巾舞[③]，那是在扎尔尼女士贵族寄宿学校毕业时跳的。我的舞产生了高贵的效果！参议员们都给我鼓了掌！那是一所培养伯爵和公爵小姐的学校！可是，她们俩在这儿跳的只不过是法国游艺场所中一种下流的康康舞罢了！我替她们俩臊得脸都发烧啦，脸都发烧啦，脸都发烧啦！我简直在那里坐不下去了！……”

“怎么……是您亲自去过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那里吗？要知道，您……”

---

① 此处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小说以及《作家日记》中一个悲剧性的、残忍的、引诱孩子放荡的主题。可参看《罪与罚》，第 6 部，第 4 章中斯维德里盖洛夫讲到他十五岁的未婚妻时说的话：“还穿着短连衣裙，还是一个含苞未放的蓓蕾……”

② 法文 mon plaisir 的俄语译音，原意为“娱乐，开心”。

③ 专设的女子住宿学校中的优秀生才有资格跳披巾舞，此处有讥诮的意思，作者在别的地方提到同一情节时，可作别的理解。如《罪与罚》，第 1 部，第 2 章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在一所省立贵族女子学校毕业时跳披巾舞，则具有抒情感伤色彩。

“嗯，不错，上星期她侮辱过我。这一点我对谁都直言不讳。Mais，ma chère[①]，我原想哪怕从缝隙里瞧一瞧这位公爵也行，于是我就乘车去啦。要不然，我到哪里能看见他呢？要不是为了看那个可恶的公爵，我哪会上她那儿去！您不妨想一想：给所有的人都送上了巧克力茶，可就不给我送，而且自始至终都不同我说一句话。要知道，她这是故意的……这个可恶的小木桶！现在我要给她点儿颜色看看！不过，再见吧，mon ange，我现在得赶紧走，得赶紧走啦……我必须赶上阿库琳娜·潘菲洛芙娜在家，也得给她把这事说一说……只是，您现在同公爵就算告别再见了！他不会再到您这里来啦。您要知道，他可是没有记性的呀，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必定会把他拖到自己家里去的！他们全都怕您会……明白吗？是指济娜说的……”

“Quelle horreur![②]”

“我可告诉您啦！全城为这件事都吵翻了天。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必定想留住公爵吃午饭，然后就彻底把他留住不放手啦！她这样做是故意刁难您哪，mon ange。我跑到她的院子里，从门缝里偷看了一下。那里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正在准备午餐，剁砍的刀声不断……已经派人去买香槟酒。您快去，您快去，趁公爵到她家去吃午饭的时候，把他从半路上截回来。要知道，他可是第一个答应来您这儿吃午饭的呀！他是您的客人，而不是她的客人！哪能让这个奸诈的、玩弄阴谋诡计的女人，让这个废物来戏耍您呢！别看她是什么检察官夫人，其实她连我的鞋底都抵不上！我本人是上校夫人！我是在扎尔尼女

① 法文：可是，我亲爱的。
② 法文：多么可怕！

士的贵族女子寄宿学校受教育长大的……呸！Mais adieu, mon ange![1] 我是乘自己的雪橇来的，不然我就同您一块儿去啦……”

小广播退场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激动得浑身颤抖。但是，上校夫人的建议是非常明白而可行的。不能迟疑了，而且时不我待。可是现在还有一件最使她犯难的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冲进了济娜的房间。

济娜在她的房间里正双手交叉、低垂着头来回踱步。她脸色苍白，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两眼还噙着泪水；但是在她的目光中闪现着决心已下的神情，她正是以这样的神情盯着她母亲看的。她赶忙偷偷擦去自己的眼泪，接着在她的双唇上露出了一丝尖酸的笑意。

“妈妈，”她说道，不想让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先开口，“刚才您对我发表了您的很多宏论，的确是太多的宏论。可是，您并没有迷惑住我。我不是一个小孩子。在对护士工作毫无天赋的情况下，要我说服自己去建立护士的功勋，只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去做那些卑鄙下流的事，却还要用目的高尚的借口为自己的勾当辩解，所有这一切都是多么虚伪，这都骗不了我。请您听着：这都骗不了我，而且我还一定要您了解这一点！”

“不过，mon ange! ...”变得有点胆怯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喊道。

“妈妈，请您住口！请您耐着性子听我把话说完。尽管充分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伪善行为，尽管我有充分理由确信这种行为是一种完完全全不高尚的行为，不过我还是不折不扣地接受您的建议，请您听好：不折不扣地接受，我并且

① 法文：再见，我的天使！

向您宣布，我准备嫁给公爵，而且甚至还准备协助您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以便迫使他把我娶走。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您就不必知道啦。您知道我已决定要这样做就足够了。我准备豁出去什么都干：我将给他拿靴子，我将做他的女仆，我将为了取悦他而给他跳舞；这样做，好在他面前多少减轻一点儿我对他做的卑鄙的事；我将采用人世间的一切办法，以便让他不懊悔娶了我！不过作为我这种决定的交换条件是，我要求您坦率地告诉我：您将以何种方式安排好这一切呢？如果您已经开始坚持不懈地讲这件事，我是了解您的，您头脑中如果没有某种想好的计划，您是不可能开始这个话题的。一生中请您哪怕坦诚这么一次；坦诚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我不能准确无误地知道您将怎样行事，我就没有法子下这个决心。”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为济娜说出的意想不到的结论而大感为难，以至有一会儿站在济娜面前不声不响，呆立不动，惊愕不已，只是睁大眼睛瞅着她。原本准备要同自己女儿那种顽固不化的浪漫主义好好搏斗一番，因为她从来就惧怕女儿严峻的高贵气度，可是如今她却突然听见女儿与她持有完全一致的意见，并且甚至一反自己的信念，准备去做一切的事！由此看来，事情是不同寻常地稳操胜券了。于是，欢快之情闪现在她的双目中。

“济诺奇卡！”她一往情深地叫喊说，“济诺奇卡！你是我的亲骨肉哇！”

下面的话她就再也无法说下去了，只是冲了过去拥抱住自己的女儿。

“哎呀，妈妈，我的上帝，我可没有请您拥抱我，”济娜以一种不耐其烦的厌恶叫喊起来，“我不需要您的欣喜若狂！我只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此外，别无所求。”

“但是，济娜，要知道，我爱你！我崇拜你，可是你却拒我于千里之外……要知道，我是为了你的幸福而尽心竭力的……”

于是，并非假惺惺的泪水在她的眼睛里闪现出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确爱她的济娜，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的。而这一次，由于她的得手和由于她的激动，竟是大大地动了真情。济娜尽管对事物的真正看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是明白母亲是爱她的，而且为母亲的这种爱而深感苦恼。如果母亲憎恶她，那她甚至会感到轻松些……

“嗯，妈妈，请别生我的气，因为我现在正处于这么一种激动的情绪之中。”济娜为了能够让她母亲平静下来，就这样对她说。

“我的小天使，我不生气，我不生气！”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霎时间精神焕发，又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我其实自己也明白，你正处在激动的情绪之中。我的朋友，你瞧，你不是要求我坦诚相告吗……那么，你听着，我向你保证，我将毫不隐讳，我将完全推心置腹和你谈！只是希望你能相信我。第一，济诺奇卡，我要告诉你的是，确切完整的计划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我并没有一套详尽而周密的计划，何况这也是不可能的。你是一个机灵人，会明白这是为什么。我甚至还预料到会有某些困难……这不是，刚刚那个爱嘁嘁喳喳叫嚷的女人风言风语说了不少……（唉呀，我的上帝！得赶快去办哪！）你看，我是完全坦诚的！不过，我向你发誓，我定会达到目的！”她兴高采烈地补充说，“我的信心并非诗意的想象，我的天使，如你刚刚说过的。我的信心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它的依据就是公爵已经完全昏聩，要知道这正好是块好底布，你想在上边绣出什么花样都随你的意。主要的一点是，不能有人来干扰！不

过那些蠢货想使花招岂能斗得过我，”她叫喊道，用手捶了一下桌子，同时两眼也炯炯发光，“这就是我的事了！而要做这件事，最要紧的就是尽快开始，甚至应该在今天，如果有可能，就把主要的事情办完。”

“很好，妈妈，不过只请您再听我说一次，我只需要一点儿……坦诚：您可知道，为什么我如此关心您的计划，而且对它并不信任吗？就因为我对自己都没有把握。我早已说过，我已经拿定主意去做这种卑鄙的事。但如若您的计划细节太令人感到厌恶，太使人感到肮脏，那我现在就向您宣布，我将忍受不了，从而就甩手丢开这一切。我明白，这又是新的卑鄙行为：既然决心去干卑鄙龌龊的勾当，却又怕污秽沾身。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事情必定会是如此的……”

“不过，济诺奇卡，这其中怎么会有特别龌龊的事呢，mon ange?”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怯生生地打算反驳说，“这里只不过是一桩有利可图的婚姻罢了，要知道，所有的人全都是这样做的！只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那么一切就将是十分高尚的了……”

“唉，妈妈，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再同我花言巧语啦！您看，一切的一切我都同意去做啦！您还要怎样呢？如果我如实地说出事情的真相，您也不必害怕。或许对我来说，现在这是我唯一的一种安慰了！”

于是一丝苦笑浮上她的嘴唇。

“嗯，嗯，好啦，我的小天使，可能我们俩思想并不一致，但是终归我们俩是相互尊重对方的。如果你只是担心那些详情细节的事并且害怕它们将会很肮脏，那么就把所有这些麻烦事交给我操办好啦；我向你发誓，一丁点儿污秽也不会溅到你身上的。我还愿意让你在众人面前出丑吗？你只要把一切都托付

给我，那么一切都会办得很出色很高尚，主要是办得高尚！任何丑闻都不会发生，即使有那么一星半点儿、难以避免的小小的丑事出现，就算是那样吧！那时我们已远离是非之地了！要知道，那时我们已不再留在此地啦！那时他们就是扯着嗓子喊破了天，我们也会对此不屑一顾了！他们自己只有羡慕不已的份儿。而且，值得替他们操心吗？济诺奇卡，你甚至让我感到惊讶（不过你不要生我的气），像你这样一个高傲的人，怎么会怕起他们来了呢？”

“唉，妈妈，我根本不是害怕他们！您根本不理解我！”济娜愤愤地回答道。

“好啦，好啦，我的心肝，别生气！我要说的只不过是，他们这些人自己每天、每天都尽干些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可是你只不过一生做了那么一次而已……而我这是怎么啦，真是犯傻啦！我们做的根本就不是肮脏事！有什么肮脏可说呢？相反，这其实甚至是极其高尚的。济诺奇卡，要完全证实给你看。首先，我再说一遍，一切都在于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妈妈，够啦，请别再说您那些证明的话啦！”济娜怒气冲冲地叫喊起来，并且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脚。

“嗯，我的心肝，我不再说啦，不再说啦！我又胡说八道……”

有片刻时间谁也没有说话。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顺从地跟在济娜身后来回走动，并且忐忑不安地看着济娜的眼睛，如同一只惹出了事的小哈巴狗瞧着自己女主人的眼睛一样。

“我甚至不清楚，您怎样着手做这件事，”济娜厌恶地继续往下说道，“我确信，您所面对的只能是羞辱。我蔑视他们那些人的意见，不过对您来说，这可是一种耻辱呢。”

“哦，我的天使，如果只是这事使你不安的话，那你就大可不必担心！我求求你，我恳求你啦！但愿我们俩能够意见一致就行了，关于我的事，你就放心好啦。哎哟，有多少麻烦事我都推得一干二净，你可知道？要是你知道就好啦。类似这样的事，过去我又不是没有办成过。哼，哪怕只是让我去试试就行！无论如何首先需要尽快与公爵单独待在一起。这是最最需要解决的第一桩事！其余的一切全都有赖于此了！不过，我已经预感到其余的一切，他们那些人会群起而攻之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会收拾他们的！让我提心吊胆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莫兹格利亚科夫……”

“莫兹格利亚科夫？”济娜以一种轻蔑的口吻说道。

“嗯，不错，莫兹格利亚科夫；济诺奇卡，只是你大可不必担心！我向你发誓，我会把他调理得让他来帮我们的忙！济诺奇卡，你还不了解我！你还不清楚，我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哎哟！济诺奇卡，我的心肝！前不久当我一听说这位公爵，我的头脑中马上燃起了一个念头！我仿佛一下子就被照亮啦。而且，有谁能够、又有谁能够料得到，他竟会来到我们家呢？要知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呀！济诺奇卡！我的小天使啊！丢脸的事情并不在于你嫁给这一个老头儿，嫁给一个废人，而在于嫁给另一个你无法忍受的人，并且在事实上做他的妻子！而嫁给公爵，你不必成为他真正的妻子。要知道，这并非是什么婚姻！这只不过是一种家庭合同而已！要知道，对他这个傻瓜来说，这将是一种获利的事；对他这个傻瓜来说，这是赐予他的一种无价的幸福！哎哟，济诺奇卡，今天你是一个多么迷人的美人儿啊！不是一般的美人儿，简直是绝色佳丽！如果我是个男子，只要你愿意，我就会把半个王国奉献给你！他们都是蠢驴！嗯，为什么不去亲吻这只可爱的小手呢？”于

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就热烈地亲吻起女儿的手来了。“这可是我的躯体，我身上的血，我身上的肉哇！哪怕使用强制手段，也要让这个傻瓜娶你！济诺奇卡，那时我们会过起多么好的日子啊！济诺奇卡，到那时，你不会同我分开吧？如果你获得幸福，你不会把自己的母亲赶走吧？我的小天使，尽管我们吵过嘴，可是，终归你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好的朋友；终归……”

“妈妈！如果您已经拿定了主意的话，那么，或许，您现在该……去做点什么了。您在这里只是白白浪费时间！”济娜不耐烦地说道。

“济诺奇卡，该去啦，该去啦，的确该去啦！我说起话来就没个完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醒悟过来说道，“他们在那里想完全把公爵诱骗到手。我马上乘车赶到那边去！到达后，叫来莫兹格利亚科夫，那时……如果必要的话，我就强行把公爵带走！再见，济诺奇卡，再见，我的小宝贝，别发愁，别怀疑，别忧伤，主要的是别忧伤！一切都会办得既漂亮又高尚的！主要之点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好啦，再见，再见！……”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给济娜画了个十字，从房子里一跃而出，又在自己房间里左顾右盼地照了一分来钟镜子。两分钟后，她已经坐在自己装上滑铁的马车里，奔驰在莫尔达索夫城的大街上；马车是现成的，因为准备出行，每天的这个时间马车都是套好了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生活得很 en grand[①]。

“不，你们耍花招，休想制住我！”她坐在马车里想着，

---

① 法文：阔绰。

“济娜表示了同意，这就是说，事情已经做成了一半。还能让它半途而废吗？绝不可以！好样的，济娜！她终于还是同意啦！就是说，你的小脑瓜儿也不排除别的打算！我给她描绘出的前景对她来说是十分诱人的！打动她的心啦！不过，叫人万分惊讶的是，她今天有多么漂亮啊！换了我，有她这样的美貌，我会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半个欧洲闹个底朝天！嗯，过些时候……一旦她成了公爵夫人，而且见多识广起来，什么莎士比亚呀就会销声匿迹的。她知道什么？她只晓得莫尔达索夫城和她的那个县立学校教师！哼……她会是多么棒的公爵夫人哪！我喜欢她那种高傲气度，她那种无畏精神；她多么深不可测啊！她瞥上一眼，就如同女王投给你一盼。可是她怎么，她怎么就不理解她的利益之所在呢？不过，最终她还是明白过来啦！其余的事她也会理解的……我终归将在她身边！她最终也会在一切方面同意我的看法！而没有我她是不行的！我自己将是公爵夫人；甚至在彼得堡，人们也都会知道我。再见吧，这孤陋寡闻的小城！那个公爵一死，那个教书的男孩儿一死，那时，我就把她嫁给一个掌握实权的王子！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是否我对她太过信赖了呢？是否我对她太过坦诚了呢？是否我太动真情了呢？她让我害怕，啊，她让我害怕！”

于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不消说，那种沉思是很烦人的。不过，正如常言所说，心甘情愿胜过勉为其难。

剩下自己独自一人的时候，济娜久久地在房间里踱过来踱过去，两手交叉着，思绪重重。她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她不时地下意识地重复说：“是时候啦，是时候啦，早已是时候啦！”这种断断续续的感叹是什么意思呢？泪水不止一次在她长长的、丝绒般的睫毛上闪烁。她无意把泪水擦去，就让它流好

啦。可是，她妈妈不放心自己的女儿，竭力想洞察她的心思，这全是徒劳的，因为济娜已经拿定主意，并且已经准备承担一切后果了……

“且慢！”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等上校夫人一走，就从自己藏身的小贮藏室出来，并且想道，“可我原本还想专为这个公爵戴上一朵粉色的花结呢！我这个蠢货，还曾相信他会娶我来着！去它的，粉色花结！可是，那个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呀！我在你们这里是个邋遢女人，我是一个讨饭吃的女人，我要了你二百卢布的贿赂。你这个只知打扮的女人，能放过你，不向你要嘛！这钱我拿得光明磊落；这钱我拿去做那件事的开销……或许，我自己还得给人家贿赂呢！我顾不得讨厌，亲自撬开了锁，这关你什么事？你这个大事不干、小事不做的甩手掌柜，我是在为你干活儿啊！你只要在什么底布上绣你的花！你等着瞧吧，我会把底布亮出来让人看的。我要让你们俩看看，我是怎样的一个邋遢女人！叫你们知道知道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是何许人也，让你领教领教她的全部温顺性格是怎么回事。”

第 七 章

不过，这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正陶醉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构想了一个伟大而大胆的方案。把女儿嫁给一个富人，嫁给那个公爵和残废，利用公爵这个送上门的客人的昏聩和无力自我保护，瞒着所有的人偷偷把女儿嫁给他，如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敌人们会说的行窃般诡秘地嫁过去，这不仅是大胆，而且是狂妄。当然，这一方案甚为有利，不过万一失败，就要给它的发明者罩上一层非同小可的耻辱。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明白这一点，但是她却抱有希望。“有多少麻烦事我都推得一干二净！”她对济娜这样说，而且说得不错。否则，她怎算得上是一位女中豪杰呢？

无可争辩，这一切多少有点像在阳关大道上拦路抢劫；但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此并不在乎。这方面她有一种十分精辟的见解：“只要让他们结了婚，他们就不会离婚。”这种想法简单明了，却以非同寻常的利益诱人想象，致使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想到有利可图就浑身颤抖，起鸡皮疙瘩。总之，她在自己的车里如坐针毡，万分地激动。作为一个感悟能力极高、富有创造天赋的女人，她已经构思出了自己的行动计

划。不过这个计划还只是一个草稿，还只是 en grand[1]，在她面前还显得有些模糊。她得面对许许多多细节以及难以预料的种种情况。但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却很自信。她没有失败的恐惧！她只是想尽快地开始行动，尽快地投入战斗。一想到拖延和停滞不前，她就心急如焚。不过既然说到拖延，我们要把这一想法做一番解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预感到并且也在提防着的主要灾难，是来自本城那些高尚的莫尔达索夫城同胞，特别是莫尔达索夫城那些高贵的女士们。她凭经验知道她们对她极度地敌视。比如她确信此刻在城里人们可能已经知道她的全部意图，尽管她没有向谁透露过。根据不只一次的痛苦经验，她知道，就连她家里最隐秘的事，早晨才发生到了晚上连市场上最后一个女商贩、连店铺里最末一个坐堂掌柜都会知道；例外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当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还仅仅是预感到了灾难，不过这种预感还从来没有不应验的。此刻她也知道是瞒不了人的。实际上的确发生了一些事，而她则还浑然不知。中午时分，也就是正好在公爵到达莫尔达索夫城三个小时之后，全城就有了传闻，源头在哪里不得而知，但刹那间就散布开了。人们突然奔走相告，说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把自己没有陪嫁的二十三岁的济娜许配给公爵；还说莫兹格利亚科夫被抛到一边，一切都已成定局并签了约。这些传闻的起因何在呢？难道大家都对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了如指掌，一下子就猜中她内心的隐秘？无论这种传闻多么有悖常理，因为这类事很少能用一个小时就办妥；也无论这种消息多么站不住脚，因为没有人能找出消息来源，却都不能影响莫尔达索夫城的人们对此事深信不疑。于是传闻愈演

---

① 法文：主要之点。

愈烈，并且以非同小可的顽强程度深入人心。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一传闻的开始散布恰恰是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刚与济娜开始谈这件事的时候。外省人的嗅觉竟是如此灵敏！外省的包打听有着出奇的本能，而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基础其实是人们相互间最密切的接触、相互感兴趣，多年来一直研究对方。任何一个外省人仿佛都生活在玻璃罩底下。无论什么事情，想要瞒过自己尊贵的邻里，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人家对你了如指掌，甚至知道连你自己对自己都不甚了解的地方。一个外省人，就其天性来说，似乎应该成为心理学家和心灵专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深感惊讶的是，在外省经常碰到的倒不是心理学家和心灵专家，而是太多太多的蠢驴。不过，这种想法在这里是多余的，让我们言归正传。这传开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同公爵结婚这件事，每个人都觉得如此有利可图，如此辉煌光彩，这事的荒诞反没有人去关注了。我们还要提到一个情况：人们憎恶济娜甚至更胜于憎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原因何在不得而知。或许，济娜的美丽是部分的缘由。或许，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终归是莫尔达索夫城的自己人，彼此彼此，一丘之貉。如果她从这个城里消失，那么，谁知道呢？说不准人们会惋惜的。她那层出不穷的一桩桩趣事使社交界活跃非常。缺少了她，人们会感到沉闷、无聊。与此相反的是，济娜待人接物，仿佛她不在莫尔达索夫城里，而是高高立于云端。她仿佛不屑与她们为伍，不能同他们平起平坐，也许她本人没注意，她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如今这个济娜，这个有过丑闻的济娜，这个傲慢的、生性暴烈的济娜却突然要成为百万富婆，成为公爵夫人，荣登显贵的行列了。一两年之后，一旦寡居就可再醮，嫁给某位大公，或许甚至嫁给某位将军；恐怕会嫁给省长大人（而莫尔达索夫

城省长偏偏又是一个鳏夫，而且对女性也极其温存)。那时，她就将成为省里的第一夫人。不言而喻，人们一想到此就难以忍受；从来没有什么新闻像济娜要嫁给公爵这样，在莫尔达索夫城激起这么大的愤慨。消息一传开，四面八方立即响起了怒骂声。人们大叫这简直是罪恶，甚至卑鄙下流；说公爵这老头儿已昏聩不堪；说欺骗了老人家，蒙哄了他，诈骗了他的钱财，这都是利用他人老迟钝；说应当把老人家从凶残的魔爪下解救出来；说这根本上是一种抢劫和不道德的行为；最后，说别人为什么就不如济娜呢？别人同样也完全能嫁给公爵嘛。所有这些推论和叫嚷，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是猜测出来的，不过对她来说这也足够了。她肯定地知道，所有的人，绝对是所有的人，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手段来阻挠她实现自己的意图。现在大家都想占有公爵，所以差不多得有一番战斗才能把他夺回来。最后，即使逮住他，骗他回来，也不能把他永远拴住。可是谁能担保，今天两个小时之后，莫尔达索夫城的女士不会郑重其事地聚在她的沙龙里，而且出于一个不可拒绝的理由？你就是拒之门外，她们也会从窗户爬进，因为这种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莫尔达索夫城却出现了。总而言之，时间片刻都不应浪费，事情其实还没有开头呢。突然之间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脑海里闪现出了一个绝妙的想法，而且转瞬间它已成形。关于这一崭新的构想，我们不会忘记在适当的时候提到它。这里我们要说的只是，此刻我们的女主人公正奔驰在莫尔达索夫城的大街上。她很威严而且兴冲冲地，准备着一有必要就参加真正的决斗，把公爵重新掌握起来。她还不清楚怎样去做，在什么地方可以遇见公爵。不过她确切知道，哪怕莫尔达索夫城陷到地缝里去，她也要把如今的构想都付诸实现。

第一步很顺利地得手了。她在大街上及时截住了公爵，把他带回自己家里吃午饭。如果要问：尽管她的敌人们使尽阴谋诡计，她毕竟还是稳操胜券，使得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落了个一场空，那么她到底是采用了什么手段的呢？那么我得说，这样的提问我认为对于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来说，无异就是一种侮辱。岂有她打不败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道理？她只不过是在自己竞争对手的门前逮住了乘车驶来的公爵而已。她无所顾忌，也根本无视害怕爆出丑闻的莫兹格利亚科夫本人提出的种种理由，就硬把公爵这老头儿拖进自己的马车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出自己对手之处，就在于关键时刻她根本不管什么出丑或者闹剧之类，她的信条就是，只要获得成功，就能证明一切都对。自然啰，公爵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反抗的意思，而且一如平常，很快就忘掉了这一切，并且感到十分满意。吃午饭的时候，他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快活得了不得，说俏皮话，讲双关语，笑话一个接一个。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要么他是不能完整地讲一个笑话，要么是移花接木，从这个笑话跳到另一个笑话上去。在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里他本来就已经喝了三杯香槟酒。在午餐时，他又喝了一些，头就彻底晕乎起来。在这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还不住亲自往他杯里斟酒。午餐很像样子。那个厨师，坏蛋尼基特卡，没有暗中使坏。女主人以最讨人喜欢的殷勤招待，使席上气氛活跃。但是，在场的其他人却故意似的无精打采。济娜是那样庄重地沉默不语。莫兹格利亚科夫明显地心绪不佳，吃得也很少。他仿佛在想什么心事，因为这在他是很少有的情况，不能不引起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极度不安。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甚至还暗地里给莫兹格利亚科夫做着奇怪的手势，后者竟完全没有觉察。要不

是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在场，那么午餐就像是在办丧事了。

与此同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却处于无可名状的紧张之中。光一个济娜就够让她提心吊胆的了，济娜一副极其愁苦的表情，一双哭红的眼睛。而这里还有一个难题：本该抓紧进行，可这个“可恶的莫兹格利亚科夫”却木雕泥塑一般坐着不动，什么心都不操，只是在那里妨碍别人！要知道，这事说实在的不可能当着他的面来做！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极度不安地从餐桌旁立起身来。然而，令她非常惊讶，甚至十分惊喜，如果可以这样来表达她心情的话，正当大家从餐桌旁起身的时候，莫兹格利亚科夫自己走到她跟前，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宣布说，他当然感到万分遗憾，但必须得立即离开。

“您这是去哪里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异常关切地问道。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是这么一回事，”莫兹格利亚科夫心情忐忑地、甚至多少有些语无伦次地开始回答说，“我碰上了一件最奇特的事。我真不知道怎样跟您说才好……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给我出个主意!”

“怎么，怎么一回事呢?”

“您知道，我的教父，博罗杜耶夫，——就是那个商人……今天碰见了我。老人家简直生气极啦，责备说我趾高气扬，说我到莫尔达索夫城来了三次，可一次也没在他家里露面。他说：‘来吧，今天就来家里喝茶。’现在是四点整，他按照老规矩，只要一睡醒，四点多钟就要喝茶的。我该怎么办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个嘛，当然……不过，请您想想看！要知道，当先父把公款输光了的时候，是他救了他免遭绞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做了我的教父。如果我得以同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成婚，我也只不过才有一百五十个

农奴。可是我的教父却拥有一百万家产，人们说，甚至比这还要多。他又没有子女。要是讨好他，根据遗嘱能给我留下十万。他如今七十岁了，请您想想看！”

“哎呀，我的上帝！您这是怎么啦！您还在这里磨蹭什么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喊起来，勉强掩饰住自己的喜悦，“去吧，去吧！这可不能视同儿戏。怪不得我看见午餐时您就那样愁苦！去吧，mon ami，去吧！您本该今天一早就去拜访的，借此表明您很珍视，您非常看重他对您的慈爱！哎呀，年轻人哪，年轻人！”

“可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莫兹格利亚科夫惊异地叫喊道，“您自己就责备我同他交往的呀！您不是说过，他是一个老农民，大胡子，同小酒馆亲如一家，与酿酒工人和种种代理人为伍吗？”

“哎呀，mon ami！难道我们说话考虑不周的情形还少吗！我也可能说错话的呀，我又不是什么女圣人。不过，我可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或许我当时心境……您当时还没有向济诺奇卡求婚吗……当然，我这样说是有点自私，不过现在我不由得要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件事了。再说有哪个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会责备我呢？去吧，一分钟也不要再耽误啦！甚至不妨在他那儿待上一个晚上……还有，听我说！无论如何要提提我。就说，我很尊重他，很爱他，很崇敬他，总之，说得机灵一些，得体一些！哎呀，我的上帝！这事怎么叫我给忘啦！我本该想到提醒您一句！”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是让我再生啦！”欣喜不尽的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喊道，“我发誓，以后一切全听您的！要知道，我可是怕向您提起这件事呢！……好啦，再见吧，我现在可要上路啦！请在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面前代我道歉。

不过，我必定会回到这里来的……”

“祝您好运，mon ami！请您留意，同他说说我！他确实是一位非常可爱的老头儿。我对他早已改变了我的看法……其实，我一向就喜爱他身上那种古朴的俄罗斯气质、真诚无华的东西……An revoir，mon ami，au revir！”

“鬼使神差让他走啦，这太好啦！不，这是上帝亲自来帮助我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样想着，高兴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前厅，正在穿他的皮袄，突然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冒了出来。她正在等着他呢。

“您到哪里去呀？”她拉着他的胳膊说道。

“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我要去博罗杜耶夫家！是我的教父，他给我洗了礼……一个有钱的老人，会给我留下点什么，应该去讨好一下！……”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此时的情绪好极了。

“去博罗杜耶夫家！那么您就会与您的未婚妻分手啦。”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声色俱厉地说道。

“这‘分手’是什么意思？”

“一点儿不错！您满以为她已经是您的人啦！可是，人家却想把她嫁给公爵呢。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嫁给公爵？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您得了吧！”

“说什么‘得了吧’！那您不妨亲耳听听、亲眼看看。好吗？快把您的皮袄扔掉，请到这边来！”

一下子惊得发蒙的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丢下皮袄，踮起脚尖，跟在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的后边离开了。她把他领到她早晨藏身偷听偷看的那间小贮藏室。

“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您行行好吧，我简直一点儿都

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您会明白的，请您弯下腰来听听吧。肯定喜剧现在就要开场啦。”

“什么喜剧？”

“嘘！小点儿声说话！喜剧就是人家简直在愚弄您。方才您陪同公爵离开的时候，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用了整整一个小时劝说济娜嫁给这位公爵，她说蒙哄公爵强迫他结婚再容易不过啦，而且她还使用那样一些花招，连我都感到恶心。我在这里一切都听到啦。济娜也同意。瞧她们母女俩是怎样骂您的呢！简直把您当成傻瓜了，济娜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嫁给您。我嘛，也真傻！还想戴上一朵红色花结呢！请您听听吧，您就听听吧！”

“果真如此，那简直就是无法无天的大阴谋啦！”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悄声说，同时以一种最傻气不过的神态盯着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看。

“您只要听听就知道啦，而且您还会听到别的什么呢。”

“可是在哪儿听呢？”

“瞧，弯下身子，冲着这个窟窿眼儿……”

“但是，娜斯塔西娅·彼特罗芙娜，我……我可不会干这种偷听的事。”

“瞧您，偏在这时候想到讲究啦！我的爷，把您的面子掖到您的怀里去吧；您既然来啦，就听听吧！”

“不过，可是……”

“既然不会干窃听的事，那么您就只好受骗上当吧！人家可怜您，您却在这里装腔作势！关我什么事！要知道，我并非为了自己才这样做。我在这地方也待不到晚上啦！”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违心地朝着窟窿眼儿弯下身子。

他的心在跳，太阳穴也在跳。他几乎不明白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第八章

“公爵，那么，您在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里玩得非常开心吧?”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问道，同时用她野心勃勃的目光扫视着即将打响战斗的战场，并想以一种最天真无邪的方式开始她的谈话。由于期待和激动，她的心怦怦直跳。

午餐之后，公爵立即被安顿到早晨接待他的那间“沙龙”里去。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家里的隆重接待和活动，全都是在这间沙龙里进行的。她为自己的这个房间感到骄傲。公爵这个老头儿六杯香槟酒下肚，全身已经有些瘫软，站立不稳，却还仍然无休止地絮叨，有增无减。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明白，这种精神头儿是转瞬即逝的，酒后身体沉重的客人很快就想睡觉。应该争分夺秒。她瞥了一眼战场，极其欣喜地发现，这个好色的老头儿是那么热切地瞅着济娜，于是，她的那颗做母亲的心高兴地颤抖起来。

“非——常——非——常开心，”公爵回答说，“而且，您知道，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是——位无——可——比——拟的最出色的女人!”

尽管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心只顾实施她的宏伟计划，但是公爵对她的宿敌如此大加赞扬，却刺痛了她的心。

“公爵，您算了吧！”她目光炯炯地叫喊道，“如果您的那位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是一位无可比拟的女人的话，那么我可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啦！不过，说这个话就是完完全全不了解此地的社交界，对此地的社交圈子一无所知！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她表面装出的不同寻常的优点，装出的高尚情感，只不过是一出喜剧表演，只不过是金玉其外的假象。只要把这层外壳掀开，您就会看见鲜花下藏着的整座地狱，魑魅魍魉聚集的黑窝，那里会把您吃个精光，连一小块碎骨也不会给您留下！”

“果真是这样的吗？”公爵高声叫道，“真叫我吃惊！”

“这一点我敢向您担保！Ah，mon prince。济娜，你听着，我应该，我有义务给公爵讲一讲上周同这位娜塔莉娅有关的一件事，它既让人笑掉大牙，又很卑鄙下流。你还记得吗？是这样，公爵，这里说的可就是您刚刚赞扬备至的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啊，我最亲爱的公爵！我向您发誓，我可不是一个爱拨弄是非的女人！但我一定得把这件事讲出来，唯一的目的就是博得您的一笑，为了用活灵活现的样品向您展现，这么说吧，通过透镜向您展示这里的人们是什么货色！两个星期之前，这位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来到我家，给她送上了咖啡，而我有事出去了一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的银制糖罐里还剩下多少糖：糖罐本来是满满的。当我回到房间时，一看：在糖罐里只剩下三块糖啦。除了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人之外，房间里并没有其他的人。这是什么样的女人哪！而她自己拥有一幢用石料建的楼房，钱也多得很！这件事很可笑，也很滑稽，不过，通过它您就可以判断这里社交界如何高尚了！”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公爵喊叫道，他真的

惊讶不止。“然而，这是多么不合常理的贪得无厌哪！难道全都是她一个人吃掉了吗？”

“公爵，瞧，她是一位多么无可比拟的女人哪！您怎么看这种丢脸的事呢？要是我，哪怕刚一转念头要干这样令人恶心的丑事，宁可立刻死去！”

“嗯，不错，不错……只是，您要知道，她毕竟是如此belle femme[1]。”

“您说的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嘛！公爵，您别逗啦，她只不过是一只小木桶罢啦！哎呀，公爵呀，公爵呀！您尽说些什么呢！我原以为您有更高的鉴赏力呢……”

“嗯，不错，小木桶……只不过，您要知道，她的体态很好……嗯，还有那个跳——舞——的小女孩儿，她的身段……也很好……”

“您说的索涅奇卡？可是，公爵，她还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啊！她才十四岁！”

“嗯，是的……只不过，您要知道，她是多么灵巧，而且，她还有……那么好的形体……正在发育成熟起来。多么讨——人——喜——爱呀！而同她一起跳——舞——的另外一个女孩子，也很……正在成熟起来……”

“哎呀，公爵，这是一个不幸的孤儿！人家常常雇用她。”

“孤——儿。不过，她是很脏的，哪怕把手洗干净也好嘛……不过，她也是很——迷——人的……”

说这话的时候，公爵带着一种有增无减的贪婪劲儿用长柄眼镜仔细地瞅着济娜。

---

① 法文：体态优雅的女人。

"Mais quelle charmante personne![1]"公爵喃喃地低声说，快活得浑身都舒畅极了。

"济娜，随便给我们弹支曲子，或者不必弹奏，最好唱首歌吧！公爵，她唱得可好呢！可以说，她是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真正的音乐能手！公爵，如果您知道，"当济娜离座向钢琴走去时，步态轻盈飘逸，几乎使可怜的公爵小老头儿曲身弯背而不能自持。与此同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继续往下说，"如果您知道，她还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儿就好啦！她是多么会疼爱人哪，对我多么温柔恭顺哪！她多么富于情感，心地多么纯正啊！"

"嗯，不错……情感……而且，您可知道，我一生中，只知道有一个女人的美——丽可以与她相比，"公爵咽了一口唾沫，打断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话说道，"这个女人就是已故的娜茵斯卡娅伯爵夫人，她是三十年前去世的。那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女人，她的美貌简直——无——法——形——容，后来嫁给了自己的厨师……"

"公爵，嫁给了她的厨师！"

"嗯，不错，嫁给了她的厨师……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在国外。她在——国——外——为他弄到一个伯爵的头衔。他本人是个魁梧的人，而且非常有学问，留着那么好的一撮——小——胡——子。"

"那么——那么……公爵，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嗯，不错，他们生活得蛮好。不过，他们后来很快就离异了。他把她掠夺一空，就抛开她走了。就为了某种调味汁他们吵翻的……"

---

① 法文：多么令人神迷魂荡的美人儿啊！

“妈妈，我弹奏什么曲子呢?”济娜问道。

“济娜，你最好给我们唱支什么歌。公爵，她唱得多好哇!您喜欢音乐吗?”

“噢，很喜欢! Charmant, charmant! 我非常喜欢音——乐。在国外的时候，我还同贝多芬相识呢。”

“济娜，你想想看，同贝多芬相识! 公爵还同贝多芬相识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兴高采烈地叫嚷道。“哎呀，公爵! 难道您与贝多芬相识?”

“嗯，不错……我同他有过亲——密——的——交——往。他的鼻子上总是沾着烟草。多么可笑的一个人哪!”

“贝多芬?”

“嗯，是的，贝多芬。不过，也可能不是贝——多——芬，而是另外一个什么德——国——人。那里有很多的德——国——人……不过，我好像说——得——有些——驴头——不对——马嘴——啦。”

“妈妈，我唱什么呀?”济娜问道。

“哎呀，济娜! 你就唱那支浪漫曲吧，你记得吧，那支曲子里有很多骑士精神的东西，其中还说到那座城堡的女领主和她的游吟诗人……哎呀，公爵! 我多么喜爱那种骑士精神啊! 那些城堡，城堡呀! ……那种中世纪的生活! 那些游吟诗人，那些承宣官，那些骑士的搏斗……济娜，我来为你伴奏。公爵，请您挪到这边来坐，靠近一点儿! 哎呀，那些城堡哇，城堡!”

“嗯，不错……城堡。我也很喜爱城——堡，”公爵极其欣喜地喃喃而语，同时用他那只独眼死死盯着济娜。“可是……我的上帝!”他感叹道，“这是一支浪漫曲! ……不过……我知道这支浪——漫——曲! 我早先就听到过这支浪漫曲……这使

我——想——起……哎呀，我的上帝！"

我不打算描写公爵在济娜唱起歌来时是怎么一副样子。济娜唱的是一支曾很流行的古老的法国浪漫曲。她唱得非常出色。她那纯正的、响亮的女低音动人心弦。她那秀丽动人的脸庞，美妙传神的眼睛，她那翻动乐谱的修长纤细的手指，她那浓密、乌黑、闪闪发亮的头发，起伏不定的胸脯，她那高傲的、优美的、高雅的整个体态，所有这一切都彻底把公爵这个可怜的小老头儿给迷住了。当济娜唱歌的时候，他目不转睛地死盯着她，他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他的那颗老朽的心，那颗被香槟酒、音乐以及复活了的种种回忆（而谁又没有钟爱的往事呢？）所温暖了的心，此时跳动得越来越快，它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跳动了……当她唱完时，他都准备要双膝跪倒在济娜的面前，并且差不多要哭了。

"Oh，ma charmante enfant！"① 他亲吻着济娜的手指叫喊道，"Vous me ravissez！② 我现在，现在才刚刚想起来……不过……不过……o ma charmante enfant..."

公爵甚至说不下去了。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感觉到了她行动的时候了。

"公爵，您为什么要自己毁掉自己呢？"她庄重地感叹道，"您情感如此丰富，精力如此旺盛，心气如此充沛，却要一辈子离群索居！要避开人们，疏远自己的朋友！这是不可饶恕的！公爵，您好好想想吧！请您放眼看看生活，这么说吧，请您用明净的眼睛看看吧！从您自己的心里重新唤回您对往事的回忆，唤回您那青春年华美好的、黄金般无忧无虑的时光，让

---

① 法文：美丽迷人的孩子。
② 法文：您使我心醉。

它们复活，让自己再生！请您重新回到社交界，生活在人们中间吧！您可以出国，去意大利，去西班牙，公爵，去西班牙吧！……您需要一个引导您的人，您需要那么一颗心，它最好能爱您、尊重您、同情您，对不对？您哪，有很多朋友！您只要呼唤他们，招引他们，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向您跑来！我将抛掉一切，第一个响应您的召唤向您奔来。公爵，我们的友谊我一直牢记在心；我抛开丈夫也会跟随您去的……如若我还年轻，如若我还像我的女儿一样秀丽、漂亮，那么我会做您的女伴、您的女友、您的妻子的，如若您愿意的话！"

"我确信，当——年——您准是 une charmante personne。"公爵往手帕里擤着鼻涕说道。他的眼睛让泪水浸湿了。

"公爵，我们是为自己的孩子生活，"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怀着一种崇高的情感回答说，"我也有自己的守护天使！这就是她，我的女儿，思想和心灵的朋友。公爵！就因为不愿离开我，她已经拒绝了七次求婚。"

"这么说，您——要——陪——我——出——国，她也会同我们一起去？要是这样，我一定要到国外去！"公爵兴奋地喊叫道，"我一——定——要出国！若是我再能有……希——望，就太好啦……她的确是一个迷人的，迷——人——的孩子！啊，ma charmante enfant！…"于是，公爵又开始吻起济娜的手来。这可怜的老头儿，真想双膝跪倒在她面前。

"可是……可是，公爵，您说若是再能有希望？"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紧接着公爵的话茬儿说，她又来了一股大发宏论的劲儿。"不过，公爵，您这人真奇怪！难道您以为您自己已不值得女人垂青了吗？并非青春才构成美。请您别忘记，这么说吧，您可是贵族的遗存哪！您是最风雅的、最富于骑士情

感的代表呀！难道马利亚不就是爱上了马塞帕老头儿了吗?[1]我记得还曾经读到过，路易……我忘记是哪个路易，宫廷里的一个风流倜傥的洛赞侯爵，已经是垂暮老人，却还赢得了一个最俊俏的宫廷美女的心![2]……谁又跟您说过您是老头儿呢?这是谁教您这样想的呀！难道像您这样的人会衰老吗？就凭您如此富于情感、思想、欢乐、机智、活力、光辉照人的风度，能说您老吗？现在，如果您随便出现在什么地方，在国外，在温泉，带着一位年轻的妻子，带着这么好的一个美人儿，比如像我的济娜，我可不是说她，我只不过是打个比方，于是您就会发现，那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啊！您是贵族的遗老，她是美女中的美女！您庄重地挽着她的手臂；她在华丽夺目的社交场合引吭高歌，您则机敏应对，侃侃而谈，——整个温泉休闲的人都会跑来看你们！整个欧洲也都要轰动起来，因为温泉所在地的全部报纸，报纸上的所有小品文都将齐声议论……公爵呀，公爵！您却竟然说：要是再能有希望?"

"小品文……嗯，不错，嗯，不错！……刊登在各种报纸上的……"公爵嘟哝着说，他大半不能理解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在絮叨些什么了，并且精神也越来越不济。"不过，我的孩——子，如果您还没有感到累，请您再唱一遍刚才那支浪漫曲!"

"哎呀，公爵！她可还有别的更好的浪漫曲呢……公爵，您还记得那支'L'hirondelle'[3] 吗？您大概听过吧?"

"不错，我还记得……或者不如说，我不——记——得了。

---

① 马利亚和马塞帕的故事可参看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

② 安托南·德·洛赞（1633—1723)，路易十四的宠臣，以风流艳事闻名。——俄编注

③ 法文：《燕子》。

不要，不要，还唱先前那支曲子吧，还唱刚才——唱——过的那支吧！我不想听‘L'hirondelle’！我想听原来那支浪漫曲……”公爵如同小孩子一般恳求说。

济娜又唱了一遍。公爵再也不能够自持了，于是双膝跪倒在她的面前。他哭泣起来。

“啊，ma belle châtelaine![①]”公爵用他那由于年迈和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赞叹说道，“啊，ma charmante châtelaine![②] 啊，我的令人销魂的孩子！您让我回——想——起那么多，那么多……那么久远以前的事……我当时以为一切会更好，后来实际上却不是那样。我当时……曾同……子爵——夫——人……唱二重唱，就是这支浪漫曲……而如今……我不知道如——今……”

公爵说这整段话，都是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他的舌头显然发僵发硬了。几乎无法分辨出某些词的意思。只是看得出来，他处于极度动情的伤感之中。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立即抓住时机火上加油。

“公爵！您是会爱上我的济娜吧！”她叫喊起来，她觉得，这是庄严的时刻来到了。

公爵的回答超出了她预期的最好想象。

“我疯狂地爱上了她！”这个小老头儿叫喊起来，他仍然双膝跪地，全身兴奋，激动得一个劲儿颤抖。“我准备为她献出生命！只要能够抱有希——希望……就好了。不过请扶我起来，我多少——有点——虚弱……我……只要能有希望向她求婚，那么……我……她就会每天为我唱各种浪——漫——曲，

① 法文：此处意为我的美丽的主宰。
② 法文：此处意为我的令人销魂的主宰。

我就会一直看着她……一直看着她……哎呀，我的上帝呀！”

“公爵呀，公爵！您在向她求婚哪！您想要把她，把我的济娜，从我这里夺走！把我的天使，我亲爱的济娜夺走！但是，济娜，我可不放你走！让他们从我的手里，从一个母亲的手里抢走你吧！”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奔向自己的女儿并紧紧地把她拥在自己的怀里，尽管她感到了相当强烈的抗拒……妈妈做得有点过头了。济娜浑身都感到了这一点，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厌恶看着这出喜剧的演出。然而，她默不作声，这正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需要她做的一切。

“她曾经拒绝过九次求婚，只是为了不同自己的母亲分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喊道，“但是，现在我的心却预感到了离别。不久前我就发现，她是那样地看着您……公爵，您那种贵族气质、您那种高雅品味征服了她！……啊！您要使我们分离了；我预感到这一点！……”

“我非常——爱——慕——她！”公爵含糊不清地嘟哝说，全身仍然如同白杨树叶一样颤抖着。

“那么，你是要丢下自己的母亲不顾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喊了一声，又一次奔向女儿，搂住了她的脖子。

济娜急忙出来收拾这难堪的场面。她默默地向公爵伸出了自己漂亮的纤手，甚至还强迫自己露出一丝微笑。公爵极其谦恭地接住了这只纤手，将它吻了个遍。

“我只是现在才——开始——生活。”公爵喃喃说道，欣喜得上气不接下气。

“济娜！”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得意扬扬地说道，“瞅瞅这个人吧！他是我遇到的所有人中最忠诚、最高尚的一个！这是一位中世纪的骑士！公爵，她是知道这个的；她知道的，但对我是件伤心的事……啊！您干吗要来我们这里呢？我把我的

珍宝、我的天使交给您。公爵，请您珍惜她！一个母亲在恳请您，有哪个母亲能为我的痛苦而责怪我呢！”

“妈妈，够啦！”济娜悄声说道。

“公爵，您会保护她不受欺侮吧？如果有哪个诽谤者或者胆大妄为之辈敢对我的济娜无礼，您会亮出您的剑给他们颜色看吧？”

“妈妈，行啦，否则我……”

“嗯，不错，我会亮出我的剑……”公爵嘟哝道，“我只是现在才开始生活……我想要，现在，立刻——马——上——就举行婚礼……我……我想要现在立刻就派人到杜——哈——诺——沃庄园去。我的——钻——石都在那里。我想要把它们都摆在她的脚下……”

“多么高的热情！多么大的喜悦！多么高尚的情感哪！”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喊道。“公爵，您若远离社会，是会把自己毁掉的呀！我要上千次地说这件事！一想起那个女妖……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有什——么——法子呢，我当时——是那样——害——怕——呀！”公爵嘟嘟哝哝说，动情地欷歔着。“他们曾经——想要——把我送进疯——人——院……于是我就害怕啦。”

“送进疯人院！哼，那些恶棍们！哼，那些毫无人性的东西！啊，那种卑鄙下流的阴谋！公爵，这我听说过！不过，真正发疯的是那些人！可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

“连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公爵小老头儿回答说，由于疲惫无力而坐到了安乐椅里。“您知道，我在一——次——舞会——上，有一次，讲了那么——一个——笑——话；而他们

却——不——喜——欢。于是就出事啦!”

“公爵，难道就仅仅为了这个吗?”

“不是的。后——来——我还同彼得·杰缅季——伊——奇公爵玩——了——牌，我当时缺六个点。我有两个——王——和三个王后……或者，不如说，我有三个王后和两个——王……不是的!一个——王!然后才是那些——王后……”

“就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哼，真是极端缺乏人性!公爵，您哭啦!但是今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的公爵，现在我就将跟随在您的左右;我将不会同济娜分离，就让我们瞧瞧，看他们胆敢说三道四!……而且，公爵，甚至您要知道，你们的婚姻会使他们感到震惊。它会让他们羞愧难当!他们会发现，您还能够……就是说，他们将懂得，这样一位俊俏的佳丽是不会嫁给一个疯子的!如今您可以高傲地昂起您的头来，您将无所顾忌地直视他们……”

“嗯，不错，我将无所顾忌地直视他们。”公爵嘟哝了一句，同时闭上了眼睛。

“他可是疲惫不堪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想道，“说也是白费力气!”

“公爵，您很激动，这我看得出来;您必须得平静下来，休息一下吧，好恢复平静。”她说着，同时慈母般地向他俯下身去。

“嗯，不错，我想，能稍——微——躺——一——躺——就好啦。”他说道。

“是的，是的!公爵，您请放心吧!这种激动……请您等一等，我亲自陪您去……如果需要的话，我会亲自安顿您躺下休息的。公爵，您干吗这样盯着这幅画像看呢?这是我母亲的画像，是一位天使画像而不是女人画像呢!啊，如今她为什么

不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女人！公爵，品德高尚的女人！此外，我没有别的好称呼她的！”

“品——德——高尚——的——女人？C'est joli[①] ...我也有过母亲……princesse[②] ...而且——您想想看——她曾是一个非常——非常——胖的女——人……不过，我想——要——说的，不是这个……我多——少——有——点乏力。Adieu，ma charmante enfant！...我非常快——活——地……我今天……明天……嗯，反正一——样！au revir！”说到这儿，他本想做一下手势，但是，脚下滑了一下，他差一点儿没有摔倒在门槛上。

“公爵，小心点儿！请您扶住我的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喊道。

“Charmant！Charmant！”公爵嘟哝着离开房间，“我只是现在才——开——始生活……”

房子里只剩下了济娜一个人。难以描述的沉重感压上心头。她厌恶得要呕吐，她简直要蔑视自己。她的双颊在发烧，她原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双手紧握，牙关紧闭，低垂着头，羞愧的泪水从她的双眼里流出来……就在这时，房门洞开，莫兹格利亚科夫奔了进来。

---

① 法文：这很好。
② 法文：公爵夫人。

第九章

一切的一切，他都听到了！

他的确不是走进来的，而是奔跑着冲进房间，由于激动和愤怒他脸色刷白。济娜惊愕不解地望着他。

“您竟然是这样的呀！”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叫嚷起来，“我终于认清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啦！”

“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济娜重复了一句，如同看着一个疯子一样看着他，接着她的眼睛突然闪耀着激愤的怒火。

“您怎么敢这样同我讲话！”她大声叫喊道，并且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一切的一切我都听到啦！”莫兹格利亚科夫得意扬扬地又说道，但是他却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您都听到啦！您偷听啦？”济娜轻蔑地盯着他说道。

“对！我偷听啦！对，我豁出去干了这种卑鄙下流的事，但是，由此我却认清了您是最……我甚至不知道，用什么话给您说才好……您现在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了呀！”他回答说，但是在济娜目光的逼视下，他却变得越来越胆怯。

“即使您都听了，可是您又能责备我什么呢？您又有什么权利来责备我？您有什么权利如此放肆地同我讲话？”

“我？我有什么权利？而您竟然能问这个？您要嫁给公爵，我却没有任何权利！……您可是答应过我的，如此而已！”

“什么时候？”

“怎么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早晨，您缠着我不放，我当时就坚定不移地回答说，我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

“然而，您并没有把我撵走，您也没有完全拒绝我；这么说，你是留我做备用的了！这么说，您是在诱骗我。”

被深深激怒的济娜，脸上显露出一种痛苦的感情，仿佛来自内心的一种彻骨的剧痛。但是她抑制住了自己的情感。

“如果我当时没有把您撵走，”济娜明确无误而又从容不迫地回答着，尽管她的嗓音里还隐约可以听出有些颤抖，“那只不过是由于怜悯您。是您自己恳求我暂且不要把话说绝，不要对您说‘不’，而要求我进一步了解您，您还说：‘到那时，当您一旦确信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以后，或许，您就不会再拒绝我。’这是您开始向我求婚时亲口说的。这些话您岂能抵赖！现在您却竟敢说我诱骗您。今天，当您比您所答应的提前两星期来同我见面时，您亲眼看见了我的厌恶感，而且这种厌恶感我并没有在您面前加以掩饰，相反，我还把它表露出来。这个您自己也觉察到了，因为您当时还问过我：是不是因为您的提前来到我才生气？请您明白，对于那种不能够而且也不想要为之掩饰厌恶之感的人来说，是不会施行诱骗的。您竟然敢说，我把您留做后备使用。对此，我给您的回答是，我一向对您的评价是这样的：‘如果他天赋并不聪明，不具备大智大慧，那么他可能终归还是个好人，因此，不妨嫁给他。’可是，现在，值得庆幸的是，我确信，您是一个傻瓜，加之，您还是一个凶恶的傻瓜，我要说的就只剩下祝愿您幸福美满和一路平安。再

见！”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济娜就向他背转了身，并缓缓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莫兹格利亚科夫醒悟到一切都已告吹，就狂怒起来。

“哈！我居然是个傻瓜，”他叫嚷道，“我现在居然是个傻瓜！好吧！再见！不过，在我离开以前，我要告诉全城的人，说您伙同您的妈妈如何把公爵灌得烂醉而欺骗他！我要对所有的人去讲！让您知道知道莫兹格利亚科夫也不是好惹的。”

济娜颤抖了一下，并且停下来，原想回敬他几句，但是略一思忖，只是轻蔑地耸耸肩，砰的一声随手关上了房门。

就在这一时刻，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出现在门口。她听到了莫兹格利亚科夫的叫嚷声，立刻就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并吓得战栗了一下。莫兹格利亚科夫还没有离去，莫兹格利亚科夫还在公爵左右，莫兹格利亚科夫会向全城张扬开去，而秘密在哪怕极短的时间内还是有必要保守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有她自己的打算。转瞬之间，她权衡了全部情况，于是安抚莫兹格利亚科夫的计划就拟定了。

“您怎么啦，mon ami?”她说道，走到他跟前并向他友好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还叫什么 mon ami！”他狂暴地吼叫开了，“在你们干尽了那种勾当之后，竟然还叫：mon ami。莫尔根——弗里，[1]仁慈的夫人！您以为，您还能再骗我一次吗？”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您心绪这样奇怪，我感到遗憾，很遗憾。竟说些什么话呀！您甚至不能在一位女士面前

[1] 德语的俄语音译，原词意为“一大早”，此处可理解为“早着呢”，意思是“得了吧”。

对您的话有所克制。”

“在一位女士面前！您……说您是什么都行，可就不是一位女士！”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嚷道。我不知道他想用这种叫嚷表达什么，不过，大概是某种非常厉害的话吧。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和颜悦色地瞥了瞥他的脸。

“您请坐下！”她忧郁地说道，同时指着一刻钟之前公爵曾经坐过的安乐椅向他示意。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倒是请听我说呀！”莫兹格利亚科夫懊恼地叫嚷道，“您这样看着我，仿佛您根本没有错，倒是我在您面前有罪过似的！要知道，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什么腔调哇！……要知道，这已然超出人所能忍受的限度啦……您明白这一点吗？”

“我的朋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回答说，“请允许我依旧这样称呼您，因为您没有比我更要好的朋友；我的朋友！您正在承受着痛苦，您遭遇了折磨，伤害正刺痛您的心。因此，您同我用这种腔调讲话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现在决意坦诚相告，敞开我的心扉，何况我觉得我自己在您面前也多少有错。您请坐，让我们来谈谈。”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话的声音近乎不太正常的柔和。

她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莫兹格利亚科夫大惑不解地坐到她身边的安乐椅里。

“您偷听了吗？”她继续往下说道，责备地瞅着他的脸。

“是的，我是偷听了！还能不听吗？不然我就真是个糊涂人！起码我得知了你们对我要了什么花招。”莫兹格利亚科夫粗鲁地回答说，怒气给他壮了胆，鼓动着他。

“以您这样的人，以您的教养，以您所一向遵守的行为准则，竟然去干这种事？啊，我的上帝！”

莫兹格利亚科夫甚至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但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他叫喊道，“这些叫人没法听下去！倒是您想一想，以您所一向遵守的行为准则，现在您是要干什么事啊！然后您再来谴责别人不迟！”

“还有一个问题，”她接着往下说，并不理睬他提出的问题，“谁给您出的主意让您偷听别人说话的呢，谁告诉您的，谁在这儿充当密探暗中侦察的呢？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

“嗯，那就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好的。我自己去了解。保尔，我说过，我在您面前有过错。但是，如果您把一切都剖析清楚，把所有的情况了解明白，那么您就会发现，即使我有过错，那也仅仅因为我希望您好，给您尽可能多的好处。”

“给我？好处？这可就更糟啦！我请您相信，您休想再骗我！我又不是那么好哄骗的小孩子！”

于是他在座椅里一下子转过身去，以至座椅都咯吱咯吱响了起来。

“我的朋友，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冷静一些。请您仔细听我说，您自己也就会全部同意的。首先，我原本想立即把一切的一切都向您解释清楚，那么您就可以从我的口里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直至详情细节都不遗漏，哪里还用得着您有失身份地去干偷听的事。其所以刚才没有事先向您说清楚，也只是因为，所有这一切还不过是一种计划而已。它也可能不付诸实施。您看：我对您十分坦诚。其次，请您别责怪我的女儿。她正疯狂地爱着您，我费了难以置信的努力才将她从您身上移开转而使她同意接受公爵的求婚。”

“我现在有幸听到了这种疯狂爱着的最充分的证明。”莫兹格利亚科夫嘲讽地说道。

“好的。可是您又是怎样同她说话的呢？是应该那样同自己爱恋的女人说话的吗？终归，一个有良好风度的人是那样说话的吗？您伤害并且激怒了她。”

“哼，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还顾什么风度不风度！刚才你们俩对我还是那样和颜悦色，我带着公爵一走，你们转脸就骂我！您们讲我的坏话，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这一切我都知道，通通都知道！”

“大概，这也是从同一个脏话源头听来的吧？”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指出这一点，同时轻蔑地微笑着，“是的，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说了您的坏话，而且说了一大堆，而且不瞒您说，没有少费气力，但是，仅就我不得不在她面前说您的坏话，或许甚至还诋毁您，仅就这一点来说，就足以证明，我要她同意放弃您是多么困难！您这个鼠目寸光的人哪！如果她不爱您，我用得着说您的坏话，将您置于可笑的、不光彩的境地，进而至于采用极端的手段吗？而且您还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底细！我必须行使做母亲的权利把您从她的心里挖出来，而且，经过难以置信的努力，才仅仅得到她表面上的同意。如果您现在偷听了我们的谈话，那么您应该发现，她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用一个手势在公爵的面前给我以任何的支持。在整整这幕场景中，她几乎没有吐一个字；她唱歌时也如同一个机械人一样。她的整个心灵都在痛苦中受着熬煎，于是我出于对她的怜爱，终于把公爵从这里领出去了。我深信，她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一定在哭泣。在您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您应该是看见她正在淌眼泪的……”

莫兹格利亚科夫的确想起，当他奔入房间之后，他看见济娜泪流满面。

“可是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为什么要反对我

呢?”他叫嚷道，“为什么您要说我的坏话，为什么您要诋毁我呢，您现在不是都承认了吗?”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您一开始就很理智地来问我，那么您早已得到了答案。是的，您是对的！这一切都是我干的，而且还是我一个人干的。请您不要把济娜掺和进来。为什么我要这样干呢？让我来回答：首先，这是为了济娜。公爵很富有，名声显赫，交游甚广，如果嫁给他，济娜就走了一步非常出色的棋。最终，如果他一旦去世，或许甚至会很快，因为我们所有的人迟早都不免一死，那时济娜就将是年轻的遗孀，就将是一位公爵夫人，就将置身于上流社会，而且，还可能非常富有。那时，她能够嫁给她想嫁给的任何一个人，还能够缔结最富有的婚姻。不过，当然，她要嫁给她所爱的人，嫁给她从前爱过的人，嫁给那个由于同公爵结婚而心灵深受折磨的人。单只悔恨和内疚就会迫使她在自己先前爱过的人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赎罪。”

“嗯!”莫兹格利亚科夫沉思地望着自己的靴子，哼了一声。

“再说，还有第二点，我只简略提一下就够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继续往下说道，“因为这一点或许您甚至还不会理解。您在读您的莎士比亚，您是从他那里获得您所有崇高的情感的，而实际上，尽管您也非常善良，但是您还太年轻，而我是一个母亲，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请您听好：我之所以把济娜嫁给公爵，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公爵本人，因为我想借用这个婚姻来拯救公爵。我先前就曾经爱过这位高尚的、这位最善良的、这位富于骑士气质的忠诚老人。我们曾经是朋友。他现在在那个妖婆的魔爪控制中是不幸的。她要把他赶到墓穴中才肯罢手。上帝明鉴，只是在我向济娜讲了自我牺牲的

功勋是多么神圣之后，她才同意与公爵的婚事。她一向倾心于高尚的感情，醉心于建立功勋。在她自己身上有某种骑士的气质。我还提醒她说，给一个顶多或许只能再活一年的人做一个依靠、安慰、朋友、孩子、美人和宠儿，是一件高贵的基督的事业。让他在有生之年的最后时日里，环绕在他周围的不再是那个妖婆，不再是恐惧，不再是忧郁，而将是光明、友谊、爱心，那么他余生的迟暮之日对他来说就会是天堂！这儿哪里有自私可言，您说不是吗？这与其说是自私，倒不如说是护士小姐建立的功勋！”

“那么说，您……那么说，您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公爵，只是为了建立护士小姐的功勋？”莫兹格利亚科夫讥消地哼哼唧唧说道。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个问题我也理解；这个问题是很显而易见的。或许您以为，在这里我把公爵的利益同自己的利益狡诈地结合到了一起？怎么说呢？或许在我的头脑里有这样的盘算，只不过并非是狡诈的盘算，而是无意间造成的。我知道，您会对我的这种坦率承认感到惊异，不过，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只求您一件事：千万不要把济娜掺和到这里边来！她如同鸽子一般纯洁：她没有任何的计算，她只会去爱，啊，我可爱的孩子！如果要说有谁在计算的话，那就是我，就是我一个人！但是，首先，请您反躬自问，拍拍良心说：在类似情况下，处于我的位置，又有谁会不有所盘算呢？我们甚至在最慷慨的事情上，最大公无私的作为中，也都必定是有所盘算的，不由自主地要盘算！当然，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要欺骗自己，说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我不想自己欺骗自己：我承认，在我追求高尚目的的同时，我是盘算过的。但是，您不妨问一问，我是为了自己而盘算的吗？帕维

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早已一无所求了！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是为了她，为了我的天使，为了我的孩子才盘算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哪一个母亲能够责备我呢？”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眼睛里闪耀着泪水。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惊异地聆听了这段坦诚的自白，困惑地眨巴着他的眼睛。

“嗯，是的，多么好的母亲哪……”他终于脱口而出，“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倒是说得好听，可是……可是，您曾经答应过我的！您曾经还让我抱有希望……我落得个什么下场？请您想想看！要知道，我现在是大受愚弄了呀？”

“但是，您以为我并没有为您着想吗，mon cher Paul！正好相反：在所有的这些计算之中，您得的好处最大，主要是这一利益驱使我去做这件事的。”

“我得的好处！”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嚷道，这一次，他完全惊得不知所措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上帝！难道能够如此地头脑简单和目光短浅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昂首向天叫喊道，“啊，少不更事啊！少不更事！这就是热衷于那个莎士比亚的结果，这就是耽于幻想的结果，以为我们生活得靠着别人的智慧和别人的思想。我的善良的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问什么是您的好处？为了把问题说清楚，请允许我插上一句：济娜爱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发现，尽管她显然是在爱着您，但是其中还隐藏着对您的、对您善良情感的、对您习性的某种不信任。我还发现，有时她故意克制着自己，对您表现冷淡，这是思虑和不信任的结果。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自己没有觉察到吗？”

“觉——察——到——啦：甚至今天也……然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您瞧，您自己也觉察到啦。由此看来，我并没有弄错。对于您忠厚善良的品性是否始终不渝，她的确怀有某种奇怪的不信任感。我是母亲，难道连我都猜度不出自己孩子的心思？现在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您不是带着责备而且甚至是带着谩骂奔进屋去激怒她，去侮辱她，去伤害她，如此这般对待这样一位纯洁的、俊丽的、高傲的女子，并以此使她不由自主地认定她所怀疑的您那坏习性是确定无疑的，相反，请您再设想一下，如果您温和地对待您听到的消息，流着痛惜的眼泪，甚至是绝望之极的眼泪，而心灵却是极其崇高大度的……"

"嗯……"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请别打断我的话。我想给您描绘一幕场景，它将使您的想象也感到惊愕。您不妨设想一下，您来到这里对她说：'济娜伊达！我爱你胜过爱我的生命，然而门第不相当的原因把我们分开了。我理解这种原因，济娜伊达，这种原因的存在是为了您的幸福，我岂敢起而与之抗争！我原谅你。如果你能够幸福的话，愿你幸福！'于是，这时，您就把目光投向她，凝视她，那目光就像一只被宰割的羊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请您这样设想一下，并且想一想您的这些话会在她的心里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呀！"

"是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即使一切都是如此，这些我都理解……可那又怎么样呢，我还是要说，终归我仍然是一无所得……"

"我的朋友，不，不，不！请您别打断我的话！我一定要把整个场面描绘给您看，还有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从而令您看到高尚精神而惊愕不止。请您再设想一下，一段时间之后，您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遇到了她；是在某地的一次舞会上遇到的，舞会上灯火辉煌，音乐优雅动人，女士个个都极其雍容华

贵，于是，在这种喜庆的氛围中，您一个人，愁肠百结，心事重重，脸色苍白，靠在某处的一根柱子上（但要让人家能够看得见您），在翩翩起舞的人们的旋转里，您目不转睛地一直追随着她看。她在跳着舞。在您的周围荡漾着施特劳斯那令人回肠荡气的乐曲声，上流社会的那种俏皮话此起彼落，不时传入您的耳中。可是您呢，却是独自一人，面色苍白，被爱情的烈火折磨得痛不欲生！那时，济娜伊达该会是怎样的呢？您想想好吗？她将用怎样的一双眼睛看您呢？她会想：‘然而我，我却曾经怀疑过这个人，他却为我而牺牲了一切，牺牲了一切，为了我而伤透了自己的心！’理所当然，昔日的爱情就会以不可抑制的力量在她心里重新燃起。”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停下来喘口气。莫兹格利亚科夫在他的椅子里非常用力地转动了一下身子，椅子又咯吱咯吱响了起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接着往下说：

“为了公爵的健康，济娜要到国外去，去意大利，去西班牙。到西班牙去，那里有香桃木、柠檬树，那里有蔚蓝的天空，那里有瓜达尔基维尔河。——那里是爱情之乡，在那里不可能生活而没有爱情。这么说吧，在那里玫瑰和亲吻就飘荡在空气之中！您也追随她到那里去；您放弃了您的职务，您断绝了与亲朋好友的联系，您牺牲了一切！在那里您的爱情将以不可抑制的力量重新开始；爱情、青春、西班牙，啊，我的上帝！不用说，你们的爱情是无邪的、纯洁的。但是，你们四目相对，最终也会闷闷不乐的。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mon ami！当然，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卑鄙下流，阴险毒辣，他们是些恶棍，他们硬要人相信，根本不是对痛苦老人的亲情把您吸引到国外来。我特意把你们的爱情称为无邪的，是因为那些人肯定会添油加醋曲解它的意义。但是，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我是母亲，能教给你们干坏事吗！……当然，公爵要监视你们俩的行为是无能为力的，但那又怎么样呢？难道可以根据这一点就得出如此卑鄙下流的诽谤吗？终于，他称颂着自己的命运而辞别人世。您说说看：那时济娜不嫁给您，又能嫁给谁呢？您同公爵只是很远的亲戚，因此同济娜联姻是不会有任何障碍的。您把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富有的、门第显赫的女子娶到手。而且那是一个好时刻，连门第最高贵的达官显要也会为娶她感到骄傲的！通过她，您就会在社会最上层里被看做是自己人；通过她，您会获得显要职位，加官进爵。现在您才有一百五十个农奴，而到那时，您就大富大贵；公爵会在遗嘱里把一切都安排好；这一点我敢担保。但是，说到底，最主要的是她将完全信赖您，信任您的心，信任您的感情，于是您就突然会变成她的一位勇于行善和乐于自我牺牲的英雄！……而您，而您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还问什么您的利益在哪里？最后需要说的是，要知道，除非是瞎子才看不见，才想象不出，才不指望得到这种好处。而此刻，这种好处正在您的面前，距离您只有两步之遥，正在望着您，正在向您微笑着说道：'这是我呀，是你的好处！'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可别犯傻呀！"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莫兹格利亚科夫异常激动地叫嚷道，"现在我全都明白啦！我做得太粗暴、太下贱、太卑鄙了！"

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而且也太不慎重，"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补充说道，"主要的是太不慎重！"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是一头蠢驴！"莫兹格利亚科夫几乎绝望地叫嚷道，"现在一切都完啦，就因为我爱她爱得发狂啊！"

“或许还不是一切都完啦。”莫斯卡列娃低声说道，仿佛在盘算着什么事。

“啊，要是这样就好了！请您帮帮我吧！请您教教我怎样做吧！请您救救我吧！”

接着，莫兹格利亚科夫哭了起来。

“我的朋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同情地说道，同时还向他伸出了一只手，“您之所以那样做，是由于您的急躁，是由于一时情急难以控制，由此可见，也是出于对她的爱！您当时处于绝望之中，心慌意乱。要知道，她应该理解所有这一切的……”

“我爱她到了疯狂的地步，而且准备为她牺牲一切！”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喊道。

“请听我说，我会在她面前为您辩解的……”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啦！我会让你们俩和好的。您就向她把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讲出来，就如同我刚刚对您说过的那样！”

“啊，上帝！您多么善良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过……难道不能马上就办吗？”

“千万不要这样做！啊，我的朋友，您多么缺乏经验哪！她是那么高傲的女子！她会把您这种做法当成又一次粗鲁行径，当成厚颜无耻的举动！明天我会把这一切安排好的，而现在，请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吧，哪怕是去找那个商人呢……大约到傍晚的时候您再来好啦；不过，我还是建议您别这样做！”

“我这就走，这就走！我的上帝！您让我死而复生！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嗯，如果公爵不会那么快地离开人世呢？”

“哎呀，我的上帝，您多么幼稚，mon cher Paul。恰恰相

反，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为他的健康长寿而祈祷上帝。我们应该毫无二心地祝愿这位可亲可爱、善良而有骑士气质的诚实老人长命百岁才对！我首先第一个就将夜以继日地流着眼泪为我女儿的幸福而祈祷。但是，唉！看来公爵的健康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了！何况现在要做的是出访首都，以便把济娜介绍给社交界。我真担心，哎哟，真担心，这事不要把他彻底拖垮才好！不过我们将祷告上帝，cher Paul，而剩下的事，就只有唯上帝之命是从了！……您这就走吧！我祝福您，mon ami！您要怀有希望，您要忍耐，您要振奋起精神，主要是振奋起精神来！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您的感情的高尚……”

她紧紧地握了握莫兹格利亚科夫的手，于是后者就踮起脚尖走出了房间。

“哼，送走了一个大傻瓜！”她扬扬自得地说道，“还剩下另外一些傻瓜……”

门一开，济娜走了进来。她的脸色比平时更显苍白。她的双目炯炯有光。

“妈妈！”她说道，“快点儿结束这件事吧，否则我可受不了啦！所有这一切都如此肮脏和卑鄙，我简直要准备弃家出走了。别再折磨我，别再惹我生气吧！我都感到恶心，您听见了吗？所有这些肮脏事都让我感到恶心！”

“济娜！我的天使，您怎么啦？你……你都偷听到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喊道，同时目不转睛又惴惴不安地望着济娜。

“是的，我偷听啦。您是不是想如同羞辱那个傻瓜一样，把我也来羞辱一番呢？请您听好，我向您发誓，如果再这样折磨我，并且指派我在这出下流无耻的喜剧中扮演各种角色，那么我就将对这一切弃而不顾，一举断然使这一切告吹。我能下

决心去干一件主要的卑鄙事就已经够了！但是……我当时缺乏自知之明！我会被这股恶臭窒息而死的！……”说着她跑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直用目光追随着她的身影，并开始沉思起来。

“得赶快进行，赶快进行！”她猛地精神一振，叫喊了起来，“主要的灾难、主要的危险就在她身上，如果所有那些恶棍不给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不给我们以安宁，而且闹得满城风雨，这一点无疑已经做到了，那么一切就付之东流了！她会承受不了这种混乱局面而打退堂鼓。无论如何得立即把公爵带到乡下去！我首先要亲自飞快地跑一趟，把我那个在乡下的蠢货给拖来，弄到这里。终归他在哪些方面会派上用场的呀！而公爵一睡醒，我们就立即出发！”她摇了一下铃。

“马车备得怎么样了？”她向走进来的仆人问道。

“早已准备妥当。”仆人回答说。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带领公爵上楼的那一时刻就已经吩咐备马了。

她穿好了衣服，首先跑到济娜那边，以便扼要地告诉她自己做出的决定，并说几句嘱咐她的话。但是，济娜已经不能听她说什么了。她躺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她哭得泪水滂沱，并用她裸露到肘部的白净双手撕扯着长长的秀发。她还不时地颤抖着，仿佛寒流一刹那间传遍了她全身各个部位。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本来要开口说话，可济娜甚至连头都没有抬。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站在济娜跟前俯视了她一会儿，窘迫不安地走出了房间，并且为了从别的方面取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坐进了车子，并吩咐把车赶得飞快。

“糟糕的是济娜全都偷听到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坐在车子里想道，“我劝莫兹格利亚科夫时所说的话几乎与劝说她时一模一样。她很高傲，可能感到受了伤害……嗯！然而主要的是，主要的是在他们还都没有嗅出什么味道以前，就把事情圆满办妥！糟糕！哦，如果我那个蠢货偏巧不在家！……”

一想到这一点，她就狂怒起来。这对她丈夫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来说，所预示的可不是什么幸事；她心急如焚，在车子的座位上都坐不稳当。那几匹马拉着她全速飞驰着。

第 十 章

马车在飞奔。我们已经交代过，还在早晨，当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在城里追堵公爵的时候，她的脑子里就闪现过一个绝妙的想法。关于这种想法我们曾答应在适当的地方提一下。不过读者现在已经知道了，这就是：该由自己把公爵控制起来，并且尽可能迅速地将他转移到城郊的乡下去。她那悠然自得的丈夫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正在那里美滋滋地过着日子。毋庸讳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忐忑不安，越来越困扰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种情况甚至在一些真正的英雄身上也常常发生，而且正是在他们要达到目的的时候。有某种本能暗示她说，留在莫尔达索夫城里是危险的。她判断说："只要是在乡下，城里就是闹翻了天也随它去吧！"当然，在乡下也不应该浪费时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都会出现，尽管我们不会相信那些恶意中伤我们女主人公的谣言，如说她此刻甚至害怕警察。一句话，她明白应该尽快让济娜同公爵举行婚礼。费用是现成的。可以把乡村神父请到家里来举行婚礼。甚至可以在后天举行婚礼；万不得已时，明天举行婚礼也行。要知道，两个小时之内办完婚礼的事也是常有的！要向公爵表明，这种匆忙行事，不举行任何喜庆活动，也没有先行订婚，

没有按习俗办新娘与女友告别晚会等等，都是由于必不可少的comme il faut[①]；要让他深信，这样做更体面，更大方。最后，还可以把一切安排得如同一场浪漫情调的奇遇，以此来拨动公爵敏感的心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还可以把他灌醉，要不然最好是让他长醉不醒。之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济娜终归也将是一位公爵夫人！如果以后非大打出手闹一场的话，比如说，在彼得堡或者在莫斯科，因为那些地方有公爵的亲戚，那么眼下还可以宽心以待。首先，所有这一切毕竟还是将来的事；其次，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深信，在上层社会中，丑闻差不多从来就是层出不穷，大打出手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特别在婚姻方面更是如此；这甚至与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很合拍，尽管在她的概念中，上层社会的丑闻永远应该是某种特别的、恢宏的、有点类似《基督山伯爵》或者“Mémoires du Diable”[②] 中所描述的那样。最后，一旦济娜在上层社会露面，而妈妈一定会扶持她，那么所有的人，绝对是所有的人，都将即刻败在她的手里，所有那些伯爵夫人也好，公爵夫人也罢，无论她们之中的哪一个人，都将经受不住那种莫尔达索夫城式的申斥，而这种申斥只有她，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个人，能对她们讲出来，不管她们所有的人是聚在一起，或者她们一个一个地来。伴随着这种种想象，她现在正飞驰着奔向她的庄园，去找她的丈夫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根据她的盘算，现在正是迫切需要他出场的时候。的确如此：把公爵带到乡下

① 法文：好气派。

② 《基督山伯爵》（1844）是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著名小说；“Mémoires du Diable”（法文：《魔鬼的手记》，1837—1838）是法国作家弗列德里克·梅尔希奥尔·苏里耶（1800—1847）的一部社会冒险小说。

来，就意味着将他带给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而公爵或许还不愿意同他结识。但是如若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本人发出邀请，那么事情就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况且，要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年迈而仪表堂堂的父亲，系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手执礼帽，刚一听到公爵的消息就专程从老远的地方赶来，那么这就能够产生极其愉快的效果，甚至能够给公爵的自尊心以满足。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想，很难拒绝这样一种恳切而又隆重邀请的。马车终于飞驰了三俄里的路程，马车夫索夫龙把马车停在一座长长的木头平房的门阶前。这木房相当陈旧，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变黑了。木房有一长排窗户，四周是古老的菩提树环绕着。这就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乡下的住宅和她度夏的府邸。住宅里已经灯火通明。

"蠢货在什么地方？"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如同飓风一般冲进屋里就叫喊起来，"为什么把毛巾放在这里？哈！他擦身子啦！又去洗过澡？而且没完没了地往肚子里大灌茶水！哼，死不了的傻瓜，朝我瞪什么眼？为什么他没有理发？格里什卡！格里什卡！格里什卡！为什么你没有照我上星期吩咐的那样给老爷理发？"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进屋的时候，原本打算同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非常和气地打招呼，但是，一看到他刚洗过澡，而且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她就禁不住产生最苦涩的愤懑。说实在的，她这里有多少操心和劳累的事情要做，而他，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他这个无用之辈、窝囊废，却清静无为坐享其福。如此鲜明的对照，立即刺中她心里的痛处。与此同时，这个蠢货，或者客气一点儿说，那个被叫做蠢货的人，正坐在茶炊跟前，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目瞪口呆，望着自己的夫人，因为她的出现把他镇住了，使他变得像泥塑石雕一

般。睡眼惺忪而体态笨拙的格里什卡从前厅闪现出来，眨巴着眼睛望着这一幕情景。

“就是不让给理发，因此我就没有给他理成，”他用埋怨的语气和沙哑的声音说道，“都上十次地拿着刀剪来到他跟前要给他理发。我说，瞧着吧，太太就要来啦，那时我们俩就该吃苦头，那又如何是好呢？可是，他老人家却说，等一等再说，到礼拜天头发就会卷曲起来；我要蓄长发。”

“怎么？他要让头发卷曲起来！这么说，你居然异想天开，背着我要把头发卷起来？这是什么样子啊？对你适合吗？你那愚蠢的脑袋瓜子也配吗？上帝呀，这里多么混乱不堪！这是什么味道？我在问你呢，恶棍，这是什么味道呢？”夫人叫嚷道，对无辜的、已经完全发傻的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责骂得越来越凶。

“他——他妈呀！”吓坏了的丈夫嗫嚅说，原地坐着没有起身，并用恳求的目光望着自己催魂夺魄的女冤家，“他——他——他妈呀！……”

“有多少次我要你那蠢驴的脑袋牢牢记住，我根本不是你的什么‘他妈’？我是你的什么‘他妈’，你真是不折不扣的废物！你怎么敢这样来称呼一个在上流社会享有地位的高贵女士呢？她可不是守在你这蠢驴跟前与你为伍的女人！”

“是的……不过，要知道，你，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终归还是我的合法妻子，因此，我才要说……按照夫妻关系那样……”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刚要反驳，可是就在这一刻抬起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来保护自己的头发。

“哼，你呀，瞧瞧你的嘴脸！哎呀，你这个杨木橛子！嗯，听说过有比这更愚蠢的回答吗？合法的妻子！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合法妻子？现在在上流社会还有哪个人会使用这种愚蠢的、

粗俗不堪的、令人厌恶而下流的'合法的'这个词呢？当我竭尽全力、用我的所有心机来忘掉这一点的时候，你竟然敢提醒我，说我是你的妻子？为什么你要用双手护住你的脑袋？瞧瞧看吧，他的头发是什么样子呀？完全，完全是湿漉漉的！三个钟头都干不了！如今可怎么带他走呢？现在怎么好让他去见人呢？现在该怎么办哪？"

于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狂怒已极，痛心疾首，在房间里奔来跑去。当然，灾难还不是很大，而且也是可以补救的。但问题在于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能克制争强好胜和作威作福的个性。她感到在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身上无休止地发泄她的愤怒是她的一种需要，因为专横暴虐成了习惯，而习惯会变成为需要。最后，大家也都清楚，一定社交场合的优雅女士，在自己家里背着外人表现得完全异样，我正想描绘出这种反差。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一直胆战心惊地注视着夫人的这种演变，望着她甚至浑身都汗湿了。

"格里什卡！"她终于叫喊起来，"立刻给老爷穿衣服！燕尾服、长裤、白色领带、背心，快点儿！他的头发刷子在哪儿，刷子在哪儿？"

"他妈呀！我可是刚洗完澡！如果到城里去，我会感冒的……"

"你不会感冒！"

"而且头发还湿漉漉的……"

"我们马上就会把它弄干的！格里什卡，拿头发刷子来，给他擦干；用力！用力！用力！就这样！就这样！"

在这种命令的指挥下，尽心竭力和忠贞不渝的格里什卡全力以赴开始擦起老爷的头发来，为了擦起来更加方便，他抓住老爷的肩，让他略微弯向沙发。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皱起眉

头，差点儿没有哭起来。

“现在到这边来！格里什卡，把他搀起来！发蜡在哪儿？你这个恶棍，弯下腰来，弯下腰来，你这个吃白饭的家伙，弯下腰来！”

于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亲自动手给自己的丈夫涂发蜡，残忍地把他那浓密而斑白的头发抻过来揪过去，他只好自认倒霉，因为他没有理发。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喘息着，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但是他没有叫喊一声，而是顺从地忍受着这全部操作。

“我的精髓都让你给吸干了，你是这样肮脏的一个邋遢货！”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道，“再往下弯一点儿，弯下头去！”

“他妈，我怎么就吸干你的精髓了呢？”丈夫迟迟钝钝、含混不清地说，同时竭尽可能把他的头再往下弯。

“蠢才！连讽喻都不懂！现在，你自己把头发梳好；而你，格里什卡，给他穿衣服，要快点儿！”

我们的女主人公在安乐椅里坐好，如同中世纪宗教裁判般地观察着给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着装的全部仪式。与此同时，他也得以喘一口气并振作一下精神，于是，当事情进行到要系上白色领带的时候，他甚至胆敢对领带打成什么式样的结以及它的美观问题发表出自己的某些意见。最后，在穿燕尾服的时候，这位可尊敬的丈夫的精神完全振作起来了，并开始带着几分尊敬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你这是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说道，同时在一边继续打扮着自己。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简直有点不太相信这是她亲耳听到的。

“请听啊！哎呀，你，你这个不成人样的东西！你怎么敢问我带你到什么地方去！”

“他妈呀，要知道，必定应该知道……”

“住口！你只要再敢叫我一声‘他妈’，特别是在我现在要把你带去的那个地方！那么整整一个月你就只好空坐着别想喝上茶。”

被吓坏了的丈夫不吭声了。

“你真行！连一个十字勋章也都没有捞到手，你这蠢笨的肮脏胚子。”她继续说她的话，同时轻蔑地看着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的黑色燕尾服。

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终于感到很委屈。

“他妈，十字勋章是上级颁发的，而我是一个高级文官，并不是什么蠢笨的肮脏胚子。”他带着一种高贵的愤慨神态脱口而出。

“什么，什么，什么？在这里你倒学会发表议论啦！哎呀，你呀，你这个不成样子的乡巴佬儿！哎嘿，你呀，你这无用的脓包！哼，可惜我现在没有时间同你纠缠，不然的话，我就……嗯，以后我会重提这事的！格里什卡，把帽子递给他！给他皮大衣！我离开以后，把这里的三个房间都收拾好；连那间拐角上的绿色房间也要收拾好。马上拿起刷子动手干活儿！从镜子上把镜套取下，座钟上的钟套也摘下来，一个小时以后，一切都得弄好，你自己也穿上燕尾服，给用人们都发放手套，听见了吗，格里什卡，听见了吗？”

他们坐到了车里。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很纳闷，也很诧异。与此同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则想着自己的心事，如何才能简明易懂地把她丈夫目前所处地位以及应如何行事这些必不可少的教诲，让他记在脑子里。但是，她丈夫却抢先说

话了。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在他俩都沉默的片刻，他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一本正经宣告说。

“呸，你这个讨人嫌的不成样子的东西！我还以为是什么要紧的事呢！原来是一个什么梦！你怎么敢用你那乡巴佬儿的梦来烦我！你还说什么奇怪的！难道你还懂得什么叫奇怪吗？你听好，我最后一次给你说，如果你今天胆敢对你的梦或者别的什么说一个字，那我，我简直就不知道要怎样处置你了！你给我好好听着：K公爵到我这里来了。你还记得K公爵吗？”

“他妈，我记得，我记得。他这是干吗来了？”

“闭上你的嘴，这不关你的事！你作为主人应当特别盛情好客地邀请他即刻就到我们乡下的家里来。就为这个我才把你带了来。当天我们就乘车再回乡下来。如果你竟然敢在整个傍晚的时间里，或者在明天，或者在后天，甚至在以后的什么时间，哪怕说一个字，那么我就让你整年放鹅！你什么都不要说，连一个字都不要说。这就是你的全部职责所在，你明白吗？”

“嗯，可是，要是人家问我什么呢？”

“即使问你，也不能说话。”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过不可能总不开口的呀。”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那么你就作极简短的回答，比如说，用‘嗯’或者随便用嗯呀哈呀之类来支吾，以便表示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在你回答之前，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嗯。”

“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我所以带你去，是因为你一听说公爵来访就喜出望外，立即飞驰而来向他表示自己的敬意，并恳

请他光临自己乡间的住所。你明白吗？”

“嗯。”

“你这傻瓜，现在你用不着哼呀哈呀的！你倒是回答我呀。”

“好吧，他妈，一切都照你说的办；只是为什么我要邀请公爵呢？”

“什么，什么？又来发表议论！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为什么？你怎么竟然胆敢过问这件事？”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只是为了搞清楚：既然你不让我开口，我怎么邀请他呢？”

“我会替你说话的，你只是鞠躬致敬就行了，你听好，只是鞠躬施礼，把帽子捧在两只手里。明白吗？”

“我明白，他……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公爵非常机敏。无论他说什么，哪怕不是对你说，你都要用温和快活的微笑来回答，你听见了吗？”

“嗯。”

“你又是哼哼哈哈！你同我用不着哼呀哈呀的！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地回答我：你听见我说的了吗？还是没有听见？”

“我听见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听见啦，怎么能听不见呢，我对你哼呀哈呀的，是按照你的吩咐在练习。他妈，不过我总是弄不明白那件事：如果公爵要说点儿什么，你却命令我只是望着他微笑。嗯，万一他要问我什么事，我怎么办？”

“好一个不开窍的糊涂虫！我已对你说过啦：别开口。我会替你回答他的，你只要望着他，并且对他微笑就成。”

“要知道，他会以为我是个哑巴呢。”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嘟哝说。

“这无关紧要！让他随便以为好啦。这样你倒瞒过他，你是一个傻瓜。”

“嗯……那么，要是别的什么人问我事情呢？”

“没有人会问你什么事的，没有谁会在场的。万一要是，愿上帝保佑！要是有谁会来，而且还要问你什么，或者还要说点什么，那你就立即来个嘲讽的冷笑。你知道什么是嘲讽的冷笑吗？”

“他妈，这不就是一种机灵的微笑吗？”

“蠢货，瞧我不收拾你，说什么机灵的微笑！谁需要你这个傻瓜的机灵？你懂吗？是一种讥讽的微笑，讥讽的和轻蔑的微笑。”

“嗯。”

“啊，我真为这个蠢货担心！”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悄声自语说，“一定是这样，不把我的精髓吸干净他誓不罢休！说真的，原先根本不带他来就好了！”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面这样思忖着，惶惶不安和暗自埋怨，一面从车窗向外张望，同时催促马车夫赶马快跑。马在飞奔，但她仍然觉得太慢。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默默地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心里一遍一遍复习着刚才学的功课。马车终于驶进了城，停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住宅前。但是，当我们的女主人公刚跳下车踏上门阶，蓦地看见已经驶近她的住宅的双套马拉着的两辆带篷雪橇。这正是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安季波娃出访时通常乘坐的那一辆。雪橇上坐着两位女士。其中的一位，不用说就是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安季波娃本人，另一位则是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她不久前才成为安娜忠诚的朋友和追随者。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心情立刻就沮丧起来。可是她没有来得及喊出声，又有一辆马车、一辆轿

式雪车驶到跟前来了。显然其中还坐着一位女客。响起了欢快的喊叫声：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而且是同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在一起！都来啦！从哪里来的呀？多么凑巧，我们是来拜访你们的，要待上一个晚上呢！多么意想不到的事啊！”

女客们纷纷跳上门阶，如同燕子一般啾啾唧唧叫嚷开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简直有些不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

“你们给我滚得越远越好！”她心里暗自思量着，“这其中必定有阴谋！应该弄弄清楚！不过……你们这些唧唧喳喳叫的喜鹊，休想玩把戏赢过我！……咱们走着瞧吧！……”

第十一章

莫兹格利亚科夫告别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走出来以后，看样子是受到了安抚。她让他完全振奋起来了。他并没有去看他的教父博罗杜耶夫，他觉得需要独自待一会儿。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遐想纷至沓来，使他不得安宁。他幻想同济娜有一场庄重的消释误解的谈话，然后是他那颗宽恕一切的心流出高尚的泪水，再就是他在彼得堡辉煌舞会上的苍白面孔和绝望神情，接着是到了西班牙，瓜达尔基维尔河，他的爱情，公爵临终时把他俩的手联在一起。之后，就是他的美貌超人的妻子，她对他忠贞不渝，而且经常对他的英雄主义行为和他的崇高情感赞叹不已；某位“上流社会”的伯爵夫人在喧闹声里不经意地向他表示殷勤；由于同K公爵的遗孀、济娜的结合，他肯定会进入“上流社会”的；而且会有副省长的职位、钱财等等。总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如此雄辩地向他描述的一切，重又在他那踌躇满志的心里一一出现，抚爱着、迷惑着，而主要是满足了他的自尊心。然而，就在这时，的确我也不知道这一点如何解释，当他对这些兴高采烈的事开始感到厌倦的时候，一种非常令人懊丧的想法突然向他袭来：不论怎么说，所有这一切还都是未来的事，而如今他终归还是大上其当。当

这一思想向他袭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迷了路，在莫尔达索夫城郊某个偏僻处走出了很远。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道两侧鳞次栉比的是些低矮的墙基沉入地里的小小房屋，街道上狗在没命地争相狂吠。在一些外省的城市里，狗养得惊人的多，而且在既无什么东西值得防护又无什么东西可以偷窃的街区更是如此。开始下起了潮湿的雪。偶尔可以碰见一个晚归的小市民或者某个身着光板皮袄、脚穿靴子的婆娘。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令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气。这是一种非常坏的征兆。因为事情顺利时，一切在我们看来，都会是亲切的和光明的。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由自主地想起，到目前为止他在莫尔达索夫城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他去做客总是喜欢人们暗示说，他是一位未婚夫，喜欢人家祝贺他这一点。他甚至还为他享有这种地位、是一名未婚夫而感到自豪。可如今他突然在人们面前从未婚夫变成了落选者！这定会遭到人们的嘲笑。事实上不可能让所有这些人放弃他们的看法，总不能向他们讲什么彼得堡圆柱大厅的舞会吧，总不能讲什么瓜达尔基维尔河吧！他思索着，苦恼着，伤感着，终于归到了一个思考上，这思想其实早就隐隐困扰着他："可这一切是真的吗？一切都能像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描述的那样吗？"此时他想到，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是一个非常非常狡诈的女人，尽管她值得大家尊敬，却终归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拨弄是非，用谎言惑众。如今把他远远支使开了，这里大概有她特殊的原因。再说，描绘美妙前景谁不会呢！他还想到了济娜，想起她临走时对他的一瞥，那显然远非热恋的眼神。同时他还想起正好在一小时之前，他受到她的辱骂，说他是一个傻瓜。想到这里，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像泥塑般停下了脚步，他羞得满脸通红，甚至到了落泪的地步。仿佛是故意与他为难，紧接着就

发生了使他很不愉快的事件：他从铺着木板的人行道上失脚倒在雪堆里。趁他在雪堆里挣扎的时候，早已跟在后面吠个不停的狗群，从四面八方向他飞奔过来。其中最小然而也是最凶的一只，甚至用牙齿咬住了他皮袄的下摆，从而悬挂在他身上。他一边抵挡狗群，一边高声叫骂，甚至诅咒自己的命运不好。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穿着撕破下摆的皮大衣，心里一股难以忍受的烦恼，勉勉强强挣扎到大街的一个角落。只是到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迷了路。大家都知道，一个在陌生城区迷路的人，特别是在夜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沿着大街一直往前走。一种神不知鬼不觉的外力，时刻推着他遇着小巷就转弯。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也是如此，终于彻底迷失了方向。"让所有那些崇高的理想都见鬼去吧！"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同时愤怒地啐着唾沫。"让魔鬼亲自把你们所有的人，连同你们那些崇高的情感以及那些瓜达尔基维尔河之类的东西，统统一扫而光吧！"此刻的莫兹格利亚科夫，我不敢说那模样是讨人喜欢的。在迷路胡乱走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来到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府邸的大门前，已经是受尽折磨，疲惫不堪。当他看到大门前有许多马车的时候，感到很惊讶。他寻思："难道晚上请客，有晚宴？那又是什么目的呢？"他问遇到的一个仆人，得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到乡下去过，回来还把系着白领带的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也带了来；公爵此时已经睡醒一觉，不过还没有下楼去见客人们。于是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言不发地上楼去找他的舅舅。此刻他的心态就像一个性格懦弱的人为了报复决意去干惊人的恶毒的下流勾当一样，根本不考虑或许日后会为此而懊悔终生。

进了楼上舅舅的房间，他看见公爵正在安乐椅里坐着，面对他旅行用的梳妆台，虽然已经戴上了短尖胡髭和连鬓胡，头

却仍然完全是光秃秃的。他所宠爱的贴身男仆，头发斑白而年迈的伊万·帕霍梅奇，双手捧着他的假发，正在庄重恭敬地梳理着它。至于公爵本人，给人可怜兮兮的印象，还没有从刚才的醉态中清醒过来。他坐在那里，仿佛全身都瘫了下去，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脸上疲惫不堪，浑身懒洋洋的。他虽然望着莫兹格利亚科夫，却仿佛认不出他是谁。

“舅舅，您身体好吗?”莫兹格利亚科夫问道。

“怎么……是你吗?”舅舅终于开口说道，“小兄弟，我多少睡了一会儿。哎呀，我的上帝!”他叫嚷起来，整个人都活跃起来，“要知道，我……还没有戴上假发!”

“舅舅，别担心！如果您乐意的话，我……我来帮忙。”

“瞧，你现在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不是说过，要把——门——关——上的嘛。嗯，我的朋友，你应当——立——即——对我做出承——诺，说你不会利用我的秘密，而且也不会告诉什么人说我的头发——是——假——的。”

“啊，舅舅，千万别这样想！难道您以为我能干这种卑鄙的事吗?”莫兹格利亚科夫为了……达到他进一步的目的，想取悦这个老人，就叫喊说。

“嗯，不错，嗯，不错！既然我看你是个高尚的人，让你——大吃——一惊吧……我向你——公——开——所有的——秘——密。我亲爱的，你喜欢我的胡髭吗?”

“舅舅，精美绝伦！太漂亮了！您怎么保养得这么久?”

“我的朋友，别信以为真，那也是——假——的!”公爵得意扬扬地望着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道。

“难道是假的？真难以相信。嗯，那么连鬓胡呢？舅舅，您得承认，您肯定染黑了它?”

“染黑？我非但没有染它，它也完全是手工制作的!”

“手工制作的？不，舅舅，随您怎么说，我可是不相信。您在哄我呢！”

“Parole d’honneur，mon ami！①”得意扬扬的公爵叫喊道，“你想想看，所有的人，绝——对——是所有的人，同你一样蒙——在——鼓——里！甚至连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也不相信，尽管她有时也来帮我装点这些——东西。但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你会保守我的秘密。你要对我做出保证……”

“舅舅，我保证一定保守秘密。我再对您说一遍：难道您认为我能去干这种卑鄙下流的事？”

“哎呀，我的朋友，今天你不在的时候，我又摔到地上了！车夫费奥菲尔又一次把我从车子里摔了——出去。”

“又一次摔了出去！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我们已经驶近小——修——道——院的时候……”

“舅舅，我知道，那是前不久发生的事。”

“不是，不是，刚刚在两个小时以前，不会——再多……我去小修道院，可是他把我一下子就从车子里摔出去了；着实把——我——吓——坏啦，连现在心还悬着呢。”

“舅舅，可是您刚睡过觉哇！”莫兹格利亚科夫惊异不解地说道。

“嗯，不错，是睡过觉……然后就——乘车——出——去了，不过，我……不过，这个，我，可能……哎呀，这多么奇怪呀！”

“舅舅，我敢担保，您这是做了一个梦！用过午餐后，您立即就安详地入睡了。”

“果真是这样吗？”于是公爵思索起来，“嗯，不错，或许，

① 法文：我的朋友，千真万确！

我事实上真是做了一个梦。不过，梦里的一切我都记得清楚。起初梦见的，是某种长着犄角、非常可怕的公牛；随后又梦见那么一个检——察——官，仿佛也长着——犄——角……”

“舅舅，这位检察官大概就是尼古拉·瓦西利耶维奇·安季波夫。”

“嗯，不错，或许就是他。再后来，我梦见了拿破仑·波拿——巴。我的朋友，你可知道，人家都对我说，我长得像拿破仑·波拿——巴……我的侧面又酷似一位古老的教皇？我亲爱的，你以为我长得像教——皇——吗？”

“舅舅，我觉得，您更像拿破仑。”

“嗯，不错，这是 en face[①]。我亲爱的，我自己也这样想。不过我梦见拿破仑时，他已经被关在岛上了。你可知道，他是那样健谈，那样不拘小节，是一个非常快活乐观的人，使——我——开——心——极了。”

“舅舅，您这是说拿破仑吗？”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若有所思地看着舅舅说道。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开始在他的头脑里闪现，到底是什么想法，他自己也还回答不出。

“嗯，不错，我说的就是拿——破——仑。我们俩总是就哲学问题进行讨论。我的朋友，你可知道，我甚至深感遗憾的是，英——国——人……干吗要对他那么严厉[②]。当然，如果不用链子把他锁起来，他又会向人们猛扑过去。一个极其疯狂的人哪！但终归令人感到惋惜。换了我，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会把他关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岛

① 法文：从正面。

② 拿破仑于1815年在滑铁卢战败后，被囚于圣海仑岛，1821年5月卒于该岛。

上……”

“为什么要关在荒无人烟的岛上?”莫兹格利亚科夫心不在焉地说道。

“嗯,关在有——人——烟——的——岛上也行。只不过岛上的居民得是些明智的人。他们得给他安排各式各样的娱——乐:戏剧演出哇,音乐演奏哇,芭蕾舞表演哪等等,而且都用公款。我还会放他出去散步,当然,要有人看管,不然他会立即溜之——大吉的。他喜欢吃一种什么馅儿饼。嗯,那就每天都给他搞馅儿饼吃。这么说吧,我会如同慈父——一般地养着他。他会在我这里悔——过的……”

莫兹格利亚科夫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个半睡半醒老人的唠叨,并且急不可耐地咬着自己的指甲。他很想把话题引到结婚这件事情上来,连他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极度的愤恨在他的心里沸腾了。突然,这个小老头儿惊叫了一声。

“哎呀,mon ami!我可忘记告——诉你了。你想想看,要知道,我今天求——婚了。”

“舅舅,求婚了?”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嚷起来。他来了劲头。

“嗯,不错,求——婚——啦。帕霍梅奇①,你要走了吗?嗯,好吧。C'est une charmante personne② …不过,我亲爱的,我得承认,我做得有些——欠——考——虑。我只是现在才看出——这——一点。啊,我的上帝!”

“不过,舅舅,请问是什么时候求的婚哪?”

① 此处为公爵对莫兹格利亚科夫名字的误称。

② 法文:那么一位迷人的女子。

“我的朋友，我得承认，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这别是我做梦梦见的吧？哎呀，这事——真——奇——怪——呀！”

莫兹格利亚科夫喜出望外地颤抖了一下。他的头脑里闪现出一新的想法。

“舅舅，可您是向谁求婚的呢？”他急不可待地重复说。

“向女主人的女儿，mon ami…cette belle personne[①] …不过，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只是你要明白，mon ami，我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够——结——婚——的。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当然，您要是结婚的话，就毁了您自己。不过，请允许我向您再提一个问题，舅舅。您确信，你的的确确求过婚了吗？”

“嗯，不错……我确信。”

“要是这一切也如同您又一次从车子里摔出来一样，都是梦见的事呢？”

“哎呀，我的上帝！可能是的，事实上这也是我在梦中所为呀！因此，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去那边——见——人。我的朋友，怎样才能——确——切——弄清楚这一点呢？用什么办法才能从侧面得知我究竟求过婚没有？你想想看，要不然我现在处境多难哪？”

“舅舅，您知道吗？我认为，用不着去弄清什么。”

“为什么？”

“我肯定认为，您这是梦里所见。”

“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我——的——亲——爱的。再说，我常常做这一类梦。”

---

① 法文：那么一个漂亮的女子。

“舅舅，这不就对了嘛。您试想，早餐的时候您多少喝了一点儿酒，后来午餐的时候又喝了一点儿，结果就……”

“嗯，不错，我的朋友；或许正是这——个——缘——故。”

“舅舅，更何况无论您如何冲动，终归不至于不顾一切，大白天里不加考虑地去求婚。舅舅，就我所知，您是一位具有很高判断能力的人，而且……”

“嗯，不错，嗯，不错。”

“您只要设想一下：如果您的那些亲属得知了这件事，本来对您就不好，这一下子又当如何呢？”

“哎呀，我的上帝！”公爵感到害怕，惊叫了一声，“那时又会怎样呢？”

“那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会众口一词地叫嚷说，您是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事，您是一个疯子，应该把您监护起来，您是受了蒙骗的，而且，说不准还可能把您关到某个地方看管起来。”

莫兹格利亚科夫早就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恫吓这个老人。

“哎呀，我的上帝！”公爵叫喊道，他吓得如同叶片一样颤抖起来。“难道真的会被关押起来吗？”

“舅舅，所以您想想看：您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欠考虑就求婚吗？您清楚自己的利益何在。我可以郑重地肯定说，这一切都是您的梦中所见。”

“肯定是做梦，肯——定——是做梦！”吓坏了的公爵重复着说道，“哎呀，我的亲爱的，你的判断多聪明啊！我衷心对你表示感谢，你让我一下子清醒过来。”

“舅舅，我非常高兴今天见到了您。您试想，要不是我在，您肯定会搞糊涂了，以为自己是未婚夫，会以未婚夫的身份下

楼去见人。请您想一想那是多么危险哪!”

“嗯，不错……是的，是很危险!”

“请您记好，那姑娘可是二十三岁，没有人愿意要她为妻。您这么一位富有的、出身名门的人，却突然成了她的未婚夫!那他们肯定会立即抓住这个想法不放手，他们会硬要您相信，您事实上就是她的未婚夫，并且一下子就给你们俩成婚，说不准要强行成婚。到那时他们又将盘算，您很快就能去世。”

“难道会是这样?”

“舅舅，最后您再想想：您这样一位品质高贵的人……”

“嗯，不错，品质高贵……”

“有这样的聪明才智，又能亲切体贴……”

“嗯，不错，有聪明才智，是的! ……”

“说到底还是位公爵，如若当真由于某种原因需要结婚的话，您会给自己找这样一个配偶吗?您不妨想一想，您的那些亲属会说些什么呢?”

“哎呀，我的朋友，他们会把我生生地吃掉!我早已尝够了他们的阴险和凶狠……你想想看，我怀疑他们想把我关进疯——人——院——去。嗯，我的朋友，这像话吗?啊，我到那里……到疯——人——院——里干什么呢?”

“舅舅，自然啦，因此您下楼去的时候，我不会离开您的左右。客人们现在正在楼下。”

“客人们?哎哟，我的上帝呀!”

“舅舅，您放心好啦，我守在您的身边。”

“我的亲爱的，我太感谢你啦，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不过你知道吗?我最好是离开这是非之地。”

“明天，舅舅，明天早晨七点钟再走。今天您得去当众向大家告别，并且告诉他们说您要离开啦。”

“我一定要离开……去找米萨伊尔神父……不过，我的朋友，嗯，他们要是在那里给我做——媒，我该怎么办呢?”

“舅舅，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会同您在一起。而且，最后，无论人家给您说什么，向您暗示什么，您就直截了当地说，一切都是您在梦中的事……因为千真万确是如此。”

“嗯，不错，一——定——是在梦中的事！不过，我的朋友，只是你要知道，这到底是一个非常——非常——迷——人——的——梦啊！她是出奇地美丽，而且，你可知道，多么动人的体态呀……”

“嗯，舅舅，我暂时同您告别，我要下楼去啦，而您……”

“怎么！你这是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公爵恐惧地叫喊起来。

“舅舅，不是的，我们只是分开走，我先下去，随后您再下去。这样做好一些。”

“嗯，好——吧。正好，我还得把一个想法记下来。”

“可不是嘛，舅舅，请先把您的想法记下来，随后您就下来，务必别耽搁时间。明天一大早……”

“明天一大早就去找修士司祭，一——定去找修士——司祭！Charmant，charmant！我的朋友，你可知道，她真是出——奇的漂亮……多么动人的体态……而且，如果我非得结婚的话，那么我……”

“舅舅，千万别这样做!”

“嗯，不错，千万别这样做！……嗯，我亲爱的，再见，我马上……只是得先——记——下我的一个想法。A propos[①]，

---

① 法文：顺便提一下。

我早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读过卡扎诺瓦的《回忆录》[1]吗？”

“舅舅，我读过，怎么啦？”

“嗯，不错……我现在一下子又忘——记我想说什么来着……”

“舅舅，以后您会想起来的，——再见！”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不过，那到底是一个迷人的梦，迷——人——的——梦！……”

---

① 卡扎诺瓦·焦万尼·贾科莫（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他的回忆录在他死后于1826—1832及1843年全部出版。——俄编注

第十二章

“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到您这儿来啦！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什娜也会来的，卢伊扎·卡尔洛芙娜也想要来。”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唧唧喳喳地叫嚷说，同时走进沙龙，贪婪地左顾右盼。这是一位相当漂亮的、小巧玲珑的俊俏女人；她穿着很花哨，而且很阔气，加以她非常清楚，她很漂亮。她似乎觉得，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公爵同济娜正一起躲在那里。

“卡捷琳娜·彼特罗芙娜也会来的，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也想要来。”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补充说。她是一个大块头的女人，公爵曾经很赏识她的体态，她酷似一个帝国军队中精选出来的高大掷弹兵①。她戴着一顶高耸在后脑勺儿上的小得出奇的粉色帽子。自从她成为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最忠诚的朋友以来，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她早就死气白赖地追着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放，并且向她百般献殷勤，讨好她，从外表看，她能够一口将她活活吞下，连骨头都不剩。

“在我这里，而且还是在晚上，能看见您二位，不用说，

① 17—20世纪欧洲军队中的一种步兵，在18世纪成为一种精锐的步兵部队。

我感到有多么，这么说吧，有多么地喜出望外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从最初的惊异中恢复了常态，如同歌唱一样动听地说道，"不过，请问，是什么奇迹使你们二位今天光临敝舍，我对得到这种荣幸可是早已完全绝望了？"

"啊，我的上帝，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可也真是的，瞧您说的！"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甜蜜地说道。她的扭捏作态、羞羞答答以及她的尖声细气与她的外表形成了非常奇特的对照。

"Mais，ma charmante，"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又唧唧喳喳说，"要知道，我们演戏募捐的活动总该有个结束了，必定得结束才行。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今天还对卡利斯特·斯塔尼斯拉夫说，使他感到非常不安的是我们这件事进行得不顺利，我们只是争论不休。于是今天我们四个人就聚到了一起，我们想：还是让我们去找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吧，咱们一下子把一切都彻底解决了！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还通知了其余的人。她们都会来的。让我们把一切都谈妥，那就好了。别再给人把柄，说我们就会争论不休，是这样的吧，mon ange？"她一边亲吻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边做作地补充说道，"哦，我的上帝！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您可是一天比一天漂亮！"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说着跑过去亲吻济娜。

"是啊，她除了越变越漂亮，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假意奉承地说道，还搓着她那双大手。

"哼，见她们的鬼去吧！我根本没想到演戏的事！这些喜鹊呀，她们可真够机灵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怒不可遏地暗自低语。

"何况，我的天使，"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补充说道，"那位可爱的公爵现在正在您这里。您知道，在杜哈诺沃庄园，过去

的地主们手下曾经有过剧团。我们打听过，知道那里有个地方堆着所有旧的布景、幕布，甚至戏装。公爵今天到过我家，我当时对他的来访很惊异，以至于完全忘记向他提这件事了。今天我们特意要谈谈演剧的事，您给我们帮帮忙，公爵就会吩咐人把那些破烂全都给我们送来。否则，我们这里找谁去做布景这类东西呢？而主要的还在于，我们想把公爵也吸收到剧团去。他肯定得签名捐助：要知道这是在为穷人募捐呢，说不定他还会担任一个角色参加演出。他可是一位可亲可爱、性格随和的人。那样的话，可就再好也没有了。”

“当然，他会担任一个角色的。因为可以强迫他扮演任何的角色。”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话里有话地补充说道。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并没有欺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女士们陆续都会聚到她的家里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忙不迭地接待她们，并在这种场合下按规矩和通常的礼仪要求，对她们打着招呼并说些客套话。

我无意详细描述来访的所有女客。我只说一点，她们每个人都显得异常狡诈诡秘。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一种期待的神色和某种出奇的急不可待的表情。她们之中某些人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有一种顽强的意向，就是要成为某种异乎寻常的丑闻的目击者。如若没有什么丑闻可看便离去，她们会气个半死的。表面上大家的举止和谈吐都相当客气，但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却决心准备应付她们的进攻。大家纷纷询问公爵的情况，这看来似乎是极其自然的一些问题；但每个问题中都包含着某种暗示，某种旁敲侧击。茶端上来了，大家纷纷就座。一小伙人占了钢琴旁的位子。济娜对请她弹钢琴和唱歌曲的人，冷淡地回答说身体不舒服。她苍白的脸色证实了这一点。于是表示同情关切的问话此起彼落，也想借这个机会探听点儿

什么，暗示点什么。大家还问起莫兹格利亚科夫来，而且把济娜也牵扯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此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她把房间每个角落里发生的所有一切事都看在眼里，她把每个来访女客的话都听进耳朵里。尽管她们有十来个人之众，而且她立即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予回答，不用说，她应对如流，答案都是现成的，丝毫不假思索。她心里忐忑不安、甚感惊异的是，济娜不像在以往类似的聚会上那样离席而去，而是留了下来。大家还发现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也在场。过去人们总是拿他取笑，以便借此挖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倒可以通过这个缺心眼儿和直肠子的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探听点儿什么消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焦躁不安地望着陷入重围的丈夫。更何况她丈夫哼哼地回答所有问题时表情沮丧，极不自然。这使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气得火冒三丈。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完全不想同我们交谈，"一个胆大眼尖的女士叫嚷道，她绝对没有怕过任何人，而且也从来不难为情。"请您告诉他，对女士们要礼貌一些。"

"的确，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今天是怎么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中断了她同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以及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谈话，欢快地笑着回答说，"说真的，他是那样地不爱说话！他同我也几乎不说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回答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的话呢，Athanase①？您问他什么来着？"

"可是……可是……他妈，你不是自己……"惊异不已和不知所措的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嘟哝着说。此刻，他正站在

① 法文：阿凡纳西。

熊熊燃烧的壁炉跟前，双手插在背心里，摆出一副他自己选定的神气活现的姿态，时不时地小口小口呷着茶。女士们向他提的问题使他窘迫，他如同一个小姑娘，涨红了脸。他刚要开始为自己辩解，目光就与怒不可遏的夫人那凶狠的目光相遇，于是他吓得差一点儿没有晕过去。他处于不知如何才好的状态，同时无论如何又要挽回面子并重新获得尊重，于是就去喝一口茶；殊不知茶太烫了。这一口茶喝得太多，被狠狠地烫了一下，茶杯失手落在地上，他呛得咳嗽起来，由于咳嗽得很厉害，就只好暂时走出房间。这引起所有在场女客们的困惑不解。总之，一切都很明显，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知道这些来访的客人早已探知了一切情况，聚集到她这里来是怀着坏念头的，形势很危急。她们能够游说那个昏聩的老家伙，说服他改变主意，引他误入歧途，甚至会无视她的在场。她们甚至还会挑拨公爵同她吵翻，就在这个晚上骗公爵上钩，把他从她家里带走。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但是命运还给她安排了又一个考验：门开了，莫兹格利亚科夫出现在门口，她原以为他在他教父博罗杜耶夫的家里，全然没有料到他会在今晚到她这里来。她颤抖了一下，仿佛有什么东西刺痛了她。

莫兹格利亚科夫停在了门槛上，望着大家，他显得多少有点惘然若失。他无法平息他的慌乱不安，这种慌乱不安的神情明显地浮现在他的脸上。

“哦，我的上帝！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同时有几个声音叫嚷道。

“哦，我的上帝！这是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不是说他到教父博罗杜耶夫家里去了吗？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人家告诉我们说，您躲到教父博罗杜耶夫家里去了。”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尖声尖气地

说道。

“我躲起来了?”莫兹格利亚科夫撇着嘴唇，带着一丝冷笑重复了一句,“多么奇怪的说法！我既不躲避任何人，也不想把任何人藏起来。很抱歉，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他又补充说，还意味深长地望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眼。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哆嗦了起来。

“怎么着，难道连这个浑蛋也反叛啦!”她想道，同时用火辣辣的目光审视着莫兹格利亚科夫。“不好，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听说您急流勇退……当然说的是职务，这可是真的吗?”肆无忌惮的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跳起来，嘲讽地直视着他的眼睛问道。

“退职?什么退职?我只不过换了一个职务而已。我在彼得堡得到一个职位。”莫兹格利亚科夫冷冰冰地回答说。

“那么，让我向您表示祝贺,”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继续往下说道，“不过，当我们听说您要在我们莫尔达索夫城谋求一个职位时，我们甚至都吓坏啦。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儿的位子可是靠不住的，立即就会被撤下来。”

“除非是去谋求教书匠一类的位子，这在县立中学是现成的；那里还有空缺。”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指出说。这一暗示是那样的露骨和粗野，以至感到不好意思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暗地轻轻踢了自己这位恶毒的朋友一脚。

“难道您认为，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会屈尊去补一个教书匠空下来的位子吗?”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插嘴说。

可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一转身正好与向他伸出一只手的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撞了个满怀。莫兹格利亚科夫极其愚蠢地没有去握这只手，而是讥讽地深深

向他躬身施礼。他气急败坏地径直走到济娜跟前，恶狠狠地盯着她的眼睛，低声说道：

“所有这一切都是您的恩赐。您等着瞧吧，就在今天晚上，我要让您看看我是不是一个傻瓜?”

“干吗还要等着瞧呢？这一切如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济娜大声回答道。她以厌恶的目光打量着自己这位过去的求婚者。

莫兹格利亚科夫为她的大声说话所震慑，赶忙转身离去。

“您从博罗杜耶夫那里来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终于拿定主意问他了。

“不是的，我从舅舅那里来。”

“从舅舅那里？这么说，您刚才在公爵那里啦?”

“哎呀，我的上帝！原来公爵早已经睡醒啦；可是人家却告诉我们说，公爵他老人家还正在睡觉呢。”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补充了一句，同时还狠狠地看了一眼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请不必为公爵担心，”莫兹格利亚科夫回答说，“谢天谢地，他睡醒啦，而且现在头脑已经清醒过来了。不久前给他喝了不少酒，起先是在您的家里，随后又在这里，完全给灌醉了，因此他神智不清，而他的大脑原本就很衰弱。不过，谢天谢地，刚才我们一起谈过话，他已经清醒，能正常判断事情了。他马上就要下楼到这里来，向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告别，并对您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明天一大早，我们就一道去小修道院，之后，我一定要亲自护送他回到杜哈诺沃庄园，免得他再次从车子里摔出去，像今天摔出去那样；在那里，他的女管家斯捷潘尼达·玛特韦耶芙娜将亲自从我的手里把他接过去，那女管家到时必定能从

莫斯科返回庄园，而且从此无论如何再也不会放他出来旅行啦，这一点我敢担保。”

说这番话的时候，莫兹格利亚科夫恶狠狠地盯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后者惊得如同石雕一般坐在那里。我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或许我们的女主人公有生以来第一次胆怯了。

“那么说，他们明天一大早就要离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转身向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女客们中间发出了故作天真的问话，还说什么：“可是，我们却听说……瞧，真是的，多么奇怪！”

这时，女主人早已不知道对答什么才好。突然，大家的注意力最不可思议地被吸引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隔壁的那间房子里传来了某种奇怪的喧闹声和某人刺耳的尖叫声，紧接着，突然之间出人意料地，索菲娅·彼特罗芙娜冲进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沙龙。索菲娅·彼特罗芙娜·法尔普欣娜在莫尔达索夫城无可争辩地是一位最离奇古怪的女士，其离奇古怪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在莫尔达索夫城不久前形成了一种决定，就是不接待她参加社交活动。还应当指出的是，她每天晚上七点整都要准时吃点儿东西，小酌一番，如她自己说的那样，为了对胃有点好处。吃过东西之后，她通常就处于一种放纵不羁的精神状态，再没有她说不出口的话了。如今在出人意料地冲进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家里的时候，她正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之中。

“哈，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原来是这样，”她嚷得全屋子都能听到，“您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呀！用不着担心，我只待一小会儿；我在您这里连坐都不要坐。我是特意乘车来了解

一下：人家给我说的确切吗？嗨！原来您这里又是舞会，又是盛大宴会，还有订婚典礼，可是我索菲娅·彼特罗芙娜呢，就只好待在家里织袜子吧！全城的人都请来了，可就是不请我！可是，不久以前我还是您的朋友，还是您的 mon ange，那时是我跑到您家来，把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对公爵的所作所为详细给您讲了一遍。可是如今，连这个不久前被您骂得一无是处的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竟然也成了您的座上客。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请别担心！我才不稀罕您的什么 à la santé[①] 巧克力呢，也不过十个戈比就能买上一根。我在家里喝巧克力茶的次数要比您多！呸！”

“这很显然。”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

“不过，索菲娅·彼特罗芙娜，千万别这样，”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懊丧得涨红了脸叫嚷道，“您这是怎么啦？至少您应该理智一点儿。”

“请不必为我操心，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什么都知道，一切的一切我都打听清楚啦！”索菲娅·彼特罗芙娜用自己尖锐刺耳的声音叫嚷道，所有的客人都围到她身旁，她们似乎在欣赏这一出人意外的场景。“一切的一切我都打听清楚啦！您那位娜斯塔西娅跑到我那里，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您勾引上了那个倒霉的公爵，把他灌得烂醉，迫使他向您那个没有人想要的女儿求婚，而您自己现在则成了一个多么不得了的人物，当上穿花边衣装的公爵夫人啦。呸！不用担心，我本人可是个上校夫人呢！您不邀请我来参加订婚典礼，我还不屑一顾呢！比您体面的人物我见得多啦。我还在扎莉特赫瓦特斯卡娅伯爵夫人家里用过午餐呢；连首席委员库罗奇金都曾经向我求过

① 法文：为了健康。

婚！我才不稀罕您邀不邀请我呢，呸！”

“索菲娅·彼特罗芙娜，您要明白，”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怒不可遏地回答说，“我敢说，没有人会这样闯进一个高尚的人家里，而且更何况您还是这样一种模样，如果您不立即给我走开，不立即闭上您的嘴，停止您的高谈阔论，那么我马上断然采取我的措施。”

“我明白，您会吩咐您的下人把我带走！您不必费心啦，我自己也能找到路。再见吧，随您把女儿嫁给谁呢，而您，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用不着讥笑我；我才不在乎您的巧克力呢！尽管没有邀请我到这里来，可是我终归也没有在那些公爵呀什么人的面前跳哥萨克舞。您，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笑什么呢？苏希洛夫摔断了一条腿；现在被抬回家里去啦，呸！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如果您不让您那光着脚的马特列什卡即时把您那头母牛赶走，免得它每天在我窗下哞哞叫个不停，那么我就要砸断您那个马特列什卡的腿。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再见，祝您幸福，呸！”索菲娅·彼特罗芙娜消失了。女客们都哄堂大笑起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则处于一种仓皇不知所措的状态中。

“我想，她是酒喝过头了。”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甜蜜地说道。

“只是太放肆无礼了！”

“Quelle abominable femme! [1]”

“逗得大家好一场笑哇！”

“哎哟，她说了一些多么不体面的话呀！”

“可是她刚才说什么订婚典礼？究竟有什么订婚典礼？”费

① 法文：多么令人厌恶的女人。

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讥诮地问道。

“真是骇人听闻!”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终于发作了，“正是这样的一些丑恶的家伙大量散布这样一些流言飞语！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奇怪的倒不在我们社交界中有这样的女人。更加奇怪的恰恰是，这样的女人竟有其市场，人们都听她们的，人们都支持她们，人们都相信她们，人们都……”

“公爵！公爵!”女客们都突然叫嚷起来。

“哎呀，我的上帝！ce cher prince!”

“好啦，谢天谢地！现在我们就会知道全部详情啦。”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悄声对她邻座的一位女士说道。

第十三章

公爵走进房间，并露出一丝甜蜜的微笑。一刻钟前，莫兹格利亚科夫在他那健忘的心里播下的恐惧，见到这些女士时通通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立刻如糖块一般溶化了。女士们用快活的尖叫声欢迎他。一般来说，女士们对我们这位小老头儿总是很亲热，而且也是非常随便、不拘形迹的。他善于以自己的形象逗她们莫名其妙地大开其心。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甚至在当天早上就肯定地说（当然，并不是认真地），她准备坐到他的双膝上去，如果这会使他感到愉快的话，“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老头儿，可爱得没边儿！”公爵一进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就双眼死死盯着他，很想从他的脸上看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以便在危急的处境中预先找出一条退路。很明显，莫兹格利亚科夫从中使了坏，使整个事情大受损害。但从公爵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还是不久前那副模样，和通常的神态没有两样。

“哎哟，我的上帝！公爵可来啦！我们等啊等啊，可把我们等苦啦。”有几位女士开始叫嚷起来。

“等得都不耐烦了，公爵，我们等您都等得不耐烦了！”其他几位女士也尖声尖气地叫嚷起来。

“这让我感到不胜荣——幸，”公爵口齿不清地说道，同时坐到沸腾着的茶炊的桌子旁。女士们立即团团围住了他。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身边只剩下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和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两人。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神情谦恭地微笑着。莫兹格利亚科夫的脸上也挂着微笑，并且以一种寻衅的姿态望着济娜，而济娜则丝毫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举步向自己的父亲走去，靠近壁炉，坐在了她父亲跟前的安乐椅里。

“哦，公爵，听说您要离我们而去了，这是真的吗?”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尖声说。

“嗯，不错，mesdames，我要走啦。我想立——刻就出——国去。”

“出国，公爵，出国!”众女士齐声叫嚷起来，“您是怎样突然有了这个念头的呢?”

“出国——去，”公爵予以肯定说，同时将自己衣着弄弄齐整，“要知道，为了获得一些新——的思想，我想出国去。”

“怎么，要获得新的思想？那是什么新思想呢?”女士们相互交换着眼神说道。

“嗯，不错，为了获得新的思想，”公爵又重复说了一遍，同时摆出一副极其深信不疑的神态。“如今，人们都出国去获取新的——思——想。因此，我也想获得新——的——思——想。”

“我最最亲爱的舅舅，您总不会是去参加共济会① 分会的吧?”莫兹格利亚科夫也插嘴说道。显然他想在女士们跟前卖

① 是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在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共济会会员希望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秘密组织，以达到把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之中的乌托邦的目的。18—19世纪初影响甚大。

弄一番自己机敏的头脑和随意的风度。

“嗯，不错，我的朋友，你没有弄错，”舅舅出人意外地回答道，“过去，我的的——确确——参——加了国外的一个共济会分会。而且我当时甚至还有不少宏大的想法。我当时甚至曾打算为现——代的教——育事业做很多事，并且在法兰克福市打算把我带到国外去的西多尔解放，给他自由。不过令我大为惊奇的是，他自己却离我而去。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后来，突然我在巴黎遇到了他，那样一副花花公子的模样，留着连鬓胡子，挽着一位小姐在人行道上散步。他瞥了我一眼，朝我点下头。同他走在一起的那位小姐，样子精明利落，眼神锐敏，非常诱——人……”

“嗯，舅舅，如果这一次您要出国，以后您会把所有的农民都解放吧。”莫兹格利亚科夫放声哈哈大笑着叫嚷道。

“我的亲爱的，你可是完全猜——出了我的心思，”公爵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正是想把他们全部解放，给他们自——由。”

“公爵，且慢，要知道，他们会全都从您那里跑光的，那时谁还来给您交租呢?”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叫嚷道。

“当然，他们会四散而逃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担心地议论说。

“哎哟，我的上帝！难——道他们果真都会逃跑吗?”公爵惊愕地叫嚷道。

“他们会逃跑的，他们会立刻跑个精光，只把您一个人留下。”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予以肯定说。

“哎呀，我的上帝！那我就不解——放他们，不给他们自由。何况，我这也不过只是说说而已。”

“舅舅，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莫兹格利亚科夫认可地说

道。

到此刻为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直默默地听着并且观察着。她觉得，公爵仿佛全然把她给忘记了，这是很不自然的。

“公爵，”她煞有介事地高声开口说道，“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丈夫，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一听到您下榻在我的家里，他就立刻从乡下专程赶来看望您了。”

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微笑了一下，并且摆出一副庄重的姿态。他觉得，这话是赞扬他的。

“啊，我非常高兴，”公爵说，“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且慢，我想起——点——什么来了。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嗯，不错，这就是在乡下的那一位。Charmant，charmant，非常高兴。我的朋友！”公爵转向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嚷道，“这正是那一位，你明白的，刚刚还凑上韵脚了呢。是怎么说来着？丈夫进得门，可妻子却……嗯，不错，妻子也去——了一个什么城……”

“哦，公爵，是的，这个一点儿都没有错，‘丈夫进了门，妻子去了特维里城’，这正是去年演员们在我们这里演出的轻喜歌剧的名字。”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也随声附和着说道。

“嗯，不错，正就是去了特维里城；我总是记——不——住。Charmant，charmant！那么说，您就正是那一位啦？非常高兴同您相——识，”公爵说道，他没从安乐椅里起身，只是向微笑着的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伸出一只手。“喂，您的身体好吗？”

“嗯……”

“他身体很好，公爵，身体很好。”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连忙替他回答说。

“嗯，不错，这也看得出来，他很健——康。您总是待在乡——下？嗯，我非常高兴。他是那样红——光——满——面，而且总是面带笑容……”

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满脸堆笑，点头哈腰，甚至还奉承地两脚并拢。可是，听到公爵最后说他的几句话时，他却忍不住了，于是毫无来由、愚蠢至极地突然噗哧一声笑了。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女士们心满意足地尖叫着。济娜气得面红耳赤，并用她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而后者也愤恨得心都要炸开啦。该换个话题了。

“公爵，您睡得好吗?”她用甜蜜的声音问道，与此同时又用严厉的目光告诉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立刻回到他的座位上去。

“啊，我睡得很好，”公爵回答说，“而且您可知道，我还做了一个迷——人——的梦，迷——人——的——梦!”

“梦！我最爱听人家讲梦啦。”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叫嚷说。

“我也是，我也非常喜欢听别人讲梦!”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接着加了一句。

“迷——人——的——梦，”公爵面带一种甜蜜的微笑重复了一遍说道，“不过，这个梦可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公爵，怎么，难道连说说都不行吗?那这必定是个令人惊异的梦吧?”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说道。

“天——大——的秘密。”公爵又重复说了一遍，他怀着一种快感挑逗女士的好奇心。

“那这一定非常有趣啦!”女士们叫嚷道。

“我敢打赌，一定是公爵在梦中双膝跪在某一位美人儿面前求爱!”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高声叫嚷起来说，“嗯，公

爵，快坦白吧，承认真是这么一回事！亲爱的公爵，快承认了吧！”

“承认了吧，公爵，承认了吧！”四面八方响起了附和的声音。

公爵得意而心满意足地倾听着所有这些叫嚷。女士们的提议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以至他几乎馋涎欲滴了。

“尽管我说过，我的梦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他终于回答说，“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夫人，您差不多完——全——猜——对——啦。”

“我猜对啦！”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兴高采烈地叫嚷起来，“讲吧，公爵！现在不管您怎么说，您都应该向我们公开，您的那位美人儿是何许人也？”

“一定得公开！”

“是不是本城的？”

“亲爱的公爵，公开吧！”

“公爵，好宝贝儿，公开吧！哪怕要命，也得公开！”四面八方响起了叫喊声。

“Mesdames，mesdames！…既然大家都如此坚——持——想要知道，那我只能够向你们公开一点，也就是：这是一位最——令——人——着——迷的，也可以说，是我所认识的姑娘中最纯——真——无瑕——的姑娘。”公爵含混不清地说道。他全身都完全酥软了。

“一个最迷人的姑娘！而且……还是本城的！这会是谁呢？”女士们询问着，相互挤眉弄眼，意味深长地交换着眼神。

“不用说，是我们这里被公认为第一流美人儿的。”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脱口而出，同时搓着她那双发红的大手，还用她那对猫眼看看济娜。大家也都同她一起望着济娜。

“公爵，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既然您做过这样的梦，为什么您就不在光天化日下结婚呢?”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问道，并用怀有深意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番。

“我们可是能把你们的婚礼办得很像样子的!”另外一位女士附和着说道。

“可亲可爱的公爵，您就结婚吧!”又有一位女士尖声说道。

“结婚吧，您就结婚吧!”四面八方都喊叫起来，“为什么不结婚呢?”

“嗯，不错……为什么不结婚呢?”被女士们这种叫嚷弄得晕头转向的公爵也随声附和着说道。

“舅舅!”莫兹格利亚科夫高声叫喊道。

“嗯，不错，我的朋友，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正想要告诉你们，mesdames，我已经不再能够结婚啦，而且，在我们美好的女主人这里度过这个迷——人——的夜晚之后，我就要在明天启程去小修道院探望修士司祭米萨伊尔去，然后，就直接从那里出国去，以便更方便地考察欧——洲——的——教——育。”

济娜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她以一种无可名状的忧郁看了一下她的母亲。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拿定了主意。在此之前她只是在静候时机，进行试探，尽管她明白，事情已经糟到不可收拾，她的敌人早已在路上超越了她。她终于彻底明白，并且要一下子、一击就将多头毒蛇砸个稀巴烂。她威严地从安乐椅里站起身来，并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桌子跟前，用高傲的目光打量她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敌人。感悟之火在她的目光中闪耀。她拿定主意要把所有这些恶毒的诽谤者们击败，要将她们打得晕头转向，还要把那个坏蛋莫兹格利亚科夫如同踩

螳螂一样踩死，并且用坚决而勇敢的一击重新获得自己丧失的对那个白痴公爵的影响力。不用说，这需要一种不同寻常的勇气；但对于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来说，这种勇气是随手可以拿来的！

"Mesdames，"她郑重其事而又庄重地（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向就非常喜欢郑重其事）说道，"mesdames，我长时间聆听了各位的谈话，聆听了各位愉快而机敏的玩笑，因而觉得该是我说话的时候了。你们大家都清楚，我们大家聚在这里纯属偶然（而我非常高兴，对此非常高兴）……我从来都不愿第一个把自己家里重要的秘密讲出来，按照一般的体面的要求，也不能过早地将家庭最重要的秘密公之于众。我特别要恳请我的可爱的男宾原谅；不过我觉得，我的男宾本人也用种种暗示提到了同一件事，并且使我感到，他不仅不会对正式而郑重地宣布我们家庭秘密一事感到不快，而且甚至还愿意将它公开……公爵，不是这样的吗？我没有说错吧？"

"嗯，不错，您没有说错……而且我非常非常高兴……"公爵说道。他全然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事。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为了增强效果，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并且环顾了一下在场的客人们。全体来宾都带着贪婪和不安的好奇心仔细听她说些什么。莫兹格利亚科夫颤抖了一下；济娜涨红了脸，并从安乐椅里欠起身来；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则不知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就有备无患地擤了一把鼻涕。

"是的，mesdames，我怀着高兴的心情准备把我的家庭秘密告诉你们。今天午餐之后，公爵为我女儿的美貌和……品格所倾倒，就向她求了婚，而使她深感荣幸。公爵！"由于流泪和由于激动，她用颤抖的声音结束了她的话，"亲爱的公爵，

您不应该，您也不能够因为我不知好歹把这件事讲出来而生我的气！只有这种极其特殊的家庭喜事才能过早地从我的心里将这一可爱的秘密掏出来，何况……有哪一个做母亲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责备我呢？”

我找不出词语可以用来描述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种出人意料的反常行径所引起的效果。大家仿佛由于惊愕而呆住了。那些居心叵测的客人们原本想来吓唬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表示她们早已知道她的秘密；她们原以为占了先机，用事先已发现这一秘密而置她于死地；她们原想暂时只用一些暗示来折磨她；如今她们却被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种大无畏的坦诚弄得不知所措了。这种无所畏惧的坦诚本身就标志着力量。“原来，公爵的确是出于自愿而要与济娜结婚的？原来，人家并没有勾引他，并没有灌他酒喝，并没有哄骗他？原来，并不是采用背着众人、偷鸡摸狗般地强迫他结婚？原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是谁也不害怕的？原来，公爵并非被迫结婚，因而已经不可能拆散这桩婚事了？”响起了一阵短促的窃窃私语声，随即又突然变成了尖声叫喊的欢呼声。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第一个扑向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去拥抱她；其后是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再后是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她们也都跑上前去拥抱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家都从自己的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家都乱作一团。她们之中有很多人气得脸都变得刷白。人们开始向窘迫不安的济娜表示祝贺，甚至她们还把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抓住不放。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神气活现地伸展两只臂膀，差不多强制地将自己的女儿搂在怀里。只有公爵一个人带着某种奇异的惊诧表情看着这全部的情景，尽管他嘴角还像先前一样挂着微笑。不过，这情景他看着也有点喜欢。当母亲将女儿拥到自己怀里的时候，他掏出

了手帕，并且擦了一下他那唯一一只闪现出一小滴泪珠的眼睛。不用说，人们也都奔向他，向他表示祝贺。

“公爵，恭喜，恭喜！”四面八方都叫喊了起来。

“这么说，您要结婚啦？”

“这么说，您果真要结婚啦？”

“亲爱的公爵，就是说，您要结婚啦？”

“嗯，不错，嗯，不错，”公爵回答道，他对众人的祝贺和大家兴高采烈的情绪感到非常满足，“而且，我还得向各位承认，我更喜欢大家对我的亲切关——注——之——情，这种情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Charmant！charmant！各位甚至使我感动得落——泪……”

“公爵，请您亲吻我一下！”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叫嚷得比所有的人都响亮。

“而且，我还得向各位承认，”公爵继续往下说道，他的话一直被四面八方的叫嚷声打断，“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尊——敬——的女主人，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以她如此不——同——凡——响——的洞察力猜出了我的梦。仿佛是她代替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梦。真是非——同——凡——响——的洞察力呀！”

“哎呀，公爵，您又在提您那个梦？”

“您可得说实话呀，公爵，说实话呀！”大家团团将他围住叫嚷道。

“可是，公爵，没有什么再隐瞒的必要，是公开这个秘密的时候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坚决而严厉地说道，“我理解您微妙的比喻，理解您迷人的委婉，您这样做无非是想以此来竭力向我暗示，您愿意宣布您求婚的事。是的，mesdames，这是千真万确的：公爵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双膝跪

在我的女儿面前，而并非在梦里，向她提出了郑重其事的求婚。”

“完完全全仿佛是在大白天一样，而且各种情况也如出一辙，一模一样，”公爵肯定地说道，“小姐，”他极其客气地转向还没有从惊诧中回过神来的济娜，继续他的话说，“小姐！我发誓，如果不是别人在我之前说——出——您的名字，我是永远不敢说出它来的。那是一个迷人的梦，迷——人——的——梦。而我现在感到加倍幸福的是，我现在获准将它向您说——出来。Charmant！charmant！…”

“不过，等一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讲的可全都是做梦的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向心神不安而略显苍白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耳语说。唉！用不着这些提醒，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早已心烦意乱，忐忑不安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女士们都在面面相觑，窃窃私语。

“公爵，且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嘴角挂着苦涩不堪的微笑开始了她的话，“我肯定地对您说，您让我感到吃惊。您这个奇怪的想法是怎么一回事呢？您怎么总是说什么梦？我得坦白告诉您，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为您是在开玩笑，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玩笑的话，那么也是一个很不得体的玩笑……我愿意，我很想把这归咎于您的漫不经心，不过……”

“事实上，这或许就是由于他老人家的漫不经心。”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低声嘶哑地埋怨说。

“嗯，不错……或许，这是由于漫——不——经——心，”公爵予以肯定说，他还仍然不完全明白，人家到底要他干什么。“试想，竟有这样的事，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在彼得堡，叫我去参加一个葬——礼，就是说，要我到那么一

个人家去，maison bourgeoise，mais honnête[①]，可是，我给弄错了，以为是去参加命名日。可是命名日却早已在上一周就——举——行——过了。我给那位过命名日的女士准备了一束山茶花。一走进门，我看见了什么？一位可尊敬的、庄重的人却在桌子上面躺着，因此，我的惊异就不用提了。我简直不知道，拿着这——束山茶花钻到什么地方躲起来才好。”

“公爵，但是，问题不在于您说什么笑话！”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懊丧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当然，我的女儿用不着去追逐什么未婚夫，但是，不久前就在这个地方，在这架钢琴旁，您自己向我的女儿求了婚。我可没有让您去那样做……可以说，这件事使我惊呆啦……不用说，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就是我把这一切暂且推延到您醒来以后再说。但是，我是一个母亲，而她是我的女儿……您自己如今老是说一个什么梦境，于是我就以为，您是在借用一种比喻来表达您要求婚的意愿。我非常清楚，或许有人让您改变了主意……我甚至也料想到，这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不过……请您解释清楚，公爵，请您赶快说个明白，请您给一个说得过去的答复。对一个高尚的人家，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的……”

“嗯，不错，对一个高尚的人家，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的。”公爵无意识地随声附和着说。不过他已经开始感到有些不自在了。

“可是，公爵，这可不是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我请求您做出肯定的答复；请您肯定说，请您立即就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肯定说，您在不久前向我的女儿求了婚。”

“嗯，不错，我准备要予以肯定。不过，这一切我已经说

---

① 法文：小市民，不过是正派人家。

过啦，而且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也完全猜出了我的梦。”

“不是梦！不是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狂怒地叫喊起来，“不是梦，而是确有其事，公爵，那是您在大白天做的事，您听见没有，那是您在大天白日里的行为！”

“真有其事！”公爵叫嚷起来，同时吃惊地从安乐椅立起身。“哦，我的朋友！刚刚你预言过的事现在兑现啦！”公爵转向莫兹格利亚科夫又补充说道，“不过，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尊敬的夫人，我敢担保，是您弄错啦！我十分肯定地说，这事只是我的梦中所见！”

“啊，我的上帝！”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嚷道。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千万不要太难过，”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为之不平地劝解说，“或许，公爵他老人家有点不怎么记得了。他会想起来的。”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您这就让我感到奇怪啦，”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十分气愤地反驳说，“难道这种事也能忘掉吗？这种事岂能忘记？公爵，这是万万不行的！您是不是拿我们寻开心？要不然，您也许是以法国摄政时期那些花花太岁自居？也就是以大仲马笔下的那些浪荡公子自夸①？您是在扮演什么费尔库拉②，什么洛赞之类的角色吗？不过，且不说您这样的年纪已不适宜于干这种事，我还确信无疑地告诉您，这个您是不会得逞的！我的女儿并不是您的什么法国子爵夫

①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死后（1643），王后安娜代年幼的路易十四（1643—1715）摄政，政权实际上在王后的情人、首相马扎尼的手中。法国作家大仲马在《二十年后》（1845）与《布拉日隆子爵》（又名《十年以后》）（1848）等小说中描述了当时宫廷里明争暗斗的情况。

② 是由法文 faire la cour 组成的一个专有名词，意为好追逐妇女的人。

人！不久前在这里，就在这同一个地方，她为您唱了一首浪漫曲，您为她的歌声所倾倒，就双膝跪在地上，向她提出了求婚。难道这是我的幻觉？难道我是在做梦？公爵，请您说说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嗯，不错……可是，不过，或许，不是……”神情恍惚的公爵回答说，“我想要说的是，我现在或许不是在做梦。您瞧，前不久我是在睡梦中，因此我做了梦，是在睡梦中……”

“哎呀，我的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会儿不是做梦，一会儿在做梦！鬼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公爵，您是不是在说胡话？”

“嗯，不错，鬼知道……不过，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完全糊涂了……”公爵说道。他转动惊慌的目光环顾四周。

“您还没有向我们之中的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梦，我就对您详尽地讲了事情的经过，”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悲痛欲绝地说，“怎么可以说这件事是您梦见的呢？”

“不过，也可能公爵已经对谁讲过了呀。”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道。

“嗯，不错，可能我对谁已经说过啦。”已经完全不知所措的公爵肯定地说道。

“瞧，多么滑稽的一出闹剧呀！”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悄悄对她邻座的女士说道。

“哎呀，我的上帝！再好的耐性也忍受不了这个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喊道，她气愤若狂地扭着自己的手。“她为您唱了一首浪漫曲，一首浪漫曲，她唱的！难道，这也是您梦见的吗？”

“嗯，不错，事实上，仿佛她是唱过一首浪漫曲。”公爵沉思地喃喃说道。接着某种回忆突然使他的面部表情变得生动起

来。

“我的朋友！”他转向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嚷道，“刚才我还忘记告诉你，的确有过那么一首浪漫曲，曲中总是说到一些城堡之类的事，因此，就有了很多很多城堡，到后来又有那么一位抒情诗人！嗯，不错，这一切我都记得……因此，我还流了眼泪……如今我却有些不好说了，仿佛这一切都确有其事，并非梦里所见……”

“舅舅，我得这样给您说，”尽管莫兹格利亚科夫的嗓音由于某种惊恐而颤抖，但他还是尽量平静地回答说，“我得这样给您说，我以为，这一切都很容易说通，我以为，您的的确确听到过唱歌。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唱得很出色。午餐之后，您被领到这里来，于是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给您唱了一首浪漫曲。当时我并不在场，但是，您大概深受感动，您想起了往事；或许，您想起了那位子爵夫人，也就是当年您曾同她一起唱过浪漫曲的那位子爵夫人，关于这位子爵夫人您在早晨还亲口对我们讲过。随后，当您躺下睡觉的时候，这种愉快的印象起了作用，于是您就做起梦来，您梦见您堕入情网，并且提出求婚的请求……”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简直为这种肆无忌惮的胡说八道惊得发呆了。

“哦，我的朋友，事实上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公爵兴高采烈地叫嚷道，“正是由于愉快的印象起了作用！我的的确确记得，给我唱过一首浪漫曲，为此，我做梦就想要结婚。而且子爵夫人也曾出现过……哦，我的亲爱的，这个谜团你剖析得多么聪明啊！嗯！我现在完全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梦中所见！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敢向您担保，是您弄错啦！这都是梦里的事。否则，我不会拿您高贵的感情当儿戏的……”

“哈！现在我可看清楚啦，我知道，是谁在这里使了坏！”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怒不可遏地转向莫兹格利亚科夫说道，“先生，这都是您，您这个缺德的人，都是您干的好事！因为您自己遭到拒绝，于是您就把这个不幸的糊涂虫搅得晕头转向！但是您这个卑鄙下流的小人，您要对我受的这番屈辱付出代价的！您要付出代价，付出代价，付出代价！”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轮到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嚷了，他的脸涨得如同大虾一样红，“您这话简直是……我都说不上简直是什么……没有哪位上流社会的女士会放任自己这么说……起码我是在保护我的亲戚。您自己也明白，如此这般进行勾引……”

“嗯，不错，进行勾引……”公爵随声附和着，竭力想躲到莫兹格利亚科夫身后。

“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以一种失去常态的声音尖叫了一声，“难道您没有听见人家是怎样欺侮和凌辱我们的吗？要不然，您就是已经放弃了您自己应尽的所有义务和您应担负起的一切职责？要不然，您就是事实上不再是一家之主，而只是一根令人厌恶的木头桩子？您干吗总是眨巴眼睛？换了别的丈夫，他早就挺身而出用鲜血来洗刷自己家庭所蒙受的屈辱了！……”

“妻子啊！”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煞有介事地开口说话了，他为他派上了用场而感到骄傲，“妻子啊！然而，事实上，你是不是也是做梦见到了这一切呢？而后来，你一睡醒，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把所有这些搅和在一起了……”

但是，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命里注定不能把他这显示机智的猜测说完。到目前为止，客人们还能够克制着不发作，并且狡诈地装出一副持重、庄严、颇有礼貌的样子。但到了此

刻，无法抑制的笑声如同排炮齐发响彻了整个房间。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完全顾不得什么体面，就要扑向自己的丈夫，大概要立即去抓他的眼睛。然而，人们强行把她拦住了。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岂肯放过这种时机，她要放毒了，尽管是一丁点儿，但是她毕竟下手了。

"哎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或许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而您却为之悲痛欲绝。"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用最甜蜜的声音说道。

"原本怎么样？原本是怎么一回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喊道，她还没有很好地明白人家说话的意思。

"哎哟，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要知道，这可是常有的事呢……"

"可是，什么是常有的事呢？您是想要折磨我还是怎么着？"

"说不定，您果真是在梦里看见这一切的呀。"

"在梦中？我？在梦中？而您竟敢当面对我说这种话？"

"那有什么，说不准，事情当真原本就是这么一回事呢。"费莉萨塔·米哈伊洛芙娜也做出反应说道。

"嗯，不错，或许事情原本就真的是这么来着。"公爵也嘟嘟哝哝地说道。

"连他，连他也这么一口咬定！我的上帝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扬起手来拍了一下巴掌叫嚷道。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多么痛苦悲伤啊！请您回想回想吧，梦是上帝恩赐的。如若这是上帝的意愿，那么，谁也做不了上帝的主，上帝的神圣意志是无处不在的。这里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嗯，不错，对此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公爵随声附和着说

道。

“可是，你们这是把我当成一个发了疯的女人，还是怎么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勉强从嘴里迸出话来说。这已经超越了人的承受能力了。她赶忙找到一把椅子，并立即倒下去晕厥了。出现了一片混乱。

“这是为了保持一点儿面子，她才倒下晕厥的。”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咬耳朵对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说道。

可是，就在这一时刻，就在众人困惑莫解、整幕场景最紧张的时刻，突然有一个一直缄口不言的人物登场。于是，整个场面立即改变了性质……

第十四章

一般来说，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是个很具浪漫气质的女子。我们不知道，是否因为她同“她那个教书匠”一起读“那个傻瓜”莎士比亚的书太多啦，如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所说的那样和人们相信的那样，济娜在她生活在莫尔达索夫城的全部时间里，还从来没有过一次异乎寻常的浪漫举动，或者更好说是英雄举动，但这一次却做出来了。我们在下面要描述的就是这件事。

济娜脸色苍白，目光却是坚定的，激动得几乎颤抖。她的愤怒也使她格外地楚楚动人。她迈步上前，她用持续而挑衅的目光扫视着所有在场的客人，在突然变成哑场的氛围中，转向她的母亲；而后者则在她刚一有所行动的时候，就从晕厥中苏醒过来，睁开了眼睛。

“妈妈！”济娜说道，“干吗还要蒙骗呢？干吗还要用谎言抹黑自己呢？一切如今已经弄得如此肮脏不堪，说真的，已经不值得再耗费可鄙的努力来掩饰这桩丑事了！”

“济娜！济娜！你怎么啦？你冷静点儿！”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从安乐椅里一跃而起，惊慌失措，赶忙叫嚷道。

“我对您说过，妈妈，我早已对您说过，我无法忍受这一

切带来的耻辱，”济娜继续说道，“难道还非得再进一步作践自己吗？再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吗？不过，妈妈，您要知道，一切的责任我都担着，因为我比所有的人罪过都大。我，是我表示了同意，这可耻的……阴谋才得以实行！您是母亲；您爱我；您用自己的方式考虑问题，您根据自己的理解安排我的幸福。您是情有可原的。但我，我却是永远也不可饶恕的！”

“济娜，难道你真想讲出来吗？……啊，上帝！我早有预感，我的心是躲不过这一刀的！”

“是的，妈妈，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我蒙受了耻辱，您……我们全都蒙受了耻辱！……”

“济娜，你言过其实了！你有点失常，自己都不明白在说什么！干吗要说这些呢？这是毫无意义的……感到羞愧的不该是我们……我马上就会证明，该愧疚的不是我们……”

“妈妈，不是这样，”济娜叫嚷道，她愤恨得嗓音都发颤了，“我不愿在这些人面前再保持沉默，我蔑视他们的想法，他们是特意来取笑我们的！我不能受他们欺侮；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往我身上泼脏水。所有这些人都准备立即干出比您和我所做的糟上三十倍的坏事！她们敢当，她们配当我们的评判员吗？”

“太好了！听听她是怎么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在侮辱我们！”四面八方响起了喊叫声。

“她们真的自己也不知在说些什么。”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道。

这里我们要指出，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话是对的。如果济娜认为这些女人根本没有资格评判她，那为什么要站出来公开此事，坦率地承认呢？总的来说，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是操之过急了。莫尔达索夫城里最有头脑的人，事后就

是这样一种意见。一切本是可以挽回的！一切本是能够平息的！说真的，连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也是自己坏了事，就因为急于求成和目中无人。只需把那个白痴老头儿取笑一通，再赶出家门！可济娜既不按照常理行事，也不懂莫尔达索夫城的智慧，却好像故意地面向公爵说。

“公爵，”她对老头儿说道，后者甚至还有礼貌地从安乐椅里欠了欠身，因为在这个时刻，济娜使他感到惊愕不止。“公爵！请您饶恕我，请您饶恕我们！我们蒙骗了您，我们勾引了您……”

“你快给我住口，这该死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气急败坏地吼叫。

“女士！女士！ma charmante enfant[①] ...”惊慌万分的公爵嘟嘟哝哝地说道。

但是，济娜那种高傲的、好冲动而又极富幻想的性格，此刻使她全然不顾现实所要求的一切体面。她甚至把她的母亲，那个因她的忏悔而无地自容的母亲，也都置诸脑后了。

“是的，公爵，我们俩都蒙骗了您：妈妈拿定主意要逼迫您同我结婚，而我表示了同意。您被灌醉了，我同意给您唱支歌，并在您面前扭捏作态。正如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所说，把您这个软弱无力，缺乏保护的人给诈骗了，诈骗您是由于看上了您的财产，是由于看上了您的公爵身份。这一切都是很卑鄙的，我为此感到后悔。不过，公爵，我向您发誓，我虽然横下心来干这卑鄙的事，可并非出于卑鄙的动机。我原想……不过，我这是怎么啦！为这种事辩解那是双重的卑鄙！但是，公爵，我现在向您宣布，即便我真的从您那里拿到什么东西，那

---

① 法文：可爱的孩子。

么作为报偿，我也会充当您的一个玩偶、一个女仆、一个舞女、一个女奴……我为此发过誓，而且我也会神圣地恪守誓言的……”

这时，强烈的哽咽打断了她的话。所有的女客都瞪着大眼听得发呆。济娜这种出人意料而为她们全然无法理解的乖张行为，把她们弄糊涂了。只有公爵一人感动得泪流满面，虽然他对济娜所说的话似懂非懂。

“可是，我要同您结婚，ma belle enfant[①]，如果您想——这样做的话，”公爵嘟嘟哝哝地说道，“而且，这对我来说，将是极——大——的荣幸！只是，我要肯定地对您说，这的——确——像是一场梦……嗯，我梦见的事可多啦！不必如此不——安——呢！我甚至一点儿也不明白，mon ami，”公爵又转向莫兹格利亚科夫继续说道，“还是你给我解释一下吧……”

“而您，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济娜接着公爵的话茬儿也转向莫兹格利亚科夫说道，“您一度是我视为未来丈夫的一个人，现在却如此残酷地报复了我，难道竟然连您也能够投靠这帮人，好来折磨和侮辱我？您可是说过，您爱我！不过，不该由我来教训您！我比您过错更大。我伤害了您，因为我的确骗了您，空给您种种许诺。不久前向您做的证明，也都是谎话和计谋！我从来就不曾爱过您，如果说我曾经有意要嫁给您，那也不过想借此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可憎的城市，避开这里臭气熏天的肮脏地方，随便到哪儿去……但是，我可以向您发誓，倘若我嫁给您，我会成为一个善良而忠实的妻子……您残酷地对我进行了报复，如果这满足了您的自尊心的话……”

“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莫兹格利亚科夫叫喊道。

---

① 法文：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

“如果您到现在还对我怀恨在心的话……”

“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

“如果当初,”济娜强忍住眼泪继续往下说道,“如果您爱过我的话……”

“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

“济娜,济娜!我的女儿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悲痛地号叫。

“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我是个无耻之徒,我是个十足的无耻之徒!”莫兹格利亚科夫斩钉截铁地说道。他越来越陷于极其可怕的激动之中。人们的惊叫声、怒吼声哄然而起,但是莫兹格利亚科夫却一动不动呆站立在那里,头脑里空空荡荡,说不出一句话……

有些性格懦弱、头脑空虚的人,平时习惯于对别人百依百顺,而有朝一日竟然发火反抗,也就是要变得顽强而坚持不渝,总会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他们的顽强和坚定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的抗争开始往往是非常强烈的,甚至达到发狂的地步。他们是闭上眼睛往障碍上撞,差不多总是去干力不从心的事。但一旦事情发展到某种程度,这个大发雷霆的人突然就会害怕起自己来,于是驻足不前,惊恐万状,心里出现可怕的问题:“我是惹了大祸呀?”随后就泄了气,哭哭啼啼要求解释,双膝跪地请求宽恕,希望言归于好,而且要尽快!……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如今发生在莫兹格利亚科夫身上。他失去自制,大发雷霆,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惹出麻烦,如今他把这麻烦全归罪于自己。他发泄了怨恨,满足了自尊心,又因此而憎恶自己,于是突然良心发现而打起退堂鼓,面对济娜突如其来的举动悲痛欲绝。济娜最后的几句话,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他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只是刹那间的事。

“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我是一头蠢驴！”莫兹格利亚科夫在悔恨的亢奋中叫喊道，“不！蠢驴算什么？蠢驴也没有那么坏！我比蠢驴还坏，不可救药！但是，我要向您证明，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我要向您证明，即使是一头蠢驴也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的！……舅舅！是我蒙骗了您！是我，是我蒙骗了您的呀！您并没有做梦；您的的确确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求了婚。而我这个无耻之徒，为了报复对我的拒婚，就硬要您相信这一切都只是您的梦境。”

“这可真是奇闻大曝光啊。”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悄声嘶哑地对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说道。

“我的朋友，”公爵回答说，“请——你——安——静——下——来，说真的，你的这——种——叫——喊——把我吓了一跳。我请你相信，你——弄——错——啦……如果当真应该……那我准备结婚。是你自己对我说，这只不过是我做梦……”

“啊，我怎样才能够说服您呢！请诸位指点我，怎样才能使他信我的话呀！舅舅，舅舅！要知道这可是一件非常郑重的大事，是家族的大事！您得好好考虑，好好想一想吧！”

“我的朋友，好吧，我再想——想。不过，且慢，让我从头到尾按顺序把一切好好回想一下。开始的时候，我看见了车夫——费——奥——菲——尔……”

“唉！舅舅，现在扯不上费奥菲尔！”

“嗯，不错，就算是现在扯不上费——奥——菲——尔。随后谈到拿——破——仑，再后我们仿佛用了茶，而且来了那么一位女士，她把我们的糖都吃了个精光……”

“可是，舅舅，”此刻莫兹格利亚科夫头脑一时糊涂，竟然冒失地说道，“要知道，这可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在这以

前亲口对您说是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干的事！要知道，我当时也在那里，我亲耳听她说这个来着！我当时躲藏起来，从门的锁孔里看着你们……”

“怎么，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紧接着话茬儿说道，“这么说您对公爵说我从糖罐里偷光了您的糖！这么说我到您家里是偷糖吃的呀！”

“离我远点儿！”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陷入绝境。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我偏不走，您胆敢说这种话，这么说我偷了您的糖啦？我早就听说您散布我的下流脏话。索菲娅·佩特罗芙娜仔细告诉过我……这么说我偷了您家里的糖啦？……”

“可是，mesdames，”公爵叫嚷道，“要知道，这只是梦见的事啊！可我在梦里见到的事还少吗？……”

“可恶的木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低声喃喃地说道。

“怎么，还说我是木桶！”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尖声叫嚷道，“可您又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我早知道您把我叫做木桶！可是，起码我有个丈夫，而您有的却是一个傻瓜……”

“嗯，不错，我记得，是有过一个——木——桶。”公爵无意识地嘟哝说。他记起不久前他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谈话。

“怎么，您也看人学样，骂起贵族妇女来了？公爵，您怎么敢骂一位贵族妇女呢？说我是一只木桶，那您还是缺腿的人呢……”

“您说的是谁？说我是个缺腿的人？”

“哼，是的，您缺一条腿，还没有牙，瞧，瞧您是个什么人吧！”

“而且还是个独眼龙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喊起

来说道。

“您骨头都没有，用的是紧身靠！”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又补充说。

“脸也是装着弹簧的！”

“连自己的头发都没有！”

“而且这个傻瓜的胡须也是假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斩钉截铁地证实说。

“玛丽娅·斯捷潘诺芙娜[1]，请对我的鼻子手下留情吧，我的鼻子可是真的呀！”公爵叫嚷道，突如其来的揭老底，弄得他惊愕万分。“我的朋友，这是你出卖了我！这是你告诉大家的，说我的头发都是——假——的……”

“舅舅！”

“我的朋友，我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你随便带我到什么地方去吧……quelle société[2]！我的上帝，你这是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来啦？”

“白痴！无耻之徒！”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喊道。

“我的上帝呀！”可怜的公爵说道，“我只是不——记——得——为什么到这里来，不过我马——上——会想——起——来的。小兄弟，离开这里，随——便送我去什么地方吧，要不然她们会把我撕烂，把我折磨死的！再说……我还得马——上——记下我一个新想法……”

“舅舅，我们走吧，时间还不晚；我立刻把您送到旅馆去，我自己也住到旅馆去，同您在一起……”

“嗯，不错，住到旅——馆——去。Adieu，ma charmante

---

① 此处是公爵对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误称。

② 法文：这算什么社交界呀。

enfant...您一个人……只有您一个人……是善——良——的。您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姑娘！我的朋友，我们走吧。啊，我的上帝呀！”

不过，我不打算描述公爵离开以后这不愉快的场面是如何结束的。女客们散去时都尖声叫嚷，破口大骂。最后只剩下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个人，她昔日的荣光已变成瓦砾和废墟。呜呼！权势，荣耀，声望，一切都在这一个晚上烟消云散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明白，她已经不能够东山再起，像以前那样了。多年以来她在社交界维持的统治地位已彻底崩溃了。现在她还有什么好做的呢？再来一番高谈阔论？不过，她没有这样做。她通宵都在狂怒之中度过。济娜的名誉已经因此而败坏，无休无止的流言飞语将一发而不可收拾！太可怕啦！

作为一个忠实的历史学家，我还应该提上一笔，在这场疯狂的闹剧中，吃的苦头最多的，莫过于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了。他最终躲到小贮藏室里避开大家，在里面挨冻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终于盼到了早晨的来临，但这也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从来都是祸不单行的……

第十五章

一旦命运将祸事降临到某人头上，打击往往就接二连三，无穷无尽。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对于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来说，昨晚所蒙受的耻辱和丢尽脸面的事，还是微不足道的！不！命运给她准备的还有更大更精彩的不愉快的事情。

还在早晨十点钟以前，全城突然传播着一种十分奇特、几乎不可思议的流言，大家对此都持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也正如我们对待熟人中发生不寻常的丑闻的态度一样。“丢人现眼到如此程度，真是毫无廉耻啊！”四面八方纷纷叫嚷道，“卑鄙下流到这般地步，一点儿体面都不顾，简直放肆得无法无天！”等等，等等。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一大清早，时间还差不多只有六点多钟，一个可怜巴巴的穷苦老太婆，泪流满面，悲痛欲绝，跑到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家里来，恳请女仆快去唤醒小姐，只悄悄唤她一个人，而且要瞒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济娜脸色苍白，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立即跑出来见这个老太婆。后者匍匐在济娜脚下，亲吻起她的两只脚来，还流着泪水恳求济娜立即随她去看她患病的瓦夏①，他整

① 瓦西里的小名。

宿病情越来越重，或许甚至连今天都活不过去了。老太婆痛哭流涕地对济娜说，瓦夏本人唤她前去，临死前与她诀别，他以所有天使的名义，凭着他俩往昔的那份情意，恳请她千万去看他，如果她不去看他，那么他将绝望地告别人世。济娜立即决定前去看他，全然不顾答应这样的请求会显然证实所有过去的恶毒的流言，如截获的情书、她的丑行等等。她没有给母亲说一声，披上一件大衣，就立即跟随老太婆跑出去了。她们穿过整个城市，跑到莫尔达索夫城郊最贫困的村落之一，走进一条最偏僻的街道。那里有一间破旧小房，东倒西歪，房基已陷入地里，没有窗户，只有些细小的缝隙，四周都被雪堆包围着。

在这个不起眼的房子里，有个低矮狭小而又霉湿的居室，大火炉就占去了一半的空间。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木板床上铺着薄如煎饼的床垫，一个青年人就躺在上面，身上盖着一件旧大衣。他的脸苍白消瘦，眼睛却闪烁着病态的光芒，双手如同木棍一般细瘦干枯；他呼吸艰难，嘶嘶喘着。看得出来，他曾经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但疾病使他清秀的面孔完全改观，变得不堪入目，看上去既可怕又可怜，犹如看一张肺痨患者的面孔，或者确切些说，是看一张弥留者的脸。他衰老的母亲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期待着自己的瓦先卡[1] 能够活下来，但最终看到的却是他不能留在这个世界上了。如今她俯身在他床边，悲痛欲绝，交叉着双手，用干枯的泪眼瞅着他，而且总也看不够。她仍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尽管她早已知道，过不了几天看不够的瓦夏就要被埋入雪堆下面的冰冷的泥土，躺在穷人的墓地里。但是，瓦夏此刻并没有看着她。他那消瘦不堪、满布痛苦的整个脸庞，如

---

① 瓦夏的爱称。

今却焕发出一种幸福的容光。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姑娘终于来到他面前。他看见了卧病一年半中在痛苦的漫漫长夜里梦见和思念的人。他明白，在他将死的时刻她如同上帝差遣的天使出现在他面前，这就表明她已宽恕了他。她握住他的双手，对着他又是哭泣，又是微笑，用那双美丽动人的眼睛望着他，于是以往逝去的一切又在濒危的心灵里复活。生命在他心里重新燃起火花，似乎想让他这个受难者最后领略一些与生命分手是何等沉痛。

“济娜，”他开口说道，“济诺奇卡！不要对着我哭泣，别伤心，别难过，别让我想到不久于人世。我要看着你，就像现在这样，我要感受我俩的心灵又连在一起，感受你已经宽恕了我，我又将如同过去那样亲吻你的双手，我会在不知不觉中死去！济诺奇卡，你瘦啦！啊，我的天使，你多么爱惜地看着我呀！你可记得，过去你笑得多么好哇？你记得吗……唉，济娜，我不请求你宽恕我，我甚至并不想弄清楚过去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济诺奇卡，尽管你或许已经宽恕了我，可我却永远不会宽恕自己。多少个漫漫长夜呀，济娜，不眠的、可怕的长夜呀，正是在这张床上，我躺着思考着，反反复复。我早已想明白，我最好死去，真的，一死了之比什么都好！……济诺奇卡，我不宜活在人间！”

济娜哭着，无言以对，紧紧抓着他的双手，仿佛想制止他别再说下去。

“我的天使，你干吗哭呢？”病人继续说，“你是因为我要死去，仅仅为这个哭泣吗？要知道，其余的一切早已死去，深深埋葬在土里！你比我聪明，你心地比我纯洁，因此你知道我是一个坏人。难道你还能够爱我吗？一想到你知道我是个坏人，没用的人，我是多么难受哇！这里有自尊心，或许还有些

高尚的东西……我不知道！哎呀，我的朋友，我的生命就是一个幻想。我总在幻想，永远在幻想而不是在生活，我很骄傲，看不起大众，可在众人面前我究竟有什么可骄傲的呢？这连我自己也不晓得。是因为自己的心地纯洁、感情高尚吗？但要知道，这些也只不过是存在于幻想中，济娜，那就是当我们一起读莎士比亚的时候。可是一接触到实际生活，也就暴露出我是怎样的心地纯洁、感情高尚了……”

“行啦，”济娜说道，“行啦！……一切都并非如此，不该这么想……你在折磨自己！”

“济娜，你干吗不让我说呢！我知道你已经宽恕了我，说不定很早就宽恕了我。但是，你对我做过判断，也早已明白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正是这一点苦恼着我。济娜，我不配得到你的爱！事实上，你的确是正直和宽厚的人，因为那时你跑到你母亲那里对她说，你要嫁给我，除我之外谁也不嫁。你是会信守诺言的，因为你从来就是言行一致的。可是我，我呀！一旦需要实干的时候……济诺奇卡，你知道吗？当时我甚至不清楚你嫁给我是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我当时甚至连这一点都不懂：你嫁给我可能会饿死，不要说懂得这一点，我连这一点想法都丝毫没有！我当时想的只不过是，你嫁给我是嫁给一个伟大诗人（就是说嫁给一位未来的诗人）。当时我不是去理解你推迟婚礼的那些原因，却去折磨你，逼迫你，责备你，蔑视你，最后终于发展到我用那封情书威胁你。在那一时刻，我甚至连一个卑鄙小人都够不上，我简直就是人间败类！啊，你就应该蔑视我！好在我就要告别人世！好在你并没有嫁给我！否则，我也理解不了你做出的牺牲，而且还会折磨你，会为了我们的穷日子而摧残你。再过上几年又将如何呢？或许竟会憎恶你，把你当成生活中的绊脚石。如今是再好没有啦！如今，我

这苦涩的泪水起码洗净了我胸中的这颗心！哎呀！济诺奇卡！只盼你像以前那样再给我些爱！就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刻……当然我清楚，我不配享有你的爱，不过……不过……啊，你呀，我的天使！”

在说话的整个过程中，济娜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又几次要制止他。但他没有听她的，他想一吐为快，所以不能平静下来，于是他就继续往下说，尽管已显得很吃力，上气不接下气，声音嘶哑，又夹着哽咽。

“你要是不遇上我，也就不会爱上我，那你就会仍然活在世上！”济娜说道，“唉，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相逢呢！”

“不要，我的朋友，不，不要为我的死而责怪自己。”病人继续说道，“一切全是我的罪过！我是有那么强的自尊心！再加上浪漫主义！济娜，人们是否对你详细讲过我那愚蠢的故事？你看，事情是这样的：前年有个在押的刑事犯、恶棍和杀人凶手，但面临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却表现出是个最脆弱的人。他得知病人是不会被拉出受刑的，于是弄来了酒，把烟草浸在酒里随后喝下去，结果他就开始严重呕吐，还吐出血来。呕吐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损害了他的肺。他被转送到医院治疗，几个月之后死于严重的肺痨。我的天使，就在那天……嗯，你知道的，是写那封信之后……我想起了这个囚犯……于是我拿定主意用同样的办法对自己下手。不过，你想我为什么选择了肺痨？为什么没有去上吊？为什么没有去投河？是我害怕很快死去吗？或许正是如此，济诺奇卡。不过我恍惚觉得，这里也不排除是甜蜜的罗曼蒂克的愚蠢想法在作怪！我当时确有过一种想法：瞧吧，我将要躺在床上，因肺痨而垂危。你则会因为害得我患上肺病而悲伤欲绝，痛苦不堪。你将负疚而亲自来看我，跪倒在我面前……我便在你的怀抱中临死时宽恕

你……你看，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啊……真愚蠢，济诺奇卡，真愚蠢，不是吗？”

“不要再提这个啦！”济娜说道，“不要再说这件事！你并不是那样一个人……我们最好想想别的，回想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幸福的日子！”

“我的朋友，因为感到痛苦我才讲这些话。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不曾看见你了！现在好像把心掏出来给你看才好！要知道，从那以后我一直是孤零零的，没有一刻不在想念你，啊，我的看不够的天使啊！济诺奇卡，你可知道？我多么想做点儿什么，好赢得你的谅解，好让你改变对我的看法。一直到最近，我还不相信自己会死去。要知道，我不是现在才病倒的，我带着这身病活着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我有过许多滑稽可笑的设想！比如说，我曾经幻想突然之间变成了那么一位最伟大的诗人，《祖国纪事》杂志刊出我一首前所未见的优秀长诗。我想把全部的情感都抒发在这首长诗里，把我全部的心思都倾注在其中，那么任凭你在什么地方，我总会同你在一起；我会用我的诗句不断提醒我的存在；而我最美好的幻想就是，你终于思索一番后说：‘不！他可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么一个坏人！’真愚蠢哪，济诺奇卡，真愚蠢！不是吗？”

“不，不，瓦夏，不是！”济娜说道。

她俯首到他的胸前，亲吻他的双手。

“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是多么忌妒你呀！我觉得，如果我听到你结婚的消息，我就会死去！我曾经派人偷偷到你那里守候，进行刺探……就是她总往你那里去（接着他向他的母亲点了一下头）。要知道，你并不爱莫兹格利亚科夫，不是吗？济诺奇卡？啊，我的天使，对吧？当我死去以后，你还会想起我吗？我知道，你会想起我的。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心也会

冷却，寒冷就将降临，严冬将盘踞在心灵里，于是，济诺奇卡，你就将把我忘掉！……”

“不是，不是，永远不会！我不会嫁人的！……你是我的第一个……天长地久的一个……”

“一切都会死亡，济诺奇卡，一切的一切，甚至连记忆也是！……连我们高尚的感情也都要死去。理智则将取代它们。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济娜，你要享用好你的生命，你要活得长久，你要活得幸福。如果你喜欢上什么人，那你就去爱另一个人吧。总不能恋着一个死人吧！只要你能想起我就好了，哪怕是间或有之也好；不要总记着我的坏处，你要宽恕它；要知道，在我们的爱情中还是有过美好的东西，济诺奇卡！啊，那些阳光灿烂的、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日……我的天使，你听着，我一向喜欢傍晚日落的时刻。以后你就在这个时刻记起我来吧！啊，不，不！为什么要死呢？啊，我现在多么想能够活下去呀！记起我，我的朋友，在那个时刻记起我吧！那是春天，太阳是那样光辉灿烂，百花是那样盛开怒放，我们沉浸在某种节庆日的氛围中……可如今呢！你看看吧，你看看吧！”

于是，可怜的人用他瘦削的手指向蒙着一层冰的昏暗的窗户。随后，他抓住济娜的双手，并把它们捂在自己的眼睛上，痛苦欲绝地号啕大哭起来。哭声几乎要撕裂他那饱受折磨的胸膛。

整整一天他都是在悲痛、苦恼和哭泣中度过的。济娜竭尽所能百般地安慰他，但她的心也悲痛到了极点。她说她不会忘记他，说她再也不会像爱他那样爱上任何人。他对她深信不疑。他露出笑容，亲吻她的双手。然而对于往事的追忆，却一个劲儿地灼烤他的心，使他心如刀割。他就这样整整熬过了一天。与此同时，惊恐万分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上十次地

派人去找济娜，祈求她回到家里来，央求她不要不顾公众的舆论而彻底毁掉自己。最后，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她吓昏了头，就决定亲自出马去找济娜。她把济娜唤到另外一个房间，并且差不多是双膝跪地，恳求济娜“从她的心上拔出这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利刃”。济娜出来见母亲时就已经是个病人：她的头在发着烧。她虽然在听着，却没有明白妈妈说的是什么。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终于绝望地离开了，因为济娜决意要留在垂危病人的家里过夜。通宵她守在他的床边，但病人的情况越来越糟。又是一个白天来临，但已没有希望让这个受苦受难的人再熬过一天了。老母亲像个疯人似的团团转，仿佛什么事理都不明白，不断给儿子拿来药，而这药儿子却不想服用。病人的最后一息拖了很长时间。他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只是从他的胸脯里发出一些不连贯的、沙哑的声音。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盯着济娜看，总用他的眼睛追寻着她，而当他的目光已经开始暗淡下来的时候，他仍然用他晃动不稳的手寻觅着济娜的手，想把它握在自己的手中。与此同时，短暂的冬日就要结束。当太阳最后一缕告别之光，终于在这间小屋结了冰的唯一小窗上涂满金色时，受苦受难者的灵魂也从疲惫不堪的躯体里飞出来，追随着太阳的那一缕光而离去了。老母亲最后看到了躺在她面前的、她爱得看不够的瓦夏的尸体，她两手一拍，大声喊叫了一声，接着就扑到了死者的胸上。

“你这条毒蛇，是你把他缠死的！”她绝望地朝济娜狂喊乱叫道，“你这个居心不良的、拆散人家亲人的女人，你这个女无赖，是你活生生地把他给毁啦！”

但是济娜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她完全是一副痴呆的模样，怔怔地站在死者的旁边。最后，她俯下身去为死者画了一个十字，并亲吻了他，接着就机械地走出了房间。她眼睛里如

同燃着火，而头则晕得不知所向。种种痛苦难忍的感受，差不多一连两个不眠之夜，几乎使她丧失了理智。她模模糊糊地觉得，过去的一切经历仿佛挣脱了她的心离她而去，一个新的、悲惨的、险恶的生活开始来到。她还没有走出十步，突然仿佛从地里钻出来一样，莫兹格利亚科夫出现在她的面前。原来他是特意在这个地方等着她的。

“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莫兹格利亚科夫以怯生生的耳语般的声音开口说道，同时匆忙四下环顾，因为这时天色还相当亮，“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当然，我是一头蠢驴！不过，如果您愿意，可以说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头蠢驴，因为你要知道，终归我的行为还是高尚的。不过说到底，我现在很懊悔我当了一头蠢驴……我好像说得有点颠三倒四，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不过……您得原谅，这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

济娜差不多只是无意识地看了他一眼，并默默地继续走自己的路。由于在高高的木板铺设的人行道上并排走两个人很挤，而济娜又不肯往旁边走走，于是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只得从人行道跳到下面的路上，并跟在她身旁奔跑，同时不断地瞅着她的脸。

“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他继续往下说道，“我已经考虑过，倘若您自己愿意，那么我同意恢复我的求婚。济娜伊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我甚至准备把一切都忘掉，把全部的耻辱都置之脑后，而且还准备给您以宽恕，不过只有一个条件：当我们还留在这里的时候，这一切要保密。您要尽快离开这里；之后，我不声不响地紧跟您离去。我们将在某个偏僻的地方举行婚礼，然后立即到彼得堡去，哪怕搭乘驿站的马车都行，因此您最好随身只带一个小手提箱……怎么样？济娜伊

达·阿凡纳西耶芙娜，您同意吗？请您快点儿告诉我！我不能够久等；人们会看到我们俩在一起。”

济娜并没有回答，只是瞥了莫兹格利亚科夫一眼，然而这样一瞥就使他立即明白了一切，于是他摘掉帽子，点头告别，拐进就近的一个胡同消失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莫兹格利亚科夫想道，“前天晚上她还那样地大动感情，并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显然，此一时彼一时啊！”

与此同时，在莫尔达索夫城种种意外事故接踵而至。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被莫兹格利亚科夫转送到旅馆去的公爵，在当天夜里就病倒了，而且病情很危急。莫尔达索夫城的人第二天一早就得知这一情况。卡利斯特·斯塔尼斯拉维奇几乎没有离开过病人的左右。傍晚时分，组织了一次莫尔达索夫城所有医生都参加的会诊。发给医生们的邀请信是用拉丁语写的。但是，尽管使用了拉丁语，公爵还是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觉，尽说胡话，要卡利斯特·斯塔尼斯拉维奇给他唱一首什么浪漫曲，讲什么假发的故事；有时他仿佛害怕什么，而且大喊大叫。大夫们诊断说，由于莫尔达索夫城的人殷勤好客，致使公爵患了胃炎，这胃炎不知如何（大概在路途中）又转移到了大脑。大夫们也不排除某种神经方面的震动。结论就是，公爵早已被认为是行将就木的人，因此会必死无疑。他们的结论没有错，因为可怜的小老头儿在第三天的傍晚时分就在旅馆去世了。这件事使莫尔达索夫城的居民们大为震惊。谁也没有料到事态的发展竟有如此严重的转折。人们成群结队地奔向旅馆；旅馆里停放着还没有收殓的死者遗体；人们说长道短，议论纷纷，对相互的看法表示首肯，结果就是严厉谴责“那些害死不幸的公爵的凶手”，这自然指的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她的女儿。

大家都觉得，这一事件单就其恶劣的性质而言，定会被不愉快地张扬开去，说不定还会被传播到远方，而且什么都免不了被添枝加叶，言过其实。所有这段时间内，莫兹格利亚科夫忙得不可开交，他跑东跑西，四处张罗，终于弄得头脑昏昏然了。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他与济娜相会。的确，他的处境很艰难。是他本人把公爵带到城里来的，是他本人又把公爵转送进旅馆里去的，而现在他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死者，怎样安葬，安葬在什么地方，该通知什么人？是否应该把遗体运回到杜哈诺沃庄园去？何况他曾经被认为是公爵的外甥。他忐忑不安，但愿人们不要把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的死归罪于他。“瞧着吧，这件事还会在彼得堡，在上流社会引起反响呢！”他胆战心惊地寻思着。他不可能从莫尔达索夫城人们那里得到任何建议；他们大家忽然都怕起事来了，一哄而散避开死者的遗体，撇下莫兹格利亚科夫孤零零一个人留在悲苦之中。但是，情形突然很快得到改观。第二天一大早，一位来访者进了城。关于这位来访者的事，全莫尔达索夫城一下子就议论开了，不过议论也只在暗中进行，都在神秘地、悄声地谈论着，同时还从所有的缝隙里和窗户里偷偷看着他穿过大街乘车去拜会省长，甚至连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省长本人也胆怯起来，因而不晓得怎样接待这位来访者。这位客人原来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谢佩季洛夫公爵，他是死者的亲属，差不多还是一个年轻人，也不过三十五岁左右，佩带着上校军衔的肩章和绶带。绶带引起所有官员们的某种非同小可的恐惧。例如，警察局长就吓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不用说，这只是就精神状态而言。至于实际上，他还是来到了现场，尽管他的脸拉得相当长。人们立即就得知，谢佩季洛夫公爵是从彼得堡来的，顺路去了一趟杜哈诺沃庄园。在杜哈诺沃庄园没有碰到任何人，他飞快地追踪舅舅赶到莫尔

达索夫城来了。在这里，舅舅的死以及有关他老人家去世情况的所有详细传闻，尤如晴天霹雳一样使他大为震惊。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省长在为他做出必要的说明时，甚至也多少有些惶恐不安；而且连莫尔达索夫城里的所有人看起来都像有些责任。加之这位来客的脸上表情又是那样严峻，那样不满，尽管照说不可能对获得遗产怀有不满。他立即亲自着手料理起公爵的后事来。面对这位货真价实的、而不是自封的公爵外甥，莫兹格利亚科夫马上就灰溜溜地退避三舍，消失得不见踪迹了。决定立即把死者的遗体运往修道院，同时安魂祈祷的仪式也安排在那里进行。这位来客对他所交办的事说得都简洁、冷漠、严峻，不过却有分寸，合乎礼节。第二天，全城的人都聚集到修道院里来参加安魂祈祷仪式。在女士们中间传播着一种荒唐的消息说，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将亲临教堂，并将双膝跪倒在棺木前高声祈求死者对她的宽恕，并且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不用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并没有在教堂露面。我们忘记交代一笔，济娜一回到家里，她的妈妈当晚就立即决定搬到乡下去，因为她认为再在城里待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在乡下，从自己藏身的角落里，她惊恐不安地倾听着从城里来的种种传闻，她派人进城去探听远道来的这位人物的情况，她一直处于激动焦急之中。从教堂通往杜哈诺沃庄园的道路，距离她乡下住宅的窗户不足一俄里远，因此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能够很方便地看到举行完安魂祈祷仪式后从教堂延伸到杜哈诺沃庄园去的长长的送葬队列。棺木安放在高大的灵车上；灵车后面跟着长长的一串送殡的马车，这些车子一直排到通往城里道路的转弯处。缓缓牵引着行进的阴森森的灵柩，以其庄重肃穆的姿态长时间黑魆魆地点缀着白雪皑皑的原野。但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能够

看得太久，于是她离开了窗户。

一个星期之后，她带着女儿和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迁居到了莫斯科。而一个月之后，莫尔达索夫城的人们得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在城郊乡下的产业和城里的住宅正在出售。这样一来，莫尔达索夫城就永远失去了这样好的一位循规蹈矩的女士！在这种情况下，也免不了有些毒言恶语。比如说，有人开始肯定地说，乡下的产业是连同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一起出售的……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人们差不多已经完全不记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其人了。唉！世上的事向来如此！不过，还有人说，她又为自己买下了一处乡下的产业，而且迁居到了另外一座省城；不用说，在那里她又把所有的人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说，济娜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嫁；说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但是，不必重复这些传闻；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信的。

我写完莫尔达索夫城大事记第1部的最后一行，已经有三个年头，而谁又会想到，如今我不得不再次打开我的手稿，并且给我的记述再添加一些信息。不过，言归正传吧！让我从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莫兹格利亚科夫开始。他从莫尔达索夫城悄悄离去之后，径直去了彼得堡，在那里他获得了早已答应给他的那个职位，很快他就把莫尔达索夫城发生的一切事通通忘记得一干二净，置身于瓦西利耶夫岛和加列尔港区社交生活的旋涡之中①。他吃喝玩乐，追逐女人，趋赶时代潮流，自堕情网，提出求婚，再度受挫。这事还没有过去，他又由于自己

① 小官吏和小市民是瓦西利耶夫岛和加列尔港区的主要居民，作者在此处有嘲讽的意思。——俄编注

的轻浮，也由于无所事事，在一个考察团里求得一个职位。这个考察团被派往我们辽阔祖国一个最边远的地区。至于是为了检查，还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我就不能确切地知道了。考察团顺利地穿越了所有的大森林和不毛之地，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抵达“最边远地区”的首府，去拜见总督大人。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瘦削而严峻的将军，老军人，征战中受过伤，佩带着两星勋章，脖子上还挂着白十字奖章。他庄重而且很得体地接待了考察团，并邀请考察团的全体官员当晚就到他的府邸出席为总督夫人的命名日举行的舞会。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对此感到非常惬意。他特意穿上他那套彼得堡的服装，打算露露脸。他大大咧咧地步入大厅，不过当着那么多佩带饰穗肩章的军人，以及身着礼服佩带星形勋章的文官们，他的气焰顿时有所收敛。应该走过去向总督夫人鞠躬致贺。关于总督夫人他早有耳闻，据说很年轻而且长得非常漂亮。他甚至是趾高气扬地走上前去的，但是他却突然惊愕得楞住了。济娜就站在他的面前。她身穿富丽庄重的舞会服装，佩带珠宝、钻石，神态傲慢而盛气凌人。她全然没有认出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她的目光只漫不经心地扫了一下他的面孔，就立即转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惊诧不已的莫兹格利亚科夫退到了一边，并在人群中撞上了一个畏畏缩缩的年轻官员。这位官员仿佛由于自己能出席总督的舞会有些受宠若惊。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立即抓住他详细打听起来，从而了解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他得知，总督已经结婚两年。那是有一次他从“偏远的边区”去了一趟莫斯科办事，就娶到了一位非常富有的名门闺秀。总督夫人“本人漂亮极啦，甚至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美女，不过她非常高傲，只同将军们跳舞”。在这次舞会上，本地的和外来的将军，包括四等文官在内，总共才有九位。最后他还得知，

"总督夫人还有一个妈妈，同她生活在一起。这位妈妈来自上流社会，而且非常聪明"，不过就连这位妈妈本人也绝对顺从女儿的意志。而总督大人本人对自己的夫人则百看不厌，十分宠爱，体贴备至。莫兹格利亚科夫刚提到一下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但是在"偏远的边区"人们根本对此人闻所未闻。莫兹格利亚科夫鼓了鼓勇气，到各个房间走了走，很快就看见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她穿着非常考究，正摇着珍贵的扇子同一个四品官衔的人物兴致勃勃地谈话。紧紧簇拥在她周围的，是多少有些仰其鼻息的女士们，看得出，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所有的人都异常亲切友好。莫兹格利亚科夫壮着胆子上前进见。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仿佛略微颤抖了一下，但是差不多一瞬间就立即恢复了常态。她客气地不惜屈尊认出了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向他询问一些彼得堡的熟人，还问他为什么没有到国外去？关于莫尔达索夫城则只字未提，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最后，她提到彼得堡一位显要的公爵的名字，并打听了他的健康情况，尽管莫兹格利亚科夫压根儿不晓得这位爵爷。她于是不知不觉之间转向一位顶着一头喷洒得很香的白发的大臣，并立即就完全忘记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还站在她跟前。莫兹格利亚科夫脸上挂着一丝尖刻的冷笑，双手捧着他的帽子，又返回到大厅里来。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侮辱，决定不去跳舞。整个晚上，阴郁而茫然若失的那种表情，挖苦人的、梅菲斯特[①]般的冷笑始终没有离开过他那张脸。他故作姿态地依靠在一根柱子上（好像特意为他而设似的，大厅里有几根柱子），并且在整个舞会中，一连几个小时他都站在原地不动，用自己的目

---

①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

光追随着济娜。可是所有他的这些把戏，所有他的这种种不同寻常的姿态，他的失望的神情，以及其他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全都白费心思。济娜根本就没有注意他。最后，他气急败坏，拖着因长久站立而酸痛的双腿，饿着肚子，——因为他岂能以一个单恋和吃苦头者的身份留下来吃晚餐，——就跑回他的住所，感到疲惫不堪，仿佛让人家狠狠揍了一顿。回忆着早已遗忘的往事，他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有了一个出差的机会，莫兹格利亚科夫欣喜地把这一机会弄到手。他乘车出得城来，心情也就随之轻松起来。在漫无边际的莽莽荒原上，是耀眼的皑皑白雪。在雪原的边缘，苍穹的尽头，是黑魆魆的森林。

跑得很起劲的马飞驰着，马蹄掀起阵阵新鲜的雪尘。铃铛叮叮作响。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起来，接着又陷入幻想之中，随后，干脆坦然蒙头大睡。他一觉醒来，车子已经到了第三个驿站，他感到神志清新，全身健壮有力，头脑里完全是另外的一些想法了。

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一个无名氏的见闻）

第　一　部

一　前　言

我的叔叔叶戈尔·伊里奇·罗斯塔涅夫上校，退伍后便移居到作为遗产接受下来的斯捷潘奇科沃村，从此在这里定居，仿佛一辈子都是土生土长的地主，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领地。有些人的禀性就是随遇而安，对一切都能够绝对心满意足并且习惯起来；退伍的上校就是这样一种人。很难设想世上有谁比他更随和、更善于赞同一切了。倘若有人异想天开，当真地要求他驮着走两俄里①，说不准他也会去做的：他太善良，以至有求必应，随时准备奉献一切，几乎能把自己的最后一件衬衫都送给第一个想要它的人。他有勇士般魁伟的外貌：体格高大匀称，面颊红润，牙齿如同象牙一样洁白，蓄着一副长长的深褐色的胡须，嗓音高昂洪亮，笑声爽朗坦荡；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却又很快。当时他四十岁左右，差不多从十六岁起，他

---

① 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公里。

全部时间都是在骠骑兵中度过的。他结婚的时候年纪还非常轻，他对妻子爱得神魂颠倒；而她却撒手人寰，只在他心里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美好回忆。终于，他获得了斯捷潘奇科沃村这份遗产，他的产业因而也增加到六百农奴，于是他便解甲归田，如上面所说，在农村定居下来，还接孩子们来与他同住。这就是八岁的伊柳沙（分娩时他母亲因难产去世）和大女儿萨申卡：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母亲死后她便在莫斯科一所寄宿学校里读书。可是，没过多久，叔叔这个家就变得如同挪亚方舟[①] 一样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正当我叔叔获得自己的遗产并退伍回家的时候，他的妈妈，将军夫人克拉霍特金娜，这时也又一次丧夫寡居了，他妈妈再醮嫁给一个将军是大约十六年以前的事，当时我叔叔还只是一个骑兵少尉，而且自己正打算要结婚。他妈妈很长时间都不肯为他的婚事祝福，她流着痛苦的泪水，责怪他自私自利，不思知恩图报，不守孝道；她一再据理证明说，他拥有的那份二百五十名农奴的产业，别说娶亲，就是维持他现在的家庭生计，也刚刚勉强够用而已（也就是说，仅够养活妈妈以及伴随她左右的那一大帮食客和成群的名目繁多的什么哈巴狗、狮子狗、中国猫等等）。可就在这一片数落、责怪、尖声叫骂之中，她自己却抢在儿子之前，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出嫁了。那时她年纪已四十有二。然而，即便如此，她还是找到了一个借口怪罪我可怜的叔叔，硬说她之所以迈出这出嫁的一步，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在老年有一个归宿。而对此，她那个自私自利、大

---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6 章，第 11～22 节）：上帝用洪水毁灭世界，命挪亚造方舟救他一家，并要他把每种生物各两个（一公一母）放进方舟，以免绝种。“挪亚方舟”已转义为“避难所”。

逆不道的儿子竟然悍然不顾，而去营造自己的窝。

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已故的克拉霍特金将军看起来是个很精明的人，为何要同一个四十二岁的寡妇结婚，促使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可以认为，他猜测她很有钱。也有人认为他只不过需要一个保姆，因为他那时已经预感到会百病缠身，果然到了老年就一病不起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将军与这位妻子共同生活的整个期间，他对她是极不尊重的，一有机会就刻薄地嘲笑她。这是一个怪人。他喝过一些墨水，并不很笨，无论对谁，他都一概看不上眼，他无所顾忌，嘲笑一切的人和事。由于过去不规律的和放荡不羁的生活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使他在老年变得更加易动肝火，暴戾恣睢。在职时，官运也还不错。但由于某件“不愉快的事”，他很尴尬地弃官而去，差点儿没有吃官司，还被取消了养老金。这使他怨恨至极。他差不多没有任何财产，只拥有百来名赤贫的农奴，在余生的整整十二年中，他甩手什么事也不干，也从不过问他靠什么生活，谁在养活着他。与此同时，他却要求生活得舒舒服服，无节制地挥霍，还置备有一辆马车。没有多久，他的两条腿就不再听使唤了，他只得坐在安乐椅中度过最后的十年。如果需要活动，就由两个身材高大的仆人来推这把安乐椅。这两个仆人除了听他各式各样骂人的话以外，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什么好话。马车也好，仆役也罢，甚至连安乐椅，也都是由那个不孝的逆子出钱维持的，儿子将自己的产业抵押再抵押，倾其所有，把钱都寄给母亲，而自己却节衣缩食，债台高筑，按照当时他的财产状况，简直就是资不抵债了。尽管如此，加在他头上的自私自利和不孝逆子之名还是没有去掉。但是，我的叔叔生来就是这样一种性格，最后甚至连他自己也相信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了。因此，为了惩罚自己，也为了不再做一个自

私自利的人，他就给母亲寄去更多的钱。将军夫人对自己的丈夫则感恩戴德，毕恭毕敬。话得说回来，她最得意的无非是他是一位将军，而她，由于他也成了一位将军夫人。

在家里，她有自己的活动用房。在她丈夫勉强活着的年月里，她同城里的长舌妇、女食客以及那些菲杰尔[①]厮混在一起，可是十分露脸、大摆阔气了。在她居住的这个小城里，她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传传流言飞语，应邀去当教母和做主婚人，玩玩输赢微不足道的纸牌，还有因为她这将军夫人的身份而受到的普遍尊重，这一切足以补偿她在家里受到的约束。城里那些爱嚼舌头的婆娘们经常登门向她说三道四；无论何时何地，她都被奉为上宾，一句话，她从她这将军夫人的身份里获得了她所能获得的一切。将军并不干预这些；然而，当着众人的面他却昧着良心无端奚落自己的妻子，例如，他曾向自己提出这样一类的问题：他干吗要跟“这样一个烤圣饼的女人”结婚？对他的话没有一个人敢持异议。所有的熟人都逐渐离开了他；可是他却必须与人交往：他爱好聊天，与人争辩，他喜欢永远有听众坐在自己面前。他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和老式的无神论者，因而还喜欢高谈阔论。

但是，N城的听众不爱听他海阔天空的闲聊，来捧场的人越来越少。也曾经尝试过在家里组织牌局；但是牌戏往往以将军惯常的大发雷霆而告终，以至将军夫人和她那些女食客们胆战心惊地点燃蜡烛，拜神祈祷，用黄豆和纸牌占卜吉凶，在监狱里施舍白面包，然后又要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午饭后的时光，届时还得安排牌局，还得因为每次的失误而忍受吼叫、辱骂、直至几乎要挨打。每逢将军不开心的时候，不论对谁他都不管

---

① 法语 fidèle（忠实）的音译，这里指小狗。

不顾：他会像泼妇一样大喊大叫，像马车夫一样臭骂，有时把纸牌撕碎扔得满地都是，把牌友统统撵走，甚至还会因为悔恨而放声大哭，只不过由于他自己该出一张“九”点的牌，却错出了一张“十一”。最后，他的视力衰退，需要一名侍读来帮他。于是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出场了。

毋庸讳言，我是带着几分庄重的语气宣告这位新人物登场的。他毫无疑义是我这部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至于他何以有权引起读者的关注，用不着我来多嘴；这样的问题留着读者自己解答可能更礼貌、更妥当。

福马·福米奇之所以来依附克拉霍特金将军，别无他图，恰恰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充当一名食客。他来自何方，是重重黑幕下一个无人能够破解的谜。不过，我可是特意对这位惹人注目的人物做过一番调查，对他过去的情况略知一二。首先，据说他曾在某地供过职，曾在某地受过难，当然啰，是“为了真理”而受难的。其次，又据说有一个时期他曾在莫斯科搞过一阵子文学。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福马·福米奇的卑劣无知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他文学生涯的障碍。但是有一点却可确信无疑，那就是他一事无成，最终不得不来投靠将军，充当他的一名侍读和受气者。为了混将军的一碗饭吃，他什么样的屈辱都忍受过。说真的，后来，在将军死后，当福马本人全然出人意料地突然变成一位重要而不同凡响的人物时，他曾经不只一次地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说，他之所以乐意于充当一名供人取乐的小丑，是因为他豁达大度，为友情而献身。将军曾经是他的恩人，这是一位伟大而得不到理解的人，他只对他，即只对他福马一个人，才吐露自己内心深蕴的秘密；最后，如果说他福马曾根据将军的要求装扮过各种野兽，出演了其他的活报剧等等，那也仅仅是为了给病魔缠身的朋友解闷、供这位受痛苦折

磨的人取乐而已。但是，福马·福米奇对此事的种种说词和解释不免令人产生很大的怀疑。因为同样一个福马·福米奇，虽为小丑，却在将军家女眷的那片天地里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至于这事他是如何得手的，不谙此道的门外汉是很难猜度的。将军夫人对他的尊崇简直到了神秘莫测的程度，而究其原因却不得而知。他渐渐对将军家的女眷有了惊人的影响，其影响之大，简直有点像形形色色的伊凡·雅科夫列维奇[①]以及诸如此类的圣者和先知们，他们在疯人院还常有乐于此道的女士去探访。福马·福米奇朗读劝人为善的书，流着感人的泪水讲解基督圣徒们的种种善行和美德；讲述自己的身世和功绩；去做弥撒，甚至还做早祷；他又常常或多或少预言未来；特别善于解梦，谴责他人也很有一手。将军猜出他的后院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于是他就变本加厉地折磨他的这位食客。但加在福马身上的苦难反而使他在将军夫人和她家里所有人的眼里赢得更多的尊敬。

终于，一切都彻底改变了。将军去世，他的死也相当稀奇。他原本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和无神论者，却怕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痛哭流涕，他忏悔，他高举圣像，他一再呼唤神父。人们为他祈祷，给他涂圣油。这个可怜的人叫喊说，他不想死，甚至还流着眼泪请求福马·福米奇宽恕他。将军的这最后一个举措无疑给福马日后的盛气凌人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可是，将军的灵魂与将军的躯体即将分离之际却出了这样一件怪事。我的姑妈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将军夫人与前

---

① 伊凡·雅科夫列维奇·科列伊沙（1780—1861），莫斯科的一个装疯卖傻、假托神命的先知，1820—1830 年间很知名。——俄编注

夫所生的女儿，是一个常年住在将军家中的老姑娘。她是将军最为钟爱的牺牲品之一。将军的两腿瘫痪整整十年，她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侍候他的人。只有她一个人能以无怨无悔的温顺迎合他的心意。想不到在她流着悲痛的眼泪走到临终将军的床前，正想把受难人头下的枕头摆好，将军却竟然伸手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使劲拽了三下，还恨得差点儿口吐白沫。然后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就与世长辞了。尽管将军夫人宣称，她不愿意看见她的儿子，说什么，在这种时刻，宁愿意死，也不想让他出现在自己眼前，但是，人们还是把将军的死讯通告了上校。葬礼十分隆重，当然啦，一切费用都是家人不愿见的、背着不孝之名的儿子负担。

破落的克尼亚焦夫卡村，分别属于几个地主，将军也有一百来名农民在这里。这村中有一处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陵墓，上面镌刻着歌功颂德的铭文，赞扬死者的智慧、才能、心灵的高尚以及勋章和将军头衔。福马·福米奇对撰写铭文曾鼎力相助。将军夫人扭捏作态，许久都不肯饶恕她那个不听话的儿子。她在女食客和哈巴狗的团团簇拥下痛哭流涕，大喊大叫说什么她宁可啃干面包，当然“还得就着自己的泪水下咽”，宁可手执讨饭棍到人家窗下要饭吃，也不愿意向“忤逆之子”低头，决不答应他的邀请搬到他的斯捷潘奇科沃村去住；还说，她的腿永远、永远不会踏进他家的门！一般来说，腿这个词用于这种意思时，有些太太们是拿着腔调以图引出非同寻常的效果。将军夫人很老练地、很富有艺术魅力地说出了这个词……总之，慷慨激昂的话真说了不少。应该指出的是，也就在她大哭大叫撒泼之际，就已经在不紧不慢地收拾行装，准备往斯捷潘奇科沃村搬迁了。上校不顾马匹累得死去活来，差不多每天都要从斯捷潘奇科沃村奔驰四十俄里去城里，求见他的母亲。

但只是在埋葬将军的两周之后，他才获得恩准去拜见生气的高堂老母。福马·福米奇居中谈判，被派上了用场。整整两周的时间里，他一直申斥这个不孝之子，责骂他的行为“缺乏人性”，使他羞愧得热泪盈眶，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福马·福米奇对我可怜的叔叔产生了不可解释的专横无情的影响。福马·福米奇已经揣摩透了他是在同怎样的人打交道。于是，他马上感到他的小丑角色已告结束。山中无老虎，他福马也可以当个贵族老爷啦。他要捞回自己的东西了。

“如果您自己的母亲，也就是今天的未亡人，”福马说，“果真拿起讨饭棍，用她那颤颤巍巍而又瘦骨嶙峋的手拄着，沿街乞讨起来，您心里将是什么滋味呢？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首先，她是有将军夫人身份的人；其次，她又德高望重。如果她突然来到您的窗前，当然啰，那是由于不慎而出的差错（但这却是很可能发生的），向您伸出她乞讨的手，这时您作为她的儿子，可能正躺在鸭绒褥子上……总之，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那么您又将如何呢？可怕呀，太可怕了！但尤其可怕的却是（上校，请允许我坦诚相告），最最可怕的却是，您现在张着嘴巴，眨巴着眼睛，像一根毫无感情的柱子一样呆呆立在我面前，简直不像话，因为只要设想一下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您就该把您的头发从头上连根拔下来，就该泪如泉涌……不，看我说的！就该泪流成河，成湖，成海，成洋！……”

一句话，福马由于过度激动便信口雌黄起来。他的巧言善辩一贯都是如此这般收场的。不用说，结果还是将军夫人带着她的那群女食客们、哈巴狗们，带着福马·福米奇以及她主要的心腹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大驾亲临来造福斯捷潘奇科沃村了。她说，她只是为了考验儿子的孝心，才来他这里试着住一

住的。可以设想上校的处境，来他这里住只不过是考验他的孝心而已！开始的时候，将军夫人本着自己新寡的身份，认为有义务每周内两三次想起永绝人寰的将军，为之痛不欲生。而且每次不知为什么，上校准要遭受折磨。有时候，特别是当客人来访时，将军夫人就把自己的幼小的孙子伊柳沙和自己十五岁的孙女萨申卡，唤来坐在自己身旁，然后用忧郁痛苦的眼神，久久地注视着他们，仿佛是看着毁于这样一个父亲之手的孩子。同时，她还深深地连声叹息，最后终于淌出无声的、莫名其妙的眼泪，起码哭一个小时。糟糕的是，上校竟然不会理解这眼泪为何而出！而这位可怜的人差不多从来也弄不明白这些眼泪的来由，几乎总是天真地在她泪水涟涟的时刻，身不由己地来接受她的考验。但他的孝心并未因此而稍减，且终于达到了极致。一句话，无论将军夫人，也无论福马·福米奇，两人都充分感到，多年来克拉霍特金一人在他们头顶上发作的雷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将军夫人有时突然跌进沙发里，无缘无故地昏厥过去。于是引起一阵跑动声，大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上校更是吓得丢了魂一样，浑身哆嗦，抖得像一片杨树的叶子。

“狠心的儿子啊！”将军夫人醒过来以后叫喊道，“你撕裂了我的内脏……mes entrailles，mes entrailles![1]”

“可是，妈，我怎么就撕裂了您的内脏呢？”上校怯生生地反问道。

“撕裂啦！就是撕裂啦！他还在抵赖！他还敢撒野，出言不逊！铁石心肠的儿子！我不得活呀！”

不用说，上校完全被制服了。

---

[1] 法文：我的内脏，我的内脏！

但是结果将军夫人总能活过来。半小时后，上校就会揪着某个人的衣扣向他解释说：

“哦，老弟，要知道，她可是 grande game[①]，将军夫人哪！一位极善良的老太太；你要知道，她可是习惯于那种优雅细致……可是我这种蠢笨的人哪儿配呢！现在她生我的气。这当然是我的错。可是，老弟，我还是不明白，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当然啰，全是我的错……”

就连那位韶华已逝、说话发出咝咝声的女人，眉毛脱净，顶着假发，有一双色迷迷的小眼睛，嘴唇薄得像一条细缝，双手像在腌黄瓜的汤汁中浸泡过一样的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有时也觉得自己责无旁贷，理应对上校晓以大义：

“您的过错在于您大逆不孝。您的过错在于您自私自利，因此，您才会凌辱您的母亲；她老人家受不惯这一套。”

“这个嘛，老弟，那位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上校向听他说话的那位听众说，“可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姐，保护妈妈绝对可靠！难得的一位小姐！你别以为她是一个寄人篱下混饭吃的食客；她本人是一位中校的千金，老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当然，上面所说的还只是冰山的小小一角。那位变着花样耍弄人的将军夫人，见到那个靠她为生的食客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发抖。福马·福米奇彻底用魔法把她给镇住了。将军夫人对他不敢喘大气，察颜观色，言听计从。我的一个远房哥哥，也是一个退伍的骠骑兵，人还年轻，穷困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一个时期也住在我叔叔家。他曾直截了当不加掩饰地向我宣称，他确信将军夫人与福马·福米奇之间肯定有不正当的

---

① 法文：贵妇人。

关系。当然啰，我当时就立即愤慨地反驳了他这种猜测，简直太粗俗、太率真了。不，这里另有缘由，至于这缘由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不预先向读者说清楚福马·福米奇的性格，是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的。而他的性格，我自己也只在日后才有所了解。

不妨请读者设想一下，有这么一个最渺小、最怯懦的小人物。他是一个没有人需要的社会弃儿，他毫无可取之处而又十分卑鄙，可他却有大而无当的自尊心，又绝对没有能力多少足以证明他配得上那病态的、动辄发怒的自尊心。我要预先提醒读者：福马·福米奇有种根本不着边际的自尊心，同时还是一种特殊的自尊心，具体来说：它产生于极端的卑微之中，正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这是一种受过屈辱的、受到沉重失意压抑的自尊心，它早已糜烂化脓，并且从那时起每当遇到别人得意时，它就排放出妒火和毒液。在这一切之外无疑还要加上最不像话的气量狭小和最疯狂的神经过敏。也许有人会问：这种自尊心从何而来？在那样十分卑微的境遇下，在那种受轻视的人们身上怎么会产生呢？这些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难道不该有点自知之明吗？应该怎样来回答这一问题呢？谁知道，也许确实有例外，而我的这位主人公就正是属于这种例外。他的的确确是打破常规的一个例外，这在后面的叙述中自会分晓。不过，请允许我问一下：你们是否确信，那些十分恭顺并心甘情愿充当你们的小丑、食客和奉承者并以此为荣和感到幸福的人，你们是否确信他们就已经彻底与自尊心无缘了呢？那么，忌妒，造谣中伤，谗言陷害，告密，在你们家的阴暗角落里、在你们近旁、在你们饭桌边上的各种诡密私语又都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知道呢？也许在命运不济、饱受凌辱的漂泊者身上，在你们的那些小丑和癫僧身上，自尊心不

仅没有因屈辱而消失，反而正是由于遭受屈辱、装疯卖傻、强颜欢笑、阿谀奉承和永远不得已的卑躬屈膝、丧失人格等等，自尊心变得更加强烈了。谁又知道呢？也许这种畸形增长的自尊心，只不过是个人尊严受到伤害的一种虚假的、原已扭曲了的情感。也就是说，个人尊严或许还在童年时就受到欺压、穷困、污秽等等的伤害，或许早年就已亲眼在父母身上看到了个人尊严的横遭污辱。但是，我曾经说过，福马·福米奇却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例外。这是千真万确的。有一个时期，他曾经是一个写作者，他痛心疾首，因为未获公众认可。而受文学之害的也不只是福马·福米奇一个人，当然我说的可是不为公众所认可的文学。我不确切知道，但是应该设想，福马·福米奇还在从事文学之前就一事无成；或许，他在别的事业上也都处处碰壁，一无所成，不但没有捞到什么钱，也许比这还要糟。不过，这事我并不知底里；但是，后来我曾经打听过，并且确切知道，福马真的曾经在莫斯科胡乱撰写过那么一本长篇小说，非常像30年代每年出上好几十部的那类小说，例如什么《收复莫斯科》、《哥萨克风暴大王》、《儿子辈的爱》（又名《1104年的俄国人》）之类，当时曾给勃拉姆别乌斯男爵[①]说俏皮话提供过可口的食粮。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文学自

---

① 1830—1840年期间充斥书市的，就是这类假托历史事实之名而杜撰的冒险小说。例如：伊·格卢哈列夫的长篇小说《波扎尔斯基公爵和下城公民米宁》（又名《1612年收复莫斯科》）（1840）；普列斯诺夫的长篇小说《哥萨克风暴大王》（又名《外伏尔加的自由逃民》）（1835）等；而《某某年的俄国人》也是常用的书名，很具典型性。勃拉姆别乌斯男爵是《读者文库》（1834—1865）的编辑奥·伊·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笔名。他常发表文章讥刺浅薄作品的缺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曾订阅《读者文库》，作家本人从小就读过它。——俄编注

尊心这条蛇，有时咬人很凶而且中毒后也无法医治；特别是对那些浅薄无知的小人危害更大。福马·福米奇在文学上刚一起步就因失败而痛心疾首，于是便彻底归附了失意者的大军。所有那些癫僧、漂泊者和云游四方的朝圣者，后来都一概由此而来。我想，从那时起，这种变态的自我吹嘘，这种渴求博得喝彩、表现出众、要别人折服和惊叹的欲望在他身上就大大地增长起来了。作为小丑，他甚至还为自己拼凑了一小撮景仰他的傻瓜。随便什么地方，不论什么方式，只求能出头拔尖儿、显示有先见之明、装腔作势和自我吹嘘，这成了他的主要需求！要是人家不夸赞他，他就自己夸耀自己。我曾亲耳听过福马在叔叔家、即在斯捷潘奇科沃村时说的话，那时他已是那里的一个十足的主宰和未卜先知的预言家。“我可不是你们中间的一名居民，”有时他以一种神秘兮兮的庄重态度说道，“我可不是这儿的居民！我是来看看，把你们所有的人安排好，指点指点，完成教诲，到那时就要告别再见了：我将去莫斯科出版杂志！每月将有三万人济济一堂听我讲课①。那时，我终将名震四海，——我的那些敌人就该吃苦头了！”但是，一个尚在酝酿中准备名闻天下的天才却要求立即能获得褒状。一般来说，能预支到报酬总是愉快的，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他曾经煞有介事地要叔叔相信他福马正面临一项最伟大的功勋②；他就是肩负这一使命才来到世上的；每晚都有一个背生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福马这句话暗示 1834 年果戈理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而终以失败告终一事。——俄编注

② 1857 年，果戈理致谢·季·阿克萨科夫的一封信发表，其中说：“我的劳作是伟大的，我的功勋是普救众生。我现在已为一切琐碎小事而寿终正寝……”（《果戈理全集》，俄文版，第 11 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8—1956，第 332 页。下文中除另注明外，引用果戈理文字的出处均为此版本。）——俄编注

双翼的什么人[①] 出现在他面前，强制他去完成使命；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话。这就是他的使命：撰写一部类似拯救灵魂那样寓意深邃的作品，这作品一问世，就会发生波及四方的地震，整个俄罗斯都毕毕剥剥传出开裂的响声[②]。而一旦整个俄罗斯毕毕剥剥开裂作响，他福马蔑视荣耀，将去修道院，在基辅的洞穴修道院中日日夜夜为祖国的幸福而祈祷。[③] 所有这些话无疑迷惑住了叔叔。

现在请大家设想一下，一辈子遭受欺压，备受折磨，甚至可以说实际上被击待毙的福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这个私下里十分好色和自尊的福马，从这个因失败而心碎的写作者福马，从这个因讨一口面包吃而充当小丑的福马，从这个以前虽是卑贱可怜、无足轻重而内心却是个暴君的福马，从这个牛皮大王和得意时厚颜无耻之徒的福马，从这个多年流离失所而终于落脚到保护人家里的福马，从这个依仗傻瓜女保护人和受他迷惑而一切都听从他的男保护人钟爱与赞扬并因之身价陡增、荣耀备至的福马，总之从这样一个福马身上又能变出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呢？当然，关于我叔叔的性格，我有义务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否则无法理解福马·福米奇为何能春风得意。但是，且慢，让我先说一下，福马的事正好应验了一句谚语：

---

① 指天使。

② 果戈理在《遗嘱》中曾提到他所构思的一部《告别的中篇小说》，并说，这是“他的笔写出的最好的一部作品”，是“作为他自己最好的一件珍品长期藏在他心里的”（《果戈理全集》，第 8 卷，第 220 页）。——俄编注

③ 可比较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前言中的话。他说，他将在天主的棺木旁毫无例外地为他所有的同胞祈福（《果戈理全集》，第 8 卷，第 218 页）。——俄编注。译者按：从这里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暗讽晚年的果戈理。

得寸进尺。他的过去总算得到了补偿！卑劣的灵魂，则一摆脱压迫，就去压迫别人。别人压迫过福马，他呢，也立即感觉到有必要去压迫别人。人们曾对他装腔作势，他呢，也开始对别人装腔作势起来。他曾经充当过别人的小丑，于是立即也感到有必要豢养一批自己的小丑。他吹牛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装腔作势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穷奢极欲，甚至索求鸟禽之乳，他暴虐无度。总之，他的行径，即使善良的人们只听传闻而并非亲眼目睹，也会被认为是一种怪诞和邪恶的行径。人们对之画画十字，啐口唾沫，远远避开。

我上面讲了叔叔。要是不对他这种卓越的性格（让我再重复说一次）加以说明，自然就不能理解福马·福米奇喧宾夺主、在别人家里主宰一切的无耻行为；也就不能理解这种由小丑摇身一变而成为伟人的变换术。叔叔不仅极其善良，还是一位十分温和的人，尽管他外表略显粗鲁，却是个最具高尚美德、经受过考验的英勇的人。我大胆说“英勇”这个词，因为无论在责任面前，无论在义务面前，他都决不畏缩不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从来不畏惧任何险阻。他心地纯洁，像一个孩子。这确实是一个年届四十的孩子。他情感高度外露，总是乐而忘忧，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天使，明明是别人的缺点，他也代人受过，并把别人的优点夸大到极度，甚至连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优点的地方，他也认为有优点。这是一个最高尚、心地最纯真的人。这种人甚至羞于去揣测别人身上有什么坏的地方；这种人忙不迭地给自己的亲友们梳洗打扮，给他们披上各种美德的外衣；这种人对别人的成就都由衷高兴。因此，他们经常生活在一种理想化的世界里；而这种人遇到失意的情况时，总是先于所有的人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就是他们的天职。有人会说他们是胆小怕事、缺乏个性和软弱

可欺的人。当然，他是软弱可欺，而且甚至性格也太温顺，可是这并非因为他缺乏刚毅性，而是因为他担心伤害别人和对别人太残酷无情，因为他过分尊重别人，而且一般来说，凡是对别人他都分外尊重。只是在事情涉及他个人利益的时候，他才显得缺乏个性和软弱可欺。他对自己的利益从来就极不在意，因而一生都备受讥诮，而这些讥诮甚至往往来自那些他为之牺牲了自己利益的人们。此外，他还从来不相信他会有敌人；然而，他是有敌人的，只不过他并不觉察而已。他最害怕的是家里大吵大闹。一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向所有的人退让，对一切事情迁就。他退让是出自他的那种不好意思的宽宏大量，出自他的那种羞怯的谦恭有礼。“就这样吧，”他会忙不迭地脱口而说。旁人对他指责，说他姑息和软弱等等，他一概置之不理。他会说：“就这样吧……只要大家满意和幸福就好！”没有什么好说，凡是高尚的影响他都准备接受。于是，狡猾的无耻之徒完全能够将他操纵，甚至诱迫他干坏事，当然事先得把坏事佯称为高尚的事。叔叔常常太容易轻信别人，因此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当他经受了许多磨难之后，终于深信不疑，说那个欺骗他的人不仁不义；但是却又先于所有的人责怪自己，而且往往只责怪自己一个人。现在不妨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景：在他平静的家里突然闯入一个指手画脚主宰一切、任性昏聩的女傻瓜以及与她形影相随的另外一个男傻瓜，也就是她的偶像。在此之前，她仅仅害怕那位将军，也就是她先前的丈夫，而如今则无所顾忌，并且甚至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过去索取报偿。正是对这样一个女傻瓜，叔叔居然认为尽孝道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究其原因只不过因为她是他的母亲。他们向叔叔发难的是，证明他粗鲁无礼，没有耐心，不谦恭忍让，而最主要的则是说他是个自私自利到了顶点的人。妙不可言的是

傻瓜老太婆自信她所宣讲的全是事实。我想福马·福米奇也相信，至少部分相信她宣讲的东西。他们硬逼叔叔相信，福马是上帝亲自派来人世拯救他的灵魂和抑制他放荡不羁的人欲的。他们硬让他相信，他骄傲自大，他因享有财富而爱好虚荣，他可能会因为福马·福米奇白吃他家的饭而责骂他。可怜的叔叔很快就相信自己已经沉沦到了深渊，他懊悔至极，随时准备请求宽恕……

“兄弟，是我自己的过错，”他经常对与他谈话的某个人这样说，“错都在我一人身上！应该对受你恩惠欠你情的人加倍有礼[①]……就是说……我这是怎么啦！说什么受你恩惠欠你情！……又没有说实话！全然不是施恩于别人；相反，他住在我这里，是他施恩于我，而不是我施恩于他！可是我却为吃我家一口饭而责怪他！……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责怪过他，但是，显然，话就这样从嘴里脱口而出了——我常常脱口说些什么……你瞧，人家毕竟吃过苦，立过功；十个年头，不顾任何伤害和屈辱，一直伺候着患病的朋友；这一切都应该有所补偿！嗯，还有，他学问大，还是个作家！一个最有文化素养的人！一个最最道德高尚的人，总之……”

福马这样一个有文化素养而又很不幸的人，这样一个为任性而残暴的老爷充当小丑的人，福马的这样一种形象，深深地打动了叔叔这颗高尚的心，使叔叔感到惋惜和愤慨。福马身上

① 这句话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 1855 年 8 月 14 日给亚·叶·弗兰格利的信中所谈到的想法。他说：“我很清楚，您可能比别人更懂得应该如何对待有恩于您的人。我知道，您会两倍、甚至三倍地对他谦恭有礼；受人之惠而欠人之情，对这人就应当特别关注；他敏感多疑；他会认为，对他不太客气，对他随意而不拘礼节，是想要向他讨还向他施恩而应得的回报。”——俄编注

的一切怪癖，一切很不高尚的乖张行为，叔叔立即都归之于他过去所受的痛苦、屈辱和怨恨……于是在叔叔温柔而高尚的心灵中立即认定，不应当像苛求一个普通人那样来苛求一个受过苦难的人；对他不但应该宽恕，而且应该对他温顺，并以此医治他受的伤害，使他得到复原，使他与人们和解。目标既已确立，叔叔兴奋到了极点，并且已经完全丧失了哪怕是任何的观察能力，以致看不到他这位新朋友原来是一个色鬼、喜怒无常的畜生，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一个懒汉和二流子，如此而已，再没有别的了。对于福马的学问和天才他深信不疑。我还忘记说了，对于“科学”或者“文学”这类词，叔叔崇敬得极其稚气而纯真，尽管他本人是一个胸无点墨的人。

这是他最根本的和最纯朴的怪癖之一。

“他正在写作呢！”他这样说，经常如此，距离福马·福米奇的书房还隔着两个房间，他就已经踮起脚尖走路了。“虽然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他带着神秘和骄傲的神情补充说，“但毫无疑问，兄弟，可是那样一种浊酒[1]啊……就是说，是一种高尚意义上的浊酒。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对于你同我来说，我的兄弟，它却就是天书呢……他好像在写关于生产力什么的，这是他本人说的。这大概是政治方面的什么问题吧。是的，他将名震四海！那时候，你我都将沾他的光呢。我的兄弟，这可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我确切知道，叔叔遵从福马之命不得不剃掉了他那漂亮的深褐色的连鬓胡子。因为叔叔蓄着连鬓胡子有些像法国人，从

---

① 此处原文 бурда 是一种浑浊的劣质饮料。

而他的爱国之心就差了些[1]。福马逐渐干预起田产的管理事务并提出许多英明的建议。这些英明的建议却很可怕。农民们很快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并且懂得了谁才是说话算数的老爷，因而就只有抓耳挠腮不知所措了。后来我曾亲耳听到过福马·福米奇同农民们的一次谈话。我承认，这次谈话是我偷听来的。福马早先就曾宣布过，他喜欢同聪明的俄国农夫交谈。于是，有一次他来到打谷场，同农夫们谈论农事，尽管他本人连燕麦和小麦都分不清；甜言蜜语地谈论农民对老爷的神圣义务；谈话还涉及有关电以及劳动分工等问题，这些他当然也一窍不通；又向他的听众们解释地球是怎样绕着太阳旋转的；最后，心灵完全陶醉于自己振振有词的雄辩，就以这种平和的心境大谈起政府各部的大臣们来了。对此，我是理解的。要知道，普希金也讲过关于一个好爸爸的故事。这位好爸爸向自己四岁的乖儿子暗示说，他，也就是他这个好爸爸“多么用胆[2]，连皇上都喜爱他”[3]……难道这位好爸爸就非得要一个才四岁的儿子做他的听众吗？农民们则总是毕恭毕敬地聆听福马·福米奇天花乱坠的吹牛。

“那么，老爷，你拿皇上的俸禄大概很高吧？”突然，一个绰号叫矮子阿尔希普的须发斑白的小老头儿从另外一群农民中间发问。他显然是想要讨讨好；但是，福马·福米奇觉得这个问题太放肆了，而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套近乎。

“这关你什么事，蠢材？”他极其轻蔑地瞥了这个可怜的矮

---

① 此处暗含讽刺沙皇尼古拉一世之意。1837年4月2日，尼古拉一世颁布了一项禁止文职官员蓄胡须的专门法令。

② “勇敢”的不正确发音。

③ 原文见《普希金全集》，俄文版，第12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7—1959年，第160～161页。——俄编注

小农夫一眼，回答说，“显露你那狗脸出来干什么！要我朝它吐唾沫吗?”

福马·福米奇一向就是用这样的腔调同“聪明的俄国农夫”谈话的[1]。

“你是我们的父亲……”另外一个农夫接茬儿说，“我们都是些大老粗。也许你是少校，或者是上校吧，要不就是什么爵爷，——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你才好?”

“蠢材!”福马·福米奇重复说道，然而口气已经缓和了些。“俸禄和俸禄也是不同的呀，你这个木头脑瓜儿！有的人虽然身为将军，他却分文不取，就是说不能无功受禄：他没有给沙皇做出贡献。当我在大臣手下供职的时候，可拿两万；不过这两万我没有拿，因为我供职是出于荣誉，我有自己的财产。我把自己那份俸禄捐赠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和喀山遭了火灾的居民们。”

“你看看！那么喀山周围的房屋都是你盖的啦，老爷?”惊讶的农夫继续说道。

总之，农夫们对福马·福米奇都感到很惊异。

“不错，那里我也出了一份力。”福马·福米奇好像不大乐意地回答说。他仿佛在怨恨自己：居然赏脸给这种人说这样的话。

同叔叔的谈话则属于另外一类。

---

① 作者用福马同农民谈话时的语调讥诮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例如其中“俄国地主”这封信中，果戈理建议同懒散的俄国农民谈话时用这样的语言：“瞧你，肮脏的猪脸！你全身都滚在油烟里过日子，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出来了，而且还不愿意尊重一下正派的人。”(《果戈理全集》，第8卷，第323页)别林斯基曾在1847年7月15日那封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愤怒地引述了上面的话。——俄编注

“过去您是什么人?”例如，在饱餐一顿之后，往安乐椅里随便一仰，福马就开口说话，与此同时，一个仆人就得站在椅子后面手持新折下来的菩提树枝为他驱赶苍蝇。“我没有来以前您像什么人？而现在在您心灵里燃着天国的圣火，这是我到来后才给您投入的火星。是不是我给您在心里投入的圣火火星？请您回答我：是我给您投入的火星，是，或者不是?”

真的，连福马·福米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叔叔的沉默和局促不安立即就惹得他要寻衅滋事。他过去是一个一贯忍受屈辱、被人欺压的人，现在则成了稍不遂意就要像火药一样爆炸的人。叔叔的沉默使他感到好像受了侮辱，因此他非要叔叔回答不可。

“请您回答呀：您心中是不是燃着火星?”

叔叔迟疑不安，踌躇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我在等候您的回答。”福马用一种受委屈的声音说。

“Mais répondez donc[①]，叶戈鲁什卡[②]!”将军夫人耸耸肩膀，随声附和地说。

“我问您：这火星是不是正在您心中燃烧?”福马先从总是摆在他面前的精美糖盒（这可是将军夫人的安排）里取了一块糖，然后屈尊俯就地又重复了一遍问话。

“说实话，福马，我不知道，”叔叔终于带着绝望的眼神说，“类似的什么东西总会有点吧……真的，你最好还是不要再问我吧，否则我会编造出什么来的……”

“好吧！那么，在您看来，我是如此卑下，甚至没有资格

① 法文：您回答呀。
② 叶戈尔的小名。

聆听您的回答，您是想这样说吗？好吧，就算是这样，就算我等于零。”

“啊，不是的，福马，上帝保佑你！我什么时候想要说这话的呢？”

“不，您想要说的正是这个话。”

“我发誓，不是的！”

“好吧！就算我是个瞎说的人！据您认定罪责在我，就算我有意寻找借口挑起争端；就算除了所有的凌辱之外又加上这一种，我将忍受这一切……”

“Mais mon fils...①”吓坏了的将军夫人惊叫了起来。

“福马·福米奇！好妈妈！”叔叔绝望地大声说道，“上天可鉴，我没有过错！除非是无意中脱口说了什么！……福马，不要同我一般见识：要知道，我是个粗人，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个粗人；我自己都感到我笨拙不开窍……福马，我知道，我全都知道！再没有什么好说！”他挥着手继续说道，“我活了四十年，一直到认识你的那一刻止，我总以为我自己还是一个人……不管怎么说，也还算过得去。在此之前，从来也没有发觉我像公山羊那样罪恶深重②，我是头号的自私自利者，我作恶太多，天地还能容我，真是怪事！”

“不错，您的确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终于如愿以偿的福马·福米奇说道。

“现在连我自己也已经明白我的确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行啦，到此为止了！我一定要改过，我要善良起来！”

---

① 法文：但是，我的儿子……

② 《旧约全书·利未记》：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把双手按在赎罪祭祀用的公山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罪孽，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上帝保佑你！”福马·福米奇结束这段谈话说。他虔诚地吁着气，起身离开安乐椅，准备去睡午觉。福马·福米奇午饭后总要睡一觉的。

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来谈一谈我同叔叔的私人关系，并且说明我是如何同福马·福米奇面对面地打交道，又是怎样突然卷入幸福之乡斯捷潘奇科沃的事件旋涡之中。我打算以此来结束我的前言，然后就言归正传。

我在童年就成了孤儿，孤苦伶仃，叔叔代替父亲出钱将我养育成人，总之，叔叔为我所做的一切连亲生的父亲也未必总能做得到。从他收养我的第一天起，我就全身心地依恋上了他。那时我才十岁，但至今都记得，我们很快就亲密无间，完完全全地相互理解。我们在一起玩陀螺，还结伙偷了与我俩都沾点儿亲的一个极坏的老太婆的睡帽。我立即就把这顶睡帽系在风筝的尾巴上，并把它放飞到云端。许多年以后，我与叔叔的短暂再会已经是在彼得堡了。那时我靠叔叔的供给在那里的学业就要结束。这一次我以青春期的全部热情依恋着他：他性格中有某种高尚、温顺、真诚、欢愉和极其稚气的东西，这都使我倾倒，也吸引了所有的人。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我仍然住在彼得堡，暂时无所事事，就像通常那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那样，我也坚信过不了多久我也会干出特别多非常出色、甚至伟大的事来。当时我真不愿意离开彼得堡。我同叔叔很少通信，即使写信也只是在我缺钱花的时候，而他从来也没有拒绝过我。不过我从因事来彼得堡的叔叔家仆人口中听说了在他们斯捷潘奇科沃村发生的一些令人惊异的事。这些最初的传闻使我很感兴趣，并使我深感吃惊。于是我给叔叔写的信比以前勤快多了，但是叔叔的回信却总是隐晦而古怪。每一次信中他都竭力只谈科学，在学业方面对于我的前途寄以特别大的期望，

并对我未来的成就引以为骄傲。突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暂停通信之后，接到了他的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与他以前的信完全不同，满纸都是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暗示，这样一些矛盾百出的胡话，以致我开始时根本不懂他说些什么。只让人觉得写信的人处于一种特别异常的焦急不安之中。信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叔叔认真地、令人信服地、差不多是对我恳求地建议我尽快同受他过去教养的一位女子结婚。她是外省一个很穷的官吏的女儿，姓叶热维金娜，靠叔叔的供给在莫斯科一所学校受过很好的教育，现在则是叔叔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他在信中说，她很不幸，而我能够营造她的幸福。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的行为将是豁达大度的。他向我高尚的心呼吁，并答应他要替她出一份嫁妆。然而，关于嫁妆的事，他却说得有些神秘，有些畏首畏尾。写到最后，他恳求我对这一切务必严守秘密。这封信使我如此惊异，最后连我的头都被弄得晕晕乎乎。这样的一个建议，哪怕就其浪漫性来说，怎能不对我这个刚摆脱学业熬煎的年轻人产生诱惑作用呢？此外我还听说，这位年轻的家庭女教师十分漂亮。然而，我还是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尽管我当时立即给叔叔回信说，我马上启程前往斯捷潘奇科沃村。叔叔在那封信里还随信寄来了路费。虽然如此，我还是犹豫不决，甚至还有些惶惶然，在彼得堡拖延了三个星期。突然，我偶然遇见一位叔叔过去的同事。他从高加索返回彼得堡途中，曾顺便到斯捷潘奇科沃村去了一趟。这是一位年岁已经很大并且很有判断力的人，一位誓不娶妻的单身汉。他愤慨地向我讲述了福马·福米奇其人，并随之又告诉我一个我至今都毫不理解的情况，这就是福马·福米奇和将军夫人策划了一桩婚事，并决定付诸实施。他们要叔叔同一个非常古怪的老姑娘结婚。她青春早已消逝，并且差不多完全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

人，还有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但是嫁妆可观，近五十万之巨。将军夫人已经来得及诱骗这位老姑娘相信，他们沾亲带故，并借这个口实招引她登门做客。叔叔当然已经陷入绝境，但是看来事情的结局将必定是他娶那五十万嫁妆了。最后，那两个聪明的脑瓜子，即将军夫人和福马·福米奇，终于对叔叔孩子们那位可怜无助的家庭女教师实施非常可怕的迫害，他们竭尽全力要把她排挤出家门；他们所以这样做，大概担心上校坠入她的情网，或许由于他已经来得及爱上她了。叔叔同事的最后这几句话使我大为惊异。然而，虽然我再三询问：叔叔是否当真爱上了她，给我讲述这些事的人却未能或者不愿明确回答我。何况他话说得原本就少，不愿多谈，显然在回避详尽的解释。我沉思起来：这一消息同叔叔的来信和他的建议是多么奇怪地相互矛盾哪！……没有什么可迟疑的了。我决定到斯捷潘奇科沃去，希望不仅能够开导和安慰叔叔，而且甚至尽可能使他得救，也就是说把福马赶走，拆散那桩同老处女结合的令人憎恶的婚姻。最后，因为据我最终的判断，所谓叔叔的爱情无非是福马·福米奇找碴儿生事的捏造而已，那么我就用自己的求婚使那位不幸的、但当然是可爱的姑娘得到幸福，等等，等等。逐渐地，我欢欣鼓舞起来，情绪也如此高涨，以至由于缺少阅历和无所事事，从怀疑一下子完全跳到另一极端：我开始有了强烈的愿望，要尽快创造各色各样的奇迹和建立不同形式的功勋。我甚至觉得，我自己正在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豁达大度，高尚地做出自我牺牲，从而使那位无辜的和漂亮的姑娘得到幸福。总之，我记得一路上我对自己很满意。那时正是 7 月份，阳光灿烂；展现在周围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快要成熟的庄稼……我滞留在彼得堡已经太久了，我似乎觉得，如今我才真正地看到了大千世界。

二 巴赫切耶夫先生

我快到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了。在还只剩十俄里就到斯捷潘奇科沃而途经小城Б时，我不得不在靠近城关的一家铁匠作坊前停下来，因为我所乘的四轮马车的前轮轮箍断裂了。凑合走十俄里，随便把轮箍加固一下，可能很快就能完成，因此，铁匠们干活儿时，我决定在作坊前等待，哪儿也不去。我一下四轮马车，就看见一位胖胖的先生。他也同我一样，不得不停下来修理他的轻便马车。在难耐的酷暑中他已经站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大喊大叫，骂骂咧咧，还唠唠叨叨、急不可耐地催促那些在他漂亮的马车旁忙个不停的修理工。初看之下，这位怒气冲冲的老爷是个特别爱唠叨的人。他四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很胖，麻脸。他的肥胖、喉结和圆润下垂的两腮，说明他过着安乐自在的地主生活。立即能引人注目的是，他整个体态中有某种属于婆娘们的东西。他穿着宽松、舒适、整洁，但却很不入时。

我不懂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况且有生以来是第一次看见我，甚至同我连一句话还都没有说过。我刚一下车，就从他异常生气的眼神里看出这一点了。可是我却非常想同他结识。根据同他仆人们的闲聊，我听出他是从斯捷潘奇科沃来的，从我叔叔那里来的，那么这是一个打听很多事情的机会。我刚要向他脱帽致意，并以尽可能使人愉快的态度试图向他指出，有时中途耽搁是多么烦人的事，但是这位胖子却老大不高兴，用怨气冲天的目光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一番，小声地嘟嘟囔囔，艰难笨拙地把身躯扭转过去，用整个腰部对着我。这位人物展示身

躯的这个部位，虽然为观赏提供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对象，但当然也已经排除了我同他进行任何愉快谈话的可能。

“格里什卡①！不要唠叨啦！要我抽你吗！……”他突然对他的贴身男仆吼叫起来，仿佛根本没有听见我对他说的关于在途中耽搁的话。

这个“格里什卡”是个白发老仆。他穿着一件长下摆的常礼服，蓄着一部特大的灰白连鬓胡。就某些迹象判断，他也是怒气冲冲的，并且也在闷闷不乐地、小声地嘟囔着。在老爷和仆人之间，顿时发生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谈话。

“你就抽吧！你就再大声一点儿嚷吧！”格里什卡仿佛是自己对自己嘟囔，但是声音却如此之大，以至所有的人全都听得见，接着他就愤愤不平地转身去拾掇马车里的什么东西了。

“什么？你说什么？‘再大声一点儿嚷’？你竟敢撒野！”胖子满脸发红地吼叫起来。

“可是您干吗发火骂人呢？人都不能说话啦！”

“干吗发火骂人？大家听见吗？他嘟嘟嚷嚷埋怨我，而我却不能发火骂人！”

“我干吗要埋怨呢？”

“干吗要埋怨……那么，难道没有？我知道你为什么埋怨：因为我没有吃饭就走了，这就是原因所在。”

“这关我什么事！您哪怕天天不吃饭呢，关我什么事。我没有埋怨您什么；我只是对铁匠师傅们说了句话。”

“对铁匠师傅们……可是对铁匠师傅们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不埋怨他们，那么就算我埋怨马车吧。”

① 胖地主的男仆格里戈里的小名。

“可对马车有什么可埋怨的呢?”

“马车干吗要坏呢? 以后不准再坏，要完好无损。”

“埋怨马车……不，你埋怨我，不是埋怨马车。自己有过错，还要骂骂咧咧的!”

“老爷，您究竟为什么老缠着我不放呢? 您饶了我吧，求求您了!”

“你为什么一路都愁眉不展地坐着，一句话也不同我说? 嗯? 以前每次你都是说话的呀!”

“一只苍蝇掉到嘴里去啦，因此我才愁眉不展地坐着默不作声。难道要我给您讲故事听吗? 如果您喜欢听故事，就请把讲故事的马拉尼娅带在自己身边好了。”

胖子要开口反驳，但显然没有找到词儿，于是只好闭口不言。而仆人则为自己的辩才和当众表现出的对老爷的影响而得意，从而对工人们也倍加神气起来，开始对他们指点些什么。

我想与胖子结识的打算落了空，特别是因为我不够机敏，不善于随机应变。但一个意外的情况帮助了我。突然，一个睡眼惺忪、蓬头垢面的人从一个关着的车窗往外看。这辆没有轮子的车子早就停在铁匠作坊前，日日夜夜徒然等待着修理。这副面孔一出现，便立即在修理工中间爆发出哄堂大笑。原来那个从车厢里往外看的人被牢牢地关在里边出不来。醉汉在车厢里醒过酒来，要出来却不能。最后他只好恳求一个人跑去给他把工具拿来。这一切激发起人们极大的乐趣。

有这样一些人，就他们的禀性来说，相当怪诞的事物常常引起他们特别的乐趣。例如，醉酒的农夫的怪相，有人在街上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两个婆娘拌嘴骂大街，诸如此类，不知为什么有时能在一些人中间引发最善意的欢乐。胖地主正是属于这样一种禀性的人。渐渐地，他的脸色由严厉和阴沉开始变得

相当得意和亲切，最后终于完全开朗了。

“这不是瓦西里耶夫吗？”他关切地问道，“他是怎么到那里边去的呢？”

“是瓦西里耶夫，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①] 老爷，是瓦西里耶夫！”人们从四面八方叫嚷起来。

“老爷，他酗酒来着，”一个修理工补充说，这人上了点儿岁数，高个子，瘦削，表情古板严肃，有意显示他在众人中间是个头目，“老爷，他酗酒来着，离开东家三天啦，现在躲在我们这儿，赖在我们这里不走！现在又想要凿子。喂，你现在要凿子干吗？他想把最后一件工具也拿去换酒喝！”

“哎呀，阿尔希普什卡！钱就像鸽子一样：飞来又飞去！看在上天造物主的分上，放我出来吧。”瓦西里耶夫从车厢里探出头来，用尖细颤抖的声音央求说。

“你就好好待着吧，笨蛋，难得有此好运！”阿尔希普[②]严厉地回答说，“前天你的眼神就不对了。今天大清早人们才把你从街上拖回来。你祈祷上帝吧！人们又把你藏起来，然后对马特维·伊利伊奇说你生了病，‘心口痛的老毛病又犯了’。”

又爆发了哄堂大笑。

“那把凿子在哪儿呢？”

“我们的祖伊给你收着呢！颠来倒去就死认一条！嗜酒的人就是这样。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老爷。”

“咳——咳——咳！哎呀，你这骗子！你在城里还怎么干活儿呢？你把工具都抵押出去了！”胖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声音嘶哑地说。他已经完全顺心如意，心情骤然变得非常快活

---

① 胖地主的名字和父名。

② 即阿尔希普什卡。阿尔希普什卡是阿尔希普的爱称。

了。

“要知道，这样的木匠在莫斯科也难找哇！这个恶棍，他总是这样吹嘘他自己，”胖子全然出乎意料地向我转过身来补充说，“阿尔希普，放他出来，说不定他有什么事呢。”

大家照老爷的吩咐做了。车厢门上钉了钉子，无非是等瓦西里耶夫酒醒后想拿他开开心。钉子起掉了，瓦西里耶夫也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浑身污秽，邋里邋遢，衣衫褴褛。阳光刺得他直眨巴眼睛，他打了一个喷嚏，身子晃了一下，然后手搭凉棚，环视了一下周围。

“人真多呀，人真多呀！”他摇着头脱口而出，“大伙儿好像都很清醒啊。”他拖长声音说，处于某种忧郁的沉思之中，仿佛在责备着自己。“喏，哥儿们，早上好，祝大家一天顺利。”

又是哄堂大笑。

“什么一天顺利！你倒是看看这一天已经过去多少了，你这个糊涂虫！”

“你只管胡说吧，反正没有人听你的！”

“照我们说，得空就来一杯！”

“咳——咳——咳！好一个贫嘴的家伙！”胖子又叫喊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并友善地瞥了我一眼。“瓦西里耶夫，你真不害臊？”

“心里难过，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老爷，我心里难过。”瓦西里耶夫认真地回答说，挥了挥手，显然他很高兴有机会再一次提到自己的痛苦。

“傻瓜，你难过什么呢？”

“我难过的是有件从没听说过的事：我们全交给福马·福米奇管了。”

“是什么人？什么时候的事啊？”胖子全身一震叫嚷道。

我也向前走了一步，事情完全意外地也牵涉到我了。

“所有卡皮托诺夫卡村的人都被换了主人了。我们那位上校老爷，愿上帝保佑他健康，想把我们整个卡皮托诺夫卡村，也就是他的世袭领地，全部送给福马·福米奇，整整七十名农奴都分给他。他说：‘福马，给你！现在你大概一无所有，你这个地主不算大，总共才有两尾在拉多加湖里漫游的纳税的胡瓜鱼。这就是说你已故的父亲仅仅给你留下这点儿纳税农奴。因为你的父亲’，”瓦西里耶夫带着某种恶毒的得意继续说下去，在涉及福马·福米奇的故事中故意添油加醋，“‘因为你父亲是一名世袭的贵族，来历不明，身份不清；也像你一样，在许多老爷家里都寄食过，人家慈悲为怀，让他在厨房里填饱饥肠。现在，我把卡皮托诺夫卡村登记在你名下以后，你就将成为一个地主，一个世袭贵族，你将有你自己的农奴，那时你就可以在火炕上高卧，享用空头贵族的称号了……’”

但是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早已不再听他讲了。瓦西里耶夫这番半醉不醒的话在他身上产生了非凡的效果。胖子气得连脸都涨得通红；他的喉结抖动起来，一对小眼睛满布血丝。我以为他马上就要中风了。

“岂有此理！”他气喘吁吁地说，“福马，这个坏蛋，这个食客，居然要当地主！呸！你们都全给我死去吧！喂，你们，快干完活儿！回家！”

“请问，”我迟疑不决地走上前去说道，“您刚才提到福马·福米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的姓好像是奥皮斯金。是这么一回事，我想要……总之，我有特殊的原因对此人感兴趣，另外我还非常想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这位善良的人刚才说的话，说他老爷叶戈尔·伊里奇·罗斯塔涅夫想把自己的一

个村庄送给福马·福米奇。我很关心此事，而且我……”

“我也请问，”胖老爷打断了我的话，“既然说感兴趣，您对这个人的哪方面感兴趣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讨厌的坏蛋，就应该这样称呼他，而不是什么人物！他，他这个讨嫌的家伙有什么脸面好说！只是个无耻之徒！”

我解释说，是不是个人物，我暂时还不得而知。但叶戈尔·伊里奇·罗斯塔涅夫却是我的叔叔，而我本人名字叫谢尔盖·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姓是某某。

“怎么，您就是那位有学问的人？哎呀，那边正在左盼右盼地等您回去呢！”胖子喊叫起来，他真心诚意为此而高兴。“要知道，我本人就是从他们的斯捷潘奇科沃来的；我是从饭桌上离开的。刚刚端上布丁甜点心，我就起身走掉了。我不能忍受福马的在场！由于这个可恶的福马，我同那里所有的人都吵翻了……真是巧遇！您，啊唷，请原谅我。我是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巴赫切耶夫。我还记得您那时候才有那么一点儿高……啊，可是谁能想得到呢？……请允许我……”

说着话，胖子就跑上来亲吻我。

在多少有些激动的最初几分钟之后，我不失时机地立即开始询问起来，因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但是这个福马究竟是什么人？”我问道，“他是怎样征服了那一家人的呢？怎么就不拿鞭子把他从家里赶走呢？我得承认……”

“把他赶走？您头脑糊涂还是有什么毛病？要知道，连叶戈尔·伊里奇在他面前都得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走路呢！有一次，福马吩咐把星期四叫做星期三，于是他们全家人无一例外地都把星期四叫做星期三。‘我不要星期四，只要星期三！’这样，一个星期中就该有两个星期三了。您以为，我说的是假

话？我一句假话也没说！这个嘛，只不过是库克船长[①] 那套把戏罢了！”

“这个我倒是听说过。但是，我承认……”

“左一个我承认，右一个我承认！一个人老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没完没了地说！有什么承认不承认的？不，您还是问我好了。要知道，把一切都讲给您听，您也不会相信的。您那时还会问：我是从哪片林子里跑到您面前的？上校叶戈尔·伊里奇的母亲，虽说是位值得尊重的太太，而且又是将军夫人，但我看她可是老糊涂了：她对那个可诅咒的福马呵护有加。她正是灾祸之源，是她把他豢养在家里的。他为她朗读各种读物，把她弄糊涂了，也就是说她变成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女人，虽然叫她是将军夫人，不过因为她攀高枝嫁给了五十岁的克拉霍特金将军！关于叶戈尔·伊里奇的妹妹，就是普拉斯科维娅·伊利伊尼奇娜，四十岁上还是个待嫁的老姑娘，我连提都不愿意提她。成天价哎呀，哈呀，简直像一只母鸡在咕咕叫，她让我厌烦透顶，去她的吧！她不过是位女性而已，没有什么，简直没有什么可敬的地方，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只好尊敬她吧！呸！这样说可能有些失礼：她毕竟是您的姑妈呢。还有一位是阿列克桑德拉·叶戈罗芙娜，上校的女儿，虽然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才十五岁，但是依我看，她比所有的人都聪明，因为她并不尊重福马，让人看着很痛快。她是一位可爱的小姐，如此而已！有谁会去尊重福马呢？要知道他在克拉霍特金将军家里不过是骗饭吃的小丑而已！要知道，就是他为了讨将军开心，扮演过

① 詹姆斯·库克（1728—1779），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曾发现新西兰和太平洋中的许多岛屿，后在夏威夷遇难。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俄国出版了有关他的书。

各种野兽！结果呢，以前瓦尼亚种菜园，如今瓦尼亚当将军。现在上校，您那位叔叔，竟把退职的小丑当成亲父亲来敬奉，把这个下流坯供在像框里跪拜，拜的却是自己的食客，——呸！”

“然而，贫穷并不是罪恶……而且……我承认……请问，他漂亮吗，聪明吗？”

“您说的是福马？如同画里的美男子！”巴赫切耶夫回答说，气得声音都异常地颤抖起来（我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激怒了他，于是他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了）。“如同画里的美男子！善良的人们，你们听见吗？可找到一位美男子啦！哎呀，拿所有的野兽来比，哪一个他都像。如果您真想弄个明白的话，这就是真实的答案。他要是有点机灵劲儿也好，哪怕这滑头具备这方面的一丁点儿才能，那我也会违心地赞扬他，可说到底他又毫无机灵可言！只好像一个物理学家给他们大家灌了迷魂汤似的。呸！我说得舌头都累了。只该啐口唾沫，闭上嘴巴。哎呀，同您的交谈扫了我的兴致！喂，你们哪！修理好了没有？”

“还得给那匹黑马换马掌。”格里戈里沮丧地说。

“那匹黑马。又是那匹黑马，看我不收拾你！……好吧，先生，我可以告诉您这样一件事，您听了准会惊得张口结舌，直到基督再次降生您都合不拢您的嘴巴。要知道，从前我也尊重过他。您以为如何？我后悔，我公开表示后悔：我成了一个傻瓜！他可把我捉弄得够呛。他是个万事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有的学问他都精通！他曾经给过我一点儿药水，要知道，我呀，是一个有病的人，患虚胖病的人。您可能不相信，然而我确实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服用了他的药水后，差一点儿没有两脚朝天，魂飞魄散。您别说话，请听我往下说：您自己就要到那边去了，您会欣赏到这一切的。要知道，他在那里早

晚会把上校逼得痛不欲生，那可就晚了。要知道，正因为这个可诅咒的福马，周围的左邻右舍都同他们不再来往。要知道，不管谁来做客，福马都要把人家侮辱一通。我又算什么，连职位显要的人他都不放过！对任何一个人他都要教训一通；这个无赖，口口声声全是什么道德；说什么他是圣人，比所有的人聪明，都得听他的；说什么他是一位学者。学者又怎么样呢？就因为他是有学问的人，就必定要把没有学问的人吃掉吗？……于是他就拨弄他那有学问的如簧巧舌，嗒嗒嗒，嗒嗒嗒，鼓吹个没完！我给您说吧，那是一只唠叨不休的舌头，真该把它割下来扔到粪堆里去，即使扔到那里，它还会喋喋不休，直到老鸹把它吞下为止。这如同耗子对粮食表示傲慢、自满！要知道，他现在硬要往脑袋进不去的地方钻。可不是吗！要知道，他在那边异想天开要教家仆说法语！信不信由您！他胡说什么，下贱的人、奴仆懂点儿法语有好处！呸！该死的无耻之徒，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请问您，一个奴仆懂法语能派上什么用场？甚至连您我之辈也一样，学这法语干吗？干吗？同小姐们跳跳马祖卡舞时用来献殷勤吗？用来同别人的妻子调情吗？没有别的，尽是淫乱！依我看，一瓶伏特加酒下肚，就哪国话都能讲。我对你们的法语就是这样尊重的！大概，您也会用法语说什么：'嗒嗒嗒！嗒嗒嗒！母猫嫁公猫！'？"巴赫切耶夫以一种蔑视的愤怒目光盯着我说，"您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了，是吧？也是做学问的了？"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

"大概，所有的学科您都学过了吧？"

"是这样，就是说，不……我承认，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观察。我一直待在彼得堡，现在我急着要到叔叔那里去……"

"您本来就有地方待，留在您那里不是很好嘛！谁硬要把

您往叔叔那里拖呢？不对，您哪，我对您说，在这里有学问也白搭，而且不论什么样的叔叔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您会落入套马索里的！在他们那里，我一昼夜就消瘦下来了。嗯，您相信吗，我在他们那里就消瘦了？不，我看得出来，您并不相信。好吧，上帝保佑您，您别相信好了。”

“不是的呀，别那么想，我很相信；只是我仍然弄不明白。”我回答说，越来越不知所措。

“相信，相信，可是我并不相信你！你们这些掉书袋，你们这些人都是好动的人。你们只需要东跑西跑，只需要表现自己！我呀，不喜欢掉书袋；这就是掉书袋在我心中的位置！我也曾经碰到过你们那些彼得堡人，全都是些放荡的人！尽是些共济会[①] 会员；散布不信神；连一杯伏特加都不敢喝，仿佛它会烧伤人，呸！您哪，您让我生气，我再也不想告诉你什么了！要知道，我又不是应分给你讲故事的，而且说得也口干舌燥了。倒也是，不能把所有的人都骂个遍，何况这也是罪过的……只是他，你的那位有学问的人，差一点儿没有把您叔叔家的仆人维多普利亚索夫给弄疯了！由于福马·福米奇的罪过，维多普利亚索夫变得疯疯癫癫的……”

“要是我的话，就把维多普利亚索夫，”此前一直煞有介事地绷着脸旁观我们谈话的格里戈里插话说，“要是我的话，就把他，维多普利亚索夫，赤身露体用树条抽打，不放他起来。要是他落到我的手里，我就会把这个家伙打得不再犯德国佬那

① 是在18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一种宗教道德运动，后来在许多国家传播。共济会的宗旨是企图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秘密组织，以达到把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之中的乌托邦理想。它在18—19世纪初影响最大。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这段时间它也正在俄国盛行。

样的糊涂！把他揍得死去活来。”

“住口！”老爷叫喊道，“闭上你的嘴；不是跟你说话！”

“维多普利亚索夫，”我完全困惑不解了，不知该说什么好，于是说道，“维多普利亚索夫……请说说看，多么奇怪的一个姓啊！”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您也来这一套！唉，您呀，有识之士，有识之士！”

我再也忍不住了。

“对不起，”我说道，“您究竟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我到底有什么过错？我坦诚相告，我聆听您的高论已足足有半个小时，但是还不甚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您有什么好生气的呢？”胖子回答说，“您没有什么好生气的！要知道，我说这些话完全出自我对您的友爱。您别看我是个爱叫喊的人，刚才还对我手下的人大嚷大叫。我那个格里什卡呀，他尽管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但正因为这样，我才喜欢他，喜欢他这个下贱的东西。不妨坦诚相告，心肠太软害苦了我；所有这一切都是福马一个人的罪过！他会毁了我的，我发誓他会毁了我的！看看，不正是由于他的恩赐，我现在顶着太阳已经烤了两个小时了。原本想趁这些笨蛋磨磨蹭蹭修车的工夫顺便去看看大司祭的。本地的大司祭可是一个好人。可是，这个福马破坏了我的情绪，连去看大司祭的兴致都没有了！去他的吧！要知道，这地方连一个像样的小饭馆也没有！我给您说，都是些下流坯，一个好人都没有！哪怕他有个不同一般的官阶也好，”巴赫切耶夫继续往下说，重新又回到福马这个话题上。看来他不能够摆脱这个人。“那么看在他官位的分上，担待他几分也无不可；可他连狗屁都不值的官位都没有；我清楚地知道，他什么官阶都没有。他说，四十岁时在

某个地方曾为了真理而受过难，人们就该为此而跪倒在他脚下礼拜！他简直狂极了！稍不如意就暴跳如雷；说什么：‘都欺侮我，都欺侮我穷，对我一点儿也不尊重！’福马不入座，你就休想就餐，而他本人又不露面，说什么：‘都欺负我；我是个穷苦的游方者，我啃点儿黑面包就行。’可是，人们刚入座，他就立即出现了；于是刺耳的老调又重新弹起来了：‘为什么不等我来大家都入座了呢？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嘛。’总之，真够你受的！我呢，很长时间一言不发。他以为我也会像哈巴狗一样在他面前踮起后脚跟跳舞；他说，喂，老弟，给你点儿吃食！我说，不，老弟，你刚要去驾马，可我却已经在车上坐着了！要知道，我同叶戈尔·伊里奇在一个团队里服过役。我退伍时是一名士官生，他去年回到他的领地时却是个退役上校。我对他说：‘唉，您会毁掉您自己的，不要再纵容福马了！您会为此而哭鼻子的！’他说，不会，他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这可说的是福马呀），他是我的朋友；他给我传授仁义道德。好吧，我想，反对仁义道德总是不行的吧！既然他都开始给人讲授仁义道德了，那也就是事情坏到无以复加了。您怎会想到，今天的风波又是因何而引起的呢？明天是先知伊利亚节（巴赫切耶夫先生画了一个十字）：是您叔叔的儿子伊柳沙的命名日。我本想在他们那里过节，并且也在那里用餐，我还订购了一个京城的玩具：一个装了发条的德国人在吻他未婚妻的小巧的手，而她却用手帕擦眼泪，一件非常好的玩意儿！（现在我可送不成了，莫尔根——费里[①]！它现在就在我车里搁着，连那个玩具娃娃德国人的鼻子也给碰掉了；我把原物带回去。）

① 德语 morgen friich 的译音，意为“清晨”，此处可理解为“休想”。

叶戈尔·伊里奇本人也不会反对在这样的日子玩一玩，庆祝庆祝，然而福马却严加禁止。说什么：‘为什么都开始照顾起伊柳沙来了呢？看来，现在都不关注我了！’什么话？这家伙还是个人吗？连八岁的小孩子过命名日都忌妒起来了！他说：‘那可不行，这天也是我的命名日！’可明摆着，这天是伊利亚先知节，并不是什么福马节！他却说：‘这一天也是我的命名日！’我看在眼里，强忍着。要知道，现在人们在他面前都踮着脚尖走路，压低声音悄声说：这可怎么办哪？在先知伊利亚节过他的命名日还是不过？要是不给他过呢，他会感到受了侮辱，而要是给他过呢，或许他会当做是对他的讽刺。呸，真糟糕透顶啦！我们大家都坐下来吃饭……喂，你还在听我说吗？”

“别那么想，我在听着呢；而且听得还特别有兴致哩；因为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已经了解……而且……我承认……”

“好，好，特别有兴致就好！我可知道你的那种兴致……你说什么兴致不是在挖苦我吧？”

“别那么想，怎么是挖苦哇？正好相反。而且，您又如此……您的用词又别出心裁，我甚至都准备把您的话记录下来。”

“哎呀，这是怎么说的，要记录下来？”巴赫切耶夫先生问道。他疑虑地盯着我，带着几分惧怕。

“不过，我可能不会记录下来……我只是……”

“你准是想引诱我上钩吧？”

“怎么说是我诱您上钩呢？”我惊奇地问道。

“是这样的。你现在诱骗我上钩，我呢，傻瓜一样，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在事后一动笔把我写在某篇文章里。”

我赶忙使巴赫切耶夫先生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却仍然怀着疑虑看着我。

“说什么不是这样的人！谁知道你是什么人！也许可能会好一点儿。福马也曾威胁说要写我，并且拿出去发表。”

“请问，”我打断他的话说道，多少也想改变一下话题，“请您告诉我，叔叔想要结婚是真的吗？”

“想要结婚又怎么样？这原本也没有什么。该结婚就结婚吧；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糟糕的是另外一件事……”巴赫切耶夫先生沉思地补充说，“嗯，关于这个嘛，我也不能确切地给您一个答案，就像苍蝇叮果酱一样，各色各样的婆娘很多都聚集到他们那里去了；也搞不清楚，她们之中到底谁想嫁人。我呀，把心里话告诉您吧：我不喜欢娘儿们！只是说起来她们也是人，而实际上只是一种耻辱而已，而且有害于拯救灵魂。至于您的叔叔如同西伯利亚的公猫一样坠入情网一事，我则请您确信，不要怀疑。关于这件事，我现在保持沉默：您自己就会要看到的。糟糕的只是这事总拖延不决。要结婚，结就得了；可是却不敢对福马说，也害怕对自己的老妈说：那位老妈妈为此会尖声叫骂，震动全村，而且还会蹬腿跳脚不饶人的。她会替福马说话，说什么如果新娘娶进屋，福马·福米奇会伤心的。因为那时他在屋里连两个小时都待不下去了。新来的夫人会亲手掐着脖颈把他推出门去。更有甚者，如果她不是一个傻瓜，她还会采取别的办法收拾他的，让他今后在全县都休想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因此他现在才胡来，伙同您叔叔的老妈硬塞给他这样一个女的……可是您呀，您为什么打断我的话呢？我想把最主要的事告诉您，您却打断我的话！我比您年长；打断老年人说话是不适当的……”

我向他道了歉。

“您不必道歉！您哪，作为一位有学问的人，我想请您评断一下，看他今天是如何欺侮我的。如果您是一个好人，那么

您就评论吧。我们大家都坐下来进餐。我给您说，就在吃饭的时候，他差一点儿没有把我吞掉！从一开始我就看见：他自顾自地坐着，气鼓鼓的样子，气得灵魂都在他躯体内吱吱吖吖发出声来。这个蛇一样狠毒的人，在一匙水里淹死他才叫我开心！这样一个自大狂，甚至连他自己也容不下了！他就异想天开地对我百般挑剔，竟然也想对我讲授仁义道德之类。要我告诉他，为什么我这么胖？缠着人不放，老问：为什么我不是瘦子，而是胖子？嗯，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呀？哼，这里难道有一丁点儿俏皮话的影子吗？我合情合理地回答他说：'福马·福米奇，这可是上帝的安排：有的人胖，有的人瘦；你我尘世凡人岂能违抗上天的意志。'您以为如何，这样的回答不是很合情合理的吗？他却说：'不，你有五百个农奴，你坐享其成，而对国家毫无贡献；你应该出来供职，可是却总是坐在家里拉手风琴。'我的确在心情不好时喜欢拉拉手风琴。我又合情合理地回答他说：'福马·福米奇，那么我该出去任什么职呢？什么样的制服能装得下我如此肥胖的身躯呢？我穿上制服，全身绷得很紧，我可千万打不得喷嚏——打喷嚏，纽扣全都得挣飞的，要是不巧正好当着上司的面，上帝保佑，人家还会认为故意对他大不敬呢，那又怎么办？'您倒是说说看，我说的话有什么可笑之处呢？可是不然，他冲我嘻嘻嘻，哈哈哈，笑得前仰后合，没完没了……我给您说，他没有一点儿羞耻之心，再说他还突发奇想，用法国话骂我；他说：'科顺'①。哼，我也懂得'科顺'是什么意思。我想，'你这个该死的物理学家，你以为我就是任人摆布的料？'我忍哪，忍哪，实在忍无可忍，就从桌旁立起身来，当着在场所有的体面人，

① 法语 cochon 的音译，意为"猪猡"。

申斥他说：‘福马·福米奇，大善人哪，我在你面前罪孽真不轻；原以为你是一位德行和教养很不错的人，可是你和我们大家没有两样，也是一头猪猡。’说完这话，我就离席，不顾席面上的布丁，那是刚端上席的布丁。‘去你们的布丁吧！……’”

“请您原谅我，”听完巴赫切耶夫先生的故事之后，我说道，“我当然完全同意您所说的一切。主要的是，我还丝毫不知道……不过，是这样的，关于这个我现在有了自己的想法。”

“你呀，你有了一些什么想法呢？”巴赫切耶夫先生不无怀疑地问道。

“是这样的，”我开始颠三倒四地说道，“也许现在说这话不太合适，不过我还是准备一吐为快。我是这样想的：关于福马·福米奇其人，或许我们俩都想错了；说不定所有这些怪异之处正掩盖着一种特殊的、甚至是颇具才能的秉性，谁知道呢？说不定这是有过惨痛经历、遭受过磨难，也就是说要向整个人类施行报复的心理。我曾听说，他过去当过小丑一类的角色：说不定这侮辱了他，损害了他，使他做不得人？……要明白：一个高尚的人……具有意识……可是，却充当着小丑的角色！……于是他开始对所有人都不再信任，并且……并且，说不定如果使他与人类……也就是使他同人们和解，那也许有可能从他身上出现一种特殊的秉性……说不定甚至是很出色的秉性，而且……而且……这人身上不是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吗？要知道，人们都崇拜他毕竟有其原因的呀？”

总之，我自己觉察到，我信口开河，话说得太离谱了。少不更事，还情有可原。但是巴赫切耶夫先生却没有原谅我。他认真而严厉地盯着我的眼睛，最后，终于突然脸涨得通红，活像一只火鸡。

“那么说，福马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物啰?”他断断续续地问道。

“请您听我说：我本人对刚才说的话也几乎毫无把握。我这样说只不过是一种猜测罢了……”

“那么，您哪，请允许我好奇地询问一下：您学过哲学没有?”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解地问道。

“不，不要说什么意思不意思；请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要管什么意思：您学过哲学没有?”

“我承认，我有意要学，不过……”

“哼，这就对了!”巴赫切耶夫先生喊叫起来，发泄出他满腔的愤怒。“我呀，您还没有开口以前，我就猜到您准学过哲学！休想骗我！莫尔根—弗里！三俄里之外，凭嗅觉我就能闻出哲学家！您同您那位福马·福米奇亲嘴去吧！可找到一个特殊人物啦！呸！这世上的一切都给我死绝烂掉吧！我原以为您还是个正人君子，可是，您……喂，走吧!”他朝车夫喊道。车夫这时早已在修理好的车夫座上坐好。“回家!”

我好说歹说，才勉强使他平静了下来；他终于心平气和了一点儿；但是很长时间仍然不肯将怒颜换成欢容。与此同时，他在格里戈里和那个曾经教训了瓦西利耶夫一顿的阿尔希普的搀扶下爬进了马车。

“请问您，”我走到马车跟前说，“您再也不会到我叔叔那里去了吗?”

“不再到您叔叔那里去？谁要是对您说了这话，您就往他脸上吐唾沫！您以为我是个有恒心的人吗？我能坚持得住？我的不幸就在于我是软骨头，我不是人！用不了一个星期，我就又会晃到那里去。为什么？您说怪也不怪：我自己都不知道为

什么，可是我还是要去；又将会同福马拼杀。这个嘛，正是我的不幸！因为我的罪孽，上帝才派这个福马来惩罚我。我有妇人的性格，毫无耐性！我呀，是首屈一指的胆小鬼……”

我们俩总算和好地分了手；他甚至还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你来吧，你来吧，咱们一块儿吃顿饭。我有从基辅运来的伏特加酒，我的厨师在巴黎待过。他烧得一手好菜，馅儿饼烤得也不坏，简直好吃极了，叫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坏东西。他是个有文化的人！只是我很长时间没有抽他鞭子了，把他给宠得太厉害了……好在现在您提醒了我……来吧！要不然我今天就请您同我一起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浑身没有劲，鼓不起精神，疲惫极了。要知道，我是一个有病的人，虚胖的人。可能您还不相信……好啦，您哪，再见吧！我的船该起航了。瞧，您的马车也修理好了。请您给福马说，叫他不要碰见我；否则，我要他难堪得受不了，叫他……”

但是，他最后说什么已经听不见了。他那辆由四匹健壮的马拉着的轻便马车早已消失在飞扬的团团尘土中。我那辆四轮马车也已经备好；我上了车，就立即驶过小镇。“当然，那位先生说得言过其实，”我这样想，“他太生气了，不可能不偏激。不过，话又说回来，关于叔叔他所说的话却非常好。已经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叔叔爱上了这个姑娘……啊！我娶她还是不娶她呢？”这次我着实陷入了沉思。

三　叔　叔

我承认，我甚至有点胆怯了。当我刚一驶进斯捷潘奇科沃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爱情幻想太离奇，甚至也仿佛太

愚蠢。这时是下午五点钟左右。道路正好挨着主人家的花园。在多年离别之后，我又重新见到了这座大花园。在这座园子里我度过了幸福童年的若干岁月，后来在我求学的学生寄宿宿舍里我多次梦见过它。我跳下车，穿越花园径直朝主人家的住房走去。我很想能够不声不响地出现，打听清楚，问个明白，首先同叔叔谈个够。果然天遂人愿。走过百年老菩提树的林阴道，我踏上了凉台，从那里经过玻璃门就可以进入内室了。凉台周围是花坛，凉台上也摆满一盆盆名贵花草。在这里我遇到一个在本地土生土长的人，他就是老人加夫里拉，过去他曾经照看过我，而现在则荣任我叔叔的贴身男仆。老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正在聚精会神地读它。两年前我同他曾在彼得堡见过面，那次他是和叔叔一起去的，因此他现在立即就认出我来了。他流着高兴的眼泪跑上前来吻我的手，连他的眼镜都从鼻子上掉在地板上。老人的这份情义使我很受感动。但是，由于不久前同巴赫切耶夫先生谈话引起的焦急不安，我现在首先关注的倒是加夫里拉手中拿着的那个笔记本。

“加夫里拉，这是什么？难道他们也开始教你学法语了？”我问老人说。

“少爷，正在教着哪，这么大年岁了，还像教小鸟那样教呢。”加夫里拉悲戚地说。

“福马亲自教吗？”

“少爷，是他在教。他该是最聪明的一个人吧。”

“没有什么好说的，聪明人！他教会话？”

“少爷，就教这本子上的。”

“就是你手里拿的这个本子吗？啊！用俄语字母拼写的法语词汇——真会取巧！对这样一个糊涂虫，十足的蠢货，你们居然毫无办法，受他摆布，不害臊吗，加夫里拉？”我叫喊起

来。一时间竟把我对福马·福米奇的全部宽宏的想法置诸脑后了。为这宽宏的想法不久前还受到巴赫切耶夫先生的斥责。

“少爷，哪能那样说呀，”老人回答说，“我们的老爷太太们都那么听他调教，哪能说他是蠢货呢?”

“嗯！加夫里拉，也许你是对的，”听了他的话，我顿了一顿后喃喃地说，“带我去见叔叔吧！”

“我的好少爷，我可不能见他的面，我不敢。我已经怕起他来了。因此我才待在这里，孤苦无聊地打发时光，如果老爷他从这里路过，我就得赶快躲到花坛后面去。”

“你究竟怕什么呢?”

“前不久，功课没有学会；福马·福米奇要罚我跪下，可是我没有下跪。少爷，谢尔盖·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我都这么大年岁了，还拿我来取笑，开玩笑！老爷为此生气了，为什么不听福马·福米奇的话呢。他说：‘你这个老东西，他是在操心你的教育呀，想教你发音。’因此我才在这里来回走动，一遍一遍复习生词。福马·福米奇答应傍晚前再考一次。”

我觉得这里仍有不大清楚的地方。我想，学法语必定有什么故事可说，可是老人家却不能给我说清楚。

“加夫里拉，我问一个问题，他这人长得怎么样？仪表堂堂，大高个儿?”

“您是说福马·福米奇？少爷，不是的，他是很丑的矮人儿。”

“嗯！别急，加夫里拉；或许这一切会妥善了结；甚至一定会妥善了结，我向你保证，会了结的！但是……叔叔在哪里呢?”

“在马房后面接见农民们呢。从卡皮托诺夫卡村来了一些求情的老农夫。他们听说要把他们全部转让给福马·福米奇。

他们要求收回成命。”

“可是为什么要躲在马房后面呢？”

“少爷，害怕呀……”

果然，我在马房后面找到了叔叔。在那里一块空场地上，他站在一小群农民面前；农民们躬身施礼，苦苦哀求着什么。叔叔则情绪激奋地向他们解释着什么。我走到他跟前，喊了他一声。他转过身来，我们当即相互投到了对方的怀抱里。

他见到我异常高兴，简直欣喜若狂。他拥抱我，紧紧握着我的两手……仿佛我是他的亲生儿子，死里逃生又交还给他一样。仿佛我的来临也使他本人躲过了某种死亡的危险，并为他带来了解决所有疑虑的办法，为他和他所爱的一切人带来了终生的幸福和欢乐。叔叔是不会同意让他自己一个人享有幸福的。乍一见面的狂喜冲动过去之后，叔叔突然又张罗起来，忙乱得颠三倒四，不知所措了。他一会儿向我问长问短，一会儿又想立刻领我去见全家人。我们刚要起步离开，叔叔又返转身，想把我先给卡皮托诺夫卡村的农民们介绍一下。然后，我现在还记得，不知出于何种缘由，他又突然说起一个什么科罗夫金先生，说那人是个不寻常的人，说他三天前在大路上的某处才与那人偶然相逢，而现在则正迫不及待地等他前来做客。然后，他又撇下科罗夫金不谈，却说起别的什么事来了。我欣然地看着他。我一边回答着他一个又一个急匆匆提出的问题，一边告诉他说，我想我最好不去供职，而是能够继续从事科学研究。问题一触及科学，叔叔就突然眉头紧蹙，做出一种非同一般的庄重表情。当他得知我最近一个时期在研究矿物学时，他便昂起头并骄傲地环顾四周，仿佛他本人独自一个，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发现并且撰写了全部矿物学。我早已说过，他以最无私的方式崇敬“科学”这个词，加以他对此毫无所知，

就更见得无私了。

“哎呀，小伙子，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通晓一切！”有一次，他眼睛里闪耀着欣喜的光芒对我说，“你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谈话，尽管明明知道你什么也听不懂，可是心里仍然觉得亲切可爱。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益，表现了智慧，创造共同的幸福！这个我是懂得的。比如说，现在我在铁路上行驶，可是我的伊柳沙说不定会在空中飞呢……再说，贸易，工业，可以说这种潮流……我想说的是，不管如何运行，也是有益的……要知道，是会有益的——不对吗？”

不过，还是回过头来，说我们会面时的情况吧。

“且慢，我的朋友，且慢，”他搓着手快速地开始说道，“你会见到一个人！一个罕见的人，我给你说吧，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科学家；他会流芳百世的。啊，说得多好哇：‘流芳百世’！这是福马给我解释过的……别急，我会给你介绍。”

“叔叔，您说的是福马·福米奇吗？”

“不，不，我的朋友！现在我说的是科罗夫金。福马当然也是这样，而且他……不过我现在说的是科罗夫金。”叔叔又补充说，但是不知为什么话题一转到福马他就脸红了，而且仿佛有些心慌意乱了。

“叔叔，他是从事哪方面的科学研究呢？”

“研究科学，小伙子，研究科学，反正是研究科学！我只是不能够说出究竟是什么科学，我只知道是科学。关于铁路的事他说得好极了！你知道吗，”叔叔意味深长地眯缝着右眼悄声补充说，“他有一点儿自由思想！特别是当他谈到家庭幸福这类问题时，我觉察到这一点儿……可惜的是，我自己对此了解甚少（没有时间），不然，我会有条不紊地讲给你听的。再说，他还是一个品质非常高尚的人！我已经请他来家里做客

了。我随时都在等着他的光临。”

与此同时，那些农民瞪着眼睛，张着大口，如同见到奇怪的东西一样盯着我看。

“叔叔，请听我说，”我打断他的话说，“我好像打搅了这些农民。他们肯定是有事求您的吧。他们说什么？不瞒您说，我有些猜想，很乐意听听他们说什么……”

叔叔突然慌乱起来。

“啊，不错！我倒给忘啦！你瞧……拿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异想天开，我倒想知道他们当中究竟是谁第一个胡编乱造的。他们胡说我要把他们整个卡皮托诺夫卡村都拿去送人。你还记得卡皮托诺夫卡村吗？就是咱们同已故的卡佳晚上常常乘车前去散步的那个卡皮托诺夫卡村。说把整个卡皮托诺夫卡村，把整整六十八名农奴全都送给福马·福米奇。‘我们不想离开你’，说来说去就是这一句话！”

“叔叔，这么说，这不是真的？您不会把卡皮托诺夫卡村送给福马了？”我几乎欣喜若狂地喊叫道。

“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脑子里从未闪过这样的念头！可你是听谁说的呀？有一次不知怎么搞的，话脱口而出就不胫而走了。为什么他们就那么不喜欢福马呢？谢尔盖，不急，我会给你介绍的，”叔叔补充说，怯生生地瞥了我一眼，仿佛预感到我将是福马·福米奇的仇敌。“小伙子，他可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不要他，除了你，我们谁也不要！”农民们突然齐声喊叫起来，“您是父亲，我们是您的孩子！”

“叔叔，请您听我说，”我回答说，“我虽然未曾见过福马·福米奇，但是……是这样的……我却有所耳闻。我承认，我今天遇见了巴赫切耶夫先生。不过，关于这个，我暂时有我自己

的想法。叔叔，不管怎么说，请您让这些农民回去吧，让我们俩单独谈谈，不要外人在场。我承认，我就是为此才来的……”

“是这样，是这样，”叔叔附和着说，“是这样！让农民们回去，然后我们谈谈。让我们友善地、像朋友一样、正正经经地谈谈！喂！”他转向农民快速地继续说道，“我的朋友们，现在回去吧。今后如果有事，还来找我，随时来找我；直接来找我，什么时候找我都行。”

“你是我们的老爷！你是父亲，我们就是你的孩子！别让我们去受福马·福米奇的欺负！我们所有穷苦人都求你啦！”农民们又一次喊着说。

“瞧你们这些傻瓜！不是跟你们说，我不会把你们送给他吗？”

“不然的话，他也完全会给我们上课的，老爷！这不是，这里的人全让他给教蒙了。”

“怎么，难道他也在教你们学法语吗？”我几乎惊叫起来。

“少爷，还没有，上帝保佑，暂时给免了！”一个农民回答说，大概这人以说话见长，有一头棕黄色头发，后脑勺儿上秃了一大块，蓄着一部稀疏、尖长的胡须。他说话的时候整部胡须都来回晃动，仿佛是个活物。“还没有，少爷，上帝保佑，暂时给免了。”

“那么，他教你们学什么呢？”

“少爷，他是这样教我们的，照我们的说法就是买个金箱子，往里搁铜币。”

“这铜币是怎么回事？”

“谢廖沙[1]！你误解了；这是诽谤！”叔叔叫喊道，满脸通红，一副窘态。“这是他们这些傻瓜没有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只不过是说……哪是什么铜币呀！……不过你没必要把所有的事都翻腾出来，扯起嗓子嚷嚷，”叔叔带着责备的口吻转向那个农民继续说，“你呀，你这傻瓜，这是为你好哇，可是你却不明白，还在嚷嚷！”

“叔叔，请原谅，那么法语呢？”

“谢廖沙，他这是为了学发音，仅仅是为了学发音，”叔叔带着有些歉意的声音说，“这是他亲口说的，为了学发音……不过，这里发生了一桩特别的事，这事你不了解，因此也无法做出判断。小伙子，首先应该了解情况，然后再来指责……指责别人并不难！”

“你们这是怎么啦！”我又愤激地朝农民们喊道，“你们就不能直截了当把一切都说给他听吗。就说，福马·福米奇，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不就行了嘛！要知道，你们不是也都长着嘴巴吗？”

“少爷，哪儿有耗子给猫挂上铃铛的呢？他说：‘我是教你这个蠢笨的庄稼汉讲求整洁的。为什么你的衬衣不干净呢？’它不干净是因为总是浸着汗！不能每天都换一件。你干净也不会死而复活，你埋汰也烂不掉、死不了。”

“前不久他来到打谷场，”另一个农民接着开口说，他是个瘦高个儿，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衣服，脚上是一双破烂不堪的树皮鞋。显然，他是一个满肚子怨气、张口就有刻薄话的人。在这以前，他一直躲在别的农民背后听着，脸色阴沉，一声不吭，总是带着某种含混不清的、痛苦而狡诈的讥诮表情。“他

① 谢尔盖的小名。

来到打谷场说：‘你们可知道，咱们离太阳有多少俄里远？[①]’这谁知道呢？这种学问可不是咱庄稼汉的事，而是老爷们的事。但是他却说：‘不对，你是个傻瓜，笨蛋，连自己的利益都不知道；而我是天文学家！上帝的所有行星我都知道。’”

“唔，他告诉你距离太阳有多少俄里远了吗？”叔叔插话说。他突然活跃起来，快活地向我使眼色，仿佛在说：“瞧着吧，将有好瞧的了！”

“是的，他讲了有多么远。”农民不情愿地回答说。他没有料到会向他提这样的问题。

“那么，他说有多远，具体说有多远？”

“老爷您知道得很清楚，可我们都是些无知识的人。”

“兄弟，我嘛，当然知道，那么你还记得吗？”

“他倒是说过，有几百或者几千来着。说是很多很多。三大车也载不走。”

“好兄弟，你可要记住！你大概以为有那么一俄里左右远，一伸手就够得着？不对，兄弟，地球，这个嘛，你看，就像一个圆球，明白吗？……”叔叔用两手在空中画了个类似圆球一样的东西，继续说道。

农民苦涩地笑了一下。

“是的，像一个球！它就自个儿悬挂在空中，绕着太阳转，太阳却停在原地不动；你只是觉得，好像它也在动。瞧，地球

---

① 此处以及前面第1章中福马训导农民的话，与弗·费·奥多耶夫斯基和扎勃洛茨基-杰夏托夫斯基编撰出版的《农村读物》(1843—1848）中的内容相近。在该读物的第1册中有一篇扎勃洛茨基写的文章，其中对太阳比地球大多少倍、距离地球有多少俄里远等等都有具体数字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启蒙教育的方法持讥诮态度。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由派启蒙教育观点写过论战性的反驳文章。——俄编注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发现这一切的是库克船长，他是一个航海家[①]……可是鬼才知道，究竟是谁发现的，”他又转向我低声补充说，“小伙子，我本人也一无所知……你可知道，到太阳的距离是多少呢？”

“叔叔，我知道，”我惊异地看着这整出戏，回答说，“只是我这样想：当然没有文化也是一种肮脏的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教农民学天文……”

“正是，正是，正是肮脏的事！”叔叔附和着我说，他听到我用的这个词非常欣喜，他觉得这个词再恰当不过了。“高尚的想法！正是肮脏的事！我总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但是我是感觉到了的。你们都听着，”他向农民们叫喊道，“没有文化也像污秽一样，是一种肮脏的事！这就是为什么福马想要教育你们的缘故，这没有什么。兄弟，反正这也是一种差事，抵得上任何一种职位。瞧，科学就是这么回事！唔，好啦，好啦，我的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我很高兴，很高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

“亲生的父亲，保护我们吧！”

“老爷，让我们见到光明吧！”

于是农民们就跪倒在他脚下。

“行啦，行啦，这是胡来！你们向上帝和沙皇下跪，而不是向我……行啦，你们走吧，好好做事情，要对得起老爷的恩惠……那就好了……你可知道，”他突然转向我说，这时农民们刚刚离开，他高兴得容光焕发。“庄稼汉就喜欢听好话，给个小礼物也没坏处。我是不是送他们点儿东西呢，哎？你以为

---

① “日心说”的创始人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而非库克。

如何？为了庆祝你的到来……送还是不送点礼品呢？”

“叔叔，我看哪，你简直成了弗罗尔·西林[①]，成了那位乐善好施的人了。”

“小伙子，可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这没有什么。我早就想送他们礼物了，”他补充说，仿佛有点抱歉。“我教农民学科学，你觉得好笑吗？不，小伙子，这是因为我见到你高兴的缘故，谢廖沙。我只不过是想让那个农民知道我们距离太阳多远，让他惊得目瞪口呆。小伙子，看他惊奇得张大嘴巴该多么开心哪……好像为他感到高兴。只是你要记住，我的朋友，你千万别在客厅里讲我在这里同农民谈过话。我是特意在马房后面接待他们的，好不让人看见。小伙子，这在那边做是不行的：这是容易令人误解的事；何况他们也是悄悄来的。要知道，我这更多是为了他们才这样做的……”

“叔叔，看，我这不是已经回来啦！”我换了一个话题开始说道，很想尽快谈到主要的事情上去。“我得向您承认，您的信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以至我……”

“我的朋友，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叔叔打断我的话说，他仿佛很害怕，甚至压低了声音。“以后，以后一切都会清楚的。我或许对不起你，甚至或许非常对不起，但是……”

“叔叔，您对不起我？”

“以后，以后，我的朋友，以后再说吧！一切都会清楚的。我的亲爱的！你已经成了一个有出息的好小伙子了！我多么盼望你回来呀！想给你说说心里话，这样说吧……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我就只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和科罗夫金。应该告诉你的是，这里的人都在生你的气。你可要注意，小心谨慎，不要

---

① 这是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粗心大意！”

“生我的气？”我诧异地看着叔叔问道，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惹得我还完全不认识的人生我的气呢。“生我的气？”

“小伙子，是生你的气。有什么办法呢！福马·福米奇多少有点……再加上妈妈也随着他。总之，你要留点儿神，要敬重恭顺，不要拗着他们，主要还是要敬重恭顺……”

“叔叔，就是说要对福马·福米奇敬重恭顺？”

“我的朋友，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我倒不是为他辩护。的确，他可能是个有很多缺点的人，甚至现在，在此刻……啊，谢廖沙呀，这一切使我多么不安哪！这一切如能妥当地解决就好了，我们所有的人如能满意和幸福就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又没有缺点呢？要知道，我们也都不是圣人，对吧？”

“叔叔，请恕我直言！请您仔细看看，他在干些什么……”

“哎呀，小伙子！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琐碎的闲话，如此而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告诉你：现在他正在生我的气，你猜为什么生我的气？……不过，也许是我自己的过错。最好还是以后再给你说吧……”

“叔叔，您要知道，在这件事上我有自己的特别的看法，”我打断叔叔的话说，急于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俩好像都急于说自己的话。“首先，他曾经是一个小丑：这伤了他的心，使他做不得人，损害了他的理想；因此就产生出憎恶一切的、病态的、可以说是向全人类报复的性格……但是，如果使他同他人和解，如果使他恢复他的本性……”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叔叔兴高采烈地叫喊起来说，“正是如此！极其高尚的想法！要是我们责备他，那就是不高尚的，问心有愧的！正是这样！……啊，我的朋友，你是了解

我的；你给我带来了欢愉！如果那边也能一切和好顺利就好了！你知道，我都怕到那边去露面。现在你到家了，我必定会在那边遭到围攻了！”

“叔叔，如果事情竟是这样……”我为他这种坦诚相告很不自在，刚要开口说话。

“不不不！千万不要！”他抓住我的手喊叫起来，“你是我的客人，我想要这样！”

所有这一切使我异常吃惊。

“叔叔，请您立即告诉我，”我开始坚定地说，“您为什么叫我回来？您期望我做什么，主要的，您说您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我的朋友，你不必问了！以后，以后再说！这一切以后自然会清楚的！我也许在很多方面都有过错，但是我曾想如同正人君子那样行事，而……而……而你就娶她为妻！如果你身上还有一丝高尚情操的话，你就与她结婚！”他补充说。由于某种突然迸发的情感，他满脸通红，并且异常兴奋地紧紧握着我的手。“但是行啦，不必再说什么了！一切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一切都将取决于你……主要的是，现在要让那边的人喜欢你，对你有好的印象。主要的是，要落落大方。”

“但是，叔叔，请听我说，那边是些什么人呢？我承认，我很少与人交往，因此……”

“怎么，因此多少有点胆怯？”叔叔带着微笑打断我的话说，“哎，没有关系！都是自己人，鼓起勇气！主要的是鼓起勇气，别怕！不知为什么我却总替你担心。你刚才问，那边都是些什么人？咱们那边是些什么人呢……首先，是妈妈，”他开始急匆匆地说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妈妈？她是一位最善良、最高尚的老人家；对人没有苛求，这一点可以告诉你。有点老

古板，而这反而更好。嗯，你知道，有时有那么一些幻想，会说出那么一些话；她现在正在生我的气，这也怪我自己有过错……我知道，是我的错！嗯，最后，要知道，她就是被称为grande dame[①] 的，是一位将军夫人……她的丈夫曾是一位最出色的人。首先，他是一位将军，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人，他没有留下财产，但他却是遍体鳞伤。总之，他博得了尊重！其次是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嗯，这个人……我不知道……最近以来，她有点那个……性格变成这样……啊，不过，不应该责备一切人的……嗯，愿上帝保佑她……你不要以为她是一个什么寄食者。小伙子，她本人可是个中校的女公子。朋友，她是我妈妈所宠信的人！再其次，小伙子，就是我妹妹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嗯，关于她嘛，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她单纯，善良；多少是一个张罗事的人，但是有颗多么好的心哪！你主要应该看她的心。已经是个老姑娘了。可你要知道，那个傻瓜巴赫切耶夫好像在追求她，想向她求婚呢。不过，你可要守口如瓶。注意这是秘密！嗯，那边还有什么人要给你说呢？关于孩子们就不给你说了：你自己会看见的。伊柳沙明天过命名日……哦，对了！差点儿给忘了，你看，在咱们这里做客的还有伊万·伊万内奇·米津奇科夫，他在这里整整一个月了。他好像还是你的堂兄，不错，正是堂兄！不久前他刚从骠骑兵退役，是个中尉，人还很年轻。一个心灵极其高尚的人！不过，你知道，家产已经挥霍一空了。他如何来得及把家产挥霍得一干二净了呢，这我可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本来就几乎一无所有；但终归是挥霍光了，背着很多债……现在在我这里做客。此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作了一番自

① 法文：贵夫人。

我介绍。他是个可亲可爱的、善良的、温顺的、谦恭有礼的人。这里有谁从他嘴里听到过一个字吗？总是金口难开。福马取笑他是个‘缄口陌生人’，他不在乎，并不生气。福马感到满意，他说，伊万这人没有出息。不过伊万事事都顺着他，对一切都不逆他的意。嗯！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好了，上帝保佑他！你反正会见到他的。还有一些是城里来的客人：帕韦尔·谢苗内奇·奥勃诺斯金和他的母亲；这是一个年轻人，但却是一个具有极高智慧的人；你知道，他表现出某种成熟和坚定……我只是不会用言语表达出来。还要补充一点，他的品德也很高尚，有严格的道德修养！好啦，终于说到最后一位了，在我们这里做客的还有一位女宾，你看，她就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说起来她还是咱们的远亲呢，你不认识她，她还是一个姑娘，但已不年轻，这不能不承认。但……却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小伙子，她很富有，两个斯捷潘奇科沃她都能够买下来；前不久她才得到一份遗产，那以前她一直很穷苦。你呀，谢廖沙，可千万留点儿神：她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你要知道，在她的性格中有某种想入非非的东西。嗯，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你会懂得，你要知道，她曾经遭受过不幸。对待遭受过不幸的人应该双倍小心地对待！不过，你也不必有什么多余的想法。当然，她也有她的弱点：有时会是急匆匆的，嘴快，会说出不该说的话，可也不是说谎，你不要以为……小伙子，这一切，可以说，全都出自一颗纯洁的和高尚的心，也就是说，如若她甚至胡说了些什么，那可以说仅仅是由于为人太高尚，你懂吗？”

我觉得，叔叔此时显得非常局促不安。

“叔叔，请听我说，”我说道，“我非常爱你……请原谅我坦诚相问：您是不是要同这里的什么人结婚？”

“你是听谁说的呢?”他红着脸回答说，像一个小孩子。“我的朋友，你看，我把一切都讲给你听：首先，我不会结婚。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但主要的是福马·福米奇，就是妈妈奉若神明的那位福马·福米奇。他为妈妈做了许多事，无可非议，无可非议。他们这些人都想让我娶了那位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这是出于一种明智的考虑，也就是说，这是为了全家。当然啰，他们全都是为了我好，这个我都明白。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结婚，我已经对自己起过誓。虽然如此，但是回答起来我却不怎么会说，我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小伙子，我一向总是这样的。可是他们却以为我能同意，因此他们想要我必定要在明天，赶上家庭节日这一天，表明求婚的态度……因此，明天的麻烦事可多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何况，还不晓得为什么福马·福米奇在生我的气；妈妈也在生我的气。小伙子，不瞒你说，我只等你和科罗夫金来……想说说心里话，就是说……”

“叔叔，可是科罗夫金又能帮什么忙呢?”

“会帮上忙的，我的朋友，会帮上忙的，小伙子，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一句话，是个科学家！我指望他就像指望一座石头山来依靠呢，他是一个无往而不胜的人！关于家庭的幸福，他讲得多么好哇！我承认，我也指望依靠你来着。我曾想，你准会让他们明白事理的。你自己判断一下看：嗯，就算是我的错，的确是我错啦，这一切我全都清楚；我并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唔，终归有一天能够饶恕我的！那时候我们就该开始好好过日子了！……嘿，小伙子，我的那个萨舒尔卡[1]

① 上校的女儿，阿列克桑德拉的爱称。

可出落成一个大姑娘啦，哪怕马上出嫁都行！我那个伊柳什卡[①] 也长大成人啦，明天是他的命名日。我为萨舒尔卡担心。就担心她！……”

“叔叔！我的皮箱在哪儿？我去换换衣服，马上就来，那边……”

“你的箱子在顶楼上，我的朋友，在顶楼上。我事先就吩咐过了，你一来就把你直接领到顶楼上去，不要让别人看见。的确，的确该换换衣服！这很好，好极了，好极了！趁此机会我到那边去让大家有个准备。好啦，上帝保佑你，去吧！小伙子，你要知道，应该讲点儿技巧。你会不由自主成为一个塔列兰[②] 的。嗯，没有什么！他们在那边正在喝茶。我们这里通常喝茶早。福马·福米奇喜欢一睡醒就立刻喝茶；你要知道，这可能更好一点儿……好啦，我这就去那边，你随后快一点儿来，别把我一个人撂在那边：小伙子，一个人在那边总有些感到不自在……对了！你等一等！我对你还有一个请求：在那边你可不要像刚才在这里那样对我喊叫，怎么样？如果你对我有什么话要说，那么就等以后，就在这里，单独对我说好了。在这以前，你就多少忍着些，你就等一等！你看，我在那边惹得乱子已经够多的了。他们现在正在气头上……”

“叔叔，请您听我说，就我耳闻目睹而言，我觉得您……”

“我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是不是？你只管把话说完好了！”他完全出人意料地打断了我的话，“小伙子，有什么办法呢！这我自己也清楚。好了，你会快点来的，是吧？请你一定尽可

---

① 上校的儿子，伊利亚的爱称。

②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先后三次任法国外交大臣，是权变多诈、毫无原则的政客。

能快一点儿来!”

我走上顶楼，赶忙打开皮箱，想着叔叔让我尽可能快点儿下去的吩咐。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同叔叔谈了整整一小时的话，但是我想要知道的事却几乎什么也没有打听到。这使我感到惊讶。只有一件事多少使我清楚一点：叔叔还坚持想让我结婚；由此看来，所有那些自相矛盾的传闻，即所谓叔叔本人爱上了那位女子，都是不确实的。我记得，我当时焦急不安得很厉害。同时，脑子里还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几乎在用我的归来以及在叔叔面前的沉默道出了应允，做出了承诺，永远捆住了自己。我当时想：“说出承诺的话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并不难，是不难。可我甚至连未婚妻都还没有看见过呢!”更有甚者：全家对我的敌意又是从何说起呢？为什么他们，正如叔叔说的那样，敌视我的到来呢？叔叔本人在自己的家里究竟扮演着怎样一种奇怪的角色呢？他那种神秘兮兮的东西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所有这些恐慌和痛苦又是为什么呢？我承认，我突然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而我那些浪漫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种种幻想，一碰到实际就通通从脑海里烟消云散了。只有现在，在同叔叔谈话之后，我才突然看到他的建议是十足的荒唐，绝顶的古怪。我这才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叔叔一个人才能提出这类建议。我也明白了，听到他的第一声召唤，为他的建议而倍感欣喜，就拼命往这里赶，这很像一个大傻瓜。我匆匆忙忙穿着衣服，只顾想那些搅得我焦虑不安的问题，开始时甚至都没有觉察到前来伺候我的仆人。

“您结这条阿德兰伊达色① 的领带，还是戴这条有碎小方

① 即深蓝色。

格花纹的领带?”这个仆人突然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假意殷勤问我说。

我瞥了他一眼，原来这人也很有趣。这还是一个年轻人，作为一个仆人来说，他穿得相当漂亮，比起外省的某些花花公子来也毫不逊色。棕色的燕尾服，白色的裤子，米黄色的背心，漆皮短统靴和玫瑰色的领结，显然，选择这样一身装束不是没有目的的。这一身穿戴能使人立刻注意到这个爱好打扮的年轻人的优雅口味。表链挂在显眼的部位也必定具有同样的目的。他脸色苍白，甚至略透绿色；鼻子很大，鼻梁拱起，尖细而异常地白，仿佛是瓷做的。他薄薄嘴唇上挂着的微笑有某种忧郁的表情，然而也是一种优雅的忧郁。一双鼓出来的大眼睛仿佛是玻璃做的，看人时显得异常迟钝，然而眼神中仍然闪着一种优雅的东西。单薄而又柔软的双耳也由于某种优雅的原因塞满了棉花。长而稀疏的淡黄色头发卷成一个个发卷并且涂了油。两只不大的手很白净，差不多是在浸过玫瑰的水里洗过；手指尖是颇为考究的、极长的玫瑰色指甲。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被宠惯坏了的人，是一个花花公子和不爱干粗活儿的人。他发音不清，很时髦地不发出俄语字母“p”这个音，眼睛抬起又垂下，唉声叹气，扭捏作态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身上散发着香水气味。他个子不高，瘦弱而委靡不振，走起路来膝部特别要弯一下，他大概以为这样做是一种最高级的优雅风度。总之，他全身都浸透着优柔、娇气和异乎寻常的优越感。我一时气愤，对他这样子不知为什么就没有一点儿好感。

“那么，这条领带是阿德兰伊达色?”我严厉地望了年轻的仆人一眼后，问道。

“是阿德兰伊达色，少爷。”他从容而又优雅地回答说。

“就没有阿格拉芬娜色吗?”

“没有，这种颜色根本就没有，少爷。”

“为什么？”

“阿格拉芬娜这名字不体面，少爷。”

“怎么不体面？为什么？”

“这很清楚：至少阿德兰伊达是个外国名字，少爷，它高贵。至于阿格拉芬娜这个名字，则可以用来称呼任何一个最下贱的婆娘。”

“你是不是疯了？”

“绝对没有，少爷，我神经很正常。当然，您随便用什么话来责骂我都行；但是很多将军，甚至某些都城来的伯爵对我的谈吐都是满意的，少爷。”

“你叫什么名字？”

“维多普利亚索夫。”

“啊！原来你就是维多普利亚索夫？”

“是的，少爷。”

“好吧，等一等，伙计，我这就会同你相识的。”

当我下楼梯的时候，我暗自思忖：“然而这里有点像疯人院。”

四　用茶时分

用茶的房间就通向我刚才碰见加夫里拉的那个凉台。叔叔有关即将接待我的神秘的叮嘱使我很不安。年轻气盛有时会过分自尊，而年轻幼稚的自尊又几乎总是怯懦的。因此出了点儿事令我非常不快，当我踏进门看见人们全坐在茶桌旁时，突然被地毯绊了一下，身体晃了晃。为了保持住平衡，我猛地飞快

冲到了房子中央。我感到难堪极了，仿佛这样一下子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荣耀和好名声。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脸如同煮过的虾那样红，毫无表情地望着在座的人们。我现在之所以提到这件本身完全微不足道的意外事故，仅仅因为它几乎对我整天的情绪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我对我这故事中某些人物的态度。我本想试着向大家躬身致意，但是却半途而止，脸红得更加厉害，一下扑向叔叔并抓住了他的一只手。

"叔叔，您好，"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想说的完全是某种别样的非常机敏的话，但是完全出乎意料，仅仅说了声"您好"。

"小伙子，你好，你好，"替我感到痛苦的叔叔说，"要知道，我们已经相互问候过了。你不要害臊，求你了，"他悄声补充说，"小伙子，这是人人都会碰到的事，还有更糟的呢！有时候恨不得当时就立即钻到地缝里去！……好吧，妈妈，现在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那位年轻人；他多少有点害臊，但是您肯定会喜欢他的。他是我的侄子，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他又向大家补充说。

但是，在继续讲我的故事之前，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向你们逐一介绍一下我突然置身其中的所有在场人。为了使故事听起来层次分明，这样做甚至是必要的。

全体在座的人是由几位女士和仅仅两位男子组成，我和叔叔不计算在内。福马·福米奇——此人我非常想看到，并且早已觉得他就是全家至高无上的主宰——此时却没有在场。他的故意缺席仿佛把房间里的光明也随身带走了。大家都脸色阴沉，显得忧心忡忡。这种情况只需一眼就可以看出，不管我那时如何心慌意乱，但仍然看见叔叔的情绪几乎和我一样，虽然他竭力装出一副自然的样子来掩饰不安，但他还是惶恐的，好

像有一种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房间里两个男子中的一位还很年轻，大约二十五岁左右，他就是叔叔刚才提到并夸赞聪明和高尚的那个奥勃诺斯金。我很不喜欢这位先生，他身上有种俗气的考究；他的西服尽管考究，但皱巴巴的；他的脸上也仿佛皱巴巴的。细得如蟑螂触须的两撇小胡子，以及一小簇不像样的有点打绺的下巴胡须，显然是为了表现他这个人的独立不羁，甚至可能为了表现他还是个自由思想者。他时不时地眯缝着眼睛，带着某种做作的尖刻神态微笑，在自己的座椅上扮怪相，并且不停地举起长柄眼镜看我。可当我转身看他的时候，他却立即放下了他的眼镜，仿佛胆怯了。另外一位先生也很年轻，大约二十八岁左右，这就是我的那位堂兄米津奇科夫。的确，他极其沉默寡言，在用茶的时候，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当大家都笑的时候，他也不笑；但是我全然没有发觉他身上有叔叔看到的那种“逆来顺受”的东西；相反，他那浅栗色眼睛里的目光却表现出他性格的果断和某种坚毅。米津奇科夫皮肤黝黑，一头黑发，人也相当漂亮，穿着也很体面。我后来得知，都是叔叔出的钱。在女士们中间，我首先发现的是佩列佩莉岑娜小姐，这是根据她凶狠而没有血色的脸庞认出的。她就坐在将军夫人的近旁。关于将军夫人以后还要专门再谈。但她们不是并排坐着。出于敬重将军夫人的缘故，她坐得略微靠后一点儿；她不时地弯腰过去在自己保护人的耳边悄声说些什么。还有两三个上了岁数的女食客默不作声地并排坐在窗前，瞪大眼睛看着她们的女施主将军夫人，毕恭毕敬地等候用茶。有一个胖女人，肥得不成体统，也引起我的兴趣。她大约五十岁左右，穿着鲜艳，俗不可耐，好像还涂了脂粉，牙齿差不多都脱落了，原来长着牙齿的地方残存着某种撅起的黑色小碎块。但所有这一切都无碍于她尖声说话，眯缝起眼睛，扭捏

作态，甚至几乎要媚眼频飞了。她浑身都挂着各种小链子，而且如同奥勃诺斯金先生那样，不断拿长柄眼镜瞄着我看。这个胖女人就是奥勃诺斯金的妈妈。我的姑妈，娴静的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正在给大家斟茶。显然，在多年分别之后，她很想过来拥抱我，而且，理所当然，还想立即喜泪纵横，可是她却不敢。这里的一切好像都遭到明令禁止，不得妄自行动。在姑妈边上坐着一个非常漂亮的、黑眼睛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她以一种孩子的好奇盯着我看。她就是我的堂妹萨莎[1]。最后，也许比所有在场的人都惹人注目的，是一位非常古怪的女士，她穿着华丽而且特别合乎年轻人的款式，尽管她早已很不年轻了，起码也有三十五岁左右了。她的脸很瘦，苍白而且干瘪，但却显得很有生气，只要她身体有所动作，情绪有所激动，鲜艳的红晕就会立即浮现在她苍白的两颊上。她情绪一直不稳定，加以在椅子上扭来转去，仿佛连一分钟都不能够安安静静地坐着。她以某种贪婪的好奇死盯着我看，不住地俯过身去在萨申卡耳边悄声说点儿什么，或者向身旁的另一个女人咬咬耳朵，然后立刻就笑出声来，笑得天真无邪，像孩子般的欢愉。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她的古怪行径丝毫没有引起所有在场人的注意，仿佛他们预先就约定好要这样做似的。我猜想到，这位就是那个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也就是叔叔所说的那个有点想入非非的女人，也就是那个大家硬要叔叔认做未婚妻并且因为她富有而应去巴结的女人。不过，我还是喜欢上了她那对蔚蓝而温柔的眼睛；尽管眼角已经出现了微细的皱纹，但是目光却是如此天真无邪，如此欢快和善良，不知为什么使人特别乐意与之彼此对视。关于这位塔季娅娜·伊万诺

---

① 阿列克桑德拉的小名。

芙娜，我这故事的真正“女主人公”之一，我以后还将详细谈到，因为她的身世实在太引人入胜了。我走进用茶的房间大约五分钟后，从花园里跑进来一个非常漂亮的男童，他就是明天要过命名日的我的堂弟伊柳沙。他的两只衣袋里塞满羊拐子，手里拿着陀螺。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一位年轻、苗条的姑娘。她脸色有点苍白，仿佛疲惫的样子，但是人却十分漂亮。她先用探究的、不信任的、而且甚至还带点儿胆怯的目光瞥了大家一眼，然后专注地看了看我，就坐到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身边了。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心当时不由自主怦地跳了一下。我猜想，这就是那位家庭女教师……我还记得，叔叔一看见她进来就蓦地向我投来飞快的一瞥并满脸涨得通红，然后又弯身下去，双手抱起伊柳沙，抱来让我亲吻。我还注意到，奥勃诺斯金娜太太首先专注地盯着叔叔看，随后又带着尖刻的微笑把自己的长柄眼镜对准家庭女教师看。叔叔慌乱不堪，不知如何是好，原想把萨申卡叫过来和我认识一下，但是萨申卡却只欠起身来，沉默而庄重地向我屈膝致礼。不过我喜欢她这样，因为她的举止对她很适合。就在这一时刻，我的善良的姑妈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再也忍不住了，她停止斟茶，想要跑过来和我亲吻。但我还没有来得及同她说上两句话，就突然响起了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的尖声叫嚷，她尖着嗓音说什么：“看来，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忘记妈妈（将军夫人）啦，妈妈要吃茶，可是您却不给斟，她老人家正在等着呢。”于是，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只好撇下我，飞快地奔跑过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位将军夫人在这圈人中间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人们在她面前都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她是一个瘦削而又凶恶的老太婆，一身丧服。不过其所以凶恶，多半由于年迈，还由于丧失

了最后一点儿（先前也并不丰富的）智力。先前她也是一个胡搅蛮缠的女人，有了将军夫人的名分，就变得越发愚蠢和越发傲慢了。她一旦发起火来，家里都和地狱没有两样了。她凶恶起来有两种表现：第一是沉默方式，她几天都不张开那两片嘴唇，顽固地一声不吭，不论给她面前摆上什么，她都推开，有时甚至一概摔到地板上；第二恰恰完全相反，是滔滔不绝的唠叨。开场通常是这样的：奶奶——要知道论辈分她是我的奶奶呢——陷入异乎寻常的忧虑之中，她觉得面临世界的毁灭和全部家当的破败，预感到未来的贫穷和一切可能的不幸。她为自己的预见感到振奋，开始掐着指头遍数即将到来的灾难，数着灾难时甚至兴高采烈，劲头十足。自然，结果发现原来她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切，她之所以事先没有说出来，只是因为在“这个家”中被强制保持沉默罢了。“但若大家能够敬重她，早先愿意听从她，那么……”，如此等等。她的这番话立刻就得到她那群女食客们和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的随声附和，最后又得到福马·福米奇认可。当我被引见给她的时候，她正处于异常恼怒之中，大概她在采用她的第一种方式，即可怕的沉默。大家全都心惊胆战地看着她。只有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一个人心情非常好，因为对她一切都可原谅。叔叔特意地，甚至带着几分得意的心情把我带到奶奶跟前。可是她板起不悦的面孔，恶狠狠地一下子推开了摆在她面前的茶杯。

“这就是那个沃尔——季——若尔[①]吗？”她转身向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拖长声音、透过牙缝说道。

这个愚蠢的问题彻底让我糊涂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把我叫做走绳索者？但是这类问题对于她来说简直算不了什

① 法语 voltigeur（走绳索者）的音译。

么。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俯身过去悄声对她耳语了些什么，但是老太婆凶恶地挥了一下手。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询问地望着叔叔。所有在场的人都交换着眼色，而奥勃诺斯金甚至龇牙咧嘴，这使我异常反感。

“小伙子，她有时候胡说八道，”叔叔悄声对我说了一声，他也有点张皇失措。“不过这没有什么，她就是这样，这是出于好心；你主要应该看一个人的心。”

“是的，心！心！”突然响起了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响亮的声音。她的眼睛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并且不知为什么总不能够安安稳稳在座位上坐好。大概悄声说出来的那个“心”字，飞到了她的耳朵里。

但是她没有把话说完，虽然很明显，她想说点儿什么。不知是她不好意思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只见她突然不再言语了，脸红得非常厉害，很快地俯身向家庭女教师，在她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又突然用手帕掩住口，往椅背一仰，仿佛歇斯底里发作似的哈哈大笑起来。我极度莫名其妙地环顾所有在场的人。但使我深感惊异的是，他们的表情都非常严肃，见怪不怪，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一样。当然，我已经明白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是何许人了。终于给我也上了茶，我也多少有点恢复常态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有责任带头与女士们攀谈，说些殷勤亲热的话。

“叔叔，您说得对，”我开口说道，“您刚才告诉我说别害臊。我坦白地承认，这有什么好掩饰的呢？”我带着讨好的微笑转向奥勃诺斯金娜太太继续说，“在此之前，我差不多从来没有同女士们交往过。方才我走进房间时，发生了不巧的事，我愣在房子中央的样子一定非常滑稽，有点像个草包，不是

吗？您读过《窝囊废》[①] 吗？”我的话说完，越发张皇失措，为自己讨好似的袒露心迹而脸红。我同时又恶狠狠地盯着奥勃诺斯金先生看，他龇牙咧嘴，还在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叔叔突然异常兴奋地叫喊起来，他看见谈话总算开了头，而且我也正在恢复常态，于是就真诚地高兴起来。“小伙子，你说可能害羞，这也没有什么。嗯，害羞一下也就过去了！可是我呀，小伙子，当我首次亮相时，我甚至还撒了谎——你信不信？不，真的，安菲萨·彼得罗芙娜[②]，我给您说，听来蛮有趣呢。那时我刚做了士官生，来到莫斯科，拿着介绍信去见一位显要的太太。这位太太是个最傲慢的女人，但实际上不管人们怎样说，她的确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一走进去，人家马上就接待我。客厅里坐满了人，大半是些高官显贵。我向大家躬身致敬，然后就座。二话没说，她就问我：‘先生，你有庄园吗？’我连一只母鸡都不趁，如何回答才好呢？我臊得要死。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唔，怎么啦，士官生小子）。唔，为什么就不会说：毫无所有；这样不就显得高尚些，因为毕竟说出了真话。我没经受住考验！我说：‘有庄子的，有一百一十七名农奴。’我干吗又添上这一十七呢？既然要撒谎，就说一个整数好了，是不是呢？过了一会儿，人家从我的介绍信上看得清楚，原来我一文不名。这还不算，而且我还撒了谎！唔，该怎么办呢？我只好溜之大吉，从此再也不敢登门。要知道，我当时还一无所有。我

---

① 俄国作家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的中篇小说（1850)。主人公别什梅捷夫是年轻的贵族、大学生，但迟钝、笨拙、不谙世事，有过种种悲剧性失误，最终堕落成酒鬼而身亡。

② 奥勃诺斯金娜太太的名字和父名。

现有的，三百农奴是叔叔阿凡纳西·马特维伊奇留给我的，还有二百农奴加上卡皮托诺夫卡村，是以前我祖母阿库琳娜·潘菲洛芙娜留给我的，总共有五百多名农奴。这就很不错了！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悔恨撒了谎，再也不说谎了。”

“嗯，我要是您哪，我才不会后悔呢。天晓得能发生什么事。”奥勃诺斯金说，讥讽地露出微笑。

“唔，是的，这没错，没错！天晓得能发生什么事。”叔叔忠厚地附和着说。

奥勃诺斯金仰在椅背上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妈妈微微一笑。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也那么特别令人憎恶地吃吃笑着。甚至连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不知为何也击掌哈哈大笑。总之，我清楚地看到，叔叔是在自己的家里，却不被人看重，根本没被当回事。萨申卡恶狠狠闪亮着眼睛盯着奥勃诺斯金看。家庭女教师脸红了，垂下了头。叔叔感到奇怪。

“怎么啦！怎么回事？”他重复说，莫名其妙地瞅着我们大家。

这整段时间里，我的堂兄米津奇科夫一直远远地坐着，一言不发，甚至当大家都笑的时候，他也没有微笑一下。他热衷于喝茶，心气平和地看着众人。仿佛禁不住无聊的发作，大概也由于习惯，他有几次突然吹几声口哨，但又及时停了下来。那个曾想置叔叔于死地并企图加害于我的奥勃诺斯金，仿佛连瞅都不敢瞅米津奇科夫一眼，我看出了这一点。我还发觉，我那沉默不语的堂兄常常看我，甚至带着一种明显的好奇看我，仿佛想明确无误地断定，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确信，”奥勃诺斯金娜太太突然唧唧喳喳地说起来，

“我确信无疑，monsieur Serge①，好像是这样称呼的吧？您在您那个彼得堡是不怎么关注女性的。我知道，那里现在出现了很多年轻人，对女士们的社交场合非常生疏，完全不感兴趣。但我认为，这都是些自由思想派。我看这种现象不是别的，就是不可饶恕的自由思想潮流。我得向您承认，这使我吃惊，吃惊，年轻人，简直非常吃惊！……”

“我根本没有参与过社交活动，”我异常兴奋地回答说，“但是，这个……我起码以为没有什么……我住在，也就是说，我一般是租房子住的……但是这没有什么，请您相信，大家会熟悉我的；而此前我一直蜗居在家里……”

“从事科学研究。”叔叔摆出一副庄重姿态说道。

“哎呀，叔叔，您总是科学不离嘴！……请您设想一下，”我亲昵地咧开嘴很随便地继续说，同时又转向奥勃诺斯金娜太太，“我亲爱的叔叔是如此醉心科学，甚至在大路的某个地方挖掘出一个神通广大的务实的哲学家，也就是科罗夫金先生。在多年分别之后，他今天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正在焦急地，可以说，急不可耐地期待着这位非凡奇迹创造者的到来……当然，这都是出自对科学的热爱……”

接着我嘿嘿嘿笑了起来，期望大家也哄然大笑，对我的俏皮话表示夸奖。

“什么人？他说的是谁？”将军夫人对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严厉地说。

“叶戈尔·伊里奇请了不少的客人，都是些学者；他在大路上乘车驶来驶去，到处招纳这类人。”佩列佩莉岑娜小姐非常快活地尖声说道。

---

① 法文：谢尔盖先生。

叔叔完全陷入了惶恐之中。

“哎呀，对了！我都给忘了！”叔叔向我投来含有责备的一瞥，高声叫喊说，“我正在等候着科罗夫金的到来，他是一位科学家，一个将要万古留名的人……”

他的话突然中断了，他闭口不语。将军夫人挥了一下手，这一挥很凑巧，碰到了茶杯，它就从桌上飞落下来摔得粉碎。全家上下乱成了一团。

“她一生气就总是这样，从桌上拿起一件什么东西摔到地板上，”窘迫的叔叔向我耳语说，“不过，仅仅在生气的时候她才这样……小伙子，你不要去看，不要去注意，你把你的目光移到别处就是了……你干吗要提科罗夫金的事呢？……”

我用不着叔叔说本来就看着别处了，因为此刻我碰到了家庭女教师的目光，在这种目光中有某种对我的责备，甚至是某种蔑视。愤怒的红晕游动在她苍白的两颊上。我明白了她这一瞥中的含义，并且意识到，我想多少摆脱一下自己的可笑处境，却因这种拙劣的念头使叔叔成了笑柄，我并没有赢得这位姑娘的好感。我无法表达我当时多么羞愧！

“我们还是说彼得堡吧，”当由于打碎茶杯而引起的慌乱平息之后，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又开始响亮地侃侃而谈了，“可以说，我是以极大的欢愉之情来回想我们在这个迷人的首都度过的一段生活……我们同一家人非常熟——保尔[1]，你还记得吗？波洛维岑将军……啊，将军夫人是多么迷人，多么迷——人啊！嗯，知道吗，这贵族气派，beau monde[2]！……请告诉我：大概您和他见过面吧……我承认，我迫不及待地等候您的

① 即帕维尔·奥勃诺斯金。保尔是帕维尔在法语中的读法。

② 法文：上流社会。

到来：我希望从您这里得知我们彼得堡朋友们的很多、很多情况……”

“我很抱歉，我不能够……请原谅……我已经说过，我很少参与社交活动，也完全不认识那位波洛维岑将军；甚至从未听说过。”我不耐烦地回答说。忽然，我由亲热一变而为沮丧和恼火。

“他从事矿物学的研究呢！”本性难移的叔叔骄傲地接口说。“小伙子，矿物学就是那个，研究各种各样石头吧？”

“叔叔，是的，是那些石头……”

“嗯……科学有很多种，全都是有益的！小伙子，说实话，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矿物学！我只不过道听途说而已。在别的方面我还马马虎虎，在科学方面我则是愚笨的——我为此公开表示悔过！”

“您公开表示悔过？”奥勃诺斯金得意地微笑着接茬说。

“爸爸！”萨莎责备地看着父亲叫道。

“宝贝，什么事？啊，我的上帝，我总把您的话打断，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叔叔突然醒悟过来说，其实他并没有理解萨莎为什么叫他。“看在基督的分上，请您原谅！”

“噢，您大可不必担心！”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带着酸溜溜的微笑回答说，“不过，要给您侄子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最后我要说的是，monsieur Serge，好像是这样称呼的吧？您应当坚决改正才是。我相信，科学、艺术……雕塑，例如……嗯，总之，所有这些崇高的思想，可以说，都有自己令人神往的一面，但是它们都不能替代女性！……年轻人哪，女人，女人才能使您成长，因此，没有她们是不行的，不行的，年轻人，没有她们是不——行——的！”

“不行的，不行的！”又响起了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几声

刺耳的嗓音，“请听我说，”她像孩子似的匆忙说，当然是满脸通红，“请听我说，我想问您……”

“您想问什么，小姐？”我注意地凝视着她，回答道。

“我想问您到这里来待的时间长不长？”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小姐。这得看事情……”

“事情！他能有什么事情呢？……噢，疯子！……”

于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脸红到了耳根，她用扇子遮住脸，转向家庭女教师并立即向她耳语了些什么，然后又突然笑了起来，还拍着手。

“等一等！等一等！”她撇下说悄悄话的密友，匆忙转向我喊叫说，仿佛怕我要走开似的，“请听着，您知道我要对您说什么吗？您非常，非常像一个年轻人，像一个极其迷——人——的年轻人！……萨申卡，娜斯坚卡①，你们还记得吗？他非常像那个疯子——记得吧，萨申卡！那还是在我们乘车去兜风时遇见的……他骑在马上，穿着白坎肩……他还拿起他的长柄眼镜对准我看，不要脸的东西！你们还记得吧，我当时还蒙着面纱。我忍受不了，从马车里探出头去朝他喊道：‘不要脸的东西！’然后，又把我的一束花扔到了路上……你记得吗，娜斯坚卡？”

这位因自己的恋情而有点疯癫的小姐，激动得用双手捂住了脸；然后突然从自己的位子上跳起，飞奔到窗前，从花盆里摘下一朵玫瑰花，掷到靠近我的地板上，就跑出房间不见踪影了。这一次也造成了某种慌乱，尽管将军夫人像上次一样坦然处之。安菲萨·彼得罗芙娜虽然没有感到惊讶，但也突然表现出某些担心，还忧郁地看了看自己的儿子。小姐们则羞红了

① 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叶热维金娜的爱称。

脸。至于保尔·奥勃诺斯金则带着某种我当时尚不理解的懊丧表情，离开椅子起身走到了窗子跟前。叔叔刚要给我做手势，这时一个新人物进入了房间，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了。

“啊！叶夫格拉夫·拉里翁内奇[1] 来了！这真是念叨谁谁就到！”叔叔喊道，表露出真诚的高兴。“怎么样，老先生，从城里来的吗？”

“唔，真是些稀奇古怪的人！好像特意把他们集合来的！”我暗自思忖着，还没有很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没有意识到我出现在他们中间也不过是增加一个怪人罢了。

五 叶热维金

房间里走进一个人，或者说不知怎么挤进一个人（虽然门非常宽）。来人还挤在门口时，就已经点头哈腰、咧开笑口了，并且非常好奇地环视所有在场的人。这是一个小老头儿，麻脸，有一双贼溜溜转动的小眼睛，头发已经全秃，在相当厚的双唇上挂着某种捉摸不定的冷笑。他身上是一件穿旧的燕尾服，而且像是别人的衣服。一颗纽扣挂在一根线上吊在那里，另外的两三颗则早已不知去向。一双穿了洞的靴子和一顶油渍麻花的制服帽倒与他寒酸的衣着很协调。他双手拿着一块沾满鼻涕的方格麻纱手帕，擦他额头和鬓角的汗。我发觉，家庭女教师的脸稍微红了一下，并且很快地瞥了我一眼。我甚至觉得，在这一瞥中含有某种骄傲和挑衅。

① 家庭女教师父亲的名字和父名。

“我刚从城里来，我的恩人！刚从那里来，我亲生父亲！我全都讲给您听，不过我先向大家请安。”进了门的小老头儿说道。他径直向将军夫人走去，但中途又停了下来，对叔叔说：

“我的恩人，您知道我的主要特点：我是一个卑贱的人！货真价实的卑贱人！我一进门就要找一家之主，上她这个当家人跟前去，从开始就得到她老人家的恩典和庇护。老爷，我是个卑贱的人，我的老爷，我是个卑贱的人！夫人，太太，将军夫人阁下，让我吻一吻您的衣服吧，要不我的嘴唇会把您可爱的手，您那尊贵的将军夫人的手弄脏的。”

使我惊讶的是，将军夫人居然赏脸把手递给他去吻。

“还有您，向您躬身行礼啦，我们的绝色美人，”他继续说着，转向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有什么办法呢，尊贵的太太，我是个卑贱的人！还在 1841 年，我被解除公职的那年，也就是瓦连京·伊格纳季奇·季洪佐夫升了官的那年，我就已经注定是个下贱的人了。给了他一个陪审官做，他就当上了陪审官；而我却被贬为下贱的人。我就是这样被造就的，我一概承认。有什么办法呢！我曾经试着要正直地生活下去，曾经试过，现在该试试别样的生活了。阿列克桑德拉·叶戈罗芙娜，我们红润的小苹果，”他绕着桌子挤过去朝萨申卡继续说，“请允许我吻一下您的衣服。小姐，您身上散发着苹果气味和各种好闻的香气。向我们过命名日的人致敬，少爷，弓和箭已经给您带来了，我亲自给您整整做了一个早晨；我的那些孩子们也都帮了忙；瞧吧，我们马上可以射箭玩了。等您长大以后，就去当军官，去杀土耳其人的头。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啊，她不在这里，我的女恩人！不然的话，我也会吻她的衣服。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我们亲爱的小姐，我只是挤不过去，

到不了您跟前，否则我不仅会吻您可爱的小手，甚至还会吻您那可爱的脚——真的！安菲萨·彼得罗芙娜，我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的恩人，今天我还为您祈祷过上帝，我双膝跪地，泪流满面，也为您可爱的儿子祈祷，祈求上帝赐给他官运和才能：特别是才能！现在正好我们该向伊万·伊万诺维奇·米津奇科夫[①] 致以我们最谦恭的敬意了。愿天主赐给您希望的一切。先生，因为谁也弄不清楚您本人究竟希望什么：您哪，如此沉默寡言……你好，娜斯佳[②]；我家那伙小不点儿们都问你好；他们每天都念叨着你。现在轮到我给我们的主人施大礼了。上校阁下，我是从城里直接赶来的。大概，这位就是在学堂里念书的您那位尊贵的侄子吧？先生，请接受我们最谦恭的问候；请伸出您的手。”

响起了一阵笑声。再明白不过，老头儿扮演着一个自愿充当的小丑角色。他的到来使大伙都很开心。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明白他的冷嘲热讽，他瞒天过海把大家都骗过了。使我吃惊的是，他竟然称家庭女教师为娜斯佳，直呼其名。而当时只有她一人红了脸，还皱了眉头。我刚要把手抽回来，好像老头儿正等我这样做。

“少爷，要知道，我只是请求握一下您的手，如若您允许的话，而不是亲吻它。可是您却以为我要去亲吻它。不，我亲爱的少爷，暂时还只是握一握吧。我的恩人，您大概拿我当做供老爷取乐的小丑看待吧？”他带着讥诮看着我说道。

“不……不是的，哪能呢，我……”

“少爷，那就好！如果我是小丑，那这里还有人也是小丑！

① 即伊万·伊万内奇·米津奇科夫。
② 娜斯坚卡的另一小名。

请您对我尊重一点儿：我还不是您想象的那样卑劣。不过，说到底也是小丑。我是奴才，我的妻子是女奴。此外，会点儿拍马呀，奉承啊，总能捞到点儿好处，哪怕是给孩子们捞到点儿牛奶。还有糖嘛，白糖撒得多一点儿，对健康就会更好。少爷，这可是我说给您的机密话，或许对您能有用。我的恩人，我吃了命运的苦头，因此，我也就成了小丑。"

"嘻嘻嘻！这个小老头儿可真能逗乐！他总能引得大家发笑！"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尖声尖气说道。

"我的好太太，我的恩人，要知道，人生在世，只有当个傻瓜日子才好过！早知如此，还不如打小就自认傻瓜的好，说不定现在倒会成为聪明人呢。不然，早想成为一个聪明人，到头来现在落得个老傻瓜。"

"请您告诉我，"奥勃诺斯金插话说（他大概对提到他的才能一事不喜欢），他就那么很随便地仰在安乐椅里，透过自己的长柄眼镜察视着老人，仿佛在观察一只小甲虫，"请您告诉我……我总是记不住您姓什么……您倒是如何称呼来着？……"

"哎呀，少爷！我的姓嘛，就是叶热维金，不过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已经是第九个年头在家里闲待着了，居然还照着自然法则继续活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们嘛，说起来简直就是霍尔姆斯基家族[①]！正如俗话说的：财主家牛犊多，穷人家孩子多……"

"嗯，不错，……牛犊……不过，这个且不去说它。嗯，

---

① 指俄国作家 Я. Н. 别吉切夫（1786—1855）的长篇小说《霍尔姆斯基一家。俄国贵族家庭以及独身生活方式与风尚的某些特征》（1832—1841）。小说描述家族中四姊妹的生活。

请您听好，我早就想问问您：为什么您进门的时候，总要回头看看？这很可笑。”

“为什么要回头看？少爷，我总觉得，在我后面有什么人想要用手掌像拍苍蝇一样拍我，因此我才往后看。我成了患单狂症的人了。”

大家又笑了起来。家庭女教师从座位上略一欠身，她本想走开，但又坐了下来。尽管她的两颊泛着红潮，但仍然可以看出某种痛楚和难过的表情。

“小伙子，知道这是谁吗?”叔叔向我耳语说，“这可是她的父亲哪!”

我瞪大眼睛看着叔叔。叶热维金这个姓完全从我的头脑里飞走了。我怀着侠义心肠，一路上幻想着这位拟议中的未婚妻，为她构建着种种仗义的计划，却偏偏忘记了她的姓，或者不如说，从一开始就没有予以任何的关注。

“怎么是父亲呢?”我也对叔叔耳语说，“我还以为她是个孤儿呢?”

“是父亲，小伙子，是父亲。你要知道，他可是最正直、最高尚的人，甚至连酒都不喝，只是这样把自己扮成小丑。小伙子，可怕的贫困哪，有八个孩子呢！就靠娜斯坚卡的薪水维持生活。他就因为嘴巴尖刻被革了职。每周他都要到这里来一趟。非常骄傲的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别人的施舍。我曾经给过他，给过很多次，他一次都没拿！一个满肚子怨恨的人!”

“嗯，怎么样，老人家，叶夫格拉夫·拉里翁内奇，你们那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吗?”叔叔在他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问道。叔叔已经发觉，这个多疑的老头儿正在偷听我俩的谈话。

“我的恩人，您问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吗？昨天瓦连京·伊格

纳季奇就特里申一案递上了报告。特里申就是那个弄得袋袋面粉都缺斤少两的人。太太，也就是那个眼睛看您，嘴上却如同吹茶炊似的特里申。或许您还记得？瓦连京·伊格纳季奇在报告里是这样写特里申的：‘如若这位常常被提到的特里申连自己亲侄女的名誉都未能保住，——去年他的侄女同一个军官私奔了，——那么他又哪里能保护好公物呢？’他在报告里就是这样写的，真的，我绝没撒谎。”

“呸！您在编什么故事啊！”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叫喊起来。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老先生，叶夫格拉夫，你可是胡诌一气，”叔叔附和着她说道，“唉，你会为你这张嘴吃苦头的！你是个正直、高尚、品行端正的人，这我可以担保，但是你的言语太刻薄了！我感到惊奇的是，你怎么在那里就同人们合不来呢？他们好像也是一些和和善善、普普通通的人嘛……”

“我的恩人和父亲哪！我所怕的可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哪！”老人带着某种特别的激动高声说道。

我很喜欢这个回答。我快步走到叶热维金跟前并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说真的，我极想做的是，哪怕用什么办法来一反众人对他的看法，对他表示一下我对他的同情。或许，谁知道呢！或许，我只不过是极想在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①心目中有一个较高的评价。但是我的这一举措却毫无成效可言。

“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我说道，又照例涨红了脸并慌张起来。“您听说过伪善者的事吗？”

“没有，我亲爱的少爷，没有听说过；不过难道说这是什

---

① 家庭女教师的名字和父名。

么……可我们哪里能知道呢！怎么啦，少爷！”

“没有什么……我本想顺便说说……不过，有空您再提醒我吧。现在我要说的是，请您相信，我是理解您的，而且……我也会器重……”

接着，我已经完全慌乱得语无伦次，就又一次抓住了他的一只手。

“少爷，我一定提醒您，我一定提醒您！我要用金色的字母将这件事记录在案。您瞧，这不是，我再打一个结，好牢记不忘。”

于是，他在他那块肮脏的、烟色的手帕上找出干燥的一角，并且果真打了一个结。

“叶夫格拉夫·拉里翁内奇，请用茶。”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说道。

“这就喝，美丽的小姐，这就喝，就是说，是位公主，而不是小姐！多谢您的茶。路上我碰见了斯捷潘·巴赫切耶夫，小姐。他非常快活，快活极了！我甚至都想他不是在准备结婚吧？说好听话，奉承啊！”他端着茶杯从我身旁经过时悄声说，同时还向我使眼色，眯眼睛。“可是怎么就看不见我们的首要恩人福马·福米奇呢？难道他老人家不来用茶吗？”

叔叔哆嗦了一下，仿佛挨了蜇似的，同时怯生生地瞥了将军夫人一眼。

“我，我真的不知道，”他带着奇怪的窘态迟疑不决地回答说，“喊过他了，可是他……我不知道，真的，也许他心情不好。我已经派维多普利亚索夫去请他了……要不，我亲自去一趟？”

“我刚才到他那里去过了。”叶热维金神秘地说道。

“这可能吗？”叔叔惊叫起来，“怎么样？”

“我首先就到他那里给他请了安。他老人家说，他老人家愿意自个儿喝茶，后来又补充说，他老人家有点干面包皮就可以填饱肚皮了，是这样的，老爷。”

看来，这些话使叔叔当真感到恐怖。

“可是你该向他解释的，叶夫格拉夫·拉里翁内奇，你该向他说明的。”叔叔忧郁地、责备地看着老人，最后终于说道。

“说啦，我说啦，老爷。”

“那他又怎么说呢？”

“他老人家好长时间不理睬我。他坐在那里解一道数学题，在测算什么东西；显然是一道难解的题。他当着我的面画出毕达哥拉斯的短裤[1]，这我可是亲眼看见的。我对他重复说了三次。说到第四次他才抬起头，而且仿佛第一次看见我似的。他老人家说：‘我不去。现在那里有一位学者驾到，在这种学界巨子跟前哪儿有咱们的位置呢。’他就是这么说的，在巨子跟前。”

接着这个小老头儿就讥诮地斜眼瞥了我一下。

“嗯，我早就料到有这一手！”叔叔两手一拍叫喊起来，“我早就想到了！谢尔盖，他说的‘学者’，要知道，指的就是你呀。唉，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叔叔，不瞒您说，”我回答说，带着一种尊严感耸耸肩，“我认为，这样的推托是可笑的，不值得去理会，而且说真的，对您的惶恐我感到惊奇。”

“哎呀，小伙子，你什么也不懂！”他用力挥了一下手，说

---

① 学生们对毕达哥拉斯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之平方等于其余两边平方之和）的戏称，因为该定理画出来像条三角裤。——俄编注

道。

“追根溯源，既然所有罪恶的缘由都出在您本人身上，”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突然加入到谈话里来说道，“叶戈尔·伊里奇，那么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痛苦的了。脑袋都掉啦，就不必再为头发哭泣了。如果当初您听从了您妈的话，现在您也就不会哭鼻子了。”

“安娜·尼洛芙娜[①]，我究竟错在哪里？您可要敬畏上帝呀！”叔叔用祈求的声音说，仿佛要强求人家做出解释。

“叶戈尔·伊里奇，我是敬畏上帝的。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您自私自利，您也不爱您的母亲，”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义正词严地说，“为什么您从一开始就不顺从她老人家的意思呢？她可是您的母亲哪。我是不会对您瞎说的。我本人是中校的女公子，并非随便什么人。”

我觉得，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之所以要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向我们大家，尤其是向我这个新来的人宣布，她是中校的女儿，而并非随便什么人。

“因为他伤害了自己的母亲。”将军夫人终于威严地开口说话了。

“妈妈，您可别这么说！我哪能伤害您呢？”

“因为你是个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叶戈鲁什卡。”将军夫人继续说道。她越来越激动。

“妈妈，妈妈！我怎么是糟糕的利己主义呢？”叔叔差不多绝望地叫喊道，“五天，整整五天，您生我的气，不愿同我讲话！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让大家都来审判我吧！让全世界都来审判我吧！最后，让大家都听听我自己的辩解。妈妈，我

---

① 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的名字和父名。

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您不愿意听我说话。那么现在就让大家来听听我要说的话吧。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帕维尔·谢苗内奇，最高尚的帕维尔·谢苗内奇！谢尔盖，我的朋友！你是一个局外人，可以说，你是一个旁观者，你可以公平地做出裁判……”

“您安静点儿，叶戈尔·伊里奇，您安静点儿，”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叫喊道，“您别往死里折磨妈妈了！”

“安菲萨·彼得罗芙娜，我不是往死里折磨妈妈。看吧，这就是我的胸膛，您往这里刺吧！”叔叔继续说，他激愤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性情软弱的人通常总是这样。当他们被逼得忍无可忍时，就会发作，尽管他们的火气充其量不过如同一把点燃的稻草而已。“安菲萨·彼得罗芙娜，我想说的是，我谁都不会伤害。我就从这里说起吧，福马·福米奇是一个最高尚、最正直的人，此外，他还是个具备崇高品质的人，但是……但是，这一次他对我是不公正的。”

“哼！”奥勃诺斯金哼了一声，仿佛有意让叔叔的火气更大些。

“帕维尔·谢苗内奇，最高尚的帕维尔·谢苗内奇！难道您果真以为，这样说吧，以为我是一根毫无感情的柱子吗？要知道，我看得出，我理解，这样说吧，我痛心地理解，所有这一切误会都出自于他对我的过分的爱。但是，随您怎么想，真的，这一次他却是不公平的。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安菲萨·彼得罗芙娜，现在我想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地说出来，好让大家看到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妈妈由于我没有满足福马·福米奇的要求就生我的气是否公正。谢廖沙，你也听我说，”他转身向我又加了一句，他继续往下说时一直都是这样冲着我，仿佛害怕别的听众，怀疑他们是否会同情

他。“你也听听我说，并且评判一下我对还是不对。你看，整个事情是从哪里开始的：一个星期之前，不错，正好还没有超过一个星期，我过去的上司鲁萨佩托夫将军，偕同他的夫人和妻妹路过本市，他们要在这里短暂停留。闻讯后我甚感惊讶，当即想利用这一机会，就飞奔上门求见，并邀请他们来家里共进午餐。他答应如若可能就来赴约。我给你说吧，那可是个最高尚的人，德高望重，加以他还是一个官职显要的贵人！他还施恩于他的妻妹，把这个孤女嫁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现在是马利诺夫城的司法稽查官；虽然还不过是一个年轻的人，但是可以说，学识却非常渊博）。总之，他简直是将军中的将军！唔，当然，家里因之噼噼啪啪、忙忙乱乱，什么厨师啊，烤肉哇，等等；我还请来了乐队。不用说，我当然很高兴，看上去我好像在过自己的命名日！可是福马·福米奇却不喜欢我像过命名日的样子！他坐在餐桌旁，我现在还记得，给他端上了他喜欢吃的李子羹，他一声不吭，却突然跳起来叫道：‘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问道：‘福马·福米奇，怎么委屈你了?’他说：‘您现在冷落我；您现在只顾那些将军了；您现在把将军看得比我重!’唔，自然啦，如今我只是把这一切简要转述一下罢了。可以这样说，只给你说了最实质性的东西。如果你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话，那就好了……总之，他使我的灵魂都感到了震撼！有什么法子呢？我当然垂头丧气。这使我惊呆了。我走来走去，像受气包一样可怜。到了迎候将军的盛大日子。将军派人来说，他不能来了，表示歉意。就是说他不会来了。我跑去告诉福马：‘好啦，福马，你放心吧！他不会来了!’你猜怎么着？他还是不肯饶人，就是不肯饶人！还是那句话：‘欺人太甚，如此而已!’我左说也不是，右说也不成。他死咬住一句话不放：‘不，您还是去找您的那些将军

们吧；您把将军们看得比我重；’还说什么：‘您已经扯断了我们之间友谊的纽带。’我的朋友！要知道，我明白他为什么生气。我又不是没有头脑的柱子，不是顽固执拗的公羊，不是什么吃白食的寄生虫！要知道，这样说吧，他过于爱我，出于忌妒才这样做的。这是他本人说的，他忌妒我对将军的敬重，害怕失去我对他的好感，他在考验我，想要知道我能为他牺牲什么。他说：‘不，我就是您的将军，我就是您的大人！什么时候您向我证实了您对我的尊重，那时候我才同您和解。’我说：‘福马·福米奇，我用什么来证实我对您的尊重呢？’他说：‘那您就成天叫我阁下大人，那时就证明是尊重我的了。’我简直要从天上摔下来了！你可以想象我多么惊讶！他说：‘就让这个成为您的一次教训，好让您再见到什么将军时别那样兴高采烈了。要知道，还有别的人在，他们可能比您那些将军更纯洁呢！’嗯，这时我可忍不住了。我现在表示懊悔！我公开表示懊悔！当时我就说：‘福马·福米奇，这事情可能吗？难道我能够干这事？难道我能够，难道我有权晋升您为将军吗？想想看，谁能够晋升人做将军呢？嗯，我怎能对你说：将军大人？这样说吧，要知道，这可是蓄意侵犯主宰众生命运的至尊呢！要知道，将军乃是为国增光的人：将军奋战疆场，并在光荣的战场洒过自己的鲜血！我怎么能够对你说：将军大人？’他还不肯罢休，就死认他那一条歪理！我说：‘福马，你想要什么，我都满足你。瞧，你要我剃掉连鬓胡子，因为你说，留了连鬓胡子，就少了爱国主义，我剃掉啦，虽说极不愿意，毕竟剃掉啦。不仅如此，我还将为你做你要我做的一切，只是你要放弃将军这个头衔！’他却说：‘不，除非称呼我：将军大人！否则，在此之前我决不罢休。’他还说：‘这将有益于您的道德情操，这将驯服您的精神！’瞧，现在已经一个星期，整整一个

星期他都不愿意同我讲话；对所有要来这里的人他都生气。他听说你是一个学者，这是我的错，头脑发热，说走了嘴！他这样说：如果你走进这个家，那么这个家里就留不住他了。他说：'这样说来，您已经不认为我是个学者了。'他现在如果再知道有关科罗夫金的事，那就更糟了！唔，饶了我吧，你倒是评评理，我究竟有什么错？难道就该不顾一切尊称他为'将军大人'吗？这样的日子怎么往下过呢？今天他为什么从餐桌旁把可怜的巴赫切耶夫赶走呢？再说巴赫切耶夫没有撰写过天文学呀；要知道，我也没有撰写过天文学，而且，要知道，你也并没有撰写过天文学……可是，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呢？"

"就因为你心怀忌妒，叶戈鲁什卡。"将军夫人又缓慢地含混地说道。

"妈妈！"叔叔完全绝望地叫道，"您会让我发疯的！……妈妈，您说来说去都是重复别人的话，而不是说您自己的话！最终不过是说我是一根立柱，一段木桩，路灯杆子，而并不是您的儿子！"

"叔叔，我听说，"叔叔的话使我惊愕到了极点，于是我打断他的话说，"我听巴赫切耶夫说，不过我说不准他的话是否公允，福马·福米奇忌妒伊柳沙过命名日，并且硬说明天也是他的命名日。我承认，这种颇富特征的个性使我深感惊异，因此我……"

"小伙子，是生日，生日，不是命名日，而是生日！"叔叔打断我的话，飞快地说，"只不过他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是对的：明天是他的生日。小伙子，真的，首先……"

"根本就不是生日！"萨申卡叫喊道。

"怎么不是生日？"叔叔惊慌地喊道。

"爸爸，根本就不是生日！只不过您说的不是真话，您是

为了欺骗您自己和为了讨好福马·福米奇。他的生日3月份已经过了。还有，您还记得吧，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我们还乘车到修道院去为他拜神祷告，一路上他又喊又叫，不让人们在车里安稳地坐着：叫嚷什么垫枕把他的肋部压疼了，他感到拧得难受；他恶狠狠地拧了姑妈两把！后来，当我们跑去祝贺他生日的时候，他却大发脾气，说为什么在我们送给他的鲜花里没有茶花。他说：'我喜欢茶花，因为我的品味是上流社会的，可你们却舍不得到花房给我折几枝来。'于是他就整天摆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拿好脸色给人看，连跟我们说话他都不愿意……"

我想，如果有一颗炸弹坠落在房子中间，那么它对所有在场的人引发的惊愕和害怕都不会比这一公然揭竿而起的反叛更厉害了。这是谁反叛呢？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在祖母面前甚至都不许高声说话。将军夫人由于惊愕和狂怒而说不出话来，她欠起身，伸直了腰，盯着这个放肆的小孙女，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叔叔惊呆了。

"无法无天！想送掉奶奶的命呢！"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喊道。

"萨莎，萨莎，你理智些！萨莎，你怎么啦？"叔叔叫喊道。他一会儿奔向这一个，一会儿又向那一个跑去，一会儿朝着将军夫人走去，一会儿又转身对着萨申卡，以便让她不要再说话。

"爸爸，我偏要说！"萨莎又喊叫起来，她突然从安乐椅上跳起来，跺着她的两只可爱的小巧的脚，闪动一双漂亮的眼睛。"我偏要说，我们大家都为您这个福马·福米奇，为您这个下流的、可恶的福马·福米奇忍受够了！因为这个福马·福米奇会把我们大家全给毁掉的，因为人们常对他说，他是聪明人，

是个宽宏大度的人，是个高尚的人，是个学者，是个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人，简直就是某种杂拌儿。可是这个福马·福米奇却如同傻瓜一样，一切都信以为真！给他供奉上了多少美味佳肴哇，换了别人，会感到问心有愧，可是福马·福米奇，不论给他端来多少，他都一扫而光，而且贪食无厌，还要求给他上菜。等着吧，你们都会看到的，他会把我们都吃掉，而这一切过错都出在爸爸身上！可恶的、可恶的福马·福米奇。我谁也不怕，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他愚蠢，任性，肮脏，忘恩负义，心肠狠毒。他是个暴君，是个小人，谎话大王……哼，换了我呀，我非得把他，非得把他立刻从家里撵出去不可。可是爸爸却把他奉为神明，可是爸爸却对他崇拜得神魂颠倒！……”

“哎呀！……”将军夫人大叫了一声，并瘫软到沙发上去了。

“我亲爱的，阿加菲娅·季莫费耶芙娜[1]，我的天使！”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喊道，“请拿来我的嗅盐瓶！水，快拿水来！”

“水，水！”叔叔喊，“妈妈，妈妈，请您息怒！我给您跪下求您息怒！……”

“把您禁闭起来，只给您一点儿面包和水，别想从黑屋里出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凶犯！”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气得浑身发抖，低声嘶哑着向萨申卡说。

“禁闭就禁闭，我什么都不怕！”萨申卡也叫喊道，她自己也处于某种失控的状态。“我是在保护我爸爸，因为他自己不会保护他自己。他算什么东西，你们那个福马·福米奇在我爸爸面前算什么东西？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吃着爸爸的面包，反来侮辱爸爸！我恨不得把他，把你们那个福马·福米奇撕成碎

① 将军夫人的名字和父名。

片！我恨不得找他决斗，用双枪就地把他击毙……”

“萨莎！萨莎！”叔叔绝望地叫喊道，“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活不得了，我就无可挽回地毁啦！”

“爸爸！”萨莎喊叫道，她突然扑向她的父亲，泪流满面，并用自己的细小的手臂紧紧搂住他。“爸爸！难道您这样一位仁慈、善良、欢乐、聪明的人，难道您，难道您就要这样毁掉自己？难道您就该去屈从于这个下流的、忘恩负义的人，成为他的一个玩物，拿自己供别人开心取笑？爸爸，我的亲爱的爸爸！……”

她号啕大哭，双手捂住脸，跑出了房间。

出现了一片混乱。将军夫人躺着，已经昏迷不醒。叔叔双膝跪在她跟前，吻她的手。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在他俩身边转来转去，向我们投来恶狠狠的目光，但目光中不无得意的味道。安菲萨·彼得罗芙娜用水揉擦将军夫人的太阳穴，并且胡乱地摆弄着她那只嗅盐瓶。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在发抖，泪水滂沱；叶热维金正在寻觅一个藏身的角落，而家庭女教师则脸色苍白地站在那里，完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只有米津奇科夫一人依然没事一样，完全没有变化。他立起身走到窗前，开始往窗外看，对当前这场演出毫不理会。

突然将军夫人从沙发上抬起来一点儿身子，接着又直起腰来，用严厉的目光打量着我。

“滚！”她朝我跺了一下脚，叫喊道。

我应当承认，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滚！从家里滚出去；滚！他干吗要来？让他彻底滚蛋！滚！”

“妈妈！妈妈，您怎么啦！要知道，这是谢廖沙呀，”叔叔吓得全身簌簌发抖，“妈妈，要知道，他是来咱们这里做客的

呀。”

“什么谢廖沙！胡说八道！我什么都不要听；滚！这是那个科罗夫金，我确信无疑。我的预感不会欺骗我。他来这里是为挤走福马·福米奇；邀请他来就是为了这样。我的心有预感……滚，坏蛋！”

“叔叔，既然这样，”我出于高尚的义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既然这样，那么，我……”于是我就抓起了我的帽子。

“谢尔盖，谢尔盖，你要干什么？……唉，瞧，现在这一个又……妈妈！要知道，这可是谢廖沙呀！……谢尔盖，你千万别这样！”他喊道，一边追在我身后，一边要强行夺下我手里的帽子。“你是我的客人，你必须留下来。我要你这样做！要知道，她只不过这样说说而已，”他悄声补充说，“要知道，她只不过在生气的时候才这样……现在，你只要先在什么地方躲一下……在什么地方待一会儿，就没有事了，全都会过去的。她会饶恕你的，我向你保证！她是个善良的人，她就是这样，胡说得都没有边儿了……你听见了吗，她把你当成科罗夫金了，我向你保证，事后她会原谅你的……你有什么事？”他向吓得打战的加夫里拉喊道，后者已经走进了房间。

走进房间里来的还不只加夫里拉一个人，同他一起进屋的还有一个家里听使唤的男童。这个孩子大约十六岁，长得很漂亮。后来我才得知，正因为他漂亮才让他留在家里当差的。他叫法拉列伊。他一身穿着很有些特别的服装。衬衫是红色丝质的，领子上绣着金银绦带；腰里系着一条有金色边饰的腰带；下身是一条黑色的波里斯绒灯笼裤；脚上是一双红色翻口的山羊皮靴。这套装束出自将军夫人的妙想。这个男童异常伤心地号啕痛哭着，泪珠一颗接一颗地从他那双蔚蓝色的大眼睛里滚滚而下。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叔叔叫喊道,“出了什么事?你这强盗,倒是说话呀!”

“福马·福米奇吩咐我到这里来,他老人家随后就到,”悲戚的加夫里拉说,“要来考我,可是他……”

“他怎么啦?”

“他跳舞啦。”加夫里拉带着哀怨的腔调回答说。

“跳舞!”叔叔惊恐地叫了起来。

“是跳——舞!”加夫里拉哽咽着哭道。

“跳科马林舞?”

“跳科——马——林舞!”

“福马·福米奇看见了?”

“看——见了!”

“这下全完了!”叔叔喊了一声,“我活不成了!”接着两手抱住了自己的头。

“福马·福米奇到!”维多普利亚索夫一边走进房间,一边通报说。

房门大开,接着福马·福米奇驾到,出现在一群不知所措的人面前。

六 关于白牛和科马林舞

不过在我向读者介绍走进房间的福马·福米奇之前,完全有必要谈一谈法拉列伊,并且向读者解释一下他跳科马林舞被福马·福米奇撞见,究竟有什么可怕之处。法拉列伊原本是一个家奴的孩子,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成了孤儿,是我叔叔已故妻子的教子。叔叔非常喜欢他。福马·福米奇移居斯捷潘奇

科沃村并且制服了叔叔之后，对叔叔宠爱的法拉列伊便恨之入骨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孩子却深得将军夫人的喜爱，因此尽管福马·福米奇怀恨在心，他却仍然留在上边，服侍老爷太太们。这是将军夫人本人坚持的结果，福马也只得让步，并将怨恨藏在心里。他一直认为这对他是一种凌辱，于是一有机会就把报复加之于无辜的叔叔头上。法拉列伊本人的模样出脱得惊人地好看。他有一张少女般的脸，农村美人的脸。将军夫人对他娇宠备至，如同喜爱一件精巧稀罕的玩具。说不清楚她更喜爱哪一个，是那只卷毛小狗阿咪呢，还是法拉列伊？我们已经提到，是她发明了他的一身装束。还要说的是，小姐们给他口红，理发师库济马每逢过节负责给他把头发烫成卷。这个男童是某种奇怪的造化之物。不能够把他称之为十足的白痴或者古怪的疯孩子，但他太天真，太诚实，心地单纯，因此有时的确可以看成是一个傻瓜。哪怕就是做了一个梦，他也立刻去讲给老爷太太们听。老爷太太们谈话，他也插嘴，根本不顾忌打断他们的谈话。根本不应该对老爷太太们说的，他也敢说。每当老太太晕厥过去或者骂他的老爷骂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就会流下真诚的眼泪。对任何一种不幸他都同情。有时他走到将军夫人跟前，吻她的手，恳请她不要生气，将军夫人也会宽宏地饶恕他这种大胆行为。他极端敏感，像羊羔那样善良忠厚，像幸福的孩子那样欢快。人们常常从餐桌上施舍给他一点儿吃的东西。

他经常站在将军夫人的椅座后面，他嗜糖如命。倘若人家给了他一块糖，他就立即用那结实的、如同牛奶一样白的牙齿将它咬碎了吃，于是无法描述的满足也就闪耀在他那快乐的蔚蓝色眸子里和整个姣好的面庞上。

福马·福米奇恼怒了很长时间。但他终于明白只是恼火并

无济于事，于是突然下决心成为法拉列伊的恩人。他首先是把叔叔痛骂一顿，说他不关心仆人们的文化教育，他本人则决定立即着手教这个可怜的男童如何有品德，如何能举止文雅，如何讲法语。“怎么？”他在为自己荒诞的想法辩解说（有这种荒诞想法的远不只福马·福米奇一个人，对此本文作者就是见证人），“怎么！他总待在上面侍奉自己的女主人？倘若她忽然忘记他不懂法语，对他说出东涅——穆阿——蒙——穆舒阿尔[1]这句话，他得立即领悟并马上照办！”但事情明摆着，岂止未能教会法拉列伊说法语，甚至他的舅舅安德伦厨师绝对无私地想努力教会他几个俄国字，也终于毫无结果，早把识字课本扔回到书架上，挥手放弃了！法拉列伊对读书非常蠢笨，简直一窍不通。更有甚者，由此还引发了一件事。仆人们开始挑逗法拉列伊，管他叫法国人，而荣任叔叔贴身男仆的加夫里拉老人竟然公开否定学习法语的好处。福马·福米奇听到此事以后，勃然大怒，于是为了实行惩处，就强迫持异议者加夫里拉本人也来学习法语。这就是令巴赫切耶夫先生非常生气地学法语一事的始末。关于学习举止得体，那结果更糟，福马简直无法按照自己的要求规范法拉列伊的行为。尽管明令禁止，法拉列伊依旧每天早晨来给他讲自己梦见了什么。福马·福米奇认为这是一种不讲尊卑、轻浮越轨的行为。但是法拉列伊顽固地我行我素。不用说，首当其冲代人受过的又是叔叔。

“您知道吗，您可知道他今天干了什么吗？”为了增强效果，福马往往总是挑选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喊叫，“上校，您可知道，您一贯的放纵娇惯导致了什么后果吗？今天他吃了您在餐桌上给他的一块馅儿饼，您知道他事后说什么来着？过

---

① 法语的音译：把我的手帕给我。

来，过来，你这个卑劣的东西，过来，你这个白痴，你这红脸蛋儿的蠢货！……”

法拉列伊哭着走上前来，同时用双手抹着两只眼睛。

“吃完馅儿饼以后，你说什么来着？你当着大家的面再说一遍！”

法拉列伊不作回答，只是泪水涟涟地哭个不止。

“既然你不说，那我就替你说。你使劲拍了一下胀得鼓鼓的、极不雅观的肚子说：‘我吃饱了馅儿饼，像马尔滕塞满了肥皂！’上校，恕我多嘴，难道在有教养的社交中，更不要说在上流社会，能讲这种话吗？你说没说过这个？你倒是说话呀！”

“说——过！……”法拉列伊哽咽着承认说。

“好吧，那你现在告诉我：难道马尔滕是吃肥皂的吗？你究竟在哪儿看见过一个吃肥皂的马尔滕呢？你说呀，好让我对这位非凡的马尔滕也有个印象！”

沉默不语。

“我在问你呐，”福马追问不停，“究竟这位马尔滕是谁？我想见他，我想同他结识。唔，他是谁呀？收发员，天文学家，愚昧无知的庸人，诗人，管理员，还是仆人。终归他应该是一个什么人吧。你倒是回答呀！”

“他——是——个——仆——人。”法拉列伊终于回答说，继续哭着。

“谁家的仆人？他家的老爷、太太是谁？”

但是，法拉列伊说不清老爷、太太是谁。不言而喻，结果是福马愤怒地跑出了房间，同时还叫嚷说，人家欺侮了他。将军夫人的病也发作起来，而叔叔则咒骂着自己枉生一世，请求大家都原谅他。这天剩余的时间里，他待在家中属于自己的房

间里，理亏似的踮起脚尖走路。

就在发生了马尔滕塞肥皂这件事的第二天，仿佛鬼使神差，法拉列伊给福马·福米奇送早茶时已经把昨天伤心的祸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又告诉福马·福米奇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头白牛。真是火上浇油！福马·福米奇顿时愤怒得无法形容，他立即把叔叔叫来，就他的法拉列伊所做的不体面的梦，对叔叔严加申斥。这一次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法拉列伊受到了惩罚，跪在一个角落里，还被严格禁止做如此粗俗的农夫的梦。“我就是为此而生气，”福马说，“此外，他真的不应该，甚至连想一下都不应该，跑到我这里来讲他那些梦，更何况是讲他的白牛的梦。除此之外，上校，您自己也应该同意我的看法，所谓白牛，除了证明您那个不堪造就的法拉列伊粗鲁土气、愚昧无知，还能说明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念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梦。难道我没有说过他不会有什么出息，不应该把他留在上面侍奉老爷太太们吗？永远不能，您永远不能把这个不懂道理的凡夫培养成崇高的、有诗意的人。难道你不能够，”他又转向法拉列伊继续往下说道，“难道你就不能够梦见些文雅、温馨、高贵的东西，梦见上流社会的场景，比如说哪怕是梦见正在打牌的老爷们，或者正在美丽花园里散步的太太小姐们？”法拉列伊答应下一次一定要梦见在美丽花园里散步的老爷、太太、小姐。

法拉列伊躺下睡觉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央求上帝，并且想了很长时间，如何才能够不再梦见可诅咒的白牛。但是人的期望都是靠不住的。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法拉列伊惊恐地回想起，整整一夜他梦见的又是那头该死的白牛，在优雅公园里散步的太太小姐却一个也没有梦见。这一次的后果却很特别。福马·福米奇坚决声称，他不相信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相信

能重复做一个梦，必定是家中有人故意教唆法拉列伊，而且很可能就是上校自己。他这样做是为了刁难福马·福米奇。又是不住声的喊叫、申斥和眼泪。傍晚，将军夫人发了病，全家人都垂头丧气。还有一线希望就是法拉列伊能在下一夜就是第三夜，梦见个上流社会的什么东西。但令大家愤怒的是，整整一个星期法拉列伊连续不断梦见的还是白牛，只是白牛，别无他物！什么上流社会，连影子也没有！

而最有趣的是，法拉列伊无论如何也没醒悟到要撒谎，可以很简单地说，梦见的不是白牛，哪怕就说梦见了一辆马车，上面坐满了太太小姐们和福马·福米奇。何况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撒谎甚至也不能算什么罪过。但是法拉列伊非常诚实，即使他有意要撒谎，他也根本就不会。大家甚至也都没有暗示过他这样做。大家都知道，他开始要说谎的一瞬间，自己禁不住就得露出马脚，福马·福米奇会当场揭穿他在撒谎。究竟怎么办才好呢？叔叔的处境越加不堪忍受了，因为法拉列伊简直不可救药。这个可怜的孩子甚至都愁得瘦了下来。管家婆马拉尼娅硬说他中了邪，便从角落里给他洒了圣水。心肠慈悲的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也参与了这项有益的举措。但是，这也于事无补。什么都无济于事！

“这个该死的东西，这个该杀的！”法拉列伊叙述说，“每天夜里都梦见它！每次天刚黑我就祈祷：‘不要梦见白牛，不要梦见白牛！’但这该死的畜生，说来就来，立刻就站在我的面前，身肥体大，两个犄角，厚厚的大嘴巴，哎呀，可怕极了！”

叔叔陷入绝境。幸运的是，福马·福米奇突然仿佛忘记了白牛这件事。当然，没有人相信福马·福米奇会忘记这样重要的情况。大家恐惧地认为，他准是把白牛暂时存起来以备后

用，有适当的机会再拿出来。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时福马·福米奇已经顾不得白牛了，他另有了要操心的事。在他那多谋好用的脑瓜儿里正酝酿着另一个阴谋诡计。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法拉列伊有了喘息的机会。与法拉列伊一起，大家也都松了口气。这孩子高兴起来了，甚至把发生过的事置诸脑后，白牛尽管有时还向人们提示它离奇的存在，但毕竟出现得越来越少了。总之，如果世界上没有科马林舞这码事，那么也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法拉列伊跳舞跳得非常出色，这是他的一项特长，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天赋，他跳起来精力充沛，欢乐无比，尤其喜欢跳科马林农夫舞。这倒不是因为他喜欢上了科马林歌子里描述的那个轻佻农夫的狂荡和荒诞，不是的，他喜欢跳科马林舞仅仅因为一听见舞曲就非跳不可。有时一到傍晚，两三个仆人，一些车夫，拉小提琴的花匠，甚至还有几名女仆，在主人庄园最后边的一小块空地上，离开福马·福米奇住处老远的地方，围成一圈奏起音乐，就跳起了舞。等到最后，科马林舞就正式开场了。乐队由两把三弦琴、一把吉他、一把小提琴、一面铃鼓组成。驾驭前导马的马车夫米秋什卡打得一手好铃鼓。现在该看法拉列伊跳成了什么样子：他受到观众叫喊和欢笑的鼓舞，完全忘记了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他尖声叫，大声喊，又哈哈大笑，使劲拍巴掌。他跳起来仿佛受一种外来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所诱使，两只靴子用后跟跺着地，死劲儿跟上活泼的旋律，越来越快。这是法拉列伊真正欢愉的时刻。若不是跳科马林舞的事传到福马·福米奇的耳朵里，这一切本来会是很顺利和快活的。

福马·福米奇惊呆了，他马上派人把上校找来。

“上校，我只想向您了解一件事，”福马开始了他的谈话，

"您是决心完全毁掉这个不幸的白痴呢，还是不想完全毁掉他？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我就不过问了，退居一旁；如果您不是要完全毁掉他，那我……"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惊慌失措的叔叔叫喊道。

"怎么，出了什么事？可是，您知道他在跳科马林舞吗？"

"唔……唔，那又怎么啦？"

"那又怎么啦？"福马尖叫起来，"您竟然说这种话，您是他们的老爷，在某种意义上您甚至还是他们的父亲！说了这话之后，您对什么是科马林舞还不能理解吗？这首科马林歌曲讲的是一个恶劣已极的农夫，他借着醉态蓄意去干最不道德的事，您知道吗？您知不知道这个放荡的奴才图谋干什么吗？他践踏了最珍贵的情谊，这样说吧，他用踩小酒馆地板的农奴烂靴把这种情谊给践踏了！您是用自己刚才的回答伤害了我最高尚的感情，您明白吗？您自己刚才的回答伤害了我，您明白吗？您到底明白这个还是不明白呀？"

"但是，福马……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一曲歌子而已，福马……"

"怎么只是一曲歌子而已！您向我承认知道这首歌曲，却不以为耻，您可是高尚社会的一分子，是两个品德兼优、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父亲，加上您还是一名上校！只是一曲歌子而已！但我确信，这首歌唱的是实事！只是一曲歌子而已！有哪一个正派人承认知道这首歌，或者什么时候听到过这首歌，却不羞愧得要死呢？有哪一个，有哪一个是这样的呢？"

"唔，福马，既然你问这个，你就知道嘛。"窘迫的叔叔坦率地回答说。

"怎么？我知道？我……我……是说我！……太欺侮人了！"福马突然喊叫起来，陡然离座而起，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惊人的回答。

我且不描述福马·福米奇的愤怒。由于回答不得体和不能随机应变，上校不光彩地被逐出了卫道者的视野。但是从那时起，福马·福米奇就暗自发誓：定要把跳科马林舞的法拉列伊当场拿获。每到傍晚，大家都认为他在忙着什么事情，他却故意悄悄走进花园，绕过菜园子，一头扎进大麻田里，从远远可以看见人们在上面跳舞的那块场地。他守候着可怜的法拉列伊，如同猎人在守候一只小鸟。他快活地设想着，如若他成功，他将向全家，特别是向上校，掀起怎样的一场大风波。警觉而不懈怠的劳作终于以获得成功而圆满结束：他看到了科马林舞！在交代上述情况之后，当叔叔看见哭鼻子的法拉列伊以及听到维多普利亚索夫通报福马·福米奇意外地大驾莅临，急得直揪自己的头发，这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七　福马·福米奇

我怀着极度紧张的好奇心仔细观察这位先生。加夫里拉把他称之为难看而瘦弱的小矮人是很公正的。福马身材短小，头发淡黄但已斑白，鹰勾鼻子，满脸散布着细小的皱纹，下巴上有一颗大痦子，年龄接近五十。他悄悄地走进屋，步履从容，双目低垂。但那种最厚颜无耻的自负，却活脱地映在他的脸上和他那迂腐的体态上。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穿着一件家常长衣出场，不错，长衣是外国产品！但毕竟还是长衣。此外脚上居然还是便鞋。没有系着领带的衬衣领子是平翻下来的，

á l'enfant[1]；这使福马·福米奇的模样显得极其蠢笨。他走到一把空着的安乐椅跟前，将它推到桌旁坐了下来，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一分钟之前的慌乱和骚动顷刻之间不复存在，屋里静得甚至可以听见飞过去的一只苍蝇。将军夫人此时也如同一只羊羔那样驯顺。这个可怜的白痴女人在福马·福米奇面前的奴颜婢膝，现在都暴露无遗。她百看不厌地瞅着自己这个宝贝，两只眼睛死死盯着。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咧开她的嘴，笑着搓她那双手，而可怜的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则明显地因惧怕而颤抖。叔叔立即张罗起来。

“好妹妹，递茶，递茶！好妹妹，不过要甜点儿；福马·福米奇午睡后喜欢喝甜点儿的茶。福马，要甜点儿，是吧？”

“我现在顾不上你们的茶！”福马摆着谱慢慢腾腾地说，他还煞有介事地挥了一下手。“你们什么都要甜点儿的！”

这些话以及他走进来时那妄自尊大的迂腐可笑的模样，使我对福马这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好奇地想要知道，这人的傲慢自大达到了怎样不顾廉耻的地步。

“福马！”叔叔喊了一声，“我来介绍：这是我的侄子，谢尔盖·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他刚到。”

福马·福米奇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

“上校，我感到惊奇，您总是喜欢不停地打断我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沉默了一阵之后开口说，对我却理都不理。“我在给您说正经事，可是您，天知道讲些什么……议论些什么……您看见法拉列伊了吗？”

“福马，我看见了……”

“啊，看见了！嗯，既然您已经看见了，那么我就再把他

---

① 法文：依照童装衬衣的式样。

拿给您看。您可以欣赏您娇纵下的产物了……当然是指在道德情操方面。白痴，你到这边来！你这丑陋不堪的东西，到这边来！嗯，来呀，来呀！别怕！”

法拉列伊唏嘘着走到福马跟前，张开嘴，吞着眼泪。福马·福米奇兴致极浓地注视着他。

“我故意把他叫做丑陋不堪的东西，帕维尔·谢苗内奇，”福马·福米奇瘫坐在安乐椅里，略微侧身向坐在他旁边的奥勃诺斯金[1] 指出，“而且一般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话说得很温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做。真实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无论您用什么来掩饰污秽，污秽终归还是污秽。干吗要白费力气，把它说得缓和些呢？干吗要自欺欺人呢！只有上流社会愚蠢的脑瓜儿才想得到讲求这种毫无意义的礼貌。请您告诉我，我请您做裁判，您在他的嘴脸上找得到美好的东西吗？我指的是崇高、优美、高尚的东西，而不是指什么红润的腮帮子？”

福马·福米奇说得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声音里带着某种庄重的漫不经心。

“他身上的美？”奥勃诺斯金漫不经意地蛮横回答说，“我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块不错的煎牛肉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好说……”

“今天走到镜子跟前往里边看，”福马继续往下说道，他庄重地把代词我这个字略去不用。“觉得自己远不是个美男子，但却不由自主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这只灰色的眼睛里的确有某种东西，足以把我和法拉列伊之类的人区别开来。这就是里面的思想，里面的生活，里面的智慧！我并非拿我个人来夸

① 帕维尔·谢苗内奇的姓。

耀。我是说我们这个阶层。现在，您怎么看，您认为在这块活的煎牛肉上可有一点鲜活气吗？帕维尔·谢苗内奇，确实没有。请您注意看，这些完全缺乏思想和理想的人们，他们吃的是清一色的牛肉，他们的脸色却永远是令人恶心的鲜嫩，粗鲁而愚蠢的鲜嫩！您乐意知道他的思维水平吗？喂，你，样子货！你再靠近一点儿，让我们欣赏欣赏你！你干吗张开嘴巴？怎么，你想把鲸鱼一口吞掉？你很漂亮？你回答呀，你很漂亮吗？”

“很——漂——亮！”法拉列伊压低哭声回答说。

奥勃诺斯金捧腹大笑起来。我觉得自己气得已经颤抖起来。

“您听到了吗？”福马继续说，同时得意扬扬地转向奥勃诺斯金。“您还有的要听呢！我是来对他进行考试的。帕维尔·谢苗内奇，您看，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巴不得把这个可怜的白痴引入歧途，把他毁掉。也许我谴责得有些严厉，我不对。但我是出于对人类的爱才说的。他刚才跳的是舞蹈中最不堪入目的一个。但是这里却没有人来管这件事。现在就请您自己来听听吧。你回答：你刚才干了什么？你回答呀，立刻回答，你听见没有？”

“跳——舞——来——着……”法拉列伊说道。他哭得更厉害了。

“你跳的什么舞？什么舞哇？你说嘛！”

“跳科马林舞……”

“跳科马林舞！这个科马林是谁？科马林是什么东西？难道我能够从你这个回答里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吗？你呀，说得清楚一点儿，让我们明白：你这个科马林是什么人？”

“农——夫……”

“农夫！仅仅是一个农夫而已？我感到惊奇！那么，就是

说，他是非常好的农夫了，要不干吗还为他编长诗和舞蹈呢？嗯，你回答呀！”

折磨人是福马必不可少的需求。他玩弄自己的牺牲品就如同猫玩弄耗子一样。但是法拉列伊却不吭声，他嘤嘤啜泣，根本不明白问题的意思。

“你回答呀！”福马坚持说，“在问你话呢：这个农夫是什么人？你倒是说话呀！……他是属于老爷家的吗，属于官府和皇室的吗，身份自由的吗，尚未偿还完份地[1]金额的吗？还是经济的农民[2]吗？要知道，农夫是很多的……”

“经——济——的……”

“啊，经济的农民！帕维尔·谢苗内奇，您听见了吗？新奇的历史事实：科马林农夫是经济的农民。哼！……喂，那么这个经济农民又干了些什么呢？为了何种功勋人们如此歌颂他呢？……还跳为他编的舞呢？”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法拉列伊，因此就是一个危险的问题。

“嗯，……您……不过……”奥勃诺斯金本待要指出什么，但此时他妈妈在沙发上不知怎地特别扭动了一下身子，他瞥了她一眼就欲言又止了。有什么法子呢？福马·福米奇的任性乃是律法，谁又敢说什么呢！

“叔叔，恕我多嘴，如果您不出来制止这个傻瓜，那么他……您听见了吗？他可是来者不善呢！我向您保证，法拉列伊准会胡说些什么……”我对叔叔耳语说。他正不知所措，慌

① 指地主或村社分给农民的土地。——俄编注

② 指原属教会或修道院的农奴因教会财产世袭化而转给国有后的农民，被称为“经济农民”。——俄编注

里慌张。

“福马，可是，你最好……”叔叔开口说道，“福马，现在我给你介绍我的侄子，这个年轻人，学过矿物学……”

“上校，我恳请您不要用您的什么矿物学来打断我的话。据我所知，您对矿物学一窍不通，而且，很可能，别的什么人也同您一样。我不是个小孩子。他会回答我说，这个农夫非但不去为他的家庭幸福而劳作，反而喝得酩酊大醉，在小酒馆里把短皮袄都换酒喝了，醉醺醺地在大街跑起来。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这首讴歌酗酒的整部长诗的内容。请不用担心，他现在知道，他应该怎样回答。唔，你回答呀：这个农夫干了些什么？我已经给你提示过了，把话都送到你嘴里去了。我就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他究竟干了什么，他何以天下闻名，何以赢得如此不朽的美名，甚至连那些游吟诗人和歌唱家也都赞颂他呢？你说呀！”

不幸的法拉列伊愁苦地环顾四周，困惑地不知该说什么好，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如同一条从水里被拖到沙滩上的鲫鱼。

“不好意思说——出——口！”法拉列伊完全绝望地终于哼哼唧唧说了话。

“啊！不好意思说出口！”福马得意扬扬地接着说道，“上校，我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回答！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是却好意思干出来？这就是您播种下的道德，它已经生根发芽了，而您现在……正在为它浇水。但是没有必要再白费口舌！法拉列伊，现在到厨房里去。现在，我出于对在场列位人士的尊重，什么也不对你说；但是，今天，就是今天，你将要受到严厉而痛苦的惩罚。否则的话，如果这一次人们也宁愿要你而不要我，那么你就在这里留下来，用科马林舞来娱乐你那些老爷

太太们吧，而我则今天就离开这个家！够啦！我说完了。你走吧！”

“您哪，似乎也太严厉了……”奥勃诺斯金懒洋洋地说道。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叔叔刚要喊出一声来，但是却又停口不语了。福马阴沉地斜了他一眼。

“帕维尔·谢苗内奇，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继续往下说，“此事发生之后，所有那些当代的文学家们、诗人们、学者们、思想家们在干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关心俄国人民在唱什么歌曲，俄国人民在什么歌曲的伴唱下跳舞？在此之前，所有那些普希金们，莱蒙托夫们，博罗兹德纳们又干了些什么呢？我真感到惊异！人民跳科马林舞，跳这种颂扬酗酒的舞，可是他们却在讴歌什么勿忘我花[①]！他们为什么不写一些情操高尚的歌曲供人民使用，把他们那些毋忘我花之类的东西扔掉呢？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让他们给我描写一个农夫，不过我要的是一个高雅的农夫，这样说吧，要一个村民，而不是农夫。让他们给我描写这样一个淳朴的乡间智者，哪怕他是一个穿树皮鞋的也罢——即使如此，我不持异议，——但他必须是行侠仗义，德高望重，足以使——我不妨大胆地说——什么天下太过闻名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甚至也会为之忌妒。我了解俄国，俄国也了解我[②]，因此我才说这个话。让他们描写这样一个农夫，他白发苍苍，受着一大家子的拖累，住在令人窒息的茅屋里，他

① 1852年，在彼得堡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勿忘我花……》的诗集。其中将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与二流诗人伊·彼·博罗兹德纳（1803—1858）等并列。这里讽刺福马不学无术：他阅读这类通俗读物，因而将普希金等诗人与二流诗人并举。——俄编注

② 这是俄国作家尼·阿·波列伏依（1796—1846）的小说《上帝灵前的誓言》（1832）序言中的话。别林斯基与波列伏依论战时常常引用。——俄编注

忍饥挨饿，却很满足，不怨天尤人，还为自己的贫穷而感谢上苍，对富人的金钱无动于衷。于是富人会心怀恻隐，拿金钱来给他。这样一来，农夫的美德便能与他的老爷的美德，以至于同达官贵人的美德结合起来。社会地位如此不同的乡民和达官贵人，最终在美德上得以结合，这是一种崇高的思想！不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勿忘我花，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从小酒馆里跳出来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酒鬼满街跑！嗯，请您告诉我，这里有什么诗意？有什么可欣赏的？智慧在哪里？优雅在何处？道德又安在？我感到困惑不解！”

“福马·福米奇，听了这样好的一席话，我该给你一百卢布！”叶热维金神态欣喜地说道。

“可他休想从我这里得到哪怕是一根毫毛，”他又悄声对我说，“奉承他一下呀，奉承一下呀！”

“嗯，不错……这个您描述得很好。”奥勃诺斯金缓慢而含混不清地说。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叔叔叫喊道。他一直在注意地倾听着并且得意地看着我。

“多么好的一个话题！”叔叔搓着手又低声说，“福马·福米奇，真有你的，海阔天空，无所不能！瞧，这是我的侄子，”他又洋溢着极度喜悦之情补充说，“他也从事过文学工作。让我来介绍。”

福马·福米奇像刚才一样，对叔叔的介绍丝毫不予理会。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不要再介绍我了！我郑重地恳求您。”我态度坚决地向叔叔低声说。

“伊万·伊万内奇①！”福马突然开口说道，他转向米津奇

① 米津奇科夫的名字和父名。

科夫，死命盯着他看，“刚才我说了一通，不知您意下如何？”

“我？您问我吗？”米津奇科夫吃惊地回答说。他的神态仿佛像刚从梦中被人唤醒一样。

“是的，您，先生。我之所以要问您，是因为我尊重真正聪明人的意见，而不是某些大可怀疑的所谓聪明人。说他们聪明，只不过因为有人无休止地介绍说他们是什么聪明人，什么学者之类，有时甚至特意写信去邀请，拿他们到临时搭的游艺舞台上或类似的场合展示给人们看。”

这话是直接冲我来的。毫无疑问，对我丝毫不予理会的福马·福米奇奢谈文学之类的话题，唯一目的就是从开始就把我镇住，把我这个彼得堡的学者、聪明人摧毁，第一脚就踩得粉碎。至少我对此毫不怀疑。

“如果您想要知道我的意见，那么，我……我同意您的看法。”奥勃诺斯金懒洋洋地、不很情愿地回答说。

“您总是同意我的看法！简直令人感到恶心，”福马指出，“帕维尔·谢苗内奇，我坦诚地跟您说，”他略微沉默后继续说道，同时又转向奥勃诺斯金，“如果说，我对不朽的卡拉姆津还有所尊重的话，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不是因为他写了《女城守马尔法》，也不是因为他写了《俄罗斯国家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写了《弗罗尔·西林》：这是一部崇高的史诗！这部作品是纯粹人民的作品！最崇高的史诗！①”

---

①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著有感伤主义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历史小说《女城守马尔法》（又名《诺夫戈罗德征服记》）（1803）以及历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他的中篇小说《弗罗尔·西林》写一个勤劳的农民在荒年时把自己的粮食分给别的农民；还以自己老爷的名义买了两个少女，并获准为她们赎身，最后又备嫁妆把她们出嫁。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崇高的时代！弗罗尔·西林，乐善好施的人！我还记得，我读过这本书。他还为两个少女赎了身，然后举目向天并且哭了。多么崇高的品质。"叔叔高兴得容光焕发，随声附和说。

可怜的叔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控制住自己而不去参与学术性的谈话。福马恶意地微微一笑，但没说话。

"不过，现在人们写得也满有趣的，"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小心翼翼地加入到谈话中来，"比如说，《布鲁塞尔的秘密》[1]就是一例。"

"我可不这样看，"福马仿佛不无遗憾地指出说，"前不久我读过一部长诗……唔，叫什么来着！《勿忘我花》！如果您愿意听我说的话，最新一代作家中我最喜欢的是'给报刊写信者'[2]——轻松的笔调！"

"啊，'给报刊写信者'！"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叫道，"就是那个给杂志写信的人吗？啊，写得美妙绝伦！多么有趣的文字游戏呀！"

"一点儿不错，文字游戏。这样说吧，他在舞文弄墨。文笔异常轻松！"

"不错。不过他可是个学究。"奥勃诺斯金漫不经意地说

---

① 模仿法国小说家欧仁·苏（1804—1875）的《巴黎的秘密》（1842—1843）而写成的长篇小说，1847年在彼得堡从法语翻译出版，未署作者姓名。《读者文库》于1847年的一期评论中曾批评它是最可怜的模仿作品之一。《文学报》（1847年，第27期）也指出，大量模仿欧仁·苏的作品中，《布鲁塞尔的秘密》是最差的一本。——俄编注

② 这里指的是1849年至1850年初俄国作家亚·瓦·德鲁日宁未署真名发表在《现代人》杂志《外埠订阅者致〈现代人〉编辑部议论俄国期刊的信》。这些信是德鲁日宁以一个开明地主身份写的。——俄编注

道。

“学究，是学究，对此我不争辩；但他是个可爱的学究，一个优雅俊美的学者！当然，他的每一个思想都经受不住认真的批评，但你却不能不为他的轻松文笔所倾倒！言之无物，这我同意。但是言之空洞也可爱，它是优雅俊美的高谈阔论！您还记得吧，他在一篇文学评述中宣称他有他自己的地产，对吧？”

“地产？”叔叔接口说，“这太好了！在哪个省呢？”

福马停了一下，专注地看了一眼叔叔，然后又用原先的语调继续往下说：

“不妨拿一个正常人的想法来说，我作为读者，为什么要知道他有自己的地产呢？有嘛，就祝贺你！不过这里的描述可十分亲切，十分逗人！他机智，风趣，热情洋溢！这无异于某种喷泻机智的纳尔赞矿泉！是的，就应该这样写才对！如果有一天我同意也在杂志上撰写文章的话，我以为也会这样写的……”

“可能还会写得更好一些。”叶热维金恭敬地指出。

“文体甚至更铿锵有力！”叔叔附和着说道。

福马·福米奇终于忍不住了。

“上校，”福马说，“能不能够请您——当然啰，尽可能谦恭地请您——不要妨碍我们，让我们安静地结束我们的谈话。您不可能在我们的谈话中参与评论，您不可能！请您别打扰我们愉快的文学谈话。请您去管理您的家务，去喝您的茶吧，只是……别管文学。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文学决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损失！”

这简直超出了蛮横无礼的最高限度！我不知究竟应该如何看这件事。

“可是要知道，福马，你不是自己也曾经说过铿锵有力的嘛。”窘迫的叔叔忧郁地说道。

“是说过，不过我是以行家的身份说的，说得恰到好处。而您呢？”

“是啊。我们可是凭着聪明才智说过的呀，”叶热维金顺着福马·福米奇的意思说，“我们的聪明也就那么一点儿，不过，这点聪明才智管理两个政府的部也就够啦，再加一个部嘛，也应付得了，就是这样！”

“嗯，就是说我又说错啦！”叔叔露出宽厚的微笑总结道。

“起码您还是承认了。”福马指出说。

“福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不会生气的。我知道，你是作为朋友、亲人、兄弟打断我的。这是我自己让你这样做的，甚至还求过你这样做！讲得有道理，有道理！这对我大有益处！我很感谢，而且会采纳！”

我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此前我听到有关福马·福米奇的传闻，以为是夸大其词。现在我亲眼看到这一切，事实确实如此，我的惊愕达到了极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无法理解，一方是如此肆无忌惮、厚颜无耻地专横跋扈，另一方竟是那么心甘情愿地唯命是从，那么轻信和宽厚。不过，甚至连叔叔也被这种专横放肆弄得窘困不堪。这是很显然的……我极想不管怎样同这个福马交手拼杀一番，狠狠地回敬他几句，那就不管后果如何了！这种念头鼓舞着我。我寻觅着时机，在期待中我把帽檐全都给折断了。然而时机却没有出现，因为福马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福马，你说得对，说得对，”叔叔继续说道，他竭力想博得他的欢心，哪怕能多少缓解一下前面谈话所引起的不快也好。“福马，你直言不讳，我感谢你。首先应该成为内行，然

后才好议论。我悔恨不已！我已经不止一次陷入这种处境了。谢尔盖，你想，我有一次甚至还去考人们……你们在笑！嗯，是的，怪不怪！真的，是去考了人家。我受邀到了一所学校去接受考试，被安排同主考官坐在一起以示尊重，当时正好有个空位子。不瞒你说，我心里直发憷，恐惧感向我袭来，因为任何科学我都一无所知！怎么办才好！我想着，好像自己要被推到黑板跟前去答题一样！嗯，后来呢，倒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我甚至还提了问题。我问道，挪亚[①] 是什么人？总的说，回答得很好。后来共进了早餐，还为科学的繁荣喝了香槟酒。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学校！”

福马·福米奇和奥勃诺斯金放声大笑。

“后来连我自己也笑了，”叔叔大声说，极其宽厚地笑着，并为大家的快活而高兴起来。“不，福马，不管怎样说，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不妨逗大家一笑，讲讲我有一次出丑的事……谢尔盖，你设想一下，那时我们驻扎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

“上校，请问，您这故事要讲很久吗？”福马打断叔叔的话说道。

“哎呀，福马！这可是一个最奇妙的故事呢，简直能让你笑破肚皮。你不妨听一听：这很好的，真的，再好不过了。我要讲一讲我出丑的事。”

“我总是很乐意于听您的这类故事。”奥勃诺斯金打着哈欠说道。

“没有办法，只得听了。”福马决定说。

“福马，真的，要知道这再好不过了。安菲萨·彼得罗芙

---

① 《旧约全书》中的人物。

娜，我想讲一讲有一次我是怎样出丑的。谢尔盖你也听听，这甚至还有训诫意义呢。我们队伍当时驻扎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叔叔这样开始了他的讲述。由于得意而容光焕发。他讲得很快、很急，讲述中间还加入很多插入句。当他为取悦听众而讲述什么的时候，总是这样的)。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我就去剧院看演出。库罗帕特金娜是那时最杰出的女演员，后来同当时还是骑兵上尉的兹维尔科夫私奔了，戏没有演完，幕就这样落下了……这个兹维尔科夫可是个狡猾的人，这家伙喝酒，出洋相。倒不能说他是一个酒鬼，而是说他能同伙伴共度时光。可一旦他当真喝起酒来，就会把一切的一切忘记得一干二净：住在何处，在哪个国家，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总之，什么都记不得了。其实他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伙子……再说，当时我坐在剧场里。幕间休息时，我站起身来，碰到了我的一个老战友，科尔诺乌霍夫……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罕见的好小伙子。说真的，我们差不多有六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嗯，他打过仗，胸前挂着多枚十字章。不久前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是四等文官了，转为文职并获得高级职位……不用说，我俩当时都非常高兴，相互寒暄了一番。在包厢里，挨着我们还坐着三位女士。坐在左边的那一位，脸丑得天下绝无仅有……事后我得知她乃是最杰出的一位妇女，是一家之母，使丈夫获得了幸福……可我当时像傻瓜一样，贸然对科尔诺乌霍夫说：‘老兄你告诉我，这个出门的丑八怪是谁呀？’‘你说的是哪一个？’‘就是这个。’‘这是我的表姐呀。’呸，真见鬼啦！你们可以想象出我当时的窘境！我为了纠正自己的冒失就又说：‘啊，不是的，不是这一个。瞧你的眼睛！我说的是那一个，坐在那边的那一个，她是谁呀？’‘这个是我姐姐。’呸，真是不能再糟了！而他的姐姐偏偏又长得如花似玉，美丽非凡。她袒胸露

臂，什么胸针呀，精美的手套呀，小巧的镯子呀，一应俱全，总之，如天使一般坐在那里。后来她嫁给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姓佩赫京的人。她是同他私奔的，未经允许而结了婚。嗯，现在一切都很美满，他们生活得很富裕，父辈们喜欢得不得了！……嗯，事情就是这样。我现在接着往下说：'啊，不是的！'我喊道，同时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藏身才好，'不是这个！''那么是中间坐的那一位？''是的，是中间那一位。''嗯，老兄，这是我的妻子。'……我们私下里可以说：真是秀色可餐，非一般的女士可比！我恨不得把她整个儿吞到肚子里去……我当时就对战友说：'嗯，你见没见过傻瓜呀？看吧，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他的头也在这儿，你砍吧，没有什么可吝惜的！'他却在笑。看完戏后，他给我作了介绍，而且这个调皮的人很可能把这事讲出去了。大家都笑了起来！我承认，我还从来没有如此愉快地度过时光呢。福马老兄，你看，有时人多么能出丑哇！哈——哈——哈——哈！"

但是可怜的叔叔煞费苦心白白地笑了一阵。他将自己欢快而善良的目光陡然地向四周扫了一圈。回应他这个欢乐故事的，却是死一般的沉默。福马·福米奇坐在那里脸色阴沉，闭口不语，大家也都效仿他的样子不吭一声。只有奥勃诺斯金一个人微微一笑，他预料到会给叔叔一顿申斥的。叔叔感到很不自在，脸也涨得通红。福马想要得到的恰恰就是这个。

"您讲完了吗？"他终于转向局促不安的叔叔装腔作势地询问道。

"福马，我讲完啦。"

"您还很高兴？"

"福马，这高兴是什么意思？"叔叔愁闷地答话说。

"您现在感到轻松些了吗？您打断了朋友们的谈话，破坏

了他们有关文学的愉快交谈，以此来满足您渺小的自尊心，您感到心满意足了吧？”

“福马，得了吧！我原想让大家乐一下，可是你……”

“逗逗乐？”福马喊叫起来说，突然变得怒不可遏，“但是您只会让大家愁眉苦脸，而不是逗大家乐。逗乐！您可知道您的故事几乎是缺乏道德情操的吗？我且不说它是猥亵的，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您刚才十分粗俗地宣扬您嘲弄了无辜，您讥笑一位高尚的贵族妇女，只是因为她未能博得您的好感。您还想让我们，正是也让我们跟着您一起笑，也就是迫使我们随声附和，附和您这种不体面的、粗鲁的行为。所以会这样，全因为您是这里的一家之主！上校，随您的便，您可以为自己搜罗趋炎附势的食客、不要脸的马屁精、气味相投的伙伴，您甚至还可以写信从遥远的国度把他们请来，从而加强您的势力，以此来损害一个心灵的坦荡和高尚。但福马·奥皮斯金[①] 却永远也不会成为您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趋炎附势的食客！别的我不敢说，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哎呀，福马！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福马！”

“不，上校，我对您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早就把您看透了！您那欲壑难填的自尊自大感把您吞掉了。现在您又奢求拥有根本渺然不可及的机智，您忘记了头脑的机智碰上奢求就会一变而为迟钝。您……”

“行啦，福马，看在上帝的分上！众人面前总得顾点儿面子！……”

“上校，看到这一切是难受的，既然看到就无法沉默。我是穷，我在您母亲这里生活。如果我不开口说话，人家会以为

---

① 福马的名字和姓。

我是用沉默来取悦您。我可不愿意让某一个黄口小儿把我看做是对您趋炎附势的食客！或许我进房后有意增加了我真诚的坦率，不得不做得甚至很粗鲁。不过这也正是您把我置于这样的境地。上校，您对我过分傲慢了。人们会把我看成是您的一个奴隶，一个依您为生的寄生虫。您愿意在陌生人面前贬低我，岂知我与您是平等的，您听见了吗？我与您在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或许，我住在您家里是施恩于您，而不是您有惠于我。人家却在贬低我。由此看来，我不得不来一番自我宣扬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不能不说，我必须说，必须立即提出抗议，因此，我直截了当地向您宣布，您是一个异常忌妒的人！比如，您一看见有人在平常的谈话中无意中显露出自己的学识，博闻广记，品位，心里就感到懊丧，就禁不住跃跃欲试：'让我也来展示一下我的学识和品位！'可您有什么品位可言呢？您对精美之物的感受，上校，请恕我直言，也不过如公牛对牛肉的感受。我承认这样说未免尖刻、粗鲁了点儿，不过这起码是直言不讳和十分公正的。上校，您从您那些阿谀奉承者那里是听不到这些话的。”

“唉，福马！……”

“又是老一套：‘唉，福马！’看来忠言逆耳啊。那么，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这个。现在请允许我多少也让大家高兴一下。不能让您一个人总在这里独领风骚哇。帕维尔·谢苗内奇！您见过一种人形海怪吗？我却很久以前就开始观察它了。您仔细看看，它是想吃掉我，把我整个儿活活吞下去！”

轮到加夫里拉倒霉了。这位老仆人站在房门旁，难过地注视着人家在怎样痛斥他的老爷。

“帕维尔·谢苗内奇，我也想用表演让您开开心。喂，呆老鸹，你过来！劳驾啦，走近一点儿，加夫里拉·伊格纳

季伊奇[1]！帕维尔·谢苗内奇，您看见吗，这就是加夫里拉。因为他粗野，正惩罚他学习法语。我也如同俄耳甫斯[2]一样，要驯化这里的习俗，只是我不用歌曲而是用法语。喂，法国人，舍马通[3]先生，——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人家叫他舍马通先生，——功课准备好了吗？"

"背会了。"加夫里拉垂头丧气地回答说。

"帕尔列——武——夫兰谢？"[4]

"武伊，——穆西约，——热——列——帕尔利——安——佩……"[5]

我不知道，是加夫里拉说法语时表露出愁苦的神态，或者大家估计到福马希望大家发笑，不管缘由何在，加夫里拉一转动舌头，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连将军夫人也开口笑了。安菲萨·彼得罗芙娜仰到沙发背上，用扇子遮住脸，尖声大笑。更加可笑的是，眼见考试变成了这个样子，加夫里拉啐了一口吐沫，抱怨说："我活了这大把年纪，倒要受这个羞辱！"

福马·福米奇陡然全身一震。

"什么？你说什么？你想撒野？"

"不，福马·福米奇，"加夫里拉神态尊严地回答说，"我不说撒野的话，作为一个奴才，我也不应该在你的面前撒野，在你这天生的老爷面前撒野。但是，任何一个人心里都有上帝，都有类似上帝的东西。我已经六十二岁了。我的父亲还记得那

---

① 加夫里拉的名字和父名。此处是福马对老仆人讥诮口吻的尊称。

② 希腊神话中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③ 法语音译：懒汉。

④ 法语音译："您会讲法语吗？"

⑤ 法语音译："是的，先生，我会讲一点儿……"

个恶魔普加乔夫[1]。我的爷爷同马特韦伊·尼基季奇老爷一起——愿上帝赐他们天国之福——被普加奇[2]吊死在一棵白杨树上，为此我父亲才受到故去的阿凡纳西·马特韦伊奇老爷的特殊尊重，充当了老爷的贴身男仆，以管家的身份终其天年。至于我，福马·福米奇先生，虽然是老爷的奴仆，可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侮辱！”

加夫里拉讲完自己的话，摊开了双手，随之低下了头。叔叔一直不安地注视着他。

“唉，行啦，行啦，加夫里拉！”叔叔叫喊道，“别喋喋不休了，行啦！”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福马勉强开口说道，他脸色略显苍白，嘴角强挂笑意。“让他说。要知道，这都是您造成的后果呀……”

“我全都要说，”加夫里拉异常激动地继续往下说，“我什么也不隐瞒！能捆住人的双手，却捆不住人的舌头！福马·福米奇，在你面前我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人，一句话，只不过是一个奴隶，可是连我也要欺侮！我理应为你效力，在你面前卑躬屈膝，这是我的义务，因为我生来为奴，我的任何职责都应该在恐惧和战栗中去完成。你坐下来写你的什么书，我就得挡住闲杂的人去找你，因为这是我真正的职责所在。理应去做的，我十二万分地乐意去做。可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让我像狗似的汪汪叫，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现在我甚至连下人住的房间都不能去了，一去人们就说：‘你是法国佬，法国佬！’不，福马·福米奇先生，现在不只是我这样一个傻瓜，有些善良的

---

①② 叶·伊·普加乔夫（1740/1742—1775），俄国农民起义（1773—1775）领袖。“普加奇”也是指普加乔夫。

人们也都众口一词，说您现在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恶棍，而我们的老爷在您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而已。您虽然出身名门，是将军之子，您本人或许差一点也当上了将军，可您为人却如此狠毒，也就是说，您应当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无赖。”

加夫里拉说完了话。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狂。福马·福米奇在众人的慌恐中气得脸色发白，坐在那里一时不能从加夫里拉这意料不及的打击中回过神来；仿佛此刻在思索发怒应到何种程度，之后便终于爆发了。

“怎么！他竟敢骂我，骂我！这简直是造反！”福马尖声喊道，从座位上跳起身来。

随他之后将军夫人也跳起来，双手一拍，出现了混乱局面。叔叔扑向闯了祸的加夫里拉，推他出去。

“给他戴上镣铐，戴上镣铐！”将军夫人叫嚷道，“叶戈鲁什卡，立刻把他给我送到城里去，要他去当兵！否则，你不会得到我的祝福。立刻给他戴上木枷，送他去当兵！”

“怎么，”福马叫喊道，“一个奴隶！一个小丑！一个下贱坯！他居然敢骂我！他，他，一个给我擦皮鞋的！他竟敢骂我是无赖！”

我毅然挺身而出。

“我承认，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加夫里拉的看法。”我说道。同时直视福马·福米奇的眼睛，全身也由于激愤而颤抖。

福马为我的这一举动大感震惊，以至开始好像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又是怎么啦？”他终于喊叫出来，同时气急败坏地扑向我，那双细小充血的眼睛死命盯着我。“你是什么人？”

“福马·福米奇……”完全不知所措的叔叔刚开口说话，“这是谢廖沙，我的侄子……”

“好个学者!”福马号叫道，“这么说，他就是学者了?利别尔捷——埃加利捷——弗拉捷尔尼捷!茹尔纳利——德——杰巴![1]不，老弟，你在胡扯!在萨克森不曾有过!这里也不是彼得堡，你唬不了人!对你那德——杰巴我嗤之以鼻!你有你的德——杰巴，依我们说就是‘不咋样!’什么学者!我忘掉的比你知道的东西还多出六倍!瞧，你也不过就是这样的学者罢了!”

如果不是人们把他拉住，我觉得他会扑到我身上赏我一顿老拳。

“他肯定喝醉了。”我困惑不解地环顾四周说道。

“谁?我?”福马大喝一声，嗓音都变了。

“是的，您!”

“我喝醉了?”

“喝醉了。”

福马再也受不了这个，尖叫了一声，仿佛人们用刀宰杀他一般，接着就冲出了房间。将军夫人似乎原想昏厥过去，但想想最好还是跟在福马·福米奇之后跑出去了事。随将军夫人之后，众人也都跑了出去，而随众人之后叔叔也走了。当我清醒过来向周围扫视了一下，我看见在房间里只剩下叶热维金一人。他微笑着搓手。

“刚才您答应讲一个伪善者的故事。”他用婉转取悦的声音说道。

“什么?”我问道，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

① 法语音译：前句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后句为创始于1789年的法国的政治性报纸《辩论日报》，但该报于1850年已经转向官方，因此，福马把它与自由思想相联系是毫无根据的。——俄编注

“前不久，您答应讲一个伪善者的故事……一个小小的笑话……”

我向凉台奔去，从凉台又跑到园子里。我的头都晕了。

八 求 爱

我在园子里徘徊了大约一刻钟，愤愤不平，也非常不满意自己的表现，琢磨着现在该怎么办。太阳落山了。突然，在浓阴盖覆的林阴道的拐角，我面对面与娜斯坚卡相遇。她眼中噙满泪水，双手拿着一方手帕，是擦眼泪用的。

“我在找您。”她说道。

“我也在找您，”我回答她说，“请您告诉我：我是不是在疯人院里？”

“根本不是在疯人院里。”她专注地看着我，委屈地说。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看在基督的分上，给我出个主意吧！叔叔现在跑到哪里去了！我能去找他吗？我很高兴遇见了您，或许您可以给我指点一下吧。”

“不，您最好不要去找。我刚从他们那里来。”

“可他们在哪里呀？”

“谁知道呢？或许又跑到菜园里去了。”她愤愤地说。

“去什么菜园？”

“这是上星期福马·福米奇叫嚷说，他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于是就突然跑到了菜园子里去，从棚里拿出锹，就开始掘地做起垄来。我们大家都很奇怪：他不是疯了吧？他说：‘为了不让人说我白吃饭，我现在来翻地，把我在这里吃的面包都挣回来，然后再离开。瞧，把我逼到了什么地步！’于是

大家都哭了起来，几乎要跪在他面前求他，想夺下他手里的铁锹。可他呢，还是在掘，把全部芜菁都给挖出来了。那次纵容了他，或许他现在又干他那一套了。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而您……而您讲这件事时居然能如此冷静！"我非常愤慨地叫道。

她目光熠熠地瞥了我一眼。

"请您原谅。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不过请您听我说，您可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不知道。"她回答说。她的脸红了，在她可爱的面庞上露出一种使人极感不快的神情。

"请您原谅我，"我继续说道，"我现在心绪很乱，我觉得不该这样谈这件事……特别是同您……但反正都一样！我以为，在这个事情上直言不讳比什么都好。我承认……就是说，我想要说的是……您知道我叔叔的意图吗？他命令我向您求婚……"

"啊，简直是一派胡言！请您不要提这件事！"她说，抢先打断了我的话，霎时满脸通红。

我感到莫名其妙。

"怎么是一派胡言呢？要知道，这是他写信告诉我的。"

"那么说，他终归还是给您写了信？"她赶忙问道，"唉，这人真是！他答应得好好的，说他不会写这封信的！简直是一派胡言！天哪，简直是一派胡言！"

"请饶恕我，"我嗫嚅道，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或许我太冒昧，太鲁莽……但要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时刻！您想一想，天晓得我们陷于怎样的境地……"

"啊，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不要道歉！请您相信，听到这件事我本来就够难受的了。再说我本人也想同您谈谈，打听

一件事……啊，多么烦人哪！就是说，他到底还是给您写了信！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我的上帝，这个人可真是的！而您也居然信以为真，没命地赶到这里来？何苦呢！”

她并没有掩饰她的懊恼。我的处境很难堪。

“我承认，”我十分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料到事情会有这样的发展……相反，我原以为……”

“啊，您原以为？”她微微地咬着嘴唇略带讥诮地说道，“您把他的信给我看看行吗？”

“好的。”

“您别生我的气，不要见怪；伤心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她用恳求的声音说道，同时她那美丽的双唇上掠过一丝嘲弄的微笑。

“啊，您可别把我当做傻瓜！”我恼火地叫了起来，“不过或许有人叫您反对我，或许某人说了我太多的坏话？或许您这样对待我，只是因为我刚才在那边出了丑？不过这没有什么，请您相信我。我自己也明白，现在在您面前我简直是个傻瓜。请您不要讥笑我！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一切都因为我不幸只有二十二岁！”

“啊，我的上帝！那又怎么样呢？”

“又怎么样？如果谁只有二十二岁，那是一眼就可看清的，好像写在额头上一样。例如我刚才冲到了房间中央，又如现在这样站在您的面前……都是这年龄的缘故！”

“啊，不是的，不是的！”娜斯坚卡回答，她差一点儿笑出声来。“我确信，您是一个既善良又可爱、还很聪明的人。说实在的，我是真心诚意这样说的！……只是您自尊心太强。这一点是可以改正的嘛。”

“我觉得我的自尊心恰到好处。”

"啊，不对。方才您感到很窘困，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进门绊了一下吗！……您有什么权利当众取笑您的叔叔呢？他是那样善良，那样宽宏大量，而且还为您做了那么多好事。当您自己显得滑稽可笑的时候，为什么想把滑稽可笑加到他的头上呢？这是很糟糕的，很可耻的！这不能为您增添光彩。我承认，那一刻您使我感到非常恶心，这就是我想要对您说的话！"

"这话不假！我是个糊涂虫！甚至还做出了卑鄙的事！您发现了这一点，这也就是对我的惩罚！您骂我吧，您讥笑我吧，但请听我说：或许您最终会改变看法的，"我受某种奇怪的情感所支配，补充说道，"您对我了解得还少，以后了解我多了，那时……或许……"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别再谈这个了！"娜斯坚卡带着明显的不耐烦叫道。

"好吧，好吧，我们不说这个！不过……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见到您呢？"

"什么意思呀？"

"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我们俩的话未必就已经说完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给我定一个约会，哪怕就在今天也行。不过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可以的话，明天早晨也行，可以早一点儿。我特意吩咐他们早一点儿叫醒我。您知道，在那边的池塘边上有一个凉亭。我还记得，路也熟悉。要知道我小时候在这里住过。"

"约会！干吗要约会呢？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谈话嘛。"

"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不过现在我什么还都不知道。我得先从叔叔那里把事情问清楚。要知道，他总该把一切都告诉我，那时我或许给您说些非常重要的话……"

"不，不，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娜斯坚卡叫道，"现在

让我们一劳永逸把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用提它了。您也不要白白跑到凉亭去，我向您保证，我不会去的，请您把脑子里的胡思乱想通通抛掉吧，我认真地恳求您……”

“那么说，叔叔对我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疯子干的事了！”我十分懊丧地叫喊道，“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叫我回来？……请听，这是什么喧闹？”

我们离房子很近。从开着的窗子里传来尖叫和某种异常的喊声。

“我的上帝！”她脸色苍白地说，“又来啦！我早就有预感！”

“您早已预感到啦？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我还有一个问题。当然，我没有丝毫的权利，不过为了大家都好，我还是决定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请您告诉我，我会藏在心里的，您坦白地说，叔叔是不是爱上您了？”

“哎呀！您把这种胡思乱想永远抛掉吧！”她叫喊道，气得面红耳赤。“连您也这样说！如果他爱上了我，就不会想把我嫁给您了，”她又苦笑着补充说，“这是从何说起呢？难道您真不明白吗？您听见喊叫了吗？”

“这是……这是福马·福米奇……”

“是的，当然是福马·福米奇。但现在的事是由我引起的。因为他们说的，同您说的一样，都是一派胡言。他们也怀疑他爱上了我。就因为我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姑娘，就因为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苦命姑娘，就因为玷污我算不得一回事，他们才这样说。他们的本意是想让他娶另一个女人，于是为了保险起见，就要他把我赶回到我父亲的家里。可他们一提这件事，他就发火，甚至准备把福马·福米奇撕成碎片。他们现在就是为此争吵。我早已预感到，叫嚷就为这件事。”

“那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就是说，他非得娶那个塔季娅娜了？”

“娶哪一个塔季娅娜？”

“嗯，就是那个傻姑娘啊。”

“根本就不是傻姑娘！她很善良。您没有权利这么说！她有一颗高尚的心，有一颗比很多人都高尚的心。她的不幸并非她的过错。”

“对不起。假定您这个看法是完全对的，那您在主要方面的看法难道不会有错吗？我已经注意到了，请您告诉我，他们怎么对您的父亲那样好呢？要知道，如果像您说的，他们非常生您的气，还要把您赶回家去，那也会迁怒于您父亲，对待他也会很坏。”

“难道您就看不出来父亲为我干了些什么吗？他像一个小丑围着他们转！他们所以接待他，因为他奉承上了福马·福米奇。福马·福米奇呢，本人曾经给别人当过小丑，现在就不免为自己有小丑感到荣幸。您想父亲为了谁才会这样做呢？他为了我，只是为了我一个人才这样做的。为自己他没有必要，为了自己，他是不会给任何人低声下气的。或许在某些人的眼里他非常滑稽可笑，但他却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最高尚的人！天晓得为什么，可绝不是因为我在这里薪水拿得多，这我可以向您保证，他想着我最好还是留在这里，留在这个宅子里不走的好。不过如今我已经使他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义无反顾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因此他就来了，要把我带回去。如果不得已，哪怕明天走都行。因为事情已经糟透了，他们想把我活活吃掉，我也确信无疑地知道，他们现在在那边吵嚷就是为了我的事。他们由于我的缘故而折磨他，他们会把他毁掉的！而他不管怎样说，终归还是我的父亲，您知道吧，甚至比我生身父

亲还要亲！我不想再有什么期望。我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明天，明天我就离开！谁知道呢，或许这样一来他们会暂时推迟他同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婚事……瞧，现在我把一切都对您讲了。请您把这个也讲给他听，因为我现在连同他讲话都不能够，人们都在监视我们，特别是那个佩列佩莉岑娜小姐。请您告诉他，请他不必为我担心，就说我宁可啃黑面包，挤在父亲的茅屋里，也不愿意待在这里成为他受折磨的缘由。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姑娘，本来就该像穷人家姑娘那样活着。我的上帝，他们吵得多么厉害呀！叫得多么凶啊！那里又在干什么呢？不，无论如何我也得立刻到那里去！不管会出什么事。我也要亲自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把一切都说出来！我必须这样做。再见了！”

她跑走了。我留在原地，充分意识到我刚才扮演的那种角色的滑稽可笑。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一切最终会怎样收场呢。我既怜惜这个穷苦的姑娘，又为叔叔担忧。这时，加夫里拉突然出现在我跟前。他的手里还拿着他那个学法语的笔记本。

“请您到叔叔那里去！”他用悲苦的声音说道。

我清醒了过来。

“到叔叔那里去？他在哪儿？现在把他怎么样了？”

“他在用茶的房间。就是您刚才用茶的那里。”

“他跟谁在一起？”

“就他一个人。正在等着您。”

“等谁？等着我？”

“还派人去请福马·福米奇了。我们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补充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去请福马·福米奇？哼！其他人呢？老夫人在哪里？”

“在她住的那边。她昏过去了，神志不清躺在那里，还不

停地哭。”

我们一边这样议论着，一边走到了凉台。院子里天色已经黑下来。叔叔的确是独自一人，他就在我同福马·福米奇激烈争吵过的那个房间，他大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桌子上都摆着点燃的蜡烛。一看见我，他就朝我扑过来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他脸色苍白，很沉重地喘着气；他的两只手哆哆嗦嗦，神经质的战栗不时地传遍他全身。

九 将军阁下

“我的朋友！一切都完啦，一切都决定了！”他悲痛地低声说道。

“叔叔，”我说道，“我听见一阵阵的叫嚷。”

“小伙子，叫嚷，叫嚷，各种各样的叫嚷都有！妈妈晕过去了，现在一切都天翻地覆了。但我已经拿定了主意，并且要坚持到底。谢廖沙，我现在谁都不怕。我想要他们看看，我也有性格，一定要让他们看看！因此我特意把你找来，好协助我让他们见识见识……谢廖沙，我的心都碎了……但是我必须，我义不容辞要雷厉风行地采取行动。正义是铁面无私的！”

“叔叔，可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我要同福马分手。”叔叔毅然决然地说道。

“好叔叔！”我狂喜地叫道，“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来了！我哪怕多少能帮您实施这一决定，那随时都听候您的吩咐。”

“谢谢你，小伙子，我很感谢！现在一切已经决定了。我在等候福马，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要么是他，要么是我！我

们必须分手。要么明天福马就离开这个家，要么我发誓，我就丢下这一切不顾重新去当骠骑兵！他们会收下我的，他们会让我带一个骑兵营。让这里的一套都见鬼去吧！现在一切要重新开始！你拿着那个学法语笔记本干什么？”叔叔转向加夫里拉狂怒地叫喊道，“丢掉它！烧掉，踩烂，撕碎！我是你的老爷，我命令你不要学法语。你不能，你也不敢不听从我，因为我是你的老爷，而不是福马·福米奇！……”

“感谢上帝！”加夫里拉自言自语说。显然，事情并非儿戏。

“我的朋友！”叔叔非常动感情地继续说道，“他们硬要我做不可能做的事！你将对我做出裁决，你现在就是一个站在我和他之间的公正的法官。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要求我做什么，现在他们终于正式摊牌了，他们把一切都通通说出来了！但是，这是违背仁爱、破坏高尚和丧失名誉的事……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但是，首先……”

“叔叔，我已经全都知道了！”我打断他的话叫道，“我猜想……我刚刚同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谈过话了。”

“我的朋友，关于这件事，现在一个字也不要提，一个字也不要提！”叔叔仿佛害怕似的赶忙打断我的话说道，“以后我会亲口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但是暂时……怎么回事？”他向走进屋子来的维多普利亚索夫吼叫，“福马·福米奇在哪里？”

维多普利亚索夫带口信说：“福马·福米奇他老人家不愿意来，而且他老人家认为这个要求是十分无礼的，因此，福马·福米奇他老人家非常生气。”

“把他带来！把他拖来！把他弄到这里来！动手把他给我拽来！”叔叔跺着脚叫喊道。

维多普利亚索夫从来没见过自己的老爷如此暴怒，吓得一

溜烟跑掉了。我也感到很吃惊。

“兴许是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想，“否则，性情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够如此盛怒并采取这种断然措施呢。”

有几分钟时间，叔叔默默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好像自己同自己争执不下。

“不过你不必撕那个学法语的笔记本了，”他终于对加夫里拉说道，“你先别走，待在这里，或许还用得着你。”“我的朋友，”他又转向我补充说道，“我刚才可能叫喊得太过分了。任何一件事都应该做得既有尊严又有勇气，但没有必要叫喊，没有必要使人下不了台，应该是这样才对。谢廖沙，你知道吗？如果你离开这里一会儿，岂不更好些？对你来说，反正是无所谓的。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你看怎么样？你以为如何？请你为了我这样做吧。”

“叔叔，您害怕起来了？您后悔了？”我专注地盯着他说道。

“不，不，我的朋友，我没有后悔！”他倍感兴奋地叫道，“现在我已经不再害怕任何东西了。我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最果断的措施！你不知道，你想象不到，他们要求我做什么！难道我应当同意吗？不，我要据理坚持！我已奋起抗争，我还要据理坚持下去！早先我本来就该据理坚持的！但是，我的朋友，你知道我现在后悔叫你来了。如果你在场，福马可能会感到很难堪，也就是说，你将成为福马受辱的目击者。你看，我想采用高尚的方式让他离开这所宅子，不使他感到任何屈辱。不过，要知道，只不过是我这样说，不受任何屈辱。小伙子，这种事情嘛，不管你甜言蜜语把它说得多么好听，终归还将是难堪的。我是个粗人，缺乏应有的教养，说不准一时糊涂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说些傻话，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他终归还是为

我做过很多事的……我的朋友，你离开吧……听，他们已经把他带来了，带来了！谢廖沙，我求求你，你出去吧！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看在基督的分上，你出去吧！”

刚好就在福马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叔叔把我领出到凉台上。但是，我现在还在后悔我当时没有离开；我当时拿定主意要留在凉台上，因为那地方非常黑暗，因此很难从屋里看见我。我决心要偷听他们说些什么！

我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为我的行为辩解的理由，但是我却敢说，在凉台上坚持站了这半个小时，而且居然没有失去耐心，我认为是做出了一件具有伟大殉难意义的业绩。从我站着的那个地方不仅能够听得很清楚，甚至能够看得很清晰，因为门是玻璃的。现在请大家设想一下福马·福米奇的模样吧，他是被明令召来的，如果他拒绝前来，就有对他采用强制手段的危险。

“上校，是我的耳朵听到了这样的威胁吗？”福马边走进房间边哀号道，“是让人这样转告我的吗？”

“福马，是你的耳朵听到的，是你的耳朵听到的，你安静点儿，”叔叔勇敢地回答说，“你坐下。让我们认真地谈谈，让我们友好地、兄弟般地谈谈。福马，你坐呀。”

福马·福米奇端着架子坐到了安乐椅里。叔叔迈着快而不稳的步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显然他感到为难，不知话该从哪里说起。

“正是要兄弟般地谈谈，”他又重复了一次，“福马，你了解我，你不是一个小孩子，我也不是一个小孩子。总之，我们都上了年纪……嗯！福马，你看，我俩在某些问题上意见相左……是的，正是在某些问题上，因此，福马兄弟，我们就此分手不是很好吗？我确信，你是高尚的，你希望我好，因

此……不过，何苦多加解释呢！福马，我是你永生永世的朋友，对此我可以用所有圣者的名义发誓！这里是一万五千银卢布。兄弟，这是尽我所有了，最后的一点儿家底都一扫而空，把家里的人都搜刮殆尽。你大胆地拿去吧！我应该，我有义务保证你的生活！这里差不多全都是当票，现金不多。大胆地拿去吧！你什么也不欠我的，因为我无论什么时候都无力还报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即使是现在，虽然在最主要的问题上我们俩的意见不合，我对这一点还是有感觉的。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在你认为适当的时候……让我们分道扬镳吧。你就到咱们的县城去，福马，只有九俄里的路程；那里有一幢小住宅，在教堂后面的第一条胡同里，装着绿色的护窗板，是牧师未亡人的一所十分可爱的小住宅。她要将它卖掉。我要给你把它买下来，房钱我单拿，不算在这一万五千银卢布之内。你就搬到那边去住，反正也就在我们跟前。你可以在那边搞你的文学，从事你的科学研究，你将赢得你的荣誉……那边还有官员，他们一个个都是高尚的，都是殷勤好客的，都是大公无私的；大司祭是一位学者。逢年过节你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做客，于是我们就将如同在天堂里一般生活！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驱逐福马的条件原来是这样的！”我想，“叔叔向我隐瞒了关于钱的事。”

长时间笼罩着一片沉默。福马坐在安乐椅里，仿佛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盯着叔叔看。显然，叔叔也由于这种沉默的场面和福马的这种目光而开始局促不安起来。

“钱！”福马终于用一种故意做出来的衰弱的声音说道，“它们在哪儿？这些钱在哪儿？把它们拿来，快把它们拿到这里来！”

“福马，就在这儿，最后的一点儿家底了，一万五千整，全部都在这里了。这里既有当票，也有钞票，你一看就清楚了……拿去吧！”

“加夫里拉！这些钱都归你了，拿去吧，”福马和蔼地说，“老家伙，这些钱你会用得着的。不过，不！”他突然喊叫起来，话声里还夹杂着一种异常的刺耳尖音，同时他又在安乐椅里一跃一跃地欠起身子，“不！加夫里拉，把它们，把这些钱先拿给我！把它们给我！把它们给我！把这几百万给我，好让我用脚踩烂，好让我把它们撕得粉碎，好让我朝它们唾弃，好让我扔得四散纷飞，好让我把它们弄得污秽不堪，好让它们丧失光辉！……给我，给我，居然给我钱！居然收买我，好让我离开这个家！这话是我听到的吗？是我活到了忍受奇耻大辱的一天吗？看吧，看吧，这就是它们，这就是您那几百万！请看吧，都在这儿，都在这儿，这也是，这也是！上校，如果从前您还不知道福马·奥皮斯金是怎样做的话，那么您瞧着吧！”

于是，福马就把那包钱扔得满屋都是。十分有趣的是，他却没有像他吹嘘过的那样做：他没有撕毁一张钞票，也没有在一张票子上吐口水；他只不过略微把它们揉搓一下，即使这样做也很小心。加夫里拉赶忙跑去从地板上把这些钱都收拢来，然后，在福马刚一离开房间，就把它们倍加爱惜地交到自己老爷手里。

福马的行动真使叔叔惊得目瞪口呆。现在轮到他一动不动地呆立在福马面前，毫无表情地张口结舌。与此同时，福马却重新在安乐椅里坐好，并且仿佛由于不可名状的激动而喘着粗气。

“福马，你是一个崇高的人！”叔叔回过神来后，终于高声叫道，“你是人们中间最高尚的一个人！”

“这我知道。”福马用微弱却又带有无法描述的尊严的声音说道。

“福马，饶恕我吧！福马，我在你面前是个卑贱的东西！”

“是的，在我面前。”福马附和着说。

“福马，并不是你的高尚行为使我感到惊愕，”叔叔兴高采烈地继续说下去，“而是我怎么能够粗野到如此地步，有眼无珠，卑劣到这般程度，以致在向你提出这样的条件时还给你钱？不过，福马，你有一点是错了：我根本不是收买你，根本也不是为了让你离开这个家而付给你钱，我只不过是想要这样做，以便你离去时，手头有钱，以便你不感到没钱的窘迫。对此我可以对你发誓！福马，我准备双膝下跪，是的，双膝下跪请求你的宽恕，如果你愿意，我立即就跪倒在你面前……只要你愿意……”

“上校，我不需要您下跪！……”

“但是，我的上帝！福马，你想：我当时正在气头上，被惊呆了，我控制不住自己……但是，你说吧，你告诉我，我能够用什么，我怎样可以赎罪？你教教我吧，你打开你的金口吧……”

“上校，都无济于事，都无可补救！我向您担保，明天我就迈出这所宅子的门槛，一去而决不回头。”

此刻福马才从安乐椅里起身。叔叔惊恐地奔向他，又重新扶他坐好。

“不，福马，请你相信我，你不会走的！”叔叔叫喊道，“福马，用不着说什么跨出门槛，决不回头！你不会走的，要去我就跟着你去浪迹天涯，你一天不饶恕我，我就一天也不离开你的左右……福马，我发誓，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饶恕您？您有过错？”福马说道，“但是，您可明白您在

我面前有什么罪过吗？您是否明白，您现在在我面前的过错，还在于您给我一口面包吃？您是否明白，您仅用一分钟的时间就毒化了我在您家里食用过的每块面包吗？您刚才责备我白吃您家里的面包，每一口面包。您现在向我证明，我在您家住着像一个奴隶，像一个仆人，像一个给您擦皮靴的人！与此同时，我却一直真心以为我是作为一个朋友和兄弟住在您家里的！不正是您本人，不正是您自己用您那恶蛇般的言语上千次地让我确信这种友谊，确信这种手足之情吗？为什么您要在暗地里编织罗网让我傻瓜一样坠落其中呢？为什么您要在黑暗中给我挖下陷阱，而现在您又亲自推我下去呢？为什么您早先不把我一棍子打死呢？为什么您一开始没有拧下我的脑袋，就像拧下一只公鸡的脑袋，哪怕只是因为……它不下蛋呢？是的，就是这样！上校，我赞成这个比喻，虽然它取自外省的地方生活，又带有当代文学的庸俗习气；我赞同它，因为通过这个比喻可以看出您对我的指责十分荒谬。我在您面前罪过之大，也恰如那只公鸡不能下蛋，因而不能讨得那异想天开的主人的欢心！上校，得了吧！难道有用钱来打发朋友或者兄弟的吗？为了什么呢？主要地说，究竟为了什么？说什么：'给，我的心爱的兄弟，我欠你的情：你甚至救过我的命；给你几枚犹大的银币[①]，不过你得给我滚开，别让我再看见你！'多么天真哪！您对我又多么粗鲁哇！您以为我稀罕您的金钱，岂知我有的唯一的崇高情感是建立您的幸福。啊，您伤透了我的心！您玩弄了我最崇高的情感，就好像随便一个什么小男孩儿在玩一种投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6章，第15节）：耶稣的门徒犹大以三十枚银币的代价把耶稣出卖给祭司长。

钉游戏[1] 一样！上校，很久以前我就预见到了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早以前就被您的面包噎得喘不上气来，您的面包我难以下咽！这就是为什么您那羽绒褥子使我感到难受，而不觉得柔软舒适！这就是为什么您那白糖和糖果对我来说无异于南美圭亚那的克恩产的极辣的辣椒，而不是什么糖果！不，上校！您一个人独自过您的日子吧，您形单影只地享受清福吧，就让福马背起行囊去走他自己哀伤的路吧。上校，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不，福马，不！不能这样，绝不可能是这样！”被彻底打垮的叔叔发着呻吟声说。

“是的，上校，是的！就是这样结束，因为必须如此，明天我就离您而去。请把您那几百万撒开，请用您那钞票铺满我要走的路，通往莫斯科的大道上，我要在您那些钞票上高傲而蔑视地走过去。上校，我这脚将要践踏、弄脏、踩坏您这些票子，而福马·奥皮斯金靠他自己高尚的心灵是不会挨饿的！我说过而且曾经证明过！上校，永别了。上校，永——别——了！……”

于是，福马重又要从安乐椅里起身。

“饶恕我吧，饶恕我吧，福马！忘掉一切吧！……”叔叔以祈求的声音一再重复地说。

“说‘饶恕我吧’！可是我的饶恕对您又有什么用处呢？嗯，好吧，假如我饶恕您，因为我是个基督教徒，我不能够不饶恕别人，而且我现在差不多就已经饶恕您了。那您自己想想吧：如果现在我在您家里哪怕再停留一分钟，这符合常理和道

① 地上放置一个环，向其中投掷大头钉使其插入土中的一种游戏。

德吗？要知道，是您要赶我走的呀！”

“福马，符合的，符合的！我向你保证，这是符合的！”

“是符合的吗？那么我们彼此间现在是平等的吗？难道您竟然还不明白，这样说吧，我是用自己高尚的道德战胜了您，而您却是用自己卑劣的行为制服了自己。您是被制服了，而我却被抬高了。哪里还有什么平等可言？没有这样的平等难道能够成为朋友吗？我在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同时也发出哀痛的号啕，而不是以胜利者高踞于您之上，如同您可能会以为的那样。”

“福马，我的心也在发出哀痛的哭声，我向你保证……”

“这难道就是那个人，”福马继续说道，严厉的语气变得和悦些了，“就是那个人，为了他我每到夜里有多少次不得安眠！有多少次，在我的不眠之夜，我常常从床上起身，点燃蜡烛并对自己说：‘现在他睡得很安稳，他寄希望于你。福马，你可不能睡，为了他你要精神抖擞；说不定为了这个人的幸福平安你还会想出什么点子来呢。’上校，这就是福马在自己的不眠之夜的思虑！但是，看看，这位上校是怎样报答他的吧！不过，不要说了吧，够啦！……”

“但是，福马，我还会获得，我还会重新获得你的友谊的，我向你发誓！”

“重新获得？可是保证在哪里？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饶恕您，并且甚至还将爱您。但是作为一个人，并且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则将不由自主地蔑视您。我应该，我责无旁贷地蔑视您。以道德的名义我责无旁贷，因为——我向您再重复一遍——您给自己的脸上抹了黑，而我的行为却是最高尚的。您说，你们那伙人中，有谁会有类似我那样的行为呢？他们中间有谁会拒绝接受这样一笔数也数不过来的钱财呢？可是，一文

不名的乞丐、被大家看不起的福马却出于伟大的情操毅然拒绝接受这笔巨款。不，上校，要想同我看齐，您现在还得去完成许许多多的业绩。可是，在您甚至还不能够像对待一个与您平等的人一样而称呼我为您，却像对仆人一样直呼我为你的时候，您又有什么能力创建什么功勋呢?”

“福马，要知道，我是根据我俩之间友好情谊才直呼你的!”叔叔带着要哭出来的声音说道，“我可不知道你对此感到不快……我的上帝！要是我早先知道就好了……”

“您，”福马继续说道，“您在我请求您像称呼将军一样称呼我为‘阁下’的时候，却不能够，或者不如说不情愿满足这个最简单也最微不足道的请求……”

“但是，福马，这可是严重侵害上司职权的行为，福马。”

“严重侵害上司职权的行为！死咬住书本上那么一句话不放，就像鹦鹉学舌一样，喋喋不休！可您是否知道，您拒绝称我为‘阁下’就使我蒙受了奇耻大辱，就让我名誉扫地。您使我遭受的凌辱还有：您不懂我要您这样做的原因，视我为该去疯人院的一个任性的傻瓜。哼，难道我还不明白，假若我异想天开竟然让您称我为阁下，我自己岂不滑稽可笑至极吗?我蔑视所有这些官爵和尘世的虚荣。要知道，这些东西如若没有美德为依托，也就一文不值了。没有美德，给我一百万我也不要将军这个头衔！与此同时，您却把我当成疯子看待！正是为了您的利益，我才牺牲了自己的自尊心，并且容忍了您，您以及您的那些学者们，使你们得以称我为疯子！我之所以一定要您给我一个将军的称号仅仅是为了启迪您的智慧，开发您的道德情操并让您沐浴在新的思想的光辉之中。我正是想让您从今以后不要再把将军之类看成是地球上不可逾越的巨人。我正是想要向您证明，不具备宽广的胸怀，所谓官职就什么也不是。您

的那位将军要来做客，这并没什么值得高兴的。或许在您身边就大有德高望重的人在！但是您还经常在我面前以拥有上校官职而妄自尊大，因此您要称我为‘阁下’就难以启口。原因就在这里！这就是原因之所在，而并非是什么侵害上司职权的问题！全部原因就在于，您是上校，而我只不过是福马而已……”

“不是这样的，福马，不是这样的！我向你保证，全然不是这样。你是一位学者，你并非普普通通的福马……我很景仰……”

“您景仰！很好！如果像您所说，您景仰我，那么请您告诉我：据您的意见，我配不配享有将军的头衔？请您肯定地并且毫不迟疑地回答：配还是不配？我想考察一下您的智慧和您的智力开发程度。”

“就正直而言，就大公无私而言，就智慧而言，就心灵的绝对高尚而言，你配得上！”叔叔为之骄傲地说道。

“既然我配，那么您为什么还不称呼我为‘阁下’呢？”

“福马，好吧，我会说的……”

“我要求您说，我现在就要求您说，上校，我坚持并且强烈要求！我看得出来，这对您不堪忍受，因此我才要求您必须这样做。您在这方面做出的牺牲就将成为您建立功勋迈出的第一步，因为——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了向我看齐，您应当建立很多的功勋。您应当战胜您自己，只有那时我才会相信您的真诚……”

“福马，明天我一定叫您‘阁下’！”

“不，上校，不是明天，明天是不言而喻的。我要求您现在，立刻就叫我‘阁下’。”

“福马，好吧，我这就……不过，为什么非得立刻不可呢，

福马？……”

“为什么就不能立刻叫呢？难道您有些难为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竟然觉得难为情，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

“那么，好吧，福马，我这就……我甚至感到骄傲……不过，福马，怎么能毫无来由地说什么：‘阁下，您好’呢？要知道，这是不行的……”

“不，不是‘阁下，您好’。这是使人难堪的语气，好像在开玩笑，在演滑稽剧。我不允许同我开这样的玩笑。上校，请您别再糊涂了，请您马上清醒过来吧！您要改变您的语气！”

“福马，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叶戈尔·伊里奇，首先，我可不是什么你，而是您！请您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福马，而是福马·福米奇。”

“福马·福米奇，不错，真的，我很高兴！我真心地感到高兴……只是要我说什么呢！”

“喊‘阁下’时再附加点儿什么您感到为难，这是可以理解的。您早点儿说明一下不就行了吗！这甚至还是可以原谅的，特别是考虑到，如果说得客气一点儿的话，您这人不是一个作家。嗯，既然您不是一个作家，那么就让我来帮帮您好了。请跟着我说：‘阁下！……’”

“嗯，‘阁下’。”

“不对，不是：‘嗯，阁下’，而是直截了当：‘阁下’！上校，我告诉您，请改变您的语气！我还希望您不要感到屈辱，如果我建议您略微弯下您的身子，同时躯体略向前倾。同将军大人讲话的时候，躯体都要向前倾的，以此来表示尊敬。这样说吧，同时也是表示准备随时飞快地去执行将军委派的任务。我本人过去经常与将军们交往，因此这一切我是很清楚的……嗯，您说吧：‘阁下’。”

“阁下……”

“我是多么难以形容地高兴啊，我终于有机会请求您的原谅，原谅我最初并不了解阁下您的心灵。我斗胆向您保证，今后我将不惜竭尽我绵薄之力为公益效劳……嗯，行啦，您就说这些吧！”

可怜的叔叔！他必须逐字逐句复述这一派胡言！我好像一个犯了过错的人一样站在那里并为之羞得面红耳赤。愤恨之情憋得我喘不出气来。

“嗯，您现在是不是觉得，”那个折磨叔叔的家伙说道，“您心里突然感到轻松了些，仿佛有那么一位天使飞到了您的心灵里？请您回答我！”

“对，福马，的确如此，是感到轻松了些。”叔叔回答说。

“一旦您战胜了您自身，您的心就好像浸在了某种橄榄油中，是吧？”

“是的，福马，的确如此，我的心就像涂了橄榄油那样轻快。”

“就像涂了橄榄油那样？嗯……不过我对您说的不是油……好吧，反正都一样！上校，这您该明白履行职责意味着什么！您要战胜您自身。您自尊心很强，您自尊心强得都没有边儿了！”

“福马，我有自尊心，这我清楚。”叔叔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您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而且甚至是一个阴暗的自私自利者……”

“福马，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错，这我也清楚；从认识你的那时起，我就知道了。”

“现在我要像严父一样，要像慈母一样亲口对您说……您

要把所有的人从您身边打发走。您忘记了，乖乖的小牛犊要吃两头母牛的奶水。”

“福马，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您很粗鲁。您是那样鲁莽地撞击人的心灵，您是那样妄自尊大硬要人家关注您，以至于正派的人都准备离您而去跑得远远的！”

叔叔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您对别人要和蔼可亲，要关切和爱护，为了别人您要有忘我精神，那时，别人也就会想到您了。你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这就是我的信条！忍耐、劳作、祈祷并且期待，这就是我想要一下子教会全人类奉行的真理！如果您能以此为准绳身体力行，那么我就将首先向您敞开我的心扉，就将伏在您的胸口哭泣……只要需要这样做的话……否则，总是我呀，我呀！要知道，不客气地说，您终归是讨人嫌的。”

“真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加夫里拉崇敬地说道。

“福马，这都是实话，这一切我也都感觉到了，”深受感动的叔叔顺从地附和着说道，“福马，可是，也并不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我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过去是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的。福马，我向你发誓，我也曾经是善于动感情的。当我告别团队的时候，全体骠骑兵，我那整个骑兵营都哭了，他们都说，像我这样好的人可真难得呀！……我当时就想，兴许我这人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又暴露出来了！我又抓住了您这种狂妄自大的辫子！您不但自我吹嘘，而且顺便还用骠骑兵们的眼泪对我大加鞭挞。为什么我就不用别人的眼泪来吹嘘自我？有什么可用来自我吹嘘一番就好了；或许有这种事就好了。”

“福马，这是脱口而出的，我忍不住就记起了过去的美好

时光。”

“美好时光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叶戈尔·伊里奇，它就包含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我总是感到幸福，而且尽管遭受苦痛，我仍然感到满足，仍然心平气和，我并不讨人嫌，厌恶我的只有那些傻瓜、上蹿下跳者、学者。对他们我不宽容，也不想宽容。我不喜欢那些傻瓜！而那些学者又是什么东西？‘通晓科学的人！’可他的科学却是骗人的把戏，并非是科学。嗯，他刚才说什么来着？叫他到这里来！把所有的学者都叫到这里来！我能够驳倒一切。他们的所有论点，我全都能批驳得一无是处！且不说我的高尚的道德……”

“当然啦，福马，当然啦。这谁又会怀疑呢？”

“比如说，前不久我显露出我的智慧、才华、博学多闻，对人类心灵的通晓，对当代文学的了如指掌。我不但指出了，而且进而做了极好的发挥，有才华的人从科马林农夫舞一下子引申出一个高尚的话题。可又怎么样呢？他们之中又有谁充分赏识我的长处呢？不，他们居然扭转头不屑一顾！他一定对您说过，说我什么也不懂。可是，或许正是在这里马基雅弗利本人或者某一位麦尔卡丹特坐在你们面前①，我的过错仅仅在于我的贫穷和处于不知名的地位而已……不，我饶不了他们！……我还听说有一个科罗夫金。这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福马，这是一个聪明人，一个科学家……我正在等着他的到来。福马，这确实是个好人！”

---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作家；麦尔卡丹特（1797—1870），意大利作曲家；按字母选择姓名时（两人的姓氏的第一字母均为 M。——译者），硬把两个不同时代、毫不相关的人物放在一起说，表明福马的浅薄。——俄编注

“哼！我表示怀疑。大概，这是一头驮上一堆书本的当代蠢驴吧。上校，他们这些人没有心灵，他们没有心肝！徒有学问而无德行，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不，福马，不是这样的！关于家庭的幸福他讲得多么好哇！福马，听的人自然变得无限向往了！”

“哼！让我们走着瞧吧。让我们也来考考这个科罗夫金。但是，行啦，”福马从安乐椅里起身结束他的话说道，“上校，我还不能够完全饶恕您，因为我受的屈辱是残酷无比的。不过我要乞求上帝，或许上帝会给一颗受伤的心降下和平。让我们明天再谈这件事吧，现在则请允许我告退。我已经累啦，浑身没有力气……”

“哎呀，福马！”叔叔赶忙张罗开了，“是的，你的确累了！你看怎么样？要不要提提神吃点儿什么东西？我这就去吩咐。”

“吃点儿东西！哈——哈——哈！吃点儿东西！”福马以一种蔑视的笑声回答说，“先给你灌够了毒药，然后又问你想不想吃点儿什么？居然还想用什么煮蘑菇和浸苹果来治愈心灵的创伤！上校，您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唯物主义者呀！”

“唉，福马，真的，我可是真心诚意的呀……”

“那么，好吧。就不说这个了。我走啦，您可要立即到您母亲那里去。您可以双膝跪地，可以痛哭流涕，但一定得求得她对您的宽恕。这是您的义务，这是您应尽的义务！”

“哎呀，福马，我脑子里总在想的就是这件事。就是现在，我同你谈话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这件事。我准备跪在她的面前，哪怕一直跪到东方发白都行。但是，福马，你想想，她们要求我干什么？福马，要知道，这要求是不公平的，这要求是残酷的！我求你仁爱为怀，宽宏大度，让我充分享有幸福吧，你先想想再决定，到那时……那时……我发誓！……”

“不，叶戈尔·伊里奇，不行，这不关我的事，”福马回答说，“您知道的，我一点儿都不参与这件事，也就是说，假如您确信这一切全是由于我的缘故发生的，那么我向您保证，从一开始我就完全置身事外。这里只是您母亲一个人的意愿，而她当然是希望您好……请您赶快去吧，请您飞奔而去吧，请您用您的顺从扭转局势的发展吧。不可含怒到日落![1] 而我……我将整宿为您祈祷。叶戈尔·伊里奇，我很久以来就不知什么是睡眠了。再见吧！老家伙，我也饶恕你了，”他转向加夫里拉补充说道，“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受你的头脑支使的。如果我使你受到屈辱，也请你原谅我……再见，再见，大家都再见，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福马出去了。我立即冲进了房间。

“你都偷听了？”叔叔叫喊道。

“是的，叔叔，我都听到了！可您，您竟然能够称他为‘阁下’！……”

“有什么办法呢，小兄弟？我甚至为此而感到骄傲……这对于建立崇高的功勋来说算不了什么。他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他是一个多么大公无私的人，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哪！谢尔盖，这你都听到了……而我居然拿这些钱给他，也就是说，我简直昏了头！我的朋友！我太偏执一端了。我当时正处于狂怒之中，并没有理解他。我对他怀疑，怪罪他……但这不对！他不可能是我的仇敌，这一点我现在明白过来了……你知道吗？当他拒绝拿钱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有多么高尚啊？”

“好吧，叔叔，您愿意骄傲就骄傲吧，可我这就要走啦，因为我已经忍无可忍！我再说最后的一次，请您告诉我：您究

---

① 此语见《新约全书·以弗所书》，第4章，第26节。

竟要我干什么？为什么唤我回来？并且您又在期待些什么？如果一切都已经结束，而我留在这里对您又毫无益处，那我就走。这里看到的种种情景，我忍受不了！我今天就要走！”

“我的朋友……”叔叔像他惯常表现的那样又慌乱起来，“你再等一等，只两分钟：兄弟，我现在到妈妈那边去……那边的事也该有个结束……这是一件重要的、非常非常大的事情！……你现在暂时先回到你的住处。加夫里拉会把你领到夏天住的厢房去的。你知道夏天住的那个厢房吗？就在园子里。我已经吩咐过了，你的皮箱也已经搬到那里了。我现在到妈妈那边祈求得到宽恕，解决一件事，我现在已经知道该怎样做了。然后，我立刻就去找你，那时我就把一切毫无保留地讲给你听，把我全部的心事都掏给你。而且……而且……而且我们的幸福时刻终归会来的！谢尔盖，只等两分钟，只等我两分钟！”

叔叔握了握我的手就匆匆忙忙出去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又跟随加夫里拉走了，去夏天住的厢房。

十　米津奇科夫

加夫里拉领我去的那处厢房，只是根据旧日习惯才称为“新厢房”，其实它是过去的地主们早先就建好了的。这是一幢挺不错的小木屋，坐落在园子的中间，距离老房子只有几步远。它的三面围着高大苍劲的菩提树，枝叶都触到了屋顶。这幢小木房里的四间屋都是专门为来往客人准备的，家具陈设也都很像样。一走进专为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除了已经搬来的我的皮箱外，我一眼就看见床前小桌上放着一张信纸。纸上极其

华丽并工整地写满了各种字体，还饰有各种花体、花缀和花笔道，大写的字母和花体字还涂成各种彩色。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非常悦目的书法佳作。刚读了开头的几句，我就明白了，这是写给我的一封有所求的信，信中称我为“开明通达乐善好施的人”。写标题的地方赫然有这样一行字：“维多普利亚索夫的哭诉。”无论我怎样专注地阅读，想从这些文字中弄懂点儿什么，结果却劳而无获。因为这是用崇高的奴仆的文体写成的华丽空洞的废话。我只能猜测出，维多普利亚索夫处于某种灾难性的境地，因此请求我的协助，并对此寄以厚望，这也是鉴于我的“开明通达”。信的结尾处，他请求我在叔叔那里为他周全一下，并用“我的机器”对他施加影响。引号里的词，一字不差就是信的结尾。正当我埋头读信的时候，门开了，米津奇科夫走了进来。

“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同您认识一下，”他说得很随便，但却非常礼貌，同时又向我伸出手来。“刚才没有能同您说上几句话，但初次见面我就想进一步与您结识。”

我立即回答说，虽然我的情绪非常坏，但也非常高兴同他进一步结识。我们俩都坐了下来。

“您这是什么？”他瞅着我手里的那页信纸说道，“那不是维多普利亚索夫的哭诉吗？果然是的！我曾经料到，维多普利亚索夫肯定会向您发起攻击的。他也曾给过我同样的信，一模一样的哭诉。他早就期待着您的来到，大概他也早就做好了准备。您不必感到吃惊，因为这里的怪事太多了。的确，可笑的事多得很。”

“仅只笑笑而已吗？”

“可不是吗，难道反而要哭吗？如果您愿意，我不妨给您讲一讲维多普利亚索夫的身世，我相信您会发笑的。”

“我承认，现在我还顾不上维多普利亚索夫。”我沮丧地回答道。

我看得很清楚，米津奇科夫先生来与我结识以及他亲切的谈话，这些都是他有预谋的行动。米津奇科夫先生只不过是有求于我。刚才他在茶室眉头紧蹙，一本正经坐在一旁。现在却很快活，笑逐颜开，并且准备给我讲一个冗长的故事。一眼就看得出，这人能很好地控制自己，而且似乎也懂得人情世故。

“可诅咒的福马!”我说道，并且恶狠狠地用拳头击了一下桌子。“我确信他是这里一切罪恶的渊薮，什么事情他都掺和进去！该诅咒的畜生!”

“您似乎太生他的气了。”米津奇科夫指出说。

“我太生气了!”我喊了一声，立刻就激愤起来。“当然我方才太忘乎所以，因此任何人都有权指责我。我十分清楚，我当时跳出来直接与福马交手，从各个方面看都是不体面的。不过现在我想，对此我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我也明白，在正经的社交场合是不会这样做的。不过，请您设想一下，哪有可能无动于衷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这里可算是一所疯人院呢！……而且……而且……最后……我反正要离开这里，如此而已!”

“您吸烟吗?”米津奇科夫平静地问道。

“是的。”

“那您大概也会允许我吸烟了。在那边是不允许吸烟的，我几乎忍耐不住了。”他点燃一支俄式长柄卷烟继续说道，“我同意您说的，所有这一切都与疯人院相似。但请您相信，我绝不会对您求全责备的，因为如果我处在您的位子，或许要加倍地气愤，简直怒不可遏。”

“可是，如果您果真也非常气恼，那您为什么没有怒不可

遏呢？相反，我记得您当时十分冷静。而且，我承认，我当时甚至感到奇怪，您为什么不站出来为可怜的叔叔辩护，他可是准备……为所有的人，为每一个人做好事的呀！”

“您说得再对不过了，他给很多人做过好事。但站出来为他辩护，我认为是全然徒劳的。首先，这对他并没有好处，而且甚至还有点损害他的尊严。其次，要那样第二天就得把我赶走。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我的处境决定了我必须珍惜这里对我的友好接待。”

“但我丝毫不想要您坦诚相告您的处境……我只是想问点儿情况，因为您毕竟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

“不胜荣幸，您请问吧：我极愿为您效劳。”米津奇科夫把椅子挪近了一点儿急忙回答说。

“比如说，请您解释一下：福马·福米奇为什么刚才拒绝接受已经到了手的一万五千银卢布？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会有这种事？难道是真的吗？”米津奇科夫惊叫道，“请您讲讲事情的经过。”

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但是没有提要叔叔称他“阁下”的事。米津奇科夫以极其好奇的神情听着。当讲到一万五千银卢布的时候，他的脸色甚至都变了。

“真高明！”听我讲完后，他说，“我甚至没有料到福马会有这种高招。”

“但是他毕竟放弃了那笔钱哪！这怎么解释？难道会是出于他心灵的高尚？”

“拒绝拿一万五千，为的是日后拿三万。不过，您可知道？”米津奇科夫想了想又说道，“我倒是怀疑福马会有什么打算。这人并不是一个务实的人。从某个方面来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诗人。一万五千……哼！您可明白：他抗拒不了给自己

涂脂抹粉、装腔作势的诱惑，不然他就会拿那笔钱。我可以给您说，这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一个泪水涟涟的脓包，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的最不着边际的自命不凡!”

米津奇科夫说着甚至都生起气来了。看得出来，他非常懊恼，甚至仿佛还有些忌妒。我好奇地注视着他。

“哼！应该预料到将会有大的变化，”他又沉思着补充说，“如今叶戈尔·伊里奇要向福马膜拜了。弄不好由于心灵大受感动竟然真去结婚。”他又喃喃地说道。

“那么说，您以为这种丑恶反常的婚姻，就是同那个疯疯癫癫的傻女人结婚，是不可避免的了?”

米津奇科夫探究地瞥了我一眼。

“真是一群卑鄙无耻之徒!”我激愤地说。

“不过，他们的想法也颇有道理，他们坚持说，他应该为这个家族做点儿什么。”

“难道他为他们做的事还少吗!”我愤慨地叫喊说，“可您，可您居然说什么娶这个俗不可耐的傻女人是有道理的想法!”

“当然，我也同意您说她是一个傻女人……嗯！您这样爱您的叔叔，是很好的；我自己对您表示同情……虽然用她陪嫁的钱可以极大地增加自己的家产！不过，他们还有另外一些理由。他们担心叶戈尔·伊里奇会娶那个家庭女教师为妻……您记得吗？那里还有一位很漂亮的姑娘。”

“可是，难道……难道确有其事?”我激动不安地问道，“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诽谤。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告诉我，我对这件事极感兴趣……”

“哦，他爱得可深了！当然啰，他只不过秘而不宣罢了。”

“秘而不宣！您以为，叔叔瞒着此事不说？那么，她呢？她也在爱着他吗?”

“很有可能，她也在爱着他。要知道，她嫁给他，好处都尽归她了，她很穷苦。”

“但是，说他们俩相爱，您这种猜测有什么事实依据呢？”

“要知道，这种事不可能不让人发觉。此外，他们似乎还有一些幽会。甚至还有人硬说她同他有不正当的关系。只是请您别说这件事。我是秘密地给您说的。”

“这一点能相信吗？”我叫道，“可是您，可是您却承认对此深信不疑？”

“当然，我并不完全相信，我也不曾在那边。不过，这事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怎么有可能呢！请您想想叔叔的高尚品格和他的名誉！”

“这我同意。但是也可能迷恋上了吧，日后一定以合法婚姻的办法来了结此事。这种因一时迷恋而出事的情况是常见的。不过，我再重复说一遍，我丝毫无意于说这种种传闻是确实可信的，更何况这里对她编造的污秽之词已经够多的了。甚至还有人说什么，她同维多普利亚索夫也有不正当的关系。”

“嗬，您瞧瞧！”我叫了起来，“还同维多普利亚索夫！哼，这可能吗？甚至听到这话也不感到恶心吗？难道您连这个也都相信？”

“我不是对您说吗，我并不完全相信，”米津奇科夫平静地回答说，“不过，这等事也未必绝无可能发生。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我不曾在那边，而且我还认为这不关我的事。但因为我发现您对这一切十分关注，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补充说，同维多普利亚索夫有不正当关系，这事确实是很少有可能的。这一切一概都是安娜·尼洛芙娜[①]，就是那个佩列佩莉

① 佩列佩莉岑娜的名字和父名。

岑娜小姐干的勾当，都是她散布出来的谣言，出于她的忌妒之心，因为她自己原先就曾经幻想嫁给叶戈尔·伊里奇，真的！她这样幻想的理由是，她是一位中校的千金。现在她的幻想破灭了，于是怒火中烧。说到这里，我好像把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通通告诉您了。我承认，我极不喜欢拨弄是非，况且咱们只是白白地浪费宝贵的时间而已。您看，我之所以来找您，是因为有一件小事相求。"

"有事相求？请别客气，只要我能尽力……"

"我理解，而且希望此事能引起您的兴趣，因为我看得出，您爱叔叔，对他的婚姻大事极为关切。不过在提出这一请求之前，我对您还另有一个请求，也就是事先的请求。"

"那是什么请求呢？"

"是这样，也许您会同意去满足我的主要请求，也许您不会同意。但无论如何在我讲出主要请求之前，我愿意极其谦恭地恳请您，以贵族身份和正派人品格做出忠诚和高尚的承诺：您从我这里听到的每句话都将是您和我之间最深的秘密，您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不会泄漏；此外，您也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利用我现在认为有必要告诉您的这一想法。您是否同意？"

这个开场白既认真又庄严。我表示同意。

"那么，是什么请求呢？……"我说道。

"其实事情非常简单，"米津奇科夫说，"您看，事情是这样，我想把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带走并同她结婚；总之，就如同格莱特纳-格陵[1]那类事一样。现在您懂了吗？"

---

[1] 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结婚不需任何手续。——俄编注

我直视米津奇科夫先生的眼睛，并且好大一会儿说不出一句话。

“我承认，我什么也没有懂，”我终于说出了口，“而且，”我继续说道，“我原以为是同一位神智正常的人打交道，可是从我这方面来说，却是万万没有料到……”

“您的期待落空了，”米津奇科夫打断我的话说道，“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和我的想法是愚不可及的，不是这样的吗？”

“全然不是这样……不过……”

“哦，请您不必斟酌词句！您放心好了，只要能直言不讳，您就将使我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这样就越靠近目标。不过，我也同意您的看法，所有这一切乍一看甚至可能显得多少有点奇怪。但是我敢向您保证，我的意图不仅不愚蠢，而且甚至是最高超的明智之举，如果能劳尊驾听听情况的原委……”

“哦，请别客气！我极愿意聆听。”

“其实差不多没什么好说的。您瞧，我现在背了一身的债，一文不名。此外我还有一个妹妹，才十九岁，在帮人家干活儿。而且您知道，没有任何家产。究其原因，这多少也有我的过错。我们俩曾得到过四十名农奴的遗产。碰巧在这时，我被提升为骑兵少尉。当然啦，起先是把这份遗产抵押出去了，后来则大吃大喝，这样就都挥霍一空。瞎混日子，总想出人头地，要当布尔佐夫[1]式的人物，赌钱，酗酒，不一而足。总之，愚蠢已极，现在想起来感到羞愧难当。如今我回心转意，想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完完全全拥有十万纸卢布。可是，靠自己的差事什么也捞不

① 一个骠骑兵军官，以纵酒闻名，死于 1813 年，俄国诗人丹尼斯·达维多夫（1784—1839）曾在诗中描写过他。——俄编注

到，而我本人又一无所长，加以我还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那么，当然啦，就只剩下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了：要么去偷，要么娶一个富婆。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连双靴子都没有，我是徒步走来的，而不是乘车来的。当我从莫斯科起身时，妹妹把她最后仅有的三个卢布给了我。在这里我看到了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于是我心里立刻就产生了一种想法。我毫不犹疑地拿定主意牺牲自己，娶她为妻。您会同意我的看法，这是一种明智之举，而绝对不是别的什么。况且我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我妹妹……嗯，当然，最终也是为了我自己……”

“但是，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您想要正式向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求婚吗?”

“上帝保佑！那样一来，立刻就会把我从这里赶走的。再说她本人也不会顺从。可是如果向她提出把她带走，提出私奔，那么她会马上从命的。关键就在于要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并能产生点儿效应。当然啰，这一切应立即以我们两人的合法联姻而结束。只要能把她从这里骗走就好了！”

“可是您为什么如此确信，她必定会同您私奔呢?”

“哦，您不必担心！这一点我完全有把握。我的想法的主要之点就在于：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能够同任何一个相遇的人发生爱情纠葛，一句话，只要这个人有意对她做出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您预先承诺不利用我的这个想法。当然，您也明白，特别是处在我这样的境遇下，我如果不利用这一机会，对自己来说那甚至简直是罪过。”

“那就是说，她地地道道是个疯子了……啊！对不起，”我忽然醒悟过来，又补充说道，“因为您现在正在打她的主意，于是……”

“我已经求您有话直说。您问，她是否是一个完全疯了的

女人？怎么跟您说呢？自然，她并不是一个疯子，因为她没有进疯人院。而且渴望获得爱情的狂癫中，我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痴呆之处。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姑娘。要知道，直到去年她还处在极其可怕的贫困之中。她从小就生活在女施主的压迫之下。她的心异乎寻常地多愁善感。没有人向她求过婚。嗯，您要明白：种种幻想，愿望，期待，总受抑制的心底火焰，女施主加之于她永难磨灭的痛苦——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自然足以使一个多愁善感的性格失常。可是她却突然获得一笔财富。您会同意，不论是谁遇到这种情况，此时一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不用说，现在人们都向她献殷勤，都追求她，于是她的种种期待和希望都复活了。不久前她还讲了一个穿白色坎肩的花花公子的故事。这是确有其事，事情的经过同她说的丝毫不差。根据这一事实您就能够类推其余。有几声叹息，有几张小纸条，有几首小诗，您就能够立刻将她诱骗过来。而除此之外您要再暗示给她丝绸软梯、西班牙小夜曲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您愿意同她干什么都随您的便。我已经做过一次试验，并立即就获得了一次同她的约会。不过我现在暂时停止了，只待有利的时机。四天之后一定得把她带走。头天晚上我要找她闲聊，对她唉声叹气；吉他我弹得不坏，还会唱歌。夜里在凉亭里约会，凌晨马车就将准备停当。我把她引出来，坐上马车就远走高飞。您明白，这毫无冒险可言：她是个成年女子，一切都出自她的自愿。一旦她同我私奔，那么，当然也就意味着她要同我一起承担义务……我要把她带到一个高尚但却贫寒的人家去，距此四十俄里有这样一户人家。正式结婚前，她将受到控制，不会放任何人去见她。与此同时，我不会浪费时间，三天之内我将安排好婚礼，这是可能的。不消说，办这种事是需要钱的，但是我计算过了，演出这幕小小的

喜剧，费用超不出五百银卢布。正是在这方面我寄希望于叶戈尔·伊里奇，他会给的，当然，即使他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您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说道，终于完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是，请告诉我，我究竟在哪方面能为您效劳呢？”

“啊，在好多方面都可以帮助我呢，有劳费心！否则我就不会对您提出请求了。我已经给您说过，我已经看中了一个受人尊重、但却贫寒的人家。您可以在这边，也可以在那边帮我的忙，终归您是一位证人。我承认，没有您的协助，我将束手无策。”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有幸被您选中并获得您的信任呢？我来到这里才几个小时，因此您还并不了解我嘛。”

“您的问题，”米津奇科夫露出最亲切的微笑回答说，“我可以坦诚相告，您的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极大的快意，因为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向您表示特别尊重的机会。”

“啊，荣幸之至！”

“不，您看，是这么一回事。刚才我对您多少研究了一番。比如说您火气很盛，而且……而且……嗯，还很稚嫩。但我完全确信无疑的是：如果您对我做出承诺不向任何人讲出我们之间的谈话，那您准会履行您的诺言。您可不是奥勃诺斯金。这是其一。其次，您为人忠诚，您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我这个主意。当然，除非是您同我要做一件友好的交易。这时我可能会同意把我的这个主意转让给您，也就是说把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转让给您，并准备竭诚协助您把她抢走。不过这里有一个条件：结婚后一个月您得付我五万纸卢布。不言而喻，您事先得向我做出保证，即出具一纸无息借单。”

“怎么？”我叫喊起来，“您居然把她又推荐给我？”

“自然啦，如果您考虑好而且很想要的话，我可以转让。当然，我是有所损失，不过……这主意是属于我的，出让主意也是要拿钱的。最后，说到第三点，我之所以请您帮忙，是因为无人可供我选择。考虑到这里的具体情况，把这件事长久拖延下去是不行的。何况圣母升天节的斋期[①] 就在眼前，这期间是不举行结婚仪式的。我希望，您现在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完全明白了，我再一次向您保证绝对严守您的秘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要我做您的同伙却是办不到的，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您立即申明。”

“为什么呢？”

“还问为什么吗？”我叫喊道，终于能一舒胸中的闷气。“难道您还不明白，这样的行为是很不高尚的？就算您的估计完全正确，您可以利用这位小姐的弱智和不幸的妄想而得手。但要知道，正是这一点应能使您作为一个高尚的人就此住手！您自己不是也说，尽管她是可笑的，但却是值得受人尊重的。可您却突然要利用她的不幸从她那里捞取十万卢布！当然，您也不会去做她真正的丈夫，不会去履行自己做丈夫的义务，您必定会将她抛弃……这是很不高尚的，请原谅我，我甚至不明白，您怎么会决定请我与您结伙去干呢！”

“您哪，我的上帝，这么多浪漫主义呀！”米津奇科夫叫喊道，并带着并非做作的惊讶望着我。“不过，这甚至也不是什么浪漫主义，您只是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您说这样做不高尚，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所有的获益并不在我这方面，而是在她的那一方面……请您不妨判断一下！”

---

① 这一斋期自俄历 8 月 15 日开始，延续两周。

“当然啦，如果从您的观点来看这件事，结果是您娶了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做您的妻子，您完成了一桩宽宏大度的事。”我带着讥刺的微笑回答说。

“难道不是吗？正是如此，这正是一件慷慨的举动！”米津奇科夫叫喊道，现在轮到他激动了。“请您判断一下。首先，我是牺牲自己才同意做她丈夫的。这总有点价值吧？其次，尽管她拥有实实在在的十万银卢布，我也只不过拿走她十万纸卢布[①]，并且我已经做出保证这一辈子再不向她索取一文钱，虽然我并非不能这样做。——难道这不也有点价值吗？最后，您再深入地想想：她能够安安稳稳度过自己的一生吗？要让她平平安安过日子，必须把她的钱拿走并把她关进疯人院，因为每分钟都会碰到游手好闲的家伙，骗子，投机分子，类似奥勃诺斯金之流，蓄着短而尖的胡须，留着两撇小胡子，手持吉他，口唱小夜曲，这种人会引诱她上钩，娶她为妻，把她洗劫一空，然后在某处把她弃之于大道上。就说这里吧，这可是最负盛名的人家，但要知道，其所以要收留她也不过是图谋她那点儿钱而已。必须使她摆脱这种存心不良的图谋，把她拯救出来。嗯，您要明白，她只要嫁给我，所有这些不良图谋就消失了。我敢担保，此后任何不幸都不会触及她了。首先，我将要把她安置在莫斯科，让她住进一个贫寒但却很高尚的家庭里。这不是我刚刚提到过的那个家庭。这是另外一家。我的妹妹会经常陪伴她，会有人毫不松懈地监护她。她还会剩下二十五万，或许是三十万纸卢布。您知道，拿这一笔钱可以过多么好的日子啊！她会享有一切的舒适和方便，所有的娱乐都随她的

① 一个银卢布等于三点五个纸卢布。不过，当时的银卢布也不一定是银币，它是一种新发行的卢布。

意，什么舞会呀，假面舞会呀，音乐会呀，等等。她甚至还可以幻想她的爱情故事。当然，只是在这一方面我会有所防备。幻想尽可以幻想，但休想付诸实施！再举例来说，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侮辱她，到那时就没有人能欺侮她了，因为她是我的妻子，她是米津奇科夫夫人，我决不允许有人侮辱我的名誉！仅此一点也该值点儿什么吧？自然啦，我不会同她生活在一起的。她住在莫斯科，而我则住在彼得堡的某个地方。这方面我坦诚相告，因为我同您谈问题是毫不隐讳的。但究竟为何我俩分居两地呢？请您想想看，您不妨注意一下她的性格：她能够成为一个妻子并同丈夫共同生活吗？难道她会矢志不移吗？要知道，这可是上流社会里最轻浮的女子！她需要的是无休止的花样翻新；她能够在第二天就忘记她头一天出过嫁并且已经是一个合法婚姻的妻子。如果我同她住在一起并且要求她严格履行她做妻子的义务，那么，最终我会使她不幸的。自然啦，每年我将会有一次或多次去看望她，不过不是去向她要钱，我向您保证。我已经说过，多于十万纸卢布我不会再多拿她一文钱，说过不拿，我就不会再拿！在钱财方面我会以极其高尚的风格待她的。来同她住上两天或者三天，我甚至还会给她欢快和满足，而不使她感到厌烦和枯燥：我将同她开怀大笑，我将给她讲各种笑话，带她去参加舞会，将同她卿卿我我，送些小纪念品，唱浪漫曲，赠给她一只小狗，然后就罗曼蒂克地同她告别，并将在以后的日子里同她你来我往情书不断。于是她将因有这样一位罗曼蒂克的、对她钟情的、欢乐的丈夫而欣喜若狂！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合乎情理的。所有的丈夫都能这样做就好了。只有丈夫不在妻子跟前时，妻子才珍惜丈夫。因此，按照我这一套办理，我就会在她的一生中赢得她的芳心。请您告诉我！她还能再奢望些什么呢？要知道，这不是世间生活，这

简直是天堂！”

我默默地、惊骇地听他说。我已经明白，要同米津奇科夫先生争辩是不可能的。他热狂地确信他是正确的，并且还确信他的计划辉煌而伟大，他是以发明家的狂喜来谈论自己这一计划的。不过还有一个最微妙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必须澄清。

“您还记得吗，”我说道，“她几乎已经是叔叔的未婚妻了。您把她劫走，就是对叔叔极大的侮辱。您几乎是在婚礼前夕将她带走。此外，您为了完成您这件功业还要举债向他借一笔钱！”

“现在我可抓住您的话柄了！”米津奇科夫热烈地叫道，“请您放心好了，我早已料到您会有这种反驳。但是，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一条：叔叔还没有向她求婚。因此我可以对人们让她做他未婚妻的事置若罔闻。此外我还要请您注意，三个星期前我就策划好这一行动，那时我对这里的意图还毫无所知。因此，在道义方面我的举动对他来说完全是正当的。更有甚者，严格地说不是我从他的手里，而是他从我的手里夺走了未婚妻，同她——请您注意这一点——我已经在凉亭里有过一次秘密的夜间约会。最后，对不起，不正是您本人刚才还气急败坏地说什么，人们正在强迫您叔叔娶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为妻；可如今却突然又赞成起这桩婚事来了，还说什么我侮辱了您叔叔的名声，有损您叔叔的声誉！恰恰相反，我是在为您叔叔做一件最大的好事：我在拯救他呢，这一点您应该明白！他对这门亲事极端厌恶，况且他正在爱着另外一个姑娘！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会是他的一个怎样的妻子呢？而且她同他在一起也将是不幸的。因为那时就必须对她加以限制，免得她向年轻的小伙子投掷玫瑰花。但如果我在夜里把她带走，不论是将军夫人还是福马·福米奇之类都将无所作为。找回一个逃

婚而私奔的未婚妻，那将是太丢人的事。难道这不是对叶戈尔·伊里奇做了一件大好事和大善事吗？”

我承认，这最后的一番议论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可要是叔叔明天提出求婚呢？”我说道，“那样一来不就有点晚了吗：她将是他正式的未婚妻了。”

“那自然就晚了！因此这就需要做工作，要避免这事发生。为什么我要请您协助我呢？我一个人是难以成事的，可是您和我来办，事情就可以办妥，我们可以坚持不让叶戈尔·伊里奇求婚。应该竭尽全力加以阻挠，万不得已甚至得把福马·福米奇揍一顿，以此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他们顾不上婚事。不消说，这种办法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采用。我说这话不过是打个比方罢了。在这方面我正是指望您帮忙。”

“还有一个，也是最后的问题：除了我以外，您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您的想法吗？”

米津奇科夫挠了挠后脑勺儿，脸上现出一副无法描述的苦相。

“我得向您承认，”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不啻于一颗难以下咽的苦药丸。问题就在于，我已经透露过我的这个想法了……总之，我是干了一件最可怕的糊涂事！而且您会想到向谁透露了吗？是向奥勃诺斯金哪！以至于我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我现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总在这里转来转去。我对他知之并不深，当时我突然心血来潮。自然啦，我仿佛在发高烧，因为那时我就已经明白需要有一个帮手，便只好向奥勃诺斯金求助了……这简直不可饶恕，不可饶恕哇！”

“那么，奥勃诺斯金又怎么说的吗？”

“他欣喜若狂地同意了。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三天后带着他的妈妈回来。同我一句话也不说，而且像

害怕我似的总避着我。我立即就明白问题的所在。他的妈妈可是个了不起的骗子，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女人。我过去就知道她。不用说，他把一切全都告诉给她了。我不说什么，我看他们如何动作。他们正在暗中开展侦察活动，事情多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因此我才要加快步伐执行我的计划。"

"您究竟担心他们什么呢？"

"他们当然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可是成心要破坏却是肯定无疑的。他们会拿不声张出去并助我成事为条件，要我付他们一笔钱。我正期待着他们这样做……不过我不能给他们很多，也给不了他们很多。我已经拿定主意：多于三千纸币是不可能的。请您想想看，这里支付三千，婚礼支付五百银币，叔叔的钱是必须全部偿还的；此外还得偿还旧债。嗯，妹妹也得给一点儿，多少得给一点儿吧。这样一来，十万纸币还能够剩下多少呢？这简直无异于破产呢！……不过，奥勃诺斯金母子两人已经走了。"

"他们走啦？"我好奇地问道。

"用完茶后马上就离开了。随他们去好了！可是明天您会看到，他又会出现的。嗯，怎么样，您同意吗？"

"我承认，"我紧缩身子回答说，"我不知道该怎样给您说。这事很微妙……当然，我将严守秘密。我不是奥勃诺斯金那样的人。但是……看来您不能指望我替您做什么。"

"这我看得出来，"米津奇科夫从安乐椅里起身回答说，"因为您还没有厌恶福马·福米奇和您那位奶奶，因为您虽然爱您那位善良高尚的叔叔，但对他们怎样折磨叔叔您还没有足够深入的了解。您毕竟还是一个新来的人……不过需要的是忍耐！明天您再待上一天，再仔细观察一番，到傍晚您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否则您的叔叔可就完啦，您明白吗？他们必定会

强迫他结婚的。您千万不要忘记，或许明天他就要向她求婚。到那时可就晚了，必须今天下定决心才行！”

“说真的，我希望您一切顺利。不过说到帮忙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知道！嗯，等到明天再说吧，”米津奇科夫讥讽地微笑着决定说，“La nuit porte conesil①，再见。我明天早晨早一点儿来找您，您再好好想一想……”

他一转身就走出了房间，用口哨吹着什么曲子。

我差不多紧随他身后走出了房间，吸了吸新鲜空气。月亮还没有升起来，夜色很黑，空气温暖而沉闷。树上的叶片一动也不动。尽管我非常疲乏，却想走一走散散心，理一理思绪。我还没有走出十几步，却突然听见了叔叔的声音。他正在同什么人登上厢房的台阶，他说得很兴奋。我立即回转身，并喊了他一声。叔叔正同维多普利亚索夫在一起。

十一　困惑莫解

“叔叔！”我说道，“我终于把您等来了。”

“我的朋友，我自己急着要来找你。只是等我跟维多普利亚索夫把话说完，咱俩那时就谈个够。有很多话需要跟你说。”

“怎么，还要跟维多普利亚索夫说话！叔叔，你让他在一边待着去好了。”

“谢尔盖，还只需要那么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时间。那时我就完全属于你了。你看，事务缠身呢。”

---

① 法文：早晨比晚上聪明。

“想必他又说了一大堆胡言乱语。”我懊恼地脱口而出。

“我的朋友，给您说什么好呢？要知道，偏偏有这样的人，总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找你！格里戈里[①] 老弟，你也真是的，难道你就不能找别的时间来申诉吗？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老弟，你哪怕也能怜惜一下我呢。这么说吧，你们把我弄得疲惫不堪，我整个儿地被你们活活吞下去了！谢尔盖，我简直无法应付他们！”

叔叔极其忧郁地把双手一挥。

“可这是什么了不起重要的事呢，有什么扔不下的呢？叔叔，我可迫切需要同您谈……”

“哎呀，你看，他们直嚷嚷，说我不关心下人们的道德问题！说不准明天还会来埋怨我，说我连听都不要听他说些什么，那时候……”

于是叔叔又挥了一下手。

“那么，请您尽快同他结束谈话！我也来帮帮您的忙。让我们上去吧。他怎么啦？他有什么事？”当我们走进房间时，我说道。

“我的朋友，是这么一回事，他不喜欢自己的姓，他请求换一个姓。你觉得这事怎么办？”

“换姓？怎么回事？……嗯，叔叔，在听他自己讲之前，请允许我对您说一句，只是在您这个家里才会发生这等怪事。”我不胜惊异地摊开两手说道。

“唉，小兄弟！我也会这个样子摊开两手，但是于事无补！”叔叔烦恼地说道，“你不妨亲自同他谈谈，你去吧，你去试试。他已经有两个月缠着我不放……”

---

① 维多普利亚索夫的名字。

“这是一个毫无来由的姓，少爷!”维多普利亚索夫接过话茬儿说。

“为什么这个姓没有来由呢?”我吃惊地问道。

“少爷，是这样的。这个姓本身就显示着它的下贱。”

“为什么要说它下贱呢?又怎么能把它换掉呢?有谁更改姓氏的吗?”

“请恕我问一句，有谁姓这种姓的吗?”

“我同意，你的姓多少是有点奇怪，”我完全莫名其妙地继续说道,“但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是姓这个姓的呀?”

“少爷，这话不假，由于我父亲的缘故，我就得永世受折磨。因为顶着这样一个姓，我就注定要忍受没完没了的冷嘲热讽，让众多的痛苦发生。”维多普利亚索夫回答说。

“叔叔，我敢打赌，这里也不会没有福马·福米奇插手!”我厌恶地叫喊道。

“小兄弟，别这样说，嗯，不是的，你搞错了。的确，福马是为了他在做好事。他委派他做自己的秘书，他的全部职责就在于此。嗯，不消说，福马使他有所长进，用高尚的情操充实了他的心灵，因此，在某些方面他甚至也开了窍……你看，我把一切情况都对你说了……”

“这完全正确，”维多普利亚索夫打断叔叔的话说道，“福马·福米奇是我真正的恩主。作为我真正的恩主，他老人家开导了我，使我认识到我的卑贱，使我认识到我只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蠕虫。因此，经由他老人家的指教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识出了我的命运。”

“谢廖沙，你看，情况就是这样。”叔叔像惯常那样急急忙忙接着说道，“维多普利亚索夫差不多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住在

莫斯科，曾在一个书法老师那里当过差。你看他跟那个书法老师学会了多少东西呀：运用各种色彩呀，画金粉哪，画圆圈呀。你知道吗，他可以教出些可爱的娃娃。总之，是个书法能手！伊柳沙正在跟着他学；教一堂课我付他一个半卢布。这是福马亲自规定的。维多普利亚索夫还到附近的三个地主家里去教课；他们也付他钱。你看，他穿得多么考究！此外，他还会写诗。”

“写诗！居然还有这一手！”

“是写诗，小兄弟，是写诗，你别以为我在开玩笑，是真正的诗，这么说吧，合辙押韵，写什么像什么，任何东西立即就用诗句描绘一番。真正的人才！妈妈命名日的时候，他给妈妈撰写了那么好的一篇颂词，我们都目瞪口呆：既有神话中的典故，又有缪斯的翱翔，你瞧，甚至还有……怎么称呼它来着？是的，甚至还有形式的完美无缺。总之，完全合乎韵律。福马还加以修改。嗯，我嘛，从我这方面来说当然没有什么，我甚至很高兴。就让他写去好了，只是别恶作剧。格里戈里老弟，我现在是像你的父亲一样对你讲这番话的。福马得知此事后，看了一遍他写的诗，很是鼓励，还决定让他做自己的伴读和抄写员，总之对他教导很多。他说福马对他有恩，这话不假。嗯，你瞧，就这样，他脑瓜儿里就产生了高尚的浪漫主义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这全是福马解释给我听的，我却快把它给忘了。我承认，没有福马我原本也要解放他，让他获得自由。你瞧，总觉得有点惭愧！……可是，福马却反对这样做。他说，他还用得着维多普利亚索夫，已经喜欢上他啦。此外他还说：‘我作为老爷，下人中间有写诗的，是很大的荣耀。’他还

说：'有的地方一些贵族就是这样，日子过得 en grande[①]。'愿意 en grande 就 en grande 吧！小兄弟，我也开始对他尊重起来了。你懂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怎样自己成长起来的。最糟糕的是，打从写了诗之后，他在全体仆役面前尾巴都翘到了天上，高傲得甚至连话都不愿意同他们讲。格里戈里，你不要感到受委屈，我是像父亲一样说你的。去年冬天他就答应要结婚：要娶的是这里的一个女仆，这姑娘名叫玛特莲娜，你知道，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为人忠厚，能干活儿，性格也开朗。可是现在他却又不愿娶她了，说什么也不愿意，推掉了这门亲事。也许他是另有所图，或者打算首先功成名就，然后再在别的什么地方去求婚……"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听从了福马·福米奇的忠告，"维多普利亚索夫指出说，"因为他老人家是我真正的恩主……"

"哼，当然福马·福米奇是一定要掺和进来的！"我不由自主地叫道。

"唉，小兄弟，问题不在这里！"叔叔赶忙打断我的话说，"不过你要知道，他现在都走投无路了。那丫头刚强好斗，发动大家起来反对他，戏弄他，起他的哄，甚至奴仆家小孩子也拿他当小丑……"

"更多是玛特莲娜使坏，"维多普利亚索夫指出说，"因为玛特莲娜是个地地道道的傻货，又是个撒泼的女人。由着她我就得一辈子忍耐，受她的气。"

"唉，格里戈里兄弟，我曾经对你说过，"叔叔埋怨地看了看维多普利亚索夫，继续说道，"谢尔盖，你瞧，他们拿他的姓押着韵编了一首不堪入耳的东西。他就来找我申诉，请求把

---

① 法文：阔绰。

他的姓随便换一个，说他早就为这不好听的姓痛苦不堪了……”

“这个姓很卑贱，少爷。”维多普利亚索夫插嘴说。

“唉，格里戈里老弟，闭上你的嘴！福马也赞成给他换个姓……他倒没有说赞成，不过他有这样一个考虑：如果有可能把他写的诗印出来，因为福马正在策划这件事，那采用这样的姓或许会坏事，不对吗？”

“叔叔，就是说，他想出版诗集了？”

“小兄弟，是要出版。这事已经决定了，由我出钱，并且在扉页上印上：某某的家奴著。在前言中还要写上作者对福马表示感谢的话，感谢他对作者的培养。献给福马。福马自己再写前言。嗯，你设想一下，如果扉页上写的是：‘维多普利亚索夫作品集’的话……”

“是‘维多普利亚索夫的哭诉’，老爷。”维多普利亚索夫纠正说。

“唔，你瞧，还是什么哭诉呢！嗯，维多普利亚索夫是一个什么样的姓呢？至少情调不雅吧，福马也正是这样说的。据说，所有那些评论家们全都是些吹毛求疵的家伙，爱取笑别人。比如说，布拉姆别乌斯就是这样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不在话下，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仅仅对一个姓他们也会大加讥笑的。他们就是把你痛打一顿，你也只有干着急，不是这样的吗？于是我就说：照我看，随便取一个姓写在诗集上好了，是叫什么笔名吧，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叫什么‘名’之类。他却说，不要这样，请您命令全体仆人在这里就永远唤我新的姓名。凭我的才能，我的名字也应该是高贵的……”

“叔叔，我敢打赌，这个您也同意了。”

“谢廖沙小兄弟，我想还是不要跟他们争吵的好，随他们

去吧！你知道，那时我同福马之间发生过很大的误会，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过一个星期，就更换一个姓，他总是挑选那些文雅的姓：奥列安德罗夫，秋利潘诺夫等等……格里戈里，你想想，起先你请求叫你'韦尔内伊'，连名带姓就应唤你：'格里戈里·韦尔内伊'。接着你又不喜欢了，因为有那么个不务正业的年轻人拿这个'韦尔内伊'与'斯克韦尔内伊'押韵[1]。你提出申诉。那个不务正业的年轻人受到了惩罚。你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想考虑出一个新的姓，多少个姓让你挑过来挑过去，终于考虑好啦，你来请求让大家叫你'乌兰诺夫'。嗯，老弟，你倒是说说，有什么能比乌兰诺夫这个姓更蠢的呢？但对此我也同意了，于是我重又发布命令让你改姓乌兰诺夫。小兄弟，我这样做只是因为，"叔叔转向我补充说，"只是因为要摆脱他对我的纠缠。你姓了三天'乌兰诺夫'。你把所有的墙壁，把凉亭上的所有窗台都涂抹遍了，全都用铅笔写上'乌兰诺夫'。要知道，那是后来才粉刷遮掉的。你用了整整一刀荷兰纸来练习你的签名：'乌兰诺夫试笔；乌兰诺夫试笔。'最后，这个'乌兰诺夫'又不行了，因为人家又找来一个词押上了韵：'博尔万诺夫'[2]。我不要博尔万诺夫——又得改姓！你又选中了一个什么姓呢？我已经把它给忘记了。"

"坦采夫，"维多普利亚索夫回答说，"既然根据我原来的姓注定得同跳舞者联系起来，那么倒不如用一个同义的外国字

---

① "韦尔内伊"的俄语原意为"忠实的"，而"斯克韦尔内伊"的原意则为"下流的"。此处暗含一件历史事实：伊·舍尔武德（1798—1867）是向当局告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第一人，1826年6月1日沙皇下令授予他"韦尔内伊"（忠实的）的称号，但社会上则称他为"舍尔武德-斯克韦尔内伊"（即下流的舍尔武德）。——俄编注

② 有"糊涂虫"的意思。

当姓显得高贵些：坦采夫。”

“嗯，是的，坦采夫。谢尔盖小兄弟，对此我也表示了同意。只是，人家又给他找来一个词与之押韵，这个词是说不出口的！今天他又跑来找我，准是又想出一个什么新鲜的来了。我敢打赌，他一定又有了一个现成的新的姓。格里戈里，你坦白说吧，有还是没有？”

“我的确早已有了一个高贵的姓并想拿来请教。”

“什么样的？”

“埃斯布克托夫。”

“格里戈里，就不害臊，你就不害臊？这是从香膏罐上取来的姓！还自称是什么聪明人呢！可能你还为它费了不少脑筋吧！要知道，这在香精瓶上写着呀。”

“叔叔，行啦，”我低声说道，“这简直是一个傻瓜，一窍不通！”

“小兄弟，有什么办法呢？”叔叔也低声回答说，“周围的人们都硬说他聪明，都说这都是他身上高尚品质的表现……”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赶快摆脱他的纠缠，叫他走开吧！”

“格里戈里，你听着！我没有时间，兄弟，得罪了！”叔叔开始用某种请求的声音说道，仿佛他甚至连维多普利亚索夫也害怕似的。“嗯，你想想，嗯，我现在哪里还顾得上管你的事！你说，他们又欺侮你了？那么，好吧：我现在答应你，明天我一定弄清楚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现在你去吧，上帝保佑你……等一下！福马·福米奇在干什么？”

“他老人家卧床休息了。他老人家吩咐说，如果有人问起他老人家，就说他要通宵站在那里长时间祈祷。”

“嗯，好啦，去吧，兄弟，去吧！谢廖沙，你看，他可总

在福马跟前，因此，我甚至连他也都害怕。家里的仆人们也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总在福马那里传播他们的话。他现在是走了，可是明天又不知会打什么小报告呢！小兄弟，那边的事我已经料理妥当，现在甚至也都放心了……于是赶快来找你。我终于又同你在一起！”叔叔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道，“我还以为你非常生气，要不辞而别了呢。我还派人去看守着你。嗯，谢天谢地，现在好了！可是，刚才加夫里拉是怎么啦？还有法拉列伊，再加上你，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叫人应接不暇！嗯，现在好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可以把话说个够了。我要向你敞开我的心扉。谢廖沙，你不要走：我只有你一个人，你，还有科罗夫金……”

“可是，叔叔，您究竟在那边把什么事情料理妥当了？而且，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我在这里还有什么可等待的？我承认，我的脑袋都要爆裂了！”

“难道我的脑袋就安然无损吗？已经半年啦，云天雾地，我的脑袋不知所从！不过，谢天谢地！现在一切都料理妥当了。首先，已经把我给饶恕了，完完全全地饶恕了。当然啦，这是有条件的，附加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不过，我现在差不多已经什么都不害怕了。萨舒尔卡也得到宽恕。萨莎嘛，萨莎嘛，刚才全都出于一片热忱！稍微做过了些，却是一颗金子般的心！谢廖沙，我真为我这个小姑娘感到骄傲！但愿上帝永远赐福给她。你也获得了宽恕，而你知道怎样宽恕你的吗？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可以在所有房间和在园子里随便走动，甚至有客人时也不例外，总之，随你的便。但你必须履行一个条件，就是明天你当着妈妈和福马·福米奇的面不说任何话，这是务必遵守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连半个字都绝对不能吐，我已经替你答应下来了，你只能听长辈们说……我想说的

是，你只能听别人讲话。他们说，你还年轻。谢廖沙，你别感到委屈，要知道事实上你的确还很年轻……安娜·尼洛芙娜也是这样说的……”

当然啦，我是非常年轻，而且马上得到了证明，因为我听到这样欺人的条件立刻怒火中烧。

“叔叔，请您听我说，”我对叔叔叫道，气得差一点儿喘不上气来，“您只要告诉我一件事，好让我得到安宁：我是不是在一所真正的疯人院里？是还是不是？”

“小兄弟，你看，你马上就批评起来了！你就是一点儿也不能够忍耐，”伤心的叔叔回答说，“根本不是在疯人院里，只不过双方火气都大了点儿。不过，小兄弟，你也会同意的，看看你自己又是怎样行事的呢？你记得，你对他胡说了些什么，这么说吧，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叔叔，这样的人不配得到德高望重的对待。”

“小兄弟，这你可就说得过头了！这可是一种自由思想呢！我自己也并不反对明智的自由思想，但是，谢尔盖，你的这种说法却超出常规了，你让我感到惊讶。”

“叔叔，请您不要生气，我错啦，但我只是对您错了。至于说到您的那个福马·福米奇嘛……”

“瞧，又是什么‘您的那个’！唉，谢尔盖，你不要苛求于他，因为这是个厌世的人，如此而已，不过一个病人罢了！大可不必严厉地责备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也就是说，简直是人群中首屈一指的高尚人！刚才你自己就看见了嘛，简直是大放异彩。至于他有时候难免有些胡言乱语，不值得重视。嗯，这种事在谁的身上又不会发生呢？”

“叔叔，对不起，正好相反，这种事在谁的身上又能发生呢？”

“唉，你怎么就认一条死理呢！你缺乏宽容，谢廖沙；你不善于宽恕人！……”

“嗯，好吧，叔叔，好吧！咱们不谈这个。请您告诉我，您看见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了吗？”

“唉，说的就是她的事。谢廖沙，你看，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一致决定明天要给他，给福马庆贺生日，因为明天的确是他的生日。萨舒尔卡是个好姑娘，不过她弄错啦。明天一早，做礼拜前，我们红红火火一大群人都去给他祝贺。伊柳沙给他朗读诗，这就能让他心里感到顺畅。总之，使他心满意足。唉，谢廖沙，如果你也能同我们一块儿前去祝贺他的生日就好了！说不准，他会完完全全饶恕了你呢。如果你们俩能够和解，那该有多么好哇！谢廖沙，把委屈丢到脑后吧，要知道，你自己也把他给得罪了……他是一个顶尖的品格高尚的人呢！”

“叔叔！叔叔哇！”我叫喊起来，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想同您谈正经事，可是您却……可是您是否知道，我再说一遍，您是否知道，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吗？”

“小兄弟，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你喊叫什么？正是因为她的缘故不久前才有了那场风波。不过，事情也不是刚刚发生的，它由来已久。只不过我原不想先告诉你，免得把你吓一跳，因为他们想干脆把她撵走了事，并且要求我把她打发走。你可以设身处地想想我的处境……但是，谢天谢地！现在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你看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他们以为我爱上了她并且想同她结婚，总之，说我自取灭亡，因为这的确无异于自取灭亡。这是他们在那边解释给我听的话……于是，为了使我免于毁灭，他们就决定把她撵走。策划这一切的是妈妈，而

安娜·尼洛芙娜则比所有的人更加起劲。福马暂时没有表态。现在我已经说服了所有的人，使他们相信那不是真的，我还得向你承认，我已经向他们宣布说，娜斯坚卡的正式未婚夫是你，而你就是为此而来的。嗯，这样一来，就多多少少使他们放下了心，因此她现在可以留在此地不走了，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不走。因为这还只是试试再说，但毕竟是留下来不走啦。当我宣布说你是来求婚的，你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至少妈妈好像放了心。只有安娜·尼洛芙娜一个人还在嘀咕！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想出一个让她称心的办法来。真的，真不知道她，这个安娜·尼洛芙娜，到底想要干什么？”

“叔叔，您怎么还蒙在鼓里呢，叔叔！您可知道，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如果她现在还没有离开的话？您可知道，她的父亲今天之所以要来这里，就是特意要将她带走的？这已经是完全决定好了的事，她本人今天亲口向我宣布的。最后还托我向您致意。这事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叔叔一动不动，在我面前惊得目瞪口呆。我似乎觉得，他哆嗦了一下，一声痛苦的呻吟冲出了他的胸膛。

我毫不迟疑地向他讲述了我同娜斯坚卡的谈话，讲述了我向她求婚，她坚决拒绝，还有她对叔叔的愤怒，因为他竟敢写信把我唤回来。我还解释说，她之所以要离开此地，是希望以此使他摆脱同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婚姻。总之，我什么也没有隐瞒，甚至还有意夸大这些消息中不愉快的地方。我想让叔叔大吃一惊，好让他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不出所料，我果然使他惊骇异常。他惊呼了一声，并抱住了自己的头。

“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她现在在哪儿？”他终于开口说道，脸色吓得发白。“我简直是个傻瓜，到这里来时心还很

踏实呢，原以为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绝望地又补充说。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刚才听到叫嚷声时，她去找您了，想把这一切当着大家的面高声说出来。也许他们没有放她进去。”

“放她进去还了得！她在那边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哎呀，多么火暴、多么骄傲的一个女子啊！她能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呀？你呀，你呀，也够可以了！为什么她拒绝了你？一派胡言！你本应招她喜欢的。为什么她没喜欢上你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说话呀，在那里发什么呆？”

“叔叔，请您慈悲为怀吧！难道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但这怎么行啊！你必须，你必须娶她为妻。否则我干吗打扰你，把你从彼得堡叫回来？你必须创造她的幸福！现在他们要从这里把她赶走，到那时她将是你的妻子，我的亲侄媳，他们就不会将她赶走了。不然她到哪里去呢？那她怎么办呢？去当家庭女教师？但那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瞎扯！在找到那位子之前，她在家里靠什么糊口？老头儿负担着九口人的生活。他们一家人都在挨饿。要知道，如果她是由于那些恶意中伤而离去，她是不会拿我一文钱的。她不会拿，她的父亲也不会拿。而且这样离去，那又是一种什么场面呢，简直不堪设想！这里会天昏地暗，一番大吵大闹，这我清楚。而她的工资早已提前拿去应付家里的需要了，要知道是她养活着一家人。嗯，就算我推荐她去做家庭女教师，就算我能为她找到一个正派高尚的家庭……可这岂是轻而易举的事！哪里去找高尚的人、真正高尚的人呢？嗯，就算有这样的好人，甚至有很多，何苦激怒上帝！但是，我的朋友，这还是很危险的事，能够信得过这些人吗？何况穷人总是多疑的。穷人会觉得，人家硬要他低三下四来回报偿他的一口饭和对他的一点儿恩赐！他们会侮辱她，而

她又是一个高傲的姑娘，到那时……到那时可怎么办？此外，如果突然不幸碰到一个勾引妇女的坏蛋，那又怎么办？……她会对他不屑一顾，我知道，她会不屑一顾，但是，要知道，这个坏蛋终归会侮辱她！她终归会蒙受耻辱。坏名声，怀疑会落在她的头上……那时候……啊，我这颗头都要裂开啦！哎呀，我的上帝！”

“叔叔！请原谅我提一个问题，”我郑重地说道，“请别生我的气，您要知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够化解很多疑难。叔叔，我甚至多少有权要求您做出回答！”

“怎么，怎么回事？什么问题呀？”

“请您告诉我，就像面对上帝一样，请您坦诚直率地说：您是否觉得您自己已经有些爱上了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并且想要娶她为妻？请您想一想：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这里的人们才要把她赶走。”

叔叔做出了一个十分焦躁不安的有力手势。

“我？居然恋爱了？爱上了她？他们全都发疯了，要么是串通好来反对我。我究竟为了什么写信叫你回来？不就是为了向他们所有的人证明，他们全都疯了吗？为了什么我要撮合你们俩成婚呢？我？居然恋爱了？爱上了她？他们全都疯了，仅此而已！”

“叔叔，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请允许我把一切都讲出来。我庄严地向您宣布，我绝不认为您爱上她这个假定是件坏事。相反，如果您非常爱她，那么您定会使她幸福的，而且，而且愿上帝成全这件好事！愿上帝保佑你们俩相亲相爱！”

“但这是从何说起呀。你在说些什么呀！”叔叔似乎恐惧地叫道，“我感到吃惊的是，你怎么能够冷静地说出这种话……

而且……一般来说，你总匆忙行事，我注意到了你身上的这种特点！嗯，你说的这些岂不是毫无意义的吗？你说说看，当我把她看做是自己的女儿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如何能娶她为妻呢？如果我对她不是像对待女儿一样，而是另一种态度，那是可耻的，甚至也是罪恶的！我是一个老头子，而她却还是一朵鲜花！甚至福马也正是用这同样的话向我阐述的。我胸中燃烧的，是对她慈父般的爱心，而你却在这里胡诌什么爱慕之心！她或许由于感激之情而不会拒绝，但日后将蔑视我，因为我利用了她对我的感激之情。我会害了她，我会失去她对我女儿般的依恋！她是我的好女儿，我愿为她奉献出我的心灵！我向你说心里话，我承认，我像爱萨莎一样爱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萨莎是享有权利的我的合法的女儿，而她则是我用自己的爱心培育成的女儿。我是从贫困中把她救出抚养成人的。我那已故的天使，我那爱妻卡佳，很喜欢她，把她作为女儿临死时托付给我。我让她受了教育，她既会说法语，又会弹钢琴，还读了不少的书，以及其他种种……谢廖沙，你注意到了没有，她有多么甜美的微笑哇！她仿佛在笑你，其实她并不是笑你，而正好相反，她是表示了她的喜爱……我曾经想，你一来就向她求婚，他们也就会相信我并没有打她的主意，从而也就会停止传播那些恶意的中伤。她呢，也就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在安宁祥和中生活，那样的话我们该会多么幸福哇！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你们俩差不多也都是孤儿，又都是在我的照管下长大成人的……我情愿非常非常地爱你们，非常非常地爱你们！哪怕为你们献出生命，同你们永远不分离，处处都与你们相随！啊，我们该有多么幸福！可是人们却为什么总是恶意相加、气恼不休、互相憎恨呢？我真恨不得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一切给他们说个明白！对他们把隐藏在心底的真情倾吐出来！

唉，我的上帝！”

“是的，叔叔，是的，你说的全都不错，只是，她已经拒绝了我……”

“拒绝啦！唉！……你可知道，我仿佛预感到她会拒绝你，”叔叔沉思地说道，“但这不行！”他叫了一声，“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要知道，这样一来全都乱套了！大概你开始同她谈的时候不小心，或许还伤害了她。说不准你还胡说了一堆恭维话……谢廖沙，你再给我说一遍事情的经过！”

我把事情的经过又从头到尾详细地重述了一遍。当说到娜斯坚卡希望用自己的离去来解救叔叔摆脱同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婚姻时，叔叔苦涩地微微一笑。

“解救！”他说道，“在明天早晨之前解救！”

“叔叔，您是不是想说，您要娶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我恐惧地叫喊道。

“可我又能拿什么来换取他们明天不把娜斯佳赶走呢？明天我就求婚，我已经正式答应了。”

“叔叔，那么，您主意已定？”

“小兄弟，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这伤透了我的心，但是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明天就要求婚。婚礼决定不声张出去，悄悄地办成家宴。小兄弟，办成家宴更好。你来做我的伴郎。我已经暗示过由你做我的伴郎，因此在此之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赶你走的。小兄弟，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说：‘给孩子们留下点儿财产！’当然啦，为了孩子们有什么不可做的呢？就是头朝下打转转也会去干的。何况，或许这事本来也是正当的。要知道，我也是应该为家庭做点儿什么的。总不能老是坐着吃白食吧！”

“叔叔，但要知道，你要娶的这个女人是个疯子啊！”我失

态地叫喊道，同时我的心也痛苦地抽紧了。

“哪是什么疯子啊！根本就不是疯子，你知道，她只不过经历过一些不幸……小兄弟，有什么法子呢。头脑正常嘛，我当然也会高兴……不过话又说回来，头脑正常的又常是些什么人呢！如果你知道她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高尚的人就好了！”

“我的上帝！他居然容忍了这种想法！”我绝望地说道。

“可是，不这样做又有什么法子呢？要知道，他们也是为了我好才竭力促成此事的，而且说到底，我也已经预感到，迟早休想逃出他们的手心，他们会强迫我结婚。与其这样，倒不如现在就办的好，免得为此再惹出一场争吵。谢廖沙，我把一切都坦诚地告诉你，我甚至还多少感到有些高兴。既然已经拿定了主意，那么事情就决定了，至少卸下了包袱，心里也平静些了。我往这里走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完全心平气和了。显然，我命该如此！而最主要的却是，娜斯佳将留在我们这里，这是我们获得的一项胜利。要知道，我是拿这一点作为条件才同意婚事的。可是，此刻她自己却要跑掉！这是不行的！”叔叔跺了一下脚叫道。“谢尔盖，你听着，”叔叔态度坚决地补充说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哪儿也不要去；我马上就会回来找你。”

“叔叔，您到什么地方去呀？”

“谢尔盖，或许我还能见到她；一切就会弄清楚的，请相信，一切都会弄清楚的，而且……而且……而且你定将同她结婚——我向你保证！”

叔叔很快地走出房间拐进了园子，却没有去住宅那边。我从窗口注视着他。

十二　大难临头

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屋里。我的处境很难堪：人家已经拒绝了我，可叔叔却几乎要强迫我娶她。我的思想简直是乱麻一团。米津奇科夫以及他对我提出的建议一直都没有在我脑子里消失过。无论如何要拯救叔叔！我甚至想去寻找米津奇科夫并且把一切都告诉他。但是叔叔究竟到哪儿去了呢？他自己曾说，他去找娜斯坚卡，可是他却转到园子里去了。或许是秘密幽会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于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感觉刺痛了我的心。我记起米津奇科夫有关暧昧关系的说法……我思忖了片刻，就愤愤地将这种怀疑抛到一边去了。叔叔不可能欺骗我，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的不安每分钟都在不断地增长。我无意识地走出房间，来到门阶上，随后又沿着叔叔身影消失的那条林阴路向园子的深处走去。月亮开始升起。我熟悉这园子纵横交错的路径，因此并不担心会迷路。衰败的水面上早已积了厚厚一层水藻绿苔的池塘岸边，孤零零地立着一个破旧凉亭。快要走到凉亭时，我的两脚像生了根似的，突然停步不前，因为我听见凉亭里有说话的声音。我无法描述，一种多么奇怪的懊丧将我牢牢控制！我确信是叔叔和娜斯坚卡在那里，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去。同时为了避免良心上的不安，我仍然用原先的步伐走去，竭力做出不是偷偷摸摸的样子。突然清楚地响起了接吻的声音，随后传来的是某种兴奋的谈话声，紧接着是一声女子的刺耳尖叫。就在这同时，一个白衣女子跑出凉亭像燕子般地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我甚至觉得，她为了不让人认出来，还用双手掩住了脸。大概他们在亭子里看见我了。

但是，最使我惊愕的是，在那位受惊的女士之后走出来的追求者却是奥勃诺斯金，就是那个据米津奇科夫说早已离去的奥勃诺斯金！奥勃诺斯金也看见了我，他显得非常局促不安，他那副无赖相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请您原谅我，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会同您相遇。”他微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道。

“可是我也没有料到会同您相遇，”我带着讥讽回答说，“何况我听说您已离开了。”

“不是的……是这样……我只不过是去送妈妈，也没有远送。我能否把您当做世上一个真正高尚的人而向您提一个请求呢？”

“什么请求？”

“有时候，——对此您自己也会有同感的——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不得不求助于另一个真正高尚的人全部的高尚情操……我希望您理解我的意思……”

“请您不必抱什么希望，我根本什么也不理解。”

“您看见了同我一起在凉亭里的女士？”

“我看见了，可是却没有认出是谁。”

“啊，没有认出来！……这位女士我很快就会称之为我的妻子了。”

“我谨向您表示祝贺。不过我究竟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呢？”

“只求您做一件事：请您务必严守秘密，不要把您看见我同这位女士在一起的事说出去。”

“这位女士会是谁呢？”我想着，“难道会是……”

“说实话，这很难说，”我回答奥勃诺斯金说，“我希望，您能够原谅我不能向您做出保证……”

“请别这样，看在上帝的分上，”奥勃诺斯金恳请说，“请

您理解我的处境；这是秘密。您也会成为未婚夫的，那时，从我这方面……”

“嘘！有人来了！”

“在哪儿？”

的确，距离我们大约三十步远的地方，刚刚能觉察到闪过一个人的身影。

“这……这，肯定是福马·福米奇！”奥勃诺斯金悄声说，同时身子也哆嗦着。“我能从他的步态上认出他。我的上帝！还有脚步声，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的！听见吗……再见！我对您表示感谢并且……恳请您……”

奥勃诺斯金隐退不见了。只一分钟时间，仿佛从地里钻出来一样，叔叔出现在我的面前。

“原来是你？”他叫住我说，“一切都完了，谢廖沙！全都完了！”

我发现，他也全身在发抖。

“叔叔，什么都完了？”

“咱们走吧！”他气喘吁吁地说道，并且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拖着我走在他身后。但是在到达厢房之前，一路上他没有说一句话，也不让我说话。我预料发生了什么反常的事，果然没有猜错。当我们进入房间后，叔叔突然感到不舒服。他像死人一样面色苍白。我立即向他喷了点儿水。“大概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我这样想着，“要不这样的一个好人怎么会晕过去呢。”

“叔叔，您怎么啦？”我终于开口问道。

“一切都完啦，谢廖沙！我同娜斯坚卡在园子里，福马正好碰见我吻了她！”

“您吻了她？在园子里？”我大叫起来，惊异不解地望着叔

叔。

“小兄弟，是的，在园子里，真是鬼使神差呀！我去园子里是想一定得见到她，对她把一切都说出来，使她明白道理，也就是说关于你的事。而她却在那边，即在池塘对面的破凳子那里，整整等了我一个小时……每当她有什么话要同我说的时候，就常常要到那边去等我的。”

“叔叔，常常去吗?”

“小兄弟，是常常！最近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夜里我们都不间断地在那里相会。只怕是他们暗中跟踪发现了我们，准是这么回事。我就知道他们是在暗中跟踪，而且我还知道这全都是安娜·尼洛芙娜一手干的。我们有一段时间中断了这种会面，大约三四天什么事也没有。可是今天又有会面的必要了。你自己也明白多么需要同她见面哪，否则我又怎么能够跟她说呢？我到了那里希望能遇到她，可是她却已经在那里整整坐了一个小时，她一直在等着我，她也有话要对我讲……”

“我的上帝，多么粗心大意！您不是早就知道人家在暗中跟踪你们吗?”

“谢廖沙，可现在是紧急关头哇。有很多话相互都要说。白天我甚至连看她一眼都不敢，她望着一个角落，我就故意往另一处看，仿佛根本就没发觉世上还有她这个人存在。只有在夜里我们才相会，然后把话说个够……”

“叔叔，那么后来呢?”

“连两句话我还都没有来得及说完，你知道，我的心就怦怦地跳起来了，眼泪也夺眶而出。我开始开导她，劝她嫁给你。她却对我说：‘您准是不爱我，您准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接着她就突然扑向我，并用双手搂住了我的脖子，哭出了声！她说：‘我爱的只是您一个人，别人我谁也不嫁。我早就在爱

着您，只是连您我也不会嫁的，明天我就离开这里，然后去进修道院。’”

“我的上帝！难道她真是这样说的吗？嗯，叔叔，那么后来呢，后来呢？”

“我一看，福马站在我俩面前！他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呢？难道他一直躲在树丛后边，就等着这种罪孽发生的吗？”

“卑鄙的家伙！”

“我一下就惊呆了。娜斯坚卡拔腿就跑，而福马·福米奇则默默地从我们身旁走过去，还用一个手指头朝我晃晃来威吓我。谢尔盖，你明白吗？明天非得闹翻了天不可！”

“嗯，这又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你明白吗？”叔叔绝望地喊叫说，他同时从安乐椅里跳起身来，“你明白吗？他们想毁了她，使她蒙受耻辱，让她名誉扫地。他们一直在寻找借口好来凌辱她，对她诽谤中伤，进而把她赶出家门。现在这个借口有啦！要知道他们说她同我有不正当的关系！要知道他们这伙下流胚还说她和维多普利亚索夫也有关系！这全是安娜·尼洛芙娜信口雌黄。现在该怎么办？明天该怎么办？难道福马会讲出去吗？”

“叔叔，他一定会讲出去的。”

“如果他讲出去，只要他敢讲出去……”叔叔咬着嘴唇并且握紧拳头说道，“不过，不会的，我不相信！他不会讲出去的，他会懂得的……这是位具有极其高尚情操的人！他会饶恕她……”

“饶恕也罢，不饶恕也罢，”我坚定地回答说，“无论如何，你责无旁贷，你明天就得向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求婚。”

叔叔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

“叔叔，您明白吗？如果这事一传出去，您就会使一个姑娘蒙受耻辱了。您明白吗？您应该尽可能快些预防灾难的发生；您应当勇敢而骄傲地面对大家，公开提出求婚，对他们提出的各种理由都弃而不顾，如果福马胆敢吭一声来反对她，那就把他捻成齑粉。”

“我的朋友！”叔叔喊道，“往这里走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了。”

“那么您是怎么决定的呢？”

“无可改变！在我给你讲这件事之前，我已经拿定主意啦！”

“叔叔，好极了！”

于是我扑上前去拥抱他。

我们俩谈了很长时间。我向叔叔一条不落地罗列出他应该娶娜斯坚卡的全部理由及其确定无疑的必要性。自然，这一切叔叔自己比我更清楚。只不过是我的雄辩才能被激发出来了而已。我为叔叔感到高兴。我长时间地激励他，否则他永远也不会挺直腰杆。对于职责，对于义务他都很崇敬。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丝毫不清楚该怎样妥善安排这件事。我知道并且盲目地相信，一旦叔叔认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那么他决不会后退一步的。但我却又有些不相信他会有足够的力量起而与家里的那些人对抗。因此我就竭尽全力激励他，怂恿他，并以自己年轻人的全部热情做他的工作。

“何况，何况，”我说道，“现在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您的最后的疑虑也都消失！已经发生了您未曾预料到的事，尽管所有的人实际上早已看到了并且在您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在爱着您！难道您能够允许，”我叫喊道，“让这种纯洁的爱情一变而成为她的羞愧和耻辱吗？”

“绝不！不过，我的朋友，难道我最终会是如此幸福吗？”叔叔叫道，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可是她又是怎样爱上我的，又爱上我什么呢？爱上我什么呢？好像我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与她相比，我已是一个老头儿，真是没有想到哇！我的天使，天使！……谢廖沙，你听我说，刚才你还问过我是否爱上了她。你当时是否已经有了某种想法呢？”

“叔叔，我只是看到您对她已经爱得无以复加。您爱着她，可同时您自己却对此毫无所知。请恕我直言！您写信让我回来，您想要让我娶她等等，只是为了让她成为您的侄媳，从而让她永远待在您身边……”

“那么你……那么你原谅我吗，谢尔盖？”

“叔叔，这是从哪里说起呢！……”

于是叔叔又一次拥抱了我。

“叔叔，您看，大家都跟您作对：应该奋起并迎上去与所有这些人对抗，不要再迟延，从明天就开始。”

“对……对，明天就开始！”他若有所思地重复说了几次，“而且，你要知道，我们要英勇果敢，用心里真正的高尚情操，用坚强的性格去着手我们要干的事……是的，正是要坚强有力的性格！”

“叔叔，到时候您可别胆怯！”

“谢廖沙，我不会胆怯的！只有一点：我不知道怎样开头，怎样走第一步！”

“叔叔，别想这个。明天一切都会得到解决。今天您先平静下来。想得越多越难办。而如果福马胆敢说出来，就立即把他从家里赶出去，把他捻成齑粉。”

“难道不能不赶走他吗？小兄弟，我是这样决定的：明天一大早，天一亮，我就去找他，就如同我和你谈的那样，把一

切都告诉他。他不大可能不理解我，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是人们中间首屈一指高尚的人！我不放心的是：如果妈妈今天预先把明天要向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求婚的事告诉她本人呢？那可就糟了！”

“叔叔，关于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接着我就把奥勃诺斯金在凉亭里的那一幕戏告诉了他。叔叔感到非常惊讶。至于米津奇科夫我则只字未提。

“异想天开的人！货真价实的想入非非的人！”叔叔叫喊道，“一个可怜的女子！人家跑来找她是想利用她的单纯！难道那人果真是奥勃诺斯金吗？他可是已经离去了的……奇怪，非常奇怪！谢廖沙，我真感到惊讶……明天应该追查这件事并且采取措施……不过，你完全确信，肯定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吗？”

我回答说，尽管我没有看见她的脸，但是根据某些情况，我完全确信，那女子肯定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

“哼！该不是同女仆中间的什么人有什么私情吧，而你觉得好像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是不是花匠的闺女达莎呢？她可是个诡诈狡猾的女孩子！有过不轨行为，我说起她，就是因为她行为不轨。安娜·尼洛芙娜曾经跟踪过她……然而，又不会是她呀！奥勃诺斯金不是说他想结婚的嘛。奇怪！奇怪！”

最后，我们终于分手了。我拥抱了叔叔并且祝福他。“明天，明天，”他重复地说道，“明天一切就要见分晓了，在你起床之前，一切就见分晓了。我将去找福马并将以骑士的风度行事，我要把他当做我的亲兄长那样向他披肝沥胆，坦诚地向他讲出一切。谢廖沙，再见。去睡吧，你已经够累的了。可是我，大概整夜都休想合眼了。”

叔叔走啦。我立即上床就寝，因为疲惫到了极点。这一天

过得真艰难。神经都有些紊乱，因此沉沉入睡前有几次身体抖动而惊醒。不过尽管我进入梦乡前的感触有多么奇怪，可是这种奇怪与第二天一早我被更加奇异的方式唤醒相比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　二　部

一　追　踪

我睡得很沉，一夜连梦都没有做。突然我感到有个十普特重的什么东西从半空落下，压在我的两腿上。我大喊一声立即醒了过来。白日已经来临，太阳光耀眼地射进窗户。在我的床上，或者不如说在我的两腿上，坐着巴赫切耶夫先生。

没什么可怀疑的，这人正是他。我使劲把两腿抽出来，从床上欠起身子，用几乎还没醒来的迟钝而不解的眼睛盯着他看。

“他还看呢！”这个胖子喊叫道，“你怎么一劲儿盯着我看？老弟，快起床，快起床！我叫你都叫了半个小时了。快扒开眼睛醒醒吧！”

“出了什么事？几点钟了？”

“老弟，时间还早，可我们那位费芙罗尼娅[1] 不等天亮就

---

① 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姓。

一溜烟儿不辞而别了。快起床，让我们去把她追回来！”

“费芙罗尼娅是什么人？”

“就是我们的那位嘛，那位傻里傻气的大姐嘛！她远走高飞啦！天不亮就远走高飞啦！老弟，我来找你只想待一会儿把你唤醒，可是在这里得同你折腾上两个小时！老弟，您快起来吧，您叔叔也在等着您哩。可有热闹好瞧了！”他补充说道，声音里带着某种幸灾乐祸的激愤。

“可您到底讲的是谁，是什么事啊？”我不耐烦地说道，不过也开始有所猜测。“总不会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吧？”

“那还能是谁？就是她呀！我曾经说过，预告过，可人们连听都不愿意听！这回她可给今天的节庆增光了！谈情说爱晕了头，情爱就在她脑子里生了根！呸！那一位男士嘛，那又是什么货色呢？那个蓄着小胡子的？”

“难道是同米津奇科夫跑了？”

“哎呀，去你的吧！老弟，你睁开眼睛清醒一下好吗，就为了今天是个好节日你也该快点儿醒过来！如果你现在还在说胡话，可见你昨天吃晚饭时就迷糊过去了！哪是同什么米津奇科夫？是同奥勃诺斯金，而不是同米津奇科夫。伊万·伊万内奇·米津奇科夫可是个正经人，现在他也准备同我们一起去追赶他们。”

“您说什么？”我叫起来，就在床上猛地一跳，“难道是同奥勃诺斯金？”

“咳，你这人真叫人扫兴！”胖子回答说，同时在座位上不停地欠身。“我当他是受过教育的人，把这件意外的事告诉他，可他还怀疑不信！嗯，老弟，你要愿意同我们一起去追，那你就起床穿上你的裤子。我不想跟你白费口舌，本来就已经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啦！”

于是他非常气愤地走出了房间。

我为这一消息深感震惊，从床上一跃而起，赶忙穿好衣服从房间出来跑下门阶。我想在宅子里找到叔叔，可宅子里大家都还在睡觉，好像根本不知道发生的事。我蹑手蹑脚登上正门台阶，在门廊里碰见了娜斯坚卡。看来她是匆忙披衣出来的，穿着一件宽大的女晨衣，也许是家常女大衣之类。她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看得出是刚从床上蹦起来，仿佛在门廊里等什么人。

“请您告诉我，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跟着奥勃诺斯金走了，这是真的吗?”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匆忙问道，脸色苍白，带着惊恐的表情。

“据说是真的。我正在找叔叔。我们想去把他们追回来。”

“噢！快把她追回来！你们要不把她给追回来，她可就毁啦。”

“可叔叔在什么地方呢?”

“大概在那边，在马厩那里。那边正在套马车。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他。请您听我说，劳驾告诉他，我今天一定离开这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父亲带我走，如果可能的话，我立刻就走。现在一切都毁啦！一切都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她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瞅着我，突然泪流满面。似乎她要发作歇斯底里了。

“请不要急!”我恳求她说，“要知道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您会看到的……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您怎么啦?”

“我……我不知道……是怎么啦，”她喘着气说道，无意识地握紧我的双手。“请您告诉他……”

正在此时，门外右侧响起了什么声音。

她抛开我的手，神色惊恐，没把话说完就跑上楼去。

我在后院的马厩里，找到了我要找的那伙人，也就是说找到了叔叔、巴赫切耶夫和米津奇科夫。巴赫切耶夫的轻便马车，套上了几匹精力充沛的新马。出发的准备工作已安排妥当，只等我的到来。

“他来啦！”叔叔一看见我就喊了起来。“小兄弟，你听说啦?”他脸上带着某种奇异的表情补充说。

恐惧，懊丧，同时仿佛还有某种希望，出现在他的眼神、声音和动作中。他意识到，在他的命运里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转折。

他们立即就把事情的原委统统告诉了我。巴赫切耶夫先生度过一个糟糕透顶的夜晚之后，一大早从自己的家里出来，要去赶修道院的早祷。修道院距他的村庄有四五俄里远。就在从大路拐向修道院的转弯处，他突然看见一辆飞快疾驰的四轮马车，上面坐的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和奥勃诺斯金。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是一副痛苦和仿佛受了惊吓的模样。她尖叫了一声，并且向巴赫切耶夫先生伸出双手，好像恳求他保护，至少巴赫切耶夫先生是这样讲的。“可是，那个蓄着一撮小胡子的坏蛋，”他补充说道，“却半死不活地坐着，躲闪着。不过，老弟，你休想，你躲不过我！”于是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不假思索地把马车拐回大道上，直奔斯捷潘奇科沃村，唤醒了叔叔，唤醒了米津奇科夫，最后又唤醒了我。大家决定立即动身去追人。

“这个奥勃诺斯金，这个奥勃诺斯金……”叔叔说道，他死死盯着我看，仿佛想同时还告诉我一些别的什么，“可谁又料得到呢！”

“这个卑鄙下贱的家伙，任何下流的事都干得出来！”米津

奇科夫极其激愤地叫喊道，同时立即回过头去避开我的目光。

“我们在这干什么，走还是不走？难道我们就这样站到天黑，没完没了讲故事吗？”巴赫切耶夫一边爬进轻便马车一边打断别人的话说道。

“我们走吧，走吧！”叔叔接着他的话说道。

“叔叔，一切都在变好，”我悄声对叔叔说，“您看，这一切现在都自然而然圆满解决了，不是吗？”

“我的小兄弟，别说了，不要造孽呀……哎呀，我的朋友！他们现在会干脆把她赶走的，作为他们未能如愿而对她的惩罚。你明白吗？就我的预感，事情简直太可怕了！”

“叶戈尔·伊里奇，怎么，是说悄悄话呢，还是正经地赶路呢？”巴赫切耶夫先生又一次叫喊道，“是不是把马卸下来再让人送点儿小菜来。您以为如何，咱们再喝上几杯伏特加酒？”

这些话说得非常气愤、尖刻，无论如何也得立即满足巴赫切耶夫先生的要求了。大家马上坐进马车，马也就飞奔起来。

有一阵工夫谁也没说话。叔叔意味深长地瞅着我，但不想当着大家的面同我讲话。他常常陷入沉思，然后又仿佛突然惊醒一样，哆哆嗦嗦，焦虑地左顾右盼。米津奇科夫看起来很平静，抽着他的雪茄烟，带着一副蒙受屈辱的严肃表情。只有巴赫切耶夫先生一人在替大家出气。他独自嘟嘟囔囔，无比气愤地望着大家和周围的一切，脸涨得通红，哼哼哧哧，不停地向旁边吐唾沫，怎么也不能够平静下来。

“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您确信他们是往米希诺村方向走了吗？”叔叔突然问道，“老兄，这可有二十俄里远呢，”叔叔补充说，同时又转向我，“是一个小村庄，有三十个农奴。不久前由一个省里卸职的官员从先前的主人手里买下的。他是一个世上绝无仅有的讼棍！至少人们是这样说他的，或许说得不

对。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肯定说，奥勃诺斯金正是往他那里去了，这个卸职的官员现在正在帮他的忙。”

“一定是这样！”巴赫切耶夫精神振奋地叫道，“是我说的，去了米希诺村。只不过现在在米希诺村可能没有什么奥勃诺斯金了，已经把它改唤米季卡之类了！有什么好说的，在院子里再白白闲聊上三个小时才好呢！”

“请您放心好了，”米津奇科夫指出说，“我们会追上的。”

“是的，会追上的！大概他会等着你吧。珍宝盒是在手心里，不过飞跑了！”

“你放心好了，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你放心吧，我们会追上的，”叔叔说道，“他们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做呢。你会看到，事情定是这样的。”

“没有来得及做！”巴赫切耶夫恶狠狠地压住别人的话说道，“别看她不声不响的样子，她可什么都干得出呢！还说她是什么‘不声不响的，不声不响的！’”巴赫切耶夫仿佛模仿着某人的尖嗓音补充说道，“说她‘遭遇过不幸’，瞧，现在她这位不幸的人却逃之夭夭了！你只好天不亮就在大道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她！今天是天神过节的日子，都不让人去祈祷。呸！”

“可要知道，她可不是未成年的人，”我指出说，“她并不受人监护。如果她本人不愿意，也不可能硬逼她回来。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那是当然啦，”叔叔回答说，“不过她是会愿意回来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现在只是一时的……只要一看见我们，她立刻会回来的，我敢担保。小兄弟，可不能就这样丢下她不管，让她听凭命运随意摆布，让她去当牺牲品。这个，这么说吧，是义不容辞的……”

“不受人监护！”巴赫切耶夫叫道，他立即冲着我来了。“她是个傻女人，老弟，她是个一窍不通的傻女人，而不是什么不受人监护。昨天我都没想讲给你听，前两天我错进了她的房间：我一看，她正面对镜子，双手叉腰，一个人在跳苏格兰舞！而且她还一丝不挂，简直和杂志上刊登的一模一样！我啐了一口唾沫就离开了。那时候，像白纸写黑字，我就预感到一切啦！”

“干吗要这样来责怪人家呢？”我略带胆怯地说，“大家都知道，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身体不很健康……或者倒不如说，她有点狂躁……我觉得，是奥勃诺斯金一个人的过错，而不是她的错。”

“身体不很健康！得了吧！”胖子接着我的话说道，他气得满脸通红。“你这不是发誓要把人气死嘛！从昨天起你就发誓要这样干了！她是一个傻女人，我的爷，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傻女人，并不是什么身体不很健康。她从小就情啊爱呀，想美男子走火入魔！这不是，她现在被那爱神美少年带上了绝路。那个蓄小胡子的家伙，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说不准，他正在快马加鞭带着钱赶路呢，叮叮叮，而且美滋滋地在笑呢。”

“那您真的以为，他拿到钱立即就抛弃她吗？”

“不然又能怎样呢？难道他还会带着这样的宝贝到处跑吗？她对他还有什么用处？把她洗劫一空，然后将她往路边某个地方的树丛里一扔，就溜之大吉。可她呢，就独自坐在树下去闻花香吧！”

“唉，斯捷潘，你可是说得没边儿了。事情不会是这样的！”叔叔叫喊道，“不过，你为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呢？斯捷潘，我对你感到惊讶，你怎么啦？”

“要知道我是个人，不是吗？要知道人就不能不生气，从一旁瞧着就叫人生气。要知道，或许我也疼爱她才这么说……唉，让世上一切都见鬼去吧！嗯，我干吗来这里？我当时为什么把马车给拐回来？这关我什么事啊？关我什么事啊？”

巴赫切耶夫先生就这样抱怨个没完没了；但我已经不再听他说了，心里在想我们正追赶的那个女子，就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下面就是我事后根据最可靠的来源了解到的她的简略身世。这对于说明她的这次历险是必不可少的。她原先是贫苦的孤儿，在一个并不好客的别人家里长大，后来是个贫困的姑娘，再后来是个待嫁的贫困女人，最终成了一个贫困的老姑娘。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在贫困生活中饱尝了痛苦、孤独、凌辱、责骂，充分体验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她天生是欢快开朗、易感和浮躁的性格。最初她还能忍受自己悲苦的命运，有时甚至发出无忧无虑的欢快笑声。但时间年复一年地过去，命运之神终于占了上风。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逐渐憔悴消瘦，变得容易动怒，有着病态的敏感，常常沉溺于虚无缥缈的幻想，又用歇斯底里的泪水和号啕大哭打断自己的幻想。现实世界她享有的幸福越少，她就越多地用幻想来诱惑和宽慰自己。她最后的切实期望越是无可挽回地必定失败以至破灭，她的那些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也就变得越加温馨可亲。诸如闻所未闻的大量财产，永驻不衰的美貌，富有显赫又风度翩翩的未婚夫，他们是爵爷和将军的子弟，他们都为她珍藏着忠贞的爱，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因无限倾慕她而死去活来，最后还有那个他，就是美的理想化身，集一切完美于一身，热烈而多情，是艺术家，诗人，将军之子。所有这一切，要么同时要么依次不只是出现在梦中，而且也出现在清醒时的眼前。她的理智开始崩溃，再也服不进这种种隐秘幻想的鸦片了……恰恰在这时，

命运突然对她来了一次彻底的捉弄。就在她被欺凌得走投无路，挣扎在令人心碎的忧郁的现实中，就在她陪伺一个牙齿落光、唠叨没完的半死老妪，就在她怎么做都不对、一身不是，就在她为每一口饭、每一件破衣挨骂受气，就在她任人随意欺侮而无人保护，就在她备受生活的熬煎却又沉溺于荒诞热切的幻想之中，就在此刻她突然接到一个远房亲戚死亡的消息。这人所有的近亲全已死光（她生性浮躁，对此从未打听过），这位亲戚自己又很古怪，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住在十分遥远的穷乡僻壤，孤独忧郁，无声无息地从事颅相学①研究和放高利贷。于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奇迹般从天而降，像金雨似的落到了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脚旁：她成了这个已故亲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十万银卢布一下子全归她所有。命运对她的这次捉弄，却把她完完全全地断送了。现在幻想开始实现，她那原本已衰微的大脑怎么能不相信这些幻想呢？于是这个可怜的女子如今就连最后残存的那一点儿健全的理智也弃之不顾了。幸福之感弄得她晕头转向，她勇往直前地驰骋在不可能实现的幻象幻影的迷人世界里。什么考虑，什么怀疑，什么现实中的障碍，什么如二二得四一样明白而必然的规律，通通置诸脑后！三十五个春秋的生活和对炫目之美的幻想，寒秋神伤的冷清和无限幸福的爱情，互不相扰地汇合在她一身。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实现了一次，为什么就不能全部实现呢？为什么他就不能翩翩而至来到她面前呢？对此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而是盲目地确信不疑。她期待着她的那个他，那个理想中的人物；这可能是各色各样的未婚夫，是各种勋章

① 奥地利医生和解剖学家加利（1758—1828）提出的一种学说。据说按颅骨的形状可断定人的智慧和性格。——俄编注

的获得者或一般奖章的获得者，是军人或文职人员，是非近卫军人或近卫重骑兵军人，是达官显贵或普普通通的诗人，诗人中又有去过巴黎的或只在莫斯科待着的，蓄着小胡子的或没有蓄胡子的，留有短尖胡须的或不留短尖胡须的，西班牙人或非西班牙人（不过多半是西班牙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人日日夜夜都展现在她的期待之中，其数量之众足以使旁观者惊惧并产生严重的忧虑。这样她离疯人院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所有这些美丽的幻影在她的周围联成光艳醉人的爱情。而在光天化日的现实生活中，事情竟也是如此离奇古怪：不管她瞥了谁一眼，那人似乎必定坠入了她的情网；不管是谁从她身旁走过，那人就一定是西班牙人；不管是谁弃世而去，那人无疑是因为爱她而死的。凡此种种偏偏又像有意地在她眼前得到了证实，因为事实上确有一些人，例如奥勃诺斯金、米津奇科夫和其他许多人，抱着同样的目的在追求她。突然之间所有的人都开始向她讨好，开始关爱她，开始奉承她。可怜的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也不想一想，这一切不过是由于钱的缘故。她毫无保留地相信，是有谁一声令下，大家便都改过自新，毫无例外地变得快活可爱、温和善良了。不过他还没有露面；毫无疑问，他总会出现的。尽管如此，现在的生活也是满不错的，非常诱人的，充满着各色各样的娱乐和饮宴，因此还可以再等等。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嚼着糖果，尽情享受着生活的快乐，读着小说。小说更加激发了她的想象，因此通常读到第2页就被抛到一边去了。她不能再往下读，因为刚读了开头几行，刚看到最微不足道的关于爱情的一点儿暗示，有时只不过是对环境、房间、服饰的一些描述，她就着迷而陷入幻想之中。人们接连不断给她运来崭新的服装、花边、帽子、头饰、缘带、样品、裁剪式样、花饰、糖果、花卉和小狗等等。专门有三个姑

娘在女仆房间里成天为她缝制衣妆。她则从早到晚甚至在夜里，没完没了地试着腰身和皱边，面对镜子转来转去。自从接受遗产，她不期而然地变得年轻而且漂亮了。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清楚，她是怎样同已故的克拉霍特金将军沾上亲的。我始终确信，这种亲戚关系只不过是将军夫人的臆造。她想把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控制住，无论如何也得要叔叔与她的钱财结婚。巴赫切耶夫先生是对的，他说，爱神美少年把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引上了绝路。而在听说她同奥勃诺斯金私奔的消息后，叔叔决定去追她并且哪怕是强制也要把她带回来的想法是合情合理的。这个可怜的女子没有人监护是不能生活的，如果落到坏人的手里，她会立即被毁掉。

我们到达米申诺村时已经九点多了。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而且很贫困，距离大道约有三俄里远，在一片洼地里。这里有六七个农夫的茅舍，歪歪斜斜，一副烟熏火燎的模样。屋顶上凑凑合合盖着一层发黑的麦秸，似乎在忧郁而冷漠地望着来往的过客。附近四分之一俄里范围内，既没有一个小园子，也看不到一处不起眼的灌木丛。只有一棵老朽的爆竹柳，低垂在一个所谓池塘的绿苔水坑旁像在打瞌睡。这样的新住处大概不会使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产生愉快的印象。地主的宅子是新建的长而狭窄的木房，六扇窗户一字排开，屋顶的秫秸是仓促铺上去的。那个退职的地主刚刚开始来此经营。院子甚至还没有围墙，只有一处是段新篱笆，上面的胡桃树枝还有干枯的叶片没来得及脱落。奥勃诺斯金的四轮马车就停在篱笆旁边。我们宛如从天而降，突然落到这两个罪人头上。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叫喊声和哭泣声。

在门廊里迎面走来一个光脚男孩儿，看见我们扭头飞快地跑开了。在第一个房间里，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端坐在没有

靠背的“土耳其式”印花布长沙发上，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一看见我们，她发出一声尖叫用双手掩住了脸。奥勃诺斯金就站在她旁边，惊慌失措，可怜兮兮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惶恐得甚至跑过来要握我们的手，仿佛欢迎我们的到来。通向另一房间的门微微打开，后面露出女人的衣衫，这是有人在偷听，还从我们看不见的缝隙里往这边偷看。宅子主人没有出场，好像没有在家，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原来这位旅行家在这里！还用手捂着脸哩！”巴赫切耶夫跟在我们后边挤进房间叫喊道。

“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您别得意忘形！这终归有失体统。现在只有叶戈尔·伊里奇一人有权说话，而我们在这里全都是局外人。”米津奇科夫尖刻地指出说。

叔叔严厉地瞥了巴赫切耶夫先生一眼，仿佛全然没有看见奥勃诺斯金跑上前来要同他握手，走到仍旧用双手捂着脸的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跟前，用最柔和的声音，充满同情地对她说道：

“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我们大家都非常爱您和尊敬您，因此我们亲自跑来了解您的意向。您是否愿意同我们一起回到斯捷潘奇科沃去呢？伊柳沙今天要过命名日。妈妈正焦急地等着您，而萨舒尔卡和娜斯佳大概已经为您哭了整整一个早上了……”

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怯生生地半抬起头，从手指缝里看了一眼叔叔，就突然泪流满面地扑向他，搂住了他的脖子。

“哦，带我走吧，快带我离开这里！”她一面痛哭流涕，一面说道，“快，越快越好！”

“她疯跑了一阵，这会儿又胡说了！”巴赫切耶夫用手捅了捅我，喃喃说道。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叔叔神情冷淡地转向奥勃诺斯金说道，差不多连瞧都没瞧他一眼。“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请把手给我。咱们走！”

门后传来了衣服的窸窣声。门咯吱响了一下，又略微开得大了点儿。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呢，”奥勃诺斯金不安地指出说，同时朝微开着的门看了看，“叶戈尔·伊里奇，您看……您在我家里的这种行为……而且我还要说，我向您施礼，可您甚至都不想还礼，叶戈尔·伊里奇……”

“先生，您在我的家里的行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叔叔严厉地看了奥勃诺斯金一眼回答说，“而且这里也不是您的家。您听见了吗：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连一分钟都不愿意在这里停留。您还想要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说的。您听见吗，再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请您注意！我极愿避免进一步解释，这样对您比较好。”

可此时奥勃诺斯金沮丧到了极点，以至讲了一堆十分出人意料的废话。

“叶戈尔·伊里奇，请不要蔑视我，”他压低嗓音开始说道，羞愧得差点儿没有哭出声来，同时还不停地瞅瞅那扇门，大概担心那边有人听见。“这一切都不是我干的，是我妈干的。叶戈尔·伊里奇，我不是为了图财做出这种事。我是说做就做了，叶戈尔·伊里奇，当然我也是图利的……叶戈尔·伊里奇，不过我是抱有高尚目的的，我要用这笔资产做有益的事……我会去帮助贫困的人们。我还想促进当代的国民教育运动，并且甚至想在大学中设立助学金……叶戈尔·伊里奇，您看，我是想这样用我的财产，叶戈尔·伊里奇，可不是图别的什么……”

我们大家至此突然觉得很不自在。米津奇科夫甚至满脸通

红，转过了头去。叔叔也窘得厉害，不知如何回答好。

“嗯，嗯，行啦，行啦！”叔叔终于开了口，“帕维尔·谢苗内奇，别紧张。有什么办法呢！人都难免……兄弟，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家里吃午饭……我欢迎，欢迎……”

巴赫切耶夫先生却不是这样。

“要设立什么助学金！”他狂怒地吼叫道，“这种人还会设立助学金！他见人恨不得给扒光……连裤子都不放过，还要搞什么名堂，设立什么助学金！哎呀，你这个破烂货，居然征服了一个女人的心！可是，她在哪里？你的那个娘亲在哪里？是躲起来了吧？如果她不是藏在帷幔后边，我就不姓巴赫切耶夫。要么她就是吓得躲到床底下去了……”

“斯捷潘，斯捷潘！……”叔叔喊叫起来。

奥勃诺斯金顿时脸涨得通红，准备对这话提出抗议。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门开了，安菲萨·彼得罗芙娜本人冲进了房间。她怒不可遏，两眼冒火，脸已气红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叫嚷起来，“这儿出了什么事？叶戈尔·伊里奇，您带着您的一帮子人闯进一个高尚的人家，恫吓女士，发号施令！……这像什么话？叶戈尔·伊里奇，谢天谢地，我还没有老糊涂呢！而你呀，你这个饭桶！”她转而又冲着她的儿子继续大喊大叫，“你居然还在他们面前哭诉！人家在你母亲的家里侮辱你的母亲，你却张口结舌地听着！以后你还怎么做个自尊的年轻人呢？出了这件事，你就成了一个窝囊废，而不是一个好青年！”

如今没有了昨天的那种温柔娴静，也没有了昨天那种考究的穿戴，甚至更没有那随身带着的长柄眼镜，安菲萨·彼得罗芙娜把这一切都免去了。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泼妇，一个摘下假面具的泼妇。

一看见她来，叔叔赶忙挽起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手臂想冲出房间。但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却马上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叶戈尔·伊里奇，您不能就这样走掉！”她又像连珠炮似的叫嚷起来，“您凭借什么权利强行把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带走？您同您母亲还有那个傻瓜福马·福米奇，给她撒下卑鄙的罗网。她逃脱了你们的罗网，所以您感到懊恼！出于卑鄙的私利，您自己想要娶她。对不起，先生，别人想的要比您高尚得多！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发现你们打她的主意，要毁掉她，就信赖了帕夫鲁沙①。她本人请求他，这么说吧，解救她摆脱你们的罗网。她不得不在夜里离开你们逃走。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吧！你们把她逼到了这个地步！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不是这样的吗？事情既然是这样，你们怎么敢像强盗一样闯进一个高尚的贵族之家，还要强行把一个高贵的姑娘带走，不顾她的叫喊和她的眼泪？我绝不允许！绝不允许！我还没有疯呢！……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是要留下来的，因为她愿意这样做！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咱们走吧。用不着听他们说，他们都是您的仇敌，而不是您的朋友！不要怕，咱们走吧！我马上就把他们撵走！……”

“不，不！”惊慌失措的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叫喊道，“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他算什么丈夫？我不愿意嫁给您的儿子！他哪能做我的丈夫？”

“您不愿意？”安菲萨·彼得罗芙娜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尖叫道，“您不愿意？您已经来了，现在却又说不愿意？那么，您竟敢欺骗我们？您怎么答应了他，夜里同他私奔，自己死气白赖跟着他登门入户，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并且花费了我们

① 奥勃诺斯金的小名。

很多钱？我的儿子可能由于您的缘故丢失了一场高贵的婚姻！……我的儿子可能由于您的缘故丧失几万卢布的嫁妆！……不行！您得给钱，您现在就得给钱；我们掌握证据：您半夜私奔……”

但我们没有继续听她冗长而气恼的话。我们大家一拥而上将叔叔围住，直接冲着安菲萨·彼得罗芙娜走去，一直走到门阶上。轻便马车立即驶了过来。

“只有无耻之徒，只有卑鄙下流的家伙才干这种事！”安菲萨·彼得罗芙娜从门阶上叫嚷道，她都气疯了。“我要去告你们！您得给钱……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您现在是去一个不光彩的人家！您不能嫁给叶戈尔·伊里奇。他就在您的鼻子底下养着个家庭女教师做他的姘头！……”

叔叔气得浑身发抖，脸色刷白，紧咬嘴唇，急忙安排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上车坐好。我也从马车的另一边走过来等候上车。正在此时，奥勃诺斯金却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并且抓住了我的手。

“请允许我至少寻求您的友谊！”他说道，同时脸上带着某种绝望的表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这寻求友谊是什么意思？”我问道，一只脚已经踩到马车的踏板上。

“是这样！昨天我就发现您是一位最有学问的人。请别指摘我……其实都是我妈妈怂恿我干的。我与这事全然不相干。我更喜好文学，我向您保证，而这件事全是我妈……”

“我相信，我相信，”我说道，“再见！”

我们在马车里坐好，就疾驰上路。安菲萨·彼得罗芙娜的叫嚷声和咒骂声还久久地在我们身后回响。宅子的所有窗户里突然伸出了什么人的不认识的面孔，以一种怪异的好奇表情望

着我们。

轻便马车里现在坐了我们五个人。但米津奇科夫把他的位子让给了巴赫切耶夫先生，自己却坐到车子前面赶车的位置上。因此，现在巴赫切耶夫先生坐得正好面对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她非常满意我们把她从这里带走，不过仍然不停地在哭。叔叔尽可能地安慰她。可是叔叔本人却很忧郁，心事重重。显然，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关于娜斯坚卡的胡言乱语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若不是巴赫切耶夫先生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归程本来会平安无事而圆满结束的。

在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对面坐好以后，巴赫切耶夫先生仿佛若有所失。他不能坐视而无动于衷，于是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脸红得如同煮过的大虾，还可怕地转着眼珠。特别当叔叔开始安慰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时候，这个胖子变得怒不可遏，如同一只猛犬被人挑逗得狂吠起来。叔叔提心吊胆地不住瞅他。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终于注意到了自己对面这个人的异常心境，于是开始专注地端详起他来。然后她又看了看我们大家，嫣然一笑，蓦地抓起她的小伞，优雅地用它轻轻地打了一下巴赫切耶夫先生的肩膀。

“疯子！”她以自己那种最迷人的戏谑语气说道，随即立刻就用扇子掩住了脸。

这个乖谬行为无异是火上浇油。

“什——么？”胖子号叫起来，“女士，怎么回事？你居然敢冲我下手啦！”

“疯子！疯子！”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重复说道，并且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同时还拍着巴掌。

“停车！”巴赫切耶夫向车夫喊道，“停车！”

马车停了下来。巴赫切耶夫打开车门，匆忙钻出车厢。

“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你怎么啦？你要上哪儿去呀？”惊愕不止的叔叔问道。

“不，我受够啦！”胖子回答说，他气得浑身发抖，“让世上的一切都给我见鬼去吧！女士，要向我调情嘛，我可已经老朽，实难奉陪了。姑奶奶，与其这样，我还不如死在大路上好呢！再见吧，女士，科曼——武——波尔捷——武！①”

于是巴赫切耶夫果真步行而去。轻便马车也慢步跟在他的后面行驶。

“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叔叔终于忍不住叫道，“行啦，别闹了，上车吧！该回家啦！”

“去你们的！”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说。他已经走得气喘吁吁。他因为肥胖早已不能徒步走路了。

“打马快走！”米津奇科夫向车夫喊道。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停下！……”叔叔的话还没有说完，马车已经飞奔起来了。米津奇科夫没有失算，果然立即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停下！停下！”我们身后传来了拼死命的号叫，“停下，强盗！停下，你这个坏蛋！……”

胖子终于赶上来了，筋疲力尽的样子，差点儿喘不上气来，额头上汗珠累累，领结早已解开，帽子也已摘下。他默默地阴沉着脸爬进马车。这一次，我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他。起码他用不着坐在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对面了。而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在这出戏的整个过程中，笑得前仰后合，拍着巴掌，并且一路上她都不能安静地看着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而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则一直到家都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执拗

① 法语音译：您近来好吗？

地瞅着马车后轮的转动而目不旁顾。

我们返回斯捷潘奇科沃村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我直接回到我的厢房去，加夫里拉即刻为我端来茶。我本想扑上前去仔细询问一番老人，可是叔叔却差不多紧跟在他的后面走进屋来，并且立刻把他打发走了。

二 新 闻

“小兄弟，我到你这里只待一会儿，”叔叔急匆匆地开口说道，“我急着跑来告诉你……一切我都打听清楚了。除了伊柳沙、萨莎和娜斯坚卡，今天谁也没去做礼拜。说是妈妈昏厥过去，给她搓呀揉呀，好不容易才缓过来。现在该是到福马那边聚集的时候了，正在唤我过去呢。我只是不知道要不要向福马祝贺他的命名日，这一点至关重要！还有他们究竟怎样看待这件意外的事呢？谢廖沙，太可怕啦，我已经预感到……”

“叔叔，正相反，”现在该我急匆匆对他说了，“一切都自然解决得再好不过。要知道，您现在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娶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了。仅此一点就比什么都好！还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向您说明这一点了。”

“我的朋友，是这样，是这样。不过事情都不太对头。当然正如你说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我指的不是这个……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真可怜！真是的，那么多意外全发生在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身上！……奥勃诺斯金这个下流坯，下流坯！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怎么好说他‘下流坯’？难道我要娶她不也是做同样的事吗？……不过，这还全然不是我要说的……刚才你没有听到那个坏婆娘安菲萨关于娜斯佳嚷嚷了些什么吗？”

“叔叔，我听到啦。您现在是否已经明白应该赶快采取行动呢？”

“刻不容缓，而且要不顾一切！”叔叔回答说，“庄严的时刻已经来临。小兄弟，只是还有一点我俩昨天没有想到，而我事后整整一夜都在想：她肯嫁给我吗？这就是我想的！”

“您哪，叔叔！她自己都说她爱您……”

“我的朋友，可是，她同时却又补充了一句说：‘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嫁给您。’”

“哎呀，叔叔！这只不过说说而已；何况今天情况已经不同了嘛。”

“你是这样想的吗？不，谢尔盖小兄弟，这件事很微妙，非常微妙！嗯！……可是你知道吗，尽管我发愁，可整整一夜我的心却由于幸福感而隐隐作痛！……好吧，再见，我得赶紧去，她在等着我呢，本来就已经迟啦。我不过顺路找你说几句话。哎呀，我的上帝！”叔叔又转回来叫喊道，“最主要的我却忘记说了！你知道吗：我给他，给福马写了一封信！”

“什么时候？”

“还在夜里就写了。一大早天还不亮，我就派维多普利亚索夫把信送去了。小兄弟，我用了两张信纸把一切都写在上边了，我真实而坦率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总之，我说，我必须，也就是说我非得要向娜斯坚卡求婚不可。我恳请他不要把我同娜斯坚卡在园子里约会的事声张出去，我还向他那颗高尚的心求救，求他在妈妈跟前说说情。小兄弟，当然我写得不太好，可是我写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这么说吧，句句都浸着我的泪水……”

“怎么？还没有回音？”

“暂时还没有。只是刚才我们准备追人的时候，我在门廊

碰到他。他穿着睡衣，趿着便鞋，头戴睡帽，他是戴睡帽就寝的。大概出去到什么地方去来着。他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甚至连瞅都没瞅我一眼。我从下面瞅了一下他的脸，还没有什么！”

“叔叔，您可别指望他，因为他会坏您的事。”

“不，不，小兄弟，别这么说！”叔叔双手挥着叫道，“我敢担保。何况这已经是我最后一线希望了。他会理解的，他会正确看待这件事的。他爱唠叨抱怨，他任性，这我没有异议。可事情一涉及高尚的行为，那他就会像珍珠那样光彩照人……正是这样，像珍珠一样。谢廖沙，你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还没见过他表现出的高尚行为……可是，我的上帝！万一他真的把昨晚的秘密声张出去了呢，那么……谢尔盖，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样世上还有什么可以信赖的呢？不过，不会的，他不可能是这种卑鄙小人。我连他的一个鞋掌都比不上！小兄弟，别摇头，这可是真的，比不上！”

“叶戈尔·伊里奇！您妈妈正在为您焦急不安呢，”窗下传来了令人厌恶的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的声音，大概她已经从开着的窗口偷听到我们的全部谈话。“在整个宅子里到处都找不到您。”

“我的上帝，迟到啦！真糟糕！”叔叔惊慌起来，“我的朋友，看在基督的分上，穿好衣服到那边去吧！我就是为此才顺路跑来找你的，我们好一起去……我就来，我就来，安娜·尼洛芙娜，我就来！”

剩下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想起前不久我同娜斯坚卡的会面，庆幸我当时没有对叔叔说这件事，否则他会更加不知所措了。我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但想不出叔叔将如何妥善处理自己这些事并且向娜斯坚卡求婚。我再重复说一遍：

尽管我完全相信他的高尚品德，但我却不由自主地怀疑他能否获得成功。

不过我也得快些过去才是。我认为我有义务去帮助他，于是立即开始穿衣服。但无论怎样着急，想尽量穿得好一些，还是耽搁了时间。米津奇科夫走进了房间。

“我是来请您的，”他说道，“叶戈尔·伊里奇请您立刻就去。”

“咱们走吧！”

我已经完全穿戴好了。我们走了出去。

“那边有什么新闻吗？”走在路上我问道。

“大家都聚在福马那里，全都到齐了，”米津奇科夫回答说，“福马没有要什么性子，他一副想着什么心事的样子，很少说话，从牙缝里慢慢腾腾地挤出几个字，甚至还亲吻了伊柳沙。这当然使叶戈尔·伊里奇喜之不胜。不久前他还通过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宣布说，不要给他过命名日了，说他原先只不过想要考验考验……老太婆虽然还在嗅氨水，不过已经安静下来了，因为福马目前心平气和。关于咱们出车追人的事，没有人提一个字，仿佛根本就没发生过。大家都一声不响，因为福马不说话。整整一个早上福马都没有允许任何人到他那里去，尽管老太婆在咱们出去的时候一再恳求他去她那里商量事情，甚至还亲自跑去敲门找他。但他把自己锁在屋内并且回话说，他在为人类祈祷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话。他正在琢磨什么鬼主意：从他脸上一看就明白。但是由于叶戈尔·伊里奇看不透人的脸色，他现在因福马·福米奇表面随和而兴高采烈：他真是个孩子啊！伊柳沙为他准备好了一首诗，于是他们差遣我来请您去。”

“可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呢？”

“什么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

“她也在那边吗？同他们在一起吗？”

“没有，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米津奇科夫冷淡地回答说，“她在休息，而且还在哭泣。或许是感到羞愧了。现在，那个……家庭女教师好像在她那里。这是怎么啦？要来场暴风雨。你看那天上的样子！”

“好像要有一场暴风雨。”我看了看天边涌起的乌云回答说。

这时我们已经走上了凉台。

“可是您得承认，这个奥勃诺斯金可真够瞧的了，是吧？”我继续说道，忍不住想在这个问题上试探米津奇科夫持什么态度。

“请别对我提到他！请别对我提起这个下流坯！”他叫着突然停了下来，涨红了脸并且跺了一下脚。“笨蛋！笨蛋！把这样一桩美事，把这么光辉的构想硬给破坏了！请听我说：当然，我是一头蠢驴，竟没有能看出他的诈骗伎俩，我郑重地承认这一点。也许您正想听我承认这一点。但我可以向您发誓，如果他把这件事办成了，我或许倒会原谅他的！笨蛋！笨蛋！上流社会怎么还能容忍这种人存在！怎么不把他们送往西伯利亚，发配到永久流放地，强迫他们去服苦役！他们也想骗人！他们斗不过我！现在我至少有了经验，我们还可以再较量较量。我现在正在琢磨一个新主意……您自己也会同意：难道只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笨蛋剽窃了您的构想而又没把事办成，你就宁可放弃自己的东西不要了吗？要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最后还有一点，这位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反正是得嫁人的，这是她的天职。如果说至今谁也没有把她关进疯人院，这恰恰因为还可以娶她为妻。现在我告诉您我的新构想……”

“不过恐怕得以后再说了，”我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不，我们已经到了。”

“好吧，好吧，以后再说！”米津奇科夫回答说，嘴唇扭曲着浮现一丝笑意。“现在……可您往哪儿走哇？我给您说，应直接到福马·福米奇那里去！请跟我走，您还没有去过那里。您会看到另一出喜剧……因为喜剧已经开场了……”

三 伊柳沙的命名日

福马占有两个宽大漂亮的房间，这里甚至比宅子里所有别的房间都装饰得好。充分的舒适方便就在这位伟人身边，随他享用。墙上是美丽的新壁纸，窗上是丝质花窗帘。此外，地毯、窗间镜、壁炉、柔和考究的家具等等，都说明宅子的主人们对福马·福米奇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所有的窗台上，窗前大理石小圆桌上，都摆着盆花。书房中央放着一张盖着红呢子的大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和手稿。还有一只精美的装墨水的青铜器，一大把由维多普利亚索夫经管的羽毛笔，所有这些物件加在一起足以说明福马·福米奇艰巨而紧张的脑力劳动。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福马面对桌子在这里怔怔地坐了差不多八年，却根本没写出一点儿像样的东西。后来他一命归天，我们清理他留下的手稿，原来这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物。比如，我们找到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头，说的是发生在7世纪诺夫戈罗德城①的事。其次是一部不堪卒读的蹩脚长诗：《墓地上的隐士》，诗是无韵的。再次是一篇毫无意思的论文，

① 建于9世纪。这里有讽刺福马胡编历史的意思。——俄编注

议论俄国农夫的意义及其特性以及应该如何对待他们[1]。最后是一部尚未完稿的题名为《弗隆斯卡娅伯爵夫人》的中篇小说，小说是描述上流社会生活的[2]。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留下来了。福马·福米奇强要叔叔每年花费大量的钱订购各种书籍和杂志。但这些订购来的书籍和杂志很多都没有启封。后来，我不只一次碰见福马在读保尔·德·科克的作品[3]。但在人面前，这些作品都被他藏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书房的后墙上有一扇通往院落的玻璃门。

大家都在等着我们来。福马·福米奇坐在一把安乐椅里，身上穿着一件拖到脚跟的常礼服，但仍没有系领结。他的确沉默不语，而且显得心事重重。当我们走进屋来的时候，他略微扬起双眉探究似的望了我一眼。我躬身致礼，他微微点头还礼，可以说相当客气。奶奶看见福马·福米奇待我颇为温厚，因而也随之向我点了一下头。这个可怜巴巴的女人一大早万万没有料到，福马，她的这块心头肉，会心平气和地对待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这件"意外怪事"。因此她现在异常快活，尽管早晨确曾抽搐过，出现了昏厥。在她的椅子后面，像往常一样站着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她把双唇抿成一条线，尖酸刻薄、恶意凶蛮地微笑着，两只瘦骨嶙峋的手还相互搓来搓去。将军夫人身边还坐着两个贵族出身的、经常金口不开的年迈女食客。还有一个是今天早晨偶然走上门来的修女，再就是一个邻近的

---

① 作者在这里意在讥刺同类文章，如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中的《俄国地主》一文及卡拉姆津的《农村居民的一封信》等。——俄编注

② 在19世纪30年代流行这种写上流社会生活的小说。此后二十年间有许多模仿者，而且逐渐变成刻板公式化的作品。

③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写过四百多个作品，在当时相当流行。但大多是庸俗的甚至色情的作品。

女地主，她也上了年纪，是一个没有长嘴巴的哑葫芦，是做完了礼拜顺路来祝贺将军夫人节日的。姑妈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不显山不露水地躲在一个角落里，惴惴不安地看看福马·福米奇，又看看她妈妈。叔叔坐在椅子里，异乎寻常的快活神情在他的双目中熠熠生辉。伊柳沙穿着节日的红衬衫，顶着一头鬈发，漂亮得像一个小天使站在他的面前。萨莎和娜斯坚卡背着大家悄声地教他读一首什么诗，好让他在这样的日子以其学习成绩使父亲感到高兴。叔叔愉快得差点儿落泪，因为福马出乎意料地温顺柔和，将军夫人很快活，伊柳沙过命名日，还要朗读诗。凡此种种都使他兴奋，于是他就郑重地派人请我也来，好让我也尽快地分享大家的幸福并听伊柳沙朗读诗。差不多紧随我们之后走进屋来的萨莎和娜斯坚卡站在伊柳沙的旁边。萨莎不停地笑着，此刻她幸福得像一个小孩子。娜斯坚卡瞅着萨莎也开始面露笑容，尽管她一分钟前进来时脸色苍白而且闷闷不乐。只有娜斯坚卡一个人迎接了从旅途归来的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安慰她，并在她楼上的房间里陪她一直坐到现在。看着自己的两位女老师，淘气的伊柳沙似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三个人好像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特别滑稽的逗笑短剧，现在就想把它表演一番……我把巴赫切耶夫给忘了。他就坐在远处的一把椅子上，他仍然是一副气恼的样子，红着脸，保持着沉默，不满意地撅着嘴，擤着鼻涕，总之，在这个家庭节日的氛围中他扮演着一个相当阴郁的角色。在他的近旁，叶热维金迈着碎步走动着。其实他是到处走动，一会儿过去吻将军夫人和来访女客的手，一会儿转到佩列佩莉岑娜小姐跟前悄声说些什么，一会儿又去伺候福马·福米奇。一句话，到处他都应付得来。他也以极其赞赏的态度期待着伊柳沙朗读诗。我刚一进门，他就冲我走过来施礼以表达他对我的极大尊

敬和忠诚，完全看不出他来此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并把她带走，永远离开斯捷潘奇科沃。

“看，他来了！”叔叔一看见我，就高兴地叫喊起来，“小兄弟，伊柳沙准备好了一首诗要朗读，真没有想到这件真正的意外礼物！小兄弟，我为此感到惊讶，就特意派人去把你请来，你到之前还没有朗读呢……快到我跟前来坐好！让我们一起来听。福马·福米奇，好兄弟，你可得承认，肯定是你指点了他们，好让我这个老家伙高兴高兴？我敢发誓，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叔叔居然在福马的房间里用这样的语调和声音说话，那似乎就是表明，一切情况还算顺利。但是糟糕也就在这里，正如米津奇科夫所说，叔叔看不透脸色，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我瞥了福马一眼，不由得不得不承认米津奇科夫没说错，应该料到要出事……

“上校，请您大可不必为我操心，”福马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回答说，这种声音是一个人在宽恕自己的仇敌时使用的。“意外的礼物嘛，我自然很夸赞，这表明您那些孩子聪明机敏，品德高尚。诗歌也是有益的东西，即使是对练发音来说……这您是知道的……不过，我现在正等着听诗歌朗读呢。”

这时我亲吻了伊柳沙，祝贺他的命名日。

“福马，正是要听呢。对不起！我忘啦……尽管我对你的友谊深信不疑，福马！谢廖沙，你再吻一下伊柳沙！看，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啊！伊柳什卡，好啦，.开始吧！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一定是什么庄严的颂诗，是罗蒙诺索夫的什么作品吧？”

于是叔叔正襟危坐。由于着急和高兴，叔叔几乎不能稳坐不动。

“爸爸，不是的，不是罗蒙诺索夫的诗，”萨申卡强忍着笑

说道，“因为您是一位军人并且同敌人作过战，所以伊柳沙就学会了一首关于打仗的诗……爸爸，就是叫做《围困帕姆巴》[①] 的这首诗。”

“《围困帕姆巴》？啊！我可记不得了……谢廖沙，你知道吗，帕姆巴是怎么回事？想必是讲什么英雄业绩的吧。”

于是叔叔又一次正襟危坐起来。

“伊柳沙，读吧！”萨申卡发号施令道。

彼德罗·戈梅茨围困……

伊柳沙开始用他那小孩子的平缓而清亮的嗓音读诗。像通常孩子背诗一样，他不分什么逗号和句号：

彼德罗·戈梅茨拥兵，
围了帕姆巴城堡已有九年，
只用牛奶充当军粮，
堂·彼德罗的全军，
号称卡斯季利亚人九千，
全都遵守着立下的誓言。
就连面包也不进口，
牛奶便是一日三餐。

“怎么！怎么？这是什么牛奶呀？”叔叔叫喊道，愕然地看

---

① 此诗最初发表在《现代人》，1854 年，第 3 期讽刺副刊“文学杂拌儿”栏里。作者是科济马·普鲁特科夫。（此处引用的诗句与原作有出入。）据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诗中的主人公堂·彼德罗影射本小说主人公上校罗斯塔涅夫。——俄编注

着我。

“伊柳沙，接着往下读。”萨申卡喊道。

> 堂·彼德罗·戈梅茨，
> 整日裹了肥大的斗篷，
> 痛哭自己的软弱无力。
> 转眼已是第十个年头，
> 凶悍的摩尔人在欢呼胜利；
> 可堂·彼德罗的队伍，
> 总共剩下了十九个兄弟……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叔叔不安地叫喊道，“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整个部队只剩下十九个人，原先却是一个军，甚至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军！小兄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时，萨莎实在忍不住，就十分爽朗地孩子般大笑起来。尽管可笑之处本不多，可看着她笑，人们就不可能不笑了。

“爸爸，这是一首滑稽诗，”萨莎叫喊道，她为这孩子般的异想天开感到十分开心，“爸爸，这是特意这样写的，作者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好笑。”

“啊！原来是逗笑的滑稽诗！”叔叔容光焕发地喊道，“就是说，是首喜剧性的诗！依我说正是这样，正是滑稽诗！非常可笑，太可笑啦：全军上下只给奶喝，受这个折磨，还得遵守什么誓言！当初怎么要发这个誓呢！写得非常俏皮，不是吗，福马？妈妈，您瞧，这就是那种玩笑诗，有时作者就写些这样的东西，不是吗，谢廖沙？就是写这样的诗吧？非常可笑！啊，伊柳沙，接下去是什么呀？”

啊，只剩了十九个！
且把他们召集一起，
堂·彼德罗·戈梅茨开了口：
“十九位弟兄！把旌旗高举，
吹起响亮的号角，
把我们的战鼓一顿猛击，
我们要从城堡撤退！
虽说没拿下城池重地，
面对良心和声誉，
我们却有勇气保证，
我们从来没有一次
对誓言稍有不诚：
整整九年封住嘴巴，
什么东西都没有碰，
除将牛奶倒入腹中！”

“真是个笨蛋！拿这个话来自我解嘲，”叔叔又一次打断读诗，“喝了九年的牛奶……这可算得什么善行？与其把人折磨死，倒不如让他们每天吃上一只羊！太好啦，太出色啦！我看得出来，现在我看得出来：这是讽刺，或者叫……叫什么来着，叫讽喻，是吗？甚至是嘲讽外国的某一个统帅吧。”叔叔意味深长地紧蹙双眉，眯着眼转向我补充说，“啊？你怎么看？当然啰，这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恶意的、高尚的讽刺，并不侮辱任何人！真妙！真妙！而且主要是很高尚！唔，伊柳沙，继续往下读！哎呀，你们这些淘气包，你们这些淘气包哇！”叔叔又补充说，同时动情地望着萨莎并且偷眼看娜斯坚卡，后者红着脸微笑着。

这话鼓舞了士气，
十九个卡斯季利亚人要一搏，
他们上马摇摇晃晃，
声音微弱，齐声大喝：
"圣·亚戈·科姆波斯杰洛！
光荣归于堂·彼德罗！
光荣啊，卡斯季利亚雄狮！"
他的卡普兰[①]——季耶戈，
从牙缝里挤出声音：
"如果全军统帅是我，
我就发誓只准吃肉，
再拿桑托林酒[②]解渴！"

"看看！这不正是我刚说过的吗？"叔叔异常高兴地叫道，"全军上下只找得出一个这样的明白人，可他又是什么卡普兰！谢尔盖，这是什么人呢：是他们的大厨，还是什么？"

"叔叔，是神职人员，教士。"

"啊，不错，不错！卡普兰，随军教士？我知道，我记得！我还是在拉德克里弗夫人[③]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要知道，他

① 音译，这里指的是随军的天主教教士。
② 产于希腊的一种葡萄酒。
③ 安娜·拉德克里弗夫人（1764—1823），英国女作家，以写恐怖、神秘的"哥特式"小说著称，最有名的是《涅道尔弗的奥秘》(1794)。19世纪上半叶，她的小说在俄国很流行。——俄编注

们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教派，是吧？……好像是本尼狄克教派[①]……是有本尼狄克教派的吧？……”

“叔叔，有的。”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好啦，伊柳沙，接下去是什么？太好啦，简直好极了！”

> 堂·彼德罗听了这话，
> 不由地放声哈哈大笑：
> “那就赏他一只整羊，
> 他竟开了个大玩笑！……”

“到这种时候还顾得上哈哈大笑！真是一个大笨蛋！他自己也终于觉得可笑了！赏他羊！原来羊还是有的嘛。那他自己为什么也没吃呢？唔，伊柳沙，再往下读！太好啦，简直好极了！出奇地俏皮！”

“爸爸，已经完啦！”

“啊！完啦！真的，再往下也没什么好说和好做的啦，谢廖沙，是这样的吧？伊柳沙，妙极了！出奇地好！小宝贝儿，来亲亲我！哎呀，你呀，我的亲爱的！那么是谁教他的呢，萨莎，是你吗？”

“不是我，是娜斯坚卡。前几天我们读到了这首诗。娜斯坚卡读完说：‘多么滑稽可笑的诗啊！伊柳沙就快过命名日啦，咱们就让他背下来朗诵。那时大家会开怀大笑的！’”

---

① 本尼狄克（约480—550，有人认为卒于543），一译“本笃”，天主教本笃派（亦即本尼狄克派）创始人。出身意大利斯波莱托贵族家庭。他于529年在卡西洛山兴建一座西欧闻名的隐修院，并编制会规章则，开创了天主教修会制度的最早模式。

“原来是娜斯坚卡出的主意？嗯，谢谢，谢谢，”叔叔喃喃地说，顿时像孩子一样满脸通红。“伊柳沙，过来再亲我一下！淘气包，你也来亲亲我。”叔叔搂着萨申卡说，同时深情地看着她的眼睛。

“萨舒尔卡，你等着吧，你也要过命名日的。”叔叔又补充说，由于高兴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我转向娜斯坚卡，并问她这是谁的诗。

“对呀，对呀！是谁的诗呢？”叔叔突然醒悟过来说道，“大概是个聪明的诗人写的吧。是不是呢，福马？”

“哼！……”福马鼻子哼了一声回答。

在读诗的时候，挖苦嘲弄的微笑一直挂在福马的嘴角上。

“我忘记啦，真的。”娜斯坚卡怯生生地瞅着福马·福米奇回答说。

“爸爸，这是科济马·普鲁特科夫先生写的，刊登在《现代人》杂志上。”萨申卡跳出来回答说。

“科济马·普鲁特科夫！我可不知道，”叔叔脱口而出，“普希金我倒是知道的！……不过看得出来，这个诗人也是名副其实的呢。不是吗，谢尔盖？此外他还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这再明白不过了！还可能出身军官……我很赞赏！《现代人》也是非常出色的一种杂志！既然有这样好的一些诗人为它撰稿，就该订阅……我喜欢诗人们！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小伙子！诗里什么都能描写！谢尔盖，你记得吗，在彼得堡的时候，我曾在你那里见到过一位文学家。而且他的鼻子好像长得很特别……真的！……福马，你刚才说什么？”

忍耐不住的福马·福米奇大声哧哧地笑了起来。

“不，我……没有什么……”福马·福米奇说，仿佛强忍着笑。“叶戈尔·伊里奇，请继续往下说，请继续往下说！我的话

放到以后再说……看，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也兴致勃勃地听您讲同彼得堡文学家们结识的情况呢……”

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一直心事重重地在远处坐着，这时突然抬起头，涨红了脸，在椅子里恶狠狠地转过身来。

“福马，你别来惹我，你让我安静点儿！”巴赫切耶夫用他那双细小而充满血丝的眼睛盯着福马说道，“你的文学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愿上帝保佑我身体健康，”他自顾自喃喃说道，“所有那些人……写文章的人，去他们的吧……他们全是伏尔泰的信徒，如此而已！”

“作家是伏尔泰信徒？”叶热维金立即出现在巴赫切耶夫先生身旁，并且说道，“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您说得对极了。不久前瓦连京·伊格纳季奇对此也有同感。还骂我是伏尔泰主义者呢，真的。不过我呢，大家都知道我写得很少……也就是说这都是伏尔泰先生的过错！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唉，不是的！”叔叔郑重其事地指出说，“这可是一种误解！伏尔泰只不过是一个笔锋辛辣的作家。他所嘲笑的是各色各样的成见。他从来就不是伏尔泰主义者！这一切全都是他的仇敌们散布的谎言。说实在的，到底为什么把一切都加在他的头上呢，加在这个可怜人的头上呢？……”

重新又响起了福马·福米奇恶狠狠的嘻嘻笑声。叔叔不安地看了他一眼，显而易见地局促起来。

“不，福马，你看，我说的全是指杂志的事，”叔叔窘迫地说道，他想缓和一下自己的说法。“福马兄，前些时你劝过我说应当订阅杂志，你是完全对的。我自己也以为应该订阅！嗯……不错！实际上是在普及文化教育呢！如果不为此而订阅的话，还算得上什么祖国之子呢？谢尔盖，你说是不是？嗯！……是的！……哪怕就订阅《现代人》好了……谢廖沙，

不过你知道，学问最深奥的依我看是一本厚厚的杂志，它叫什么来着？杂志封面是黄色的……”

“爸爸，叫《祖国纪事》。”

“哦，对了，是《祖国纪事》，谢尔盖，连名称也很出色，不是吗？整个祖国都坐在那里写纪事……最高尚的宗旨！最有益的杂志！而且它又多厚哇！你倒试试出一本那么大的杂志！而里面学问又是如此深奥，简直叫人目瞪口呆……前不久我一来，看见那里放着一本书，出于好奇，我拿在手里，一口气读了三页。小兄弟，简直叫人吃惊！你知道吗，对一切事物都有它的解释：比如什么叫笤帚、铁锹、木勺和炉叉？依我看，笤帚就是笤帚；炉叉就是炉叉！可是，小兄弟，且慢，不是这样的！按照学者的看法，原来炉叉并不是炉叉，而是一种标志或者神话①之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吧……你瞧，原来如此！什么都有自己的讲究！”

我并不知道在叔叔发表一通议论之后，福马本来准备做什么。但这时加夫里拉出现了。他低着头，站在门槛旁边。

福马·福米奇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

“加夫里拉，都准备好了吗？”福马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问道。

“准备好了，老爷。”加夫里拉愁眉苦脸地回答说，并且还

---

① 俄国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亚·尼·阿凡纳西耶夫（1826—1871）曾在1851年6月份的《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斯拉夫人农舍的宗教偶像意义》，文中说，斯拉夫人的农舍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上住所的意思，而是第一个偶像崇拜的殿堂，笤帚、炉叉、铁锹等等都具有祭祀器具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是针对他而说的。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1年又在文章中指出，如果把此文看做是注重人民性，那么其有关人民性的观点和概念则是相当奇怪的了。——俄编注

叹了一口气。

“我的行囊也放到车上去了吗?”

“放上去了，老爷。”

“嗯，我也准备好了!”福马说，同时从安乐椅里慢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叔叔惊异地看着他。将军夫人一下子从位子上蹦了起来并惊恐不安地四下里张望着。

“上校，现在请允许我，”福马庄重地开口说道，“求您把文学里炉叉的有趣话题暂时搁一搁。等我不在的时候您还可以接着说。我呢，在向您永远告别之时，想跟您说最后的几句话……”

所有的人听到这话都惊讶不解，并且吓得呆若木鸡。

“福马!福马!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呀?”叔叔终于叫出了声音。

“上校，我准备离开您的家，”福马以一种最为平静的语调说道，“我已打定主意信马由缰地四处游荡，因此我自己出钱雇了一辆普通农民的车子。现在我的行囊已经放在车子上了。它并不大：几本心爱的书，两套换洗的衣服，再没有别的什么!叶戈尔·伊里奇，我是穷，但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拿那笔昨天你提供的但我已经拒绝了的金钱!……”

“但是，福马，看在上帝的分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叔叔叫喊道。他的脸白得如同手帕一样。

将军夫人尖叫了一声，绝望地盯着福马·福米奇，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急忙跑上前去扶住她。那些女食客们都在各自的位子上惊得呆住了。巴赫切耶夫先生沉重地从安乐椅里站起身来。

“嗯，老一套的闹剧又开场了!”米津奇科夫在我身边悄声说道。

就在这一刻传来了远处隆隆的雷鸣：暴风雨已经开始了。

四 驱 逐

“上校，您好像在问：‘这是什么意思？’”福马得意扬扬地开口了，仿佛在欣赏大家的局促不安。“我对您这个问题感到诧异！反倒是您应该向我说说清楚，您现在还凭什么能坦然望着我的眼睛？请您把人最为厚颜无耻的心理说说清楚，然后我再离去，至少让我对人类的堕落能增长一点儿新知识。”

叔叔却无言以对，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福马，一副恐惧和不知所措的模样。

“主哇！多么可怕呀！”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痛苦地说道。

“上校，您是否明白，”福马继续往下说，“您现在应该什么也不问就放我走？在您的家里，甚至像我这样一个上了年纪而且有思想的人都已经开始严重地担心起我的道德情操的纯洁性来了。请您相信，您的追问除了徒然使您自己丢脸以外，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福马！福马！……”叔叔叫喊道，冷汗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来。

“因此，请允许我不加解释地向您说几句临别赠言，叶戈尔·伊里奇，也就是在您的家里说几句最后要说的话。已经做了的事，是无可挽回的了！我希望您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要双膝跪地恳请您：如果您心中还残存着哪怕一丁点儿道德的火种，请您控制住您那情欲的横流！如果腐败的毒液还没有浸透您的全身，请您竭尽所能扑灭您的欲火！”

“福马！我恳请你相信，你是大错特错了！”叔叔喊叫道。

他逐渐头脑清醒过来了，并且恐惧地预感到结局的临近。

“请您克制您的欲火，”福马继续用他这种得意扬扬的语调往下说，仿佛根本没有听见叔叔的叫喊声，“请您战胜您自己吧。‘如果要想战胜全世界，首先要战胜自己！’这就是我所遵守的一成不变的准则。您是一位地主，您本应该像钻石一样光辉灿烂，在您的领地上大放异彩，可是您却在这里为您的下人们做出了多么放荡的榜样啊！我曾经整夜整夜地为您祈祷，并为寻求您的幸福而惴惴不安。我最终也没有找到这幸福，因为幸福只存在于美德之中……”

“福马，怎么会是这样！”叔叔又打断福马的话说，“你误解了，你讲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此，您千万请记住，您是一位地主，”福马又没有听见叔叔的叫喊声，还在继续往下说他的话。“请您不要以为休闲和情欲就是您作为地主的天职。这是危害极大的一种想法！不是休闲，而是操劳，为上帝、为沙皇、为祖国而操劳！一个地主理应劳动，劳动，而且应该像他的农民中最穷困的人那样劳动！”

“怎么？难道我得去代替农民耕地不成？”巴赫切耶夫很不以为然地愤愤地说，“要知道，我也是一个地主……”

“家奴们，现在我来对你们说几句话，”福马转向出现在门口的加夫里拉和法拉列伊继续说，“你们要敬爱你们的主人，要极其谦卑、温顺地听从他们的吩咐，履行你们的职责。你们这样做，你们的主人们就会喜爱你们。而您，上校，对他们则应该体谅和公平，他们也是同样的人嘛，这么说吧，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是沙皇和祖国像年幼的孩子一样托付给您的。您责任重大，但这里您的功绩也不小！”

“福马·福米奇，亲爱的！你这是想要干什么呀？”将军夫

人绝望地叫喊起来。她吓得又要昏厥过去。

“嗯，好了，好像够啦?”福马大喊着说，甚至根本不理会将军夫人。“现在再来谈谈细节；叶戈尔·伊里奇，就算这些细节琐碎，但也是必不可少的！您那片哈林荒地上的干草时至今日还都没有割，别耽误了，去割吧，快去割吧。这就是我的忠告……”

“但是，福马……”

“您想把济里亚诺夫这块地上的林子砍掉，这我知道。请别砍它，这是我的第二个忠告。请保留住那座林子：因为林木可保持地表的水分……可惜您的春播搞得太晚了。您这么晚才春播，真令人惊讶！……”

“但是，福马……”

“不过，行啦，打住吧！不可能什么事都说到，而且也不是时候！在一个特别准备的本子里记录着我的指教，我会把它寄给您的。好啦，告别了，大家都再见吧。上帝保佑你们，愿主赐福你们大家！我也祝福你，我的孩子，”福马转向伊柳沙继续说道，“但愿上帝保佑你免遭欲火毒汁的侵扰！法拉列伊，我也祝福你，忘记科马林舞那件事吧！……我也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大家……请你们都记住福马……好啦，加夫里拉，咱们走吧！老伙计，扶我上车。”

接着福马就向门口走去。将军夫人尖叫一声，扑上去跟在他后面。

“不，福马，我不会就这样放你走的!”叔叔叫喊并且追上福马，抓住了他的手。

“这么说，您是想要强迫我了?”福马神气傲慢地问道。

“是的，福马……强迫也好!”叔叔说着激动得浑身发抖，“你讲得太多啦，必须做出解释！福马，你读了我的信，但你

理解错了！……”

“您的信！”福马尖叫了一声，顿时就火冒三丈，仿佛他正在等待这一刻好发泄怒气，“您的信！这就是您的那封信！这就是那封信！我要把这封信撕得粉碎，我要用唾沫啐这封信！我要用我的双脚践踏您的这封信并以此来履行人类最神圣的职责！如果您要强迫我做出解释的话，瞧吧，这就是我要做的！您看吧！看吧！看吧！……”

于是，撕碎的纸片就在屋子里四散纷飞。

“福马，我再重复一遍，你没有理解！”叔叔叫喊道，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福马，我在寻求我的幸福，我提出求婚……”

“求婚！您勾引了这位姑娘又想用求婚来哄我，因为昨天夜里在林子里，在树丛下，我看见了您同她在一起！”

将军夫人喊叫了一声，颓然跌倒在安乐椅里，引起一场可怕的混乱。可怜的娜斯坚卡像死人一样脸色苍白地坐着。吓坏了的萨申卡搂住伊柳沙像发疟子似的浑身发抖。

“福马！”叔叔暴怒地叫喊起来，“如果你把这个秘密说出去，你就是干一件世上最卑鄙的事！”

“我要把这件事张扬开来，”福马尖声说道，“那这行为就是最高尚的行为！上帝降我于人世，就是要我揭露全世界肮脏龌龊的行为！我准备爬上农民的草屋顶并在那里高声呼喊，向邻近地主们和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宣布您卑鄙下流的行为！……对呀，你们大家，你们大家所有的人，你们都要知道，昨天，就在夜里，我碰见他同这个姑娘，这个看上去最圣洁的姑娘在一起，在园子里，在树丛下！……”

“哎呀，多么无耻啊！”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尖着嗓门儿叫嚷道。

“福马，你别毁掉你自己!”叔叔握紧双拳，两眼喷着怒火叫喊说。

“……可是他，”福马还在尖着嗓子叫嚷，“他因为我看见了感到害怕，竟然用一封虚伪的信来引诱我，引诱我这个直率正派的人姑息他的罪恶行径，是的，这正是罪恶行径！……因为您把至今为止最圣洁的姑娘变成了……”

“你敢再说一个伤害她的字，我就杀死你，福马，我向你发誓！……”

“我就是要说那个字，因为您已经把到现在为止最圣洁的姑娘变成了最淫荡的姑娘!”

福马最后一个字的话音刚落，叔叔就揪住福马的双肩如同捏住一根稻草那样一拧，又用力将他往书房通向院子的两扇玻璃门抛去。这一抛的撞击是那样有力，以至虚掩着的玻璃门顿时敞开，而福马则倒栽葱飞快滚下七级石阶，直挺挺地躺在院子里。被击碎的玻璃也带着叮叮当当的响声纷纷飞落在门阶的石级上。

“加夫里拉，把他拽起来!”叔叔叫喊道，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把他弄到车上去，让他滚蛋，两分钟后离开斯捷潘奇科沃!”

不管福马·福米奇原本有什么巧妙的图谋，但他肯定没有料到竟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不想详细描述这场意外发生后最初几分钟的情景。将军夫人在安乐椅里扭来扭去，惊心动魄地号啕痛哭。佩列佩莉岑娜小姐面对一向百依百顺的叔叔这种意外举动，惊得呆若木鸡。那伙女食客吓得大呼小叫。担惊受怕的娜斯坚卡几乎要晕过去，她的父亲正围着她团团转。萨申卡也由于惊恐而愣在那里。叔叔处于无法描述的愤怒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他

母亲苏醒过来。最后则是法拉列伊的大声号哭，为自己的主人们号啕大哭。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难以描绘的图画。还需要补充一点，这时恰值暴风雨大作，雷声不绝于耳，倾盆大雨敲击着窗户。

“瞧哇，这过得是什么节日！”巴赫切耶夫先生垂下头，摊开双手，自顾自地嘟哝着。

“事情真糟！”我也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悄声对他说，“但至少把福马赶走啦，不会让他再回来啦。”

“妈妈！您醒了吗？您感觉好些了吗？您到底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呢？”叔叔站在老太婆的安乐椅前问道。

老太婆抬起头，合着双手并以恳求的模样看着儿子。有生以来她还从来没有看见儿子发这么大的火。

“妈妈！”叔叔继续说下去，“您也亲眼目睹了，我实在无法容忍了。我原本不想这个样子来讲这件事，但是是时候了，不能再拖！您已经听到了诽谤我的话，那么就请您听听我的申辩吧。妈妈，我爱这位最高尚最纯洁的姑娘，我爱她已经很久，而且永远不会变心。她会使我的孩子们幸福，而且也将是您最孝顺的女儿。因此，现在我要当着您的面，在我的亲朋好友在场的情况下，庄重地恳求她同意做我的妻子，使我获得无上的荣光！”

娜斯坚卡颤抖了一下，然后满脸绯红，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将军夫人有一阵子看着儿子，仿佛没有理解他说的话，接着却陡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号叫，扑过去双膝跪倒在他的面前。

“叶戈鲁什卡，我亲爱的儿子，把福马·福米奇找回来！”她叫喊道，“立刻就找回来！没有他我就活不到晚上！”

面对一意孤行的任性老母双膝跪在跟前，叔叔惊得呆立在

那里，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终于叔叔清醒过来，赶忙上前扶起她，重新安置在安乐椅里坐好。

“叶戈鲁什卡，把福马·福米奇找回来!”老太婆继续哭号着说，“把他，把我的小鸽子给我找回来！没有他我活不成!”

“妈妈!”叔叔伤心地说，“我刚才对您说的话难道您什么都没有听见吗？我不能叫福马回来，这您要理解！他对这样一位天使的名誉和美德进行无耻诽谤之后，我不能也无权叫他回来。妈妈，您是否明白，我义不容辞，我的名誉也要求我现在恢复她固有的美德！您已经听到我说啦：我向这位姑娘求婚，并且恳求您为我俩的结合祝福。”

将军夫人又猛地离开座位，扑向娜斯坚卡，双膝跪倒在她的面前。

“我的小姐！我的亲人!”将军夫人尖声叫道，“你不要嫁给他！不要嫁给他，小姐。你求求他，让他叫福马·福米奇回来！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我的亲爱的！要是你不嫁给他，我就把一切都送给你，我为你牺牲我的所有。我这个老太婆还没有把一切都花光用尽，我还有丈夫留下来的一点儿东西。小姐，这一切全都是你的，我把它全部送给你，叶戈鲁什卡也会送给你，只是你千万不要把我活活塞进棺材里去，快求他叫福马·福米奇回来！……”

如果不是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以及那些女食客们看不下去，对她居然跪倒在雇来的女教师面前而义愤填膺，尖叫着，痛苦地呻吟着奔去将她扶起，那老太婆还会长时间哭号下去，不知到何时为止呢。娜斯坚卡吓得几乎不能在原地站稳，而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则气得甚至哭了起来。

“您要把您妈折磨死啊,”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冲叔叔叫喊道，“人家要把她折磨死才好！而您，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

芙娜，不该挑拨他们母子不和。这可是上帝所不允许的……”

“安娜·尼洛芙娜，闭上您的嘴！”叔叔叫喊道，“我真受够了！……”

“您的气我也受够了。您为什么因为我孤苦伶仃就骂我？我这个孤儿您还要欺侮多久？我还没有变成您的女奴呢！我本人是中校的千金！我不会再留在您的府上，不会的……今天我就走！……”

但是叔叔并没有听她说什么。他走到娜斯坚卡跟前，虔敬地拿起了她的手。

“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您听见我向您求婚吗？”叔叔说，忧郁地差不多是绝望地看着她。

“不要，叶戈尔·伊里奇，不要！我们还是罢手吧，”娜斯坚卡回答说，现在轮到她完全灰心了。“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事，”她继续往下说，同时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这是因为发生了昨晚的事，您才这样……但这是不可能的，您自己也明白。我们错啦，叶戈尔·伊里奇……我会把您当做恩人永远记着您，而且……而且我会永远、永远为您祈祷！……”

说到这里，她已泣不成声。显然，可怜的叔叔早已预料到了这样的回答。他甚至也没有想要反驳，坚持……他听着她……俯身依旧握着她的手，一声不响，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的两眼噙着泪水。

“昨天我就对您说过，”娜斯坚卡继续说道，“我不能成为您的妻子。您瞧：你们家并不愿意接纳我……而我对这早有预感：您的妈妈不会给我们祝福……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再说您本人虽然日后不会后悔，因为您是最宽宏大量的人，但终归由于我的缘故不会幸福……以您这样善良的性格……”

“正是有着善良的性格！正是一位善良的人！是这样，娜

斯坚卡，是这样的！”站在椅子另一边的娜斯坚卡的老父亲附和着说，“正该这样，这个字眼儿是该提到的。”

“我不想因为我给您家里种下不和的种子，”娜斯坚卡继续往下说，“叶戈尔·伊里奇，请您不必为我担心：谁也不会动我的，谁也不会欺侮我的……我要回到我爸爸那里去……今天就走……叶戈尔·伊里奇，我们还是分开的好……”

于是娜斯坚卡又泪如雨下。

“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难道这就是您最后的话了吗？”叔叔说道，以一种无法表达的绝望神情看着她。“只要您说一句话，我就为您牺牲一切！……”

“叶戈尔·伊里奇，是最后的话了，是最后的话了，”叶热维金接过话来说道，“她已经把一切给您解释得那么清楚，我得承认，这一点我甚至也未曾料到。叶戈尔·伊里奇，您是一位最善良的人，的的确确是最善良的人，多蒙关照，我们很荣幸！非常荣幸！……叶戈尔·伊里奇，但终究我们跟您并不般配。叶戈尔·伊里奇，您需要的未婚妻，必须既有钱又出身名门，她必须漂亮，又有一副好嗓子，浑身珠光宝气，在您的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那时候，福马·福米奇或许会做出小小的让步……而且也会祝福！说到福马·福米奇呢，就请您叫他回来吧。何苦，您何苦这样把他得罪了呢！要知道，他也是出于维护美德的心愿，由于过分激动才说得过了头……事过境迁，您本人日后也会说，这是他出于维护美德的好心。您将来会明白的……最好现在就叫他回来……他可是位最有德行的人。瞧着吧，他现在准是全身湿透……最好现在就把他叫回来……因为，要知道，最终也不得不把他请回来的呀！……”

“叫他回来！快叫他回来！”将军夫人叫嚷道，“我的亲爱的儿子，他给你讲的全都是真话！……”

“是的，”叶热维金继续说道，“您看，您的母亲痛苦得要死。何苦呢……去把他叫回来吧！我和娜斯佳一会儿也就上路啦……”

“叶夫格拉夫·拉里翁内奇，等一等！”叔叔叫道，“我求求您！还有一句话要说，叶夫格拉夫，只说一句话……”

说完这句话后，他就走到一边去，坐到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垂下了头，用两手捂住眼睛，仿佛考虑着什么。

这时，一声可怕的响雷几乎正好在屋顶上炸开。整幢建筑物都震动了。将军夫人喊叫起来，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同样也叫喊起来，那些女食客们都吓傻了，画着十字。巴赫切耶夫先生也同她们一块儿画着十字。

“天哪，这可是先知伊利亚显圣呢！”有五六个声音齐声悄悄说道。

响雷之后，下起了非常可怕的瓢泼大雨，无异于整整一塘湖水突然倾倒在斯捷潘奇科沃之上。

“可是福马·福米奇现在在田野里该怎么办呢？”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尖声说道。

“叶戈鲁什卡，快叫他回来！”将军夫人以一种绝望的声音叫喊道，同时像疯子一样朝门口奔去。那些女食客们拉住了她，围拢起来安慰她，嘤嘤啜泣，大呼小叫。真是可怕已极的混乱！

“他只穿了一件常礼服走的，哪怕带上件大衣也好嘛！”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继续说道，“连一把伞也都没带。现在他老人家非得给闪电击毙不可！……”

“一定得给劈死！”巴赫切耶夫接着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的话说道，“而且还得给雨水淋湿。”

“您不开口就不行吗！”我悄声对他说。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呢?”巴赫切耶夫愤怒地对我说道,“要知道,他可不是一条狗。我想,你自己现在不会跑到大街上去的。要不你就出去洗个澡试试看,开开心嘛。”

我预感到结局即将来临,并为这个结局担心,我走到叔叔跟前,他在椅子里仿佛在发呆。

“叔叔,”我俯身在他的耳边说道,“难道您会同意叫福马·福米奇回来?您要明白,这是极端不体面的,不为别的,至少娜斯塔西娅·叶芙格拉福芙娜暂时还是在这里的呀。”

“我的朋友,”叔叔抬起了头并以毅然决然的神态看着我的眼睛回答说,“此刻我反躬自问,现在我知道我该怎样办了!你不必担心,娜斯佳不会再受到欺侮的,我就这样安排……”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母亲跟前。

“妈妈,”他说道,“请您安静下来。我这就叫福马·福米奇回来,我去追他,他还不会走得太远。但我发誓,叫他回来非得有个条件:他要在这里公开地,当着所有目击者的面,承认自己的罪过,并且郑重地请求这位高尚的姑娘宽恕他。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要强迫他这样做!……否则,他休想跨进这所房子的门槛!妈妈,我还要向您郑重发誓:如果他自己同意这一点,而且是自愿的,那时我就准备跪倒在他的脚下,在不委屈我的孩子们的条件下,把一切我能够送给他的通通送给他!至于我自己,从今天开始我要摈弃一切。我的幸福之星已经殒落!我要离开斯捷潘奇科沃。你们大家在这里平静、幸福地生活下去吧。我要回到我的团队去,要在战斗的风暴中,要在战场上了结我这绝望的命运……够啦!我这就去!”

可这时门开了,加夫里拉浑身透湿,满身泥巴,狼狈不堪地出现在满屋惊慌失措的人们面前。

“你怎么啦?你从哪里来?福马在什么地方?”叔叔奔向加

夫里拉叫喊道。

随着叔叔，大家也都冲向加夫里拉，带着一种如饥似渴的好奇将老人团团围住。这时，老人身上泥水简直像溪流一样往下淌。加夫里拉的每句话都引发阵阵尖叫、叹息、呼喊。

“我把他留在了桦树林边上，离开这里大概有一俄里半远，”加夫里拉带着哭声说了起来，“电闪雷鸣，马受了惊，就冲到沟里去了。”

“后来呢……”叔叔叫喊道。

“车子翻啦……”

“以后呢……福马怎么样?”

“他掉到了沟里。”

“哎呀，你往下说呀，真能折磨人!”

“他把肋部碰伤了，而且还哭了起来。我把马卸下来，骑上它到这里来报告。”

“那么福马留在那里了?”

“他站起身来，拄着拐杖自顾自往前走了。”加夫里拉结束了他的话，然后叹了一口气并垂下了头。

女士们的眼泪和哭泣是无法描述的。

“备那匹叫波尔坎的马!”叔叔一声呼喊，就从屋子里冲了出去。波尔坎牵来了，叔叔纵身跳上没有备鞍的马背，一分钟后，马蹄的奔跑声向我们宣告，追赶福马·福米奇的行程开始了。叔叔疾驰而去，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

女士们纷纷涌向窗口。在她们的大呼小叫和长吁短叹中，还可以听到各种建议。她们议论着要立即准备好温水浴，要用酒精给福马·福米奇擦身，要准备好润滑汤茶，还说什么福马·福米奇“从一大早起来连一小片面包都没有进口，现在他老人家还空着肚子呢”。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发现了福马遗忘在眼镜

盒里的眼镜，这一发现产生了非凡的效应：将军夫人一下子扑向这副眼镜。她又是号哭又是抹泪，抓住眼镜不肯放手，然后重又趴在窗口朝路上张望。期待达到了紧张的顶点……在房间另一个角落里，萨申卡正在安慰着娜斯佳；她们俩相互搂抱着，也在哭泣。娜斯坚卡抓着伊柳沙的一只手没完没了地吻他，这是同自己的学生吻别。伊柳沙在号啕大哭，然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哭什么。叶热维金和米津奇科夫在一边谈论着什么事。巴赫切耶夫看着姑娘们，我觉得他仿佛也准备要哭鼻子了。我走到了他跟前。

“不，小兄弟，”他对我说，“福马·福米奇或许会离开这里，但时间还没到。因为长着金犄角的拉车公牛他还没有弄到手呢！小兄弟，请放心好了，他准会把主人一家全撵出家门，自己留下来当家！”

暴风雨过去了，显然，巴赫切耶夫先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信念。

突然喊声大作：“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于是女士们尖声喊着叫着一齐朝门口奔去。此时距离叔叔前去追赶还不到十分钟的工夫。似乎不可能这么快就把福马·福米奇带回来。这个谜后来很简单就解开了：福马·福米奇放走加夫里拉之后，的的确确“拄着拐杖自顾自往前走了”。但一感到自己十分孤单，而且还在暴风雨中，电闪雷鸣，他就非常可耻地胆怯起来，因此就转身朝斯捷潘奇科沃村走来，紧跟在加夫里拉之后奔跑。叔叔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回到村里了。于是立即拦住了一辆路过此地的马车。农民们跑过来七手八脚把已经百依百顺的福马·福米奇安置到车上。就这样他被直接送到将军夫人张开的双臂里。将军夫人看到他的狼狈相，差点儿没有吓疯。他比加夫里拉湿得更透，泥污得更厉害。人们又是一阵可怕的忙乱：

有人要把他立即拖到楼上换贴身衣服；有人叫喊着要煎接骨木花的汤，拿别的强筋壮骨的药给他服用；有的则四处奔跑瞎忙一气。大家都一齐开口，争先恐后地说长道短……但是福马却仿佛对所有的人和事都一概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人们扶着他的手臂进了屋。他终于走到自己的座椅前，沉重地坐了下去，闭上了双眼。有人叫喊说，他就要死啦。于是又响起可怕的惊呼和号叫。但比所有人号哭最凶的是法拉列伊，他竭力往太太们的人堆里挤，想过去立刻亲吻福马·福米奇的手。

五　福马·福米奇普施恩泽

“这是把我带到哪儿啦？”福马终于开口说话了。这是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垂死者的声音。

“这个可恶的浑身泥浆的家伙！”米津奇科夫在我身旁悄声说，“好像他看不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来了。瞧着吧，现在就要装腔作势了！”

“福马，你和我们大家在一起，你在自己人中间！”叔叔叫喊道，“振作起来，放宽心吧！福马，说真的，你现在最好换换衣服，不然会得病的……想不想来点儿什么提提神呢？嗯？比方……喝一小杯什么酒暖和暖和……”

“现在能有点马拉加酒[①] 倒不错。”福马呻吟道，又重新合上了双眼。

“喝点儿马拉加酒？咱们家里未必有吧！”叔叔说道，不安地望着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

① 一种葡萄酒，因产于西班牙南部滨海城市马拉加而得名。

“怎么会没有!”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紧接着话茬儿说道，“还剩下整整四瓶呢。”于是立刻在一串钥匙的哗啦声中，伴随着所有在场女士们的大呼小叫，她跑去给福马取马拉加酒。而那些女士们则如同苍蝇粘在果酱上一样团团围住了福马。巴赫切耶夫先生却气愤到了极点。

“想喝马拉加酒了!”巴赫切耶夫先生差一点儿嘟哝出声来说道，“居然要喝谁也不喝的那种酒！呸，除了像他这样的下流家伙，现在谁还喝马拉加酒哇？哼，你们这些可恶的人！啊，我干吗还站在这儿？我在这里等待什么呢?”

“福马!”叔叔开口说道，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那么，现在……你也休息了一会儿，而且又同我们在一起了……福马，也就是说，我想要说的是，我理解，刚才，这么说吧，加罪于最天真纯朴的人……”

“它在哪里，我的天真纯朴在哪里?”福马紧接着叔叔的话说道，仿佛在发高烧讲胡话，“我的黄金时代到哪里去了？你在哪里，我的黄金般的童年；那时候我纯真活泼，在田野上玩耍，追逐春天的蝴蝶。那种时日在哪里？请把我的纯真还给我，请把它还给我！……”

于是，福马说着话伸出双手，逐个儿探向我们大家，仿佛他的纯真就藏在我们之中某个人的口袋里。巴赫切耶夫先生此刻气得肚皮都要爆裂了。

“他又要搞什么名堂!”他愤怒地嘟哝道，“请把他的纯真给他！怎么，他是不是想同他的纯真拥抱接吻哪？或许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像现在这样成了强盗呢！是的，我敢发誓，准是这样。”

“福马！……”叔叔又开始说他要说的话。

“在哪里，它们都在哪里，我的那些时日，那时我还相信

爱，也爱过人?”福马叫嚷道，“那时，我同人拥抱在一起并且伏在他的胸脯上哭泣？可是现在——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福马，你放心吧，你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叔叔叫喊说，“福马，你看，我现在想对你说……”

“您现在保持沉默不行吗?”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尖声说道。她那双蛇样的小眼睛恶狠狠地闪亮了一下。

“我在哪里?”福马继续往下说，“我的周围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些水牛和公牛，它们把自己的犄角对准我冲来。生活呀，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人活着却得身败名裂，蒙受耻辱，遭到蔑视，遍体鳞伤。只到坟墓盖满沙土的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于是就在你可怜的尸骨上重重压上一块纪念碑!”

“我的天，居然连纪念碑都说出来了!”叶热维金两手一拍悄声说道。

“噢，请不要给我立纪念碑!”福马叫喊道，“不要给我立纪念碑！我不需要纪念碑这类东西！请在你们自己的心里为我立一座丰碑，此外我一无所求，一无所求，一无所求!”

“福马!”叔叔打断他的话说，“行啦！安静一会儿吧！没必要讲什么纪念碑。你听我说……福马，我理解，刚才你责怪我是因为你心里燃烧着高尚的火焰。但你说过了头，违反了道德的准则，福马，你要相信我的话，你错了……”

“您别说了行不行?”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又尖声细气地抱怨说，“因为这个不幸的人在您的掌握之中，您就要杀了他不成？……”

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刚讲完，将军夫人浑身突然抖动了一下。紧接着将军夫人的那些随从也都突然抖动不已，一致向叔叔挥舞双手，要他住口。

“安娜·尼洛芙娜，请您闭上嘴吧，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叔叔坚定地回答说，“这是一件神圣的事！这是一件有关名誉和正义的大事。福马！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你必须立即向受你侮辱的这位最高尚的姑娘道歉。”

“向哪个姑娘道歉？我侮辱了哪个姑娘？”福马说道，同时一片茫然地扫视所有在场的人，似乎完全忘记了发生的事，不理解现在讲的是什么。

“福马，现在如果你自己主动承认自己的过错，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跪倒在你脚下……”

“我究竟侮辱了谁？”福马号叫道，“侮辱了哪个姑娘？她在哪里？这位姑娘在哪里？哪怕给我提醒一点儿这位姑娘的情况也好！……”

这时局促不安和惊慌失措的娜斯坚卡走到叶戈尔·伊里奇跟前，拉了拉他的袖子。

“不要，叶戈尔·伊里奇，随他去吧，我不要道歉！这又何苦呢？”她用恳求的声音说道，“就此罢手吧！……”

“啊！现在我记起来了！”福马叫喊道，“上帝呀！我记起来了！噢，请帮助我，请帮助我恢复记忆！”他请求道，好像处于可怕的激动之中。“请告诉我：是不是把我当讨厌的癞皮狗从这里赶走了？真是这样吗？是不是我遇到雷击了？是不是把我从这里门阶上扔下去了？这都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女人们的哭声和号叫，给了福马·福米奇最雄辩的回答。

“是这样，是这样！”他肯定说，“我记起来了……现在我记起来了，电闪雷击以及我倒地之后，我就往这里跑，头顶上雷电交加。我跑回来是想履行自己的义务，然后永远消失！快把我扶起来！无论这会儿我多么虚弱，也得履行我的职责。”

人们立即把他从安乐椅里扶起来。福马站着，俨然一个演说家，举起自己的一只手。

"上校!"他叫道,"现在我完全清醒了。响雷没能使我丧失思考能力。不过右耳的确还有点背,与其说是雷震的,不如说是从门阶上摔的……不过何必谈这些呢!福马的右耳又与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福马最后的几句话,带着十分悲戚的讥诮色彩,随之又露出可怜的苦笑,深受感动的女人们又发出一阵唏嘘和叹息。她们全都以责备的神情,有的甚至还以愤怒的不满望着叔叔。叔叔见众人一致对他不满,已开始感到有些无地自容了。米津奇科夫啐了一口唾沫,走向窗口。巴赫切耶夫越来越使劲地用胳膊肘捅我;他几乎在原地都站立不稳了。

"现在请大家听听我的全部忏悔!"福马号叫道,并用傲慢而坚定的目光扫视所有在场的人,"同时请大家来决定不幸的奥皮斯金的命运。叶戈尔·伊里奇!我早就在注意观察您了,我早就以紧张的心情在观察您了,并且看到了所有的一切,可您竟毫无觉察。上校!或许是我错了,但是我早已知道您的自私自利,知道您那无以复加的虚荣心,知道您反常的好色;谁能责备我不由自主地为一位纯真的女子的名誉而战栗不安呢?"

"福马,福马!……你可别把话扯得太远!"叔叔叫喊道,并且不安地望着娜斯坚卡脸上痛苦的表情。

"使我深感不安的,倒不是这位女子的天真和轻信,而是她的缺乏经验,"福马继续往下说,仿佛根本没有听到叔叔对他的警告。"我注意到,如同春天的玫瑰一样,柔情在她心中绽放,我不由地想起彼得拉克说过:'贞洁往往如履深渊。'[①]

---

① 这里大概指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大诗人彼得拉克(1304—1374)在《歌集》中咏唱劳拉的一首十四行爱情诗,但福马却将她的形象庸俗化,这表明了福马的浅薄。

我叹息，我呻吟，虽然我为这位如珍珠般纯洁的姑娘甘愿以全部鲜血来担保，可是，叶戈尔·伊里奇，谁能给我为您担保呢？我知道您无法控制情欲的冲动，知道您能为满足一时的情欲而不惜牺牲一切，因而我突然为这位最高尚的姑娘的命运开始担惊受怕……”

“福马！难道你真会认为是这样吗？”叔叔叫喊道。

“我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一直在关注着你们。您可知道我是多么痛苦。您不妨请教莎士比亚：他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向您讲述了我的心情。我变得多疑和可怕。我在不安和愤怒中，把一切都看得漆黑。但这并非是一首有名的浪漫曲所唱的那种‘黑色’，请您相信这一点！[①] 因此，您当时看得到我极力要使她远离这所宅子，我想要拯救她。因此，您看得到最近一个时期我动辄发怒，对整个人类都怀有敌意。哦！有谁能使我同人类和好呢？我觉得，或许我对您的客人们，对您的侄子，对巴赫切耶夫太过挑剔而且不够公平，比如要求后者懂得天文学。不过，谁又能为我当时的心境而责备我呢？让我再一次援引莎士比亚的话，当时在我看来，未来只不过是一个阴森森的万丈深渊，底下伏着一条鳄鱼[②]。我觉得，我的责任就是防止发生不幸。我觉得，上天所以安排我在此，因为我的天职就是这样。您看，您并没有理解我心中最高尚的动机，从而最

① 感伤主义的浪漫曲《黑色，悲哀的黑色》当时在市民阶层中很流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家庭幸福图》中的女主人公唱的就是这首曲子。

② 此处提到的形象说法并非出自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是出自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中篇小说《阿达拉》（1801），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常引用这一形象说法。原文的大意是：人的最明澈的心，表面像一泓泉水，但它的底部却有一条鳄鱼。

近一直用怨恨、忘恩负义、讥诮和侮辱来回报我……”

“福马，如果事情竟然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叔叔非常激动地叫喊道。

“上校，如果您当真觉得，那么就请您赏脸听完我的话，不要打断我。现在我继续往下说：由此看来，我的全部罪过就在于，我太过关心这个孩子的命运和幸福以至痛不欲生了，因为她对您来说还只是个孩子。对人类最崇高的爱，在当时导致我变成了愤怒和多疑的魔鬼。我随时准备扑向人们把他们撕成碎片。叶戈尔·伊里奇，您可知道，您的一切行为像是故意地每时每刻都证明我的疑虑是有根据的，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这一切您知道吗？您可知道，昨天当您把钱扔给我，让我离您而去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他打发我离开，就是要抛弃我所体现的他的良心，以便得手去犯罪……’”

“福马，福马！难道这就是你昨天心里想的吗？”叔叔惊恐地叫道，“上帝，我的主哇，可我当时却毫无觉察！”

“正是上天使我产生了怀疑，”福马继续往下说道，“您自己不妨想一想，当偶然的机会在那天晚上把我引向园中那倒霉的长凳时，我又能想什么呢？哦，上帝呀！在我终于亲眼目睹我的所有怀疑突然得到鲜明印证时，此刻我的感觉又当如何呢？不过，当时我还心存一线希望，当然啰，是很微弱的一线希望，但终归还是希望。可结果呢？今天早晨您自己却将这一线希望打得粉碎！您给我送来了那封信，您提出要娶她为妻，您恳请我不要将此事张扬出去……但是我想：‘为什么，为什么他早也不给我写信，晚也不给我写信，恰好在现在，当我已经撞上了他，他才写信给我呢？他以前为什么就不来找我，一副幸福而漂亮的样子？因为爱情会使人变得漂亮。为什么他当时不投到我的怀抱里，不伏在我的胸脯上流下无限幸福的眼

泪，并且把一切通通向我倾吐呢？’难道我竟然是一条只会吞噬您的鳄鱼，而不会给您良言忠告吗？难道我是一只咬您的令人憎恶的甲虫，而不能促成您的幸福？‘我到底是他的朋友呢，或者只不过是一只最丑恶可憎的昆虫？’这就是我在今天早晨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当时想：‘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他写信把侄子从彼得堡叫回来并撮合他俩成亲，让侄子娶这位姑娘？难道不是要以此欺骗我们大家，欺骗那个没有头脑举止浮躁的侄子，同时却在暗中继续他最罪恶的行径？’不，上校，如果有谁在我心中引起了这种想法，即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罪恶的，那这个人就是您自己，仅仅是您一人而已！这还不够，您在这位姑娘面前也是一个罪人，因为由于您自己的笨拙和自私多疑，纯洁而正派的她遭到了诽谤和严重的怀疑！”

叔叔垂下了头，无言以对：显然福马的巧言善辩完全压倒了他的所有反驳之词，他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将军夫人以及她那一伙人都默默而崇敬地聆听福马说话，而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则幸灾乐祸地、得意扬扬地看着可怜的娜斯坚卡。

“我感到震惊，我愤慨已极，我悲痛欲绝，”福马继续往下说道，“今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向上帝祈祷，愿上帝赐我以正确的想法！我终于决定：最后一次公开地考验您。或许我行事太急躁，或许我过于愤怒。而对我最高尚的动机的回报，却是您将我从窗口抛了出去！从窗口摔下去的时候，我暗自寻思道：‘看吧，世上总是这样来回报美德的！’我猛地一下子摔到地上，后来发生的事我就难以记清了！”

在福马讲述这段悲惨往事的过程中，尖叫和哀叹不时打断他的话。将军夫人双手捧着刚从返回房间的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手中夺过来的一瓶马拉加酒奔向福马，想递给他，

可是福马却威严地用手推开了马拉加酒；也推开了将军夫人。

“慢来！”福马叫喊道，“我要把话说完。我摔倒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概不知。我知道的只是，现在我浑身透湿，可能要发烧，但我现在要站在这里成全你们俩的幸福。上校，根据我现在不想加以解释的种种迹象，我终于确信，你们俩的爱情是纯洁的并且甚至是崇高的，尽管同时也包含着不该有的疑虑。我这个跌得浑身是伤、横遭欺凌、被怀疑侮辱了一位姑娘的人，要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随时准备为那位姑娘的名誉流尽自己最后一滴鲜血。我现在已经拿定主意要向您表明，福马·奥皮斯金怎样为自己受的屈辱进行报复。上校，请把您的手伸给我！”

“福马，我很愿意！”叔叔叫喊道，“因为你现在已充分说明了一位高尚女子的名誉问题，那么……理所当然……给你，我把手给你，福马，这同时也是我的悔过……”

于是，叔叔热情地将手递给福马，他还丝毫没有猜到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如何。

“请您也把手递给我，”福马用微弱的声音继续说，同时推开围在他周围的一群女士，转向娜斯坚卡。

娜斯坚卡局促不安起来，慌乱不知所措，同时胆怯地望着福马。

“我的可亲可爱的孩子，请您到我跟前来，请您到我跟前来！这对你们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福马亲切地补充说道，仍然继续把叔叔的手握在自己手中。

“他又异想天开在搞什么把戏？”米津奇科夫脱口而出。

娜斯佳惶恐不安，浑身哆嗦着慢慢地走到福马跟前，怯生生地向他伸出了自己的一只纤手。

福马把这只纤手放到了叔叔的手里。

“我把你们结合在一起，并且祝福你们，”福马用最庄重的声音宣布说，“如果一个痛苦受难者的祝福能对你们有用的话，那我愿您俩幸福。瞧吧，福马·奥皮斯金就是这样来进行报复的！乌拉！”

大家的惊讶真是无以复加。结局竟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所有在场的人顿时都呆若木鸡。将军夫人本来双手捧着一瓶马拉加酒，现在仍然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气得脸色发白，浑身哆嗦。那些女食客们都双手一拍在原地呆住不动了。叔叔浑身颤抖着，想要说些什么却说不出来。娜斯佳脸色苍白如同死人一般，胆怯地说了声“这不可能”……但已经晚了。首先是巴赫切耶夫（应该还他以公道）一马当先，紧随福马·福米奇喊出了“乌拉”，其次是我。在我之后，则是萨申卡放开嗓子发出清脆的喊声，接着扑上去拥抱父亲。然后是伊柳沙，再后是叶热维金，最后是米津奇科夫。

“乌拉！”福马又喊了一声，“乌拉！我心中的孩子们，跪下吧，在你们最慈爱的母亲面前跪下！请求她为你们祝福。如果需要的话，我自己也要屈膝在她面前，同你们一起……”

叔叔和娜斯佳没有来得及相互望上一眼，就惊慌地也似乎不知为何地跪倒在将军夫人面前。大家都拥到他们周围。可老太婆却呆呆地站在那里，全然不知该怎么办。福马又来帮忙解围：他自己也跪倒在女庇护人面前。这样一来，她的所有疑虑和不解全都冰释了。她终于淌着泪说她同意。叔叔一跃而起把福马紧紧抱在怀里。

“福马，福马！……”叔叔说道，可是他的嗓子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

“快拿香槟酒来！”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吼叫道，“乌拉！”

“不，不要拿香槟酒，”佩列佩莉岑娜小姐接茬儿说道，她

已经清醒过来，权衡了所有情况，并考虑到与之俱来的后果。“应该给圣像点上蜡烛，应该祈祷，用圣像来祝福，应该像信奉上帝的人们那样履行仪式……”

于是大家立即赶忙去实行这一明智的忠告，乱成了一团。需要点燃蜡烛。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放好一把椅子，爬上去在圣像前插蜡烛，可椅子却被踩塌了，他重重地从椅子上跳到地板上，所幸站稳没有摔倒。他一点儿也没有生气反而毕恭毕敬地让位给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由她来做这件事。瘦弱的佩列佩莉岑娜小姐眨眼工夫就把事办妥了：蜡烛已经点燃。那个修女和那群女食客们开始画起十字来，并且都倒地磕头。人们把救世主的圣像取下来捧给将军夫人。叔叔和娜斯佳重新双双跪下，于是仪式就在佩列佩莉岑娜小姐虔诚的教诲下完成了，她不住口地说：“磕头，吻圣像，吻妈妈的手！”继未婚妻和未婚夫之后，巴赫切耶夫先生认为自己也理应亲吻一下圣像，而且还亲吻了将军夫人的手。他那份欣喜若狂的劲儿简直无法描述。

“乌拉！”他又喊叫起来，“现在该喝香槟酒了！”

不过，所有的人也都欣喜若狂。将军夫人哭了起来，现在流的却是快活的眼泪，因为由福马认可了的这一结合在她心目中立即变得既体面又神圣。而更主要的是，她觉得福马·福米奇大大地露了脸，如今将永生永世陪伴她了。所有她的那些女食客们至少表面上都分享了共同的欢欣。叔叔一会儿跪在母亲面前亲吻她的手，一会儿跑过来拥抱我，拥抱巴赫切耶夫、米津奇科夫和叶热维金。他甚至把伊柳沙搂抱在怀里差点儿将他闷死。萨莎跑去拥抱并亲吻娜斯坚卡，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高兴得热泪盈眶。巴赫切耶夫先生看到这一情景就走过去亲吻她的手。小老头儿叶热维金深受感动，躲在一个角落里

抹眼泪，用的就是昨天那块方格手帕。加夫里拉则躲在另一个角落里抽抽搭搭低声啜泣，而且用一种崇敬的目光望着福马·福米奇。而法拉列伊则放声号啕大哭，他走到每个人的跟前亲吻他们的手。大家都因为感情的激动而感到窒息。谁也不开口，谁也不做什么解释，仿佛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只听到一片欢快的惊叹声。谁也弄不明白，这一切怎么会如此突然、如此迅速而不费周折地安排妥当。大家只知道一点，即福马·福米奇做成了这一切，而这又是绝对必要的和确定不移的。

大家的幸福感觉还没有过去五分钟，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她原本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不知凭借哪种嗅觉如此快地得知了这桩爱情和婚礼的事。她容光焕发，两眼噙着欢快的泪水，身着迷人的雅致服装（她已经来得及在楼上把衣服换好），大声叫喊着径直扑过去拥抱娜斯坚卡。

“娜斯坚卡，娜斯坚卡！你早已爱上了他，可我一直蒙在鼓里，”她叫喊道，“上帝呀！他们俩相互倾心爱着，他们俩悄悄地、在秘密地忍受折磨！他们受到迫害！是一部多么好的小说呀！娜斯佳，我的亲爱的，请给我吐露你全部真情：难道你确实爱这个疯子吗？”

娜斯佳用拥抱她和亲吻她代替了回答。

“上帝呀，这是一部多么迷人的小说呀！”接着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兴高采烈地拍起巴掌。“听我说，娜斯佳，听我说，我的天使，所有这些男人们，毫无例外全都是忘恩负义的，全都是坏蛋，全都不值得我们去爱。不过，或许他是他们之中最好的一个。疯子，你到我跟前来！”她转向叔叔叫喊道，并且抓住他的一只手，“难道你热恋上了？难道你也会爱？注视着我：我要看看你的眼睛；我想要知道这双眼睛是不是在撒谎？不，不，它们没有撒谎！它们闪耀着爱的光辉。啊，我多么幸

福哇！娜斯坚卡，我的朋友，你听着，你并不富有：我赠给你三万。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收下吧！我不需要它们，我不需要。我自己还留着很多呢。不，不，不，不！”她看见娜斯佳想要拒绝接受，就挥着双手叫喊起来。“叶戈尔·伊里奇，也请您给我闭上嘴，这不关您的事。不，娜斯佳，我已经这样决定了，赠送给你，我早就想要赠送给你了，只是在等待着你的初恋……我将祝愿你们幸福。如果你不收下这笔钱，那你就惹我生气啦，我将要痛哭，娜斯佳……不，不，不，绝不行！”

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此时如此欣喜若狂，起码在这时不可能拒绝她，甚至拒绝她会于心不忍。这件事还没有最后解决，留待别的时间再说吧。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跑去亲吻将军夫人，亲吻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亲吻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巴赫切耶夫毕恭毕敬地挤到她的身边要求吻她的手。

“我的姑奶奶！我的十分敬爱的好人！请你在不久前那件事上原谅我这个傻瓜吧：我不知道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疯子！我早就知道你了。”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以一种兴高采烈的戏谑口吻喃喃说道，并用手套打了一下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的鼻子，然后如同一阵轻风拂动着自己华丽的衣服，悠然从他旁边擦身而过。胖子尊敬地给她让开了路。

“一个多么值得称赞的姑娘！”他很感动地说道。“要知道，那个德国人的鼻子已经给粘上去啦！”他又十分机密地悄声对我说，快活地看着我的眼睛。

“什么鼻子？给哪个德国人？”我惊奇地问道。

“就是我订购来的那个玩偶，他吻自己那个德国女子的手，而后者则用手帕擦眼泪。叶夫多基姆昨天就已经给我修理好啦。刚才我们追人回来的时候，我就打发人骑马去取了……很快就会带来的。一件非常出色的玩意儿！”

“福马！”叔叔欣喜若狂地叫喊道，“你是我们幸福的缔造者！我怎样来报答你好呢？”

“上校，无须报答，”福马以一种闷闷不乐的神情回答道，“请您继续对我不加理会，而且没有福马您也会幸福的。”

显然，他感到自己受到冷落：在皆大欣喜之中仿佛他被遗忘了。

“福马，这都是由于太高兴的缘故！”叔叔叫喊道，“老兄，我都不记得我这是站在哪里了。福马，你听着：我得罪了你。我的整个生命，我的全部热血都不足以补偿你的委屈，因此我才哑口无言，甚至也不向你道歉。但如果什么时候你需要我的头颅，需要我的生命，如果需要我为你跳下无底深渊，那么你就吩咐好了，并且你将会看到……福马，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于是叔叔把手一挥，他充分意识到，为了更加强烈地表达他的思想，他已经不可能再补充什么了。他只是用一双饱含感激之情的眼睛热泪盈眶地看着福马。

“瞧，他老人家是一位多好的天使啊！”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尖声尖气夸耀福马说。

“是的，是的！”萨申卡接口说道，“福马·福米奇，我甚至还不知道您是这样好的一个人，因此我对您不够尊重。福马·福米奇，请您原谅我，而且请您相信，我将全心全意地爱您。如果您知道我现在多么景仰您就好了。”

“是的，福马！”巴赫切耶夫也接着说，“请你也原谅我这个傻瓜！我过去是不了解你，是不了解！福马·福米奇，你不仅仅是一位有学问的人，而且还是，简直是一位英雄！我的全家愿为你效劳，老兄，后天最好到我家做客，当然偕同将军夫人，当然还有未婚夫和未婚妻。我在这里是说些什么呀！你们全家人都来我家做客！也就是说，咱们十分像样地共进午餐。

我预先不夸什么海口，但是我只说一点：只有鸟禽的乳汁我不能给你们弄到！我向你们庄严保证！”

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气氛中，娜斯坚卡走到福马·福米奇跟前，她没有说多余的话，紧紧地拥抱他，并且亲吻他。

“福马·福米奇，”她说道，“您是我们的恩主。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报答您才好。我只知道，我将成为您最温柔、最敬重您的妹妹……”

她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哭声和泪水阻止了她。福马吻了一下她的头，然后自己也老泪纵横了。

“我的孩子们，我心坎里的孩子们！”福马说道，“愿你们生活得美满、幸福、健康，并且在你们幸福的时刻能够有时也想起我这个可怜的被驱逐的人！关于我自己，我要说的是，或许不幸是美德之母。这话好像是那个果戈理说的①，他虽然是个轻浮的作家，不过有时他也有极精辟的思想。被驱逐是一桩不幸的事！我现在要作为一个漂泊者拄着我的拐杖去浪迹天涯。可是谁又知道呢？或许由于不幸我将变得更具美德！这一想法是我仅有的唯一安慰！”

“可是……福马，你要到哪里去？”叔叔惊恐地叫喊起来。

大家都打了个冷战，一齐向福马拥去。

“上校，在您不久前的那种行为之后，难道我还能再留在您家里吗？”福马做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尊严姿态问道。

但大家没让他把话说下去：众人的齐声呼喊淹没了他的话。人们把他扶到安乐椅上坐好，一致央求他，为他伤心地痛哭流涕。我不知道，他们对他还做了怎样的努力。当然啰，他

① 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的《论帮助穷人》一文中说：“不幸可使人心平气和；那时他的天性将变得更加敏感……”

根本就不想离开“这个家”，无论是刚才，无论是昨天，也无论是他在园子里刨地的时候，他都不曾有过离去的想法。他明白，现在人们诚心挽留他，死死抓住他不放，特别是现在他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幸福快活，人们重又信任他，随时准备把他捧在手上引以为荣，引以为幸福，这时候更不会放他走了。但是，不久前在雷电交加中胆怯而返回一事大概多少触动了他的自尊心，从而促使他无论如何要显示他的英雄行为，更主要的是，眼前有个可让他装腔作势的诱惑。他可夸夸其谈，可巧舌生花，可给自己涂脂抹粉。他没有任何可能来抗拒这种诱惑，他原本也并不想抗拒这种诱惑。他摆脱开那些不放他走的人，他要自己的拐杖，他乞求给他自由，让他天南海北去云游。他说在“这个家”里名誉扫地，遭到殴打。他说他所以回来，是为了成全大家的幸福。最后，他说他怎么能待在这个“忘恩负义的家里，去喝虽很饱人却伴着殴打的菜汤”？后来他不再挣脱着要走了。人们再次把他扶到安乐椅里坐好。不过他的如簧之舌却没有停止鼓动。

“这里难道没有欺侮过我吗？”他叫喊道，“这里难道没有口枪舌剑地刺伤过我吗？难道您，上校，您自己，没有像城里街上市民群中愚昧无知的孩子们那样，每时每刻都在侮辱我，极力嘲弄、蔑视我吗？是的，上校！我坚持这一比喻，因为即使您没有在肉体上实施嘲弄，那也是在精神上嘲弄。而精神上的嘲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肉体上的嘲弄更令人感到屈辱。我且不说对我实施肉体上的殴打了……”

“福马，福马！”叔叔喊道，“请你别用这件事来折磨我。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献出全部鲜血也不足以补偿你受的委屈。请你宽宏些，忘掉吧，饶恕我！留下来分享我们的幸福吧！福马，这可是你的成果呀！……”

“……我想要去爱，去爱人，”福马叫喊道，“可是却不给我这么一个人，不许我去爱，从我这里把他生生地夺了去！给我呀，请把那人给我呀，好让我能够去爱他！这个人现在在哪里？这个人现在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就如同第奥根尼[①] 大白天提着灯笼找人一样，我一生也在找这个人，但是却找不到。因此，直到我找到这个人之前，就没有人可以去爱。谁将我变得仇恨人类，谁就将不幸！我大声呼喊：请把那个人给我，好让我能够去爱他。但人们却把法拉列伊塞给了我！我会去爱法拉列伊吗？我愿意去爱法拉列伊吗？即便我情愿去爱法拉列伊，那么最终我能够真爱吗？不，为什么不能够呢？就因为他是法拉列伊。为什么我不爱人类呢？因为人世上的一切，都是法拉列伊，或者都像法拉列伊！我忍受不了法拉列伊，我憎恶法拉列伊，我唾弃法拉列伊，我要把法拉列伊碾死。如硬要我进行选择的话，那我宁愿去爱亚斯马提[②]，也不会去爱法拉列伊！过来，到这边来，我永远摆脱不开的残酷折磨人的家伙，你到这边来！”福马突然对法拉列伊吼喊道。法拉列伊此时正以一副极其纯朴天真的模样踮着脚尖从围着福马的人群后面探头张望。“到这边来！上校，我要向您证明，”福马接着叫喊道，同时用一只手把法拉列伊拉到自己身边。法拉列伊吓得快晕过去了。“我要向您证明，您嘲弄我和轻蔑我是真的！法拉列伊，你说，而且要说真话：昨天夜里你梦见了什么？上校，您就会看到您的成果的！嗯，法拉列伊，你倒是说呀！”

可怜的孩子吓得哆嗦着，用绝望的目光向周围扫了一眼，

---

① 第奥根尼（约公元前 404—前 323），古希腊犬儒主义哲学家，他曾在中午打着灯笼走路，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在找人。”

② 圣经神话中的恶魔。

寻求有谁出来救他。但是大家却战战兢兢地待着，并且恐惧地等候他的回答。

“法拉列伊，你倒是说呀，我在等着你回答呢！”

代替回答的是，法拉列伊皱起眉，拉长嘴巴，如同牛犊一样号叫起来。

“上校！您看到这顽固不化的劲儿了吧？难道它是自然而然的吗？法拉列伊，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说：昨天晚上你做了一个什么梦？”

“关于……”

“你就说梦见了我。”巴赫切耶夫悄声提示法拉列伊说。

“你就说，梦见您的美德善行啦！”叶热维金也从另一边咬耳朵提示他说。

法拉列伊只是回过头来看了看。

“梦见……梦见您的美……梦见一只白——牛！”法拉列伊终于讷讷地说了出来，接着泪水滂沱，号啕大哭起来。

所有在场的人都哎呀了一声。但是福马·福米奇显得异常仁慈。

“法拉列伊，至少我看到了你的真诚，”福马说道，“这种真诚我在别人身上是看不到的。上帝保佑你！如果你是听从别人的诽谤有意拿这个梦来戏弄我的话，那么上帝就会惩罚你和惩罚那些诋毁我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尊重你的真诚。因为即使在你这类下等造物身上，我也习惯了区分真的和假的上帝形象……法拉列伊，我饶恕你！我的孩子们，都来拥抱我吧，我留下不走了！……”

“他留下不走啦！”大家都欣喜若狂地欢呼起来。

“我留下不走啦，并且我要宽恕一切。上校，赏给法拉列伊一些糖吃，别让他在大家如此幸福的好日子哭个不停了。”

不用说，如此的宽宏大量大家都认为是令人惊叹的。如此的关怀在如此的时刻表现出来，而且是对谁呢？是对法拉列伊呀！叔叔立刻跑去执行福马的命令，给法拉列伊拿糖吃。就在这一刻，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的手里不知怎么就出现了一个盛糖的银罐。叔叔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想从罐里取出两块，后来想拿三块糖，结果都掉在地上。叔叔终于发现，由于激动他什么事也做不成。

“唉！”叔叔叫喊起来，“赶上这么好的日子！法拉列伊，拿着！”接着他就把整个糖罐拿过来全倒在了法拉列伊的怀里。

“这是为奖赏你的真诚给你的。”叔叔以一种训诫的神态补充说道。

“科罗夫金先生到。”突然出现在门口的维多普利亚索夫报告说。

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骚动。显然科罗夫金的来访不是时候。大家都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叔叔。

“科罗夫金！”叔叔多少有点慌乱地叫道。“当然，我很高兴……”他补充说道，同时却胆怯地望着福马，“可是，真的，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该请他进来，毕竟是在这样一种时刻嘛。福马，你看怎么样？”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福马宽厚地说道，“把科罗夫金也请进来。让他也来参与咱们的幸福欢庆。”

一句话，福马·福米奇正处于天使般的心境。

“我斗胆禀报，”维多普利亚索夫说道，“科罗夫金先生有些失态。”

“失态？怎么回事？你胡说些什么呀？”叔叔叫喊道。

“的确如此，他处于不清醒的状态……”

但叔叔还没来得及开口，没来得及脸红，没来得及害怕和

窘迫得无地自容，谜底便已被揭穿。科罗夫金本人出现在门口，他用手把维多普利亚索夫推开，站到惊愕的观众面前。这是一位身材不高但很壮实的四十岁上下的先生。他有一头略带斑白的深色头发，发式是平头，圆圆的紫铜色脸庞，一双充血的小眼睛。他系着一条从后边挂扣的、高高的鬃毛领结，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燕尾服，上面还粘着些绒毛和干草之类的东西，腋下已经绽开大口子，下身是一条 pantalon impossible①，还伸开手拿着一顶油渍污秽到极点的帽子。这位先生已经烂醉如泥。他走到房子中央站住，身体晃晃悠悠，向前拱着鼻子，醉醺醺地寻思着什么；然后慢慢地张大口笑了一下。

"诸位先生，对不起，"他开口说道，"我……这个……"这时他用手指弹了一下领子，"灌了几口！……"

将军夫人立即摆出一副尊严受损的神态。福马则坐在安乐椅里讥诮地打量着古怪滑稽的客人。巴赫切耶夫迷惑不解地盯着他看，然而在不解中多少有些同情。叔叔可特别地难堪，他真心为科罗夫金感到痛苦。

"科罗夫金！"叔叔开口说道，"请您听我说！"

"阿坦杰斯②，"科罗夫金打断叔叔的话说道，"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自然的孩子……我看见这里有女士在……你这个坏蛋，为什么没告诉我这里有女士呢？"他补充说，带着狡黠的微笑看着叔叔，"没有什么？别胆怯！……让我们来向漂亮女人自我介绍一下……美丽的女士们！"他艰难地转动着舌头，一字一停地说道，"你们现在看见的，是个不幸的人，他……嗯，如此等等。就不必再往下说别的了……乐师们！来

① 法文：不可思议的裤子。
② 法语 attendez 的音译，意为请等一等。

一曲波尔卡!”

“您不想去睡一觉吗?”米津奇科夫安闲地走到科罗夫金身边,问道。

“睡觉?您是带着侮辱的意思说这话的吧?”

“一点儿也没有这种意思。您要知道,长途跋涉,睡一觉还是有好处的……”

“决不!”科罗夫金愤愤地回答说,“你以为我喝醉啦?丝毫没有……不过,你们这里在哪儿可以睡觉?”

“走吧,我马上带您去。”

“上哪儿去?去板棚里睡觉?不,老兄,你骗不了我!我已经在那里睡过一夜了……不过,你带我去吧……为什么不同好人一同去呢?……不要枕头;军人是不需要枕头的。老兄,你给我凑合弄一个小沙发,小沙发……对啦,你听着,”他又停顿了一下补充说道,“我发现你是一个热情的好小伙。你给我凑合……这个……明白吗?罗密欧[①],不过,我只求再喝一杯……只求再喝一杯,就是说,给我一小杯酒。”

“好的,好的!”米津奇科夫回答说。

“好啦……你先等一等,还该说声再见呢……Adieu mesdames 和 mesdemoiselles!…[②] 可以说,你们刺穿了……嗯,没什么好说了!咱们以后再解释吧……只是开始时就得叫醒我……要不,甚至在开始前五分钟叫醒我……没有我的参加不要开始!听见了吗?不要开始!……”

接着,这位快活的先生跟在米津奇科夫之后消失不见了。

---

①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主人公。这里用做“情人”的代名词。

② 法文:再见,太太们和小姐们。

大家都一言不发，仍感到迷惑不解。终于福马开始有了点动静，他悄悄地、几乎是无声地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大，终于哈哈起来。将军夫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变得快活了，尽管尊严受辱的表情还留在脸上。不由自主的笑声开始从四面八方响起。叔叔呆子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满面通红，差点儿要掉眼泪，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上帝呀！”叔叔终于开口说道，“谁又能先就知道这个呢？但任何人都可能发生这种事的。福马，我向你保证，这可是一位最忠诚、最高尚、甚至是极其博学的人。福马……你就会看见的！……”

“我看见啦，我看见啦，”福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极其博学的人，可不是博学的人嘛！”

“关于铁路的事他讲得多么好哇！”叶热维金压低嗓声说道。

“福马！……”叔叔又要叫喊着说什么，但是哄堂大笑淹没了他的话。福马简直是前仰后合。看到这种情况，叔叔也笑开了。

“嗯，这真没话说！”他激动地说道，“福马，你宽宏大度，你有一颗博大的心：你成全了我的幸福……你一定也会原谅科罗夫金的。”

只有娜斯坚卡一个人没有笑。她用充满爱怜的眼神望着自己的未婚夫，她仿佛想说：“可你是一个多么好、多么卓越、多么善良、多么高尚的人哪，而我又是多么地爱你呀！”

六 结 局

福马的胜利是完全的，也是不可动摇的。的确如此，如果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成功，而既成事实压倒了一切的怀疑和反对意见。得到幸福的人都对他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当我略有暗示，说究竟福马同意他俩结婚是经由怎样一个过程时，叔叔和娜斯坚卡就一个劲儿地向我摆手反对。萨申卡叫喊道：“福马·福米奇真善良，真仁慈：我要用绒线给他绣一个枕头。”她甚至还笑话我铁石心肠。改变了看法的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恨不得把我活活地掐死，要是我竟敢在他面前说福马·福米奇的坏话。他如今好像一只哈巴狗一样跟在福马后面亦步亦趋，恭恭敬敬地望着他。对福马说的每句话，他都要补充说：“福马，你是一个最高尚的人！福马，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至于叶热维金，他简直欣喜若狂到了极点。这个小老头儿老早就看出，娜斯坚卡已经把叶戈尔·伊里奇迷得神魂颠倒。从那时起，他就没日没夜地梦寐以求，只盼着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直到不能不放弃这种想法的时候才作罢。可福马一举把事情颠倒了过来。当然，尽管老头儿欣喜若狂，但他还是看透了福马·福米奇的用心。总之，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福马·福米奇在这个家里要永远统治下去。而且从此之后，他的暴虐也将永无止境了。大家都知道，即使是那些最可恶的人，那些最喜怒无常的人，当人们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时，他们哪怕暂时也会有所收敛。可是福马·福米奇则恰恰相反，在得逞的时候却变得更蠢，鼻子也就翘得更高。快要开饭的时候，他更换了内衣并重新穿好衣服，然后安然坐在他的安乐椅里，把叔

叔叫来，当着全家人的面，对他开始了新一轮的说教。

“上校！”他开口说道，“您就要缔结合法婚姻了。您明白那种义务吗……”

他如此这般地大放厥词。请设想一下，“Journal de Débats”[1] 那样大的篇幅，用最小号字排印，通篇是最荒诞无稽的胡言乱语，就相当于福马·福米奇的说教了。其中根本没有讲什么义务之类的话，只不过是对他福马·福米奇的智慧、温顺、仁慈、英勇和无私的最无聊的吹嘘而已。大家都已经饥肠辘辘，大家都很想吃饭。但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敢反对，都一直毕恭毕敬地把他的全部胡说八道听到底。甚至那个巴赫切耶夫，尽管痛苦地忍受着食欲的熬煎，也一动不动地恭恭敬敬地坐下去。满足了自己夸夸其谈的欲望之后，福马·福米奇终于快活起来，用餐时还喝了相当多的酒，不停地举杯说些最不寻常的祝酒词。他说起了俏皮话，并且还开玩笑，当然都是针对那对未婚夫妇的。所有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还鼓起掌来。但那玩笑有的如此猥琐不堪，如此露骨，连巴赫切耶夫听了也感到害臊。娜斯坚卡终于忍受不了，从座位上跳起来离席而去。这使得福马·福米奇更加欣喜得无法形容。但他立即又随机应变，三言两语大大把娜斯坚卡的好品德描述了一番，并且举杯提议为离席而去的她的健康干杯。叔叔在一分钟前还羞得无地自容并且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此刻则准备要跑上前去拥抱福马·福米奇了。总之，未婚夫和未婚妻仿佛彼此都感到害羞，对他们自己的幸福也感到羞愧。我还发现，从为他们俩祝福的那一刻起，他们相互还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仿佛还互相躲闪着，避免相互对视。大家用完午餐之后，叔叔突然不知去向。

---

① 法文：《辩论日报》。

为了寻找他，我信步走上凉台。在那里，福马正喝着咖啡，醉醺醺的模样，坐在他那安乐椅里，夸夸其谈。他身旁只有叶热维金、巴赫切耶夫和米津奇科夫三个人。我停了下来听听他说些什么。

“为什么，”福马叫喊道，“为什么我准备立即为我的信念去赴汤蹈火，你们却没有人能舍身就义呢？为什么，为什么呢？”

“福马·福米奇，要知道，什么赴汤蹈火都是多余的呀！”叶热维金逗笑说，“嗯，这又会有什么益处呢？首先会很疼，其次会烧死的，那还剩下什么呢？”

“还剩下什么？还会剩下高尚的骨灰。不过你哪能理解我，哪能真正认识我的价值呢！在你们看来，除了什么凯撒[①]以及什么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②]之外，就没有伟人了！你们的那些凯撒又干了什么呢？又给了谁幸福呢？你那个被吹捧上了天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干了什么？难道他征服了全世界吗？如果我有他那么好的密集步兵方阵，我也能征服，你也能征服，他也能征服……可是他却杀害了恩主克利特[③]，而我可没有杀害过恩主克利特……那简直是个幼稚的孩子！下流的东西！应该用树条狠狠地赤身抽他一顿，而不是在世界史上给他歌功颂德……而且凯撒也不例外！”

“福马·福米奇，您就把凯撒饶恕了吧！”

---

① 凯撒（公元前 100—前 44），古罗马统帅，独裁统治者。

②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前 323），以武功著称，曾建立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和巴尔干半岛的大帝国。

③ 克利特（？—前 328），在战斗中曾救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命，但在一次宴席上二人发生争吵，亚历山大在盛怒之下一剑将他刺死。——俄编注

“我是不会饶恕傻瓜的!”福马叫道。

“那就别饶恕!”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热烈地附和着说道,他也喝得醉意朦胧了,“干吗饶恕他们,他们都是些轻浮的人,只要能用一只脚打转就行!全都是些腊肠贩子!有个人不久前打算设立一项什么助学金,而助学金是什么东西?鬼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我敢打赌,准是一种什么新的坏事。另一个前不久在一个高尚的社交场合醉得趔趔趄趄站立不稳,可是还要再喝一杯罗姆酒!依我说,为什么不喝呢?那就喝吧,喝吧。间隔一会儿不妨再喝……干吗饶恕他们!全都是些江湖骗子!福马,只有你一个人才是大学问家!”

巴赫切耶夫要是信服什么人,那就五体投地,无条件地、不加批判地百依百顺。

我在园里池塘边一处最幽静的地方找到了叔叔。叔叔正同娜斯坚卡在一起。娜斯坚卡一见到我,就一溜烟躲到树丛里去了,仿佛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叔叔光彩照人地朝我走过来,他的双眼噙着欣喜的泪水。他抓起我的双手并紧紧地握住它们。

“我的朋友!”他说道,“到现在为止,我仿佛还不相信我得到的幸福……娜斯佳也有同感。我们只是惊叹不已,一再赞颂至高无上的上帝。刚刚她还在哭。你相信吗,到此刻为止我仿佛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像完全丢了魂的人:又信又不信!我这是凭什么?凭什么?我究竟做了什么呢?凭什么我配得到这种幸福呢?”

“叔叔,如果说有谁配得到这种幸福,那就是您,”我热情地说道,“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像您这样诚实、这样美好、这样善良的人……”

“谢廖沙,不,不,这太过分了,”他好像不无遗憾地回答说,“糟就糟在,我们处于顺境的时候,我们就善良(我只是

说我自己）；而一旦处于逆境，那你休要靠近我！刚才我还同娜斯佳谈论这个。可是你相信吗？无论福马在我面前多么光彩夺目，或许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信任他，尽管我一再说服你相信他的完美无缺。甚至在昨天，当他拒绝我的大笔赠款时，我也没有相信他！说起来也真惭愧！一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我的心就震颤不已！当时我控制不住自己……当他针对娜斯佳说了那番话之后，我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刺了一样。我当时没有理解他的用意，就像头猛虎那样行事了……”

“叔叔，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或许这样做甚至是很自然的。”

叔叔连连挥他的双手。

“小兄弟，不，不，别这样说！这全都由于我沾染了恶习，是个阴暗的和好色的利己主义，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福马也是这样说的。（对此又能说什么呢？）谢廖沙，你不知道，”叔叔继续深情地说道，“我曾经有许多次变得易怒、残忍、不讲道理、傲慢，而且不仅对福马一个人！现在这一切都突然让我记起来了，以致我感到有些愧疚。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做过什么值得我获得这种幸福的事。娜斯佳刚才也是这么说的，虽然我的确还不知道她身上有什么罪过可言，因为她是一位天使，并非什么凡人！她对我说，我们欠上帝的债太多太多，因此现在就应该努力变得更加善良，多做好事……如果你听到她刚才说的那样热烈、那样精彩的一番话，那该多好哇！我的上帝，她是一位多么好的姑娘啊！”

叔叔激动地停下来，过了一会儿又继续往下说：

“小兄弟，我们商定，要特别爱护福马、妈妈和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是一位多么高尚的人哪！哦，我太对不起大家啦！我也对不起你呀……如果现在谁还胆

敢欺侮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话，哦！那么……嗯，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也应该对米津奇科夫做点儿什么才对。”

“叔叔，是的，我现在也改变了对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看法。不能不尊敬她，要对她表示同情。”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叔叔热情地附和着说道，“不可能不对她表示尊敬！哪怕科罗夫金呢，你大概在讥笑他呢，”叔叔怯生生地瞅着我的脸补充说，“那次我们大家都讥笑他。可要知道，这或许是不可饶恕的……这可能是一个最卓越、最善良的人，可命运……他遭遇过不幸……你不相信，或许这可真是这样的呢。”

“叔叔，我为什么不信呢？”

于是我开始热烈地说，一个最堕落的人身上也能保留崇高的感情；人心的深奥是不可测的，不应该蔑视堕落的人，正好相反应当寻求人性并使之恢复；一般衡量善恶和道德的标准是不正确的，如此等等。总之，我兴奋激昂地说了一通，甚至还提到了自然派①。最后又读了一首诗：

当我从迷误的黑暗中……②

叔叔听了我读的这首诗后，高兴得不得了。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叔叔深受感动，他说道，“你完全理解我，而且你比我更好地讲出了这一切，这也是我原先就

---

① 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流派，形成于1842—1845年间，后来成为俄罗斯文学早期现实主义派的别名，其重要阵地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杂志。

② 这是涅克拉索夫一首诗中的诗句，原诗发表于《祖国纪事》，1846年，第4期。

想要讲的。是这样，是这样！主哇！人为什么要凶狠呢？做一个善良的人是如此美好，如此高尚，可我为什么有时那样凶呢？刚刚娜斯佳也说了同样的话……不过，你看，这个地方多么可爱啊，”叔叔环视着自己的周围，补充说道，“多么好的自然景色呀！多么好的一幅画呀！瞧那么美的树木！你看，它有人的一抱粗呢！长得多么青翠，枝叶多么茂盛啊！太阳多么亮丽呀！仿佛在一场暴风雨之后，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快活起来了，都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你不由得要想，连树木本身也好似懂得些什么，也有所感觉，也在享受着生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你是怎样想的呢？”

“叔叔，很可能是这样的。当然，它们是用自己的方式……”

“是的，当然啰，用自己的方式……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造物主！……谢廖沙，要知道，你该是很清楚地记得这座园子的：你小的时候，在这个园子里跑来跑去，到处玩耍！我可是现在还记得你小时的情形，”叔叔以无法形容的疼爱与幸福的表情看着我，补充说，“那时候，只是不允许你独自一个跑到池塘边上去。你可记得，有一次傍晚时分，已故的卡佳把你叫到她跟前开始抚爱你……在此之前你刚在园子里东跑西奔，累得满脸绯红。那时候你一头漂亮的浅发……已故的卡佳不住手地抚弄着你的发卷，并且说道：‘你做得真好，你把他这个孤儿给领回咱们家来了。’你还记不记得呢？”

“叔叔，勉强记得。”

“那时正是傍晚，太阳照在你们俩身上，而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烟斗，注视着你们俩……谢廖沙，每个月我都要进城去一趟，到卡佳的墓地看看，”叔叔压低了声音补充说道，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抑制着颤抖的眼泪。“这事我刚才也

对娜斯佳说过，她说我们以后将一起去墓地看她……”

叔叔不再说下去，他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激动。

就在这个时候，维多普利亚索夫来到我们跟前。

“维多普利亚索夫!”叔叔猛地全身抖动了一下叫喊道，“你是从福马·福米奇那里来的吗?”

“不是的，主要是我自己有点事。”

“啊，那好极了！咱们可以了解一下科罗夫金的情况。要知道，刚才我正想要问问呢……谢廖沙，我吩咐过，让他在那里看着，就是照顾科罗夫金。维多普利亚索夫，怎么回事?”

“请容我禀告，”维多普利亚索夫说道，“昨天您老人家说到我的申请，答应格外开恩不让我整天受欺侮。”

“难道又是你改姓的事吗?”叔叔惊恐地叫喊道。

“有什么法子呢？每时每刻都受人欺侮哇……”

“哎呀，维多普利亚索夫，维多普利亚索夫哇！我拿你有什么法子呢?”叔叔难过地说道，“怎么欺侮你了？你这样简直会发疯的，会到疯人院了此一生!”

“我的脑子真好像……”维多普利亚索夫本来想开口说些什么。

“嗯，是啊，是啊，”叔叔打断他说道，“小伙子，我这样说不是有心挖苦你，是为了你好。那你说说，究竟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敢打赌，又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老缠着我不放。”

“谁缠着你不放?”

“是大家，主要是那个玛特莲娜在挑唆他们。由于她，我这辈子老得痛苦了。大家都知道，凡是从小见过我的人，有识别能力的人，全都说我很像外国人，主要是脸庞。老爷，你猜怎么着？因为这个现在我寸步难行。只要我从他们身边走过，

全都冲着我喊叫些非常难听的话。甚至连那些毛孩子们，真该让他们光着身子，用树枝条抽打他们，他们也跟着嚷嚷……就说刚才吧，我向这里走的时候，他们就冲我叫嚷……我可受不了啦。老爷，请您为小人做主，请您保护我吧！”

“哎呀，维多普利亚索夫哇！……他们究竟叫嚷些什么呢？大概都是些胡说八道的蠢话吧，你就别理它们好啦。”

“说出来很难听呢。”

“究竟是些什么蠢话呢？”

“说出来叫人恶心。”

“你倒是说呀！”

“荷兰佬格里什卡[①] 吃了一只酸橙子。”

“唉，你这个人也真是的！我还以为说了什么了不得的呢！你就不能不理睬，从一旁走过去就是了。”

“我是没理睬，可他们叫嚷得更凶。”

“叔叔，您听我说，”我说道，“要知道他抱怨的无非是在这个家里无法安生。何不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哪怕是暂时也好，就送到那个书法家那里。你不是说过，他在一个书法家那里待过吗。”

“嗯，小兄弟，那人死了，很惨！”

“怎么回事？”

“他老人家，”维多普利亚索夫回答道，“不幸侵吞了别人的财产，为此尽管才华出众还是被投进了大狱，一去不复返，惨死在狱中了。”

“行啦，行啦，维多普利亚索夫，你现在放心吧，我会把一切弄清楚，并且处理好的，”叔叔说道，“我向你保证！嗯，

---

① 维多普利亚索夫的小名。

科罗夫金怎么样？还在睡觉吗？”

“根本不是，他老人家刚才就走啦。我就是为这件事才来向您报告的。”

“怎么就走了呢？你是怎么搞的呀？你怎么就放他离开了呢？”叔叔叫喊道。

“我是出于好心，看着他很可怜。他一睡醒就想起了这事的前后经过，于是用手猛击自己的脑袋，狂呼乱叫……”

“狂呼乱叫！……”

“说得尊敬一点儿，就是：他老人家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号叫。他老人家叫喊道：‘他现在怎么还有脸去见女士们哪？’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不配做人啦！’他老人家就一直这么可怜巴巴地说道，尽用些好词儿。”

“这是一个最讲礼貌的人！谢尔盖，我对你说过……维多普利亚索夫，我特别吩咐过你，让你看着他，可是你怎么就放他走了呢？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多半是出于怜悯之心。他老人家请我千万别说出去。他老人家的车夫为他喂好了马，为他套上车。对三天前给他的那笔款子，他老人家叮嘱我对您多多致谢，还说这笔欠款随后就寄过来。”

“叔叔，什么欠款？”

“他老人家说，是二十五银卢布。”维多普利亚索夫说道。

“小兄弟，这是我在驿站上借给他的钱，他当时手头很紧。不用说，他会尽快寄来的……啊，我的上帝，我感到多么遗憾哪！谢廖沙，是不是该派人去追他回来呢？”

“叔叔，不用，最好不要派人去追赶。”

“我也是这样想的。谢廖沙，你看，我当然并非什么哲学家，但是我以为，任何人身上内里的善要比外边表露出来的多

得多。科罗夫金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忍受不了耻辱……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到福马那里去吧！我们已经耽搁了。他会为我们的不知恩图报和怠慢他而感到屈辱的……咱们走吧！啊，科罗夫金，科罗夫金哪！”

故事结束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福马·福米奇身上体现的善的化身从此无疑在这个家里主宰了一切。这里本可以做出许多很得体的解释，不过说实在的，所有这些解释现在完全是多余的了。起码我的看法是这样。放下解释不说，我只讲一讲这部小说中所有主人公后来的命运。因为众所周知，不这样做，任何小说都不能算结束。这甚至是小说作法的一条规定。

“获赠幸福的一对”，在我描述的事件之后六个星期举行了婚礼。一切都办得不太声张，只局限在家庭范围内，也不特别豪华奢侈，没有请多余的客人。我当了娜斯坚卡的傧相，米津奇科夫做了叔叔一方的伴郎。不过客人还是有些的。不用说，最主要的人物，首屈一指的客人，乃是福马·福米奇。大家都竭力讨他的欢心，众星捧月般围着他。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有一次送香槟酒的时候，竟然把他给漏掉了。立刻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又是责备，又是号哭，又是大呼小叫。福马跑回自己房间躲起来，还把门锁上了。他叫喊说，大家都看不起他，现在“新人”在家里就位啦，因此他就一钱不值了，充其量只不过是应当抛掉的一片劈柴而已。叔叔陷入了绝境，娜斯坚卡不住地哭。将军夫人像往常一样，照例又晕了过去……喜庆的婚宴无异于一场丧事。命运注定了我可怜的叔叔和娜斯坚卡同恩人福马·福米奇，这样共同生活了整整七年的时光。福马·福米奇一直到死为止（他于去年弃世），都常常闷闷不乐，情绪

很坏；又总是装腔作势，无端生气，动辄骂人。然而“获赠幸福的人”对他的崇敬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与他的任性妄为恰成正比。叶戈尔·伊里奇和娜斯坚卡相互在一起是如此幸福，甚至为此感到担忧，觉得上帝给他们的恩赐太多，他们不配享有。因此他们认为，日后也许命中注定得受苦受难，用来报偿今天的幸福。这就不难理解福马·福米奇为什么在这个谦和温馨的家里恣意妄为了。这整整七年里什么事他没有干呢！简直难以设想，他这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人怎么会想出如此奇巧古怪的东西来折磨人的精神！叔叔结婚三年后，奶奶弃世而去，孤独无伴的福马痛不欲生。甚至时至今日，叔叔家的人们讲起福马当时的情况都惊恐万分。当下葬后坟墓要封上土的时候，福马突然冲到墓穴里并叫喊着说把他也一块儿埋掉吧。整整一个月人们都不敢拿刀、叉给他使用。有一次，他想把一枚别针吞到肚子里去，四个人只好强行从他嘴里把别针掏出来。据一位当时看见这场争斗的旁观者说，争斗时福马·福米奇有上千次的机会能够把这枚别针吞到肚子里去，然而他却没有吞下去。但大家听到这样一种猜测后十分气恼，立即揭发这个猜测者，说他是铁石心肠并且有失体面。只有娜斯坚卡一个人保持沉默，并且对此嫣然一笑。此时，叔叔略带不安地瞅了她一眼。总之，必须指出的是，福马后来在叔叔家里虽然照旧胡作非为，虽然照旧喜怒无常，但像以前那样对叔叔蛮横霸道地申斥却是不再有了。福马还诉苦、哭泣、责备、抱怨、羞辱人，但不敢如同以前那样随便骂人了。像逼着叔叔尊称他为“将军阁下”之类的场景，也没有再出现过。这好像应该归功于娜斯坚卡的所作所为。她几乎是丝毫不使人觉察地迫使福马在某些事情上有所让步，在某些方面有所屈从。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丈夫受屈辱并且坚持这一愿望而不退让。福马明白无误

地看到，娜斯坚卡差不多对他了解得很透彻。我说差不多，是因为娜斯坚卡对福马也很宠爱，并且当她的丈夫兴高采烈赞美他这位圣贤的时候，她甚至每次都支持他的意见。她想要迫使别人尊重她丈夫身上的一切，因此她也公然为他丈夫对福马的依恋之情进行辩护。但是，我坚信，娜斯坚卡金子般的心早已忘记了她过去受到的一切凌辱。当福马把她和叔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已经宽恕了福马的一切。除此之外，她现在似乎真的与叔叔的思想完全融为一体了，也就是对这个过去的小丑、这个“受难者”不应当苛求，相反应该医治他心灵的创伤。可怜的娜斯坚卡自己就是一个被凌辱过的人，她自己也受过折磨，她是记得这个的。过了一个月，福马安静下来了，他甚至还变得亲切而随和。但是随之而来的，却又开始发作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疾病：他陷入催眠似的痴呆状态，这使大家极度恐慌起来。比如说吧，这位受苦受难者正在说着什么，甚至正在笑着，却突然在一瞬间就呆住了，停留在发病那一刻的状态中。比如说他那时正在笑着，那么他仍然嘴角挂着微笑木木地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果他手里拿着一件什么东西，就说是一把叉子吧，那么这叉子就停在举到半空的手里一动不动。当然，手终归还是落下来了，不过福马·福米奇则毫无感觉，也不记得这手是怎样放下来的。他坐着，睁着眼睛也在看，甚至还眨他的眼睛，但是他却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明白。这种状态有时要延续整整一个小时。不用说，家里上下都吓得死去活来，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走路也都踮起脚尖，并且都泪水涟涟。最后，福马终于苏醒过来了，他感到疲惫不堪，并且打包票说，在这整段时间内他简直就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一个人为了极尽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之能事，居然甘愿整小时整小时地忍受折磨，其唯一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事后

能够说："看看我吧，我比你们感觉要好得多！"最后，福马·福米奇借口叔叔对他"每时每刻的欺侮和不尊重"，诅咒了叔叔，并搬到巴赫切耶夫先生家里去住了。叔叔结婚之后，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还同福马·福米奇吵过多次，但总是以他自己向福马·福米奇请罪而告终。这一次他以不同寻常的热情来办这件事：他以极大的热忱接待福马，让福马的肚子尽其可能有好吃好喝，并且他当下就决定与叔叔翻脸，甚至还递了一纸状子，上告叔叔。他俩在某处的一小块土地上有争议，不过却从未因这块地有过争吵，因为叔叔毫不争执地就把这块地让给了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此时，巴赫切耶夫先生二话不说就吩咐备车，飞奔进城，并在那里匆匆写了状子递了上去，请求法院把那块土地正式判给他所有；同时还要求叔叔赔偿他全部费用和损失，以此来惩戒横行霸道和掠夺行径。与此同时，福马在巴赫切耶夫先生家中感到寂寞烦闷，就在第二天宽恕了专程来请罪的叔叔，又返回了斯捷潘奇科沃村。巴赫切耶夫先生从城里回到家里，却没有见到福马，其愤怒是不可名状的。不过三天之后，他来到斯捷潘奇科沃村请罪，泪流满面地请求叔叔饶恕他，并当场销毁了那一纸讼状。叔叔又在当天让他同福马·福米奇和解，于是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又像一只哈巴狗一样跟在福马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又像以前一样，福马每说一句话，他都要加上一句："福马，你是一个聪明人！福马，你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福马如今已经躺在将军夫人之侧的一个墓穴中了。墓上立着一块昂贵的白色大理石碑，碑上密密麻麻镌刻着各种悲怆的引文和颂词。叶戈尔·伊里奇和娜斯坚卡有时外出散步时，就崇敬地顺路拐进教堂院墙拜谒福马的墓。他们在谈到福马时，一直到现在都不能不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能记起他的每

一句话，他吃什么，他喜欢什么等等。他的遗物都像珍宝似的被好好收藏着。叔叔和娜斯坚卡感到自己已是孤苦伶仃，就越发相互依恋。上帝没有赐给他们孩子，为此他们都很伤心，但却不敢有什么抱怨。萨申卡早已出嫁，嫁给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人。伊柳沙在莫斯科上学。叔叔和娜斯佳就这样独自住在农村，相互十分恩爱。他们相互的关心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娜斯佳无休止地祈祷上帝。我觉得，倘若他俩之中有谁先死，那么另一个人也不会多活一个星期。但愿上帝赐福他们长寿！他们满腔热情地接待所有的人，并随时准备与任何不幸的人分享他们所有的一切。娜斯坚卡喜欢阅读圣者传，并伤心地说一般的行善是不够的，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分给穷苦的人们才好，这样就在贫困中成为幸福的人。如若不是还得为伊柳沙和萨申卡操心，叔叔早就会这样做了，因为他在一切方面都完全同意妻子的看法。普拉斯科维娅·伊莉伊尼奇娜同他们住在一起，她管理着他们的家务。她以在一切方面使他们感到称心如意而欣慰。还在叔叔婚礼之后不久，巴赫切耶夫曾向她求过婚，但是她坚决拒绝了。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说，她将去修道院，但这事也没有发生。在她的天性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在她所钟爱的人们面前不显山不露水，时刻都在回避，注视着他们的眼睛，顺从他们任何一种任性的苛求，侍候他们，为他们效力。她自己的母亲——将军夫人死后，她认为不同哥哥分离并在一切方面使娜斯坚卡满意现在就是她的天职。小老头儿叶热维金还活着，并且最近一个时期频繁地来看望他的女儿。起先他使叔叔非常伤心的是，他差不多将自己和他的小不点儿（他是这样称呼他那些孩子们的）完全远离了斯捷潘奇科沃村。叔叔的一次次邀请都没有起作用，与其说他骄傲，还不如说他过分慎重和有所疑虑。他的自尊心极强，由此而来的疑虑有时达

到了病态的程度。有一种想法经常折磨得他要死：有钱人家出于慈悲才接待他这样一个穷人；别人会以为他是摆脱不开、赖着不走的人。有时他甚至常常拒绝娜斯坚卡对他的帮助而只接受最必需的东西。他从来也坚决不接受叔叔给他的什么帮助。娜斯坚卡曾经在园子里对我说，她父亲完全是为了她才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小丑。这话是大错特错了。不错，那时他非常想把娜斯坚卡嫁出去。但他把自己弄成一个小丑样子却只是内心的需要，是为了发泄郁积在心的愤恨。讥诮和说嘲讽的话——这种需求已经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比如说，他把自己丑化成一个最下流、最卑躬屈膝的阿谀奉承者，但同时他又清楚地表明，他这样做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他的阿谀奉承越是低三下四，其中蕴涵的揶揄就越显得刻薄和露骨。这就是他的风格。他所有的孩子后来都送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最好的学府上学去了，这事得以办成，只是因为娜斯坚卡明白无误地向他证实，所有费用都是她的私房钱，也就是取自于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赠给她的那三万卢布。说实在的，他们从来也没有拿过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这三万卢布。为了不让她难过和见怪，他们答应她说，一旦家用急需时，他们就立即向她求助。这才使她心平气和。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做个样子，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曾向她借了两笔相当可观的钱。但是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三年前去世了，娜斯佳终归还是得到了自己的那三万卢布。可怜的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是猝然而逝的。当时全家正准备要去邻近的一个地主家参加舞会，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刚穿好舞会服装，并把一顶用白色玫瑰花编成的非常美丽的花冠戴在头上，就突然感到不适，往安乐椅里一坐便与世长辞了。人们就让她戴着这顶花冠入土埋葬。娜斯佳悲痛欲绝。家里的人对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都很钟爱，如同对待小孩子一

样看护她。她使大家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她的遗嘱考虑得很周全：除了赠给娜斯坚卡的三万卢布之外，其余约三十万卢布纸币，都用做培养贫穷的孤女，并在她们从学校毕业后给予金钱奖励。在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逝世的当年，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出嫁了。她在将军夫人死后仍然留在叔叔家里，希望能巴结上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与此同时，一个做过官吏的地主正好丧偶，他就是那个叫做米申诺的小村庄的所有者。我们为了追回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与奥勃诺斯金母子争吵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个小村庄。这个做过官吏的地主曾经是一个讼棍，与前妻生了六个孩子。他满以为佩列佩莉岑娜小姐会很有钱，就派人来向她求婚，她立即表示同意。但是佩列佩莉岑娜小姐却穷得像只母鸡一样：她总共才有三百银卢布，这还是娜斯坚卡赠给她举行婚礼用的。如今夫妻俩从早吵到晚。她揪他孩子们的头发，并捶打他们。对待他呢（人们起码是这样讲的），她则抓破他的脸，时不时地用自己出身于中校家庭来教训他。米津奇科夫也得到了安排。他明智地从脑子里抛弃了娶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的希望，开始多少学习了点儿农业。叔叔把他推荐给一位富有的伯爵。这位伯爵也是个地主，拥有三千农奴，在离斯捷潘奇科沃村八十俄里远的地方有他的庄园，不过他只是间或去庄园一趟。伯爵看到米津奇科夫的才干，又很在意叔叔的那封推荐信，就让他做了自己庄园的管家，而原先那个德国管家则被伯爵赶走了。尽管德国人的诚实颇有口碑，但他如同剥椴树皮一样，把伯爵剥得精光。五年之后，庄园已经今非昔比了：农民们都已富裕起来，开辟了过去不可能有的新的经济来源，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总之，新来的管家干得很出色，而且还以他的经营管理才能轰动了全省。使伯爵感到非常惊讶和难过的是，五年期满，无论伯爵怎样请求，无论怎样

许愿增加工资，米津奇科夫还是坚决拒绝继续任职，随后就退了下来！伯爵原以为，肯定是邻近的那些地主把他引诱走了，要不然他就是要去别的什么省。而使大家更加惊讶的是，伊万·伊万诺维奇·米津奇科夫离职才两个月，就拥有了一处非常出色的自己的庄园。这处庄园是他从过去的一个朋友，一个荡尽了家产的骠骑兵手里买来的，有一百个农奴，距离伯爵的庄园整整四十俄里！米津奇科夫把这一百名农奴立即抵押了出去。一年之后，他在邻近地区又增加了六十名农奴。如今他本人也成了地主，他的产业是无与伦比的。大家都很惊讶：他突然从哪里弄到钱的呢？另外一些人则只是大摇其头。然而伊万·伊万诺维奇·米津奇科夫则处之泰然，觉得自己完全理应如此。他写信到莫斯科把他的妹妹叫来同住。就是那个给了他仅有的三个卢布让他买靴子来斯捷潘奇科沃村的妹妹。这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姑娘，但是已不太年轻了，她温顺、多情、有教养，但却很胆小怕事。她一直在莫斯科东跑西颠充任陪伴女郎，给一位女恩主做伴。这位可爱的姑娘如今对她哥哥十分崇敬，就在她哥哥家中操持家务，视她哥哥的意志为法律，认为自己十分幸福。兄长对她并不娇纵，还多少对她有点苛求，但是她对此却不觉得。在斯捷潘奇科沃村，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并且据说巴赫切耶夫对她很有好感。要不是他怕遭到拒绝，他准会向她求婚的。不过，关于巴赫切耶夫先生，我们希望能在下一次，即在另一部小说里谈得更详细一点儿。

看来，好像所有的人物都交代过了……对！我还是忘记说：加夫里拉已经非常衰老了，并且已经把法国话忘光了。而法拉列伊则成了一名非常像样的马车夫，那个可怜的维多普利

亚索夫早已住进了疯人院，大概也已经死在那里了……近日我将要去斯捷潘奇科沃村，一定要向叔叔打听一下他的情况。

题　解

小　英　雄

该作品最初发表于《祖国纪事》，1857 年，第 8 期，署名："姆——伊"①。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最富抒情性的作品之一。它色彩亮丽，笔触清新，洋溢着令人陶醉的气息。很难想象，它是在作者被囚于阴暗潮湿的牢狱里，处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构思和写成的。作者后来说，1849 年被囚禁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时，觉得自己完了，连三天都挺不下去。但他却很快就平静下来，并且创作了《小英雄》。作者接着说道："读一读这篇小说就会知道，其中并没有痛苦，反而是一种寂静的、美好的、善良的梦境。"

《小英雄》最初的标题是《儿童童话》。1849 年 7 月 18

① 当时（1857）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服苦役，充当列兵，尚未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因此不能以真名发表。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他长兄的信中说道：他在囚禁中没有虚度光阴，构思了五部小说，其中三部是中篇，两部是长篇。由此看来，《小英雄》原先可能准备写成内容更为广泛的长篇。他在 1849 年夏、秋两季都在从事这一作品的创作，但是常常中断。1849 年 12 月，被押赴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前夕，他在写给长兄的告别信（12 月 22 日）中说：当局拿走了他的全部手稿，其中有剧本和一部小说的草稿，还有业已完成的《儿童童话》。信中又说：所有这些稿件估计会交给他的大哥的。后来，除了这篇《儿童童话》外，其余的稿件都没有存留下来。或许这是因为他的大哥认为，完稿的作品可以收存，草稿就没有必要保留。八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哥将《儿童童话》以《小英雄》的名称匿名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此事作者本人事先并不知道，后来他深深惋惜，发表前未能对它进行修改。而修改这一作品一直是作者打算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首先是必须删除小说开头毫无必要的一段文字。在 1860 年和 1866 年的版本中的确把这一段文字删掉了，并在其余的相应部分也删除了有关对玛申卡讲话的文字。只是由于作者的疏忽，在上述版本中还残存着一处故事讲述者对自己那位女听众说的话（见本卷译文开始的第 4 段末尾的文字：“不妨再可以补充说的是，我的那位美人……”）。

《小英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生活的印象有密切的联系。1849 年 7 月 18 日作者在写给长兄的信中说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往事不由得涌上心头。有的研究者认为，小说中所描述的场景就是作者一家在图拉的庄园或者是他们的亲戚库马宁家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1849）中写一个孩子萌发忠贞的、自我献身的崇高感情——爱情的心

灵发展过程，但是这一作品却因作者的被捕而中断。《小英雄》乃是以独特的方式再现了这一主题。

小说中的小英雄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他在一处贵族庄园里自愿充当M夫人的随身伴当。故事就是通过这个男孩子用第一人称讲述的。在描述M夫人的温情而忧郁寡欢、她的美貌、她的心灵感人的魅力以及她藏而不露的爱心时，作者仿佛又用画笔为他先前的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的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肖像增添了色彩。而M夫人的丈夫M先生也如同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丈夫一样，是一个冷酷无情而又虚伪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比喻为天生的伪君子，即法国莫里哀（1622—1673）《答尔丢夫》一剧中的主人公。还把他比喻成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等剧中的福斯塔夫。M先生也如同福斯塔夫一样，巧妙地把自己扮成一个高深莫测的人物。但是，福斯塔夫身上那种颇具自然本色而尚未丧失其特殊魅力的自私自利，在M先生的身上却变成了恶毒的虚荣心和隐蔽的残酷。《小英雄》中所借用的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形象还有《无事生非》中的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使用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形象，可能由于他在被关押期间读了他长兄送给他的莎士比亚的作品。

在描述男孩子心中最初萌发的爱恋之情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记起了席勒（1759—1805）在他的叙事诗《手套》中的人物德洛热和另一作品《托根堡》中的骑士托根堡。《小英雄》中的男孩子也如同上述席勒作品中的两个人物一样向往崇尚不需要回报的、纯洁无私的爱情。

1860年，当《小英雄》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1卷出版时，《读者文库》第3期上刊出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初

恋》。这两部作品不只是主题相近，许多细节的描述也比较吻合。两个小主人公都是自己意中人的随身伴当，也都随时准备要为自己的意中人赴汤蹈火。这两个小主人公的骑士精神赢得了真诚而又温柔的感激之情的回报。如果拿《小英雄》中的男孩子与列夫·托尔斯泰自传体小说《童年》中的主人公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夫相比较，也可以看到两位作家在儿童性格方面和儿童的心理分析方面的同异之处。

任秀娟

舅舅的梦

该作品最初发表在《俄国言论》杂志，1859 年，3 月号，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狱后，1855 年至 1856 年期间，曾打算写一部喜剧，后来却写成了这部喜剧性的小说《舅舅的梦》。

《舅舅的梦》写的是贵族夫人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莫斯卡列娃企图诱使昏聩的 K 公爵娶她的女儿济娜为妻，以便他死后占有他遗产的故事。K 公爵的原型可能有二：其一是科科什金（1773—1838），此人是莫里哀作品的译者，担任过莫斯科几个剧院的经理，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另一个是作家的亲戚卡列平，此人年老昏聩，是众多继承人欺诈勒索的对象。

老公爵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同传统的俄国民间木偶戏有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民间滑稽剧目很了解。各种剧目中差不多都有“彼得鲁什卡”这一滑稽角色。他是一个贪嘴好吃的人，狡猾善变，其貌不扬，喜欢玩乐和追逐姑娘。陀思妥

耶夫斯基甚至认为，民间滑稽剧目中的“彼得鲁什卡”这一角色不需做任何修改就可以在彼得堡正规的亚历山大大剧院上演。《舅舅的梦》中的很多场面近似民间滑稽剧目中的演出场景。

《舅舅的梦》与19世纪50年代末反映俄国社会觉醒的文学运动是有联系的。它在很多方面与当时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阿·费·皮谢姆斯基等人的作品，以及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外省散记》（1856）有相近之处。在描写当时俄国的某一个边远地区居民的落后、愚昧以及残忍和庸俗方面，作家所依据的是俄国文学的传统。《舅舅的梦》中显然还分别有普希金长诗《努林伯爵》和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努林和赫列斯塔科夫这两个可笑而又具有讽刺意义形象的某些特征。老公爵这一形象还近似作家后来的长篇小说《少年》中衰颓的老公爵索科利斯基。《舅舅的梦》的结束部分与《钦差大臣》第5幕的最后一场戏很相似：莫斯卡列娃的如意算盘彻底破产，在她的家中突然发生一场闹剧。此外，在这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与场景也都与丹·伊·冯维辛的《纨绔少年》（1782）、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1825）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人物和场面类似，例如《舅舅的梦》中莫兹格利亚科夫于若干年后在外省某城重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莫斯卡列娃和她的女儿济娜时，济娜已是总督夫人。这重逢的场面几乎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第8章的翻版，只不过作家对莫兹格利亚科夫这一形象加重了对外省的奥涅金式失意人物的讽刺而已。

《舅舅的梦》还有屠格涅夫的喜剧《外省女人》（此剧写于1851年，并于同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上演）的影子。在创作《舅舅的梦》时，作者可能又重新读过它。《外省女人》

描述女主人公达丽娅·伊万诺芙娜从外省来到彼得堡想要给自己的丈夫在京城谋一份差事，于是她巧妙地向上流社会一个已经年迈的、喜欢追逐女人的柳宾伯爵献媚，竭力想唤起他过去迷恋她的旧情。这一情节与《舅舅的梦》中的情节很相似。

《舅舅的梦》本来就是在喜剧剧本的基础上写成的（如第3章的开始部分还明显有剧本场景的说明词），因此特别适宜于改编成舞台剧上演。尽管由于作家本人对这部作品不满意，1873年曾拒绝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生 M. П. 费多罗夫拟把小说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上演的建议，但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舞台剧于作家生前就在莫斯科小剧院上演了。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后来多次又分别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上演。十月革命后，此剧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以及外地的剧院久演不衰。

任秀娟

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该作品最初发表于《祖国纪事》，1859年，第11期和第12期，分别署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部作品的构思与写作时间大致可确定为1857年至1859年之间，原来是为《俄国导报》创作的。但是，《俄国导报》的发行人与主编米·尼·卡特科夫不但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寄书稿时提出的稿酬条件，而且退还了书稿。作家对手稿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后，拟寄给《现代人》发表，因为1858年的9月和1859年的4月，涅克拉索夫曾建议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合作。然而1859年10月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接

到稿件后，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实际上无异于拒绝发表。最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长兄的努力下，《祖国纪事》才以较为优厚的条件接受了手稿，并于同年分两期（11 月号和 12 月号）发表，而且首期就发表了十二章。

小说分别于 1860 年和 1865 年再版。再版时作家只做了修辞上的加工而没有做实质性的删改。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认为，这是他写得较好的一部作品，为它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写出了当时俄国文学描写得还很不够的、颇具俄国气质的人物(见 1859 年 5 月 9 日作家写给长兄的信)。

小说创作的时间正是俄国社会革命情绪高涨，而文学也随之关注外省情况的时期。当时很多作家（如阿·费·皮谢姆斯基、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都发扬了果戈理的创作传统，在作品中对农奴制改革前的俄国生活进行批判性的描述。外省题材成了当时俄国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外省生活多年，对外省也有亲身体验，因此写俄国外省的生活也是很自然的事。

小说选择的地点是外省的一处地主庄园。人物大半是些家境衰落、没有社会地位的寄食者：福马·奥皮斯金、塔季娅娜·伊万诺芙娜、奥勃诺斯金、米津奇科夫等，还有堕落为酒徒的科罗夫金以及十分贫困卑贱的叶热维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作品中写过自尊心和人格受到伤害的、具有病态心理的“穷人”，而在这部作品中，他不但写了类似的人物，更进一步写了心理上受到伤害的人如何变成折磨别人的狂徒，如福马·奥皮斯金。奥皮斯金曾经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受人嘲弄的小丑，他的主人死后，他获得机会便在别人身上发泄积怨，欺侮和压迫别人。

这部作品利用了莫里哀《答尔丢夫》一剧中的某些情节，

其中的一些人物也有相似之处，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单纯照搬莫里哀剧作中的人物形象，而是刻画这类人物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点。1848 年屠格涅夫创作了喜剧《食客》，它发表于 1857 年。这一作品不可能不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何况早在 1849 年这部作品以及别的一些当时被禁止发表的作品都曾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的聚会上朗读过。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后来《食客》在《现代人》上发表时才读到，也不排除它启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的可能性。小说与喜剧有相通的地方。《食客》中充当“食客”的库卓夫金的特征分别体现在小说中福马·奥皮斯金和叶热维金两个人物的身上。福马在家庭中的地位在他的主人死后也类似库卓夫金在科林家中所处的地位。库卓夫金扮演一个丑角的所作所为很像叶热维金的行为。此外，《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第 3 章中写福马的地方（教家奴学法语，与农奴大谈天文学等等）与果戈理《死魂灵》第 2 部第 3 章中科斯坦若格洛与农民谈话的描述也很相近。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简单地袭用前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而且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从心理方面重新塑造这些人物形象，而且还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同那些作家们进行争论。例如，屠格涅夫的库卓夫金胆小而卑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奥皮斯金则胆大妄为竭力要欺凌他周围的人；库卓夫金拒绝接受叶列茨基赠给他的一万卢布是基于自尊心的考虑，奥皮斯金也真诚地拒绝他的主人罗斯塔涅夫上校赠给他的一万五千卢布，然而却不过是基于他要欺凌和侮辱行善者而自己假装自尊的考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奥皮斯金与莫里哀的答尔丢夫也大不相同，答尔丢夫是坚持不懈地有计划有步骤行事的，他玩阴谋耍诡计，种种行为自始至终都有预谋，都可以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释。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奥皮斯金则没有事先的打算，他并不一定要追求某种目的，他只是凭着本能随意行事而已。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小说主人公谢尔盖对他的叔叔上校罗斯塔涅夫说，在一个最堕落的人的身上也能够保留着最崇高的人的感情，人心的深奥是不可测的，不应该蔑视堕落的人，而应在他的身上寻求人性并使之恢复，等等。正是在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涅克拉索夫发表在《祖国纪事》1846 年第 4 期上《从迷雾的黑暗中》一诗中的诗句。(他的《地下室手记》第 2 部分也引用过此诗。) 他在这里暗含着同别林斯基的观点以及 19 世纪 50 年代《现代人》所持立场进行争论的因素。他不同意他们所认为的：人的性格的形成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而断言，在不排除社会因素的同时，人的性格形成更多的是由于人的品格和人的本性。反环境论的观点在他后来作品中更为明显。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年轻时，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对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持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后来始终无多大变化。奥皮斯金这一形象在心理方面、甚至在外貌、性格、行为等等都与 19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的果戈理本人有点近似。有人认为，不排除果戈理就是奥皮斯金的原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本人很感兴趣。他认为，果戈理是他那个时代俄国人的一种典型，他身上表现出了颇具代表性的心灵的双重性，心灵深处藏有一个心理的“地下室”。正因如此，才使他写出《与友人书简选》这种表现出不加节制的、有时甚至是达到悲剧性结果的心理狂热。在这部小说中他直接或间接讥讽《与友人书简选》中的政治观点和道德说教，甚至还对《与友人书简选》的写作风格进行嘲讽。奥皮斯金的许多言论都是从《与友人书简选》中的有关章节演化出来的。奥皮

斯金说话的风格也与《与友人书简选》的风格相近似。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果戈理惯用的手法来讽刺果戈理本人。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这个人物的名字本身也采用的是果戈理惯用的手法。例如，果戈理的人物名字多是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小说的第2部分第5章中，奥皮斯金说："不要给我立纪念碑……"就是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里《遗嘱》一文中的话："我的遗言是，在我的墓上不要建任何纪念碑……"又如在这同一章中，奥皮斯金要喝马拉加酒，而喝马拉加酒也是果戈理生活中的实事。

小说《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典型人物：福马·奥皮斯金和叶戈尔·罗斯塔涅夫上校。前者是作家过去的作品中人物（如《化身》中的戈利亚德金、《波尔宗科夫》中的波尔宗科夫、《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的叶菲莫夫等）性格特征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性格特征同时也在作家后来塑造的人物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如《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等）。而后者罗斯塔涅夫上校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塑造的十全十美人物的第一个雏形，他的特点在作家的《白痴》（1868）中梅什金身上部分地得到体现。

在小说的结构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采用了一些他后来常常使用的新的手法。这就是，纷至沓来的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事件，大量紧张而激烈的对话，时间与空间的集中（例如故事发生的地点只是斯捷潘奇科沃的上校罗斯塔涅夫家中，时间不过短短的两天等）。这样，无疑增加了故事情节的紧凑感。固然，这种情况是由于这小说是在喜剧剧本的基础上产生，然而，作家后来的多数作品也都具有上述特点。在这部小说中，作家还广泛使用了把人物聚集在一起使之发生冲突，并随之产

生预想不到后果的手法（如“叶热维金”、“福马·福米奇”、“追赶”、“驱逐”等各章）。从《舅舅的梦》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常常使用这种手法。米·米·巴赫金曾经指出，在《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中有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特别具有的类似特殊的狂欢节般的生活的幻觉感。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是一种“颠倒的世界”。

小说发表后，人们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作家逝世后的19世纪80年代，人们在阅读了他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创作的作品后，才高度评价《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这部作品。1882年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残酷的天才》一文中称，奥皮斯金这一形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分析的典型的经典之作，说这是一个恶毒的暴君和折磨别人的家伙。他作恶时并没有什么实际目的，只是欣赏他折磨别人的过程本身。他需要他并不需要的东西。用“不必要的残忍”就完全可以概括奥皮斯金的整个精神面貌，此外还不妨再加上他毫无价值的和毫无节制的自尊心。

这一作品早在1888年和1889年就已经分别在国外被译成英语和德语出版。1888年，它首次由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改编成舞台剧，并于1890年首次搬上舞台。之后，该作品一直是国内外上演的剧目。

任秀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３卷 中短篇小说集
作者＝陈燊主编
丛书名＝世界文豪书系
页数＝５３５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７６１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原书定价＝２０００．００（全集）
主题词＝陀思妥耶夫斯基，Ｆ．Ｍ．（１８２１ １８８１） 全集
参考文献格式＝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３卷 中短篇小说集．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０１．